

现代精华文库

梁启超文集

中華古典精華文庫

梁啓超文集

梁啓超 著

目錄

政論篇

變法建議自序.....	001
論不變法之害.....	003
論變法不知本源之害.....	011
續論變法不知本源之害.....	015
論學會.....	019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024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028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033
說動.....	039
論湖南應辦之事.....	043
政變原因答客難.....	052
論保全中國非賴皇帝不可.....	058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	062
少年中國說.....	067
呵旁觀者文.....	073
中國積弱溯源論.....	080
立憲法議.....	088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議.....	095
過度時代論.....	105
滅國新法論.....	111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122

《清議報》	133
論公德	138
論自由	144
論進步	156
論私德	171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194
中國之舊史	201
史學之界說	207
論正統	213
論立法權	220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227
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	237
政治學學理摭言	243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251
新民議	256
《飲冰室文集》原序	267
釋革	269
擬討專制政體檄	274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280
新大陸遊記	292
《社會主義論》序	299
政聞社宣言書	301
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	312
新中國建設問題	324
中國立國大方針	337
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	340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347

痛定罪言.....	351
復古思潮平議.....	361
辟復辟論.....	370
《曾文正公嘉言鈔》序.....	373
《改造》發刊詞.....	375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378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387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	394
人生觀與科學.....	403
無產階級與無業階級.....	409
傳記	
戊戌六君子.....	412
隨感	
西學書目表後序.....	431
倡設女學堂啓.....	435
湖南時務學堂劄記批.....	437
成敗.....	439
英雄與時勢.....	442
文野三界之別.....	444
養心語錄.....	446
國權與民權.....	447
破壞主義.....	448
善變之豪傑.....	450
豪傑之公腦.....	451
答客難.....	453
憂國與愛國.....	454
傀儡說.....	456

惟心.....	458
慧觀.....	461
煙土披裏純.....	463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	467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469
干涉與放任.....	471
中國之社會主義.....	473
三十自述.....	475
雜答某報.....	481
附：駁孫文演說中關於社會革命論者.....	495
講演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	513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517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523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526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530
人權與女權.....	542
情聖杜甫.....	549
屈原研究.....	562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587
梁任公對於時局之痛語.....	596
北海談話錄.....	598
書信	
致汪康年書.....	605
與嚴幼陵先生書.....	608
致康有為書.....	613
致孫中山函三件.....	614

致康有為書（節錄）.....	616
致孫逸仙書.....	628
致羅惇齋書.....	631
致袁世凱書.....	634
上袁大總統書.....	638
與蔡鍔第四書.....	641
給孩子們.....	644
與令嫻女士等書.....	646
詩詞	
去國行.....	653
紀事二十四首.....	654
讀陸放翁集四首.....	656
壯別.....	657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659
留別梁任南漢那路盧二首.....	662
東漢感懷.....	662
劉荊州.....	663
志未酬.....	663
廣詩中八賢歌.....	664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665
澳洲歸舟雜興.....	666
自曆二首.....	667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二首.....	667
愛國歌四新.....	668
賦示校員及諸生.....	669
臺灣竹枝詞.....	670
拆屋行.....	671

水調歌頭·甲午.....	673
滿江紅·贈魏二·甲午.....	674
浪淘沙·己未.....	674
賀新郎·壬寅.....	675
梁啟超文集（附錄）梁啟超年表.....	676

政論篇

變法通議自序

(1896年8月9日)

法何以必變？凡在天地之間者莫不變：晝夜變而成日；寒暑變而成歲；大地肇起，流質炎炎，熱熔冰遷，累變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鳥，飛魚飛鼉，袋鼠脊獸，彼生此滅，更代疊變，而成世界；紫血紅血，流注體內，呼炭吸養，刻刻相續，一日千變，而成生人。藉曰不變，則天地人類並時而息矣。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貢助之法變為租庸調，租庸調變為兩稅，兩稅變為一條鞭；並乘之法變為府兵，府兵變為彍騎，彍騎變為禁軍；學校升造之法變為薦辟，薦辟變為九品中正，九品變為科目。上下千歲，無時不變，無事不變，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為也。為不變之說者，動曰“守古守古”，庸詎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萬百千變。今日所目為古法而守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豈可以道裏計哉？

今夫自然之變，天之道也；或變則善，或變則敝。有人道焉，則智者之所審也。語曰：“學者上達，不學下達。”惟治亦然：委心任運，聽其流變，則日趨於敝；振刷整頓，斟酌通

變，則日趨於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刑法立制，數葉以後，其子孫之所奉行，必有以異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猶矚焉以爲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繭然守之，因循不察，漸移漸變，百事廢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興者審其敝而變之，斯爲新王矣。苟其子孫達於此義，自審其敝而自變之，斯號中興矣。漢唐中興，斯固然矣。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治舊國必用新法也。

其事甚順，其義至明，有可爲之機，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勢，有不容少緩之故。爲不變之說者，猶曰“守古守古”，坐視其因循廢弛，而漠然無所動於中。嗚呼！可不謂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陳。”病乃不存。夜不炳燭則昧，冬不禦裘則寒，渡河而乘陸車者危，易證而嘗舊方者死。今專標斯義，大聲疾呼，上循士訓誦訓之遺，下依矚諷鼓諫之義，言之無罪，聞者足興，爲六十篇，分類十二，知我罪我，其無辭焉。

論不變法之害

(1896年8月19日)

今有巨廈，更曆千歲，瓦墁毀壞，椽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睹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覬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廢壞，廓清而更張之，鳩工庀材，以新厥構，圖始雖艱，及其成也，輪焉奐焉，高枕無憂也。惟國亦然，由前之說罔不亡，由後之說罔不強。

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爲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國曆千年，而守舊不變，爲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非洲廣袤，三倍歐土，內地除沙漠一帶外，皆植物饒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開化，拱手以讓強敵矣；波蘭爲歐西名國，政事不修，內訌日起，俄普奧相約，擇其肉而食矣；中亞洲回部，素號驍悍善戰鬥，而守舊不變，俄人鯨吞蠶食，殆將盡之矣；越南、緬甸、高麗，服屬中土，漸染習氣，因仍弊政，薜蘿不變，漢官威儀，今無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遊歷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後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辟地數萬里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爲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躡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

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又如西班牙、荷蘭，三百年前，屬地徧天下，而內治稍弛，遂即陵弱，國度夷爲四等；暹羅處緬越之間，同一綿薄，而稍自振厲，則巋然尚存。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

中國立國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邁突厥，而因沿積敝，不能振變，亦伯仲于二國之間，以故地利不辟，人滿爲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爲奴，猶被驅迫，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爲盜賊，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動；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投我所好，製造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

學校不立，學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尚，語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難，治生無術，習於無恥，懵不知怪；兵學不講，綠營防勇，老弱癡煙，兇悍騷擾，無所可用，一旦軍興，臨時募集，半屬流勾，器械窳苦，饟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雜，一字不識，無論讀圖，營例不諳，無論兵法，以此與他人學問之將、紀律之師相遇，百戰百敗，無待交綏；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百弊蠅起，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制推諉，一事不舉，保獎矇混，鬻爵充塞，朝爲市儈，夕登顯秩，宦途壅滯，候補窘悴，非鑽營奔競，不能療饑，俸廉微薄，供億繁浩，非貪污惡鄙，無以自給。限年繩格，雖有奇才，不能特達，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氣將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爲患。法敝如此，雖敵國外患晏然無聞，君子猶或憂之，況於以一羊處群虎之間，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者乎。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又曰：“未聞以千裏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中國戶口之衆，冠於大地；幅員式廓，亦俄、英之亞也；礦產充溢，積數千年未經開採；土地沃衍，百植並宜，國處溫帶，其民材智；君權統一，欲有興作，不患阻撓；此皆歐洲各國之所無也。夫以舊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爲功也又如此，何舍何從，不待智者可以決矣。

難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遞嬗，三祖八宗之所詒謀，累代率由，曆有年所，必謂易道乃可爲治，非所敢聞。”釋之曰：不能創法，非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惟本朝爲善變。入關之初，即下薙發之令，頂戴翎枝，端罩馬褂，古無有也，則變服色矣；用達海創國書，借蒙古字以附滿洲音，則變文字矣；用湯若望、羅雅穀作憲書，參用歐羅巴法，以改大統曆，則變曆法矣；聖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並入地賦，自商鞅以來計人之法，漢武以來課丁之法，無有也，則變賦法矣；

舉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治蹕，皆雇民給直，三王于農隙使民，用民三日，且無有也，則變役法矣；平民死刑，別爲二等，曰情實，曰緩決，猶有情實而不予勾者，仕者罪雖至死，而子孫考試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扶司獄之刑，更無有也，則變刑法矣。至於國本之說，歷代所重，自理密親王之廢，世宗創爲密緘之法，高宗至於九降綸音，編爲《儲貳金鑒》，爲世法戒，而懵儒始知大計矣；巡幸之典，諫臣所爭，而聖相、高宗，皆數幸江南，木蘭秋獮，歲歲舉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貶謫松筠，宣示講武習勞之意，而庸臣始識苦心矣；漢、魏、宋、

明，由旁支入繼大統者，輒議大禮，斷斷爭訟，高宗援據禮經，定本生父母之稱，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聖人制禮，萬世不易，觀于醇賢親王之禮，而天下翕然稱頌矣：

凡此皆本朝變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餘年，重熙累洽，因時變制，未易縷數，數其犖犖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貝勒分治所部，太宗與諸兄弟，朝會則共坐，餉用則均出，俘虜則均分，世祖入關，始嚴天澤之分，裁抑諸王驕蹇之習，遂壹寰宇，詒謀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數萬里，膺闔外之寄，多用滿、蒙，逮文宗而兼用漢人，輔臣文慶力贊成之，而曾、左諸公遂稱名將矣；八旗勁旅，天下無敵，既削平前三藩、後三藩，乾隆中屢次西征，猶復簡調前往，朝馳羽檄，夕報捷書，逮宣宗時，而知索倫兵不可用，三十年來，殲蕩流寇，半賴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號中興矣；內而治寇，始用堅壁清野之法，一變而為長江水師，再變而為防河圈禁矣；

外而交鄰，始用閉關絕市之法，一變而通商者十數國，再變而命使者十數國矣：此又以本朝變本朝之法者也。吾聞聖者慮時而動，使聖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變法之銳，必不在大彼得、威廉第一、睦仁之下也。記曰：“法先王者法其意。”

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烏得為善法祖矣乎？

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但虞內憂，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興利之意少，懷安之念重，而慮危之念輕。秦後至今，垂二千年，時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國初因沿明制，稍加損益，稅斂極薄，征役幾絕；取士以科舉，雖不講經世，而足以颺太平；選將由行伍，雖未嘗學問，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論資格，雖不得異材，而足以止奔競；天潢外戚，不與政事，故無權奸僭恣之虞；督撫監司，互相牽制，故無藩鎮跋扈之患。使能閉關畫界，永絕外敵，終古為獨立之國，則

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頓，未嘗不足以治天下，而無如其忽與泰西諸國相遇也。泰西諸國並立，大小以數十計，狡焉思啓，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則滅亡隨之矣。故廣設學校，獎勵學會，懼人才不足，而國無與立也；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懼利源爲人所奪，而國以窮蹙也；將必知學，兵必識字，日夜訓練，如臨大敵，船械新制，爭相駕尚，懼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自餘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較，日相磨厲，故其人之才智，常樂於相師，而其國之盛強，常足以相敵，蓋舍是不能圖存也。而所謂獨立之國者，目未見大敵，侈然自尊，謂莫已若，又欺其民之馴弱而凌牾之，慮其民之才智而束縛之，積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猶以敝癰當千鈞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轍，不絕於天壤也。

難者曰：“法固因時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謂新法者，西人習而安之，故能有功，苟遷其地則弗良矣。”釋之曰：泰西治國之道，富強之原，非振古如茲也，蓋自百年以來焉耳。

舉官新制，起于嘉慶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慶十七年；工藝會所，起于道光四年；農學會，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國家撥款以興學校，起于道光十三年；報紙免稅之議，起于道光十六年；郵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輕減刑律，起于嘉慶二十五年；汽機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輪船，起于嘉慶十二年；鐵路起于道光十年；電線起于道光十七年；自餘一切保國之經，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間。蓋自法皇拿破侖倡禍以後，歐洲忽生動力，因以更新。

至其前此之舊俗，則視今日之中國無以遠過，惟其幡然而變，不百年間，乃淳然而興矣。然則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實爲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與改而施之東方，其情形不殊，蓋無疑矣。況蒸蒸然起於東土者，尚明有因變致

強之日本乎。

難者曰：“子言辯矣！然伊川被發，君子所歎。用彝變夏，究何取焉？”釋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古之聖人未嘗以學於人爲慚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請言中國：有土地焉，測之、繪之、化之、分之，審其土宜，教民樹藝，神農後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歲杪制用，夫家衆寡，六畜牛羊，織悉書之，《周禮》《王制》，非西書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就大學，升造爵官，皆俟學成，癢序學校，非西名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國疑則詢，國遷則詢，議郎博士，非西官也；流宥五刑，疑獄衆共，輕刑之法，陪審之員，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鄉亭之官，非西秩也；

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商約之文，非西史也；交鄰有道，不辱君命，絕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職，工與居一，國有九經，工在所勸，保護工藝，非西例也；當寧而立，當宸而立，禮無不答，旅揖士人，禮經所陳，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觀民風，皇王大典，非西儀也；地有四遊，地動不止，日之所生爲星，愆緯雅言，非西文也；腐水離木，均發均縣，臨鑒立景，蛻水謂氣，電緣氣生，墨翟、亢倉、關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征之域外則如彼，考之前古則如此，而議者猶曰“彝也，彝也”而棄之，必舉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讓諸人，又何取耶？

難者曰：“子論誠當，然中國當敗衄之後，窮蹙之日，慮無餘力克任此舉，強敵交逼，眈眈思啓，亦未必能吾待也。”

釋之曰：日本敗於三國，受迫通商，反以成維新之功；法敗於普，爲城下之盟，償五千兆福蘭格，割奧斯、鹿林兩省，此其痛創，過於中國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強，轉逾疇

昔。然則敗衄非國之大患，患不能自強耳。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泰西各國，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屬有人；其顧惜商務，不欲發難者，亦未始無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厲階孔繁，用啓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圖，示萬國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約，亡羊補牢，未爲遲也。

天下之爲說者，動曰一勞永逸。此誤人家國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說者曰：一食永飽，雖患者猶知其不能也，以飽之後歷數時而必饑，饑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則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變，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飽者必死，一勞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爲不變之說者，實則非真有見於新法之爲民害也，誇毗成風，憚於興作，但求免過，不求有功。

又經世之學，素所未講，內無宗主，相從吠聲。聽其言論，則日日痛哭，讀其詞章，則字字孤憤。叩其所以圖存之道，則眙然無所爲，對曰：天心而已，國運而已，無可爲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闕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變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變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其三，如印度，見並于一國而代變者也；其四，如波蘭，見分于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詩）

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實，爲將及焉。”此固四萬

萬人之所同也。彼猶太之種，迫逐于歐東；非洲之奴，充斥於大地，嗚呼！夫非猶是人類也歟。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難者曰：“中國之法，非不變也，中興以後，講求洋務，三十餘年，創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屢見敗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無益于人國也。”釋之曰：前此之言變者，非真能變也，即吾向者所謂補苴罅漏，彌縫蟻穴，漂搖一至，同歸死亡，而于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畢士麻克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遊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遊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嗚呼，今雖不幸而言中矣，懲前毖後，亡羊補牢，有天下之責者，尚可以知所從也。

今之言變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將率不由學校，能知兵乎？選兵不用醫生，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傷廢無養其終身之文，死亡無卹其家之典，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遊弋他國，將卒不習風波，一旦臨敵，能有功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利乎？械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商務學堂不立，罕明貿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

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厘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報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其稍進者曰：“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然師學不講，教習乏人，能育才乎？科舉不改，聰明之士，皆務習帖括，以取富貴，趨舍異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學成而無所用，投閒置散，如前者出洋學生故事，奇才異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縣皆設學校，然立學諸務，責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盡善乎？

如是則興學如不興。自餘庶政，若鐵路，若輪船，若銀行，若郵政，若農務，若製造，莫不類是。蓋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萬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領而握其樞，猶治絲而棼之，故百舉而無一效也。

今之言變法者，其蔽有二：其一欲以震古鑠今之事，責成于肉食官吏之手；其二則以為黃種之人，無一可語，委心異族，有終焉之志。夫當急則治標之時，吾固非謂西人之必不當用，雖然，則烏可以久也。中國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敗，詢其故？則曰：“西人明達，華人固陋；西人奉法，華人營私也。”吾聞之日本變法之始，客卿之多，過於中國也。十年以後，按年裁減，至今一切省署，皆日人自任其事，歐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國之言變法，亦既數十年，而猶然借材異地，乃能圖成，其可恥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國之事，其愛中國與愛其國也孰愈？

夫人而知之矣，況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為彼中之賢者乎。

若夫肉食官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雖然，吾固不盡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國家本以此取之，一旦而責以經國之遠猷，烏可得也。捐例猥雜，國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責以奉公

之廉恥，烏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責以治民，忽焉而責以理財，又忽焉而責以治兵，欲其條理明澈，措置悉宜，烏可得也。在在防弊，責任不專，一事必經數人，互相牽制，互相推諉，欲其有成，烏可得也。學校不以此教，察計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賞，弗任者弗罰，欲其振厲，黽勉圖功，烏可得也。途壅俸薄，長官層累，非奔競未由得官，非貪污無以謀食，欲其忍饑寒，蠲身家，以從事於公義，自非聖者，烏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賢不肖，不甚相遠也。必謂西人皆智，而華人皆愚；西人皆賢，而華人皆不肖，雖五尺之童，猶知其非。然而西官之能任事也如彼，華官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盡爲斯人咎也，法使然也。立法善者，中人之性可以賢，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縛其手足而驅之爲不肖，故一旦有事，而無一人可爲用也。不此之變，而總總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雲自強，無惑乎言變法數十年，而利未一見，弊已百出，反爲守舊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今爲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難者曰：“子之論探本窮原，靡有遺矣，然茲事體大，非天下才，懼弗克任，恐聞者驚怖其言以爲河漢，遂並向者一二西法而亦棄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寧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矣。”釋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汎乎中流，暴風忽至，握舵擊楫，雖極疲頓，無敢去者，以偷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後也。庸醫疑證，用藥遊移。精於審證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辭已，雖曰難也，將焉避之。抑豈不聞東海之濱，區區三島，外受劫盟，內逼藩鎮，崎嶇多難，瀕於滅亡，而轉圜之間，化弱爲強，豈不由斯道矣乎？則又烏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則足以濟非常之變。嗚呼！是所望於

大人君子者矣。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1896年8月29日—1897年9月17日)

去歲李相國使歐洲，問治國之道於德故相俾士麥，俾士麥曰：“我德所以強，練兵而已。今中國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練，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於此二者，中國不足強也。”今歲張侍郎使歐，與德國某爵員語，其言猶俾相言。中國自數十年以來，士夫已寡論變法，即有一二，則亦惟兵之爲務，以謂外人之長技，吾國之急圖，只此而已。衆口一詞，不可勝辨，既聞此言也，則益自張大，謂西方之通人，其所論固亦如是。

梁啓超曰：“嗟乎，亡天下者，必此言也。吾今持春秋無義戰，墨翟非攻，宋鉏寢兵之義，以告中國，聞者必曰：以此孱國而陳高義以治之，是速其亡也。不知使有國於此，內治修，工商盛，學校昌，才智繁，雖無兵焉，猶之強也，彼美國是也。美國兵不過二萬，其兵力於歐洲，不能比最小之國，而強鄰眈眈，誰敢侮之。使有國於此，內治隳，工商窳，學校塞，才智希，雖舉其國而兵焉，猶之亡也，彼土耳其是也。土耳其以陸軍甲天下，俄土之役，五戰而土三勝焉，而卒不免於今日，若是乎國之強弱在兵，而所以強弱者不在兵，昭昭然矣。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則必滌其滯積，養其榮衛，培其元氣，使之與無病人等，然後可以及他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之以甲青，予之以戈戟，而曰爾盍從事焉，吾見其舞蹈不終日，而死期已至也。彼西人之練兵也，其猶壯士之披甲冑而執戈鋌也，若今日之中國，則病夫也，不務治病，而務壯士之所行，故吾曰亡

天下者，必此言也。

然則西人易爲爲此言？曰：嗟乎，狡焉思啓封疆以滅社稷者，何國蔑有？吾深感乎吾國之所謂開新黨者，何以於西人之言，輒深信謹奉，而不敢一致疑也。西人之政事，可以行於中國者，若練兵也，置械也，鐵路也，輪船也，開礦也；西官之在中國者，內焉聒之於吾政府，外焉聒之於吾有司，非一日也。若變科舉也，興學校也，改官制也，興工藝開機器廠也，獎農事也，拓商務也，吾未見西人之爲我一言也。是何也？練兵，而將帥之才必取於彼焉；置械，而船艦槍炮之值必歸於彼焉；通輪船鐵路，而內地之商務，彼得流通焉；開礦，而地中之蓄藏，彼得染指焉。且有一興作，而一切工料，一切匠作，無不仰給之於彼，彼之士民，得以養焉。以故鐵路開礦諸事，其在中國，不得謂非急務也。然自西人言之，則其爲中國謀者十之一，自爲謀者十之九。若乃科舉、學校、官制、工藝、農事、商務等，斯乃立國之元氣，而致強之本原也。使西人而利吾之智且強也，宜其披肝瀝膽，日日言之。今夫彼之所以得操大權霑大利於中國者，以吾之弱也，愚也，而烏肯舉彼之所以智所以強之道，而一以畀我也？恫乎英士李提摩太之言也，曰：“西官之爲中國謀者，實以保護本國之權利耳，余於光緒十年回英，默念華人博習西學之期，必已不遠，因擬謁見英、法、德等國學部大臣，請示振興新學之道，以儲異日傳播中華之用。迨至某國，投刺晉謁其學部某大臣，叩問學校新規，並請給一文憑，俾得徧遊全國大書院。大臣因問余考察本國新學之意，餘實對曰：‘欲以傳諸中華也’，語未竟，大臣艷然變色曰：‘汝教華人盡明西學，其如我國何？其如我各與國何？’文憑遂不可得。”又曰：“西人之見華官，每以諛詞獻媚，曰：‘貴國學問，實爲各國之首’。以驕其自以爲是之心，而堅其

藐視新學之志，必使無以自強而後已。今夫李君，亦西人也，其必非爲譎言以汙蔑西人，無可疑也，而其言若此。吾欲我政府有司之與西人酬酢者，一審此言也。

李相國之過德也，德之官吏及各廠主人，盛設供帳，致敬盡禮，以相款宴，非有愛于相國也，以謂吾所欲購之船艦槍炮，利將不貲，而欲脅肩捷足以奪之也。及哭龍姆席間一語，鹹始廢然，英法諸國，大嘩笑之。然則德人之津津然以練兵置械相勸勉者，由他國眎之，若見肺肝矣。且其心猶有叵測者，彼德人固歐洲新造之雄國也，又以爲苟不得志於東方，則不能與俄、英、法諸國競強弱也。中國之爲俎上肉久矣，商務之權利握於英，鐵路之權利握於俄，邊防之權利握於法、日及諸國，德以後起，越國鄙遠，擇肥而噬，其道頗難，因思握吾邦之兵權，制全國之死命。故中國之練洋操聘教習也，德廷必選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習而兼統領之任。今歲鄂省武備學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只任教習，不充統領，而德廷乃至移書總署，反覆力爭，此其意欲何爲也？

使吾十八行省，各練一洋操，各統以德弁，教之誨之，日與相習，月漸歲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國綠營防勇，一無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號令之是聞，如是則德之所獲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諸國下，此又德人隱忍之陰謀，而莫之或覺者也。當中日訂通商條約之際，德國某日報雲：“我國恒以製造機器等，售諸中國、日本、日本仿行西法，已得製造之要領，今若任其再流之中國，恐德國之商務，掃地盡矣。”

去歲《字林西報》載某白人來書雲：“昔上海西商，爭請中國務須準將機器進口，歐格訥公使回國時，則謂此事非西國之福，今按英國所養水陸各軍，專爲擴充商務，保護工業起見，所費不貲，今若以我英向來製造之物，而令人皆能製造，以奪

我利，是自作孽也。”嗚呼，西人之言學校商務也，則妒我如此，其言兵事也，則愛我如彼，雖負床之孫亦可以察其故矣。一鐵甲之費，可以支學堂十餘年，一快船之費，可以譯西書數百卷，克虜伯一尊之費，可以設小博物院三數所，洋操一營之費，可以遣出洋學生數十人，不此之務，而惟彼之圖，吾甚惜乎以司農仰屋艱難羅掘所得之金幣，而晏然饋於敵國，以易其用無可用之物。數年之後，又成盜糧。往車已折，來軫方適，獨至語以開民智植人才之道，則鹹以款項無出，玩日愒時，而曾不肯舍此一二以就此千萬也。吾又惑乎變通科舉工藝專利等事，不勞國家銖金寸幣之費者，而亦相率依違，坐視吾民失此生死肉骨之機會而不肯一導之也。吾它無敢懟焉，吾不得不歸罪於彼族設計之巧，而其言惑人之深也。詩曰：“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論學會

(1896年11月5日)

道莫善於群，莫不善於獨。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星地相吸而成世界，質點相切而成形體。數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億萬人群而成國，兆京陔秣壤人群而成天下。無群焉，曰鰥寡孤獨，是謂無告之民。虎豹獅子，象駝牛馬，龐大傀碩，人檻之駕之，惟不能群也。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色人，美洲、南洋、澳島之紅人，所占之地，居地球十六七，歐人剖之鈐之，若攬獅象而駕駝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

群之道，群形質爲下，群心智爲上。群形質者，蝗蚊蜂蟻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爲群心智之人所制。蒙古、回回種人，皆以衆力橫行大地，而不免帖耳於日爾曼之裔，蝗蚊蜂蟻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心智之事則曠矣。歐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而議院、公司，其識論業藝，罔不由學；故學會者，又二者之母也。學校振之於上，學會成之於下，歐洲之人，以心智雄於天下，自百年以來也。

學會起於西乎？曰：非也，中國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又曰：

“君子以文會友。”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學以致其道。”孔子養徒三千，孟子從者數百，子夏西河，曾

子武城，荀卿祭酒于楚、宋，史公講業于齊、魯，樓次子之著錄九千，徐遵明之會講逾萬，鵝湖、鹿洞之盛集，東林、幾、複之大觀，凡茲前模，具爲佐證。先聖之道所以不絕於地，而中國種類不至夷於蠻越，曰惟學會之故！學會之亡，起于何也？曰：

國朝漢學家之罪，而紀昀爲之魁也。漢學家之言曰：今人但當著書，不當講學。紀昀之言曰：“漢亡于黨錮，宋亡於僞學，明亡于東林。”嗚呼，此何言耶？此十常侍所以傾李膺、范滂，蔡京、韓侂胄所以錮司馬公、朱子，魏忠賢、阮大鍼所以陷顧、高、陳、夏，而爲此言也。吾不知小人無忌憚之紀昀，果何惡于李、范諸賢，而甘心爲十常侍、蔡京、韓侂胄、魏忠賢、阮大鍼之奴隸也。而舉天下綴學之士，猶群焉宗之，佞倪低首，爲奴隸之奴隸，疾党如仇，視會爲賊。是以金壬有黨，而君子反無党；匪類有會，而正業反無會。是率小人以食君子之肉，驅天下之人而爲鰥寡孤獨，而入於象駝牛馬，而曾蜂蝗蚊蟻之不若，而後稱善人。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

今天下之變亟矣。稍達時局者，必曰興礦利，築鐵路，整商務，練海軍。今試問：驅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士，而屬之以諸事，能乎否乎？則曰：有同文館、水師學堂諸生徒在。今且無論諸生徒之果成學與否，試問：以區區之生徒，供天下十八行省變法之用，足乎否乎？人才乏絕，百舉具廢，此中國所以講求新法三十年而一無所成，卒爲一孔守舊之論間執其口也。今海內之大，四萬萬人之衆，其豪傑之士，聰明材力足以通此諸學者，蓋有之矣。然此諸學者，非若考據詞章之可以閉戶獮祭而得也。如礦利則必遊歷各省，察驗礦質，博求各國開礦、分礦、煉礦之道，大購其機器儀器而試驗之，盡購其礦務之書而翻譯之，集陳萬國所有之礦產而比較之。練軍則必集萬國兵

法之書而讀之，集萬國製造槍炮藥彈、築修營壘船艦之法而學之。學此諸法，又非徒手而學也，必遊歷其國，觀其操演，遍覽各廠，察其製造，大陳汽機，習其用式。自餘群學，率皆類是。故無三十七萬金之天文臺，三十五萬金之千里鏡，則天學必不精；不能環遊地球，即遊矣，而不能遍各國，省府州縣皆有車轍馬迹，則地學必不精。試問：

一人之力，能任否乎？此所以雖有一二有志之士，不能成學，不能致用，廢棄以沒世也。

彼西人之爲學也，有一學即有一會。故有農學會，有礦學會，有商學會，有工學會，有法學會，有天學會，有地學會，有算學會，有化學會，有電學會，有聲學會，有光學會，有重學會，有力學會，有水學會，有熱學會，有醫學會，有動、植兩學會，有教務會，乃至於照像、丹青、浴堂之瑣碎，莫不有會。其入會之人，上自後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會衆有集至數百萬人者，會資有集至數百萬金者。會中有書以便翻閱，有器以便試驗，有報以便布知新藝，有師友以便講求疑義，故學無不成，術無不精，新法日出，以前民用，人才日衆，以爲國幹，用能富強甲于五洲，文治軼于三古。

今夫五印度數萬里之大，五十年間，晏然歸於英國；廣州之役，割香港，開口岸，舉動轟赫，天下震懾，而不知皆彼中商學會爲之也。通商以來，西人領文憑，遊歷邊腹各省，測繪輿圖，考驗物礦者，無歲無之；中國之人，疑其奸細，而無術以相禁，百不知皆彼中地學會爲之也。故西國國家之于諸會也，尊重保護而獎借之，或君主親臨，以重其事，或撥帑津貼，以助其成。會日盛而學日進，蓋有由也。

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諸學分會，未能驟立，則先設總會。設會之日：一曰臚陳學會利益，專折

上聞，以定衆心；二曰建立孔子廟堂，陳主會中，以著一尊；三曰貽書中外達官，令鹹損輸，以厚物力；四曰函招海內同志，鹹令入會，以博異才；五曰照會各國學會，常通音問，以廣聲氣；六曰函告寓華西士，邀致入會，以收他山；

七曰咨取官局群籍，概提全分，以備儲藏；八曰盡購已翻西書，收度會中，以便借讀。九曰擇購西方各書，分門別類，以資翻譯；十曰廣翻地球各報，布散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圖，懸張會堂，以備流覽；十二曰大陳各種儀器，開博物院，以助試驗；十三曰編纂有用書籍，廣印廉售，以啓風氣；十四曰嚴定會友功課，各執專門，以勵實學；十五曰保選聰穎子弟，開立學堂，以育人才；十六曰公派學成會友，遊曆中外，以資著述。

舉國之大，而僅有一學會，其猶一蚊一虻之勞也。今以四萬萬人中，憂天下求自強之士，無地無之，則宜所至廣立分會。一省有一省之會，一府有一府之會，一州縣有一州縣之會，一鄉有一鄉之會，雖數十人之客，數百金之微，亦無害其爲會也。積小高大，擴而充之，天下無不成學之人矣。

遵此行之，一年而豪傑集，三年而諸學備，九年而風氣成。欲興農學，則農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礦利，則礦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工藝，則工藝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興商務，則商務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求使才，則法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整頓水陸軍，則兵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欲制新器，廣新法，則天、算、聲、光、化、電等學會之才，不可勝用也。以雪仇恥，何恥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成！若徇紀昀之靈言，率畏首之舊習，違樂群之公理，甘無告之惡名，則非洲、印度、突厥之覆轍，不絕於天壤。西方之人，豈有愛乎？一木只柱，無所砥於橫流；佩玉鳴琚，非所救於急難。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嗚呼！凡百君子，其無風雨漂搖，乃始曉音瘖口，而莫能相救也。

論報館有益於國事

(1896年8月9日)

戰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視肥瘠，漠不相關；言語不通，故閩粵之與中原，邈若異域。惟國亦然。上下不通，故無宣德達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緣爲奸；內外不通，故無知己知彼之能，而守舊之儒，乃鼓其舌。中國受侮數十年，坐此焉耳。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無耳目，無喉舌，是曰廢疾。今夫萬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以內，猶同室也。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爲，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廢疾者，則報館之爲也。

報館于古有征乎？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使乘輜軒以採訪之，鄉移於邑，邑移于國，國移于天子，猶民報也。公卿大夫，揄揚上德，論列政治，皇華命使，江漢紀勳，斯幹考室，駟馬畜牧，君以之告臣，上以之告下，猶官報也。又如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外史掌四方之志，達書名于四方；擇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凡所以宣上德、通下情者，非徒紀述，兼有職掌，故人主可坐一室而知四海，士夫可誦三百而知國政。三代盛強，罔不由此。

西人之大報也，議院之言論紀焉，國用之會計紀焉，人數

之生死紀焉，地理之險要紀焉，民業之盈絀紀焉，學會之程課紀焉，物產之品目紀焉，鄰國之舉動紀焉，兵力之增減紀焉，律法之改變紀焉，格致之新理紀焉，器藝之新制紀焉。

其分報也，言政務者可閱官報，言地理者可閱地學報，言兵學者可閱水陸軍報，言農務者可閱農學報，言商政者可閱商會報，言醫學者可閱醫報，言工務者可閱工程報，言格致者可閱各種天、算、聲、光、化、電專門名家之報。有一學即有一報，其某學得一新義，即某報多一新聞，體繁者證以圖，事蹟者列爲表，朝登一紙，夕布萬邦。是故任事者無閼隔蒙昧之憂，言學者得觀善濯磨之益。猶恐文義太賾，不能盡人而解，故有婦女報，有孩孺報。其出報也，或季報，或月報，或半月報，或旬報，或七日報，或五日報，或三日報，或兩日報，或每日報，或半日報。國家之保護報館，如鳥鬻子；士民之嗜閱報章，如蟻附膻。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

其益於國事如此，故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爲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是，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秦晤士》之議論，文甫脫稿，電已飛馳，其重之又如此。然而英國、德國、日本國，或於報館有讒謗之律，有懲罰之條，則又何也？記載瑣故，採訪異聞，非齊東之野言，即秘辛之雜事，閉門而造，信口以談，無補時艱，徒傷風化，其弊一也；軍事敵情，記載不實，僅憑市虎之口，罔懲夕雞之嫌，甚乃揣摩衆情，臆造詭說，海外已成劫燼，紙上猶登捷書，熒惑聽聞，貽誤大局，其弊二也；臧否人物，論列近事，毀譽憑其恩怨，筆舌甚於刀兵，或颺頌權貴，爲曳裾之階梯，或指斥富豪，作苞苴之左卷，行同無賴，義乖祥言，其弊三也；操

觚發論，匪有本原，蹈襲陳言，剿撮塗說，或乃才盡爲憂，敷衍塞責，討論軼聞，紀述遊覽，義無足取，言之無文，其弊四也；或有譯錄稍廣，言論足觀，刪汰穢蕪，頗知體要，而借闡宗風，不出鄭志，雖有斷章取義之益，未免歌詩不類之憾，其弊五也。具此諸端，斯義遂枯，遂使海內一二自好之士，反視報館爲蝥賊，目報章爲妖言，古義不行，良法致弊。嗚呼，不其恫歎！

今設報於中國，而欲復西人之大觀，其勢則不能也。西國議院議定一事，布之於衆，令報館人入院珥筆而錄之；中國則諱莫如深，樞府舉動，真相不知，無論外人也。西國人數、物產、民業、商冊，日有記注，展卷粲然，錄副印報，與衆共悉；中國則夫家六畜，未有專司，州縣親民，於其所轄民物、產業，未由周知，無論朝廷也。西人格致製造專門之業，官立學校，士立學會，講求觀摩，新法日出，故亟登報章，先睹爲快；中國則稍講此學之人，已如鳳毛麟角，安有專精其業，神明其法，而出新制也。坐此數故，則西報之長，皆非吾之所能有也。然則報之例當如何？曰：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習井以議天地矣；詳錄各省新政，則閱者知新法之實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艱難經畫，與其宗旨所在，而阻撓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則閱者知國體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講，爲人愚弄，可以奮厲新學。思洗前恥矣；旁載政治、學藝要書，則閱者知一切實學源流門徑，與其日新月異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韻考據詞章之學，枵然而自大矣。准此行之，待以歲月，風氣漸開，百廢漸舉，國體漸立，人才漸出，十年以後，而報館之規模，亦可漸備矣。

嗟夫！中國邸報興於西報未行以前，然歷數百年未一推廣。商岸肇辟，踵事滋多；勸百諷一，裨補蓋寡；橫流益急，晦盲

依然；喉舌不通，病及心腹。雖蚊虻之力，無取負山；而精禽之心，未忘填海。上循不非大夫之義，下附庶人市諫之條；私懷救火弗趨之愚，迫爲大聲疾呼之舉；見知見罪，悉憑當途。若聽者不亮，目爲誹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艱，念厥孤憤，提倡保護，以成區區，則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1896年10月27日)

先王之爲天下也公，故務治事；後世之爲天下也私，故各防弊。務治事者，雖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恒足以相掩；務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補破衲，愈補愈破。務治事者，用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務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教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上自庶官，下自億姓，遊于文網之中，習焉安焉，馴焉擾焉，靜而不能動，愚而不能智。歷代民賊，自謂得計，變本而加厲之？及其究也，有不受節制，出於所防之外者二事：曰彝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湯沃雪，遂以滅亡。於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則適足爲自蔽之具而已。

梁啟超曰：吾嘗讀史鑒古今成敗興廢之迹，未嘗不惻惻而悲也。古者長官有佐無貳，所以盡其權，專其責，易於考績。（《王制》、《公羊傳》、《春秋繁露》所述官制，莫不皆然，獨《周禮》言建其正，立其貳，故既有塚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複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凡正皆卿一人，凡貳皆中大夫二人，此今制一尚書、兩侍郎之所自出。《周禮》僞書，誤盡萬世者也。）漢世九卿，尚沿斯制。（漢、晉間太常等尚無少卿，後魏太和十五年始有之。）後世懼一部之事，一人獨專其權也，於是既有尚書，複有侍郎，重以管部，計一部而長官七人，人人無權，人人無責。

防之誠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諉，無一事能舉也。古者大國百里，小國五十，各親其民，而上統于天子，諸侯所治之地，猶今之縣令而已。漢世猶以郡領縣，而郡守則直達天子。後世懼親民之官權力過重也，於是為監司以防之；又慮監司之專權也，為巡撫、巡按等以防之；又慮撫、按之專權也，為節制、總督以防之。防之誠密矣，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長官，猶懼不得當，無暇及民事也；媵萬姓脂膏，為長官苞苴，雖厲民而位則固也。古者任官，各舉其所知，內不避親，外不避仇。漢、魏之間，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書，而天下號得人；毛玠、崔琰為東曹掾，而士皆砥礪名節。後世慮選人之請托，銓部之徇私也，於是崔亮、裴光庭定為年勞資格之法，孫丕揚定為掣簽之法。防之誠密矣，然而奇才不能進，庸才不能退，則考績廢也；不為人擇地，不為地擇人，則吏治隳也。古者鄉官，悉用鄉人，（《周禮》、《管子》、《國語》具詳之。）漢世掾尉，皆土著為之，（《京房傳》：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可知漢時掾屬無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請，乃是破格。）蓋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後世慮其舞弊也，於是隋文革選，盡用他郡，然猶南人選南，北人選北。（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明之君相，以為未足，於是創南北互選之法。防之誠密矣，然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可到官，非貪污無以自存也。土風不諳，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而官為綴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漢世三府，開閣辟士，九卿三輔郡國，鹹自署吏，（顧氏《日知錄》雲：鮑宣為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尚為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職不舉。）所以臂指相使，情義相通。後世慮其植黨市恩也，於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

誠密矣，然長佐不習，耳目不真，或長官有善政，而末由奉行，或小吏有異才，而不能自見也。古者用人皆久于其任，封建世卿無論矣，自餘庶官，或一職而終身任之，且長子孫焉。

爰及漢世，猶存此意，故守令稱職者，璽書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終不遷其位，蓋使習其地，因以竟其功。後世恐其久而弊生也，於是定為幾年一任之法，又數數遷調，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禮者使之掌刑。防之誠密矣，然或欲舉一事，未竟而去官，則其事廢也；每易一任，必經營有年，乃更舉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盤踞不去，世其業者，乃在胥吏，則吏有權而官無權也。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漢世亦有議郎、議大夫、博士、議曹，不屬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議國政，（餘別有《古議院考》。）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後世恐民之訕已也，蔑其制，廢其官。防之誠密矣，然上下隔絕，民氣散奕，外患一至，莫能為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其權重大，其體尊嚴。（三公者一相、二伯。）漢制丞相用人行政，無所不統，蓋君則世及，而相則傳賢，以相行政，所以救家天下之窮也。後世恐其專權敵君也，漸收其權歸之尚書，漸收而歸之中書，而歸之侍中，而歸之內閣；漸易其名為尚書令，為侍中，為左右仆射，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為平章政事同三品，為大學士；漸增其員為二人，為四人，乃至十人；漸建其貳為同平章事，參知政事，為協辦大學士。其位日卑，其權日分，於是宰相遂為天子私人。防之誠密矣，然政無所出，具官盈廷，徒供畫諾，推諉延閣，百事叢脞也。古者科舉皆出學校，教之則為師，官之則為君，漢、晉以降，猶采虛望。後世慮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於是為帖括詩賦以錮之，浸假而鎖院，而搜檢，而糊名，而謄錄，而回避。若夫試官，固天子近侍親信之臣，親試於廷，然後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嚴封其宅焉；

所至，嚴封其寓焉；行也，嚴封其舟車焉，若檻重囚。防之誠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籌賭戲，驅人於不學，導人以無恥，而關節請托之弊，卒未嘗絕也。古之學者，以文會友；師儒之官，以道得民。後世恐其聚衆而持清議也，於是戒會黨之名，嚴講學之禁。防之誠密矣，然而儒不談道，獨學孤陋，人才彫落，士氣不昌，徒使無忌憚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爲一網打盡之計也。古者疑獄，泛與衆共，懸法象魏，民悉讀之，蓋使知而不犯，冤而得伸。後世恐其民這狡賴也，端坐堂皇以聳之，陳列榜楊以脅之。防之誠密矣，然刁豪者益借此以嚇小民，願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會例案，上下其手，冤氣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時巡，與國人交，君於其臣，賤亦答拜，漢世丞相謁天子，禦座爲起，在輿爲下，郡縣小吏，常得召見。後世恐天澤之分不嚴也，九重深閉，非執政末由得見。防之誠密矣，然生長深宮，不聞外事，見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則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也。凡百庶政、罔不類是，雖更數仆，悉數爲難。

悠悠二千歲，莽莽十數姓，謀謨之臣比肩，掌故之書充棟，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謬種流傳，遂成通理，以縝密安靜爲美德，以好事喜功爲惡詞，容容者有功，嶢嶢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祿保位爲第一義，綴學者以束身自好爲第一流。大本既撥，末亦隨之，故語以開鐵路，必曰恐妨舟車之利也；語以興機器，必曰恐奪小民之業也；語以振商務，必曰恐壞淳樸之風也；語以設學會，必曰恐導標榜之習也；語以改科舉，必曰恐開躁進之門也；語以鑄幣楮，必曰恐蹈宋、元之轍也；語以採礦產，必曰恐爲晚明之續也；語以變武科，必曰恐民挾兵器以爲亂也；語以輕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紀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張。譬之忡病，自驚自怛，以廢寢食；譬之痿病，

不痛不癢，僵臥床蓐，以待死期。豈不異哉！豈不傷哉！

防弊之心烏乎起？曰：起於自私。請言公私之義。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爲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權，而受治者無權，收人人自主之權，而歸諸一人，故曰私。雖然，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當爲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爲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言公之爲美也。”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各行其固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有權者，有不能自有其權者；何謂無權？不知權之所在也。無權惡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奪衆人之權，然衆權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與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則其權將糜散墮落，而終不能以自有。雖然，向者衆人所失之權，其不能復得如故也，於是乎不知權之所在。故防弊者，始於爭權，終於讓權。何謂讓權？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曰議以聞，是讓權於部院；部院議可，移文疆吏，是讓權於督撫；督撫以頒於所屬，是讓權於州縣；州縣以下于有司，是讓權於吏胥。

一部之事，尚、侍互讓；一省之事，督撫互讓；一君之事，君國民互讓。爭固不可也，讓亦不可也。爭者損人之權，讓者損己之權。爭者半而讓者半，是謂缺權；舉國皆讓，是謂無權。夫自私之極，乃至無權。然則防弊何爲乎？吾請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廢食者必死，防弊而廢事者必亡！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1897年10月6日)

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爲政之世，二曰一君爲政之世，三曰民爲政之世。多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別亦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

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躡之；既及其世，不能闕之。

酋長之世，起于何也？人類初戰物而勝之，然而未有輿騎舟楫之利，一山一川一林一澤之隔，則不能相通也。於是乎劃然命爲一國，其黠者或強有力者即從而君之。故老子曰：

“古者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彼禹域之大，未及今日之半也，而爲國者萬，斯蓋酋長之世也。今之蒙古也，回疆也，苗也，黎也，生番也，土司也，非洲也，南洋也，美洲、澳洲之土人也，皆吾夏後氏以前之世界也。凡酋長之世，戰鬥最多，何也？其地隔，故其民不相習，而其情不相，加以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相戕無已時也。

封建世既有一天子以統衆諸侯矣，而猶命爲多君，何也？

封建者，天子與諸侯俱據土而治，有不純臣之義（見《公羊》何注），觀于《周禮》只治畿內，春秋戰國諸侯各自爲政，

可以見封建世之俗矣。其時諸侯與天子同有無限之權，故謂之多君。封建亦一大酋長耳，其相戕亦慘，其戰鬥亦多。

世卿亦謂之多君，何也？《禮·喪服》傳：“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蓋古者凡有采地皆稱君，而仕於其邑、居隸其地者，皆爲之民。其待之也，亦得有無限之權，故亦謂之多君。世卿之國，亦多戰鬥，如魯之季孫氏、郈氏，晉之韓、魏、範、中行氏，皆是也。故世卿亦可謂之小封建。

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極苦，爭城爭地，糜爛以戰，無論矣。彼其爲君者，又必窮奢極暴，賦斂之苛，徭役之苦，刑罰之刻，皆不可思議。觀于漢之諸侯王，及今之土司，猶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將以救民也，故立爲大一統、譏世卿二義，此二者，所以變多君而爲一君也。變多君而爲一君，謂之小康。昔者秦、楚、吳、越，相仇相殺，流血者，不知幾千萬人也，問今有陝人與湘人爭強，蘇人與浙人構怨者乎？無有也。昔之相仇相殺者，皆兩君爲之也，無有君，無有國，複歸於一，則與民休息，此大一統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貴胄，不得位卿孤，既譏世卿，乃立選舉，但使經明行修，雖蓬蒿之士，可以與聞天下事，如是則賢才衆多，而天下事有所賴，此譏世卿之效也。

雖然，當其變也，蓋亦難矣。秦漢以後，奉《春秋》爲經世之學，亦既大一統矣。然漢初之吳楚七國亂之，漢末以州牧亂之，晉之八王亂之，唐之藩鎮亂之，乃至明之燕王宸濠，此害猶未獲息。越二千年，直至我朝，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凡九等，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尉凡二十六等，悉用漢關內侯之制，無分土，無分民，而封建之多君始廢。漢氏雖定選舉之制，而魏晉九品中正，寒門貴族，界限畫然，此猶微有

世卿之意焉。雖然，吾中國二千年免於多君之害者，抑已多矣，皆食素王之賜也。凡變多君而爲一君者，其國必驟強。昔美之三十七邦也，德之二十五邦也，意之二十四邦也，日本之九十二諸侯也，當其未合也，彼數國者，曾不克自列於地球也；其既合也，乃各雄長於三洲。何也？彼昔者方罷敝其民，以相爭之不暇，自斫其元氣，耗其財力，以各供其君之私欲；合而一之，乃免此難，此一君世之所以爲小康也。而惜乎諸國用《春秋》之義太晚，百年前之糜爛，良可哀也。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國，自中土以外，罕有能變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後，政柄下移，大將軍諸侯王之權，過於天皇，直至明治維新，凡千餘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議院；乃至法人既變民政，而前朝爵胄，猶潛滋暗窺，漸移國權；蓋甚矣變之之難也！

封建世卿之與奴隸，其事相因也。舉天下之地而畀諸諸侯，則凡居其地者，莫敢不爲臣；舉天下之田而聚諸貴族，則凡耕其田者，莫敢不爲隸。故多君之世，其民必分爲數等，而奴隸遍於天下。孔子之制，則自天子以外，士農工商（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編爲四民，各授百畝，咸得自主。六經不言有奴隸，（《周禮》有之者，非孔子所定之制。）漢世累詔放奴婢，行孔子之制也。

後世此議不講，至今日而滿蒙尚有包衣望族，達官尚有世仆，蓋猶多君世之舊習焉。西方則俄國之田，尚悉歸貴族掌轄；法國之田，悉爲教士及世爵公產。凡齊民之欲耕者，不得不佃其田，而佃其田者，不得不爲之役。自余諸國，亦多類是。日本分人爲數等之風尤盛，乃至有穢多、非人等名號，凡列此者，不齒人類。而南北美至以販奴一事，構兵垂十年。此皆多君世之弊政也，今殆將悉革矣。此亦《春秋》施及蠻貊之一端也。

（余別有“孔制禁用奴婢考”。）

歐洲自希臘列國時已有議政院，論者以爲即今之民政。然而吾竊竊焉疑之。彼其議政院，皆王族世爵主持其事，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晉之六卿，楚之屈景，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繼相及耳。至於匹夫編戶，豈直不能與聞國是，乃至視之若奴隸，舉族不得通籍。此其爲政也，謂之君無權則可，謂之民有權則不可，此實世卿多君之世界也。度其爲制也，殆如英國今日之上議院，而非英國今日之下議院。周厲無道，見流於彘，而共和執政；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悅，此實上議院之制也，不得謂之民政。若謂此爲民政也，則我朝天聰、崇德間，八貝勒並坐議政，亦寧可謂之爲民政也。俄史稱俄本有議事會，由貴爵主之，頗有權勢，諸事皆可酌定。一千六百九十九年，大彼得廢之，更立新會，損益其規，俾權操於己（見《俄史輯譯》卷二）。俄之舊會，殆猶夫希臘、羅馬諸國之議院也，猶多君之政也，俄之變多君而爲一君，則自大彼得始也。

大地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于文，由惡而進於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亂也。今謂當中土多君之世，而國已有民政，既有民政，而旋複退而爲君政，此於公理不順，明于幾何之學者，必能辨之。

嚴復曰：歐洲政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爲政之制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衆，希、羅兩史，班班可稽，與前二制相爲起滅。雖其時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備，然實爲後來民治濫觴。且天演之事，始於胚胎，終於成體，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則當夏、商時含有種子以爲起

點；而專行君政之國，雖演之億萬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爲當也。

啓超曰：吾既未克讀西籍，事事仰給於舌人，則于西史所窺知其淺也。乃若其所疑者，則據虛理比例以測之，以謂其國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開，其民之力甚厚，既舉一國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則必無複退而爲君權主治之理，此猶花剛石之下，不得複有煤層，煤層之下，不得複有人迹層也。至於希、羅二史，所稱者其或猶火山地震噴出之石汁，而加於地層之上，則非所敢知，然終疑其爲偶然之事，且非全體也，故代蘭得常得取而篡之，（西史稱借民權之名以攘君位者，謂之代蘭得。）其與今之民政殆相懸也。至疑西方有胚胎，而東方無起點，斯殆不然也。日本爲二千年一王主治之國，其君權之重，過於我邦，而今日民義之伸，不讓英、德，然則民政不必待數千年前之起點明矣。蓋地球之運，將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專，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將舉五洲而悉惟民之從，而吾中國，亦未必能獨立而不變，此亦事理之無如何者也。

世之賢知太過者，或疑孔子何必言小康，此大謬也。凡由多君之政而入民政者，其間必經一君之政，乃始克達。所異者，西人則多君之運長，一君之運短；中國則多君之運短，一君之運長。（此事就三千年內言之。）至其自今以往，同歸民政，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此猶佛法之有頓有漸，而同一法門。若夫吾中土奉一君之制，而使二千年來殺機寡于西國者，則小康之功德無算也，此孔子立三世之微意也。

問今日之美國、法國，可爲太平矣乎？曰惡，惡可！今日之天下，自美、法等國言之，則可謂爲民政之世；自中、俄、英、日等國言之，則可謂爲一君之世；然合全局以言之，則仍爲多君之世而已。各私其國，各私其種，各私其土，各私其物，

各私其工，各私其商，各私其財，度支之額，半充養兵，舉國之民，悉隸行伍，眈眈相視，齟齬相仇，龍蛇起陸，殺機方長，螳雀互尋，冤親誰問？嗚呼，五洲萬國，直一大酋長之世界焉耳！《春秋》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易》曰：“見群龍無首吉。”其殆為千百年以後之天下言之哉？

說動

(1898年2月11日)

合聲、光、熱、電、風、雲、雨、露、霜、雪，摩激鼓宕，而成地球，曰動力；合地球與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暨無數小行星、無數彗星、繞日疾旋，互相吸引，而成世界，曰動力；合此世界之日，統行星與月，繞昴星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圈，互相吸引，而成大千世界，曰動力；合此大千世界之昴星繞日，與行星、與月、以至於天河之星圈，又別有所繞而疾旋，凡得恒河沙數，若星團、星林、星雲、星氣，互相吸氣，互相吸引，而成一世界海，曰動力。假使太空中無此動力，則世界海毀，而吾所處八行星繞日之世界，不知墮壞幾千萬年矣。由此言之，則無物無動力，無動力不本於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自然之公理，而電、熱、聲、光，尤所以通無量無邊之動力以為功用。小而至於人身，而血，而腦筋，而靈魂，其機緘之妙，至不可思議，否則為聾瞶，為麻木痿痺，而體魄之殭隨之。更小而至於一滴水，一微塵，莫不有微生物萬千浮動於其中，否則空氣因之而不靈。蓋動則通，通則仁，仁則一切痛癢相關之事，自不能以秦越肥瘠處之，而必思所以震蕩之，疏渝之，以新新不已。此動力之根原也。

譚嗣同曰：“日新烏乎本？曰：乙太之動機而已矣。”“王船山邃于《易》者也，于有雷之卦，說必加精而微至焉。屯之所以滿盈也，豫之所以奮也，大壯之所以壯也，無妄之所以無妄也，復之所以見天心也，震之所以不喪匕鬯而再則泥也，

罔弗由於動也。”是故“君子之學，恒其動也。吉凶悔吝，貞乎動也。《易》抑陰而扶陽，則柔陰與剛動異也。”痛乎，有老氏者出，“言靜而戒動，言柔而戒剛，鄉曲之士，給饘粥，察難豚，而長養子孫，以之自足而苟視息焉，固亦術之工者矣。烏知乎天子術焉，士大夫術焉，諸侯王術焉，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一無刺無非之鄉願天下。言學術則曰寧靜，言治術則曰安靜。處事不計是非，而首禁更張；躁妄喜事之名立，百端由是廢馳矣。用人不問賢不肖，而多方遏抑，少年意氣之論興，柄權則皆頹暮矣。陳言者，命之曰希望恩澤；程功者，命之曰露才揚己。既爲糊名以取之，而複隘其途；既爲年資以用之，而複嚴其等。財則憚辟利源，兵則不貴朝氣。”

“其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日制四萬萬人之動力，以成一定不移之鄉願格式。”悲夫？彼西人之哀我“中國之亡於靜”也，曰：“此不痛不癢頑鈍無恥者也。”梁啟超曰：

不通則塞，不進則退，亙古今中外，無中道而畫之理。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皆聖賢救世度衆生之大願力，日新不已，故悲閔。其動之心，棲棲皇皇，足迹遍九州。其動之迹，其視柔靜無爲之旨，殆有大小乘之別。即彼釋氏之爲教，衆以佛、老並詆之。然其精意所在，曰威力，曰奮迅，曰勇猛，曰大無畏，曰大雄，括此數義，至取象于師子。而于柔靜無爲者，則斥爲頑空，爲斷滅，爲九十六種外道。即其言靜之旨，不過以善其動，而遍度衆生，與《大學》之以靜生慮，太極之以靜根動，同一智慧勇力。而即靜即動，本無對待之可名。楊氏述老氏者也，其意專主於爲我。夫孔氏戒我，而楊氏爲我，此仁不仁之判也。乃今天下營營於科目，孳孳於權利，佞佞於豆剖瓜分之日，不過“我”之

一字，橫梗胸臆。而于一二任俠之士，思合大群，聯大力，血淚孤心，議更庶政，以拯時艱，則必以喜事多事詆之，以曲利其守舊不變之私。此真老楊之嫡派，孔孟之蠹賊，釋氏之罪人，充其柔靜之禍，以戕種類毀世界有餘矣。其可爲太息痛恨者，孰有過於斯乎？

唐才常曰：“西人以動力橫絕五洲也。通商傳教，覓地布種，其粗迹也。其政學之精進不已，駸駸乎突過乎升平。無可懼也，無可駭也，乃天之日新地球之運，而生吾中國之動力也。”
梁啟超曰：斯固然矣，然以吾所見吾中國者，微論其精，其粗者不可得也。何也？科舉不變，士欲動，而至庸極陋之時文縛之；鐵路不修，商欲動，而淹滯迂回之舟車縛之；

機器不興，工欲動，而笨拙粗疏之刀鋸縛之；電化不講，農欲動，而勤苦胼胝之耒耜縛之。生一人即予一縛，縛一人即防一弊。故我聞西人之言，以爲中國防弊之法，至精且密，雖彼國千思萬慮，不能臻此境地。其意若有所諷刺也者，若自苦其民智難於控禦，轉羨吾中國也者。故法于越南，仍以越南之法治之；俄於朝鮮，仍以朝鮮之法治之。彼非有愛于越南、朝鮮也，乃陰用吾中國防民之故智，縛之使不生其動力也。雖然，吾特怪吾四萬萬人之縛於士農工商之舊法者。言提其耳而天聰之，力啓其肩而解脫之，則必色然怒，譁然駭，以謂吾安吾縛，而奚紓吾手足，破吾囹圄爲？於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輒生阻力，法圖稍變，必多業障。凡少年意氣，妄事更張，沽名市譽等語，不惜箝制海內豪俠任氣之士，同歸漸滅。老楊柔靜爲我之徒，可以屍居養望，坐享老成持重之名。嗟夫！以全球之極熱極漲極速以新其動力，而吾士夫方面髹壁，坐漆室，喪靈魂，屍軀殼，悠忽終年。以正比例求之，孰生孰滅？孰存孰亡？不待智者知之。今夫鳥，大鵬搏九萬里，擊扶搖而

上；鳳凰餐霞吸露，棲息雲霄之表；

鷓鴣則終身困藩籬，餌糞繳。今夫獸，麒麟騶虞，往來開化之國，以方仁者；獅象狻猊，縱橫萬壑，虎豹懾伏；羊豕則終身拳圈苴，供刳繫。然則有動力與不有動力之存滅，可一言決矣。吾又聞之公理家言：凡生生之道，其動力大而速者，則賤種可進為良種；其動力小而遲而無者，則由文化而土番、而猿狽、而生理殄絕。初不謂然，繼而觀於獐狽猓，其食息起居，與猿狽無殊；其柔靜無為，至老死不相往來；其去生理殄絕也幾何？則奈何忍以吾黨聰明秀特之士，日日靜之柔之愚之，不一毅然慈悲其願力，震蕩其腦筋也？

今夫壓力之重，必自專任君權始矣；動力之生，必自參用民權始矣。雖然，吾觀羅馬之衰也，教皇怙其權力之私，戕賊平等之義，宗旨蕩然，而路德之動力生；法國世家之橫也，酷虐平民，慘無天日，而拿破侖之動力生；英人苛斂，美民罷不堪命，而華盛頓之動力生；日本大將軍之柄政也，君統民統，不絕若線，而群藩烈士之動力生。此以壓力生其動力者，事相反而實相因也。若夫中國則不然，壓力之重，既不如從前之歐美日本，而柔靜無為之毒，已深中人心，於是壓力動力，浸淫至於兩無，以成今日不君權、不民權之天下。故欲收君權，必如彼得、睦仁之降尊紆貴而後可；欲參民權，必如德意、希臘之聯合民會而後可。而尤必先廢愚民柔民之科目，首獎多事喜事之豪傑，盡網岩穴勇敢任俠之志士仁人，以激成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憤不有身，爹亞、畢士馬克之艱難措置，而後動力之生，國權之固，可得言也。

論湖南應辦之事

(1898年4月5日—4月7日)

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是故國即亡矣，苟國人之智，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則彼雖滅吾國，而不能滅吾權，阿爾蘭之見並於英人是也。今英倫人應享利益，阿爾蘭人無不均霑也。即吾民之智，不能與滅我之國之人相等，但使其智日進者，則其權亦日進，印度是也。印度初屬於英，印人只能為第六七等事業，其第五等以上事業，皆英人為之；(凡官事、私事莫不皆然，如一衙署則五品以上官皆英人，一公司則總辦、幫辦及高等司事皆英人也。)近則第二等以下事業，皆印人所為矣。其智全塞者，則其權全亡，非洲之黑人，美洲之紅人，南洋之棕人是也。此數種者，只見其為奴為隸，為牛為馬，日漸月削，數十年後，種類滅絕於天壤耳，更無可以自立之時矣。夫使印度當未亡之時，而其民智慧即能如今日，則其蚤為第二等人也久矣；使其有加於今日，則其為第一等人也亦已久矣。是故權之與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

湖南官紳，有見於民智之為重也，於是時務學堂之設，意至美矣，然於廣之之道，則猶未盡也。學堂學生，只有百二十人，即使一人有一人之用，其為成也亦僅矣。而況此輩中西

兼習，其教之也當厚植其根柢，養蓄其大器，非五年以後，不欲其出而與聞天下事也。然則此五年中，雖竭盡心力以教之，而其風氣仍不能出乎一學堂之外，昭昭然矣。故學生當分爲二等：其一以成就遠大，各有專長，各有根柢爲主，此百二十人是也；其一則成就不必其遠大，但使於政學之本原，略有所聞，中外之情形，無所暗蔽，可以廣風氣，消阻力，如斯而已。由前之說，則欲其精；由後之說，則欲其廣。

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之自保則已耳，苟其欲之，則必使六十餘州、縣之風氣，同時並開，民智同時並啓，人才同時並成，如萬毫齊力，萬馬齊鳴，三年之間，議論悉變，庶幾有濟，而必非一省會之間，數十百人之間可以支援，有斷然矣。則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就其上者言之：一曰朝廷大變科舉，一曰州、縣遍設學堂。斯二者行，頃刻全變，然而非今日之所能言矣。有官紳之力所可及，而其成效之速，可與此二事相去不遠者：一曰全省書院官課、師課，改課時務也。

以嶽麓求賢之改章，及孝廉堂之爲學會，士林舉無間然，然則改課亦當無違言必矣。官課、師課全改，耳目一新，加以學政所至，提倡新學，兩管齊下，則其力量亞於變科舉者無幾矣。或疑各府、州、縣悉變，則恐閱卷者無人。是不難，但專聘一二人駐省會，而各處課卷皆歸其評閱，不過郵寄稍需時日耳，於事無傷也。若太僻遠之州、縣，則或兩三月之題目，同時並發，課卷同時並收，則郵寄之繁難，亦可稍省矣。

尤有進於此者，則莫如童試之縣考、府考，飭下州、縣，除第一場外，悉試時務。府、縣考凡六七場，功令所載，並無必試八股之例，支床架屋，實屬可憎，掃除更張，真乃快事。

然此事尚有未盡可行者，則慮各府、縣無閱卷之人也。今宜飭下，令其自行物色聘請，或由省中薦人前往，此則只需長

官一紙書耳，不費一銖，而舉省之士，靡然向風矣。二曰學堂廣設外課，各州、縣鹹調人來學也。州、縣遍設學堂，無論款項難籌，即教習亦無從覓聘，教習不得人，講授不如法，勞而少功，雖有若無耳。以余所見，此間各處書院諸生，講習經年，而成就通達者，寥寥無幾。大約爲開風氣起見，先須廣其識見，破其愚謬，但與之反復講明政法所以然之理；國以何而強，以何而弱；民以何而智，以何而愚；令其恍然於中國種種舊習之必不可以立國。然後授以東西史志各書，使知維新之有功；授以內外公法各書，使明公理之足貴；更折衷于古經古子之精華，略覽夫格致各學之流別。大約讀書不過十種，爲時不過數月，而其見地固已甚瑩矣。乃從而摩激其熱力，鼓厲其忠憤，使以保國、保種、保教爲己任，以大局之糜爛爲一身之恥疚。持此法以教之，間日必有講論，用禪門一棒一喝之意；讀書必有劄記，仿安定經義治事之規。半年以後，所教人才，可以拔十得五。此間如學堂學生，鼓篋不過月餘耳，又加以每日之功，學西文居十之六，然其見識議論，則已殊有足觀者，然則外課成就之速，更可翼矣。大抵欲厚其根柢，學顯門之業，則以年稚爲宜；欲廣風氣觀大略，速其成就，則以年稍長爲善。蓋苟在二十以上，于中國諸學曾略有所窺者，則其腦筋已漸開，與言政治之理，皆能聽受，然後易於有得。故外課生，總以不限年爲當。前者出示在此間招考，僅考兩次，已迫歲暮，來者百餘人，可取者亦三十人。然設此課之意，全在廣風氣，其所重者在外府、州、縣。故必由學政按臨所至，擇其高才年在三十以下者，每縣自三人至五人，咨送來學，其風始廣。然各府遼遠，寒士負笈之資，固自不易，愚意以爲莫如今各州、縣爲具川資咨送到省，每歲三五人之費，爲數無幾，雖瘠苦之縣，亦不至較此區區。到省以後，首須謀一大廈，使群萃而講習，若學堂

有餘力，則普給膏火，否則但給獎賞而已。（如不給膏火，則須問其願來與否，乃可咨送。）此項學生，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即可遣散，另招新班。擇其學成者，授以憑記，可以為各縣小學堂教習，一年之後，風氣稍成，即可以飭下各州、縣，每縣務改一書院為學堂。三年之間，而謂湘人猶有嫉新學如仇，與新學為難者，其亦希矣。

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

此誠中國未常有之事，而實千古不可易之理也。夫以數千裏外渺不相屬之人，而代人理其飲食、訟獄之事，雖不世出之才，其所能及者幾何矣？故三代以上，悉用鄉官；兩漢郡守，得以本郡人為之，而功曹掾史，皆不得用他郡人，此古法之最善者。今之西人，莫不如是。唐宋以來，防弊日密，於是悉操權於有司，而民之視地方公事，如秦越人之肥瘠矣。今欲更新百度，必自通上下之情始；欲通上下之情，則必當復古意，采西法，重鄉權矣。然亦有二慮焉：一曰慮其不能任事，二曰慮其借此舞文也。欲救前弊，則宜開紳智；欲救後弊，則宜定權限。定許可權者何？西人議事與行事分而為二，議事之人，有定章之權，而無辦理之權；行事之人，有辦理之權，而無定章之權。將辦一事，則議員集而議其可否；既可，乃議其章程；章程草定，付有司行之，有司不能擅易也。若行之而有窒礙者，則以告于議員，議而改之。西人之法度，所以無時不改，每改一次，則其法益密，而其於民益便，蓋以議事者為民間所舉之人也。是故有一弊之當革，無不知也；有一利之當興，無不聞也。其或有一縣、一鄉之公益，而財力不能舉者，則議員可以籌款而辦之，估計其需費之多少，而釀之於民焉。及其辦成也，則將其支用款項，列出清單，與眾人共見，未有不願者也。譬之一街之中，不能無擊柝之人，於是一街之戶宅集議，各出資

若干而雇一人爲之；一鄉之中，欲築一橋，修一路，於是一鄉之戶宅集議，或按田畝，或按人丁，各出資若干而動工爲之，未有不願者也。推而大之，而一縣、而一省、而一國，莫不如是。西人即以此道治一國者也，（吾中國非不知此法，但僅以之治一鄉、治一街，未能推廣耳。）故每有應籌款項，皆待命於下議院；下議院則籌之於民，雖取之極重，而民無以爲厲己者，蓋合民財以辦民事，而爲民所信也。民亦知此事之有益於己，而又非己之獨力所能辦，故無不樂輸以待上之爲我成之也。（如一街四十戶，每戶月輸一百，即得四千，可以用一擊柝之人，以爲己保護財產，若非得一人總任其事，則雖每戶月自出二百，仍不能用一人也。）故有鄉紳爲議事，則無事不可辦，無款不可籌，而其權則不過議此事之當辦與否及其辦法而已。及其辦之也，仍責成於有司，如是則安所容其舞文也？至於訟獄等事，則更一委之于官，鄉紳只能爲和解，或爲陪審人員，而不能斷其讞，然則又何舞文之有乎？西人舉國而行之，不聞有弊，則亦由許可權之劃定而已。開紳智者何？民間素不知地方公事爲何物，一切條理，皆未明悉，而驟然授之，使其自辦，是猶乳哺之兒，而授之以杯筋，使自飲食，其殆必矣。故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於公事，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今中國之紳士，使以辦公事，有時不如官之爲愈也。何也？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僞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爲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教之惟何？惟一歸之於學會而已。先由學會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每州、縣各數人，鹹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蒞以鼓勵之；多延通人，爲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強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

或得有電報，奉有部文，非極秘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次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為議員者過半矣。

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為總會議員外，即可分別遣散，歸為各州、縣分會之議員，複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紳智既開，許可權亦定，人人既知危亡之故，即人人各思自保之道，合全省人之聰明才力，而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以求辦一省之事，除一省之害，捍一省之難，未有不能濟者也。

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然他日辦一切事，舍官莫屬也。即今日欲開民智，開紳智，而假手於官力者，尚不知凡幾也，故開官智，又為萬事之起點。官貧則不能望之以愛民，官愚則不能望之以治事。聞黃按察思所以養候補官，優其薪水之法，此必當速辦者也。既養之，則教之。彼官之不能治事，無怪其然也，彼胸中曾未有地球之形狀，曾未有歐洲列國之國名，不知學堂工藝商政為何事，不知修道養兵為何政，而國家又不以此考成，大吏又不以此課最，然則彼亦何必知之？何必學之？舉一省之事，而委之此輩未嘗學問、無所知識之人之手，而欲其事之有成，是猶然薪以止沸，卻行而求前也。而無如不辦事則已，苟辦事，則其勢不能不委之此輩之手，又不可以其不能辦而不辦也。然則將如之何？曰：教之而已矣。

教官視教士難，彼其年齒已老，視茫發蒼，習氣極深，宦情熏灼，使之執卷伏案，視學究之訓頑童，難殆甚焉；然教官又視教士易，彼其望長官如天帝，覬缺差若九鼎，宮中細腰，四方飯死，但使接見之時，稍為抑揚，差委之間，微示宗旨，雖強之以不情之舉，猶將赴湯蹈火以就之，而況於導之以學乎？故課吏堂不可不速立，而必須撫部為之校長，司道為之副校長。

其堂即設在密邇撫署之地，每日或間一二日，必便衣到堂，稽察功課，隨時教誨。最善者莫如刪堂屬之禮，以師弟相待。堂中陳設書籍，張挂地圖，各官所讀之書，皆有一定，大約各國約章，各國史志，及政學、公法、農、工、商、兵、礦、政之書，在所必讀，多備報章，以資講求，各設劄記，一如學堂之例。延聘通人爲教習，評閱功課。校長及副校長，隨意譚論，隨意閱劄記；或閱地圖，而與論其地之事；

或任讀一書，而與論其書之美惡；聽其議論，而可以得其爲人矣。而彼各官者，恐功課不及格而獲譴，恐見問不能答而失意，莫不爭自濯磨，勉強學問矣。教之既熟，必有議論明達、神氣堅定者出矣。或因好學而特予優差，或因能辦事而委之繁缺，數月之後，家弦誦而人披吟矣。聞曾文正每日必有一小時與幕府縱譚，若有事應商，則集幕府僚屬，使之各出意見，互相辯論。文正則不發一言，歸而采之，既可於此事集思廣益，複可見其人之議論見地。駱文忠則每集司道於一圓桌，今以筆墨各陳所見。岑襄勤、丁雨生之辦事，如訓蒙館然，聚十數幕友于一堂，陳十數幾桌，定時刻辦事，隨辦隨到，案無留牘，此誠治事之良法也。今日之中國，亦頗苦於禮矣，終日之晷刻，消磨於衣冠應酬迎送之間者，不知凡幾，交受其勞，而於事一無所補，日日議變法，此之不變，安得有餘日以辦應辦之事乎？是宜每日定有時刻，在課吏堂辦事，一切皆用便衣，凡來回事者，立譚片刻，不迎不送，除新到省衣冠一見外，其餘衙門例期，悉予停免，有事鹹按時刻，在堂中相見，則形骸加適，而治事加多，斯實兩得之道也。至實缺各官，關係尤重，既未能盡取而課之，亦必限以功課，指明某書，令其取讀。必設劄記，讀書治事，二者並見。須將其讀書所有心得，及本縣人情、物產、風俗，鹹著之劄記中。必須親筆，查有代筆者嚴責。

（難者必以爲實缺官身任繁劇，安能有此休暇？不知古人仕優則學，天下斷無終年不讀書而可以治事之理。每日苟定出時刻以一兩點鐘讀書，未必即無此暇晷也。）頻頒手諭，諄諄教誨，如張江陵與疆臣各書，胡文忠示屬員各諭，或以嚴厲行之，或以肫誠出之，未有不能教誨者也。吏治之怠散久矣，參劾則無人可用，亦不可勝劾。其無咎無譽，臥而治之，無大惡可指者，亦常十居六七焉。夫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其廉可謂至矣，然而不能爲吏者。吏者治事者也，吏不治事，即當屏黜，豈待擾民哉？雖然，治事者，必識與才兼，然後可雲也。若並不知有此事，不知此事之當辦，則曷從治之？未嘗講求此事之辦法，則曷從治之？西國治一事，則有一事之學堂；既學成而後授以事矣，然其每日辦事之暇，未嘗有一日廢書者。（不讀書則看報，貴至君主，賤至皮匠，莫不皆然。）今我國人士，自其鼓篋之始，即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及一入宦途，則無不與書卷長別。《傳》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制焉。”一官一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制焉，又況於終其身而不學者乎？中國一切糜爛，皆起於此，而在位者逡焉不自覺。今日興一新法，明日興一新法，而於行法之有人與否，漠然而不之計，此真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以上三端，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竊以爲此三者，乃一切之根本，三者畢舉，則於全省之事，若握裘挈領焉矣。至於新政之條理，則多有湖南所已辦者，如礦務、輪船、學堂、練兵之類；或克日開辦者，如學會、巡捕、報館之類；或將辦而尚有阻力者，如鐵路之類；或已辦而尚須變通擴充者，如鈔票製造公司之類；今不必述。而竊以爲尚有極要者二事：一曰開馬路，通全省之血脈，則全省之風氣可以通，全省之商貨可以出；二曰設勸工博覽場，取各府、州、縣天產

人工之貨，聚而比較之，工藝精者優加獎勵。長沙古稱貧國，而五代馬氏，即恃工商以立邦。今欲易貧而富，則非廣勵工商未由也。今全省無論已辦、將辦、未辦各事，除紳士協辦外，苟經官手，則幾無事不責成於一二人。其事至繁，其勢至散，一人之精神，有萬不能給之勢，然舍此則又無可倚畀。鄙意以爲宜設一新政局，。（各省有洋務局之稱，其名最不雅馴，不可用。）一切新政，皆總於其中，而使一司道大員爲總辦，令其自舉幫辦以下之人，事歸一線，有條不紊，或稍易爲力也。（新政局即設於課吏堂，尤爲兩益。）

政變原因答客難

(1899年1月12日)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曉曉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磋跌之憂乎？辨曰：中國之當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幾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為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為恥，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陋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

軍不遊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於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

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藉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畀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爲候補人員領幹脩之用，徒糜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厘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己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遊觀飲食之外無他業，何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恥，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已商，且從而陵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翻譯，不授政治

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恥，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庸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

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自餘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睹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墁毀壞，椽棟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援：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彌縫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廈，別制新制，烏乎可哉？若知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

若此，張以十五年之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手段，以從容佈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個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于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佈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耄盈延，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得多如李、張之之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為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以樂成，難以慮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瞢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

夫不除弊則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軀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為之。今且勿論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餘言，以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猶當為之。今既自謂愛國矣，又複愛身焉，又複愛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

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於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於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于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

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群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祿、遣遊歷、派遊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後，故欲借群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詔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後，一切請命而不行。故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略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

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征入都，語以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後。至是譚乃恍然於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為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鑒也，因相率以為戒，相率於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為溫和焉。其上者則相率於補漏室，結鶉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為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為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也。

論保全中國非賴皇帝不可

(1899年3月22日)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于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土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工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未得其下手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鄰，眈目而視，僉曰：是固不可複保全矣。哀時客曰，籲！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哀時客曰，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後、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

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爲此談者，皆暗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後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後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莠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于維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禰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強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強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於此。

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嘗有一成效？彼其於各國政體，毫無所知，于富強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於是摭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於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只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

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于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間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寧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

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敗，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殷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屢行于歐美，而不切於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借父母之保護。

今中國尚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於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

而外國借戡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具詳別篇）。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易）曰：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勿謂一

簣小，積之將成丘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心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

(1899年10月15日)

第一節 國民與國家之異

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原，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為國，其權無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吒，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

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

第二節 國民競爭與國家競爭之異

有國家之競爭，有國民之競爭。國家競爭者，國君糜爛其民以與他國爭者也；國民競爭者，一國之人各自為其性命財產之關係而與他國爭者也。孔子之無義戰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皆為國家競爭者言之也。近世歐洲大家之論曰：“競爭者，進化之母也；戰事者，文明之媒也。”為國民競爭者言之也。國家競爭其力薄，國民

競爭其力強；國家競爭其時短，國民競爭其時長。

今夫秦始皇也，亞歷山大也，成吉思汗也，拿破侖也，古今東西史乘所稱武功最盛之人也，其戰也，皆出自封豕長蛇之野心，席捲囊括之異志，眈眈逐逐，不復可制，遂不惜驅一國之人以殉之。其戰也，一人之戰，非一國之戰也。惟一人之戰，故其從戰者皆迫於號令，不得已而赴之，苟可以規避者，則獲免爲幸，是以其軍志易渙，其軍氣易餒，故曰其力弱；惟一人之戰，故其人一旦而敗也，一旦而死也，其戰事遂煙消瓦解，不留其影響，故曰其時短。若國民競爭則反是。凡任國事者，遇國難之至，當視其敵國爲國家之競爭乎？

爲國民之競爭乎？然後可以語於禦抵之法也。

第三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力與其由來

嗚呼，世界競爭之運，至今日而極矣！其原動力發始于歐洲，轉戰突進，盤若旋風，疾若掣電，倏忽叱吒，而遍於全球。試一披地圖，世界六大陸，白色人種已有其五，所餘者惟亞細亞一洲而已。而此亞細亞者，其面積二分之一，人口十分之四，已屬白人肘腋之物。蓋自洲之中部至北部全體，已爲俄人所有，里海殆如俄國之內湖。南部之中央五印度全境，爲英奴隸，印度西鄰之阿富汗、俾路芝，亦爲英之保護國，歸其勢力範圍之內。法國當距今四十年前，始染指于亞洲之東南；同治元年，占交趾，滅柬埔寨；光緒十年，遂亡安南；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英人於光緒十一年，亡緬甸，擒其王。而波斯因英、俄均權，僅留殘喘。高麗因俄、日協定，聊保餘生。計歐人競爭之力所及，除其餘四大洲外，而所得於亞細亞之領地者，則：

	面積	人口
	日本裏	
亞細亞洲	2,880,000 方裏	835,000,000 人
俄屬	1,100,000 方裏	20,000,000 人
英屬	330,000 方裏	300,000,000 人
法屬	44,700 方裏	22,000,000 人
葡屬	1,300 方裏	1,000,000 人
歐屬總計	1,476,000 方裏	343,000,000 人

其競爭力之強悍而過去成績之宏偉也如此。今者移戈東向，萬馬齊力，以集于我支那。然則其力之所由來與其所終極，不可不惴惴而留意也。

自前世紀以來，學術日興，機器日出，資本日加，工業日盛，而歐洲全境，遂有生產過度之患，其所產物不能不覓銷售之地，前者哥倫布之開美洲，謂為新世界，謂足以調劑歐洲之膨脹，然數百年來，既已自成為產物之地，昔為歐人殖民之域者，今方且謀殖民於他境。其次如印度，如澳洲，歐人以全力經營之，將賴之為消受產物之所，不數十年，非直不能消受而已，而其本地所產之物，又且皇皇然謀銷場於他地。於是歐人大窘，不得已而分割亞非利加，舉洲若狂，今者雖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權者矣。雖然，以歐人之工商業，而欲求主顧于非洲人，雖費盡心血以開通之，其收效必在百數十年以後，而彼其生產過度之景況，殆不可終日。於是歐人益大窘，於是皇皇四顧，茫茫大地，不得不瞬其鷹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祖國、二萬萬里膏腴天府之支那。

第四節 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競爭也

由此觀之，今日歐美諸國之競爭，非如秦始皇、亞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侖之徒之逞其野心，贖兵以爲快也，非如封建割據之世，列國民賊緣一時之私忿，謀一時之私利，而興兵構怨也，其原動力乃起于國民之爭自存。以天演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蓋有欲已而不能已者焉。故其爭也，非屬於國家之事，而屬於人群之事；非屬於君相之事，而屬於民間之事；非屬於政治之事，而屬於經濟（用日本名，今譯之爲資生）之事。故夫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未必人民之所同欲也；今則人人爲其性命財產而爭，萬衆如一心焉。昔之爭屬於國家君相政治者，過其時而可以息也；今則時時爲其性命財產而爭，終古無已時焉。嗚呼，危矣殆哉！當其沖者，何以禦之？

第五節 中國之前途

哀時客曰：哀哉，吾中國之不知有國民也。不知有國民，於是誤認國民之競爭爲國家之競爭，故不得所以待之之道，而終爲其所制也。待之之道若何？曰：以國家來侵者，則可以國家之力抵之；以國民來侵者，則必以國民之力抵之。國民力者，諸力中最強大而堅忍者也！歐洲國民力之發達，亦不過百餘年間事耳，然挾之以揮斥八極，亭毒全球，遊刃有餘，貫革七割。雖然，彼其力所能及之國，必其國無國民力者也。

苟遇有國民力之國，則歐人之鋒固不得不頓，而其舵固不得不轉。何以證之？昔昔白種人以外之國，其有此力者殆希也，而三十年前一遇之於日本，近則再遇之於菲律賓，三遇之於德郎士哇兒（即南阿共和國，近與英國議開戰者）。夫以三十年前之日本與今日之菲律賓、德郎士哇兒，比諸歐美諸雄，其強

弱之相去不可道裏計也，然歐美之鋒爲之頓而舵爲之轉者何也？以國民之力，抵他人國民競爭之來侵，其所施者當而其收效易易也。

今我中國國土雲者，一家之私產也；國際（即交涉事件）雲者，一家之私事也；國難雲者，一家之私禍也；國恥雲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國，國不知有民，以之與前此國家競爭之世界相遇，或猶可以圖存，今也在國民競爭最烈之時，其將何以堪之！其將何以堪之！！歐人知其病源也，故常以猛力威我國家，而常以暗力侵我國民。威國家何以用猛力？知國家之力必不足以抗我，而國事非民所能過問，民無愛國心，雖推辱其國而莫予憤也。侵國民何以必用暗力？知政府不愛民，雖侵之而必不足以動其心，特恐民一旦知之，而其力將發而不能制，故行之以陰，受之以柔也。嗚呼！今之鐵路、礦務、關稅、租界、傳教之事，非皆以暗力行之者乎？充其利用暗力之極量，必至盡寄其力於今日之政府與各省官吏，挾之以鈐壓我國民，於是我國民永無覺悟之時，國民之力永無發達之時，然後彼之所謂生產過度、皇皇然爭自存者，乃得長以我國爲外府，而無複憂矣，此歐洲人之志也。嗚呼！我國民其有知此者乎？苟其未知，吾願其思所以知之；苟其已知，吾願其思所以行之。行之維何？曰仍在國民力而已。國民何以能有力？力也者，非他人所能與我，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者也。彼歐洲國民之能有力，蓋不知擲幾許頭顱、灑幾許鮮血以易之矣。國民乎，國民乎，其猶其爭自存之心乎，抑曾菲律賓、德郎士哇兒之不若也？

少年中國說

(1900年2月10日)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

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啟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梁啟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侖之流於厄蔑，阿刺飛之幽于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皺齒盡，白發盈把，頽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無心事，舍悲慘之外無天地，舍頽唐之外無日月，舍歎息之外無音聲，舍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擎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之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迹哉。而今頽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啟超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

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

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製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支，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

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自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天地大矣，前途遠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義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義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義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義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于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余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尚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

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則割三頭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仆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後、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乎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梁啟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爲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櫺，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

爲奴、爲隸，則烹鬻鞭笞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爲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爲少年也，則吾中國爲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爲老大也，則吾中國爲過去之國，其漸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于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喬喬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作者附識。

呵旁觀者文

(1900年2月20日)

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觀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爲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沈溺，而睹其鳧浴以爲歡。若是者，謂之陰險也不可，謂之狠毒也不可，此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血性。嗟乎，血性者，人類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無血性，則是無人類、無世界也。故旁觀者，人類之蠹賊，世界之仇敵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

旁觀雲者，放棄責任之謂也。

中國詞章家有警語二句，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中國尋常人有熟語二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語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口號也。

而此種經典口號，深入於全國人之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淨。質而言之，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爲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嗚呼，吾爲此懼！

旁觀者，立于客位之意義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無主，臂

之一家，大而教訓其子弟，綜核其財產；小而啓閉其門戶，灑掃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爲誰？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於客位，父諉之于子，子諉之于父；兄諉之于弟，弟諉之于兄；夫諉之于婦，婦諉之於夫；是之謂無主之家。無主之家，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惟國亦然。一國之主人爲誰？即一國之人是也。西國之所以強者無他焉，一國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已。

中國則不然，入其國，問其主人爲誰，莫之承也。將謂百姓爲主人歟？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與焉。將謂官吏爲主人欲？官吏曰：我之屍此位也，爲吾威勢耳，爲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國雖大，竟無一主人也。無主人之國，則奴僕從而弄之，盜賊從而奪之，固宜。《詩》曰：“子有庭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不至也，于人乎何尤？

夫對於他人之家、他人之國而旁觀焉，猶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俠者之義，雖對於他國、他家亦不當旁觀，今姑置勿論。）對於吾家、吾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尚旁觀，而更望誰之代吾責也？大抵家國之盛衰興亡，恒以其家中、國中旁觀者之有無多少爲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必興；國人盡爲旁觀者，國雖大而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謂餘不信，請征其流派：

一曰渾沌派。此派者，可謂之無腦筋之動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謂世界，不知有所謂國，不知何者爲可憂，不干何者爲可懼，質而論之，即不知人世間有應做之事也。饑而食，飽而遊，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即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命，彼等即不知有事，何所謂辦與不辦？既不知有國，何所謂亡與不亡？譬之遊魚居將沸之鼎，猶誤爲水暖之春江；巢燕處半火之

堂，猶疑爲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機器製成者，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其死也，如以電氣殛斃者，有墮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數十寒暑而已。彼等雖爲旁觀者，然曾不自知其爲旁觀者，吾命之爲旁觀派中之天民。四萬萬人中屬於此派者，殆不止三萬五千萬人。然此又非徒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渾沌者，亦有號稱能識字、能治生之人而實大渾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數十萬之官吏，應鄉、會、歲、科試數百萬之士子，滿天下之商人，皆于其中十有九屬於此派者。

二曰爲我派。此派者，俗語所謂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

事之當辦，彼非不知；國之將亡，彼非不知。雖然，辦此事而無益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若馮道當五季鼎沸之際，朝梁夕晉，猶以五朝元老自誇；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尚不失爲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於主位而非立於客位者。雖然，不過以公衆之事業，而計其一己之利害；若夫公衆之利害，則彼始終旁觀者也。吾昔見日本報紙中有一段，最能摹寫此輩情形者，其言曰：

吾嘗遊遼東半島，見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態，彼等於國家存亡危機，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軍隊，不見爲敵人，而見爲商店之主顧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遼東半島割歸日本與否之問題，惟知有日本銀色與紋銀兌換補水幾何之問題。

此實寫出魑魅罔兩之情狀，如禹鼎鑄奸矣。推爲我之蔽，割數千里之地，賠數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門咫尺之地，而曾無所顧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數年無事，至一瞑之後，雖天翻地覆非所問也。明知官場積習之當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領飯碗之所在也。明知學校科舉之當變而不肯變，

吾子孫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爲先聖，以楊朱爲先師，一國中無論爲官、爲紳、爲士、爲商，其據要津、握重權者皆此輩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國聰明才智之士，皆走集於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孵之少年子弟，轉率仿效之，如麻瘋、肺病者傳其種於子孫，故遺毒遍於天下，此爲旁觀派中之最有魔力者。

三曰嗚呼派。何謂嗚呼派？彼輩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爲獨一無二之事業者也。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告以事之當辦，彼則曰誠當辦也，奈無從辦起何；告以國之已危，彼則曰誠極危也，奈已無可救何；再窮詰之，彼則曰國運而已，天心而已。“無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訣，“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真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于波濤之澎湃。

此派者，彼固自謂非旁觀者也，然他人之旁觀也以目，彼輩之旁觀也以口。彼輩非不關心國事，然以國事爲詩料；非不好言時務，然以時務爲談資者也。吾人讀波蘭滅亡之記，埃及慘狀之史，何嘗不爲之感歎，然無益于波蘭、埃及者，以吾固旁觀也。吾人見菲律賓與美血戰，何嘗不爲之起敬，然無助於菲律賓者，以吾固旁觀也。所謂嗚呼派者，何以異是！

此派似無補於世界，亦無害於世界者，雖然，灰國民之志氣，阻將來之進步，其罪實不薄也。此派者，一國中號稱名士者皆歸之。

四曰笑罵派。此派者，謂之旁觀，寧謂之後觀。以其常立於人之背後，而以冷言熱語批評人者也。彼輩不惟自爲旁觀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爲旁觀者；既罵守舊，亦罵維新；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

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己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掎擊，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豈直使人灰心短氣而已，而將成之事，彼輩必以笑罵沮之；已成之事，彼輩能以笑罵敗之。故彼輩者，世界之陰人也。夫排斥人未嘗不可，己有主義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義，此西國政黨所不諱也。然彼笑罵派果有何主義乎？譬之孤舟遇風于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遍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借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五曰暴棄派。嗚呼派者，以天下為無可為之事；暴棄派者，以我為無可為之人也。笑罵派者，常責人而不責己；暴棄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輩之意，以為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幾許，英傑不知幾許，我之一人豈足輕重。推此派之極弊，必至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者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他人雖有絕大智慧、絕大能力，只能盡其本身分內之責任，豈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飯者為我代食，欲不寢而使善睡者為我代寢，能乎否乎？夫我雖愚不肖，然既為人矣，即為人類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國矣，即為國民之一阿屯也，我暴棄己之一身，猶可言也，污蔑人類之資格，滅損國民之體面，不可言也。故暴棄者實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時派。此派者，有旁觀之實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雲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詞也。吾待至可以辦事之時然後辦

之，若終無其時，則是終不辦也。尋常之旁觀則旁觀人事，彼輩之旁觀則旁觀天時也。且必如何然後爲可以辦事之時，豈有定形哉？辦事者，無時而非可辦之時；不辦事者，無時而非不可辦之時。故有志之士，惟造時勢而已，未聞有待時勢者也。待時雲者，欲覘風潮之所向，而從旁拾其餘利，向於東則隨之而東，向於西則隨之而西，是鄉願之本色，而旁觀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國人之性質盡於是矣。其爲派不同，而其爲旁觀者則同。若是乎，吾中國四萬萬人，果無一非旁觀者也；吾中國雖有四萬萬人，果無一主人也。以無一主人之國，而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萬鬼環瞰、百虎眈視之大舞臺，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爲不知責任之人，以下五派爲不行責任之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耳。

且彼不知者猶有翼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則是自絕於天地也。故吾責第一派之人猶淺，責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雖然，以陽明學知行各一之說論之，彼知而不行者，終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極明，則行之必極勇。猛虎在於後，雖跛者或能躍數丈之澗；燎火及於鄰，雖弱者或能運千鈞之力。

何也？彼確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無幸也。夫國亡種滅之慘酷，又豈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爲舉國之旁觀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真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雖箝其手、緘其口，猶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塊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觀，面縛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

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于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閉房之婦，彼自顧此

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尚有幾年，故其于國也有過客之觀，其苟且以媮逸樂，袖手以終餘年，固無足怪焉。若無輩青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爲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寧可旁觀耶？夫寧可旁觀耶？吾豈好爲深文刻薄之言以罵盡天下哉？毋亦發於不忍旁觀區區之苦心，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爲我同胞四萬萬人告也。

旁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

中國積弱溯源論（節錄）

（1901年5月28日）

第三節 積弱之源於政術者

然則當局者遂無罪乎？曰：惡，是何言歟！是何言歟！縱成今日之官吏者，則今日之國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是也。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保護私產之術將奈何？彼私產者，固由紆國民之臂，而奪得其公產以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複還之。原主人者誰？即國民是也！國民如何然後能複還其公產？必有氣焉而後可，必有智焉而後可，必有力焉而後可，必有群焉而後可，必有動焉而後可。但使能挫其氣，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動，則原主人永遠不能複起，而私產乃如磐石苞桑而無所患。彼民賊其知之矣，故其所施政術，無一不以此五者為鵠，千條萬緒而不紊其領，百變億化而不離其宗，多曆一年，則其網愈密，多更一事，則其術愈工。故夫今日之政術，不知經幾百千萬梟雄險鷲、敏練桀黠之民賊，所運算布畫，斟酌損益，而今乃集其大成者也。吾嘗遍讀二十四朝之政史，遍曆現今之政界，于參伍錯綜之中，而考得其要領之所在。蓋其治理之成績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績者，其持術有四：曰馴之之術，

曰話之之術，曰役之之術，曰監之之術是也。

所謂馴之之術者何也？天生人而使之有求智之性也，有獨立之性也，有合群之性也，是民賊所最不利者也，故必先使人失其本性，而後能就我範圍。不見夫花匠乎？以松柏之健勁，而能蟠屈繚糾之，使如盤、如梯、如牖、如立人、如臥獸、如蟠蛇者，何也？自其勾萌莖達之時而戕賊之也。不見夫戲獸者乎？以馬之駿，以猴之黠，以獅之戾，以象之鈍，而能使趨蹌率舞于一庭，應弦合節，戢戢如法者，何也？自乳哺幼稚之日而馴伏之也。歷代政治家所以馴其民者，有類於是矣。法國大儒孟德斯鳩曰：“凡半開專制君主之國，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從而已。”日本大儒福澤諭吉曰：“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也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也者，所以調和民間勃鬱不平之氣，使之恭順于民賊之下者也。”夫以此科罪于禮樂，吾雖不敢謂然，而要之中國數千年來，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則斷斷然矣。秦皇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也，幫皇之拙計也，以焚坑為焚坑，何如以不焚坑為焚坑。宋藝祖開館輯書，而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明太祖定制藝取士，而曰：“天下莫予毒。”本朝雍正間，有上諭禁滿人學八股，而曰：“此等學問，不過籠制漢人。”其手段方法，皆遠出於秦皇之上，蓋術之既久而日精也。試觀今日所以為教育之道者何如？非舍八股之外無他物乎！八股猶以為未足，而又設割裂戳搭、連上犯下之禁，使人入於其中，銷磨數十年之精神，猶未能盡其伎倆，而違及他事。猶以為未足，禁其用後世事、後世語，務驅此數百萬僉僉衿纓之士，使束書不觀，胸無一字，並中國往事且不識，更奚論外國？並日用應酬且不解，更奚論經世？猶以為未足，更助之以試帖，使之習為歌匠；重之以楷法，使之學為鈔胥。猶以為未足，恐夫聰明俊偉之士，僅以八股、試

帖、楷法不足盡其腦筋之用，而橫溢於他途也，於是提倡所謂考據、詞章、金石、校勘之學者，以涵蓋籠罩之，使上下四方，皆入吾網。猶以為未足，有偽託道學者出，緣飾經傳中一二語，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蓋聖經賢傳中有千言萬語，可以開民智、長民氣、厚民力者，彼一概抹煞而不徵引，惟摭拾一二語足以便己之私圖者，從而推波助瀾，變本加厲，謬種流傳，成為義理。故憤時憂國者則斥為多事，合群講學者則目為朋黨，以一物不知者為謹慤，以全無心肝者為善良。此等見地，深入人心，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為我也，好偽也，怯懦也，無動也，皆天下最可恥之事也。今不惟不恥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專為我、不甚好偽、不安怯懦、不樂無動者，則舉國之人，視之為怪物，視之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觀於此，而歎彼數千年民賊之所以馴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如婦女之纏足者然，自幼而纏之，歷數十年，及其長也，雖釋放之，而亦不能良於行矣，蓋足之本性已失也。曾國藩曰：“今日之中國，遂成一不痛不癢之世界。”嗟乎，誰為為之？而今我國民一至於此極也！

所謂餽之之術者何也？孟德斯鳩曰：“專制政體之國，其所以持之經久而不壞裂者，有一術焉。蓋有一種矯偽之氣習，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賞自榮之念是也。彼專制之國，其臣僚皆懷此一念，於是各競於其職，孜孜莫敢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誇耀，往往望貴人之一顰一笑，如天帝、如鬼神然。”此語也，蓋道盡中國數千年所以餽民之具矣。彼其

所以馴吾民者，既已能使之如妾婦、如禽獸矣，夫待妾婦、禽獸之術，則何難之有？今夫畜犬見其主人，搖頭擺尾，前趨後躡者，爲求食也；今夫遊妓遇其所歡，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者，爲纏頭也。故苟持一臠之肉以餽畜犬，則任使之如何跳擲，如何迴旋，無不如意也；纏千金于腰以餽遊妓，則任使之如何獻媚，如何送情，無不如意也。民賊之餽吾民，亦若是已耳。齊桓公好紫，一國服紫；漢高祖惡儒，諸臣無敢儒冠。曹操號令于國中曰：“有從我遊者，吾能富而貴之。”蓋彼踞要津、握重權之人，出其小小手段，已足令全國之人，載顛載倒，如狂如醉，爭先恐後，奔走而趨就之矣。

而其趨之最巧、得之最捷者，必一國中聰明最高、才力最強之人也。既已餽得此最有聰明才力者，皆入於其彀中，則下此之猥猥碌碌者，更何有焉？直鞭箠之、圈笠之而已。彼蟻之在於垤也，自吾人視之，覺其至微賤、至么麼而可憐也；而其中有大有者王焉，有小者侯焉，群蟻營營逐逐以企仰此無量之光榮，莫肯讓也，莫或怠也。彼越南之淪於法也，一切政權、土地權、財權，皆握於他人之手，本國人無一得與聞，自吾人視之，覺其局天踏地，無生人之趣也；而不知越南固仍有其所謂官職焉，仍有其所謂科第焉，每三年開科取士，其狀元之榮耀，無以異于昔時，越人之企望而爭趨之者，至今猶若鶩焉。當順治、康熙間，天下思明，反側不安，聖祖仁皇帝，一開博學鴻詞科，再設明史館，搜羅遺佚，征辟入都，位之以一清秩、一空名，而天下帖帖然戢戢然矣。蓋所以餽民者得其道也。此術也，前此地球各專制之國，莫不用之，而其最嫻熟精巧而著有成效者，則中國爲最矣！

所謂役之之術者何也？彼民賊既攘國家爲己一家之私產矣，然國家之大，非一家子弟數人，可以督治而鈐轄之也，不得不

求助我者，於是官吏立焉。文明國之設官吏，所以爲國民理其公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民；專制國之設官吏，所以爲一姓保其私產也，故官吏皆受職於君。此源頭一殊，而未流千差萬別，皆從此生焉。故專制國之職官，不必問其賢否、才不才，而惟以安靜、謹慎、願樸，能遵守舊規、服從命令者爲貴。中國之任官也，首狹其登進之途，使賢才者無自表見；又高懸一至榮耀、至清貴之格，以獎勵夫至無用之學問，使舉國無賢無愚，皆不得不俯首以就此途，以消磨其聰明才力。消磨略盡，然後用之，用之又非器其才亦必屈下僚。何也？非經數十年之磨礱陶冶，恐其英氣未盡去，而服從之性質未盡堅也；恐一英才得志，而無數英才慕而學之；英才多出，而舊法將不能束縛之也。故昔者明之太祖，本朝之高宗，其操縱群臣之法，有奇妙不可思議者，直如玩嬰兒于股掌，戲猴犬於劇場，使立其朝者，不復知廉恥爲何物，道義爲何物，權利爲何物，責任爲何物，而惟屏息蹐伏于一王之下。夫既無國事民事之可辦，則任豪傑以爲官吏，與任木偶爲官吏等耳；而駕馭豪傑，總不如駕馭木偶之易易。彼歷代民賊籌之熟矣，故中國之用官吏，一如西人之用機器，有呆板之位置，有一定之行動，滿盤機器，其事件不下千百萬，以一人轉捩之而綽綽然矣。全國官吏，其人數不下千百萬，以一人駕馭之，而戢戢然矣。而其所以能如此者，則由役之得其術也。夫機器者，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也，今舉國之官吏，皆變成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死物，所以爲駕馭計者則得矣，顧何以能立於今日文明競進之世界乎？

所謂監之之術者何也？夫既得馴之、誣之、役之之術，則舉國臣民入其彀者，十而八九矣。雖然，一國之大，安保無一二非常豪傑，不甘爲奴隸、爲妾婦、爲機器者？又安保無一二不逞之徒，蹈其瑕隙，而學陳涉之輟耕隴畔，效石勒之倚嘯東

門者？是不可以不監。是故有官焉，有兵焉，有法律焉，皆監民之具也；取於民之租稅，所以充監民之經費也；設科第，開仕途，則於民中選出若干人而使之自監其儔也。故他國之兵所以敵外侮，而中國之兵所以敵其民。昔有某西人語某親王曰：“貴國之兵太劣，不足與列強馳騁於疆場，盍整頓之？”某親王曰：“吾國之兵，用以防家賊而已。”嗚呼！此三字者，蓋將數千年民賊之肺肝，和盤托出者也！夫既以國民為家賊，則防之之道，固不得不密。偽尊六藝，屏黜百家，所以監民之心思，使不敢研究公理也；厲禁立會，相戒講學，所以監民之結集，使不得聯通聲氣也；仇視報館，興文字獄，所以監民之耳目，使不得聞見異物也；罪人則孥，鄰保連坐，所以監民之舉動，使不得獨立無懼也。故今日文明諸國所最尊最重者，如思想之自由，信教之自由，集會之自由，言論之自由，著述之自由，行動之自由，皆一一嚴監而緊縛之。監之縛之之既久，賢智無所容其發憤，桀黠無所容其跳梁，則惟有灰心短氣，隨波逐流，仍入于奴隸、妾婦、機器之隊中，或且捷足爭利，搖尾乞令，以苟取富貴，雄長儕輩而已。故夫國民非生而具此惡質也，亦非人人皆頑鈍無恥也。其有不能馴者，則從而誣之；其有不受役者，則從而監之；舉國之人，安有能免也？今日中國國民腐敗至於斯極，皆此之由。

觀於此，而中國積弱之大源，從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國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彼民賊之嘔盡心血，遍佈羅網，豈不以為算無遺策，天下人莫餘毒乎？顧吾又嘗聞孟德斯鳩之言矣：“專制政體，以使民畏懼為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斫喪元氣，必至舉其所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衣沙奴之野蠻，見果實累累綴樹上，攀折不獲，剛以斧斫樹而捋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受治於專制之下者，動輒曰，

但使國祚尚有三數十年，則吾猶可以偷生度日，及吾已死，則大亂雖作，吾又何患焉？然則專制國民之苟且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野蠻之斫樹無異矣。故專制之國所謂輯和者，其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焉。”嗚呼！孟氏此言，不啻專為我中國而發也。夫歷代民賊之用此術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數千年以迄今矣！其術之精巧完備如此，宜其永保私產、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顧何以劉興項仆，甲攘乙奪，數千年來，莽然而不一姓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以吾觀之，則數千年之所謂治者，豈真治哉？特偶乘人心厭亂之既極，又加以殺人過半，戶口頓減，謀食較易，相與帖然苟安而已！實則其中所含擾亂之種子，正多且劇也。夫國也者，積民而成，夫有以民為奴隸、為妾婦、為機器、為盜賊而可以成國者。中國積弱之故，蓋導源於數千年以前，日積月累，愈久愈深，而至今承其極敝而已。顧其極敝之象，所以至今日而始大顯者，何也？昔者為一統獨治之國，內患雖多，外憂非劇，故擾亂之種子，常得而彌縫之，縱有一姓之興亡，無關全種之榮瘁。今也不然，全地球人種之競爭，愈轉愈劇。萬馬之足，萬鋒之刃，相率而向我支那，雖合無量數聰明才智之士以應對之，猶恐不得當，乃群無腦、無骨、無血、無氣之儔，偃然高坐，酣然長睡於此世界之中，其將如何而可也？彼昔時之民賊，初不料其有今日之時局也，故務以馴民、餽民、役民、監民為獨一無二之秘傳，譬猶居家設塵者，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夫如是，則吾固信其無能為盜者矣，其如家務塵務之廢馳何？廢馳猶可救也，一旦有外盜焉，哄然壞其門，入其堂，括其貨物，遷其重器，彼時為子弟夥伴者，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暗室仍閉而莫為啓，則惟有瞠目結舌，聽外盜之入此室處，或劃然長嘯以

去而已。

今日我中國之情形，有類於是。彼有司牧國民之責者，其知之否耶？抑我國民其知之否耶？

立憲法議

(1901年6月7日)

有土地、人民立於大地者謂之國。世界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今日全地球號稱強國者十數，除俄羅期為君主專制政體，美利堅、法蘭西為民主立憲政體外，自餘各國則皆君主立憲政體也。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民主立憲政體，其施政之方略，變易太數，選舉總統時，競爭太烈，於國家幸福，未嘗不間有阻力。君主專制政體，朝廷之視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盜賊；民之畏朝廷如獄吏，而其嫉之如仇讎。故其民極苦，而其君與大臣亦極危，如彼俄羅斯者，雖有虎狼之威于一時，而其國中實机隍而不可終日也。是故君主立憲者，政體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國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國曆古之風俗與今日之時勢，又采之而無弊者也。（三種政體，舊譯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義不合，故更定今名。）

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

西語原字為 THE CONSTITUTION，譯意猶言元氣也。蓋謂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

立憲政體，亦名爲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爲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故各國憲法，皆首言君主統治之大權及皇位繼承之典例，明君之許可權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職分，明官之許可權也；次言議會職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許可權也。我中國學者，驟聞君權有限之義，多有色然而驚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國之尊無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隸屬者也；只聞君能限臣民，豈聞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幾於叛逆乎？不知君權有限者，非臣民限之，而憲法限之也。且中國固亦有此義矣。王者之立也，郊天而薦之；其崩也，稱天而諡之；非以天爲限乎？言必稱先王，行必法祖宗，非以祖宗爲限乎？然則古來之聖師、哲王，未有不以君權有限，爲至當不易之理者；即歷代君主，苟非殘悍如秦政、隋煬，亦斷無敢以君權無限自居者。乃數千年來，雖有其意而未舉其實者何也？則以無憲法故也。以天爲限，而天不言；以祖宗爲限，而祖宗之法不過因襲前代舊規，未嘗采天下之公理，因國民之所欲，而勒爲至善無弊之大典。是故中國之君權，非無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爲限之道也。今也內有愛民如子、勵精圖治之聖君，外有文明先導、可師可法之友國，于以定百世可知之成憲，立萬年不拔之遠猷，其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

各國憲法，既明君與官之許可權，而又必明民之許可權者何也？民權者，所以擁護憲法而不使敗壞者也。使天下古今之君主，其仁慈睿智，皆如我今上皇帝，則求助於民可也，不求助於民亦可也。雖然，以禹、湯之聖，而不能保子孫無桀、紂；以高、光之明，而不能保子孫無桓、靈。此實千古之通軌，不足爲諱者矣。使不幸而有如桀、紂者出，濫用大權，恣其暴戾，以蹂躪憲法，將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靈者出，旁落大權，

奸雄竊取，以蹂躪憲法，又將何以待之？故苟無民權，則雖有至良極美之憲法，亦不過一紙空文，毫無補濟，其事至易明也。不特此也，即使代代之君主，聖皆如湯、禹，明皆如高、光，然一國之大，非能一人獨治之也，必假手于官吏。官吏又非區區少數之人已也，乃至千萬焉、億兆焉。天下上聖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難而從惡易，其所以不敢爲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監之而已。乃中國未嘗無法以限官吏，亦未嘗不設人以監官吏之守法，而卒無效者何也？則所以監之者非其道也。懼州、縣之不守法也，而設道、府以監之；道、府不守法，又將若何？懼道、府之不守法也，而設督、撫以監之；督、撫不守法，又將若何？所謂法者，既不盡可行，而監之之人，又未必賢於其所監者，掣肘則有萬能，救弊則無一效，監者愈多，而治體愈亂，有法如無法，法乃窮。是故監督官吏之事，其勢不得不責成于人民，蓋由利害關切於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屬於衆論，更無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

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所經驗而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爲專制之國言之耳。若夫立憲之國，則一治而不能復亂。專制之國，遇令辟則治，遇中主則衰，遇暴君即亂；即不遇暴君，而中主與中主相續，因循廢弛之既久，而亦足以致亂；是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曆觀中國數千年致亂之道，有亂之自君者，如嫡庶爭立、母后擅權、暴君無道等是也；有亂之自臣者，如權相篡弑、藩鎮跋扈等是也；有亂之自民者，或爲暴政所迫，或爲饑饉所驅。要之，皆朝廷先亂然後民亂也。若立憲之國，則無慮是。

君位之承襲，主權之所屬，皆有一定，而豈有全任得乘隙以爲奸者乎？大臣之進退，一由議院贊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後授之，豈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於其間者乎？且君主之發一政、施一令，必謀及庶人，因國民之所欲，經議院之協贊，其有民所未喻者，則由大臣反覆宣佈於議院，必求多數之共贊而後行。民間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訴於議院，更張而利便之，而豈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館閣頌揚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若立憲政體，真可謂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矣！即如今日英、美、德、日諸國，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國中必無內亂之憂也！然則謀國者亦何憚而不采此政體乎？

吾儕之昌言民權，十年於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而謂言民權者必與彼所戴之君主爲仇，則其憂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爲民權，而所以馴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國之變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屬，則今日之美國，猶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壓制其民，則今日之法國，猶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興民權。不觀英國乎？

英國者世界中民權最盛之國也，而民之愛其皇若父母焉，使英廷以疇昔之待美屬者待其民，則英之爲美續久矣。不觀日本乎？日本者亞洲民權濫觴之國也，而民之敬其皇若帝天焉，使日皇如法國路易第十四之待其民，則日本之爲法續久矣。一得一失，一榮一瘁，爲君者宜何擇焉？愛其君者宜何擇焉？

抑今日之世界，實專制、立憲兩政體新陳嬗代之時也。按之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相嬗代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故地球各國，必一切同歸于立憲而後已，此理勢所

必至也。以人力而欲與理勢爲敵，譬猶以卵投石，以蜉撼樹，徒見其不知量耳。昔距今百年以前，歐洲各國，除英國外，皆專制也。壓之既極，法國大革命忽焉爆裂，聲震天地，怒濤遂波及全歐。民間求立憲者，各國皆然。俄、普、奧三國之帝，結同盟以制其民，有內亂則互相援助，而奧相梅特涅，以陰鷲狡悍之才，執歐洲大陸牛耳四十年，日以壓民權爲事，卒不能敵，身敗名裂。距今五十年頃，而全歐皆立憲矣。尚餘一土耳其，則各國目之爲病夫，日思豆剖而瓜分之者也；尚余一俄羅斯，雖國威赫赫於外，然其帝王之遇刺者三世矣，至今猶鉅虜滿地，寢息不安。爲君之難，一至於此，容何樂耶？故百年以來，地球各國之轉變，凡有四別：其一，君主順時勢而立憲法者，則其君安榮，其國寧息，如普、奧、日本等國是也。其二，君主不肯立憲，民迫而自立，遂變爲民主立憲者，如法國及南美洲諸國是也。其三，民思立憲，君主不許，而民間又無力革命，乃日以謀刺君相爲事者，如俄羅斯是也。其四，則君民皆不知立憲之美，舉國昏蒙，百政廢弛，遂爲他族夷而滅之者，如印度、安南諸國是也。四者之中，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不待智者而決矣。如彼普、奧之君相，初以爲立憲之有大害於己也，故出死力以爭之；及既立憲之後，始知非惟無害，又大利焉，應爽然失笑，悔前者之自尋煩惱矣，然猶勝於法國之路易第十六，欲悔而無及也。今西方之嬗代，既已定矣，其風潮遂環卷而及於東土。日本得風氣之先，趨善若渴，元氣一立，遂以稱強。中國彼昏日醉，陵夷衰微，情見勢絀，至今而極矣。日本之役一棒之，膠旅之警一喝之，團匪之禍一撈之，識者已知國家元氣爲須臾不可緩。蓋今日實中國立憲之時機已到矣！當局者雖欲阻之，烏從而阻之？頃當局者既知興學育才之爲務矣，學校中多一少年，即國民中多一立憲黨，何也？彼其人苟

有愛國心而略知西人富強所由來者，未有不以此事爲第一義也。故中國究竟必與地球文明國同歸于立憲，無可疑也。特今日而立之，則國民之蒙福更早，而諸先輩屍其功；今日而沮之，則國家之進步稍遲，而後起者爲其難。如斯而已！苟真有愛君愛國心者，不可不熟察鄙言也。

問者曰：然則中國今日遂可行立憲政體乎？曰：是不能。

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日本維新在明治初元，而憲法實施在二十年後，此其證也。中國最速亦須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語於此。問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論之何也？曰：行之在十年以後，則定之當在十年以前。夫一國猶一身也，人之初就學也，必先定吾將來欲執何業，然後一切學識，一切材料，皆儲之爲此業之用。故醫士必于未行醫之前數年而自定爲醫，商人必于未經商之前數年而自定爲商，此事之至淺者也。惟國亦然，必先定吾國將來採用何種政體，然後凡百之佈置，凡百之預備，皆從此而生焉。苟不爾爾，則如航海而無南針，縫衣而無量尺，亂流而渡，不知所向，彌縫補首，不成片段，未有能濟者也。故采定政體，決行立憲，實維析開宗明義第一事，而不容稍緩者也！

既定立憲矣，則其立之之次第當如何？曰：憲法者，萬世不易者也，一切法度之根源也，故當其初立之也，不可不精詳審慎，而務止於至善。日本之實行憲法也，在明治二十三年；其頒佈憲法也，在明治十三年；而其草創憲法也，在明治五年。當其草創之始，特派大臣五人，遊歷歐洲，考察各國憲法之同異，斟酌其得失；既歸而後，開局以製作之。蓋其慎之又慎、豫之又豫也如此。今中國而欲行之，則吾以爲其辦理次第當如左：

一、首請皇上渙降明詔，普告臣民，定中國爲君主立憲之

帝國，萬世不替。

次二、宜派重臣三人，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帶領通曉英、法、德、日語言文字之隨員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須有學識，不徒解方言者，並許隨時向各國聘請通人以為參贊，以一年差滿回國。（又此次所派考察憲法之重臣隨員，宜並各種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類皆悉心考究。）

次三、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于宮中，草定憲法，隨時進呈禦覽。

次四、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佈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以為獻替之助。

次五、草稿既成，未即以爲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辨難討論，或著書，或登新聞紙，或演說，或上書于立法局，逐條析辯，如是者五年或十年，然後損益制定之。定本既頒，則以後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次六、自下詔定政體之日始，以二十年為實行憲法之期。

本篇乃論憲法之當速立其如何辦法，至各國憲法之異同得失及中國憲法之當如何，餘亦略有管見。但今茲論之，尚非其時，願以異日。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1901年6月16日、7月6日)

《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哉言乎！野蠻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旨趣甚簡單而常不相容；文明時代所謂道德者，其性質甚繁雜而各呈其用。而吾人所最當研究而受用者，則凡百之道德，皆有一種妙相，即自形質上觀之，劃然立於反對之兩端；自精神上觀之，純然出於同體之一貫者。譬之數學，有正必有負；譬之電學，有陰必有陽；譬之冷熱兩暗潮，互沖而互調；譬之輕重兩空氣，相薄而相劑。善學道者，能備其繁雜之性質而利用之，如佛說華嚴宗所謂相是無礙、相入無礙。苟有得於是，則以之獨善其身而一身善，以之兼善天下而天下善。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凡我輩有志于自治，有志於覺天下者，不可不重念此言也。天下固有絕好之義理，絕好之名目，而提倡之者不得其法，遂以成絕大之流弊者。流弊猶可言也，而因此流弊之故，遂使流俗人口實之，以此義理、此名目為詬病；即熱誠達識之士，亦或疑其害多利少而不敢複道。則其於公理之流行，反生阻力，而文明進化之機，為之大窒。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可不懼乎？可不慎乎？故我輩討論公理，必當平其心，公其量，不可徇俗以自畫，不可驚世以自喜。徇俗以自畫，是謂奴性；驚世以自喜，是謂客氣。

吾今者以讀書思索之所得，覺有十種德性，其形質相反，

其精神相成，而爲凡人類所當具有，缺一不可者。今試分別論之：

其一 獨立與合群

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幹世界者也。

（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是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爲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倚賴古人，言政術則倚賴外國。官吏倚賴君主，君主倚賴官吏。百姓倚賴政府，政府倚賴百姓。乃至一國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倚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倚賴者。譬猶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依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倚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沈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輓而獨立”；吾以爲不患中國不爲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

合群雲者，合多數之獨而成群也。以物競天擇之公理衡之，則其合群之力愈堅而大者，愈能占優勝權於世界上，此稍學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國謂之爲無群乎？彼固龐然四百兆人，經數千年聚族而居者也。不寧惟是，其地方自治之發達頗早，各省中所含小群無數也；同業聯盟之組織頗密，四民中所含小群無數也。然終不免一盤散沙之誚者，則以無合群之德故也。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群，常肯絀身而就群；以小群對於大群，常肯絀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群，以敵外

部來侵之群。乃我中國之現狀，則有異於是矣。彼不識群義者不必論，即有號稱求新之士，日日以合群呼號於天下，而甲地設一會，乙徒立一黨，始也互相輕，繼也互相妒，終也互相殘。其力薄者，旋起旋滅，等於無有；

其力強者，且將釀成內訌，爲世道憂。此其故，亦非盡出于各人之私心焉，蓋國民未有合群之德，欲集無數之不能群者強命爲君，有其形質，無其精神也。故今日吾輩所最當講求者，在養群德之一事。

獨與群，對待之名詞也。入人斷絕倚賴，是倚群毋乃可恥？常絀身而就群，是主獨無乃可羞？以此間隙，遂有誤解者與托名者之二派出焉。其老朽腐敗者，以和光同塵爲合群之不二法門，馴至盡棄其獨立，闔然以媚於世；其年少氣銳者，避奴隸之微號，乃專以盡排儕輩、惟我獨尊爲主義。由前之說，是合群爲獨立之賊；由後之說，是獨立爲合群之賊。

若是乎兩者之終不能並存也。今我輩所亟當說明者有二語，曰獨立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雖人自爲戰，而軍令自聯絡而整齊，不過以獨而扶其群雲爾；雖全機運動，而輪軸自分勞而赴節，不過以群而扶其獨雲爾。苟明此義，則無所容其托，亦不必用其避。譬之物質然，合無數“阿屯”而成一體，合群之義也；每一“阿屯”中，皆具有本體所含原質之全分，獨立之義也。若是者，謂之合群之獨立。

其二 自由與制裁

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爲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爲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

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動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產業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書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

（近雖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紀法、普、奧等國相去遠甚。）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爲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采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複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專重人權在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雲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若夫思想自由，爲凡百自由之母者，則政府不禁之，而社會自禁之。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無一可稱完人者，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舍自由美德外，其道無由！

制裁雲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尚得爲有自由乎？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恒即爲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真自由之國民，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群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爲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

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一，是乃所謂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竊一二口頭禪語，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顧公益，而漫然號於衆曰：“吾自由也。”則自由之禍，將烈於洪水猛獸矣。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其基礎遂確乎不拔，日益發達，繼長增高，以迄今日；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君民兩黨，互起互仆，垂半世紀餘，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遠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然則自治之德不備，而徒漫言自由，是將欲急之，反以緩之；將欲利之，反以害之也。故自由與制裁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已，又乃相待而成，不可須臾離。言自由主義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

其三 自信與虛心

自信力者，成就大業之原也。西哲有言曰：“凡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是故欲爲豪傑，則豪傑矣；欲爲奴隸，則奴隸矣。”孟子曰：“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天下人固有識想與議論過絕尋常，而所行事不能有益於大局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有初時持一宗旨，任一事業，及爲外界毀譽之所刺激，或半途變更廢止，不能達其目的地者，必其自信力不足者也。居今日之中國，上之不可不衝破二千年頑謬之學理，內之不可不鏖戰四百兆群盲之習俗，外之不可不對抗五洲萬國猛烈侵略、溫柔籠絡之方策，非有絕大之氣魄，絕大之膽量，何能於此四面楚歌中，打開一條血路，以導我國民于新世界者乎？

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餘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餘覺之而誰也？”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抑何其言之大而誇歟，自信

則然耳！

故我國民而自以爲國權不能保，斯不能保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奠定國權，強鄰孰得而侮之？國民而自以爲民權不能興，斯不能興矣；若人人以自信力奪爭民權，民賊孰得而壓之？而欲求國民全體之信力，必先自志士仁人之自信力始！

或問曰：吾見有頑錮之輩，抱持中國一二經典古義，謂可以攘斥外國陵鑠全球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吾見有少年學子，摭拾一二新理新說，遂自以爲足，廢學高談，目空一切者，若是者非其自信力乎？由前之說，則中國人中富於自信力者，莫如端王、剛毅；由後之說，則如格蘭斯頓之耄而向學，奈端之自視欲然，非其自信力之有不足乎？曰：惡，是何言歟！自信與虛心，相反而相成者也。人之能有自信力者，必其氣象闊大，其膽識雄遠，既注定一目的地，則必求貫達之而後已。而當其始之求此目的地也，必校群長以擇之；

其繼之行此目的地也，必集群力以圖之。故愈自重者愈不敢輕薄天下人，愈堅忍者愈不敢易視天下事。海納百川，任重致遠，殆其勢所必然也。彼故見自封、一得自喜者，是表明其器小易盈之迹於天下。如河伯之見海若，終必望洋而氣沮；

如遼豕之到河東，卒乃懷慚而不前；未見其自信力之能全始全終者也。故自信與驕傲異：自信者常沈著，而驕傲者常浮揚；自信者在主權，而驕傲者在客氣。故豪傑之士，其取於人者，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師爲心；其立于己者，常以百世俟聖而不惑爲鵠。夫是之謂虛心之自信。

其四 利己與愛他

爲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爲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己而已，而人類之所

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存於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國之爲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爲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爲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解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其所標名義與楊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羣之發達，進國民之文明者。蓋西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爲意也？故今日不獨發明墨翟之學足以救中國，即發明楊朱之學亦足以救中國。

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於世界也，於是乎有羣。其處於一群之中而與儔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儔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羣，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

則國之強也，生長于其國者罔不強，國之亡也，生長于其國者罔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以愛他者，亦爲我而已。故苟深明二者之異名同源，固不必侈談“兼愛”以爲名高，亦不必諱言“爲我”以自欺蔽。但使舉利己之實，自然成爲愛他之行；充愛他之量，自然能收利己之效。

其五 破壞與成立

破壞亦可謂之德乎？破壞猶藥也。藥所以治病，無病而藥，則藥之害莫大；有病而藥，則藥之功莫大。故論藥者，不能泛論其性之良否，而必以其病之有無與病藥二者相應與否，提而並論，然後藥性可得而言焉。破壞本非德也，而無如往古來今之世界，其蒙垢積汙之時常多，非時時摧陷廓清之，則不足以進步，於是而破壞之效力顯焉。今日之中國，又積數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盤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則一切調攝、滋補、榮衛之術，皆無所用。故破壞之藥，遂成爲今日第一要件，遂成爲今日第一美德！世有深仁博愛之君子，懼破壞之劇且烈也，於是竊竊然欲補直而倖免之。吾非不懼破壞，顧吾尤懼夫今日不破壞，而他日之破壞終不可免，且愈劇而愈烈也。故與其聽彼自然之破壞而終不可救，無甯加以人爲之破壞而尚可爲。自然之破壞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爲之破壞者，即以藥攻病之喻也。故破壞主義之在今日，實萬無可避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廖”。西諺曰：“文明者非徒購之以價值而已，又購之以苦痛。”破壞主義者，實衝破文明進步之阻力，掃蕩魑魅罔兩之巢穴，而救國救種之下手第一著也。處今日而猶憚言破壞者，是畢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舊，未見其能濟者也。

破壞之與成立，非不相容乎？曰：是不然。與成立不相容

者，自然之破壞也；與成立兩相濟者，人爲之破壞也。吾輩所以汲汲然倡人爲之破壞者，懼夫委心任運聽其自腐自敗，而將終無成立之望也，故不得不用破壞之手段以成立之。凡所以破壞者，爲成立也，故持破壞主義者，不可不先認此目的。苟不爾，則滿朝奴顏婢膝之官吏，舉國醉生夢死之人民，其力自足以任破壞之役而有餘，又何用我輩之汲汲爲也？故今日而言破壞，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彼法國十八世紀末葉之破壞，所以造十九世紀近年之成立也；彼日本明治七、八年以前之破壞，所以造明治二十三年以後之成立也。破壞乎，成立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雖然，天下事成難於登天，而敗易於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壞爲快心之具，爲出氣之端，恐不免爲無成立之破壞。譬之藥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將使天下人以藥爲詬，而此後諱疾忌醫之風將益熾。是亦有志之士不可不戒者也！

結論

嗚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爲天下人所屬望者，實惟中國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說公諸天下，將以一洗數千年之舊毒，甘心爲四萬萬人安坐以待亡國者之公敵，則必毋以新毒代舊毒，毋使敵我者得所口實，毋使旁觀者轉生大惑，毋使後來同志者反因我而生阻力。

然則其道何由？亦曰：知有合群之獨立，則獨立而不軋轢；知有制裁之自由，則自由而不亂暴；知有虛心之自信，則自信而不驕盈；知有愛他之利己，則利己而不偏私；知有成立之破壞，則破壞而不危險。所以治身之道在是，所以救國之道亦在是！天下大矣，前途遠矣，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少年！

是在吾黨！

過渡時代論

(1901年6月26日)

一 過渡時代之定義

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

過渡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言之，則人間世無時無地而非過渡時代。人群進化，級級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後波，相續不斷，故進步無止境，即過渡無已時，一日不過渡，則人類或幾乎息矣。就狹義言之，則一群之中，常有停頓與過渡之二時代。互起互伏，波波相續體，是為過渡相；各波具足體，是為停頓相。於停頓時代，而膨脹力（即漲力）之現象顯焉；

於過渡時代，而發生力之現象顯焉。歐洲各國自二百年以來，皆過渡時代也，而今則其停頓時代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

二 過渡時代之希望

過渡時代者，希望之湧泉也，人間世所最難遇而可貴者也。有進步則有過渡，無過渡亦無進步。其在過渡以前，止於此岸，動機未發，其永靜性何時始改，所難料也；其在過渡以後，達于彼岸，躊躇滿志，其有餘勇可賈與否，亦難料也。惟當過渡時代，則如鯤鵬圖南，九萬里而一息；江漢赴海，百千折以朝

宗；大風泱泱，前途堂堂；生氣鬱蒼，雄心喬皇。其現在之勢力圈，矢貫七割，氣吞萬牛，誰能禦之？其將來之目的地，黃金世界，茶錦生涯，誰能限之？故過渡時代者，實千古英雄豪傑之大舞臺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剝而複、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過渡時代乎！

三 過渡時代之危險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饑；卻曲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滅頂滅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躡山躡堙之憂。摩西之彷徨於廣漠，閣龍之漂泛于泰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後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寧複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個人身世之過渡，其利害之關係，有更重且刷者：所向之鵠若誤，或投網以自戕；所導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屆。故過渡時代，又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複、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線，而所爭間不容髮者也！

四 各國過渡時代之經驗

船頭坎坎者，自由之鼓耶？船尾舒舒進，獨立之旗耶？當十八、十九兩世紀中，相銜相逐相提攜，乘長風沖怒濤以過渡於新世界者，非遠西各國耶？順流而渡者，其英吉利耶？亂流而渡者，其法蘭西耶？方舟聯隊而渡者，其德意志、義大利、瑞士耶？攘臂馮河而渡者，其美利堅、匈牙利耶？借風附帆而渡者，其門的內哥、塞爾維亞、希臘耶？維也納溫和會議所不能遏，三帝國神聖同盟所不能禁，拿破侖席捲囊括之戰略所不能撓，梅特涅飼狙豸虎之政術所不能防。或渡一次而達焉，或

渡兩三次而始達焉；或渡一關而止焉，或渡兩三關而猶未止焉；或中途逢大敵，血戰突圍而徑渡焉；或發端遇挫折，捲土重來而卒渡焉。吾讀《水滸傳》，宋公明何以破祝莊？吾讀《西遊記》，唐三藏何以到西域？吾以是知過渡之非易，吾以是知過渡之非難。我陟高丘，我瞻彼岸，樂土樂土，先鞭已屬他人！歸歟歸歟，座位尚容卿輩！角聲動地，提耳以喚魂兮；巾影漫天，招手而邀印涉。河漢清且淺，相去複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望門大嚼，我勞如何！

五 過渡時代之中國

今世界最可以有爲之國，而現時在過渡中者有二。其一爲俄羅斯。俄國自大彼得及亞歷山大第二以來，幾度厲行改革，輸入西歐文明，其國民腦中漸有所謂世界公理者，日浸月潤，愈播愈廣，不可遏抑，而其重心力實在於各學校之學生。今世識微之士，謂俄羅期將達于彼岸之時不遠矣。其二則爲我中國。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爲何狀也。雖然，爲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沖激，爲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是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于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縛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

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

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故今日我全國人可分為兩種：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壘，為過渡之大敵，然被有形無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過渡之途者也；其二青年者流，大張旗鼓，為過渡之先鋒，然受外界內界之刺激，而未得實把握以開過渡之路者也。而要之中國自今以往，日益進入於過渡之界線，離故步日以遠，沖盤渦日以急，望彼岸日以親，是則事勢所必至，而絲毫不容疑義者也！以第二節之現象言之，可愛哉，其今日之中國乎以第三節之現象言之，可懼哉，其今日之中國乎！

六 過渡時代之人物與其必要之德性

時勢造英雄耶，英雄造時勢耶？時勢英雄，遞相為因，遞相為果耶？吾輩雖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夢英雄，禱祀求英雄，英雄之種類不一，而惟以適於時代之用為貴。故吾不欲論舊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語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於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之英雄。竊以為此種英雄，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焉：

其一冒險性，是過渡時代之初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者不能保持其舊形，猶進步者必當擲棄其故步。欲上高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故鄉；此事勢之最易明者也。雖然，保守戀舊者，人之恒性也。《傳》曰：“凡民可以樂成，難與圖始。”故欲開一堂堂過渡之局面，其事正自不易。蓋凡過渡之利益，為將來耳。然當過去已去、將

來未來之際，最爲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複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權棄其舊者。當舊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頃往往瓦礫狼籍，器物播散，其現象之蒼涼，有十倍於從前焉。尋常之人，觀目前之小害，不察後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進行；即一二稍有識者，或膽力不足，長慮卻顧，而不敢輕于一發。此前古各國，所以進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闊斧之力，乃能收篳路藍縷之功；必有雷霆萬鈞之能，乃能造鴻鵠千里之勢。若是者，舍冒險未由。

其二忍耐性，是過渡時代之中期所不可缺者也。過渡者，可進而不可退者也，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摩西之率猶太人出埃及以遷于迦南也，飄流躑躅於沙漠間者四十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辛佇苦，未嘗甯居，同行儔類，眴眴怨讒，大業未成，鬢髮已白。此尋常豪傑之士，所最扼腕而短氣者也。且夫所志愈大者，則其成就愈難；所行愈遠者，則其歸宿愈遲，事物之公例也。故倡率國民以經此過渡時代者，其間恒遇內界外界、無量無數之阻力，一挫再挫三挫，經數十年、百年，而及身不克見其成者比比然也。非惟不見其成，或乃受唾受罵，雖有口舌而無以自解。故非有過人之忍耐性者，鮮有不半途而退轉者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

掘井九仞，猶爲棄井；山虧一簣，遂無成功；惟危惟微，間不容髮。故忍耐性者，所以貫徹過渡之目的者也。

其三別擇性，是過渡時代之末期所不可缺者了。凡國民所貴乎過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厭離之舊界而已，而更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焉。故冒萬險忍萬辱而不辭，爲其將來所得之幸福，足以相償而有餘也。故倡率國民以就此途者，苟不爲之擇一最良合宜之歸宿地，則其負國民也實甚。世界之政體本有多途，國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於理論上不可不行，而事實

上萬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時他地可得極良之結果，而在此時此地反招不良之結果者。作始也簡，將畢也巨。

故坐於廣廈細旃以談名理，與身入于驚濤駭浪以應事變，其道不得不絕異。故過渡時代之人物，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以魂者何？別擇性是已。

凡此三種德性，能以一人而具有之者上也；一群中人，各備一德，組成團體，互相補助，抑其次也。嗟乎！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時勢時勢，寧非今耶？英雄英雄，在何所耶？抑又聞之，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以爲助動者，則其事罔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而強求多數之國民以爲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萋萋平等之英雄！

滅國新法論（節錄）

（1901年7月16日—8月24日）

今日之世界，新世界也：思想新，學問新，政體新，法律新，工藝新，軍備新，社會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無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別立一新天地。美哉新法！盛哉新法！人人知之，人人慕之，無俟吾論。吾所不能已於論者，有滅國新法在。

滅國者，天演之公例也。凡人之在世間，必爭自存，爭自存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劣而敗者，其權利必為優而勝者所吞併，是即滅國之理也。自世界初有人類以來，即循此天則，相搏相噬，相嬗相代，以迄今日而國于全地球者，僅百數十焉矣。滅國之有新法也，亦由進化之公例使然也。昔者以國為一人一家之國，故滅國者必虜其君焉，瀦其宮焉，毀其宗廟焉，遷其重器焉。故一人一家滅而國滅。今也不然，學理大明，知國也者一國人之公產也，其與一人一家之關係甚淺薄，苟真欲滅人國者，必滅其全國，而不與一人一家為難。

不甯惟是，常借一人一家之力，以助其滅國之手段。故昔之滅之人國也，以撻之伐之者滅之；今之滅人國也，以噢之咻之者滅之。昔之滅人國也驟，今之滅人國也漸。昔之滅人國也顯，今之滅人國也微。昔之滅人國也，使人知之而備之；今之滅人國也，使人親之而引之。昔之滅國者如虎狼，今之滅國者如狐狸。或以通商滅之，或以主債滅之，或以代練兵滅之，或

以設顧問滅之，或以通道路滅之，或以煽黨爭滅之，或以平內亂滅之，或以助革命滅之。其精華已竭、機會已熟也，或一舉而易其國名焉，變其地圖之顏色焉；其未竭未熟也，雖襲其名仍其色，百數十年可也。嗚呼，泰西列強以此新法施於弱小之國者，不知幾何矣！謂餘不信，請舉其例：

- 一，征諸埃及。……（編者刪）
- 其二，征諸波蘭。……（編者刪）
- 其三，征諸印度。……（編者刪）
- 其四，征諸波亞。……（編者刪）
- 其五，征諸菲律賓。……（編者刪）

以上所列，略舉數國，數之不遍，語之不詳。雖然，近二百年來，所謂優勝人種者，其滅國之手段，略見一斑矣。莽莽五洲，被滅之國，大小無慮百數十，大率皆入此彀中，往而不返者也。由是觀之，安睹所謂文明者耶？安睹所謂公法者耶？安睹所謂愛人如己、視敵如友者耶？西哲有言：“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彼歐洲諸國與歐洲諸國相遇也，恒以道理為權力；其與歐洲以外諸國相遇也，恒以權力為道理。此乃天演所必至，物競所固然，夫何怪焉！夫何懟焉！所最難堪者，以攘攘優勝之人，托於岌岌劣敗之國，當此將滅未滅之際，其將何以為情哉？其將何能已於言哉？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不滅則興，不興則滅，何去何從，間不容髮。乃我四萬萬人，不講所以興國之策，而竊竊焉冀其免於滅亡，此即滅亡之第一根源也。人之愛我何如我之自愛，天下豈有犧牲己國之利益，而為他國求利益者乎？乃我四萬萬人，聞列強之議瓜分中國也，則眙然以憂；聞列強之議保全中國也，則釋然以安；聞列強之協助中國也，則色然以喜。

此又滅亡之第二根原也。吾今不欲以危言空論，驚駭世俗，吾且舉近事之一二，與各亡國之成案，比較而論之。

埃及之所以亡，非由國債耶？中國自二十年前，無所謂國債也；自光緒四年，始有借德國二百五十萬圓，周息五厘半之事；五年，複借滙豐銀行一千六百十五萬圓，周息七厘；

十八年，借滙豐三千萬圓，十九年，借渣打一千萬元，二十年，借德國一千萬元，皆周息六厘；廿一年，借俄、法一萬萬五千八百二十萬元，周息四厘；廿二年，借英、德一萬萬六千萬元，周息五厘；廿四年，借滙豐、德華、正金三銀行一萬萬六千萬圓，周息四分五厘。蓋此二十年間（除此次團匪和議賠款未設），而外債之數，已五萬萬四千六百餘萬元矣。大概總計，每年須償息銀三千萬圓。今國帑之竭，衆所共知矣。甲午以前，所有借項，本息合計，每年僅能還三百萬，故惟第一次德債，曾還本七十五萬，他無聞焉。自乙未和議以後，即新舊諸債，不還一本，而其息亦須歲出三千萬。南海何啓氏曾將還債遲速之數，列一表如下：

債項五萬萬元，周息六厘，一年不還，其息爲三千萬元，合本息計，共爲五萬萬三千萬元。使以五萬萬三千萬元，再積一年不還，則其息爲三千一百八十萬元，本息合計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

再以五萬萬六千八百八十萬元，積八年不還，則其息爲三萬萬三千三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元有奇。

再以八萬萬九千五百萬圓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七萬萬零八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

再以十六萬萬零三百萬元有奇，積十年不還，則其息爲十二萬萬六千八百萬元有奇，本息合計，爲二十八萬萬七千一百萬元有奇。

然則不過三十年，而息之浮於本者幾五倍，合本以計，則六倍於今也。夫自光緒五年至十八年，而不能還一千六百餘萬元之本，則中東戰後三十年，其不能還五萬萬元之本明矣。在三十年以前之今日，而不能還三千萬元之息，則三十年後，其不能還二十三萬萬元之息又明矣。加以此次新債四萬萬五千萬兩，又加舊債三之一有奇，若以前表之例算之，則三十年後，中國新舊債本息合計，當在六七十萬萬以上。即使外患不生，內憂不起，而三十年後，中國之作何局面，豈待蒼龜哉？又豈必待三十年而已，蓋數年以後，而本息已盈十萬萬，不知今之頑固政府，何以待之？

夫使外國借債於我，而非有大欲在其後也，則何必互爭此權，如蟻附膻，如狗奪骨，而彼此寸毫不相讓耶？試問光緒廿一年之借款，俄羅斯何故爲我作中保？試問廿四年之借款，俄英兩國何故生大衝突，幾至以干戈相見？夫中國政府，財政困難，而無力以負擔此重債也，天下萬國，孰不知之？既知之而復爭之若鶩焉，願我憂國之士一思其故也。今即以關稅、厘稅作抵，或未至如何啓氏之所預算，中國龐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未肯遽出前此之待埃及者以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險、貌托維新之疆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彼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鉅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雲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搯我吭而搥我胸，寧慮本

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予之，一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睹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蓋擢發難數矣。中央政府之有外債，是舉中央財權以贈他人也；各省團體之有外債，是並舉地方財權以贈他人也。吾誠不忍見我京師之戶部、內務府，及各省之市政使司、善後局，其大臣長官之位，皆虛左以待碧眼虬髯輩也。嗚呼！安所得吾言之幸而不中耶？吾讀埃及近世史，不禁股栗焉耳。

不寧惟是，國家之借款，猶曰挫敗之後，為敵所逼，不得不然。乃近者疆吏政策，復有以借款辦維新事業為得計者，即鐵路是其已事也。夫開鐵路，為興利也，事關求利，勢不可不持籌握算，計及錙銖。而凡借款者，其實收之數，不過九折，而金錢漲價，還時每須添一二成。即以一成而論，其入之也，十僅得九，其還之也，十須十一，是一轉移間，已去其二成，而借萬萬者短二千萬矣。此猶望金價平定，無大漲旺，然後能之。若每至還期，外國豪商高擡金價，則不難如光緒四、五年時之借項，借百萬者幾還二百萬，是借款斷無清還之期，而鐵路前途，豈堪設想耶？夫鐵路之地，中國之地也，借洋債以作鐵路，非以鐵路作抵不可；路為中國之路，非以國家擔債不可。即今暫不爾，而他日稍有嫌疑，則債主且將執物所有主之名，而國家之填償，實不能免。以地為中國之地也，又使今之債主，不侵路權，而異時一有齟齬，則債主又將托辦理未善之說，而據路以取息，勢所必然。以債為外洋之債也，以此計之，凡借款所辦之路，其路必至展轉歸外人之手而後已。路歸外人，而路所經地及其附近處，豈復中國所能有耶？（以上一段，多采何氏《新政治基》之議，著者自注。）試觀蘇彝士河之股份，

其關係於英國及埃及主權之嬗代者何如？

嗚呼，此真所謂自求禍者也！此所以蘆漢鐵路由華俄銀行經理借款，而英國出全力以抗之；牛莊鐵路之借款於滙豐銀行，而俄國以死命相爭也。誠如是也，則中國多開一鐵路，即多一亡國之引線。又不惟鐵路，凡百事業，皆作如是觀矣。今舉國督撫，亦競言變法矣。即如其所說，若何而通道路，若何而練陸軍，若何而廣製造，若何而開礦務，至叩其何所憑藉以始事，度公私俱竭之際，其勢又將出於借款。若是則文明事業，遍於國中，而國即隨之而亡矣。嗚呼，往事不可追，吾猶願後此之言維新者，慎勿學張之洞、盛宣懷之政策以毒天下也。

俄人之亡波蘭也，非俄人能亡之，而波蘭之貴官豪族，三揖三讓以請俄人之亡之也。嗚呼，吾觀中國近事，抑何其相類耶！團匪變起，東南疆臣，有與各國立約互保之舉，中外人士，交口贊之，而不知此實為列國確定勢力範圍之基礎也。

張之洞懼見忌於政府，乃至電乞各國，求保其兩湖總督之任；

又恃互保之功，蒙惑各領事，以快其仇殺異黨之意氣；僚官之與己不協者，則以恐傷互保為名，借外人之力以排除之。豈有他哉？為一時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已將長江一帶選舉、黜陟、生殺之權，全移於外國之手。於是揚子流域之督撫，生息於英國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長，蓋自此役始矣。第四次懲治罪魁名單，榮祿等以廣大神通，借俄法兩使之力，以免罪譴。於是京師、西安之大吏，生息於俄人卵翼之下，一如高麗之孱王，又自此役始矣。一國之中，紛紛擾擾，若者為英日黨，若者為俄法黨，得附於大國，為之奴隸，則栩栩然自以為得計。噫嘻，吾恐非至如俄人築炮臺以臨波蘭議院之時，而袞袞諸公，遂終不悟也。人不能瓜分我，而我先

自分之，開群雄以利用之法門。彼官吏之自爲目前計則得矣，而遂使我國民自今以往，將爲奴隸之奴隸而萬劫不復。官吏其安之矣，抑我國民其安之否耶？

嗚呼！吾觀天下最奇最險之現象，則未有如拳匪之役者也。列強之議瓜分中國也，十餘年於茲矣。事機相薄，妖孽交作，無端而有義和團之事，以爲之口實。皮相者流，孰不謂瓜分之議將於今實行乎？而豈知不惟不行而已，而環球政治家之論，反爲之一大變，保全支那之聲，日日騰播於報紙中；而北京公使會議，亦無不盡變其前此威嚇逼脅之故技，而一出以溫柔噢咻之手段。噫嘻，吾不知列強自經此役以後，何所愛於中國，而方針之轉變，乃如是其速也？一面罵吾民之野蠻無人性，繪爲圖畫，編爲小說，盡情醜詆，變本加厲，惟恐不力；一面撫摩而煦嫗之，厚其貌，柔其情，視疇昔有加焉。義和團之爲政府所指使，爲西後所主持，亦既萬目共見，衆口一詞矣，而猶然認爲共主，尊爲正統，與仇爲友，匿怨相交，歡迎其謝罪之使，如事天神，代籌其償款之方，若保赤子。噫嘻，此何故歟？狙公之飼狙也，朝三暮四則諸狙怒，朝四暮三則諸狙喜。中國人之性質，歐人其知之矣，以瓜分爲瓜分，何如以不瓜分爲瓜分？求實利者不務虛名，將大取者必先小與。彼以爲今日而行瓜分也，則陷吾國民于破釜沈舟之地，而益其獨立排外之心，而他日所以箝制而鎮撫之者，將有所不及。今日不行瓜分而反言保全也，則吾國民自覺如死囚之獲赦，將感再造之恩，興來蘇之頌，自化其前此之蓄怨積怒，而畏折、歆羨、感謝之三種心，次第並起，於是乎中國乃爲歐洲之中國，中國人亦隨而爲歐洲之國民。吾嘗讀赫德氏新著之《中國實測論》，（ROBERT HARTAS ESBSAYSON THECHINESE VISITATION，去年西十一月出版，因義和團事而論西人將來待中國之法者也。）

其大指若曰：

今次中國之問題，當以何者爲基礎而成和議乎？大率不外三策：一曰分割其國土，二曰變更其皇統，三曰扶植滿洲政府是也。然變更皇統之策，終難實行，因今日中國人無一人有君臨全國之資望，若強由此策，則騷擾相續，迄舞寧歲耳。策之最易行者，莫如扶植滿洲朝廷；而漫然扶植之，則亦不能絕後來之禍根。故論中國最終之處分，則瓜分之事，實無所逃避，而無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實行於今日。蓋中國人數千年在沈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爲目的者也。雖此次初起，無人才，無器械，一敗塗地；然其始羽檄一飛，四方回應，非無故矣。自今以往，此種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彌漫全國。他日必有義和團之子孫，輦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槍，以行今日義和團未竟之志者。故爲今之計，列國當以反分爲最後之一定目的，而現時當一面設法，順中國人之感情，使之漸忘其軍事思想，而傾服于我歐人，如是則將來所謂“黃禍”（西人深畏中國人，向有黃禍之語互相警厲。）者，可以煙消燼滅矣。云云。（此乃撮譯全書大意，非擇譯一章一節。作者自注。）

嗚呼，此雖赫德一人之私言，而實不啻歐洲各國之公言矣。由此觀之，則今日紛紛言保全中國者，其爲愛我中國也幾何？不寧惟是，彼西人深知夫民權與國權之相待而立也，苟使吾四萬萬人能自起而組織一政府，修其內治，充其實力，則白人將永不能染指于亞洲大陸。又知夫民權之興起，由於原動力與反動力兩者之摩蕩，故必力壓全國之動機，保其數千年之永靜性，然後能束手以待其擺佈，故以維持和平之局爲第一主義焉。又知夫中國民族，有奴事一姓、崇拜民賊之性質也，與其取而代

之，不如因而用之，以中國人而自凌中國人、自製中國人，則相與俯首帖耳，謂我祖若宗以來，既皆如是矣，習而安之，以爲分所當然，雖殘暴桎梏，十倍於歐洲人，而民氣之靖依然也。故尤以扶植現政府爲獨一無二之法門焉。

吾今請以一言正告四萬萬人曰：子毋慮他人之顛覆而社稷、變置而朝廷也。凡有謀人之心者，必利其人之愚，不利其人之明；利其人之弱，不利其人之強；利其人之亂，不利其人之治。今中國之至愚至弱而足以致亂者，莫今政府若也。

使從而稍有所變易，無論其文野程度何若，而必有以勝於今政府；而彼之所以謀我者，必不若今之易易。列強雖拙，豈其出此？且同是壓制也，同是凌辱也，出之於己，則已甚勞而更受其惡名；假手於人，則已甚逸而且藉以市惠。各國政治家，其計之熟矣。使以列強之力，直接而虐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抗外敵，謂之爲義士，爲愛國，而鎮扶之也無名；使用本國政府之力，間接而治我民，民有抗之者，則謂之爲抗政府，謂之爲亂民，爲叛逆，而討伐之也有辭。故但以政府官吏爲登場傀儡，而列強隱於幕下，持而舞之。政府者，外國之奴隸，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見奴於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印度之酋長，印度人之主人也；英皇，則印度主人之主人也。安南之王，安南人之主人也；法總統，則安南主人之主人也。吾中國之有主人也，主人之尊嚴而可敬畏也，是吾國民所能知也；主人之複有其主人也，主人即借其主人之尊嚴以爲尊嚴也，是非吾國民所能知也。今論者動憂爲外國之奴隸，而不知外國曾不屑以我爲奴隸，而必以我爲其奴隸之奴隸。爲奴隸則尚或知之，尚或憂之，尚或救之；

爲奴隸之奴隸，則冥然而罔覺焉，帖然而相安焉，栩然而自得焉。嗚呼！此真九死未悔，而萬劫不復者矣。滅國新法之

造妙入神，至是而極矣。雖然，惟蛆蟲爲能甘糞，惟蠶白爲能受辛，彼列國亦何足責？亦何足怪？彼自顧其利益，自行其政略，例應爾爾也，而獨異乎四百兆蚩蚩者氓，偏生成此特別之性質，以適足供其政略之利用，而至今日，已奔走相慶，趨蹌恐後，以爲列強愛我、恤我、撫我、字我，不我瓜分，而我保全，我中國億萬年有道之長，定於今日矣。此則魔鬼所爲掀髯大笑，而天帝所爲愛莫能助者也。

凡言保全支那者，必繼之以開放門戶（OPEN THE DOOR IN CHINA，譯意謂將全國盡開爲通商口岸也）。夫開放門戶，豈非美事？

彼英國實門戶全開之國也。而無如吾中國無治外法權，凡西人商力所及之地，即爲其國力所及之地。夫上海、漢口等號稱爲租界者，租界乎？殖民地耳！舉全國而爲通商口岸，即舉國而爲殖民地。西人之保全殖民地，有不盡力者乎？其盡力以保全支那，固其宜也。保全支那者，必整理其交通機關。

今內河既已許外國通行小輪，而列國所承築之鐵路，必將實施速辦，而此後更日有擴充矣。夫他人出資以代我築當築之鐵路，豈不甚善？而無如路權屬於人，路與土地有緊密之關係，路之所及，即爲兵力之所及，二十行省之路盡通，而二十行省之地，已皆非吾有矣。保全支那者，必維持其秩序，擔任其治安。和議成後，必有爲我國代興警察之制度者。夫警察爲統治之要具，昔無今有，甯非慶事？而無如此權委託于外人，假手于頑固政府，施德政則無寸效，挫民氣則有萬能。

昔波蘭之境內，俄人警察之力，最周到焉，其福波蘭耶，其禍波蘭耶？又今者俄國本境警察嚴密，爲地球冠，俄政府所以防家賊者則良得矣，而全俄之民，呻吟於專制虐政之下，沈九淵而不能複。俄民永梏，而俄政府亦何與立於天地乎？而況

乎法制嚴明、主權確定之遠不如俄者也。故以警察力而保全支那，是猶假強盜以利刃而已。保全支那者，必整頓其財政。夫中國之財富，浮積於地面，闐塞於地中者，天下莫及焉。浚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縱萬國，雄視五洲矣。而無如商權、工權、政權，既全握於他人之手，此後富源愈開，而吾民之欲謀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於彼族。不見乎今日歐美之社會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資本家與勞力者，劃然分爲兩途，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中間無複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試問中國資本家之力，能與西人競乎？既不能爲資本家，勢不得不爲勞力者，疇昔小康之家遍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聲、胼手胝足，以求一勞役於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保全支那者，必興教育。教育固國民之元氣也，顧吾聞數月以來，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人士鹹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第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焉。而達官華胄，有出其嬌妻愛女，侍外國將官之顰笑，以爲榮幸者矣。吾知此後外國教育之勢日漲，而此等之風氣亦日開，所以償義和團之損失者，如是而已。教育一也，而國民教育與奴隸教育，其間有一大鴻溝焉；而奴隸之奴隸教育，更有非言思擬議所能及者矣。嗟乎，列國之所以保全支那者，如斯而已乎！支那之所以自保全者，如斯而已乎！夫孰知瓜分政策，容或置之死地而獲生；夫孰知保全政策，實乃使其魚爛而自亡乎！新法乎，新法乎，前車屢折，而來軫方邁；飲鳩如飴，而灰骨不悔。吾又將誰尤哉！吾又將誰尤哉！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1901年10月12日，10月22日)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

世界之有完全國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易為無完全國家？以其國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稱述之國家思想，果為完全否乎？吾不敢知。雖然，以視前者，則其進化之迹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驟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啓牖之。雖曰天演日進之公理，不得不然，然所以講求發明而提倡之者，又豈可緩耶？故今略述其變遷異同之大體，使吾國民比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則吾國家之成立，殆將不遠矣。

德國大政治學者伯倫知理所著《國家學》，將歐洲中世與近世國家思想之變遷，舉其特異之點，凡若干條，茲譯錄如下：

甲 中世

乙 近世

一、國家者，其生命與權利受於上帝。國家之組織，皆由天意，受天命。

一、國家者，本于人性，成于人爲。其所組織，乃共同生活之體，生民自構成之，生民自處理之。

二、國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門之學說而來，王者代上帝君臨國家，王國即神國也。天主教主持教令與國家之兩大權，謂教界之權與欲世之權，皆上帝之所付，其一歸於教皇，其一歸於羅馬帝。即耶穌新教，雖知教令干預政權之不可，然其論國家權，仍帶宗教上之思想。

二、以哲學及史學，定國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想。或曰：國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寧求其自由，相議合意而結成者也。或曰：國家者，同一之國民，自然發生之團體也。要之，近世國家之理想，非全滯於宗教、亦非全離於宗教。至政治學之所務，則不在求合於天則，而在求合於人事。

三、中世國家之理想，雖非如東洋古國（指埃及、猶太等）直接之神權政體，而尚不免爲間接之神權政體。蓋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三、神權政體，與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國家，乃生民以憲法而構造之。其統治之權，以公法節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爲之方法，以圖國民之幸福。

四、國家由教徒之團體而成，故以教派之統一爲最要。凡異教、無教之徒，不許有政權，且虐待之。

四、宗教無特權，無論公法、私法，皆與教派不相涉。國家有保護

五、耶穌教國，以教令爲形而上者，故視之也尊；以國家爲形而下者，故視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國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之上，常享特權，免常務。

五、國事自有精神（國民之元氣），有形體（憲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謂自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同例。）對於教令而有獨立之地位，且能以權力臨教會。旅行法律也，一切階級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優之權。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會管之；各專門學，亦歸宗教勢力範圍。

六、國家所委於教會者，僅宗教教育耳。若學校，則國家之學校也。一切專門學，皆脫宗教之羈絆，國家保護其自由。

七、無公法、私法之別，無屬地所行之主權，殆如私管業之財產。君權者，一家族之權也。

七、公法與私法之區別極分明，公權與公務相倚。

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國權破碎分離，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漸推移，法律之組織極散漫。

八、國家者，自國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統制之權仍存于國家。國家因國民的基礎，其範圍日趨廣大。法律亦以國家統一之精神，施平等於全體。

九、代議選舉之權，由身分而異，貴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勢力，法律亦因階級爲區別。

九、選舉之權，達於人民全體，其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

通全國而爲一。

十、諸侯自保其家國，故盛行保護政略。國家主僅，偏於一方，細民不能享自由。

十、全體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權力。

十一、國家無意志，無精神，只由於天性與趨勢而決行爲，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習俗爲根柢。

十一、國家自有知覺，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議別擇爲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舉歐洲舊思想與中國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試一比較，列表如下：

甲 歐洲舊思想

乙 中國舊思想

丙 歐洲新思想

一、國家及君、人民，皆爲神而立者也，故神爲國家之主體。

一、國家及人民，皆爲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爲國家之主體。

一、國家爲人民而立者也。君主爲國家之一支體，其爲人

民而立，更不俟論。故人民爲國家之主體。（十九世紀下半紀之國家主義，亦頗言人民爲國家而立，然與舊思想有絕異之點，另詳。）

二、人民之一部分，與國家有關係。國家者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據爲己有，而不能一人獨有。

二、國家與人民，全然分離。國家者，死物也，私物也，可以一人獨有之，其得之也，以強權以優先權。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無關。

二、國家與人民一體。國家者，活物也（以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私物故），故無一人能據有之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如影隨形。

三、治人者爲一級，被治於人者爲一級，其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三、治人者爲一級，治於人者爲一級，其級非永定者，人人皆可以爲治人者。但既爲治人者，即失治於人之地位；即爲治於人者，即失治人者之地位。

三、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而無其級。全國民皆爲治人者，亦皆爲治於人者。一人之身，同時爲治人者，亦同時即爲治於人者。

四、帝王代天臨民，帝王之權即神權，幾與神爲一體。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故帝王對於天而負責任。

四、帝王及其他統治權，非天之代理，而民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故統治者對於民而負責任。

- 五、政治爲宗教之附屬物。
五、宗教爲政治之附屬物。
五、政治與宗教，各有其獨立之位置，兩不相屬。
- 六、公衆教育，權在教會。
六、無公衆教育。
六、公衆教育，權在國家。
- 七、立法權在少數之人（君主及貴族）其法以神意爲標準。
七、立法權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爲標準。（或據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或仍舊社會之習慣。）
七、立法之權在衆人（全國民），其法以民間公利公益爲標準。
- 八、與中國舊思想略同。
八、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而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而無權利。
八、公法、私法，界階極明。國家對於人民，人民對於國家，人民對於人民，皆各有其相當之權利義務。
-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惟法律有種種階級，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異之法律。
九、惟君主一人立於法律之外，其餘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雖君主亦不能違公定之國憲。

十、政權分散，或在王，或在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無所統一。

十、政權外觀似統一，而國中央實分無量數之小團體，或以地分，或以血統分，或以職業分。中央政權，謂之弱小也不可，謂之強大也亦不可。

十、政權統一，中央政府與團體自治，各有許可權，不相侵越。

今考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迹，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復然；未來者未來，如說食之不能獲飽；今暫置勿論，但取現在通行有力者而論之。

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

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專就歐洲而論之，則民族主義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舞臺也。

于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爲民約論者代表之；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爲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增個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羣之進步；

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

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而已，故衆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爲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謂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

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法國大革命，開前古以來未有之偉業，其《人權宣言書》曰：“凡以己意欲棲息於同一法律之下之國民，不得由外國人管轄之；

又其國之全體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於外國。蓋國民者，獨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以拿破侖曠世之才，氣吞地球八九於其胸而曾不芥蒂，卒乃一蹶再蹶，身爲囚虜，十年壯圖，泡滅如夢，亦惟反抗此主義之故。拿破侖之既敗也，此主義亦如皎日之被翳，風雷雖歇，殘雲未盡。於是比利時合併于荷蘭，荷爾士達因（日爾曼族之一都府也）被領於丹麥，義大利之大部被軛于奧國，匈牙利及波希米亞亦皆被略于奧國，波蘭爲俄、普、奧所分，巴幹半島諸國見掩於土耳其。一時國民獨立之原理，若將中絕焉。曾幾何時，而希臘抗土以獨立矣，比利時自荷蘭而分離矣，荷爾士達因後還於德國矣，數百年樵翠於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義大利，皆新建國稱雄於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別自治之憲法矣，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皆仰首伸眉矣，愛爾蘭自治之案通過矣。至千九百年頃，其風潮直馳卷騰，溢於歐洲以外之天地。以區區荒島之菲律賓，一度與百年軌縛之西班牙抗，而脫其羈絆；再度與富源莫敵之美國抗，雖暫挫折，而其氣未衰焉。以崎嶇山谷之杜蘭斯哇兒，其人口曾不及倫敦負郭之一小區，致勞堂

堂大英三十余萬之雄兵，至今猶患苦之。凡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礴沖激于人人之胸中，寧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不肯生息於異種人壓制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今日歐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讀十九世紀史，而知發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雖然，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為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理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說，民族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之相交則然也；由後之說，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之相交則然也。於是乎厚集國力擴張屬地之政策，不知不覺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

雖然，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下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如礦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挹注，故勢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遍于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寧惟是，彼等敢明目張膽，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

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寧惟是，彼等謂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為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為放棄責任也。此等主義既盛行，於是種種無道之外交手段，隨之而起。

故德國以殺兩教士之故而掠口岸于支那，英國以旅民權利之故而興大兵於波亞，其餘互相猜忌、互相欺蔽之事，往來於列強外交家之頭腦者，蓋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國向守門羅主義，超然立於別世界者，亦遂狡焉變其方針，一舉而墟夏威夷，再舉而刈菲律賓。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颯然訇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略一變而已，即對內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蓋民族主義者，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為人民；帝國主義者，言人民恃國家而存立者也。故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為國家，強幹而弱枝，重團體而輕個人。於是前者以政府為調人、為贅疣者，一反響間，而政府萬能之語，遂遍於大地。甚者，如俄羅期之專制政體，反得以機敏活潑，為萬國之所歆羨，而人權、民約之舊論，幾于蕭條門巷無人問矣。回黃轉綠，迴圈無端，其現狀之奇有如此者。今試演孟子之言，以證明國家思想之變遷如下：

十八世紀以前	君為貴	社稷次之
民為輕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社稷為貴	民次之
君為輕		

雖然，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為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為主體，

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爲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頑錮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欲以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爲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 及本館之經歷（節錄）

（1901年12月21日）

第四 《清議報》之性質

《清議報》可謂之良報乎？曰：烏乎可。《清議報》之與諸報，其猶百步之與五十步也。雖然，有其宗旨焉，有其精神焉。譬之幼兒，雖其膚革未充，其肢幹未成，然有靈魂瑩然湛然，是亦進化之一原力歟！《清議報》之特色有數端：一曰倡民權。始終抱定此義，為獨一無二之宗旨，雖說種種方法，開種種門徑，百變而不離其宗。海可枯，石可爛，此義不普及於我國，吾黨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讀東西諸碩學之書，務衍其學說以輸入於中國，雖不敢自謂有所得，而得寸則貢寸焉，得尺則貢尺焉。《華嚴經》雲：“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以是為盡國民責任于萬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變，己廖之立嗣，庚子之縱團，其中陰謀毒手，病國殃民，本報發微闡幽，得其真相，指斥權奸，一無假借。四曰厲國恥。務使吾國民知我國在世界上之位置，知東西列強待我國之政策，鑒觀既往，熟察現在，以圖將來。內其國而外諸邦，一以天演學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

廣民智、振民氣而已。

其內容之重要者，則有譚瀏陽之《仁學》，以宗教之魂，哲學之髓，發揮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沖重重之網羅，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實禹域未有之書，抑衆生無價之寶。此編之出現於世界，蓋本報為首焉。有《飲冰室自由書》，雖複東鱗西爪，不見全牛，然其願力所集注，不在形質而在精神，以精銳之筆，說微妙之理，談言微中，聞者足興。有《國家論》、政治學案，述近世政學大原，養吾人國家思想。有章氏《儒術新論》，詮發教旨，精微獨到。有《瓜分危言》、《亡羊錄》、《滅國新法論》等，陳宇內之大勢，喚東方之頑夢。有《少年中國說》、《呵旁觀者文》、《過渡時代論》等，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揚子江》、《中國財政一斑》、《社會進化論》、《支那現勢論》等，皆東西名著巨構，可以借鑒。

有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經國美談》等，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美人芳草，別有會心，鐵血舌壇，幾多健者，一讀擊節，每移我情，千金國門，誰無同好。若夫雕蟲小技，余事詩人，則卷末所錄諸章，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為斯道別辟新土。凡茲諸端，皆我《清議報》之有以特異於群報者。

雖然，以雲良也，則前途遼哉邈乎，非所敢言也，非所敢望也。不有椎輪，安有大輅；不有萌蘖，安有森林。思以此為我國報界進化之一征驗雲爾。祝之祝之，非祝椎輪，祝大輅也；非祝萌蘖，祝森林也。第五 《清議報》時代中外之歷史。

《清議報》之在中國，其滄海之一粟乎！《清議報》之在世界，其大千之一塵乎！雖然，其壽命固已互於新舊兩世紀，無舌而鳴；其蹤迹固已遍於縱橫五大洲，不胥而走。今請與閱報諸君一為戲言，斯亦可謂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且勿具

論。要之，《清議報》時代，實為中國與世界最有關係之時代，讀者若能研究此時代之歷史，而有所心得，有所感奮，則其於天下事，思過半矣。

請先言中國。《清議報》起於戊戌十月，其時正值政變之後，今上皇帝百日維新之志事，忽大挫折，舉國失望，群情鼎沸。自茲以往，中國遂閉于沈沈妖霧之中，其反動力，一起再起而未有已。翌年己亥春秋之間，剛毅下江南、嶺南，搜括膏脂，民不堪命。其冬十二月，遂有議廢君、立偽儲之事，本朝二百年來，內變之禍，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既而臣民犯顏，友邦側目，志不得逞，遂乃積羞成怒，大興黨獄，積怒成狂，自弄兵戎，獎群盜為義民，屍鄰使於朝市。庚子八月，十國聯兵，以群虎而搏一羊，未五旬而舉萬乘。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為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中國數千年來，外侮之辱，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反動之潮，至斯而極，過此以往，而反動力之反動力起焉。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剎那傾，實中國兩異性之大動力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今年以來，偽維新之詔書屢降，科舉竟廢，捐例競停，動力微蠹於上；俄人密約，士民集議，日本遊學，簞籩紛來，動力萌蘖於下。故二十世紀之中國，有斷不能以長睡終者，此中消息，稍有識者所能參也。《清議報》雖不能為其主動者，而欲竊附於助動者，未敢多讓焉。

請更言世界。《清議報》時代世界之大事，除北京聯軍外，有最大者三端：一曰美國與菲律賓之戰，二曰英國與波亞之戰，三曰俄皇開萬國和平會。其次大者五端：一曰日本政黨內閣之兩次失敗，二曰義大利政府之更疊，三曰俄國學生之騷動，四曰美國大統領之被刺，五曰南亞美利加之爭亂。美國之縣菲律賓也，是其伸權力於東方之第一著，而將來雄飛於二十世紀之

根據地也。英國之蹙波亞也，殖民政略之結果也，其下種在數十年以前，而刈實在數十年以後。凡在英國勢力範圍之下者，不可不引為前車也。俄皇之倡和平會也，保歐洲之平和也，歐洲平和，然後可合力以逞志於歐洲以外也。

義大利政府之更疊也，為索三門灣不得也，索不得而政府遂不能安其位，意人之心未熄也。日本政黨內閣之屢敗也，東方民政思想尚幼稚之征驗也，非加完全之教育，養民族之公德，則文明之實未易期也。日本且然，我中國更安得不兢兢也。俄羅斯學生之騷動也，革命之先聲也。專制政體，未有能立於今世界者也，中國之君民，不可不自擇也。美國大統領之被刺與南美之爭亂也，由貧富兩級太相懸絕，而社會黨之人從而乘之也。此事將為二十世紀第一大事，而我中國人蒙其影響，將有甚重者；而現時在北美僑民，為工黨所排，在南美僑民，為亂黨所掠，猶其小焉者也。要之，二十世紀世界之大問題有三：一為處分中國之問題，二為擴張民權之問題，三為調和經濟革命（因貧富不均所起之革命，日本人譯為經濟革命。）

之問題。其第一題各國直接於中國者也，其第二題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其第三題各國間接於中國，而亦中國所自當從事者也。抑今日之世界與昔異，輪船、鐵路、電線大通，異洲之國，猶比鄰而居，異國之人，猶比肩而立，故一國有事，其影響未有不及於他國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當視國事如家事，又當視世界之事如國事。於是乎報館之責任愈益重，若《清議報》則有志焉而未之逮也。第六 結論

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為目的者，一人之報也；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者，一黨之報也；以國民之利益為目的者，一國之報也；以全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目的者，世界之報也。中國昔雖有一人

報，而無一黨報、一國報、世界報。日本今有一人報、一黨報、一國報，而無世界報。若前之《時務報》、《知新報》者，殆脫一人報之範圍，而進入於一黨報之範圍也。敢問《清議報》於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黨報與國報之間。今以何祝之？曰：祝其全脫離一黨報之範圍，而進入于一國報之範圍，且更努力漸進以達於世界報之範圍。乃為祝曰：報兮報兮，君之生涯，互兩周兮；君之聲塵，遍五洲兮；君之責任，重且道兮；君其自愛，罔俾羞兮！祝君永年，與國民同休兮！重為祝曰：《清議報》萬歲！中國各報館萬歲！

中國萬歲！

論公德

(1902年3月10日)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爲群，國家之所以爲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此西儒亞裏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群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

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僞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爲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願之人，仍無以爲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也。

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臯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于養成私人（私人者對於公人而言，謂一個人不與他人交涉之時也。）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爲

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即人群）倫理，曰國家倫理。

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獨善其身，固屬於私德之範圍，即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仍屬於私德之範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之範圍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以新倫理之分類，歸納舊倫理，則關於家族倫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關於社會倫理者一：朋友也；關於國家倫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決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迹不與人交者，仍於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則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個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於大體無關也。將所謂逸民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範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理之義務，然後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論，則惟於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於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全體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為佞，公孫醜疑孟子以好辨，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為而發者，擿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為德育之中

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爲本群本國之公利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爲何物！今夫人之生息于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群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群，亦無害於群，庸詎知無益之即爲害乎！何則？群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於他人也。而逋群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幾何？

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群必爲逋負者所拽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于群教員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群之利，而反爲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于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索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群之於人也，國家之于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群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托，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爲善人、爲惡人，而皆爲群與國之蝥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弈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爲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

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爲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于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

欲以束身寡過爲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尚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群之義務，複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于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爲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爲大逆不道（各君主國皆然）；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爲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爲大逆不道（凡違憲者皆大逆不道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爲一群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爲道德，（一群中之婦女爲一群中之男子所公有物，無婚姻之制也。古代期巴達尚不脫此風）。或以奴隸非人爲道德，（視奴隸不以人類，古賢柏拉圖、阿裏士多德皆不以爲非；南北美戰爭以前，歐美人不以此事爲惡德也。）而今世哲學家，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狀所以利群者，惟此爲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

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為至惡矣。

（如自由之制，在今日為至美，然移之於野蠻未開之群，則為至惡；專制之治，在古代為至美，然移之于文明開化之群，則為至惡。是其例證也。）是故公德者，諸國之源也，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無益而有害者為大惡，無害亦無益者為小惡。）此理放諸四海而准，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群之進步以為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互萬古而無變者也。讀者幸勿誤會。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數，千年前之古人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私德之條目，變遷較少，公德之條目，變遷尤多。）然則吾輩生於此群，生於此群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世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群、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為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聖昔賢，盡揭其奧，以詔後人，安有所謂新焉舊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為物，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亦半，有發達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於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複起，其不能不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勢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且將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陳腐，猶可言也，若並道德而吐棄，則橫流之禍，曷其有極！今此禍已見端矣。老師宿儒，或憂之，劬劬焉

欲持宋元之餘論以遏其流，豈知優勝劣敗，固無可逃，捧壞[杯]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水，雖竭吾才，豈有當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發明一種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後智育愈盛，則德育愈衰，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而四萬萬人且相率而為禽獸也。嗚呼！道德革命之論，吾知必為舉國之所詬病，顧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鬥，吾所不懼，吾所不辭。世有以熱誠之心愛群、愛國、愛真理者乎？吾願為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後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為綱，以一貫之者也。

故本節但論公德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於下方。

論自由

(1902年5月8日、22日)

“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

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雖然，有真自由，有僞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蠻之自由。今日“自由雲自由雲”之語，已漸成青年輩之口頭禪矣。

新民子曰：我國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要不先知自由之爲物果何如矣。請論自由。

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謂經濟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對於教會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國對於外國而保其自由也。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複分爲三：一曰平民對於貴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國民全體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對於母國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征諸實行者，不外是矣。

以此精神，其所造出之結果，厥有六端。（一）四民平等問題：凡一國之中，無論何人不許有特權（特別之權利與齊民異者），是平民對於貴族所爭得之自由也。（二）參政權問題：

凡生息于一國中者，苟及歲而即有公民之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爭得之自由也。（三）屬地自治問題：凡人民自殖於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與其在本國時所享之權利相等，是殖民地對於母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四）信仰問題：

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擇，政府不得以國教束縛干涉之，是教徒對於教會所爭得之自由也。（五）民族建國問題：一國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許他國若他族握其主權，並不許干涉其毫末之內治，侵奪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國人對於外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六）工群問題（日本謂之勞動問題或社會問題）：凡勞力者自食其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以奴隸畜之，是貧民對於素封者所爭得之自由也。試通覽近世三四百年之史記，其智者敝口舌于廟堂，其勇者塗肝腦于原野，前者仆，後者興，屢敗而不悔，弗獲而不措者，其所爭豈不以此數端耶？其所得豈不在此數端耶？試一述其崖略：

昔在希臘羅馬之初政，凡百設施，謀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發達蓋古。然希臘純然貴族政體，所謂公民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而其餘農、工、商及奴隸，非能一視也。羅馬所謂公民，不過其都會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屬地也，非能一視也。故政治上之自由，雖遠濫觴於希臘，然貴族之對平民也，母國之對屬地也，本國人之對外國也，地主之對勞力者，其種種侵奪自由之弊，亦自古然矣。及耶穌教興，羅馬帝國立，而宗教專制、政治專制乃大起。中世之始，蠻族狸披，文化蹂躪，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則羅馬皇帝與羅馬教皇，分司全歐人民之軀殼靈魂兩界，生息於肘下而不能自拔。故中世史者，實泰西之黑暗時代也。及十四五世紀以來，馬丁·路得興，一抉舊教藩籬，思想自由之門開，而新天地始出現矣。爾

後二百年中，列國或內爭，或外伐，原野饜肉，谿穀填血，天日慘澹，神鬼蒼黃，皆爲此一事而已。此爲爭宗教自由時代。及十七世紀，格林威爾起于英；十八世紀，華盛頓興於美；未幾而法國大革命起，狂風怒潮，震撼全歐，列國繼之，靈[雲]涑*水湧，遂使地中海以西，互於太平洋東岸，無一不爲立憲之國，加拿大、澳洲諸殖民地，無一不爲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機未止。此爲爭政治自由時代。自十六世紀，荷蘭人求脫西班牙之軛，奮戰四十餘年，其後諸國踵興，至十九世紀，而民族主義磅礴於大地。伊大利、匈加利之於奧大利，愛爾蘭之于英倫，波蘭之於俄、普、奧三國，巴幹半島諸國之於土耳其，以至丙今波亞之于英，菲律賓之於美，所以死亡相踵而不悔者，皆曰“非我種族不得有我主權”而已。雖其所向之目的，或達或不達，而其精神一也。此爲爭民族自由時代。（民族自由與否，大半原於政治，故此二者其界限常相混。）前世紀（十九）以來，美國布禁奴之令，俄國廢農傭之制，生計界大受影響，而廿卅年來，同盟罷工之事，所在紛起，工廠條例，陸續發佈，自今以往，此問題遂將爲全地球第一大案。此爲爭生計自由時代。凡此諸端，皆泰西四百年來改革進步之大端，而其所欲以去者，亦十之八九矣。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寧死”之一語，聳動之，鼓舞之，出諸壤而升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戲，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戲，莊嚴哉自由之神！

今將近世史中爭自由之大事，列一年表如下：

一五三二年舊教徒與新教徒結條約許信教自由——宗教上之自由

一五二四年瑞士信新教諸市府始聯合行共和政——同

一五三六年丁抹國會始定新教爲國教——同

一五七 年法國內訌暫熄新教徒始自由——同

- 一五九八年法國許新教徒以參政權——同
- 一六四八年荷蘭與西班牙積四十年苦戰始得自立——民族上之自由亦因宗教
- 一六一八年～一六四八年——西班牙、佛蘭西、瑞典、日耳曼、丁抹等國連兵不止，卒定新舊教同享平等權利——宗教上之自由
- 一六四九年英民弑其王查理士第一，行共和政——政治上之自由
- 一七七六年北美合衆國布告獨立——同（殖民地之關係）
-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起——同（貴族平民之關係）
- 一八二二年墨西哥獨立——同（殖民地之關係）
- 一八一九至一八一三年南美洲諸國獨立——同
- 一八三二年英國改正選舉法——同
- 一八三三年英國布禁奴令于殖民地——生計上之自由
- 一八四八年法國第二次革命——政治上之自由
- 同年奧國維也納革命——同
- 同年匈加利始立新政府，次年奧匈開戰——民族上之自由
- 同年義大利革命起——同
- 同年日爾曼謀統一不成——同
- 同年義大利、瑞士、丁抹、荷蘭發佈憲法——政治上之自由
- 一八六一年俄國解放隸農——生計上之自由
- 一八六三年希臘脫土耳其自立——民族上之自由
- 同年波蘭人拒俄亂起——同
- 同年美國因禁奴事南北相爭——同
- 一八六七年北德意志聯邦成——民族上與政治上之自由
- 一八七一年法國第三次革命——政治上之自由

- 一八七一年義大利統一功成——民族上與政治上之自由
- 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八年——土耳其所屬門的內哥、塞爾維亞、赫斯戈偉訥等國皆起倡獨立——民族上與宗教上之自由
- 一八八一年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將布憲法，旋為虛無黨所弑——政治上之自由
- 一八八二年美國大同盟罷工起，此後各國有之，歲歲不絕——生計上之自由
- 一八八九年巴西獨立，行共和政——政治上之自由（殖民地之關係）
- 一八九三年英國布愛爾蘭自治案——民族上之自由
- 一八九九年菲立賓與美國戰——同
- 同年波亞與英國戰——同
- 一九〇一年澳洲自治聯邦成——政治上之自由

由此觀之，數百年來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為之原動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時不同，其國不同，其所需之種類不同，故其所來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諸實事而非虛談，施諸公敵而非私利一也。試以前所列之六大問題，覆按諸中國，其第一條四民平等問題，中國無有也，以吾自戰國以來，即廢世卿之制，而階級陋習，早已消滅也。其第三條屬地自治問題，中國無有也，以其無殖民地於境外也。

其第四條信仰問題，中國更無有也，以其無殖民地於境外也。

其第四條信仰問題，中國更無有也，以吾國非宗教國，數千年無教爭也。其第六條工群問題，他日或有之，而今則尚無有也，以其生計界尚沈滯，而競爭不劇烈也。然則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唯第二之參政問題，與第四之民族建國問題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則甲不求而自來；苟得其甲，則

乙雖弗獲猶無害也。若是夫吾儕之所謂自由，與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見矣。

自由之界說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夫既不許侵人自由，則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顧謂此爲自由之極則者何也？自由雲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斯二者蓋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個人之自由爲自由也，則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國人若也。紳士武斷于鄉曲，受魚肉者莫能抗也；駟商逋債而不償，受欺騙者莫能責也。夫人人皆可以爲紳士，人人皆可以爲駟商，則人人之自由亦甚矣。

不寧惟是，首善之區，而男婦以官道爲圍牆，何其自由也；市邑之間，而老稚以鴉片爲菽粟，何其自由也。若在文明國，輕則罰鍰，重則輸城旦矣。諸類此者，若悉數之，則更十仆而不能盡。由是言之，中國人自由乎，他國人自由乎？

顧識者揭櫫自由之國，不于此而于彼者何也？野蠻自由，正文明自由之蠹賊也。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下，其一舉一動，如機器之節腕，其一進一退，如軍隊之步武。自野蠻人視之，則以爲天下之不自由，莫此甚也。夫其所以必若是者何也？天下未有內不自整，而能與外爲競者。外界之競爭無已時，則內界之所以團其競爭之具者亦無已時。使濫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團體之自由焉，則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將爲他群之奴隸，夫複何自由之能幾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從。服從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護我自由，而亦以鉗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已。天下民族中，最富于服從性質者莫如英人，其最享自由幸福者亦莫如英人。夫安知乎服從之即爲自由母也。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囂囂言自由

矣，其言之者固自謂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審夫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前此之諸大問題，無一役非爲團體公益計，而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驁者所可托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憲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國權，而徒耳食一二學說之半面，取便私圖，破壞公德，自返於野蠻之野蠻，有規語之者，猶敢然抗說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懼乎“自由”二字，不徒爲專制黨之口實，而實爲中國前途之公敵也！

“愛”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汲汲務愛己，而曰我實行愛主義可乎？“利”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孳孳務利己，而曰我實行利主義可乎？“樂”主義者，亦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媿媿務樂己，而曰我實行樂主義可乎？故凡古賢今哲之標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爲一私人計也。身與群校，群大身小，誦身伸群，人治之大經也。

當其二者不兼之際，往往不愛己，不利己，不樂己，以達其愛群、利群、樂群之實者有焉矣。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之說法，豈非欲使衆生脫離地獄者耶？而其下手必自親入地獄始。若是乎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因衡其心焉，終身自棲息于不自由之天地，然後能舉其所愛之群與國而自由之也明矣。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務所以進其群、其國於自由之道，而惟于薄物細故、日用飲食，斷斷然主張一己之自由，是何異簞豆見色，而曰我通功利派之哲學；飲博無賴，而曰我循快樂派之倫理也。《戰國策》言：“有學儒三年，歸而名其母者。”吾見夫誤解自由之義者，有類於是焉矣。

然則自由之義，竟不可行於個人乎？曰：惡，是何言！團體自由者，個人自由之積也。人不能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個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擇物而食焉，大

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挺而殺人焉，大罰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飲一食、一舉一動，而皆若節制之師者，正百體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猶其與他人他體相交涉者。吾請更言一身自由之事。

一身自由雲者，我之自由也。雖然，人莫不有兩我焉：其一，與衆生對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人間者是也；其二，則與七尺對待之我，瑩瑩一點存於靈台者是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物者，我之對待也，上物指衆生，下物指七尺即耳目之官，要之，皆物而非我也。我者何？心之官是已。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惟我爲大，而兩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奪大，則自由之極軌焉矣。）是故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隸于人；自奴隸于人，猶不足畏也，而莫慘于我奴隸于我。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吾亦曰：辱莫大於心奴，而身奴斯爲末矣。夫人強迫我以爲奴隸者，吾不樂焉，可以一旦起而脫其絆也，十九世紀各國之民變是也。以身奴隸于人者，他人或觸于慈祥焉，或迫於正義焉，猶可以出我水火而蘇之也，美國之放黑奴是也。獨至心中之奴隸，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脫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蠶在繭，著著自縛；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

吾請言心奴隸之種類，而次論所以除之之道。

一曰，勿爲古人之奴隸也。古聖賢也，古豪傑也，皆嘗有大功德於一群，我輩愛而敬之宜也。雖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爲聖賢、爲豪傑者，豈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爾者，則有先聖無後聖，有一傑無再傑矣。譬諸孔子誦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爲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爲堯舜之奴隸，則百世後必無複

有孔子者存也。聞者駭吾言乎？盍思乎世運者進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瑩，雖有大哲，亦不過說法以匡一時之弊，規當世之利，而決不足以範圍千百萬年以後之人也。泰西之有景教也，其在中古，嘗不爲一世文明之中心點，逮夫末流，束縛馳驟不勝其敝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兒、康得、達爾文、彌勒、赫胥黎諸賢，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國不然，于古人之言論行事，非惟辨難之辭不敢出於口，抑且懷疑之念不敢萌於心。夫心固我有也，聽一言，受一義，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豈有刑戮之在其後也。然而舉世之人，莫敢出此。吾無以譬之，譬之義和團。義和團法師之被發、仗劍、踴步、念念有詞也，聽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則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遍數省，是必其有所懼焉，而不敢涉他想者矣；否則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狐威者矣。要之。爲奴隸于義和團一也。吾爲此譬，非敢以古人比義和團也，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爲之薦枕席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與彼義和團之信徒果何擇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爲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二曰，勿爲世俗之奴隸也。甚矣人性之弱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幅帛。”古人夫既謠之矣。然曰鄉愚無知，猶可言也，至所謂士群子者，殆又甚焉。

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證，全學界皆蠹魚類。然曰歲月漸遷，猶可言也，至如近數年來，丁戊之間，舉國慕西學若膾，已庚之間，舉國避西若厲，今則厲又爲膾矣。夫同一人也，同一學也，而數年間可

以變異若此，無他，俯仰隨人，不自由耳。吾見有爲猴戲者，跳焉則群猴跳，擲焉則群猴擲，舞焉則群猴舞，笑焉則群猴笑，哄焉則群猴鬪，怒焉則群猴罵。諺曰：“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悲哉！人秉天地清淑之氣以生，所以異於群動者安在乎？胡自污蔑以與猴犬爲倫也！夫能鑄造新時代者上也，即不能而不爲舊時代所吞噬所汨[汨]沈，抑其次也，狂瀾滔滔，一柱屹立，醉鄉夢夢，靈台昭然，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三曰，勿爲境遇之奴隸也。人以一身立於物競界，凡境遇之圍繞吾旁者，皆日夜與吾相爲鬥而未嘗息者也。故戰境遇而勝之者則立，不戰而爲境遇所壓者則亡。若是者，亦名曰天行之奴隸。天行之虐，逞於一群者有然，逞於一人者亦有然。謀國者而安於境遇也，則美利堅可無獨立之戰，匈加利可無自治之師，日爾曼、義大利可以長此華離破碎爲虎狼奧之附庸也。使謀身者而安於境遇也，則賤族之的士禮立，（英前宰相，與格蘭期頓齊名者，本猶太人。猶太人在英視爲最賤之族。）何敢望挫俄之偉勳；蛋兒之林肯（前美國大統領，漁人子也，少極貧）何敢企放奴之大業；而西鄉隆盛當以患難易節；瑪志尼當以竄謫灰心也。吾見今日所謂識時之彥者，開口輒曰：陽九之厄，劫灰之運，天亡中國，無可如何。若所以自處者，非貧賤而移，則富貴而淫，其最上者遇威武而亦屈也。一事之挫折，一時之潦倒，而前此權奇磊落、不可一世之概，銷磨盡矣。咄，此區區者果何物，而顧使之操縱我心如轉蓬戰？善夫，《墨子·非命》之言也，曰：“執有命者，是覆天下之義，而說百姓之誣也。”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國人若，而一國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從，然則人也者，亦天行之芻狗而已，自動之機器而已，曾無一毫自主之權，可以達己之所志，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英儒赫胥黎曰：“今者欲治道

之有功，非與天爭勝焉不可也，固將沈毅用壯，見大丈夫之鋒穎，強立不反，可爭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將寶而維之；所遇不善，亦無慊焉。”陸象山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名曰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邵堯夫之詩曰：“卷舒一代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吵茲境遇，曾不足以損豪傑之一腳指，而豈將入其籠也。自由何如也！

四曰，勿爲情欲之奴隸也。人之喪其心也，豈由他人哉？

孟子曰：“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夫誠可以已，而能已之者百無一焉，甚矣情欲之毒人深也。古人有言：心爲形役。

形而爲役，猶可愈也；心而爲役，將奈之何？心役於他，猶可拔也；心役於形，將奈之何？形無一日而不與心爲緣，則將終其生起瑟縮於六根六塵之下，而自由權之萌蘖俱斷矣。吾常見有少年岳岳犖犖之士，志願才氣，皆可以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乃閱數年而餒焉，更閱數年而益餒焉。無他，凡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欲；有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欲，而無過人之道徳心以自主之，則其才正爲其欲之奴隸，曾幾何時，而銷磨盡矣。故夫泰西近數百年，其演出驚天動地之大事業者，往往在有宗教思想之人。夫迷信於宗教而爲之奴隸，固非足貴，然其借此以克制情欲，使吾心不爲頑軀濁殼之所困，然後有以獨往獨來，其得力固不可誣也。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于王學，即有得於禪宗。其在中國近世，勳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試一讀其全集，觀其困知勉行厲、志克已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無所養而能定大艱成大業者。不然，日日恣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實爲五賊（佛典亦以五賊名五官。）所驅遣，勞苦奔走以借之兵而齎其糧耳，吾不知所謂自

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對於衆生稱爲己，亦即對於本心而稱爲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謂之自勝，自勝之謂強。自勝源，強焉，其自由何如也！

籲，自由之義，泰西古今哲人，著書數十萬言剖析之，猶不能盡也。淺學如餘，而欲以區區片言單語發明之，烏知其可？雖然，精義大理，當世學者，既略有述焉。吾故就團體自由、個人自由兩義，刺取其淺近直捷者，演之以獻於我學界。世有愛自由者乎，其慎角毒自由以毒天下也！

論進步

(一名論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1902年6月20日、7月5日)

泰西某說部載有西人初航中國者，聞羅盤針之術之傳自中國也，又聞中國二千年前即有之也，默忖此物入泰西，不過數紀，而改良如彼其屢，效用如彼其廣，則夫母國數千年之所增長，當更何若？登岸後不遑他事，先入市購一具，乃問其所謂最新式者，則與歷史讀本中載十二世紀時亞刺伯人傳來之羅盤圖，無累黍之異，其人乃廢然而返雲。此雖諷刺之寓言，實則描寫中國群治濡滯之狀，談言微中矣。

吾昔讀黃公度《日本國志》，好之，以為據此可以盡知東瀛新國之情狀矣，入都見日使矢野龍谿，偶論及之，龍谿曰：

“是無異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也。”餘怫然，叩其說，龍谿曰：“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前之書，非《明史》之類而何。”吾當時猶疑其言，東遊以來，證以所見，良信。斯密亞丹《原富》稱“元代時有義大利人瑪可波羅遊支那，歸而著書，述其國情，以較今人遊記，殆無少異。”吾以為豈惟瑪氏之作，即《史記》、《漢書》二千年舊籍，其所記載，與今日相去能幾何哉？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為黃族之民，而何以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

中國人動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則為澆末，為叔季，

此其義與泰西哲學家進化之論最相反。雖然，非譎言也，中國之現狀實然也。試觀戰國時代，學術蠱起，或明哲理，或闡技術，而後此則無有也；兩漢時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責任，地方有鄉官，而後此則無有也；自餘百端，類此者不可枚舉。夫進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拋物，勢必向心，苟非有他人焉從而博之，有他物焉從而吸之，則未有易其故常者。然則吾中國之反于彼進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滯之現象者，殆必有故，求得其故而討論焉，發明焉，則知病而藥於是乎在矣。

論者必曰“由於保守性質之太強也。是固然也，雖然，吾中國人保守性質何以獨強，是亦一未解決之問題也。且英國人以善保守聞於天下，而萬國進步之速，殆莫英若，又安見夫保守之必為群害也。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原因之由於天然者有二，由於人事者有三：

一曰大一統而競爭絕也：競爭為進化之母，此義殆既成鐵案矣。泰西當希臘列國之時，政學皆稱極盛；洎羅馬分裂，散為諸國，複成近世之治，以迄於今，皆競爭之明效也。夫列國並立，不競爭則無以自存。其所競者，非徒在國家也，而兼在個人。非徒在強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並趨，人自為戰，而進化遂沛然莫之能禦。故夫一國有新式槍炮出，則他國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操勝於疆場也；一廠有新式機器出，則他廠亦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求贏於闐闐也。惟其然也，故不徒恥下人，而常求上人，昨日乙優於甲，今日丙駕於乙，明日甲還勝丙，互相傲，互相妒，互相師，如賽馬然，如鬥走然，如競漕然，有橫於前，則後焉者自不敢不勉，有躡於後，則前焉者亦不敢即安，此實進步之原動力所由生也。中國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之運最久，而群治之進，實以彼時為極

點；自秦以後，一統局成，而為退化之狀者，千餘年於今矣。豈有他哉？競爭力銷乏使然也。

二曰環蠻族而交通難也：凡一社會與他社會相接觸，則必產出新現象，而文明遂進一步，上古之希臘殖民，近世之十字軍東征，皆其成例也。然則統一非必為進步之障也，使統一之于內，而交通之於外，則其飛躍或有更速者也。中國環列皆小蠻夷，其文明程度，無一不下我數等，一與相遇，如湯沃雪，縱橫四顧，常覺有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概，始而自信，繼而自大，終而自畫。至於自畫，而進步之途絕矣。不寧惟是，所謂諸蠻族者，常以其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來破壞我文明，於是所以抵抗之者，莫急於保守我所固有，中原文獻，漢官威儀，實我黃族數千年來戰勝群裔之精神也。夫外之既無可師法以為損益之資，內之複不可不兢兢保持以為自守工具，則其長此終古也亦宜。

以上由於天然者。

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為發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簡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為比例差。列國文字，皆起於衍形，及其進也，則變而衍聲。夫人類之語言遞相差異，經千數百年後而必大遠於其朔者，勢使然也。故衍聲之國，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國，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後萬流彙選群族紛拏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盡描之，此無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則言增而文與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言文分，則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達，故雖有方新之機，亦不得不窒。其為害一也。言文合，則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

通之智識，其古文之學，如泰西之希臘羅馬文字。待諸專門名家者之討求而已，故能操語者即能讀書，而人生必需之常識，可以普及。言文分，則非多讀古書通古義，不足以語於學問，故近數百年來學者，往往瘁畢生精力于《說文》、《爾雅》之學，無餘裕以從事於實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爲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衍聲者，識其二三十之字母，通其連綴之法則，望文而可得其音，聞音而可解其義。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則《蒼頡篇》三千字，斯爲字母者三千，《說文》九千字，斯爲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萬字，斯爲字母者四萬，夫學二三十之字母與學三千、九千、四萬之字母，其難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婦孺可以操筆劄，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吾中國或有就學十年，而冬烘之頭腦如故也。其爲害三也。夫群治之進，非一人所能爲也，相摩而遷善，相引而彌長，得一二之特識者，不如得百千萬億之常識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國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學難學之文字，學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猶于當世應用之新事物新學理，多所隔閡，此性靈之澆發所以不銳，而思想之傳播所以獨遲也。

四曰專制久而民性漓也：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幾乎息矣。故當野蠻時代，團體未固，人智未完，有一二豪傑起而代其責，任其勞，群之利也。過是以往，久假不歸，則利豈足以償其弊哉？譬之一家一廛之中，家長之待其子弟，廛主之待其伴傭，皆各還其權利而不相侵，自能各勉其義務而不相佚，如是而不淳焉以興，吾未之聞也；不然者，役之如奴隸，防之如盜賊，則彼亦以奴隸盜賊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雖犧牲其家其廛之公益以爲之，

所不辭也，如是而不萎焉以衰，吾未之聞也。故夫中國群治不進，由人民不顧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顧公益，由自居于奴隸盜賊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隸盜賊，由霸者私天下爲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使然也。善夫立憲國之政黨政治也，彼其黨人，固非必皆秉公心稟公德也，固未嘗不自爲私名私利計也。雖然，專制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一人，立憲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庶人。媚一也，而民益之進不進，於此判焉。政黨之治，凡國必有兩黨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黨欲傾在朝黨而代之也，於是自布其政策，以掙擊在朝黨之政策，曰使吾黨得政，則吾所施設者如是如是，某事爲民除公害，某事爲民增公益。民悅之也，而得占多數於議院，而果與前此之在朝黨易位，則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群治進一級焉矣。前此之在朝黨，既幡而在野，欲恢復其已失之權力也，又不得不勤察民隱，悉心布畫，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彼黨之所謂除公害增公益者，猶未盡也。使吾黨而再爲之，則將如是如是，然後國家之前途愈益向上。民悅之也，而複占多數於議院，複與代興之在朝黨易位，而亦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群治又進一級焉矣。如是相競相軋，相增相長，以至無窮，其競愈烈者，則其進愈速，歐美各國政治遷移之大勢，大率由此也。是故無論其爲公也，即爲私焉，而其有造于國民固已大矣。若夫專制之國，雖有一二聖君賢相，徇公廢私，爲國民全體謀利益，而一國之大，鞭長難及，其澤之真能遍逮者，固已希矣。就令能之，而所謂聖君賢相者，曠百世不一遇，而桓、靈、京、檜，項背相望於歷史，故中國常語稱一治一亂，又曰治日少而亂日多，豈無萌蘖，其奈此連番之狂風橫雨何哉？進也以寸，而退也以尺，進也以一，而退也以十，所以曆千百年而每下愈況也。

五曰學說隘而思想窒也：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爲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中國惟戰國時代，九流雜興，道術最廣，自有史以來，黃族之名譽，未有盛于彼時者也。秦、漢而還，孔教統一。夫孔教之良，固也。雖然，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於一途，其害于進化也莫大。自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爾後束縛馳驟，日甚一日，虎皮羊質，霸者假之以爲護符，社鼠城狐，賤儒緣之以謀口腹，變本加厲，而全國之思想界銷沈極矣。敘歐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爲黑暗時代。夫中世史則羅馬教權最盛之時也，舉全歐人民，其軀殼界，則糜爛于專制君主之暴威，其靈魂界則匍伏於專制教主之縛軛，故非惟不進，而以較希臘、羅馬之盛時，已一落千丈強矣。今試讀吾中國秦漢以後之歷史，其視歐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

以上由於人事者。

夫天然之障，非人力所能爲也，而世界風潮之所簸蕩所沖激，已能使吾國一變其數千年來之舊狀。進步乎！進步乎！

當在今日矣！雖然，所變者外界也，非內界也。內界不變，雖日烘動之鞭策之於外，其進無由。天下事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我輩積數千年之惡因，以受惡果於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遽責後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

新民子曰：吾不欲複作門面語，吾請以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國民。其例維何？曰破壞而已。

不祥哉！破壞之事也！不仁哉！破壞之言也！古今萬國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萬不得已，豈其好爲倏詭涼薄，憤世嫉俗，快一時之意氣，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蓋當夫破壞之運之

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力以破壞者，為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餘；聽自然而破壞者，為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無建設，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於再，再度不已而至於三，如是者可以歷數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於魚爛而自亡。嗚呼！痛矣哉破壞！嗚呼！難矣哉不破壞！

聞者疑吾言乎？吾請與讀中外之歷史。中古以前之世界，一膿血世界也。英國號稱近世文明先進國，自一千六百六十年以後，至今二百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長期國會之一度六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英國，不為十八世紀末之法蘭西也。美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後，至今五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抗英獨立、放奴戰爭之兩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美國，不為今日之秘魯、智利、委內瑞辣、亞爾然丁也。歐洲大陸列國，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綿亙七八十年空前絕後之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今日之日爾曼、義大利不為波蘭，今日之匈牙利及巴幹半島諸國不為印度，今日之奧大利不為埃及，今日之法蘭西不為曠昔之羅馬也。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後，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勤王討幕、廢藩置縣之一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憚破壞，則安知乎今日之日本，不為朝鮮也。夫吾所謂二百年來、五十年來、三十年來無破壞雲者，不過斷自今日言之耳。其實則此諸國者，自今以往，雖數百年千年無破壞，吾所敢斷言也。何也？凡破壞必有破壞之根原。孟德斯鳩曰：

“專制之國，其君相動曰輯和萬民，實則國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是苟安也之一度大破壞，取此種子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而勿使能殖也。故夫諸國者，自今以往，苟其有金革流血之事，則亦惟以國權之故，構兵於域外，容或有之耳，若夫國內相鬪糜爛鼎沸之慘劇，吾敢決其永絕而與天地長久也。今我國所號稱識時俊傑，莫不豔羨乎彼諸國者，其群治之光華美滿也如彼，其人民之和親康樂也如彼，其政府之安富尊榮也如彼，而烏知乎皆由前此之仁人志士，揮破壞之淚，絞破壞之腦，敞破壞之舌，禿破壞之筆，瀝破壞之血，填破壞之屍，以易之者也。嗚呼！快矣哉破壞！嗚呼！仁矣哉破壞！

此猶僅就政治一端言之耳，實則人群中一切事事物物，大而宗數、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于進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壞舊宗教而新宗教乃興，倍根、笛卡兒破壞舊哲學而新哲學乃興，斯密破壞舊生計學而新生計學乃興，盧梭破壞舊政治學而新政治學乃興，孟德斯鳩破壞舊法律學而新法律學乃興，歌白尼破壞舊曆學而新曆學乃興，推諸凡百諸學，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之後，復有破壞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者，其破壞者，復有踵起而破壞之者，隨破壞，隨建設，甲乙相引，而進化之運，乃遞衍於無窮。凡以鐵以血而行破壞者，破壞一次，則傷元氣一次，故真能破壞者，則一度之後，不復再見矣。以腦以舌而行破壞者，雖屢摧棄舊觀，只受其利，而不蒙其害，故破壞之事無窮，進步之事亦無窮。又如機器興而手民之利益不得不破壞，輪舶興而帆檣之利益不得不破壞，鐵路電車興而車馬之利益不得不破壞，公司興而小資本家之利益不得不破壞，“托辣士特”（Trust）興而尋常小公司之利益不得不破壞。當

其過渡疊代之頃，非不釀婦歎童號之慘，極焚亂机隍之觀也；及建設之新局既定，食其利者乃在國家，乃在天下，乃在百年，而前此蒙破壞之損害者，亦往往於直接間接上得意外之新益。善夫！西人之恒言曰：“求文明者，非徒須償其價值而已，而又須忍其苦痛。”夫全國國民之生計，為根本上不輕搖動者，而當夫破壞之運之相代乎前也，猶且不能恤小害以擲大利，而況於害有百而利無一者耶？故夫歐洲各國自宗教改革後，而教會教士之利益被破壞也；自民立議會後，而暴君豪族之利益被破壞也；英國改正選舉法，千八百三十二年。而舊選舉區之特別利益被破壞也；

美國布禁奴令，千八百六十五年。而南部素封家之利益被破壞也。此與吾中國之廢八股，而八股家之利益破壞；革胥吏，而胥吏之利益破壞；改官制，而宦場之利益破壞，其事正相等。彼其所謂利者，乃偏毗於最少數人之私利，而實則陷溺大多數人之公敵也。諺有之：“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於此而猶曰不破壞不破壞，吾謂其無人心矣。夫中國今日之事，何一非蠹大多數人而陷溺之者耶？而八股、胥吏、官制其小焉者也。

欲行遠者不可不棄其故步，欲登高者不可不離其初級，若終日沾滯呆立於一地，而徒望遠而歆，仰高而羨，吾知其終無濟也。若此者，其在毫無阻力之時，毫無阻力之地，而進步之公例固既當如是矣，若夫有阻之者，則鑿榛莽以辟之，烈山澤而焚之，固非得已。苟不爾，則雖欲進而無其路也。諺曰：“螫蛇在手，壯士斷腕。”此語至矣！不觀乎善醫者乎？腸胃癥結，非投以劇烈吐瀉之劑，而決不能治也；瘡癰腫毒，非施以割剖洗滌之功，而決不能療也，若是者，所謂破壞也。苟其憚之，而日日進參苓以謀滋補，塗珠珀以求消毒，病未有不日增而月劇者也。夫其所以不敢下吐瀉者，慮其耗虧耳，所以不

敢施割剖者，畏其苦痛耳，而豈知不吐瀉而後此之耗虧將益多，不割剖而後此之苦痛將益劇，循是以往，非至死亡不止，夫孰與忍片刻而保百年，苦一部而養全體也。且等是耗虧也，等是苦痛也，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輕，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重，此又理之至淺而易見者也。而謀國者乃昧焉，此吾之所不解也。大抵今日談維新者有兩種：其下焉者，則拾牙慧蒙虎皮，借此以為階進之路，西學一八股也，洋務一苞苴也，遊歷一幕夜也，若是者固不足道矣；其上焉者，則固嘗悴其容焉，焦其心焉，規規然思所以長國家而興樂利者，至叩其術，最初則外交也，練兵也，購械也，制器也，稍進焉則商務也，開礦也，鐵路也，進而至於最近，則練將也，警察也，教育也，此鞏鞏諸大端者，是非當今文明國所最要不可缺之事耶？雖然，枝枝節節而行焉，步步趨趨而摹仿焉，其遂可以進于文明乎？其遂可以置國家於不敗之地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披綺羅於嫖母，只增其醜；施金鞍於駑駘，只重其負；刻山龍於朽木，只驅其腐；築高樓於松壤，只速其傾，未有能濟者也。今勿一一具論，請專言教育。夫一國之有公共教育也，所以養成將來之國民也。而今之言教育者何如？各省紛紛設學堂矣，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率皆最工於鑽營奔競能仰承長吏鼻息之候補人員也；學堂之教員，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竊甲第武斷鄉曲之巨紳也；其學生之往就學也，亦不過曰此時世妝耳，此終南徑耳，與其從事于閉房退院之詩雲子曰，何如從事於當時得令之 ABCD，考選入校，則張紅然爆以示寵榮，吾粵近考取大學堂學生者皆如是。資派遊學，則苞苴請托以求中選。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業開宗明義第一章，而將來為一國教育之源泉者也。試問循此以往，其所養成之人物，可以成一國國民之資格乎？可以任為將來一國之主人翁乎？可以立於今日民族主義競爭之

潮渦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則有教育如無教育，而于中國前途何救也？請更征諸商務。生計界之競爭，是今日地球上一最大問題也，各國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國之所以爭自存者亦當在此。商務之當整頓，夫人而知矣。雖然振興商務，不可不保護本國工商業之權利。欲保護權利，不可不頒定商法。僅一商法不足以獨立也，則不可不頒定各種法律以相輔。有法而不行，與無法等，則不可不定司法官之許可權。立法而不善，弊更甚於無法，則不可不定立法權之所屬。壞法者而無所懲，法旋立而旋廢，則不可不定司法官之責任。推其極也，非制憲法，開議會，立責任政府，而商務終不可得興。今之言商務者，漫然曰吾興之吾興之而已，吾不知其所以興之者持何術也？夫就一二端言之，既已如是矣，推諸凡百，莫不皆然，吾故有以知今日所謂新法者之必無效也。何也？不破壞之建設，未有能建設者也。夫今之朝野上下，所以汲汲然崇拜新法者，豈不以非如是則國將危亡乎哉？而新法之無救於危亡也若此，有國家之責任者當何擇矣。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蠅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蕩腸胃以上于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爲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爲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爲有血之破壞乎？吾哀經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爲對也。嗚呼！

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吾讀宗教改革之歷史，見夫二百年干戈雲擾，全歐無寧宇，吾未嘗不頰蹙。吾讀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歷史，見夫殺人如麻，一日死者以十數萬計，吾未嘗不股栗。雖然，吾思之，吾重思之，國中如無破壞之種子，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夫安可得避。中國數千年以來歷史，以天然之破壞相終始者也。遠者勿具論，請言百年以來之事：乾隆中葉，山東有所謂教匪者王倫之徒起，三十九年平；同時有甘肅馬明心之亂，據河州、蘭州，四十六年平；五十一年，臺灣林爽文起，諸將出征，皆不有功，曆二年（五十二年），有福康安、海蘭察督師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爾喀又內犯，五十九年乃平。而五十八年，詔天下大索白蓮教首領不獲，官吏以搜捕教匪為名，恣行暴虐，亂機滿天下。五十九年，貴州苗族之亂遂作。嘉慶元年，白蓮教遂大起於湖北，蔓延河南、四川、陝西、甘肅，而四川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擁眾數萬起事，至七年乃平。八年，浙江海盜蔡牽又起，九年，與粵之朱濆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粵子鄭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數年，而回部之亂又起，凡曆十餘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同時湖南之趙金龍又起，十二年平。天下凋敝之既極，始稍蘇息，而鴉片戰役又起矣。道光十九年，英艦始入廣東；二十年，旋逼乍浦，犯寧波；二十一年，取舟山、廈門、定海、寧波、乍浦，遂攻吳淞，下鎮江；二十二年，結南京條約乃平。

而兩廣之伏莽，已遍地出沒無寧歲。至咸豐元年，洪、楊遂乘之而起，蹂躪天下之半。而咸豐七年，復有英人入廣東擄

總督之事，九年複有英、法聯軍犯北京之事。而洪氏據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黨猶逼京畿，危在一發，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亂猶未已，複血刃者數載，及其全平，已光緒三年矣。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爾後民教之哄，連綿不絕。光緒八年，遂有法國安南之役，十一年始平。二十年，日本戰役起，二十一年始平。二十四年，廣西李立亭、四川餘蠻子起，二十五年始平。同年山東義和團起，蔓延直隸，幾至亡國，爲十一國所挾，二十七年始平。今者二十八年之過去者，不過一百五十日耳，而廣宗、鉅鹿之難，以袁軍全力，曆兩月乃始平之；廣西之難，至今猶蔓延三省，未知所屆；而四川又見告矣。由此言之，此百餘年間，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處非以血爲染，我四百余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爲糜，前此既有然，而況乎繼此以往，其劇烈將仟伯而未有艾也。昔人雲：“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吾亦欲曰：一破壞之不忍，而終古以破壞乎？我國民試矯首一望，見夫歐、美、日本之以破壞治破壞，而永絕內亂之萌蘖也，不識亦曾有動於其心而爲臨淵之羨焉否也？

且夫懼破壞者，抑豈不以愛惜民命哉？姑無論天然無意識之破壞，如前所曆舉內亂諸禍，必非煦煦子子之所能弭也，即使弭矣，而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間接殺人者，每歲之數，又豈讓法國大革命時代哉？十年前山西一旱，而死者百余萬矣；鄭州一決，而死者十余萬矣；冬春之交，北地之民，死於凍餒者，每歲以十萬計；近十年來，廣東人死於疫癘者，每歲以數十萬計；而死于盜賊與迫于饑寒自爲盜賊而死者，舉國之大，每歲亦何啻十萬。夫此等雖大半關於天災乎？然人之樂有群也，樂有政府也，豈不欲以人治勝天行哉？有政府而不能爲民捍災患，然則何取此政府爲也？天

災之事關係政府責任，餘別有論。嗚呼！中國人之爲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汙吏戮之，異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則饑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癘戮之，刑獄戮之，竊賊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無論爲冤慘爲當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現於新聞紙中三數次乃至百數十次，所謂貴人道重民命者，不當如是耶？若中國則何有焉？草薶耳，禽獮耳。雖日死千人焉，萬人焉，其誰知之？其誰殛之？亦幸而此傳種學最精之國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其林林總總者如故也，使稍矜貴者，吾恐周餘子遺之詩，早實見於今日矣。然此猶在無外競之時代爲然耳。自今以往，十數國之饑鷹餓虎，張牙舞爪，吶喊蹴踏，以人我鬪而擇我肉，數年數十年後，能使我如埃及然，將口中未下咽之飯，挖而獻之，猶不足以償債主；能使我如印度然，日日行三跪九叩首禮於他族之膝下，乃僅得半腹之飽。不知愛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我國民一念及此，當能信吾所謂“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者之非過言矣，而二者吉凶去從之間，我國民其何擇焉！其何擇焉！昔日本維新主動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陰者，嘗語其徒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略也。吉田松陰，日本長門藩士，以抗幕府被逮死。維新元勳山縣、伊藤、井上等，皆其門下士也。今日中國之弊，視四十年前之日本又數倍焉，而國中號稱有志之士，舍松陰所謂最大下策者，無敢思之，無敢道之，無敢行之，吾又烏知其前途所終極也。

雖然，破壞亦豈易言哉？瑪志尼曰：“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者，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并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吾請更下一解曰：“非有不

忍破壞之仁賢者，不可以言破壞之言；非有能回破壞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壞之事。而不然者，率其牢騷不平之氣，小有才而未聞道，取天下之事物物，不論精粗美惡，欲一舉而碎之滅之，以供其快心一笑之具，尋至自起樓而自燒棄，自蒔花而自斬刈，囂囂然號於衆曰，吾能割捨也，吾能決斷也，若是者直人妖耳。故夫破壞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爲也。孔明揮淚於街亭，子胥泣血于關塞，彼豈忍死其友而遺其父哉？

論私德（節錄）

（1903年10月4日、11月2日）

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懷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論德而別舉其公焉者，非謂私德之可以已。謂夫私德者，當久已為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抑且先聖昔賢，言之既已圓滿纖悉，而無待末學小子之嘵嘵詞費也。乃近年以來，舉國囂囂靡靡，所謂利國進群之事業，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趨，反貽頑鈍者以口實，而曰新理想之賊人子而毒天下。噫，餘又可以無言乎！作《論私德》。一 私德與公德之關係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積也，所以為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麼匿。拓都之性情形制，麼匿為之，麼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麼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見候官嚴氏所譯《群學肆言》。其雲拓都者，東譯所稱團體也；雲麼匿者，東譯所稱個人也。）諒哉言乎，夫所謂公德雲者，就其本體言之，謂一團體中人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個人對於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群聚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群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

也。盲者不能以視於衆而忽明，聾者不能以聽於衆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於衆而忽勇，故我對於我而不信，而欲其信於待人，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於團體，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睹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雲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爲第一義；欲從事于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爲第一義。

且公德與私德，豈嘗有一界線焉，區劃之爲異物哉！德之所由起，起於人與人之有交涉。（使如《魯敏遜漂流記》所稱，以子身獨立於荒島，則無所謂德，亦無所謂不德。）而對於少數之交涉，與對於多數之交涉，對於私人之交涉，與對於公人之交涉，其客體雖異，其主體則同。故無論泰東、泰西之所謂道德，皆謂其有贊於公安公益者雲爾；其所謂不德，皆謂其有戕於公安公益者雲爾。公雲私雲，不過假立之一名詞，以爲體驗踐履之法門。就泛義言之，則德一而已，無所謂公私；就析義言之，則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斷無私德濁下，而公德可以襲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謬托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

二 私德墮落之原因

私德之墮落，至今日之中國而極。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複雜不得悉數，當推論其大者得五端：

（一）由於專制政體之陶鑄也。孟德斯鳩曰：“凡專制之國，間或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征諸歷史，乃君主之國，其號稱大臣近臣者，大率畢庸劣卑屈嫉妒陰險之人，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甯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

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爲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專制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專制政體之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明甚也。”夫既競天擇之公例，惟適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數千年生息於專制空氣之下，苟欲進取，必以詐僞；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於此兩種性質之人，即其在社會上占最優勝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則以劣敗而漸滅，不復能傳其種於來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遺傳，盤踞於社會中，而爲其公共性，種子相熏，日盛一日，雖有豪傑，幾難自拔，蓋此之由。不寧惟是，彼踟躕於專制之下，而全軀希寵以自滿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達識熱誠之士，苟欲攘臂爲生民請命，則時或不得不用詭秘之道，時或不得不爲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誠也，猶可以不因此而磷緇也，然習用之，則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幾何不隨流而沈汨也。夫所謂達識熱誠欲爲生民請命者，豈非一國中不可多得之彥哉！使其在自由國，則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純全之德性，溫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於此途，而因是墮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盡以爲斯人咎也！

（二）由於近代霸者之摧鋤也。夫其所受於數千年之遺傳者既如此矣，而此數千年間，亦時有小小之汗隆升降，則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專制之國，君主萬能。”非虛言也。顧亭林之論世風，謂東漢最美，炎宋次之，而歸功於光武、明、章，藝祖、真、仁。（《日知錄》卷十三雲：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天下。

光武有鑒於此，乃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

明行修之士，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捨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雞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又雲：

“《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稱范種淹、歐陽修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且從而論之曰：“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此其言雖於民德汙隆之總因，或有所未盡乎，然不得不謂爲重要關係之一端矣。嘗次考三千年來風俗之差異，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時猶有先王遺民，自戰國涉秦以逮西漢，而懿俗頓改者，集權專制之趨勢，時主所以芻狗其民者，別有術也。戰國雖混濁，而猶有任俠尚氣之風。及漢初而摧抑豪強，朱家、郭解之流，漸爲時俗所姍笑，故新莽之世，獻符閹媚者遍天下，則高、惠、文、景之播其種也。至東漢而一進，則亭林所論，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獎踔馳之士，於是權詐疊進，奸僞萌生，（建安廿二年八月下令：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

光武、明、章之澤，掃地殆盡，每下愈況，至五季而極，千年間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亂有以揚其波也。及宋乃一進。藝祖以檢點作天子，頗用專制力，挫名節以自固。（君臣坐而論道之制，至宋始廢。蓋范質輩與藝祖並仕周，位在藝祖上；及人宋爲宰相而遠嫌自下也。）而真、仁守文，頗知大體，提倡士氣。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與有力焉。胡元之篡，衣冠塗炭，純以遊牧水草之性馳驟吾民，故九

十年間，暗無天日。

及明而一進。明之進也，則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鷲之性，摧鋤民氣，戮辱臣僚，其定律至立不為君用之條，令士民毋得以名節自保，以此等專制力所挫抑，宜其惡果更烈於西漢，而東林複社，捨命不渝，鼎革以後，忠義相屬者，則其原因別有在也（詳下節）。下逮本朝，順、康間首開博學鴻詞以繫遺逸，乃為《貳臣傳》以辱之。晚明士氣，斫喪漸盡，及夫雍、乾，主權者以悍鷲陰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擾之妙術，摭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恥，（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侍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為《四庫提要》、《通鑒輯覽》等書，排斥道學，貶絕節義，自魏武以後，未有敢明目張膽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猶直師商、韓六蠹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陰托儒術芻狗之言，而一代從而迷其信。嗚呼！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百餘年前所播之惡果，今正榮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穢德之亘千古而絕五洲，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三）由於屢次戰敗之挫沮也。國家之戰亂，與民族之品性最有關係，而因其戰亂之性質異，則其結果亦異。今先示其類別如下：

內亂者，最不祥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當內亂時，其民必生六種惡性：一曰僥倖性。才智之徒，不務利群，而惟思用險鷲之心術，攫機會以自快一時位。

二曰殘忍性。草薙禽獮之既久，司空見慣，而曾不足以動其心也。三曰傾軋性。彼此相閱，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頃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含有性也。四曰狡僞性，朝避猛虎，夕避長蛇，非營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涼薄性。一身

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于至親者尚不暇愛，而遑能愛人，故仁質研喪漸滅以至於盡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暮不保朝，假日偷樂，人人自危，無複遠計，馴至與野蠻人之不知將來者無以異也。此三者柔良之民所含有性也。當內亂後，其民亦生兩種惡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夢魂猶噩，膽汁已破，勇氣全銷也。二曰浮動性。久失其業，無所依歸，秩序全破，難複故常也。故夫內亂者，最不祥物也。

以法國大革命，爲有史以來驚天動地之一大事業，而其結果乃至使全國之民，互相割刃於其腹，其影響乃使數十年以後之國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謂法國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實由革命之役，斫喪元氣太過，殆非虛言也。

內亂之影響，則不論勝敗。何也？勝敗皆在本族也，故恢復平和之後，無論爲新政府、舊政府，其亂後民德之差異，惟視其所以勞來還定、補救陶冶者何如。而暫亂偶亂者，影響希而補救易；久亂頻亂者，影響大而補救難。此其大較也。

若夫對外之戰爭則異是。其爲主動以伐人者，則運有全在軍隊，而境內安堵焉，惟發揚其尚武之魂，鼓舞其自尊之念。故西哲曰：戰爭者，國民教育之一條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爲被動而伐於人者，其影響雖與內亂絕相類，而可以變僥倖性爲功名心，變殘忍性爲敵愾心，變傾軋性而爲自覺心，乃至變狡僞性而爲謀敵心，變涼薄性而爲敢死心，變苟且性而爲自保心。何也？內亂則已無所逃于國中，而惟冀亂後之還定；外爭則決生死于一發，而怵于後時之無可回復也。

故有利用敵國外患以爲國家之福者，雖可悲而非其至也。外爭而自爲征服者，則多戰一次，民德可高一級。德人經奧大利之役，而愛國心有加焉，經法蘭西之役，而愛國心益有加焉。日本人於朝鮮之役、中國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戰敗而爲

被征服者，則其國民固有之性，可以驟變忽落而無複痕迹。夫以斯巴達強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于波斯之後，竟永爲他族藩屬，而所謂軍國民之紀念，竟可不復睹也。波蘭當十八世紀前，泱泱幾霸全歐，何以一經瓜分後，而無復種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則過於其市，順民旗飄颻焉。問昔時屠狗者，闐如矣，何也？自五胡、元魏、安史、契丹、女直、蒙古、滿洲以來，經數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沒盡矣。夫在專制政體之下，既已以卑屈詐僞兩者爲全身進取之二法門矣，而況乎專制者之複非我族類也。故夫內亂與被征服二者，有一於此，其國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趨卑下，而中國乃積數千年內亂之慣局，以膿血充塞歷史，日伐於人而未嘗一伐人，屢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變累下種種遺傳之惡性，既已彌漫於社會，而今日者又適承洪楊十餘年驚天動地大內亂之後，而自歐勢東漸以來，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瞬眈於我前，國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於生計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曰：“民無恒產，斯無恒心，既無恒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贍，奚暇禮義！”嗚呼，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並世之中，其人格最完善之國民，首推英美，交則日爾曼，之三國者，皆在全球生計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葡萄牙人，在數百年前，深有強武活潑、沈毅嚴整之氣度，今則一一相反，皆由生計之日蹙爲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東之朝鮮人、安南人，則生計最窮迫不堪之民也。俄羅斯政府，以鷹瞵虎視之勢，震懾五陸，而其人民稱罪惡之府，黑暗無複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亞亡國論》，窮形盡相。）亦生計沈寤之影響也。彼虛無黨以積年遊說煽動之力，而不能得多數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於孤往兇險之手段，亦爲此問題所困

也。日本政府術，幾匹歐美，而社會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進步，與政治之進步不相應也。夫世無論何代，地無論何國，固莫不有其少數畸異絕俗之士，既非專制魔力所能束縛，亦非恒產困乏所能銷磨。雖然，不可以律衆人也。多數之人民必其於仰事俯蓄之外，而稍有所餘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譽，泛愛而好慈善，其腦筋有餘力以從事於學問，以養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餘暇以計及於身外，以發其顧團體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畢，而憂夕飧，秋風未來，而泣無褐，雖有仁質，豈能自凍餒以念衆生；雖有遠慮，豈能舍現在以謀將來？西人群學家言，謂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別，在公共思想之有無，與未來觀念之豐缺。而此兩者所以差異之由，則生計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貪鄙之性，褊狹之性，涼薄之性，虛偽之性，諂阿之性，暴棄之性，偷苟之性，強半皆由生計憔悴造之。生計之關係於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國民數千年來，困於徭役，困于災癘，困於兵燹，其得安其居樂其業者，既已間代不一觀；所謂虛偽、褊狹、貪鄙、涼薄、諂阿、暴棄、偷苟之惡德，既已經數十世紀，受之于祖若宗社會之教育；降及現世，國之母財，歲不增殖，而宮廷土木之費，官吏苞苴之費，恒數倍於政府之歲入，國民富力之統計，每人平均額不過七角一分有奇，（據日本橫山雅男氏之統計調查，日幣七十錢有奇。）而外債所負，已將十萬萬兩（利息在外），以至有限之物力，而率變為不可複之母財，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況乎世界生計競爭之風潮席捲而來，而今乃始發軔也。民國之腐敗墮落，每下愈況，嗚呼，吾未知其所終極矣！

（五）由於學術匡救之無力也。彼四端者，養成國民大多數惡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風易俗之事，其目的雖在多數人，其主動恒在少數人，若缺於彼而有以補於此，則雖敝而猶未至

其極也。東漢節義之盛，光武、明、章之功，雖十之三，而儒學之效，實十之七也。唐之與宋，其專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賢否亦不甚相遠，而士俗判若天淵者，唐儒以詞章浮薄相尚，宋儒以道學廉節爲坊也。魏晉六朝之腐敗原因，雖甚雜複，而老莊清談宗派，半屍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達於極點，而晚明士氣，冠前古者，王學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則近今二百年來民德汙下之大原，從可睹矣。康熙博學鴻詞諸賢，率以耆宿爲海內宗仰，而皆自汙貶。茲役以後，百年來支配人心之王學，掃蕩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絕學，老岩穴，統遂斬矣。而李光地、湯斌，乃以朱學聞。以李之忘親背交，職爲奸諛，（李給鄭成功以覆明祀，前人無譏，全謝山始河之。）湯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湯斌雖貴，而食不禦炙雞，帷帳不過棗綱，嘗奏對出，語人曰：生平未嘗作如此欺人語。

後爲聖祖所覺，蓋公孫弘之流也。）而以爲一代開國之大儒，配食素王，未流所鼓鑄，豈待問矣。後此則陸隴其、陸世儀、張履祥、方苞、徐乾學輩，以媵婀誇毗之學術，文致期奸，其人格殆猶在元許衡、吳澄之下，所謂《國朝宋學淵源記》者，殆盡於是矣。而乾嘉以降，閻、王、段、戴之流，乃標所謂漢學者以相誇尚，排斥宋明，不遺餘力。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昔乾隆間內廷演劇，劇曲之大部分，則誨亂也，誨淫也，皆以觸忌諱，被呵譴，不敢進，乃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之事，既借消遣，亦無愆尤。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而其用心亦正與彼相等。蓋王學之激揚蹈厲，時主所最惡也，乃改而就朱學，朱學之嚴正忠實，猶非時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漢學。若漢學者，則立於人

間社會以外，而與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爲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辯論千萬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藏身之固，莫此爲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爲阿世盜名之一秘鑰，於是名節閑檢，蕩然無所複顧。故宋學之敝，猶有僞善者流；漢學之敝，則並其僞者而亦無之。何也？彼見夫盛名鼎鼎之先輩，明目張膽以爲鄉黨自好者所不爲之事，而其受社會之崇拜、享學界之屍祝自若也，則更何必自苦以強爲禹行舜趨之容也。昔王鳴盛（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等書，漢學家之鉅子也）嘗語人曰：“吾貪髒之惡名，不過五十年；吾著書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語者，直代表全部漢學家之用心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漢學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謬種，與八股同毒，盤踞于二百餘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後，而其氣焰始衰，而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報，耗矣哀哉！

五年以來，海外之新思想，隨列強侵略之勢力以入中國，始爲一二人倡之，繼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盡蔑舊學也，以舊學之簡單而不適應於時勢也，而思所以補助之，且廣陳衆義，促思想自由之發達，以求學者之自擇。而不意此久經腐敗之社會，遂非文明學說所遽能移植。於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斯賓塞有言：“衰世雖有更張，弊混於此者，必發於彼；害消於甲者，將長於乙。合通群而核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質不結，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嗚呼！吾觀近年來新學說之影響于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實際經驗之言，而益爲我國民增無窮之沈痛也。

夫豈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償其弊殆僅矣。《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又曰：“橘在江南爲橘，過江北則爲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要而論之，魏晉間清談乾嘉間之考據，與夫現今學子口頭之自由、平等、權利、破壞，其挾持絕異，其性質則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則以最新最有力之學理，緣附其所近受遠受之惡性惡習，擁護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間民德之變遷，在朱學時代，有僞善者，猶知行惡之爲可恥也；在漢學時代，並僞焉者而無之，則以行惡爲無可恥也。及今不救，恐後此歐學時代，必將有以行惡爲榮者，今已萌芽於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惡爲榮，則洪水猛獸，足喻斯慘耶？君子念此，膚粟股栗矣。

中國歷代民德升降表（略）

中國歷代民德升降原因表（附）

國勢

君主

戰爭

學術

生計

民德

春秋

列國並立，貴族專制。

權不甚重，影響頗少。

雖多而不甚烈。

各宗派雖萌芽而未甚發達，多承先王遺風。
交通初開，競爭不甚劇。
醇朴忠實。

戰國

列國並立，集權專制漸鞏固。
大率以尚武精神、外交手段兩者，獎厲臣下。
甚烈。
自由思想大發達，儒、墨、道、法、縱橫諸派互角，縱橫
家最握實權。
商業漸興，兼併大起，因苛稅及兵亂，民困殊甚。
其長在任俠尚氣，其短在睚眦詐僞、破壞秩序。

秦

中央集權，專制力甚強。
以塞民智、挫民氣爲主。
繼續。
屏棄群學，稍任法家。
大窘。
卑屈浮動。

西漢

同。
高祖承用秦法，專挫任俠，刻薄寡恩。

少。
儒老並行。
文、景間家給人足武、昭以後稍困。
卑屈甚于秦時。

東漢

同。
光武、明、章，獎厲名節。
少。
儒學最盛時代，收孔教之良果。
復蘇。
尚氣節，崇廉恥，風俗稱最美。

三國

本族分裂。
魏武提倡惡風，吳、蜀亦獎厲權術。
烈。
缺乏。
頗艱。
汙下。

唐

本族恢復中央集權，旋復分裂。

驕汰。

上半期平和，下半期大亂。

儒者於詞章外無所事，佛學稍發達。

上半期頗蘇，下半期大困。

上半期柔靡卑屈，下半期混濁。

五季

不成國。

無主。

戰敗於外族。

無。

民不聊生。

最下。

宋

主權微弱，外族頻侵。

真、仁愛民崇禮。

戰敗於外族。

道學發達最盛，朱、陸為其中心點。

稍蘇。

尚節義而稍文弱。

元

外族主權，專制力甚強。

以遊牧性蹴踏本族。

本族全敗，戰爭與國民無與。

撫朱學末流，而精神不存。
困。
卑屈，寡廉恥。

明

本族恢復，專制力甚強。
太祖殘忍刻薄，挫抑民氣。
戰勝後，平和時代稍長。
王學太興，思想高尚。
稍蘇。
發揚尚名節，幾比東漢。

清

外族同化主權，專制力甚強。
雍正、乾隆谿以刻陰險威群下。
戰敗後，平和時代稍長。
士以考據、詞章自遁，不是知學，其黠者，以腐敗矯僞之
朱學文其奸。
頗蘇。
庸懦，卑怯，狡詐。

現今

文明〔明〕之外族侵入，主權無存。
四十年來，主權者以壓制敷衍爲事，近而益甚。
內亂未已，外患又作，數敗之後，四海騷然。
舊學漸滅，新學未成，青黃不接，謬想重疊。
漏卮既甚，而世界生計競爭風潮侵來，全國憔悴。
混濁達于極點，諸惡俱備。

三 私德之必要

私德者，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離者也。雖然，吾之論著，以語諸大多數不讀書不識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語諸少數讀舊書識舊字之人，亦莫予聞也。於是吾忠告之所得及，不得不限於少數國民中之最少數者。顧吾信夫此最少數者，其將來勢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數者而有餘也。吾爲此喜，吾爲此懼，吾不能已於言。

今日蹉跎俊發有骨鯁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壞主義耶？破壞之必能地於今之中國與否，爲別問題，姑勿具論。而今之走於極端者，一若惟建設爲需道德，而破壞則無需道德，鄙人竊以爲誤矣。古今建設之偉業，固莫不含有破壞之性質；古今破壞之偉人，亦靡不饒有建設之精神。實則破壞與建設，相倚而不可離，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有所缺，則靡特建設不可得期，即破壞亦不可得望也。今之言破壞者，動引生計學上分勞之例，謂吾以眇眇之躬，終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寧應於時勢而專任破壞焉，既破壞以後，則建設之責，以俟君子，無待吾過慮也。此其心豈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顧吾以爲不惟於破壞後當有建設，即破壞前亦當有建設。苟不爾者，則雖日言破壞，而破壞之目的終不得達。何也？群學公例，必內固者乃能外競，一社會之與他社會競也，

一國民之與他國民競也，苟其本社會本國之機體未立、之營衛未完，則一與敵遇而必敗，或未與敵遇而先自敗。而破壞主義之性質，則以本社會本國新造力薄之少數者，而悍然與彼久據力厚之多數者為難也。故不患敵之強，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敵者何在？在能團結一堅固有力之機體而已。然在一社會、一國家，承累年積世之遺傳習慣，其機體由天然發達，故成之尚易。在一黨派則反是，前者無所憑藉，並世無所利用，其機體全由人為發達，故成之最難。所謂破壞前之建設者，建設此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壞者，動曰一切破壞。此響言也。吾輩曷為言破壞？曰：去其病吾社會者雲爾。如曰一切破壞也，是將並社會而亦破壞之也。譬諸身然，沈疴在躬，固不得不施藥石，若無論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針灸之、攻泄之，剛直自殺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其目的非在破壞社會，而不知“一切破壞”之言，既習于口而印於腦，則道德之制裁，已無可複施，而社會必至於滅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實鑒於今日之全社會，幾無一部分而無病態也，憤慨之極，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療病者無論下若何猛劑，必須恃有所謂“元神真火”者，以為驅病之原，苟不爾者，則一病未去，他病複來，而後病必更難治於前病。故一切破壞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壞者有不破壞者，則其應破壞之部分，尚可食破壞之利，苟一切破壞，則不惟將來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壞者亦卒不得破壞，此吾所敢斷言也。吾疇昔以為中國之舊道德，恐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也，而渴望發明一新道德以補助之（參觀第五節《論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決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與力之成

就甚易，惟德最難。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爲力也，即盡讀梭格拉底、柏拉圖、康得、黑智兒之書，謂其有“新道德學”也則可，謂其有“新道德”也則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則其本原出於良心之自由，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不同一，是無有新舊之可雲也。苟欲行道德也，則因於社會性質之不同，而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隨此冥然之軀殼，以遺傳於我躬，斯乃一社會之所以爲養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會之所養者養我，談何容易耶？竊嘗舉泰西道德之原質而析分之，則見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會名譽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國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猶雲欲以新道德易國民，是所謂磨磚爲鏡、炊沙求飯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補助，雖然，此必俟諸國民教育大興之後，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獲，而在今日青黃不接之頃，則雖日日聞人說食，而已終不能飽也。況今者無所挾持以爲過渡，則國民教育一語，亦不過托諸空言，而實行之日，終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輸入，因此遂絕望也。然則今日所恃以維持吾社會于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而已。（道德與倫理異，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者或因於時勢而稍變其解釋，道德則放諸四海而皆准，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爲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倫理之不宜於今者也：若夫忠之德，愛之德，則通古今中西而爲一者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故謂中國言倫理有缺點則可，謂中國言道德有缺點則不可。）而“一切破壞”之論興，勢必將並取舊道德而亦摧棄之。嗚呼，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見披發于伊川，知百年而爲戎。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時”雲爾。汝之言而無力耶，則多言奚

爲；

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將以毒天下。吾願有言責者一深長思也。

讀者其毋曰：今日救國之不暇，而嘵嘵然談性說理何爲也。諸君而非自認救國之責任也，則四萬萬人之腐敗，固已久矣，而豈爭區區少數之諸君。惟中國前途，懸于諸君，故諸君之重視道德與蔑視道德，乃國之存亡所由系也。今即以破壞事業論，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

彼克林威爾實最純潔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華盛頓所率者皆最質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輩，皆朱學、王學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壞；非有高尚純潔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壞。雖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實難矣。吾知其難而日孜孜焉，兢業以自持，困勉以自勵，以忠信相見，而責善於友朋，庶幾有濟。若乃並其所挾持以爲破壞之具者而亦破壞之，吾不能爲破壞之前途賀也。吾見世之論者，以革命熱之太盛，乃至神聖洪秀全而英雄張獻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爲有爲而發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時甚痛快，茹其果時有不勝其苦辛者矣。夫張獻忠更不足道矣，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標旗幟，有合於民族主義也，而相與頌揚之。究竟洪秀全果爲民族主義而動否，雖論者亦不敢爲作保證人也。王莽何嘗不稱伊、周，曹丕何嘗不法禹、舜，亦視其人何如耳？大抵論人者必於其心術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與吾宗旨偶同也，而謂之君子。如韓侂胄之主伐金論，我輩所最贊者，然贊其論不能贊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與吾宗旨偶同也，而竟斥爲小人。王猛之輔苻秦，我輩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尚論者

如略心術而以爲無關重輕也，夫亦誰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見重於社會也，吾不知於社會全體之心術，所影響何如耳。不寧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國耶？人之欲救國，誰不如我，而國終非以此“瞎鬧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靜氣而深察也。論者之意，必又將曰：非有瞎鬧派開其先，則實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論之是否，屬於別問題，茲不深辯。今但問論者之意，欲自爲瞎鬧派，且使聽受吾言者悉爲瞎鬧派乎？恐君雖欲自貶損，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源，而舉國中能瞎鬧之人正多，現在未來瞎鬧之舉動亦自不少，而豈待君之入其間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從旁勸駕也。況君之言，皆與彼無瞎鬧之資格者語，而其有瞎鬧之資格者，又非君之筆墨勢力範圍所能及也。然則吾儕今日，亦務爲真救國之事業，且養成可以真救國之人才而已。

誠如是也，則吾以爲此等利口快心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彼其意，豈不亦曰吾以救一時雲爾。而不知疾風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恥道喪，五胡疊侵，元魏憑陵，黃帝子孫勢力之墜地，即自茲始。

此中消息，殆如銅山西崩，洛鍾東應，感召之機，銖黍靡忒。

嗚呼，可不深懼耶！可不深懼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將殺人，高城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國最少數之先覺，號稱爲得風氣之先者，後進英豪，具爾瞻焉，苟所以爲提倡者一誤其途，吾恐功之萬不足以償其罪也。古哲不雲乎：“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今日稍有知識稍有血性之士，對於政府而有一重大敵，對於列強而複有一重大敵，其所以兢兢業業蓄養勢力者宜何如？實力安在？吾以爲學識之開通、運動之預備，皆其餘事，而惟道德爲之師。無道德觀念以相處，則兩人且不能

爲群，而更何事之可圖也。自起樓而自摧燒之，自蒔種而自踐踏之，以雲能破壞則誠有矣，獨惜其所破壞者，終在我而不在敵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爲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可也；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可也。故其言曰：“紮硬寨，打死仗。”曰：“多條理，少大言。”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複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傑證之則如彼，以吾祖國之豪傑證之則如此，認救國之責任者，其可以得師矣。

吾謂破壞家所破壞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敵，聞者或不慊焉。蓋倡破壞者，自其始斷未有立意欲自破壞焉者也，然其勢之所趨多若是。此不徒在異黨派有然也，即同黨派亦然。此其何故歟？竊嘗論之。共學之與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群者所不可不兢兢也。當其共學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論同，耦俱無猜，謂相將攜手以易天下。及一旦出而共事，則各人有各人之性質，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實際交涉，則意見必不能盡同，手段必不能盡同。始而相規，繼而相爭，繼而相怨，終而相仇者，往往然矣。此實中西歷史上所常見，而豪傑所不免也。諺亦有之：“相見好，同住難。”

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尚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于斯時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責善而無分離，觀曾文正與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歷史，可以知其故矣。讀者猶疑吾言乎，請懸之以待足下實際任事之日，必

有不勝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個個分離孤立，而能救此瀕危之國，明也。其必協同運動，組成一分業精密、團結鞏固之機體，庶幾有濟。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機體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將奚以哉！將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易漓汨 C 汨 C 人之德性，而破壞之事，又其尤甚者也。當今日人心腐敗達于極點之時，機變之巧，疊出相嘗，太行孟門，豈雲巉絕。曾文正與其弟書雲：“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曆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倒把自家學壞了。”以文正之賢，猶且不免，而他更何論也。故在學堂裏講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講道德最難。若夫持破壞主義者，則更時時有大敵臨於其前，一舉手，一投足，動須以軍略出之，而所謂軍略者，又非如兩國之交綏雲也。在敵則挾其無窮之威力以相臨，在我則偷期密約，此遷彼就，非極機巧，勢不能不歸於劣敗之數，故破壞家之地位之性質，嘗與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親其役者，在初時或本爲一極樸實極光明之人，而因其所處之地位、所習之性質，不知不覺，而漸與之俱化，不一二年，而變爲一刻薄寡恩、機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實最可畏之試驗場也。然語其究竟，則凡走入刻薄機詐一路者，固又斷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摭拾《宋元學案》上理窟之空談，實則於事故上證以所見者所曆者，而信其結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養道德之難既若彼，而任事必須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則當茲冲者，可不栗栗耶，可不孳孳耶！《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息息自克，猶懼未能挽救于萬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問者曰：今日國中種種老朽社會，其道德上之黑暗，不可思議，今子之所論，反乃偏責備於新學之青年，新學青年，雖或間有不德，不猶愈於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無可

望無可責者也，且又非吾筆墨之勢力範圍所能及也。中國已亡於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學之青年，致死而之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與彼等同科焉，則中國遂不可救也。此則吾嚔音瘖口之微意也。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1902年2月8日)

互萬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類所懺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之最廣被而最經久者，何物乎？

將以威力乎？亞歷山大之獅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龍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大利，拿破侖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勢，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策亦隨身名而滅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

今且勿論遠者，請以近世史中文明進化之迹，略舉而證明之。凡稍治史學者，度無不知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即十字軍之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夫十字軍之東征也，前後凡七役，互二百年，（起一千〇九十六年，迄一千二百七十年。）卒無成功。乃其所獲者不在此而在彼。以此役之故，而歐人得與他種民族相接近，傳習其學藝，增長其智識，蓋數學、天文學、理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

而拉丁文學、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遠因也。中世末葉，羅馬教皇之權日盛，哲學區域，為安士林（Anselm，羅馬教之神甫也。）派所壟斷，及十字軍罷役以後，西歐與希臘、亞刺伯諸邦，來往日便，乃大從事於希臘語言文字之學，不用翻譯，而能讀亞裏士多德諸賢之書，思想大開，一時學者不復為宗教迷信所束縛，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歐精神，為之

一變。此其近因也。其間因求得印書之法，而文明普遍之途開；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環遊之業成。凡我等今日所衣所食、所用所乘、所聞所見，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學術來者耶？此猶曰其普通者，請舉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條論之。

一曰歌白尼（Copernicus，生於一四七三年，卒於一五四三年。）之天文學。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國古代，謂天圓地方，天動地靜。羅馬教會，主持是論，有倡異說者，輒以非聖無法罪之。當時哥倫布雖尋得美洲，然不知其為西半球，謂不過亞細亞東岸之一海島而已。及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然後瑪志侖（Magellan，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太平洋一周。）始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今日之有亞美利加合眾國，燦然為世界文明第一，而駸駸握全地球之霸權者，歌白尼之為之也。不寧惟是，天文學之既興也，從前宗教家種種憑空構造之謬論，不復足以欺天下，而種種格致實學從此而生。雖謂天文學為宗教改革之強援，為諸種格致學之鼻祖，非過言也。哥白尼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二曰倍根、笛卡兒之哲學。中世以前之學者，惟尚空論，嗶嗶然爭宗派，爭名目，口崇希臘古賢，實則重誣之，其心思為種舊習所縛，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專倡格物之說，謂言理必當驗事物而有征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兒出，又倡窮理之說，謂論學必當反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從之。此二派行，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犁庭掃穴，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學家恒言，二賢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兒之關係于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鳩（Montesquien，法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年，卒於一七五五年。）之著《萬法精理》。十八世紀以前，政法學

之基礎甚薄，一任之於君相之手，聽其自腐敗自發達。及孟德斯鳩出，始分別三種政體，論其得失，使人知所趣問。又發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後此各國，靡然從之，政界一新，漸進以迄今日。又極論聽訟之制，謂當廢拷訊，設陪審，歐美法廷 C 庭 C，遂爲一變。又謂販賣奴隸之業，大悖人道，攻之不遺餘力，實爲後世美、英、俄諸國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發之論，爲法蘭西及歐洲諸國所採用，遂進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鳩實政法學天使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四曰盧梭（Rousseau，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二年，卒於一七七八年。）之倡天賦人權。歐洲古來，有階級制度之習，一切政權、教權，皆爲貴族所握，平民則視若奴隸焉。及盧梭出，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即生而當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與我，無貴賤一也，於是著《民約論》（Social Contract，）大倡此義。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群結約，以衆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衆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卷，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

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蘭克今（Franklin，美國人，生於一七〇六年，卒於一七九〇年。）

之電學，瓦特（Watt，英人，生於一七三六年，卒於一八一九年。）之汽機學。十九世紀所以異於前世紀者何也？十九世紀有縮地之方，前人以馬力行，每日不能過百英里者，今則

四千英里之程，行於海者十三日而可達，行于陸者三日而可達矣，則輪船鐵路之爲之也。昔日制帽、制靴、紡紗、織布等之工，以若干時而能製成一枚者，今則同此時刻，能制至萬枚以上矣。倫敦一報館一年所用之紙，視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四百年間所用者，有加多焉，則製造機器之爲之也。美國大統領下一教書，僅一時許，而可以傳達于支那，上午在印度買貨，下午可以在倫敦銀行支銀，則電報之爲之也。凡此數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機之理。）與一放紙鳶之富蘭克林（富氏嘗放紙鳶以驗電學之理）二賢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六曰亞丹·斯密（Adam Smith，英國人，生於一七二三年，卒於一七九〇年。）之理財學。泰西論者，每謂理財學之誕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五百七十六年是也。何以故？蓋以亞丹斯密氏之《原富》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此書侯官嚴氏譯），出版於是年也。此書之出，不徒學問界爲之變動而已，其及于人群之交際，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後，英國決行自由貿易政策（Free Trade），盡免關稅，以致今日商務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論爲之地。近世所謂人群主義（Socialism），專務保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其方策漸爲自今以後之第一大問題。亦自斯密氏發其端，而其徒馬爾沙士大倡之，亞丹·斯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倫知理（Bluntschili，德國人，生於一八〇八年，卒於一八八一年。）之國家學。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也。雖然，盧氏立於十八世紀，而爲十九世紀之母；伯氏立於十九世紀，而爲二十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

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爲何物，於是國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爲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雲人民爲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爲第一之義務，而盛強之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爲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伯倫知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八曰達爾文（Darwin Charles，英國人，生於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八二年。）之進化論。前人以爲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爾文出，然後知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前人以爲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出，然後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故進化論出，而前者宗門迷信之論，盡失所據。教會中人，惡達氏滋甚，謂有一魔鬼住于其腦雲，非無因也。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爲強者、爲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爲一人，爲一國家，皆向此鵠以進，此近世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民族自增植其勢力於國外，謂之民族帝國主義。）所由起也。此主義今始萌芽，他日且將磅礴充塞於本世紀而未有已也。雖謂達爾文以前爲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爲一天地可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賢，不過舉其犖犖大者。至如奈端（Newton，英人，生於一六四一年，卒於一七二七年。）之創重學，嘉列（Guericke，德國人，生於一六〇二年，卒於一六八六年。）懷黎（Boyle，英人，生於一六二六年，卒於一六九一年。）之

制排氣器，連挪士（Linneus，瑞典人，生於一七〇七年，卒於一七七八年。）之開植物學，康得（Kant，德國人，生於一七二四年，卒於一八〇四年。）之開純全哲學，皮裏士利（Priestley，英人，生於一七三三年，卒於一八〇四年。）之化學，邊沁（Bentham，英人，生於一七四七年，卒於一八三二年。）之功利主義，黑拔（Herbart，生於一七七六年，卒於一八四一年。）之教育學，仙士門（St. Simon，法人），喀謨德（Comte，法人，生於一七九五年，卒於一八五七年。）之倡人群主義及群學，約翰彌勒（JohnStusrtMill，英人，生於一八〇六年，卒於一八七三年。）之論理學、政治學、女權論，斯賓塞（Spencer，英人，生於一八二〇年，今猶生存。）之群學等，皆出其博學深思之所獨得，審諸今後時勢之應用，非如前代學者，以學術為世界外遁迹之事業，如程子所雲“玩物喪志”也。以故其說一出，類能聳動一世，餉遺後人。嗚呼，今日光明燦爛、如荼如錦之世界何自來乎？實則諸賢之腦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筆鋒，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國，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勢力，亦複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Voltaire，生於一六九四年，卒於一七七八年），日本之福澤諭吉（去年卒），俄國之托爾斯泰（Tolstoi，今尚生存。）諸賢是也。福祿特爾當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時，惄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為法國革新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名。蓋其有造於法國民者，功不在兩人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獨力創一學校，名

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時事新報》，至今爲日本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爲主義。

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顧問于福澤者十而六七也。托爾斯泰，生於地球第一專制之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蓋別有心得，非盡憑藉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徹，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爲之一變。近年以來，各地學生咸不滿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爾斯泰之精神所鼓鑄者也。

由此觀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然則如此等人者，其於世界之關係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爲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爲福祿特爾、福澤諭吉、托爾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苟能左右我國者，是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籲嗟山兮，穆如高兮；籲嗟水兮，浩如長兮。吾聞足音之跫然兮，吾欲溯洄而從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中國之舊史

(1902年2月8日)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爲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

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略論之：

都爲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翻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爲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爲，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爲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爲“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

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鑒》，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論”語，無一非忠告群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別，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鑒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

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今史家多於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

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鄧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鑒》，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為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

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爲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

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競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借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

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夫陸沈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屍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採集四十余種原質，作爲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複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

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雲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為，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迹，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秦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鑒》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鑒》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為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雲，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鑒》、《續通鑒》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挂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為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志、劄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遊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為立傳者，

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爲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于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爲主，以記述爲輔，實爲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爲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床疊屋，爲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鑒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爲讀《通鑒》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雲爾。雖爲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爲《通鑒》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爲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學案》，複爲《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一曰難讀。浩

如煙海，窮年莫殫，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史學之界說

(1902年3月10日)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

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爲迴圈之狀者，二曰爲進化之狀者。何謂迴圈？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迴圈者，去而複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宇也，時間宙也。其語不盡通行，故用譯語。）而自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自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爲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爲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爲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

由此觀之，凡屬於歷史界之學，（凡政治學、群學、平准

學、宗教學等，皆近歷史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天然界之學，（凡天文學、地理學、物質學、化學等，皆天然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複頻繁，可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歷史學，未完全者也，今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則歷史不能終極。吾生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關於歷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其完備難期也。

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歷史之範圍；反是者，則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及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迴圈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迴圈之現象也。故物理學、生理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歷史學之範圍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為迴圈，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如是雲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為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

（《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迴圈之象也，所謂三王之道若迴圈，周而復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據亂、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三世則歷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歷史之情狀也。三世之義，既治者則不能複亂，借曰

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苟其一治而複一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于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爲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歷史所紀述，常限於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爲之界。

雖然，歷史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歷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循環，即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略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歷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於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柏拉圖）阿（阿裏士多德）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蕩、相維相系、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群，非尋常之個人也。（人類天性之能力，能隨文明進化之運而漸次增長與否，此問題頗難決定。試以文明國之一小兒，不許受教育，不許蒙社會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澤，則其長成，能有以異于野蠻國之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而爲人，已爲生理上進化之極點。

由小兒進爲成人，已爲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然則，一個人，殆無進化也：進化者，別超於個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則歷史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

疇昔史家，往往視歷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曆史固也，然所以關係也，亦謂其於一群有影響雲爾。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爲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群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群故也。

第三，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譯語，常用爲名詞。）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

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爲一家言，不得謂之爲史。）是故善爲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爲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群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由現象之繁賾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

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敘述本國耳，於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國之史亦如是）。其時代，則上至書、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未止矣；前乎此，後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凡民間之結集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者，謂之法團，亦謂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無異也。一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一會館、一公司，皆統名為法團。）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迹，號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准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

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即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筆路藍縷以辟此途也。

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尚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著者識。

論正統

(1902年7月5日)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雲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

正之雲者，殆謂一爲真而餘爲僞也。千餘年來，陋儒斷斷於此事，攘臂張目，筆鬥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爲奴隸根性所束縛，而複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辯。

“統”字之名詞何自起乎？殆濫觴於《春秋》。《春秋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即後儒論正統者所援爲依據也。庸詎知《春秋》所謂大一統者，對於三統而言，《春秋》之大義非一，而通三統實爲其要端。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與後儒所謂統者，其本義既適相反對矣。故夫統之雲者，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乃爲是說以鉗制之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吾生而有特別之權利，非他人所能幾也。因文其說曰：“亶聰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統之既立，然後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鋤之摧之。此統之名所由立也。《記》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若是乎，無統則已，苟其有統，則創垂之而繼續之者，舍斯民

而奚屬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為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借曰君而有統也，則不過一家之譜牒，一人之傳記，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勞史家之嘒嘒爭論也。然則以國之統而屬諸君，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視同無物，而國民之資格所以永墜九淵而不克自拔，皆此一義之爲誤也。

故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爲生民毒耳。

統之義已謬，而正與不正，更何足雲。雖然，亦既有是說矣，其說且深中于人心矣，則辭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統之辨，昉于晉而盛于宋。朱子《通鑒綱目》所推定者，則秦也，漢也，東漢也，蜀漢也，晉也，東晉也，宋、齊、梁、陳也，隋也，唐也，後梁、後唐、後漢、後晉、後周也。本朝乾隆間禦批《通鑒》從而續之，則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謂正統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據爲理論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約有六事：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字內者，無論其爲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晉、元等是。

二曰，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其正不正也。雖混一字內，而享之不久者，皆謂之不正，如項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爲正而其餘皆爲僞也。如蜀漢、東晉、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舊都所在爲正而其餘皆爲僞也。如因漢而正魏，因唐而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是。

五曰，以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爲正而其餘爲僞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國種族爲正而其餘爲僞也。如宋、齊、梁、陳

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於此則窒於彼，通於彼則窒於此。而據《朱子綱目》及《通鑒輯覽》等所定，則前後互歧，進退失據，無一而可焉。請窮潔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則混一者固莫與爭矣，其不能混一者，自當以最多者爲最正。則符秦盛時，南至邛樊，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北盡大磧，視司馬氏版圖過之數倍；而宋金交爭時代，金之幅員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則如漢唐等之數百年，不必論矣。若夫拓跋氏之祚，回軼于宋、齊、梁、陳；錢鏐、劉隱之系，遠過於梁、唐、晉、漢、周；

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終宋寶慶，凡三百五十餘年，幾與漢唐埒，地亦廣袤萬里，又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則杞宋當二日並出，而周不可不退處於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歸爲篡賊，蕭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統陳，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勳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者，將爲特識矣。而順治十八年間，故明弘光、隆武、永曆，尚存正朔而視同閏位，何也？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也以前代舊都所在而定，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撫之衆，皆漢唐之遺民也，而又誰爲正而誰爲僞也？如以後代所承所自出者爲正，則晉既正矣，而晉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後複正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邪？

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陳而後正隋，隋豈因滅陳而始有帝號邪？又烏知夫誰爲正而誰爲僞也？若夫以中國之種族而定，則誠愛國之公理，民族之精神，雖迷於統之義，而猶不悖於正之名也。而惜乎數千年未有持此以爲鵠者也。李存勳、石

敬瑭、劉智遠，以沙陀三小族，竊一掌之地，而然奉爲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間，黃帝子孫，無尺寸土，而史家所謂正統者，仍不絕如故也，而果誰爲正而誰爲僞也？於是乎而持正統論者，果無說以自完矣。

大抵正統之說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

其一，則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也。溫公所謂“宋魏以降，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原注：“唐莊宗自以爲繼唐，比朱梁於有窮篡夏，新室篡漢。”）運歷年紀，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資治通鑒》卷六十九。誠知言矣。自古正統之爭，莫多於蜀魏問題。主都邑者以魏爲真人，主血胤者以蜀爲宗子。而其議論之變遷，恒緣當時之境遇。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東晉也。西晉踞舊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說，則晉爲僭矣，故壽之正魏，凡以正晉也。鑿齒時則晉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說，而仍沿都邑，則劉、石、符、姚正而晉爲僭矣。鑿齒之正蜀，凡亦以正晉也。

其後溫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溫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與晉之篡魏宅許者同源，溫公主都邑說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與江東之晉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說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蓋未有非爲時君計者也！至如五代之亦然目爲正統也，更宋人之讐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稱代？朱溫盜也，李存勳、石敬瑭、劉智遠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郭威非夷非盜，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篡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亂，猶奴隸耳。而況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計僅五十二年，而顧可以聖仁神武某祖

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則自宋人始也。

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爲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說。）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於本朝，以異域龍興，入主中夏，與遼、金、元前事相類，故順治二年三月，議歷代帝王祀典，禮部上言，謂遼則宋曾納貢，金則宋嘗稱侄，帝王廟祀，似不得遺，駸駸乎欲僞宋而正遼、金矣。後雖憚于清議，未敢悍然，然卒增祀遼太祖、太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後複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豈所謂兔死狐悲，惡傷其類者耶？由此言之，凡數千年來嘵嘵於正不正、僞不僞之辯者，皆當時之霸者與夫霸者之奴隸，緣飾附會，以保其一姓私產之謀耳！而時過境遷之後，作史者猶慷他人之概，斷斷焉辯得失於雞蟲，吾不知其何爲也！

其二，由於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也。陋儒之說，以爲帝王者聖神也。陋儒之意，以爲一國之大，不可以一時而無一聖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時而有兩聖神焉者。當其無聖神也，則無論爲亂臣，爲賊子，爲大盜，爲狗偷，爲仇讎，爲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屍祝之曰，此聖神也，此聖神也。當其多聖神也，則於群聖群神之中，而探鬪焉，而置棋焉，擇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聖神也，而其餘皆亂臣、賊子、大盜、狗偷、仇讎、夷狄也。不寧惟是，同一人也，甲書稱之爲亂賊、偷盜、仇讎、夷狄，而乙書則稱之爲神聖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書也，而今日稱之爲亂賊、偷盜、仇讎、夷狄，明日則稱之爲神聖焉。夫聖神自聖神，亂賊自亂賊，偷盜自偷盜，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裏計，一望而知，無能相混者也，亦斷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兩塗者也。異戰，

此至顯、至淺、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術，而獨不可以施諸帝王也！諺曰：“成即爲王，敗即爲寇。”

此真持正統論之史家所奉爲月旦法門者也。夫衆所歸往謂之王，竊奪殃民謂之寇。既王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墮而爲寇；既寇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升而爲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獨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賓之抗美，波亞之抗英，未聞有能目之爲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敗者也。即不敗焉，如蒙古蹂躪俄羅斯，握其主權者數百年，未聞有肯認之爲王者也。中國不然。兀術也，完顏亮也，在宋史則謂之爲賊、爲虜、爲仇，在金史則某祖某皇帝矣，而兩皆成于中國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諸葛亮入寇、丞相出師等之差異，更無論也。朱溫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盜，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無論也。准此以談，吾不能不爲匈奴冒頓、突厥頡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爲漢吳楚七國、淮南王安、晉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爲上官桀、董卓、桓溫、蘇峻、侯景、安祿山、朱泚、吳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爲陳涉、吳廣、新市、平林、銅馬、赤眉、黃巾、竇建德、王世充、黃巢、張士誠、張友諒、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與聖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於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後膽才博學、正言讜論、倡天經明地義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欽明文思、睿哲顯武、端毅弘文、寬裕中和、大成定業、太祖高皇帝”之徽號！而有腹誹者則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則曰逆不道也。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試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竇建德？蕭衍之才，何如王莽？趙匡胤之功，何如項羽？李存勳之強，何如冒頓？楊堅傳國之久，何如李元昊？

朱溫略地之廣，何如洪秀全？而皆於數千年歷史上巍巍然聖矣神矣！

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賭博耳，兒戲耳，鬼域之府耳，勢利之林耳。以是爲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獸也。而陋儒猶囂囂然曰：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倫也，國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惡痛絕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

然則不論正統則亦已耳，苟論正統，吾敢翻數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後，無一朝能當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爲統，則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擯，而後魏、北齊、北周、契丹、女真更無論矣。第二，篡奪不可以爲統，則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後周、宋在所必擯，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盜賊不可以爲統，則後梁與明在所必擯，而漢亦如唯之與阿矣。然則正統當于何求之？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在，在衆人非在一人也。舍國而求諸君，舍衆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必不獲已者，則如英、德、日本等立憲君主之國，以憲法而定君位繼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憲法之語誓於大衆，而民亦公認之，若是者，其猶不謬于得丘民爲天子之義，而於正統庶乎近矣。雖然，吾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何處有此？然猶斷斷焉于百步五十步之間，而曰統不統正不正，吾不得不惟其愚而惡其妄也！

後有良史乎，盍于我國民系統盛衰、強弱、主奴之間，三致意焉爾。

論立法權

(1902年2月22日)

立法、行法、司法，諸權分立，在歐美日本，既成陳言，婦孺盡解矣。然吾中國立國數千年，於此等政學原理，尚未有發明之者。故今以粗淺平易之文，略詮演之，以期政治思想普及國民。篇中雖間祖述泰西學說，然所論者，大率皆西人不待論而明之理，自稍通此學者觀之，殆如遼東之豕，宋人之曝，只覺詞費耳。然我四萬萬同胞中，並此等至粗極淺之義而不解者，殆十而八九焉，吾又安敢避詞費而默然也。學者苟因此益求精焉深焉者，則菅蒯之棄，固所願矣。第一節 論立法部之不可缺

國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資格謂之人格。)凡人必意志然後有行爲，無意志而有行爲者，必瘋疾之人也，否則其夢囈時也。國家之行爲何？行政是已。國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

泰西政治之優於中國者不一端，而求其本原，則立法部早發達，實爲最著要矣。泰西自上古希臘，即有所謂長者議會(Gerontes)，由君主召集貴族，制定法律，頒之於民；又有所謂國民議會(AnassemblyoftheCentes)，凡君主貴族所定法律，必報告於此會，使民各出其意以可否之，然後施行。其後雅典之拔倫，斯巴達之來喀格士，皆以大立法家，爲國之楨。羅馬亦然，其始有所謂百人會議者(Comitia Centuriata)，以軍人組織之，每有大事，皆由其議決；及王統中絕之際，有

所謂羅馬元老院 (The Senate) 羅馬平民議會 (Concilia Plebis) 者，角立對峙，爭立法權，久之卒相調和，合為國民評議會 (Comitia Tributa)，故後雖變為帝政，而羅馬法之發達，獨稱完備，至今日各國宗之。及條頓人與羅馬代興，即有所謂人民總會者 (Tolkmoot)，有所謂賢人會議者 (Wetenagemot)，皆集合人民，而國王監督之，以行立法之事，逐漸進化，遂成為今日之國會，所謂巴力門 (Parliament) 者是也。十八世紀以來，各國互相仿效，愈臻完密，立法之業，益為政治上第一關鍵，戰國家之盛衰強弱者，皆於此焉。雖其立法權之附屬，及其範圍之廣狹，各國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及國民，皆知此事為立國之大本大原，則一也。

耗矣哀哉，吾中國建國數千年，而立法之業，曾無一人留意者也。《周官》一書，頗有立法之意，歲正懸法象魏，使民讀之，雖非制之自民，猶有與民同之之意焉。漢興蕭何制律，雖其書今佚，不知所制者為何如，然即漢制之散見於群書者觀之，其為因沿秦舊，無大損益，可斷言也。魏明帝時，曾議大集朝臣，審定法制，亦不果行。北周宇文時，蘇綽得君，斐然有制度考文之意，而所務惟在皮毛，不切實用。蓋自周公迄今三千餘年，惟王荊公創設制置條例三司，能別立法于行政，自為一部，實為吾中國立法權現影一瞥之時代。惜其所用非人，而頑固虛僞之徒，又群焉掣其肘，故斯業一墜千年，無複過問者。嗚呼！荀卿“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誤盡天下，遂使吾中華數千年，國為無法之國，民為無法之民，並立法部而無之，而其權之何屬更靡論也；並法而無之，而法之善不善更靡論也。

夫立法者國家之意志也。就一人論之，昨日之意志與今日之意志，今日之意志與明日之意志，常不能相同。何也？或內界之識想變遷焉，或外界之境遇殊別焉，人之不能以數年前或

數十年前之意志以束縛今日，甚明也。惟國亦然。故必須常置立法部，因事勢，從民欲，而立制改度，以利國民。各國之有議會也，或年年開之，或間年開之，誠以事勢日日不同，故法度亦屢屢修改也。乃吾中國，則今日之法沿明之法也，明之法沿唐宋之法也，唐宋之法沿漢之法也，漢之法沿秦之法也。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則猶是。是何異三十壯年，而被之以錦繡之服，導之以象勺之舞也。此其敝皆生於無立法部。君相既因循苟且，憚於改措，復見識隘陋，不能遠圖；民間則不在其位，莫敢代謀。如塗附塗，日復一日，此真中國特有之現象，而腐敗之根原所從出也。

彼祖述荀卿之說者曰：但得其人可矣，何必斷斷于立法。

不知一人之時代甚短，而法則甚長；一人之範圍甚狹，而法則甚廣；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則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賢智者固能神明於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縛於法以無大尤。

靡論吾中國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二十餘省之地，一切民生國計之政務，非百數十萬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數十萬之賢智而薰治之？既無人焉，又無法焉，而欲事之舉，安可得也？夫人之將營一室也，猶必先繪其圖，估其材，然後從事焉。曾是一國之政，而顧一室之不若乎？近年以來，吾中國變法之議屢興，而效不睹者，無立法部故也。及今不此之務，吾知更閱數年、數十年，而效之不可睹，仍如故也。今日上一奏，明日下一諭，無識者歡欣鼓舞，以為維新之治可以立見，而不知皆紙上空文，羌無故實。不寧唯是，條理錯亂，張脈僨興，宜存者革，宜革者存，宜急者緩，宜緩者急，未見其利，先受其敝。無他，徒觀夫西人政效之美，而不知其所以成其美者，有本原在也。本原維何？曰立法部而已。第二節 論立法行政分

權之理

立法、行政分權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鳩，益闡明其理，確定其範圍，各國政治，乃益進化焉。二者之宜分不宜合，其事本甚易明。人之有心魂以司意志，有官肢以司行爲，兩各有職而不能混者也。彼人格之國家，何獨不然。雖然，其利害所存，猶不止此。孟德斯鳩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職然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司其事，必當使互相牽制，不使互相侵越。”又曰：“立法、行法二權，若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則？兩權相合，則或借立法之權以設苛法，又借其行法之權以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權者，而欲奪國人財產，乃先賴立法之權，豫定法律，命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借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國人雖欲起而與爭，亦力不能敵，無可奈何而已”云云。此孟氏分權說之大概也。

孟氏此論，實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國之官制，亦最講牽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職而提掣肘之，非能厘其職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堂官，一省而有督、有撫、有兩司、有諸道，皆以防侵越、相牽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諉，一事不舉，而弊亦卒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職必專任一人，授以全權，使盡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屬之，夫是謂有責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則以立法、司法兩權相爲犄角。（司法權別論之。）立法部議定之法律，經元首裁可，然後下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行政官若欲有所興作，必陳其意見於立法部，得其決議，乃能施行。其有於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謂侵職，侵職罪也；其有於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謂溺職，溺職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權確定，所立之法善良，

則行政官斷無可以病國厲民之理，所謂其源潔者其流必澄，何此一一而防之。故兩者分權，實為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國本並立法之事而無之，則其無分權，更何待言。然古者猶有言：“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有司。”

亦似稍知兩權之界限者然。漢制有議郎，有博士，專司討議，但其秩抑末，其權抑微矣。夫所謂分立者，必彼此之權，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強立法者以從我。若宋之制置條例司，雖可謂之有立法部，而未可謂之有立法權也。何也？其立法部不過政府之所設，為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權對峙之態度，一無所存也。唐代之給事中，常有封還詔書之權，其所以對抗於行政官使不得專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權，僅能撫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將軍會議，然各皆有權，各皆無權，既非立法，亦非行政，名實混淆，不可思議。故今日欲興新治，非劃清立法之權而注重思之，不能為功也。第三節 論立法權之所屬

立法權之不可不分，既聞命矣，然則此權當誰屬乎？屬於一人乎，屬於眾人乎，屬於吏乎，屬於民乎，屬於多數乎，屬於少數乎？此等問題，當以政治學之理論說明之。

英儒邊沁之論政治也，謂當以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正鵠。此論近世之言政學者多宗之。夫立法則政治之本原也，故國民之能得幸福與否，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皆不可不於立法決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權者，必務立其有利於己之法，此理勢所不能免者也。然則使一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眾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眾人。吏之與民亦然，少數之與多數亦然。此事固非可以公私論善惡也。一人之自利固私，眾人之自利亦何嘗非私，然而善惡判焉者。

循所謂最多數最大幸福之正鵠，則衆人之利重於一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夫誹謗偶語者棄市，謀逆者夷三族，此不問而知爲專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婦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數妻，此不問而知爲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隸不入公民，農傭隨田而鬻（俄國舊制如此），此不問而知爲貴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許自由，祭司別有權利，此不問而知爲教會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文明之眼視之，其爲惡法，固無待言。雖然，亦不過立法者之自顧其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稱文明之法，如人民參政權，服官權，言論、結集、出版、遷移、信教各種之自由權等，亦何嘗非由立法人自顧其利益而來。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淵者，以前者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反；而後者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合耳。故今日各文明國，皆以立法權屬於多數之國民。

然則雖以一二人操立法權，亦豈必無賢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國民之公益者？曰：期固然也。然論事者語其常不語其變，恃此千載一遇之賢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且（記）不雲乎：“代大匠斫者必傷其手。”即使有賢君哲相以代民爲謀，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謀之尤周密而詳善，有斷然也。且立法權屬於民，非徒爲國民個人之利益而已，而實爲國家本體之利益。何則？國也者，積民而成，國民之幸福，即國家之幸福也。國多貧民，必爲貧國，國多富民，必爲富國，推之百事，莫不皆然。美儒斯達因曰：“國家發達之程度，依於一個人之發達而定者也。”故多數人共謀其私。而大公出焉矣，合多數人私利之法，而公益之法存焉矣。

立法者國家之意志也。昔以國家爲君主所私有，則君主之意志，即爲國家之意志，其立法權專屬於君主固宜。今則政學大明，知國家爲一國人之公產矣。且內外時勢瀟灑瀟灑，自今

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國家，終不可以立優勝劣敗之世界。

然則今日而求國家意志之所在，舍國民奚屬哉！況以立法權畀國民，其實于君主之尊嚴，非有所損也。英國、日本，是其明證也。君主依國家而尊嚴，國家依國民之幸福而得幸福。

故今日之君主，不特為公益計，當畀國民以立法權，即為私利計，亦當爾爾也。苟不畀之，而民終必有知此權為彼所應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則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轍，可為寒心矣。此歐洲、日本之哲後，所以汲汲焉此之為務也。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1902年2月22日)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

緒論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于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義不可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雖然，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爲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雲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雲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淳然興矣，豈其待我保之；若雲保華種也，吾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即爲奴隸爲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自莫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即納入于保國之範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第一 論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也者，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百愈伸，愈束而愈遠，其中自有所謂有一種煙士披裏純（Inspiration）者，以噓吸之腦識，使這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剌伯之回回教，雖一時借人力以達于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抑保之雲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制英主之保民是也。（保國不在此數。國者無意識者也，保國實人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太大，而褻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 論孔教之性質與群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佛然怒形於色，以為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為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靈魂為根據，以禮拜為儀式，以脫離塵世為目的，以涅槃天國為究竟，以來世禍福為法門。諸教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耶教受洗時，必通所謂十信經者，即信耶穌種種奇迹是也。佛教有起信論。）

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于人群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群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穌、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爲宗教家，何損於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柢，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能有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則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即今所謂張天師之初祖也。）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者。）可謂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惡。

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謂之宗教，則張、袁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論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誣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嘗如耶穌之自號化身帝子，孔子未嘗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嘗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是雲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豔羨人以忘我本來也。

第三 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征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

吾以為此之為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群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為尊榮，今則帝制自為也；昔者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義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許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於教會，今則改歸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興，而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興，而教會又多一敵國。雖竭全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面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穌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於一旦，固於待言。但自今以往，耶穌教即能保其餘燼，而亦必非數百年前之面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儀式，為效顰學步之下策，其毋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衰於歐洲，而衰盛於中國，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彼其真傳教、真信教者，則何害於中國。耶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汪若干頃之波，佛教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具有靳於一耶穌？且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

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爲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里莠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撓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遂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斯頓之予愛蘭教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富爾教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持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第四 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今此論固不過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若特立國教，非奉此者不能享完全之權利，則國民或有心信他教，而爲事勢所迫，強自欺以相從者，是國家導民以棄其信德也。信教自由之理論，此爲最要。）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有兩教門以上者，恒相水火。）

而其尤要者，在畫定政治與宗教之許可權，使不相侵越也。政治屬世間法，宗教屬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心魂也。（自由之理：

凡一人之言論、行事、思想，不至有害于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不得干涉之。我欲信保教，其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於

人者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歷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復政權之一事，其陳迹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鞲轡，是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畫鴻溝焉，樹門牆焉，兩者日相水火，而教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第五 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

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紀時，古學復興，脫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于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二千餘年於茲矣，百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異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於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濫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濫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濫假而孔子變為韓昌黎、歐陽永叔矣，濫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菴矣，濫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濫假而孔子變為紀曉嵐、阮芸台矣。皆由思

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嫗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嫗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行爲者？無他，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曾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闡溢於編中。孔子之所以爲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爲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爲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爲孔子損！梭格拉底未嘗坐輪船，而造輪船者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裏士多德未嘗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菲薄阿裏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多，此奚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厘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遍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爲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

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羅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

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甯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爲蝦，而自爲其水母，而公等果胡爲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于國民可斷言也！

第六 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於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保教，則其所著論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何教之故，則其痛詆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溢惡之言，保無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仇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爲此言，吾非勸國民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其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里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者；則爲國家憂，正復何如？嗚呼！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持保教論者，勿以我爲杞人也。第七 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教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教也甚，愈益愛之，則愈憂之，懼其將亡也，故不復權利害，不復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顧吾以爲抱此隱憂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而萬古不能滅者

也。他教惟以儀式爲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誰以迷信爲歸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教乃異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爲人也，人群之何以爲群也，國家之何以爲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論。

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爲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於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於我輩者，非欲我輩呼之爲救主，禮之爲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救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教之將亡，是烏得爲知孔子矣乎！夫梭格拉底、亞裏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顧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論者，盍高枕而臥矣。

第八論當采群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吾之所以忠於孔教者，則別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辟其門，而恢其域，損群教而入之，以增長榮衛我孔子是也。彼佛教、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教，皆無可以容納他教教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爲本，以伏魔爲用，從之者殆如婦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真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鄙夫可以竭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迹。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之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義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雲乎：

“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為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為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為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為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

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衆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為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廉也；其或相反百彼為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于諸宗教為然耳，即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相容而並包之者！若是于孔教為益乎，為損乎？不等智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群教，而為我輩遵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見；以是演孔，而孔之統乃長。

又何必總總然猥自貶損，樹一門，劃一溝，而曰保教保教為也！

結論

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為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為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毋有惡其反覆，誚其模稜，而以為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

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為二千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論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

(1902年3月10日)

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爲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爲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爲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爲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人格之義屢見別篇。）之國家者，以團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重視人民者，謂國家不過人民之結集體，國家之主權即在個人（謂一個人也）。其說之極端，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重視政府者，謂政府者國家之代表也，活用國家之意志而使現諸實者也，故國家之主權，即在政府。其說之極端，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困國民永不得進于文明。故構成一完全至善之國家。必以明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爲第一義。

因人民之權無限以害及國家者，泰西近世，間或有之，如十八世紀末德國革命之初期是也。雖然，此其事甚罕見，而縱觀數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濫用許可權，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亂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國又其尤其者也。故本論之宗旨，以政府對人民之許可權爲主眼，以人民對政府之許可權爲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乎？曰：在民約。（民約之義，法國碩儒盧梭倡之，近儒每駁其誤，但謂此義爲反於國家起原之歷史則可，謂其謬于國家成立之原理則不可。雖憎盧梭

者，亦無以難也。）人非群則不能使內界發達，人非群則不能與外界競爭，故一面爲獨立自營之個人，一面爲通力合作之群體。（或言由獨立自營進爲通力合作，此語於論理上有缺點。蓋人者能群之動物，自最初即有群性，非待國群成立之後而始通合也。既通合之後，仍常有獨立自營者存，其獨性不消滅也。故隨獨隨群，即群即獨，人之所以貴於萬物也。）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既爲群矣，則一群之務不可不共任其責固也。雖然，人人皆費其時與力於群務，則其自營之道，必有所不及。民乃相語曰：吾方爲農，吾方爲工，吾方爲商，吾方爲學，無暇日無餘力以治群事也，吾無甯於吾群中選若干人而一以托之焉，斯則政府之義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群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當盡之義務，與其所應得之權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爲斷。

然則政府之正鵠何在乎？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發達於內界而競爭於外界爲歸。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爲者，則政府任之；有一人之舉動妨及他人者，則政府彈壓之。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綱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苟不爾爾，則有政府如無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營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則有政府或不如其無政府。數千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而政府所以不能與天地長久者，皆此之由。

政府之正鵠不變者也，至其許可權則隨民族文野之差而變，變而務適合於其時之正鵠。譬諸父兄之於子弟，以導之使成完人爲正鵠。當其孩幼也，父兄之許可權極大，一言一動，一飲一食，皆干涉之，蓋非是則不能使之成長也。子弟之智德才力，隨年而加，則父兄之干涉範圍，隨年而減。使在弱冠強仕之年，

而父母猶待以乳哺孩抱時之資格，一一干涉之，則于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害。夫人而知矣，國民亦然。當人群幼稚時代，其民之力未能自營，非有以督之，則散漫無紀，而利用厚生之道不興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鉗之，則互相侵越，而欺凌殺奪之禍無窮也。當其時也，政府之許可權不可不強且大。及其由撥亂而進升平也，民既能自營矣，自治矣，而猶欲以野蠻時代政府之權以待之，則其俗強武者，必將憤激思亂，使政府岌岌不可終日；其俗柔懦者，必將消縮萎敗，毫無生氣，而他群且乘之而權其權、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隨以成灰燼。故政府之許可權，與人民之進化成反比例，此日張則彼日縮，而其縮之，乃正所以張之也。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爲富，依人民之強以爲強，依人民之利以爲利，依人民之權以爲權，彼文明國政府，對於其本國人民之權，雖日有讓步，然與野蠻國之政府比較，其尊嚴榮光，則過之萬萬也。

今地球中除棕、黑、紅三蠻種外，大率皆開化之民矣。然則其政府之許可權當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干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所謂侵人自由者有兩種：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衆之自由者。侵一人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衆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國之主權而制定者也，（主權或在君，或在民，或君民皆同有，以其國體之所屬而生差別。）

而率行之者，則政府也。最文明之國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稱堯舜無爲而治，若今日立憲國之政府，真所謂無爲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惡。（西哲常言：天下罪惡之大，

未有過於侵人自由權者。)而欲以令於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制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無裁制之者；是人民之罪惡可望日減，而政府之罪惡且將日增也。故定政府之許可權，非徒爲人民之利益，而實爲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約翰·彌兒所著《自由原理》(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有雲：

縱觀往古希臘、羅馬、英國之史冊，人民常與政府爭權。

其君主或由世襲，或由征服，據政府之權勢，其所施行，不特不從人民所好而已，且壓抑之蹂躪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以謂人民之不寧，由於君權之無限，然後自由之義乃昌。人民所以保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權，與君主約，而得其承諾，此後君主若背棄之，則爲違約失職，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目爲叛逆是也；二曰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於言論，著之於律令，以保障全體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歐洲各國久已行之；第二法，則近今始發達，亦漸有披靡全地之勢矣。

或者曰：在昔專制政行，君主知有己不知有民，則限制其權，誠非得已。今者民政漸昌，一國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國之君主、民主國之大統領而言。)殆皆由人民公選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當可不起。然則雖不爲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雖民政之國，苟其政權限不定，則人民終不得自由。何也？民政之國，雖雲人皆自治而非治于人，其實決不然。一國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權，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雖雲從民所欲，然所謂民欲者，非能全國人之所同欲也，實則其多數者之所欲而已。

(按：民政國必有政黨，其黨能在議院占多數者，即握政府之權，故政治者，實從國民多數之所欲也。往昔政學家謂政

治當以求國民全體之幸福爲正鵠，至碩儒邊沁，始改稱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正鵠，蓋其事勢之究者，僅能如是也。）苟無限制，則多數之一半，必壓抑少數之一半，彼少數勢弱之人民，行將失其自由，而此多數之專制，比于君主之專制，其害時有更甚者。故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無論何種政體之國，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觀之，雖在民權極盛之國，而許可權之不容已，猶且若是，況於民治未開者耶？記不雲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

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許可權雲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濫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

非得文明之自由，則國家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鵠仍同。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雲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曉音瘖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兇極惡，無從限制，流毒及全國，互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許可權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許可權者，謂政府與人民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畀民

以權也。（凡人必自有此物，然後可以畀人，民權者非政府所自有也，何從畀之？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故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畀民權，則亦能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然則吾先聖昔賢所垂訓，竟不及泰西之唾餘乎？是又不然，彼其時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許可權，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爲比例差。

當二千年前，正人群進化第一期，如扶床之童，事事皆須借父兄之顧複，故孔孟以仁政爲獨一無二之大義，彼其時政府所應有之權，與其所應盡之責任，固當如是也。政治之正鵠，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爲公益之本，昔以仁政爲公益之門，所謂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此也。但我輩既生於今日，經二千年之涵濡進步，儼然棄童心而爲成人，脫蠻俗以進文界矣，豈可不求自養自治之道，而猶學呱呱小兒，仰哺于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爲弄兒也？許可權乎？建國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政治學學理摭言

(1902年9月2日、10月16日)

近世歐美各國憲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諸條件，大率應用最新最確之學理。驟視之，其言簡不待喋喋矣。顧吾國人士，知此者希，不揣冒昧，因涉獵所及，輒引伸之以下解釋。

一彼一此，首尾不具，不足以稱著述，故名曰摭言。

君主無責任義凡立憲君主國之憲法，皆特著一條曰：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此其義何？曰：此過渡時代之絕妙法門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國之元首，而當行政機關之沖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負責任。行政者而不負責任，則雖有立法機關，亦為虛設，所公立之法度，終必有被蹂躪之一日，而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終不得協和，是立憲國所大忌也。然則行政首長之君主，反著明其無責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與立憲精神相矛盾耶？而豈知立憲政體之所以為美妙者，皆在於此。

憲政之母，厥惟英國。英國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為惡。”

以皮相論之，此可謂極無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猶人耳，人性而可使為不善也，豈其履此九五而遂有異也。雖然，考諸英國今日之實情，則此言良信矣。于何證之？夫所謂君主之惡者，則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舉二也，民所惡之秕政而強行三也。英國則何如？英國憲法，皆不成文，故各種權力範圍之消長，其沿革不可不征諸歷史。

今考英國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維廉第三納桑達倫之言，命下議院中最占多數之黨派之首領，使組織政府，以後沿為成案。凡非得議院多數之贊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後安時代，茲例益定。當時首相瑪波羅，本保守黨首領，及戰事起，保守黨雖反對，而進步黨贊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證也。及占士第三，雖欲自攬政權，任用私人，卒為議會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占士第四、維廉第四時，王權之限制益嚴，逮前皇維多利亞六十年中，此例益鐵案如山，不能動矣。爾後格蘭斯頓、的士黎裏兩雄角立時代，每當總選舉時，在朝黨察視議會中不及敵黨之多數，即不待開國會而自行辭職。由此觀之，英國政府各大臣，非得以君主之意而任免之者也，其任免之權，皆在國民。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斷然也，其不能為惡者一也。英國當查裏士第二、維廉第二時代，凡政府會議，則君主亦列席而置可否焉。

占士第一以後，此例遂廢，一切政略，由大臣行之，君主絕不過問。夫大臣之辦理政務，非經君主畫諾不能施行，固也；雖然，若大臣以不能實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職，而國會贊成大臣，必欲要求其實行，乃至各選舉區皆贊成國會之要求，則君主便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遜嘗言：“英國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後，君主與大臣，其實權易位；前者則君主經大臣之手以治國，後此則大臣經君主之手以治國也。”云云。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為惡者二也。自亨利第八以來，君主屢獨斷以辦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三以後，至於今日，凡君主引見外國使臣，必以外務大臣陪席，其與外國君主來往書簡，非經首相或外務大臣一覽，不能發出，而君主特權之自由，殆皆喪失。又不徒於外交為然耳，於內治亦然。占士第四時，嘗有愛爾蘭人受死罪之公判者，王欲自行

特權，命愛爾蘭總督赦之，首相羅拔比爾反對之，謂非經責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權，其事遂止。自茲以往，王者益無敢自恣矣。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強行民所惡之秕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爲惡者三也。質而言之，則英國君主豈徒不能爲惡而已，雖善亦不能爲。顧稱此不稱彼者，惡則歸大臣，善則歸其君耳。雖然，彼君主者既肯盡委其權于國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與之爭，斯即善之大者也，則雖謂英國君主能爲善不能爲惡，誰曰不宜！

夫人至於不能爲善，不能爲惡，則其萬事毫無責任，豈待問哉！故英國國民，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不皆有責任，惟君主則真無責任。英國憲政，各國憲政之母也，故凡立憲國之有君主者，莫不以“無責任”之一語，泐爲憲文。雖其行用特權之範圍，不無廣狹之殊，要其精神，則皆自英國來也。所謂君主無責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君主所以必使之無責任者何？曰：避革命也。（此義本甚淺顯，人人意中所有也。而在立憲君主國之學者，多不肯揭破言之。日本人尤大忌焉，則美其名曰，君主神聖故無責任，有特權故無責任。）凡有責任者，不盡其責則去，不盡其責而不去，則夫立於監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義也。儒教之言君主政體，則有責任之君主也，故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弑君。”故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故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春秋》之義，凡君主爲孔子所絕者，不一而足，絕之者，皆以其不盡責任也。孟子言責任之義，尤深切著明。其語齊王雲：“友人凍餒妻子則如之何？士師不能治事則如之何？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皆以喚醒責任觀念也。又雲：“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

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皆責任之義也。）凡以示夫監督人所應行之權利也。夫代表一國而當行政之沖者，其責任非猶夫尋常責任也，十事九盡責而一不盡焉，則固已不可以屍其位。而彼君主者，終其身而當此沖者也，短者數年，長者數十年，雖舜禹複生，豈能保無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隱忍焉，今日可隱忍其一，他日即可隱忍其百，而政其紊、國其頹矣。有之而民不隱忍焉，則是革命終無已時也。夫一人之身，數十年之久，而其責任之難完，固已如是，而況乎世及以爲禮，蔔世至數十，蔔年至數百者耶？若是乎，君主與責任，勢固不能並行。重視君主，則不可不犧牲責任，重視責任，又不可不犧牲君主，而孔孟乃欲兩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國數千年君主，有責任之名，無責任之實，而革命之禍，亦不絕於歷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爲凡掌一國行政之實權者，可不負責任；既負責任，則必隨時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屍其位。而所謂實權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輔佐焉。苟在元首，則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羅馬之“孔蘇”，今合衆國、法蘭西之“伯理璽天德”是也；

苟欲元首之不屢易，則其實權不可不移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憲君主國所謂責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國之元首，惟無實權者乃可以有定位，惟無定位者乃可以有實權，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國；混而兼之，國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於今日物競天擇之場者也。善哉君主無責任，黠哉君主無責任！

君主無責任，故其責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令，非有大臣之副署（副于君主以署名也），則不能實行。故其法令之不愜民望者，民得而攻難之，曰：吾君本不能爲惡也，今其爲惡，皆副署者長之逢之也。故雖指斥其政而不爲不敬，廢

置其人而不爲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於十目十手之下，以自檢自黽，而一國之政務乃完。善之至也，君主無責任使然也。

或曰：漢制，有災異則策免三公。（孔子之義，凡君主皆對於天而負責任，故有災異，則君主當恐懼修省。）是非責任大臣之意乎！其與歐洲今制將毋同。曰：是不然。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若漢制者，是抗世子法于伯禽之類也。周公輔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過者也，使成王而不賢，則伯禽將終日被撻，冤哉禽矣！漢制，君主獨裁于上，宰相不過出納喉舌，及其叔季，且並此出納之權，而移于尚書，移于中書，而三公猶李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憲國之責任大臣，則君主非特不得而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憲政最完之英國無論矣，即如德國，君權較盛者也（德國審相不以議政之多數少數爲進退），而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八月，宰相俾士麥請德皇下詔敕以自固其位，反對黨首領波因氏，即在議院斥其自卸責任，而以皇室爲怨府，其後俾士麥即失輿望，而不得不避賢路。日本以皇統一系自誇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間，伊藤內閣因貴族院反對議院案，乞日皇手諭勸解，舉國萬口沸騰，謂其違犯憲法，假皇權以自擁護，未幾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許助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國議院，則例不准稱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決義案，有者則爲大不敬，其所以爲坊尤至矣。蓋不如是，則責任大臣之實效，未有能舉者也。

曰：若是乎，立憲國之君主，其爲虛器也章章矣。顧猶懸茲而勿革何爲也？曰：是過渡時代實然。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固百世之大經也。雖然，諸民族之性質境遇，萬有不齊，有宜于民主者，有未能遽宜於民主者。既未宜焉，則君固不可以不

立，君既立矣，則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亂也，舍此將奚以哉？況責任大臣之制，有時固更優於民主者乎！（餘別有論。）

君主無責任也，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也，二者蓋異名同實也。惟其無責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責任。（易·文言）之釋“亢龍”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以動而有悔也。”蓋立憲君主之象也，無動則無悔，無責任則無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則病國，不病國則病君。嘻，殆哉岌岌乎！

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義今日歐美所謂文明，皆過渡時代之文明也。其證據不一，若最通行之政治學說，所謂“最大多數最大之幸福”者，亦其一端也。

如佛說衆生全體之最大幸福，如孔、耶說人類全體之最大幸福，尚矣，即不能。如盧梭諸先輩所說國民全體之最大幸福，抑其次也，其奈今日皆不可行。今日之天下，一利害矛盾之天下也，有所利於此，必有所不利於彼，或此之利益較增，則彼之利益必不得不稍殺。於是兩造常相搏，而制勝者惟恃強權。野蠻時代，強權常專在少數者，故幸福亦常在少數者，而得幸福者之多數少數，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故縱覽數千年之世運，其幸福之範圍，恒愈競而愈廣，自最少數而進於次少數，自次少數而進於次多數，自次多數而進於大多數，進於最大多數。他日其果能有國民全體、人類全體皆得最大幸福之一日乎？吾不敢忘。若在今日，則最大多數一語，吾信其無以易也。

日進而趨於多數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雖然，亦恃人力焉。故學理明則其進也必速，學理誤則其進也必緩，或且凝滯不進者有焉矣。西人惟悟此學理也，故數百年來，常循自然之運而進行。當中世之末，貴族與國王爭政權，貴族多

數而王少數也。（英國憲法原自貴族與王爭而得之者。）十六七世紀，人民與教會爭政權，人民多數而教會少數也。十八九世紀以來，平民與貴族爭政權，平民多數而貴族少數也。自今以往，勞力者得與資本家爭政權，勞力者多數而資本家少數也。凡多數之與少數爭，其初也必詘，其究也必伸，此雖不演進化之理不得不然，然常賴學理以左右之。蓋有學理則多數之弱者敢於相爭，而少數之強者不得不相讓。今日歐美之治，皆此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他日或能將此幸福範圍愈擴愈大，以馴至世界大同之運者，亦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

有宗教言以勸讓，有哲學家言以勸爭，兩者相劑，而世運乃日進焉。泰西之治，實頗賴是。中國儒家言，皆教讓之言也。其語在上之有權力者，教以保民，教以養民，教以利民，皆導之以讓而勿使濫用其強權也；其語在下之無權力者，則教以恭順，教以服從，亦導之以讓而勿使撻強權之鋒也。夫使上下能交相讓，不亦善乎？而無如但有讓而無爭，則弱者必愈弱，強者必愈強，而世終不可得平。吾昔著《飲冰室自由書》，內一條論放棄自由之罪者，其言曰：“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為優者，務為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不知厭足則侵人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為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故使多數之弱者能善行其爭，則少數之強者自不得不讓。若曰惟讓而已，弱者讓而強者不讓，又將奈何？則其權力幸福，勢必為彼不讓者所攘奪以盡。故中國教

旨，雖以人類全體幸福爲目的，而其政治之結果，實則使豪強民賊，獨佔幸福，皆此之由。

幸福生於權利，權利生於智慧。故（詩）曰：“自求多福。”

幸福者，必自求之而自得之，非他人之所得而畀也。一群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數，則其享幸福者少數，其有智慧者多數，則其享幸福者多數；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數，則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數。其比例殆有一定，而絲毫不能差忒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國民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源，而欲強而予之，未有不兩受其弊者也。故德人祭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數之愚者，壓制少數之智者，爲今日群治之病。而俄國宗教總監坡釐那士德夫氏，亦著論極攻政黨及議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動學界，夫多數幸福之優於少數，天經地義，無可辨駁者也。而此等異論，何以能容喙焉？何以能動人焉？則以智慧程度未達於大多數，而欲幸福之程度進於大多數，未有不百弊叢生，而貽反對之徒以口實者也。泰西尚然，而況於中國之今日乎！然則我最大多數之國民欲得最大幸福者，其亦思所以自處法儒波流氏著一書，名曰《今世國家論》，亦駁擊代議政體之弊，而其論旨與德之奈氏、俄之坡氏異。波流之意，以爲代議政治者，多數之專制也。少數者專制多數者固不可，多數者專制少數者亦不可；爲少數之幸福而犧牲多數之幸福固不可，爲多數之幸福而犧牲少數之幸福亦不可也。此固太平大同之言也，其奈今日世界文明之程度，固未足以語於此。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然則舍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一義，何以哉？故曰：今日歐美所謂文明，過渡時代之文明也，若中國者，則又並過渡時代而未能達者也。恫夫！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1902年11月14日)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

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劄，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甯惟是，彼高才膽學之士，能讀墳典索邱，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為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也。吾冥思之，窮鞠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即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者，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遊於

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矣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

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竅、導此竅，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複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台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徧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

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偈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入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製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

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為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為用也，文字不如語言。

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

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為其書之主人翁。

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

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侖，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侖；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蒼龜而決也。于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以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鉢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鬻販卒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讀小說者，而此等小說，既已漸潰社會，成爲風氣；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遺傳焉；其既入世也，又複受此感染焉。雖有賢

智，亦不以自拔，故謂之間接。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蔔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鬪族械鬥，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膻，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

今我國民輕棄信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盡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沈溺聲色，綰戀床第，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

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新民議

(1902年11月30日、12月30日)

敘論

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雖高尚如宗教之理論，淵遠如哲學之理論，其目的之結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無一非為實事計者；而自余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群學家言、生計家言，更無論矣。故理論而無益於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

雖然，理論亦有二種：曰理論之理論，曰實事之理論。理論之理論者，又實事之理論之母也。二者之範圍，不能劃然。

比較而論之，則宗教、哲學等，可謂理論之理論；政治學、法律學、群學、生計學等，可謂之實事之理論。雖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計學一部論之，有所謂生計學原理者，有所謂應用生計學者，有所謂生計政策者。以第一類與第二類比較，則前者為理論之理論，後者為實事之理論；以第一、第二類與第三類比較，則前二皆理論之理論，後一為實事之理論。推之他學，莫不皆然。

理論之理論，與實事之理論，兩者亦有先後乎？曰：兩者互為先後。民智程度尚低之時，其人無歸納綜合之識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問題，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實事之理論先，而理論之理論後。雖然，此等理論，其謬誤者，恒十而八九。及民

智稍進，乃事事而求其公例，學學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於群治種種之現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論之理論先，而實事之理論反在後。此各國學界所同經之階級也。吾中國自今以前，皆為最狹隘、最混雜、最謬誤的種種“實事理論”之時代；至於今日，而所謂理論之理論者，始萌芽焉；若正確的實事之理論，猶瞠乎遠也。

兩者亦有優劣乎？曰：無也。理論之理論，其範圍廣遠，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實事之理論，則無以施諸用；實事之理論，其範圍繁密，其目的切實，然非有理論之理論，則無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論易天下者，不可不於此兩者焉並進之。

餘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實理論之理論中最粗淺、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國民今日未足以語於實事界也。雖然，為理論者，終不可不求其果於實事；而無實事之理論，則實事終不可得見。今徒痛恨於我國之腐敗墮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豔羨他國之發達進步，而所以躡而齊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國民今日最切要之問題也。以鄙人之末學寡識，於中外各大哲高尚閎博之理論，未窺萬一，加以中國地大物博，國民性質之複雜，歷史遺傳之繁遠，外界感受之日日變異，而國中複無統計，無比例，今乃欲取一群中種種問題而研究之、論定之，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雖然，國民之責任，不可以不自勉；報館之天職，不可以不自認。不揣禿味，欲更為實事之理論，以與愛群愛國之志士相商榷、相策厲，此《新民議》所由作也。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群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競之理，民族之不

適應於時勢者，則不能自存。我國數千年來，以鎖國主義立於大地，其相與競者，惟在本群，優劣之數，大略相等，雖其中甲勝乙敗，乙勝甲敗，而受其敝者，不過本群中一部分，而其他之部分，亦常有所偏進而足以相償。故合一群而統計之，覺其仍循進化之公例，日征月邁，而有以稍善於疇昔，國人因相以安焉，謂此種群治之組織，不足為病也。一旦與他民族之優者相遇，形見勢絀，著著失敗，在在困衡，國人乃貽駭相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識者，謂是皆由政府之腐敗、官吏之桎梏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無狀，為一國退化之重要根原，亦何待言？而謂舍此一端以外，餘者皆盡美盡善，可以無事改革，而能存立於五大洲競爭之場，吾見其太早計矣！我國以開化最古聞於天下，當三千年前歐西狃狃獐獐之頃，而我之聲明文物，已足與彼中之中世史相埒。由於自滿自情，墨守舊習，至今閱三千餘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仍當然與三千年前無以異。夫此等舊組織、舊現象，在前此進化初級時代，何嘗不為群治之大效？而烏知夫順應於昔日者，不能順應於今時，順應於本群者，不能順應於世界，馴至今日千瘡百孔，為天行大圈所淘汰，無所往而不敗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複雜而非一途，故所以為救治者，亦方藥繁重而非一術。嗚呼，此豈可以專責諸一二人，專求諸一二事雲爾哉！吾故今就種種方面，普事觀察，將其病根所在，爬羅剔抉，而參取今日文明國通行之事實，按諸我國歷史之遺傳與現今之情狀，求其可行，蘄其漸進，作《新民議》。

禁早婚議

言群者必托始於家族，言家族者必托始於婚姻，婚姻實群治之第一位也。中國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

厥爲早婚。

凡愈野蠻之人，其婚姻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遲。

征諸統計家言，歷歷不可誣矣。婚嫁之遲早，與身體成熟及衰老之遲早，有密切關係，互相爲因，互相之果。（惟其早熟早老，故不得不早婚，則乙爲因而甲爲果；以早婚之故，所遺傳之種愈益早熟早老，則甲爲因而乙爲果。）社會學公理，凡生物應于進化之度，而成熟之期，久暫各異。進化者之達於成熟，其所曆歲月必多，以人與鳥獸較，其遲速彰然矣。雖同爲人類，亦莫不然，劣者速熟，優者晚成，而優劣之數，常與婚媾之遲早成比例。印度人結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爲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歐洲人結婚最遲（就中條頓民族尤甚），三十未娶者以爲常，而其民族強建，老而益壯。中國、日本人之結婚，遲於印度而早於歐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兩者之間。故欲觀民族文野之程度，亦於其婚媾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一於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視都邑之民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於都邑一等，蓋因果相應之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

吾今請極言早婚之害：

（一）害於養生也。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斫喪其元氣，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長者，情欲稍殺，自治之力稍強，常能有所節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經驗複淺，往往溺一時肉欲之樂，而忘終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聞倫理學家言：“凡人各對於己而有當盡之義務。”蓋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與明日之利害相背馳，縱一時之情欲，即爲後日墮落苦海之厲階。故夫人生壽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萬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異，則是一日可當一人觀也。然則六十

年中，恰如有各異利害之二萬人者，互相繼續，前後而列居，其現象與二萬餘人同時並居於一社會者同，不過彼橫數而此豎計雲爾。此二萬餘人中，若有一人焉，縱欲過度，為軀幹傷，則列其後者，必身受其縱欲所生之禍，其甚焉者則中道夭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廢焉。中道夭折，則是今日之我，殺來日之我也；半生萎廢，則是今日之我，侵來日之我之自由也。夫以一人殺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猶必按其害群之罪而痛懲之，況於以今日之一我，而殺來日之萬數千我，而侵來日之萬數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豈複巧曆所能算也。一群之人，互相殺焉，互相侵自由焉，則其群必不能成立，此盡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群中人人皆自殺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則其群效之結果，更當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殺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專制政體也。夫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早婚亦實屍其咎矣。一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廢為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

（二）害於傳種也。中國人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綜世界之民數，而吾國居三之一焉，蓋亦足以自豪矣。雖然，顧可恃乎？

據生物學家言：天地間日日所產出之物，其數實恒河沙無量數，不可思議，使生焉者而即長成焉，則夫一雄一雌之所產，（無論為植物，為動物，為人類。）不及千年，而其子孫即充滿於全球，而無複餘錐之地。然則今日之茁焉、泳焉、飛焉、走焉、蠕焉、步焉、製作焉於此世界者，不過其所卵、所胎、所產之同類億萬京垓中之一而已。孵者億而育者一，育者億而活者一，活者億而長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禍，若茲其難避也。故夫人之所以貴于物，文明人之所以貴於野蠻者，不在其善孵、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長成之。傳種之精義，如是

而已。活之、長成之之道不一端，而體魄之健壯，養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對於一國而盡傳種之義務者，（第一）必須其年齡有可以爲人父母之資格；（第二）必須其能力可以荷爲人父母之責任。如是者，則能爲一國得佳種；不然者，徒耗其傳種力於無用之地。不寧惟是，且舉一國之種子則腐敗之，國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國以家族爲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爲本位，中國以一家族爲本位，此其理頗長，容別著論論之。）昔賢之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舉國人皆於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離繡襦，其長親輒孳孳然以代謀結婚爲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孫者，則戚族視爲家慶，社會以爲人瑞。彼其意豈不曰：是將以昌吾後也。而烏知夫此秀而不實之種，其有之反不如其無之之爲愈也。接統計學家言：凡各國中人民之廢者、疾者、夭者、弱者、鈍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產子女居其多數。（美國瑪樂斯密、日本吳文聰所著統計各書，列表甚詳，今避繁不具引。）

蓋其父母之身體與神經，兩未發達，其資格不足以育佳兒也。

（論者或駁此論，而舉古今名人中亦有屬於早婚者之子以爲證。不知此特例外偶見之事耳，凡論事總不能舉例外，必當以多數爲憑。如彼主張女權者，舉婦女中一二優秀之人，以爲婦女腦力不劣於男子之證；又如中國回護科舉者，謂科舉中亦往往有人才，而以爲科舉無弊，皆非篤論也。加藤弘之《天則百話》曾著論《答客難》，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當其初婚時代之所產，既已以資格不足，無以得佳種；及其婚後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產者良矣，而無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條害於養生之公例，斫喪殆盡，父母俱就羸弱，而又因以傳其羸弱之種於晚產之子，是始終皆羸弱

也。夫我既以早婚而產弱子，則子既弱於我躬；子復以早婚而產弱孫，則孫又將弱於我子。如是遞傳遞弱，每下愈況，雖我祖宗有雄健活潑虎視一世之概，其何堪數傳之漸滅也？抑尪弱之種，豈惟無益于父母之前途，而見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尪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尪弱，則其國必亡。昔斯巴達人有產子者，必經政府驗視，苟認甚體魄為不合于斯巴達市民之資格，則隘巷寒冰，棄之不稍顧惜，豈酷忍哉？以為非如是，則其種族不足以競優勝於世界也。而中國人惟以多產子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復問其所產者為如何，孰是宗旨，則早婚寧非得策歟？中國民數所以獨冠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夫民族所以能於立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強耳！諺曰：“鷲鳥屢百，不如一鶚。”以數萬之英人，（現英國駐印度之常備兵僅八萬人。）馭三萬萬之印度，而戢戢然矣。我國民旅居外國者不下數百萬，而為人牛馬；外國人旅居我國者不過一萬，而握我主權。種之繁固足恃耶？疇昔立於無外競之地，優劣勝敗，一在本族，何嘗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脹而來者之日日肉薄於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複延我祖宗將絕之祀。

昔賢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正此之謂也。一族一家無後，猶將為罪；一國無後，更若之何？欲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于養蒙也。國民教育之道之端，而家庭之教與居一焉。兒童當在抱時，當繞膝時，最富於模仿之性。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識之萌芽而利導之，則他日學校之教，社會之教，事半功倍。此義也，稍治教育學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學業既成，經驗既多，然後其言論舉動，可以為後輩之模範，故必二十五歲或三十歲以上，乃有可以為人父母之

能力。彼早婚者，藐躬固猶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然代一國荷教育子弟之責任。夫豈無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責者，然以不嫻義方而誤其嬰兒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誤其兒何足惜，而不知吾兒者，非吾所能獨私也，彼實國民一分子，而為一國將來之主人翁也。一國將來之主人翁，而悉被戕於今日憤憤者之手，國其尚有豸乎？故不禁早婚，則國民教育將無所施也。

（四）害于修學也。早婚非徒為將來教育之害也，而又為現在教育之害。各國教育通例，大率小學七八年，中學五六年，大學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曆必在十五六年以上。

常人大抵七八歲始就傅，則其一專門學業之成就，不可不俟諸二十三歲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謂修學年齡也。此修學年齡中，一生之升沈榮枯，皆於是定焉。苟有所曠、有所廢，則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於他人，而不足競勝於天擇之界。一人而曠焉、廢焉，則其人在本群中為劣者；一群之人而皆曠焉、廢焉，則其群在世界中為劣者。早婚者舉其修學年齡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諸春花秋月、纏綿歌泣、綰戀床第之域，銷磨其風雲進取之氣，耗損其寸陰尺璧之時，雖有慧質，亦無暇從事於高等事業，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勞力以自贍。此輩之子孫日多，即一群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國民資格漸趨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于國計也。生計學公理，必生利者眾，分利者寡，而後國乃不蹶。故必使一國之人，皆獨立自營，不倚賴於人，不見累於人，夫是以民各盡其力，而享其所盡之力之報，一國中常綽綽若有餘裕，此國力之所由舒也。准此公例，故人必當自量其一歲所入，於自贍之外，猶足俯畜妻子，然後可以結婚。夫人當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實，勢使然矣。

故必俟修學年齡既畢，確執一自營自活之職業，不至累人，

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語於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于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數年，兒女成行，於此而不養之乎，則爲對於將來之群而不盡責任；於此而養之乎，我躬治產之力，尚且不贍，勢不得不仍仰給于我之父母。夫我之一身而直接仰給于我之父母，其累先輩既已甚矣；乃至並我之妻子而複間接以仰給于我之父母，我父母生產力雖極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也？夫我中國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而一國之總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於人者而在累人者。無力養妻子而妄結婚，是以累人爲業也，一群之蠹，無恥之尤也。不寧惟是，諺有之：“貧者恒多子。”貧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學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小兒爲業，故子愈多，子愈多則愈益貧。貧也者，非多子之因，而多子之果也。貧而多子，勢必雖欲安貧而不可得，悍者將爲盜賊，黠者將爲棍論，弱者將爲乞丐，其子女亦然。產於此等之家，其必無力以受教育，豈待問哉？

既已生而受弱質矣，又複無教育以啓其智而養其德，更迫於饑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於是男爲流氓，女爲娼妓。然則其影響豈惟在生計上而已？一群之道德法律，且將掃地以盡。

夫孰知早婚之禍之如其劇而烈也！

據統計家所調查報告，凡愈文明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遲；愈野蠻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早。故現代諸國中，其結婚平均年齡最早者爲俄羅斯，次爲日本；（吾中國無統計，無從考據，大約必更早於日本也。）最遲者爲挪威，次爲普魯士，次爲英吉利。

（據瑪樂斯密所報，則普魯士平均男之年二十九歲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英國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

六有奇；挪威平均男之年三十有奇，女之年二十七有奇。）而各國遞遲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異於昔，英國其尤著者也。（英國當一八八一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五零八月，初婚之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四月。及一八九一年，男平均年二十六零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零八月。近十年來，其遲率益增。又英國人二十一歲以下而結婚者，其數日減一日，當一八七四年，計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二十一歲為成年）結婚者，僅八人，女子僅廿二人。一八九一年男子僅五人，女子僅十九人。）而普魯士則早婚之風，殆將盡絕。（一八九一年，普國統計男子未成年而結婚者，不過百人中之一人零二分六厘，女子不過百人中之十六人零五分。）由此言之，斯事之關於國家盛衰，豈淺鮮耶？不甯惟是，一國之中，凡執業愈高尚之人，則其結婚也愈遲；執業愈卑賤之人，則其結婚也愈早。大抵礦夫、印刷職工、製造職工等為最早，文學家、技術家、政治家、教士、軍人等為最遲。（據英國一八八四年統計，則礦夫、職工等之結婚，男子平均二十四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二三歲。其自由業、獨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歲有奇。各國比例皆如此。）然則結婚早遲之率，自一人論，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國論，則可以戰其國運之榮枯。嗚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會學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則夫婦之間，年齡相遠，故其結婚不基於愛情而基於肉欲，將有傷倫害俗之事也；（其二）則男女居室之歲月益短縮，所產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將絕，近代之法國，是其例也；（其三）則單身獨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間能自節制者少，男女皆釀種種惡德，因以傷害健康、敗壞風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國今日所宜慮及，其第

三端，則亦視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興，則雖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爲今日之中國，欲改良群治，其必自禁早婚始！

《禮經》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戲！先聖製作之精意，倘乎遠哉？

此等問題，在今日憂國士夫，或以爲不急之務。雖然，一國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一二人、一二事也，必使一國國民，皆各能立於此競爭世界，而有優勝之資格。故其爲道也，必以改良群俗爲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視歐美，幾於具體而微，而文明程度，猶瞠乎其後者，群俗之未可以驟易也。我國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達，而此後所以謀進步者，固不可不殫精竭慮於此等問題。況夫群俗不進，則並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故吾國民不必所待，以爲吾先從事於彼，而此暫置爲緩圖也。見其爲善，則遷之若不及；見其爲弊，則克之務必勝。天下應盡之義務多矣，吾輩豈有所擇焉？況乎此等問題，不必借政府之力，人人自認之而自行之，久之亦足以動政府。數年前禁纏足之論，其明效矣。故今爲《新民議》，於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憂時之士，其或鑒之！不然，寧不見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風俗改良、社會改良，而未流之滔滔，猶未能變也。斯事之難如此，吾儕可以謀其豫矣。著者附識。

《飲冰室文集》原序

(1902年11月)

擎一編餘數年來所爲文，將彙而布之。餘曰：惡，惡可！吾輩之爲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于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然時勢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爲芻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轉巨石于危崖，變異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故今之爲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道鐸而已，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雖泰西鴻哲之著述，皆當以此法讀之，而況乎末學膚受如鄙人者，偶有論述，不過演師友之口說，拾西哲餘唾，寄他人之腦之舌於我筆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獎借之，謬以廁于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慚，抑亦一國之恥也。昔揚子雲，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無藏山傳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雲悔。雖然，以吾數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每數月前之文，閱數月後讀之，已自覺期期以爲不可，況乃丙申、丁酉間之作，至今偶一檢視，輒欲作嘔，否亦汗流浹背矣。一二年後視今日之文，亦當若是，烏可復以此寥寥者爲梨棗劫也！擎一曰：“雖然，先生之文公於世者，抑已大半矣。縱自以爲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間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灑，而其言亦皆適於彼時勢之言也。中國之進步亦緩矣，先生所謂芻狗者，豈遂不足以爲此數年之用？用零篇斷簡，散見報紙，或欲求而未得見，或既見而不獲存，國民以

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為國民前途有所盡也。使天下學者多憾之，柱等實屍其咎矣，亦豈先生之志哉？”餘重違其言，且自念最錄此以比較數年來思想之進退，用此自鞭策，計亦良得，遂頷焉。擎一乞自序，草此歸之。西哲恒言：“謬見者，真理之母也。”是編或亦可為他日新學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

壬寅十月梁啟超。

釋革

(1902年12月14日)

“革”也者，含有英語之 Reform 與 Revolution 之二義。

Reform 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遷於善，如英國國會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 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如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確譯也。“革命”之名詞，始見於中國者，其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在《書》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 Revo（省文，下仿此）之意也。人群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不有其 Ref，亦無不有其 Revo，不獨政治上為然也。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謂之 Revo 者，亦有屢經易姓而仍不得謂之 Revo 者。今以革命譯 Revo，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於字面，以為談及此義，則必與現在王朝一人一姓為敵，因避之若將浼己。而彼憑權借勢者，亦將曰是不利於我也，相與窒遏之、摧鋤之，使一國不能順應於世界大勢以自存。若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順之為害也。故吾今欲與海內識者縱論革義。

Ref 主漸，Revo 主頓；Ref 主部分，Revo 主全體；Ref 為累進之比例，Revo 為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善，則體未完法未備，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經驗少而未甚發達，若此者，利用 Ref。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群，有窒於化，非芟夷蕪崇

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弦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 Revo.。此二者皆大《易》所謂革之時義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後者吾欲字之曰“變革”。

中國數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于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鹹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雲者，即英語 Revolution 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為革命也，因相沿而順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見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大變革，嘗馘其王，刈其貴族，流血遍國內也，益以為所謂 Revo 者必當如是。於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謂以仁易暴之 Revolution，與中國前古野蠻爭閭界所謂以暴易暴之革命，遂變為同一之名詞，深入人人之腦中而不可拔。然則朝貴之忌之，流俗之駭之，仁人君子之憂之也亦宜。

新民子曰：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存，不適於外境界者滅，一存一滅之間，學者謂之淘汰。淘汰複有二種：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

天然淘汰者，以始終不適之故，為外風潮所旋擊，自漸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適焉者，從而易之使底於適，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義也。外境界無時而不變，故人事淘汰無時而可停。其能早窺破於此風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進步能隨時與外境界相應，如是則不必變革，但改革焉可矣。而不然者，螻處於一小天地之中，不與大局相關係，時勢既奔軼絕塵，而我猶瞠乎其後，于此而甘自漸滅則亦已耳，若不甘者，則誠不可不急起直追，務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與他人之適於天演者並立。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

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翻之，廓清而辭辟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 Revolution 之事業，（即日人所謂革命，今我所謂變革）爲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磚作鏡，炊沙爲飯之類也。

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爲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若此者，豈嘗與朝廷政府有毫髮之關係，而皆不得不謂之革命。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亦可駭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爲是蓋放巢流彘，懸首太白，系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雲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十姓。而問兩漢群治有以異于秦，六朝群治有以異於漢，三唐群治有以異于六朝，宋明群治有以異于唐，本朝群治有以異于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予之以 Revolution 之名。

其得此名者，實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紀，則史家乃稱之爲 Revolution 時代。蓋今日立於世界上之各國，其經過此時代者，皆僅各一次而已，而豈如吾中國

前此所謂革命者，一二豎子授受於上，百十狐兔衝突於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貴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譯此義，而使天下讀者認仁爲暴，認群爲獨，認公爲私，則其言非徒誤中國，而污辱此名詞亦甚矣。

易姓者固不足爲 Revolution，而 Revolution 又不必易姓。

若十九世紀者，史家通稱爲 Revo 時代者也，而除法國主權屢變外，自余歐洲諸國，王統依然。自皮相者觀之，豈不以爲是改革非變革乎？而詢之稍明時務者，其誰謂然也。何也？變革雲者，一國之民，舉其前此之現象而盡變盡革之，所謂“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袁了凡語），其所關係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僅以此爲舊君與新君之交涉而已，則彼君主者何物？其在一國中所占之位置，不過億萬分之一，其榮也于國何與？其枯也于國何與？一堯去而一桀來，一紂廢而一武興，皆所謂“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上下古今以觀之，不過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誰有此閑日月以挂諸齒牙餘論也。故近百年來世界所謂變革者，其事業實與君主渺不相屬，不過君主有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有逆此風潮者，則鋤而去之雲爾。夫順焉而優容，逆焉而鋤去者，豈惟君主，凡一國之人，皆以此道遇之焉矣。若是乎，國民變革與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較較然也。

聞者猶疑吾言乎？請更征諸日本。日本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自誇耀，稍讀東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榮神聖不可侵犯，又曾遊東土者之所共聞也。曾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實食一度 Revolution 之賜乎？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爲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爲藩置縣諸舉動，無不指爲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爲革命人物。此非吾之瀾言也，旅其邦、讀其書、接其

人者，所皆能征也。

如必以中國之湯武，泰西之克林威爾、華盛頓者，而始謂之革命，則日本何以稱焉？而烏知其明治以前爲一天地，明治以後爲一天地，彼其現象之前後相反，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十八世紀末之法無以異。此乃真能舉 Revolution 之實者，而豈視乎萬夫以上之一人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駭革憂革者，其亦可以釋然矣。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掇拾一二小節，類比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後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變革，舉其前此最腐敗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體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備益求備。我則何有焉？以雲改革也，如廢八股爲策論，可謂改革矣，而策論與八股何擇焉？更進焉，他日或廢科舉爲學堂，益可謂改革矣，而學堂與科舉又何擇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雲，改革雲，更閱十年，更閱百年，亦若是則已耳。毒蛇在手而憚斷腕，豺狼當道而問狐狸，彼屍居余氣者又何責焉？所最難堪者，我國將被天然淘汰之禍，永沈淪於天演大圈之下，而萬劫不復耳！夫國民沈淪，則于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利焉？國民尊榮，則于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損焉？吾故曰：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變革、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于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

嗚呼，中國之當大變革者豈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變不得革，又遑論其餘哉！嗚呼！

擬討專制政體檄

（約 1902 年下半年）

起起起！我同胞諸君！起起起！我新中國之青年！

我輩實不可複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我輩實不忍複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願與之共立，我寧願與之偕亡！

使我數千年歷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里土地爲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我輩數千年前之祖宗，初脫草昧，團體未結，智力未充，或不能不稍有借於專制。今日我輩已非孩童，無所用人之顧複；我輩又非廢疾，無所用人之扶持；我輩更非癡狂，無所用人之監守；我輩亦非犯罪，無所用人之鎖拘。專制政體之在今日，有百害於我而無一利！

我輩若猶 然恭然，與之並立於天地，上之無以對我祖宗，中之無以對我自己，下之無以對我子孫。我輩今組織大軍，犧牲生命，誓翦滅此而後朝食。壯行何畏，師出有名，爰聲其罪，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天之生人，權利平等。有目則同其視，有耳則同其聽，有口則同其味，有肢則同其動，有腦則同其思。今彼專制者必曰：某也貴，某也賤，某也當命令人，某也當受命於人。是曰逆天理。其罪一也。

人之意志，各有自由。父不能強之于子，兄不能強之于弟。即以一身論，昨日不能強之於今日，今日不能強之於明日。而彼專制者必曰：我之所欲，汝不可不欲之；我之所惡，汝不可不惡之。有曰拂人性。其罪二也。

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此國法也。然我輩願人人為治人者，同時又願人人為治於人者。今彼專制者必曰：惟我治汝，惟汝治於我。是曰藐國法。其罪三也。

一國之土地，一國人所共有也。無論何人，不得以私諸一己。而彼專制者必曰：普天之下，莫非吾土。汝踐我之土地，汝食我之毛也。是曰盜公產。其罪四也。

私公產為己物，罪既重矣。然使其整頓之、增進之，使所得稍償其所失，猶可言也。乃彼專制者則曰：吾惟取盈而已，他無所問焉。是始亂之而終棄之也。其罪五也。

既不為我整頓矣、增進矣，使彼徒貪其各不落其實，猶可言也；乃彼專制者則今日加一稅，明日抽一厘，溝壑之欲，無時已焉。是虎狼噬人之類也。其罪六也。

使彼一人一姓可以長此專制，則我輩雖不得自由，猶可以為奴隸以苟全性命，乃彼一專制者立，則他專制者從而生心，彼此爭奪，驅我輩以膏其鋒鏑。是不徒視我輩為犬馬，且視之為土芥也。其罪七也。

使同時而行專制者僅有一人，則猶幸其鞭長莫及，我輩猶得蘇息。乃彼專制者遍佈爪牙，自中央政府以至地方有司，其虎而冠者不下百數十萬人。上層者制其下層者，下層複製其更下層者，其層數之多不可思議。而我輩則下層中之最下層者也，重重壓抑，更無複見天日之望！彼所謂阿鼻地獄之魔王也。其罪八也。

使彼雖壓制我於內，而有自外來侵者彼能為我驅除之，猶

可言也。乃非惟不能，且助他人以虐我，代他人以來壓我。其罪九也。

使彼其無道而甘心爲真小人，則亦已矣。人人猶得知其惡，而有鋤之之一日。乃彼專制者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妄上古經以文其罪，別造出一種奇怪之道德，奇怪之法律，而因以教人曰：“汝服我者則爲聖賢，助我者則爲豪傑；反是則爲亂賊，爲匪人。”逆天愚民，莫此爲甚。是不徒繫縛我一身，是使我子子孫孫長沈苦海而不能救也。其罪十也。

凡此諸端，不過略舉大概。若詳言之，則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難窮；傾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者也！

抑又聞之：天下惟無罪者，能討人之罪。彼專制政體之罪既若彼矣，然則我輩其無罪矣乎？曰：無也。我輩之有罪，皆爲彼專制政體所袪累者也。試剖辨之。或曰：我輩無愛國心，罪也。然非我輩之罪也，專制政體使然也。孟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故吾國則愛之，他人之國則不愛焉矣。彼專制者既奪吾國以私諸己，我輩不能自有而代彼愛之，何爲也？不寧惟是，我雖欲愛之，而彼必不許我也。譬之有美人于此，其爲吾婦，則吾得而愛之。現爲他人婦，而吾竊竊用其愛焉，彼不試我以利刃，必揮我以老拳矣。

君試觀今日愛國之士，何一不遭專制者之按劍相視也。然則專制政體與愛國心不兩立，我輩之無罪一也。

或曰：我輩無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輩之罪也，專制政體使然也。凡人自爲鬥者必勇，代人鬥者反是。鬥其仇敵者必勇，鬥其親愛者反是。彼專制者之養兵也，所以防家賊也，日日爲其一己之私謀，而驅我之父以鬥其子，驅我之弟以鬥其兄，苟稍有人心者，誰不望風而卻走也！我數千年來之祖宗，所以以從軍爲第一怨苦者，皆職此之由也。然則專制政體與尚武精

神不並容，我輩之無罪二也。

或曰：我非卑屈，罪也。然非我輩之罪也，專制政體使然也。凡人之性質，由於遺傳者十而七八，由於教育者十而二三。我輩之祖宗，非自無始以來即有卑屈之性也，但久居於專制之下，時或思自立，不旋踵而夷滅矣。於是將強立之種盡鋤去，而惟余卑屈者，合于適種生存之例，而獨得傳其裔於後。……（下闕）

力辟革命，且聲言當與異己者宣戰。吾知足下素來強辯，未易與言，但欲不言而仍不能止者，正以於心有所不安耳。（中略）足下力辟革命，亦自成其說，吾不能與之深辯，但試問命則不能革，而王則可以保乎？大抵保王與革命，兩黨之手段不同，其目的未嘗有異也。今日新學中人，由革命而生出排滿，蓬蓬勃勃，一發而不可制，推原其始，亦由救國來也。痛宗國之淪喪，而在上者仍不振，於是思所以革命；革命之說一起，而思滿人平日待我之寡恩，而排滿之念又起焉。事本相因而又相成。何者？一朝起事，勢必有謂為無父無君之邪說，以搖惑人心，中立者必將解體，蓋排滿所以補革命之不足也。故排滿有二義：以民族主義感動上流社會，以復仇主義感動下流社會。庶使舊政府解散，而新政府易於建立也。而足下力辟其非，天下之人，將盡信其非矣，於足下有濟乎，抑無濟乎？古來英雄辦事，未有強人使與己意相同，更無有別人之非而成己之名也。況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則舊人得所藉口，而天下大事何日能成乎？今日者禍機愈迫矣，瓜分薦至矣，命固不能革，而王亦不能保矣。他日白人主我中原，制我死命，兩黨人合力而思挽回之術，亦不可得矣。必有彷徨瞻顧，痛哭流淚，歸咎於今日興訟者，悔之無及矣。子其思之，忍以天下為兒戲耶？

答曰：和事人不知其爲何許人，讀其言，則必爲一熱誠愛國之士，無可疑也。其所謂命則不能革，而王亦非易保，此誠今日我四萬萬人最盤根錯節之大問題也。此問題甚長，非此短篇所能畢其詞，願以異日。至其末節所云云，謂強人使與己意相同，謂別人之非以成己之名，此實非鄙人所敢受也。

凡言論者，發表一己之意見者也。言者與聽者，各有其自由，斷未有能強之使與己同者。吾嘗論中國人之性質，最易爲一議論所轉移，有百犬吠聲之觀，有水母目蝦之性，雖其所論如何高尚，如何磅礴，而所謂奴隸之本質終不免。吾方以是爲一大缺點而深疚之，而豈有強人使與己意相同之理？至其謂別人之非，是固然也。顧所別者不特人之非也，即我之非，亦豈敢隱？夫鄙人之與破壞主義，其非無絲毫之關係，當亦天下所同認矣。然則吾豈與異己者爲敵哉？至謂以成己之名，則更失之遠矣。反抗于輿論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數之唾罵，此真意中事；使鄙人而好名也，則更安肯出此？吾向年鼓吹破壞主義，而師友多謂爲好名，今者反對破壞主義，而論者或又謂爲好名，顧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生性之長短，吾最自知之，吾亦與天下人共見之。要之，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懷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隱蔽（非直不欲，實不能也），此則其一貫者也。辛壬之間，師友所以督責之者甚至，而吾終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見其非，雖欲自無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認爲真理者，則舍己以從，自認爲謬誤者，則不遠而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長也。若其見理不定，屢變屢遷，此吾生之所最短也。南海先生十年前，即以“流質”相戒，諸畏友中，亦頻以爲規焉，此性質實爲吾生進德修業之大魔障。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弊皆坐是，此決不敢自諱，且日思自克而竟無一進者。生平遺憾，莫此爲甚。若雲好名，則鄙人自

信，此關尚看得破也。至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不然，則言之奚爲者？故鄙人每一意見，輒欲淋漓盡致以發揮之，使無餘蘊，則亦受性然也，以是爲對於社會一責任而已。

至雲兩黨之人，互相水火，互相唾罵，互相攻訐云云，此誠最可痛心之事。若鄙人之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惡習，此亦當爲一國所共諒者。試觀去年春夏間，報界之所以相誣攻者若何，吾黨曾一置辯否？又如香港某報，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認列強爲第三敵，認滿政府爲第二敵，認民間異己之黨派爲第一敵，其所以相唾罵、相攻訐者，亦雲至矣。

夫使以筆墨挑戰也，則吾輩亦何患無辭？試觀鄙人及我親友，曾爲一應敵之師否？非直不屑爲，亦以義固不可也。且如頃者章、鄒最後之供詞，各報館之嘖有言者亦衆矣，而本報並其原語亦不肯錄入，誠以敬其初志也。吾謂“和事人”以此相慮，則可慮者其必不在吾輩矣。若夫吾發表吾現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則吾既言之矣，吾今後更將大有所發表焉，然此非唾罵之謂也，非攻訐之謂也。吾所謂與輿論挑戰進，自今以往，有以主義相辨難者，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吾樂相與賞之析之；若夫軋轢嫚罵之言，吾固斷不以加諸人，其有加諸我者，亦直受之而已。寄語和事人，可無慮此，抑吾亦欲遍國中志士，皆率和事人之教也。至吾之所以不能已於言者，則本報前號中鄙著《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兩篇，亦可略見其用意之所存，毋亦如和事人所謂欲兩黨合力以思挽回之術雲爾。願和事人平心靜氣一省覽焉，而更有以辱教，固所望也。匆匆不具。

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

(1904年2月14日)

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凡發言者不可不求其論據於歷史，凡實行者愈不可不鑒其因果於歷史，吾故爲《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欲與舉國言論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義有廣狹：其最廣義，則社會上一切無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變動皆是也；其次廣義，則政治上之異動與前此劃然成一新時代者，無論以平和得之以鐵血得之皆是也；其狹義，則專以兵力向於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國數千年來，惟有狹義的革命，今之持極端革命論者，惟心醉狹義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狹義的革命。

十九世紀者，全世界革命之時代也，而吾中國亦介立其間，曾爲一次之大革命也。顧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結果不同。所謂結果者，非成敗之雲也。歐洲中原之革命軍，敗者強半，而其所收結果，與成焉者未或異也。胡乃中國而獨若此？西哲有言：“歷史者，民族性質之繅演物也。”吾緣惡果以溯惡因，吾不得不於此焉詞之。

中國革命史與泰西革命史比較，其特色有七：

一曰有私人革命而無團體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團體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沖其鋒者爲國會軍；美人千七

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爲十三省議會；又如法國三度之革命，則皆議員大多數之發起而市民從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後，歐洲中原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團體主持其間也。綜而論之，則自希臘、羅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舉百十見，罔非平民團體與貴族團體相鬭爭也。獨吾中國不然，數千年來革命之迹，不絕于史乘，而求其主動之革命團體，無一可見。惟董卓之役，關東州郡會合，推袁紹爲盟主以起義，庶幾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渙矣。自余若張角之天書，徐鴻儒之白蓮教，洪秀全之天主教，雖處心積慮，曆有年所，聚衆稍夥，然後從事，類皆由一二私人之權術，於團體之義仍無當也。其在現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觀視之，儼然一團體，然察其實情，無有也。且其結集已數百年，而革命之實，竟不克一舉也。此後或別有梟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則非吾所敢言；若此團體之必不能以獨力革命，則吾所敢言也。故數千年莽莽相尋之革命，其蓄謀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凱焉者，靡不出於一二私人，此我國革命與泰西革命最相違之點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無自衛的革命。革命之正義，必其起於不得已者也。曷雲乎不得已？自從事革命者，未之前聞。

若楚漢間之革命，固雲父老苦秦苛法，然陳涉不過曰：“苟富貴，毋相忘”；項羽不過曰：“彼可取而代之”；漢高不過曰：

“某業所就，孰與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時而已然矣。此外若趙氏之南越，竇氏之河西，馬氏之湖南，錢氏之吳越，李氏之西夏，其動機頗起於自衛，然於大局固無關矣。故中國百數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觀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觀的言之，皆非有所謂不得已者存也。何也？無論若何好名目，皆不過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也。今將中國革命史上之事實類表之，則：

表例說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鎮，擁土地人民以為憑借者，皆謂之上等社會；(二)凡欺人孤兒寡婦，假名禪讓以竊國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談，則數千年歷史上，求所謂中等社會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時代國人流王於彘之一事，此後蓋閔乎未有聞也。

(或疑中等與下等之界線頗難劃，同為無所憑藉，則中與下等耳，于何辨之？曰：

起事者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為盜賊，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漸進為中等，不能計也，或裹脅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計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時代，大率以生計問題為樞紐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會，常以本身利害之關係，遂奮起而立於革命之場。若中國則生計之與政治，向固絕對影響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機關，而我獨闕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單純革命，假名中國之革命(歷史上的)曰複雜革命。長期國會時之英國，除克林威爾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獨立時之美國，除華盛頓一派外，無他革命軍也。自餘各國前事，大都類是(其成者每類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國不然。秦末之革命，與項羽、漢高相先後者，則陳涉、吳廣也，武臣也，葛嬰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駒也，韓廣也，吳芮也，如是者數十輩。西漢末之革命，與光武相先後者，則樊崇也，徐宣、謝祿、楊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豐也，平原女子遲昭平也，王常、

成丹也，王匡、王鳳也，朱鮪、張印也。陳牧、廖湛也，李憲也，公孫述也，隗囂也，竇融也，盧芳也，彭寵也，張步也，劉永、董憲也，如是者數十輩。東漢末之革命，與曹操、劉備、孫權相先後者，則黃巾十餘大部也，董卓也，北宮伯玉也，張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紹也，袁術也，呂布也，公孫瓚也，張魯也，劉璋也，韓遂、馬騰也，陶謙也，張繡也，劉表也，公孫淵也，如是者數十輩。隋末之革命，與李唐相先後者，則王薄、孟讓也，竇建德也，張金稱、高士達也，郝孝德也，楊玄感也，劉元進也，杜伏威、輔公祐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讓、李密也，徐圓朗也，梁師都也，王世充也，劉武周也，薛舉也，李軌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開道也，劉黑闥也，如是者數十輩。自餘各朝之鼎革大都類是。（以臚列此等人名，乾燥無味，故後代闕之。）即如最近洪楊之役，前乎彼者，廣西群盜，既已積年；後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猶前代也。由是觀之，中國無革命則已，苟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並起，原野厭肉，川穀闐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然後僅獲底定。苟不爾者，則如漢之翟義，魏之毋丘儉，唐之徐敬業，並其破壞之目的亦不得達，更無論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禍者不過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國；中國革命，則被革命之禍者全國，而食其利者並不得一方面。中國人聞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時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敵者在舊政府，舊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後之政略而已，其若法蘭西之變為恐怖時代者，蓋僅見也，故其革命之時日不長。中國不然，非群雄並起，天下鼎沸，則舊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後，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綏靖鼎沸，如是者復有年。故吾中國每一度大革命，長者數十年，

短者亦十餘年。試表列之：

時代
舊政府未倒以前
既倒以後
合計

秦末
三年
二世元年壬辰，陳涉起首難，二年甲午，沛公入武關，秦
亡。

十三年
高帝十二年丙午，平陳豨、盧縮，兵事息。
十六年

西漢末
八年
新莽天鳳四年丁醜，新市、下江兵起，地皇五年癸未，更
始入長安，莽亡。

十八年
光武建武十五年庚子，盧芳降，兵事息。
二十六年

東漢末
十二年
靈帝中平元年甲子，黃巾起，獻帝興平二年乙亥，李傕、
郭汜亡。

八十五

晉太康元年庚子，平吳，兵事息。

九十七年

隋末

九年

煬帝大業七年辛未，王薄、張金稱等起，恭帝二年，王世
棄弒之，隋亡。

十一年

唐太宗貞觀二年，平梁師都，兵事息。

九十七年

唐末

三十四年

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王仙芝始亂，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
朱溫篡弒，唐亡。

七十二年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北漢主劉繼元降，兵事息。

百〇六年

元末

二十一年

順帝至正八年戊子，方國珍起，廿八年戊申，徐達定中原，
元主北遁，元亡。

二年

明太祖洪武二年己酉，徐達擒張良臣，兵事息。

二十三年

明末

十七年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陝西流賊起，十七年甲申，帝殉國，明亡。

四十年

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平三藩、臺灣，兵事息。

五十七年

附洪楊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李沅發始亂，二十九年己酉，洪秀全起廣西，同治七年，李鴻章平捻，後事盧。

二十六年

（附注）若晉、十六國、南北朝間，混亂固極矣，然其性質複雜，不純然為革命，且大革命中複包含無數小革命焉，故今不列於表。又東漢末舊政府既倒後，猶擁虛號，其嬗代亦與他時代之性質稍異，以嚴格算之，其年數略可減少，謂獻帝建安十八九年間為一段落可也，則亦二十年矣。

由是觀之，中國革命時日之長，真有令人失驚者。且猶有當注意者一事，則舊政府既倒以後，其亂亡之時日，更長於未倒以前是也。（其間惟元明之交，其現象出常例外，則由革命軍太無力，久不能倒舊政府耳，其性質非有以異於前代也。）當其初革伊始，未嘗不曰，吾之目的，在倒舊政府而已。及其機之既動，則以懸崖轉石之勢，波波相續，峰峰不斷，馴至數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詞曰“強權強權”，強權之行，殆野蠻交涉之通例，而中國其尤甚者也；中國之革命時代，其尤甚者也。如鬥蟀然，百蟀處於籠，越若干日而斃其半，越若

幹日而斃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斃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斃，僅餘其一，然後鬥之事息。中國數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繡襖已生金革之裏，垂老猶厭鞀鼓之聲，朝避猛虎夕長蛇，新鬼煩冤舊鬼哭，此其事影響于社會之進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國通稱三十年爲一世，謂人類死生遞嬗之常期也。其在平和時代，前人逝而後人直補其缺，社會之能力，始繼續而不斷；若其間有青黃不接之頃，則進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國博士福亞氏，嘗以統計上學理，論人口死亡之率，謂：“英國生產者一百萬人中，其十五歲至四十五歲間，以肺癆病死者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間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則是肺癆一症，使英國全國之總殖損失千四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鎊也。”此等語隨機指點，已有足令人瞿然驚者。然此猶生計上直接之損害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壯者死亡離散，而生殖力之損耗，有去無來，人道或幾乎息。觀中國歷史上漢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於前代全盛時，十僅存一，（參觀《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篇。）此豈盡由於殺戮耶？亦生殖力之銳減爲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響者，若生計上，若學術上，若道德上，若風俗上，前此經若干年之群演，而始達於某級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絕，混然復還於天造草昧之態狀，文明之凝滯不進，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過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數百歲，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進一級。中國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動百數十歲，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積累以得之文明，與之俱亡。此真東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與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認爲公敵者，惟現存之惡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敵也；若法國革命後，而有各黨派之相殘，則其例外僅見者也。中國不然，百數十之

革命軍並起，同道互戕，於舊政府之外，而為敵者各百數十焉，此鼎革時代之通例，無庸枚舉者也。此猶曰異黨派者為然也。然其在同黨，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陳涉，陳友諒之于徐壽輝之類是也；或有事將成而相屠者，如劉裕之于劉毅，李密之于翟讓之類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漢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將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終者，自漢光武以外，殆無一人。夫豈必遠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楊之役，革命之進行，尚未及半，而韋昌輝與石達開同殺楊秀清矣，昌輝旋復謀殺達開矣，諸將復共殺昌輝矣。軍至金陵，喘盧甫定，而最初歃血聚義之東、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無複一存矣。其後陳玉成被賣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譚紹洸被殺于郜雲官等，而蘇州始下，金陵隨之而亡。豈必官軍之能強，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濟也。吾前進屢言，非有高尚、嚴正、純潔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謂此而已，亦謂此而已。彼時洪楊等固無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試思其後此與張總愚、賴汶洸輩之交涉何如？與苗沛霖輩之交涉何如？即與其部下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輩之交涉何如？此諸黨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繚演前代血腥之覆軌，無待蓄蔡矣。此真吾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洗滌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時代外族勢力之消長。嗚呼！吾觀法國大革命後，經過恐怖時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國聯軍干涉，猶能以獨力抵抗，不移時而出拿破侖，大行復仇主義以震懾歐陸。吾因是以反觀中國，吾不自知其汗浹背而淚承睫矣。中國每當國內革命時代，即外族勢力侵入之時代也。綜觀歷史上革命與外族之關係，可分為五種：

一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舊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等類

是也。

二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者，如郭子儀之以吐蕃、回紇討安史，李鴻章之以戈登滅洪秀全等類是也。

三曰舊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軍而彼此兩斃者，如吳三桂以滿洲亡李闖，而並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軍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兩斃者，如成都王穎以劉淵爲大單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晉是也。

五曰革命軍敗後，引外族以爲政府患者，如漢初陳豨、盧縮輩，東漢初盧芳輩之導匈奴，唐初劉黑闥、梁師都輩之導突厥等類是也。

此皆其直接關係也。若語其間接者，則如劉項鬪而冒頓坐大，八王亂而十六國勢成，安史擾而蕃鶻自強，五代焚而契丹全盛，闖獻毒氛遍中原，而滿洲遂盡收關外部落，此則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養其勢者矣。嗚呼！以漢高之悍鷲，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遺憾于高麗之師；我國史之汙點，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數十年間西力之東漸，固由帝國主義自然膨脹之力，而常勝軍之關係，亦寧淺薄耶？識者觀此，毛髮俱栗矣。

以上七端，皆中國革命時代所必顯之現象也。事物公例，因果相倚，因果相含。欲識過去因，請觀今日果；欲識未來果，請觀今日因。今後之中國，其必以革命而後獲救耶，抑不革命而亦可以獲救耶？此屬於別問題；若夫革命而可以救中國耶，抑革命而反陷中國於不救耶？此則正本論之所欲研究也。若後有革命軍者起，而能免於此七大惡特色，以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則革命者，真今日之不二法門也。而不然者，以百數十隊之私人野心的革命軍同時並起，蹂躪於全國，而蔓延數十年，猶且同類相屠，而兩造皆乙太阿之柄授外族，則過此以往，必

有太息痛恨於作俑之無後者。抑今日國中迷信革命之志士，其理想必與此七大惡特色不相容，無待餘言也。今後若有一度能為革命史上開一新紀元，以一灑種種之污點，吾之欣喜願望，寧有加焉。雖然，理想之與事實，往往不能相應，此不可不詳察也。當思泰西革命之特色何以若彼，中國革命之特色何以若此，此其中殆必有一原因焉。今者我國國民全體所受之困，與夫少數革命家所造之困，其誠能有異於前代與否，是即將來結果之同不同所由定也。吾見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吾見夫以第一等革命家自命之少數豪傑，皆以道德信義為虱為毒，而其內部日日有楊韋相搏之勢也；吾見夫高標民族主義以為旗幟者，且自附于白種景教，而借其力欲以摧殘異己之黨派，且屢見不一見也。夫景從革命者，必賴多數人，故吾觀彼多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懼；主持革命者，必賴少數人，故吾觀彼少數人者之性質而吾滋懼。吾懼乎於理想上則彼上七大特色萬不願有，而於事實上則彼七大特色終不能無也。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歐、震撼中國之革命主義，而言之猶有餘栗也。嗟夫！今而嘵嘵，複奚為者？公等而持不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不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

公等而持必革命而可以救中國之論也，則請實為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革命以救中國之預備奈何？毋曰吾學習武備，吾運動會黨，吾密輸入器械，而吾事畢矣；必虛心商榷，求所以免於彼七大惡特色者，其將何途之從，如何而使景從我者免焉，如何而使我躬先自免焉！若有以此道還問諸鄙人者，則鄙人舍其迂遠陳腐之議論，仍無以為對也。曰：汝而欲言革命、欲行革命也，則汝其學克林威爾，汝其學華盛頓，汝其用最善良之市民。乃若當今號稱革命巨子者之所稱道，割斷六親，乃為志

士；摧棄五常，乃爲偉人；貪黠傾軋，乃爲有手段之豪傑；酒色財氣，乃爲現本色之英雄；則吾亦如某氏所謂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也！”吾爲此言，吾知又必有詈我者曰，汝責人無己時。

雖然，吾爲吾國憂，吾爲吾國懼，吾甯能已於言？所責者在足下耶，非足下耶？惟足下自知之。足下而僅欲言革命而不欲行革命也，則吾複何雲，凡吾之說，悉宜拉雜之，摧燒之；

足下而誠欲行革命也，誠欲行革命以救中國也，則批鱗逆耳之言，毋亦有一顧之價值耶？毋徒囂囂然曰：某也反對我革命論，是欲做官也，欲巴結滿清政府也。孔子不雲乎：“不以人廢言。”就使其人而果於欲做官、欲巴結滿清政府之外無他思想也，苟其言誠有一二當於理者，猶當垂聽之。足下試一度清夜自思，返觀內照，吾所責者而誠非足下也，則當思與足下同政見者，其可責之人，固自不少，宜如何以轉移之？苟不轉移之，吾恐足下之志事敗於彼輩之手也。若吾所責者而有一二類似於足下也，則吾哀哀泣諫，求足下改之；若不改之，吾恐足下之志事，終不得就也。若曰吾所責者非可責也，而必曰破壞舊道德爲革命家應行之義務，則刀加吾頸，槍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論者，實亡中國之罪人也，實黃帝子孫之公敵也！吾寧不知革命論者之中，其高尚嚴正純潔者，固自有人，顧吾所以且憂且懼而不能已者，吾察其機之所趨有大不妙者存，吾深慮彼之高尚嚴正純潔者，且爲法國羅蘭夫人黨之續也。或曰：凡子之所責者，皆言革命者耳，非行革命者，子何憂之之甚？信如是也，則吾爲多言也夫，吾爲多言也夫。雖然，信如是也，則吾爲中國風俗人心憂，吾爲中國前途憂，滋益甚也。

新大陸遊記（節錄）

（1904年2月）

綜觀以上所列，則吾中國人之缺點，可得而論次矣。

一曰有族民資格而無市民資格。吾中國社會之組織，以家族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後國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雖廢，其精神猶存也。竊嘗論之，西方阿利安人種之自治力，其發達固最早，即吾中國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於彼。顧彼何以能組成一國家而我不能？則彼之所發達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發達者，族制之自治也。

試遊我國之鄉落，其自治規模，確有不可掩者。即如吾鄉，不過區區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機關，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稱是。若此者，宜其為建國之第一基礎也。乃一遊都會之地，則其狀態之凌亂，不可思議矣。凡此皆能為族民不能為市民之明證也，吾遊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脫離其鄉井，以個人之資格，來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顧其所齎來、所建設者，仍舍家族制度外無他物，且其所以維持社會秩序之一部分者，僅賴此焉。此亦可見數千年之遺傳，植根深厚，而為國民向導者，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

二曰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吾聞盧斯福之演說，謂今日之美國民最急者，宜脫去村落思想，其意蓋指各省、各市人之愛省心、愛市心而言也。然以歷史上之發達觀之，則美國所以能行完全之共和政者，實全恃此村落思想為之原。村落思想，

固未可盡非也。雖然，其發達太過度，又為建國一大阻力。此中之度量分界，非最精確之權量，不足以衡之。而我中國則正發達過度者也。豈惟金山人為然耳，即內地亦莫不皆然，雖賢智之士，亦所不免。廉頗用趙，子房思韓，殆固有所不得已者耶！然此界不破，則欲則一鞏固之帝國，蓋亦難矣。

三曰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此實芻狗萬物之言也，雖然，其奈實情如此，即欲掩諱，其可得耶？吾觀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舊金山之華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內地華人性質，未必有以優於金山，然在內地，猶長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約束也。南洋華人，與內地異矣，然英、荷、法諸國，待我甚酷，十數人以上之集會，輒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剝奪，其嚴刻更過於內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與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則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勢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則舊金山其稱首也，而其現象乃若彼。

有鄉人為餘言，舊金山華人，惟前此左庚氏任領事時，最為安謐，人無敢挾刃尋仇者，無敢聚眾滋事者，無敢遊手閑行者，各秘密結社皆斂迹屏息，夜戶無驚，民孜孜務就職業。

蓋左氏授意彼市警吏，嚴緝之而重罰之也。及左氏去後，而故態依然。此實專制安而自由危，專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證也。

吾見其各會館之規條，大率皆仿西人黨會之例，甚文明，甚縝密，及觀其所行，則無一不與規條相反悖。即如中華會館者，其猶全市之總政府也，而每次議事，其所謂各會館之主席及董事，到者不及十之一，百事廢弛，莫之或問。或以小小意見，而各會館抗不納中華會館之經費，中華無如何也。至其議事，則更有可笑者。吾嘗見海外中華會館之議事者數十處，其現象不外兩端：（其一）則一二上流社會之有力者，言莫予違，

衆人唯諾而已，名爲會議，實則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爲寡人專制政體。（其二）則所謂上流社會之人，無一有力者，遇事曾不敢有所決斷，各無賴少年，環立於其旁，一議出則群起而噪之，而事終不得決。若是者，名之爲暴民專制政體。若其因議事而相攘臂、相操戈者，又數見不鮮矣。

此不徒海外之會館爲然也，即內地所稱公局公所之類，何一非如是？即近年來號稱新黨志士者所組織之團體，所稱某協會、某學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萬不能責諸一二人，蓋一國之程度，實如是也。即李般所謂國民心理，無所往而不發現也。夫以若此之國民，而欲與之行合議制度，能耶否耶？

更觀其選舉，益有令人失驚者。各會館之有主席也，以爲全會館之代表也。而其選任之也，此縣與彼縣爭；一縣之中，此姓與彼姓爭；一姓之中，此鄉與彼鄉爭；一鄉之中，此房與彼房爭。每當選舉時，往往殺人流血者，不可勝數也。夫不過區區一會館耳，所爭者歲千余金之權利耳，其區域不過限於一兩縣耳，而弊端乃若此；擴而大之，其慘像寧堪設想？恐不僅如南美諸國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國民，而欲與之行選舉制度，能耶否耶？

難者將曰，此不過舊金山一市之現象而已，以汝粵山谷獷頑之民俗，律我全國，惡乎可？雖然，吾平心論之，吾未見內地人之性質，有以優於舊金山人也；吾反見其文明程度，尚遠出舊金山人下也。問全國中有能以二三萬人之市，容六家報館者乎？無有也。問全國中之團體，有能草定如八大會館章程之美備者乎？無有也。以舊金山猶如此，內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內地人果有以優於金山人，而其所優者亦不過百步之于五十步，其無當于享受自由之資格，則一而已。夫豈無一二聰偉之士，其理想，其行誼，不讓歐美之上流社會者？

然僅恃此千萬人之一二人，遂可以立國乎？恃千萬人之一二人，以實行干涉主義以強其國，則可也；以千萬人之一二人爲例，而遂曰全國人可以自由，不可也。

夫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是多數政體之總稱也。而中國之多數、大多數、最大多數，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數政體，是無異于自殺其國也。自由雲，立憲雲，共和雲，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適何！吾今其毋眩空華，吾今其勿圓好夢。一言以蔽之，則今日中國國民，只可以受專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禱，吾謳吾思，吾惟祝禱謳思我國得如管子、商君、來喀瓦士、克林威爾其人者生於今日，雷厲風行，以鐵以火，陶冶鍛煉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後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以上三條，皆說明無政治能力之事。其保守心太重一端，人人共和，無俟再陳。）

四曰無高尚之目的。此實吾中國人根本之缺點也。均是國民也，或爲大國民、強國民，或爲小國民、弱國民，何也？

凡人處於空間，必於一身衣食住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其在時間，必于現在安富尊榮之外，而有更大之目的。夫如是，乃能日有進步，緝熙于光明，否則凝滯而已，墮落而已。個人之麼匿體如是，積個人以爲國民，其拓都體亦複如是。歐美人高尚之目的不一端，以吾測之，其最重要者，則好美心其一也，（希臘人言德性者，以真、善、美三者爲究竟。吾中國多言善而少言美，惟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孟子言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皆兩者對舉，此外言者甚希。以比較的論之，雖謂中國爲不好美之國民可也。）社會之名譽心其二也，宗教之未來觀念其三也。泰西精神的文明之發達，殆以此三者爲根本，而吾中國皆最缺焉。故其所營營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現

在，凝滯墮落之原因，實在於是。此不徒海外人爲然也，全國皆然，但吾至海外而深有所感，故論及之。此其理頗長，非今日所能畢其詞也。

此外，中國人性質不及西人者多端，餘偶有所觸輒記之，或過而忘之。今將所記者數條，叢錄於下，不復倫次也：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點鐘，每來複日則休息。中國商店每日晨七點開門，十一二點始歇，終日危坐店中，且來複日亦無休，而不能富於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氣，終日終歲而操作焉，則必厭，厭則必倦，倦則萬事墮落矣。休息者，實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國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無休息實屍其咎。

美國學校，每歲平均唯讀百四十日書，每日平均唯讀五六點鐘書，而西人學業優尚于華人，亦同此理。

華人一小小商店，動輒用數人乃至十數人，西人尋常商店，惟一二人耳。大約彼一人總做我三人之工，華人非不勤，實不敏也。

來複日休息，洵美矣。每經六日之後，則有一種方新之氣，人之神氣清明實以此。中國人昏濁甚矣，即不用彼之禮拜，而十日休沐之制，殆不可不行。

試集百數十以上之華人于一會場，雖極肅穆毋嘩，而必有四種聲音：最多者爲咳嗽聲，爲欠伸聲，次爲嚏聲，次爲拭鼻涕聲。吾嘗于演說時默聽之，此四聲者如連珠然，未嘗斷絕。又於西人演說場、劇場靜聽之，雖數千人不聞一聲。東洋汽車、電車必設唾壺，唾者狼藉不絕；美國車中設唾壺者甚希，即有亦幾不用。東洋汽車途間在兩三點鐘以上者，車中人假寐過半；美國車中雖行終日，從無一人作隱幾臥。東西人種之強弱優劣可見。

舊金山西人常有遷華埠之議，蓋以華埠在全市中心最得地利，故彼涎之，抑亦藉口於吾人之不潔也。使館參贊某君嘗語餘曰，宜發論使華人自遷之。今夫華埠之商業，非能與西人爭利也，所招徠者皆華人耳，自遷他處，其招徠如故也。

遷後而大加整頓之，使耳目一新，風氣或可稍變。且毋使附近彼族，日日爲其眼中釘，不亦可乎？不然，我不自遷，彼必有遷我之一日，及其遷而華埠散矣，云云。此亦一說也。雖然，試問能辦得到否？不過一空言耳。

舊金山凡街之兩旁人行處（中央行車），不許吐唾，不許拋棄腐紙雜物等，犯者罰銀五元；紐約電車不許吐唾，犯者罰銀五百元，其貴潔如是，其厲行干涉不許自由也如是。而華人以如彼凌亂穢濁之國民，毋怪爲彼等所厭。

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則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

西人行路，腳步無不急者，一望而知爲滿市皆有業之民也，若不勝其繁忙者然。中國人則雅步雍容，鳴琚佩玉，真乃可厭。在街上遠望數十丈外有中國人迎面來者，即能辨認之，不徒以其軀之短而顏之黃也。

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

西人講話，與一人講，則使一人能聞之；與二人講，則使二人能聞之；與十人講，則使十人能聞之；與百人、千人、數千人講，則使百人、千人、數千人能聞之。其發聲之高下，皆應其度。中國則群數人坐談於室，聲或如雷；聚數千演說於堂，聲或如蚊。西人坐談，甲語未畢，乙無僂言；中國人則一堂之中，聲浪稀亂，京師名士，或以搶講爲方家，真可謂無秩序之極。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吾友徐君勉亦雲：中國人未曾會行路，未曾會講話。真非

過言。斯事雖小，可以喻大也。

《社會主義論》序

(1907年2月)

凡員顛方趾以生於今日者，皆以國家一分子之資格，而兼有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者也。惟其有國家一分子之資格，故不可不研求國家之性質，與夫本國之情狀，而思對於國家以有所自盡；惟其有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故不可不研求世界之大問題及其大勢之所趨向，而思所以應之。抑世界之大問題及其大勢所趨向，又不徒影響於世界上之個人也，而實大影響於世界上之各國，故以國家一分子之資格，愈不可以不知世界。今我國人於世界的知識之缺乏，即我國不能競勝於世界之一大原因也。世界之問題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經濟問題；經濟問題之內容亦多矣，而今日世界各國之最苦於解決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問題。坐是之故，而有所謂社會主義者興。社會主義，雖不敢謂為世界唯一之大問題，要之為世界數大問題中之一而占極重要之位置者也。此問題之發生，與國富之膨脹為正比例。我國今當產業萎靡時代，尚未有容此問題發生之餘地。雖然，為國民者，不能以今日國家之現象自安，明也。但使我國家既進步而得馳騁於世界競爭之林，則夫今日世界各國之大問題，自無一不相隨以移植於我國，又勢所必至也。然則社會主義一問題，無論以世界人類分子之資格，或以中國國民分子之資格，而皆不容以對岸火災視之，抑章章矣。但其為物也，條理複雜，含義奧衍，非稍通經濟原理者，莫能深知其意；又

其立論基礎，在於事實，而此事實為歐美各國之現象，我國不甚經見，國人索解愈難。故各國言此之書，雖充棟汗牛，而我國人若無聞見。近則一二野心家，思假為煽動之具，即亦往往齒及，然未經研究，于其性質全不明了，益以生國人之迷惑。予既嘗著論，斥妄顯真，且斟吾國現在將來所宜采擇之方針，以為國人告，具見前報。雖然，此乃我國適用社會主義之研究，而非社會主義其物之研究也。未知社會主義為何物，而欲論我國宜如何以適用之，其以喻天下亦艱矣。吳君仲遙鑒此缺點，乃廣搜群籍，覃精匝月，成此論以見眎，匪直名家學說，采擇畢包，且往往能以研究所心得者，推補而批判之。東籍中關於此主義之述著，猶罕其比。信哉，其為世界知識之饋貧糧哉！仲遙為亡友鐵樵之弟，學能世其家，即此鱗爪，可概厥餘。

政聞社宣言書

(1907年10月7日)

今日之中國，殆哉岌岌乎！政府焚督於上，列強束脅於外，國民怨讟於下，如半空之木，複被之霜雪，如久病之夫，益中以疹癘，舉國相視，鹹儻然若不可終日。志行薄弱者，袖手待盡，腦識單簡者，鋌而走險，自余一二熱誠沈毅之士，亦彷徨歧路，莫審所適。問中國當由何道而可以必免於亡，遍國中幾罔知所以為對也。夫此問題亦何難解決之與有。今日之惡果，皆政府藝之，改造政府，則惡根拔而惡果遂取次以消除矣。雖然，於此而第二之問題生焉，則政府當由何道而能改造是也。曰：斯則在國民也已矣。夫既曰改造政府，則現政府之不能自改造也甚明。何也？方將以現政府為被改造之客體，則不能同時認之為能改造之主體；使彼而可以為能改造之主體，則亦無複改造之必要焉矣。然則孰能改造之？曰：

惟立於現政府之外者能改造之。立於現政府之外者為誰？其一曰君主，其他曰國民。而當其著手於改造事業，此兩方面孰為有力，此不可不深察也。今之譚政治者，類無不知改造政府之為急，然叩其改造下手之次第，則率皆欲假途于君主，而不知任責于國民。於是乎有一派之心理焉，希望君主幡然改圖，與民更始，以大英斷取現政府而改造之者；或希一二有力之大吏，啓沃君主，取現政府而改造之者。此二說者，雖有直接間接之異，而其究竟責望于君主則同。吾以為特此心理者，其於

改造政府之精神，抑先已大刺繆也。何也？改造政府者，亦曰改無責任之政府爲有責任之政府雲爾。所謂有責任之政府者，非以其對君主負責任言之，乃以其對國民負責任言之。苟以對君主負責任而即爲有責任，則我中國自有史以來以迄今日，其政府固無時不對君主而負責任，而安用複改造爲？夫謂爲君主者，必願得惡政府而不願得良政府，天下決無是人情。然則今之君主，其熱望得良政府之心，應亦與吾儕不甚相遠。然而不能得者，則以無論何國之政府，非日有人焉監督於其旁者，則不能以進於良。而對君主負責任之政府，其監督之者惟有一君主，君主之監督萬不能周，則政府惟有日逃責任以自固。非惟逃之而已，又且卸責任于君主，使君主代己受過，而因以自謝于國民。政府腐敗之總根原，實起於是。故立憲政治，必以君主無責任爲原則；君主純超然于政府之外，然後政府乃無複可逃責任之餘地。今方將改造政府，而還以此事責諸君主，是先與此原則相衝突，而結果必無可望。然則此種心理不能實現也明甚。同時複有一派反對之心理焉，謂現在政府之腐敗，實由現在之君主卵翼之，欲改造政府，必以顛覆君統爲之前驅。而此派中複分兩小派：其一則絕對的不承認有君主，謂必爲共和國體，然後良政府可以發生；其他則以種族問題攙入其間，謂在現君主統治之下，決無術以得良政府。此說與希望君主之改造政府者，雖若爲正反對，要之認政府之能改造與否，樞機全系于君主，則其謬見亦正與彼同。夫絕對不認君主，謂必爲共和國體然後良政府可以發生者，以英、德、日本之現狀反詰之，則其說且立破，故不必複深辯。至攙入種族問題，而謂在現君主統治之下，必無術以得良政府者，則不可無一言以解之。

夫爲君主者，必無欲得惡政府而不願得良政府之理，此爲人之恒情，吾固言之矣，此恒情不以同族異族之故而生差別也。

今之君主，謂其欲保持皇位于永久，吾固信之；謂其必坐視人民之塗炭以爲快，雖重有憾者，固不能以此相誣也。夫正以欲保持皇位之故，而得良政府即爲保持皇位之不二法門，吾是以益信其急欲得良政府之心，不讓於吾輩也。而惜也，彼方苦於不識所以得良政府之途。夫政府之能良者，必其爲國民的政府者也。質言之，則於政治上減殺君權之一部分而以公諸民也。於政治上減殺君權之一部分而以公諸民，爲君主計，實有百利而無一害，此征諸歐、美、日本歷史，確然可爲保證者矣。然人情狃于所習，而駭於所未經，故久慣專制之君主，驟聞此義，輒皇然謂將大不利於己，沈吟焉而忍不能與，必待人民洶洶要挾，不應之則皇位且不能保，夫然後乃肯降心相就。降心相就以後，見夫緣是所得之幸福，乃反逾於其前，還想前此之出全力以相抵抗，度未有不啞然失笑。

蓋先見之難徹，而當局之易迷，大抵如是也。故遍翻各國歷史，未聞無國民的運動，而國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示聞有國民的運動，而國民的政府終不能成立者；斯其樞機全不在君主而在國民。其始也必有迷見，其究也，此迷見終不能久持，此蓋凡過渡時代之君主所同然，亦不以同族異族之故而生差別也。而彼持此派心理者，徒著眼於種族問題，而置政治問題爲後圖，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毋惑夫洶洶數載，而政治現象迄無寸進也。由後之說，同君主苟非當國民運動極盛之際，斷未有肯毅然改造政府者，夫故不必以此業責望于君主。由前之說，則雖君主毅然欲改造政府，然必有待于國民，然後改造之實乃可期，夫故不能以此業責望于君主。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別無救國之圖矣，又知政府之萬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業非可以責望于君主矣，然則負荷此艱巨者，非國民而誰！吾黨同人，既爲國民一分子，責任所在，不敢不勉，而更願凡爲國

民之一分子者，咸認此責任而共勉焉。此政聞社之所以發生也。

西哲有言：國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諒哉斯言！凡腐敗不進步之政治，所以能久存于國中者，必其國民甘於腐敗不進步之政治，而以自即安者也。人莫不知立憲之國，其政府皆從民意以為政。吾以為雖專制之國，其政府亦從民意以為政也。聞者其將疑吾言焉，曰：天下甯有樂專制之國民？

夫以常理論，則天下決無樂專制之國民，此固吾之所能信也。

雖然，既已不樂之，則當以種種方式，表示其不樂之意思，苟無意思之表示，則在法謂之默認矣。凡專制政治之所以得行，必其借國民默認之力以為後援者也。苟其國民，對於專制政治，有一部分焉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則專制之基必動搖；有大多數焉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則專制之迹必永絕。此征諸歐、美、日本歷史，歷歷而不爽者也。前此我中國國民，于專制政體之外，曾不知復有他種政體，則其反對之之意思無自而生，不足為異也。比年以來，立憲之論，洋洋盈耳矣，預備立憲之一名詞，且見諸詔書矣，稍有世界知識者，宜無不知專制政體不適用於今日國家之生存。顧在君主方面，猶且有欲立憲之之意思表示，雖其誠偽未敢言，然固已現於正式公文矣。還觀夫國民方面，其反對專制的之意思表示，則闐乎未之或聞，是何異默認專制政體為猶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也。國民既默認之，則政府借此默認之後援以維持之，亦何足怪！以吾平心論之，謂國民絕無反對專制之意思者，誣國民也；謂其雖有此意思而絕不欲表示絕不敢表示者，亦誣國民也。一部分之國民，蓋誠有些意思矣，且誠欲表示之矣，而苦於無可以正式表示之途。或私憂竊歎，對於二三同志互吐其胸臆；

或於報紙上，以個人之資格發為言論。謂其非一種之意思

表示焉，不得也，然表示之也以個人，不能代輿論而認其價值；

表示之也以空論，未嘗示決心以期其實行。此種方式之表示，雖謂其未嘗表示焉可也。然則正式之表示當若何？曰：必當有團體焉，以爲表示之機關。夫國體之爲物，恒以其團體員合成之意思爲意思，此通義也。故其團體員苟占國民之一小部分者，則其團體所表示之意思，即爲此一小部分國民所表示之意思；其團體員苟占國民之大多數者，則其團體所表示之意思，即爲大多數國民所表示之意思。夫如是則所謂國民意思者，乃有具體的之可尋而現於實矣。國民意思即現於實，則必非漫然表示之而已，必且求其貫徹焉。國民誠能表示其反對專制之意思，而且必欲貫徹之，則專制政府前此所恃默認之後援，既已失據，於此而猶欲竄其敝帚以抗此新潮，其道無由。所謂國民恒立於其所欲立之地位者，此之謂也。吾黨同人，誠有反對專制政體之意思，而必欲爲正式的表示，而又信我國民中，其同有此意思同欲爲正式的表示者，大不乏人。彼此皆徒以無表示之機關，而形迹幾等於默認。夫本反對而成爲默認，本欲爲立憲政治之忠仆，而反變爲專制政治之後援，是自汙也。夫自汙則安可忍也？此又政聞社之所由發生也。

夫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立憲政治非他，即國民政治之謂也。欲國民政治之現於實，且常保持之而勿失墜，善運用之而日向榮，則其原動力不可不還求諸國民之自身。其第一著，當使國民勿漠視政治，而常引爲己任；其第二著，當使國民對於政治之適否，而有判斷之常識；其第三著，當使國民具足政治上之能力，常能自起而當其沖。夫國民必備此三種資格，然後立憲政治乃能化成；又必先建議立憲政治，然後國民此三種資格乃能進步。謂國民程度不足，坐待其足然後立憲者妄也；但高談立憲，而

于國民程度不一厝意者，亦妄也。故各國無論在預備立憲時，在實行立憲後，莫不汲汲焉務所以進其國民程度而助長之者。然此事業誰任之？則惟政治團體用力常最勤，而收效常最捷也。政治團體，非得國民多數之贊同，則不能有力。而國民苟漠視政治，如秦越人之相視肥瘠，一委諸政府而莫或過問，則加入政治團體者自寡，團體勢力永不發達，而其對於國家之天職將無術以克踐。故為政治團體者，必常舉人民對國家之權利義務，政治與人民之關係，不憚曉音瘖口為國民告，務喚起一般國民政治上之熱心。而增長其政治上之興味。夫如是，則吾前所舉第一著之目的，于茲達矣。複次，政治團體之起，必有其所自信之主義，謂此主義確有裨于國利民福而欲實行之也，而凡反對此主義之政治，則排斥之也。故凡為政治團體者，既有政友，同時亦必有政敵。友也敵也，皆非徇個人之感情，而惟以主義相競勝。

其競勝也，又非以武力，而惟求同情。雖有良主義於此，必多數國民能知其良，則表同情者乃多；苟多數國民不能知其良，則表同情者必寡。故為政治團體者，常務設種種方法，增進一般國民政治上之知識，而賦與以正當之判斷力。夫如是，則吾前所舉第二著之目的，于茲達矣。複次，政治團體所抱持之主義，必非徒空言而已，必將求其實行。其實行也，或直接而自起以當政局，或間接而與當局者提攜。顧無論如何，而行之也必賴人才，苟國民無多數之政才以供此需要，則其事業或將蹶于半塗，而反使人致疑於其主義。故為政治團體者，常從種種方面，以訓練國民，務養成其政治上之能力，毋使貽反對者以口實。夫如是，則吾所舉第三著之目的，于茲達矣。准此以談，則政治團體，誠增進國民程度惟一之導師哉！我中國國民，久棲息於專制政治之下，倚賴政府，幾成為第二之天性，

故視政治之良否，以爲非我所宜過問。其政治上之學識，以孤陋寡聞而鮮能理解；其政治上之天才，以久置不用而失其本能。故政府方言預備立憲，而多數之國民或反不知立憲爲何物。政府玩愒濡滯，既已萬不能應世界之變，保國家之榮，而國民之玩愒濡滯，視政府猶若有加焉。丁此之時，苟非相與鞭策焉、提挈焉，急起直追，月將日就，則內之何以能對於政府而申民義，外之何以能對於世界而張國權也？則政治團體之責也。此又政聞社之所由發生也。

政聞社既以上述種種理由，應於今日時勢之要求，而不得不發生。若夫政聞社所持之主義，欲以求同情於天下者，則有四綱焉：

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

吾固言之矣，凡政府之能良者，必其爲國民的政府者也。

曷爲謂之國民的政府？既對於國民而負責任之政府是也。

國民則夥矣，政府安能一一對之而負責任？曰：對於國民所選舉之國會而負責任，是即對於國民而負責任也。故無國會之國，則責任政府終古不成立；責任政府不成立，則政體終古不脫於專制。今者朝廷鑒宇內之勢，知立憲之萬不容已，亦既渙汗大號，表示其意思以告吾民。然橫覽天下，從未聞有無國會之立憲國，故吾黨所主張，惟在速開國會，以證明立憲之詔，非爲具文。吾黨主張立憲政體，同時主張君主國體。

然察現今中央政治機關之組織，與世界一般立憲君主國所採用之原則，正相反背。彼則君主無責任，而政府大臣代負其責任。君主代政府負責任之結果，一方面使政府有所諉卸，而政治未從改良；一方面使君主叢怨于人民，而國本將生搖動。

故必崇君主于政府以外，然後明定政府之責任，使對於國會而功過皆自受之，此根本主義也。

二曰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

國家之目的，一方面謀國家自身之發達，一方面謀國中人民之安寧幸福。而人民之安寧幸福，又為國家發達之源泉，故最當首注意焉。人民公權私權，有一見摧抑，則民日以瘁，而國亦隨之。然欲保人民權利罔俾侵犯，則其一，須有完備之法律，規定焉以為保障；其二，須有獨立之裁判官廳，得守法而無所瞻徇。今中國法律，大率沿千年之舊，與現在社會情態，強半不相應，又規定簡略，惟恃判例以為補助，夥如牛毛，棼如亂絲，吏民莫知所適從。重以行政、司法兩權，以一機關行之，從事折獄者，往往為他力所左右，為安固其地位起見，而執法力乃不克強。坐是之故，人民生命財產，常厝於不安之地，舉國儼然若不可終日，社會上種種現象，緣此而沮其發榮滋長之機。其影響所及，更使外人不措信於我國家，設領事裁判權於我領土，而內治之困難，益加甚焉。故吾黨以厘訂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為次於國會制度最要之政綱也。

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許可權。

地方團體自治者，國家一種之政治機關也。就一方面觀之，省中央政府之干涉及其負擔，使就近而自為謀，其謀也必視中央代謀者為易周，此其利益之及於地方團體自身者也。

就他方面觀之，使人民在小團體中為政治之練習，能喚起其對於政治之興味，而養成其行於政治上之良習慣，此其利益之及于國家者，蓋益深且大。世界諸立憲國，恒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即前此久經專制之俄羅斯，其自治制亦蚤已頒佈，誠有由也。我國幅員遼廓，在世界諸立憲國中，未見其比，而國家之基礎，又非以聯邦而成，在低級之地方團體，其施政之範圍，雖與他國之地方團體不相遠，在高級之地方團體，其施政之範圍，殆埒他國之國家。故我國今日，頒完備適當之地方自治制

度，且正中央與地方之許可權，實為最困難而最切要之問題。今地方自治之一語，舉國中幾於耳熟能詳，而政府泄泄遑遑，無何種之設施，國民亦袖手坐待，而罔或自起而謀之。此吾黨所以不能不自有所主張而期其貫徹也。

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外交者，一部之行政也，其樞機全縮於中央政府。但使責任政府成立，則外交之進步，自有可期。准此以談，似與前三綱有主從輕重之別，不必相提並論。顧吾黨所以特鄭重而揭櫫之者，則以今日之中國，為外界勢力所壓迫，幾不能以圖存，苟外交上複重以失敗，恐更無複容我行前此三綱之餘地。故吾黨所主張者，國會既開之後，政府關於外交政策、必咨民意然後行，即在國會未開以前，凡關於鐵路、礦務、外債，與夫與他國結秘密條約、普通條約等事件，國民常當不怠于監督，常以政治團體之資格，表示其不肯放任政府之意思，庶政府有所羈束，毋俾國權盡墜，無可回復。此亦吾黨所欲與國民共荷之天職也。

以上所舉，雖寥寥四綱，竊謂中國前途之安危存亡，蓋系於是矣。若夫對於軍事上，對於財政上，對於教育上，對於國民經濟上，吾黨蓋亦皆薄有所主張焉，然此皆國會開設後責任政府成立後之問題。在現政府之下，一切無所著手，言之猶空言也，故急其所急，外此暫勿及也。

問者曰：政聞社其即今世立憲國之所謂政黨乎？曰：是固所願望，而今則未敢雲也。凡一政黨之立，必舉國中賢才之同主義者，盡網羅而結合之，夫然後能行政黨之實，而可以不辱政黨之名。今政聞社以區區少數之人，經始以相結集，國中先達之彥，後起之秀，其懷抱政治的熱心，而富於政治上之知識與能力者，尚多未與聞，何足以稱政黨。特以政治團體之為物，

既爲應於今日中國時勢之必要而不得不發生，早發生一日，則國家早受一日之利；若必俟國中賢才悉集於一堂，然後共謀之，恐更閱數年，而發生未有其期。況以中國之大，賢才之衆，彼此懷抱同一之主義而未或相知者，比比皆是，莫爲之先，恐終無能集於一堂之日也。本社同人，誠自審無似，顧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對於國家應盡之天職，不敢有所放棄。且既平昔共懷反對專制政治之意思，苟非舉此意思而表示之，將自儕於默認之列，而反爲專制遊魂之後援。

抑以預備立憲之一名詞，既出於主權者之口，而“國民程度”說，尚爲無責任之政府所藉口，思假此以沮其進行，則與國民相提挈以一雪此言，其事更刻不容緩。以此諸理由，故雖以區區少數，奮起而相結集，不敢辭也。日本改進黨之將興也，於是先有東洋議政會焉，有嚶鳴社焉，以爲之驅除。世之愛國君子，其有認政聞社所持之主義爲不謬于國利民福，認政聞社所執之方法爲足以使其主義見諸實行，惠然不棄，加入政聞社而指揮訓練之，使其於最近之將來，而有可以進而伍於政黨之資格，則政聞社之光榮，何以加之！又或與政聞社先後發生之政治團體，苟認政聞社所持之主義與其主義無甚刺謬，認政聞社所執之方法與其方法無甚異同，惠然不棄，與政聞社相提攜，以向於共同之敵，能於最近之將來，共糅合以混成政黨之資格，則政聞社之光榮，又何以加之！夫使政聞社在將來中國政黨史上，得與日本之東洋議政會、嚶鳴社有同一之位置，同一之價值，則豈特政聞社之榮，抑亦中國之福也。此則本社同人所爲瀝心血而欲乞賚此榮于我同胞者也。

問者曰：政聞社雖未足稱政黨，而固儼然爲一政治團體，則亦政黨之樞輪也。中國舊史之謬見，以結黨爲大戒，時主且懸爲厲禁焉，以政聞社置諸國中，其安從生存？政府摧萌拉蘖，

一舉手之勞耳。且國中賢才，雖與政聞社有同一之政見者，其毋亦有所憚而不敢公然表同情也！應之曰：不然。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

此今世立憲國國民所常履之迹，匪有異也。今立憲之明詔既屢降，而集會、結社之自由，則各國所咸認為國民公權，而規定之於憲法中者也，豈其倏忽反汗，對於政治團體而能仇之。若政府官吏不奉詔，悍然敢為此種反背立憲之行爲，則非惟對於國民而不負責任，抑先已對於君主而不負責任。若茲之政府，更豈能一日容其存在以殃國家！是則政聞社之發生，愈不容已，而吾黨雖洞胸絕脫，而不敢息肩者也。取鑒豈在遠，彼日本自由、進步兩黨，與藩閥政府相持之歷史，蓋示我以周行矣，彼其最後之勝利，畢竟誰屬也？若夫世之所謂賢才者，而猶有怵于此乎，則毋亦以消級的表示其默認專制政體之意思，而甘為之後援耳。信如是也，則政府永不能改造，專制永不能廢止，立憲永不能實行，而中國真從茲已矣！嗚呼，國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我國民可無深念耶！

可無深念耶！

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

(1910年11月2日)

今日舉國上下，蹙蹙然患貧。叩其所以求貧者，則皆曰振興實業。夫今日中國之不可以不振興實業，固也。然全國人心營目注，囂囂然言振興實業者，亦既有年矣。上之則政府設立農工商部，設立勸業道，紛紛派員奔走各國考查實業，日不暇給，乃至懸重爵崇銜，以獎厲創辦實業之人，即所派遊學及學生試驗，亦無不特重實業，其所以鼓舞而助長之者，可謂至極。下之則舉辦勸業會、共進會，各城鎮乃至海外僑民悉立商會，各報館亦極力鼓吹，而以抵制外貨挽回利權之目的創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註冊者，亦不下千家。宜若舉國實業界之氣象，必有以昭蘇於前。乃夷考其實，則不惟未興者不能興，而已舉者且盡廢，國家破產之禍，且迫於眉睫。先民有言：“困于心，衡於慮，然後作。”又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夫人於其所欲為之事而不能遂，則必窮思其所以不能遂之故，排其阻力而辟其坦途，其庶有能遂之一日。今我國人前此既瞢然無所覺，及今幾經敗績失據，猶復漠然無所動於中。不惟當局施政，不思改轍；既有言論之責者，亦未聞探本窮源以正告國人而共謀挽救，吾實痛之，乃述所懷以為此文。所宜陳者萬端，此不過其一二耳。

我國自昔非無實業也。士農工商，國之石民，數千年來，既有之矣。然則易為於今日而始昌言實業？得毋以我國固有之

實業，不足與外國競，今殆堙塞以盡，情見勢絀，不得不思所以振其敝也。是故今國中人士所奔走呼號以言振興實業者，質而言之，則振興新式之企業而已。（企業二字，乃生計學上一術語，譯德文之 *Unternehmung*，法文之 *Entreprise*。英人雖最長於企業，然學問上此觀念不甚明瞭，故無確當之語。）新式企業，所以異於舊式者不一端，舉其最顯著者，則規模大小之懸殊是也。舊式企業，率以一人或一家族經營之，或雇用少數人而已；新式企業，則所用人少者以百數，至多乃至數十萬也。舊式企業，資本雖至彀薄，猶有辦法；新式企業，則資本恒自數萬以迄數千萬也。夫新式企業所以日趨於大規模者，何也？蓋自機器驟興，工業革命，交通大開，競爭日劇，凡中小企業，勢不能以圖存，故淘汰殆盡，而僅餘此大企業之一途也。企業規模既大，則一人之力，勢不能以獨任。故其組織當取機關合議之體，乃能周密，與舊式之專由一二人獨裁者有異。其資本必廣募於公衆，乃能厚集，而與舊式之一人獨任或少數人釀出者有異。

質而言之，則所謂新式企業者，以股份有限公司為其中堅者也。今日欲振興實業，非先求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發達不可。

此舉國稍有識者所能見及，無俟餘喋喋也。然中國今日之政治現象、社會現象，則與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質最不相容者也。

苟非取此不相容者排而去之，則中國實業永無能興之期。請言其理：

第一，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強有力之法治國之下乃能生存，中國則不知法治為何物也。

尋常一私人之營業，皆負無限責任，苟其業有虧衄，則罄其所有財產之全部以償逋負，（我國習慣，則親屬及子孫之財產，且往往波及矣。）故稍知自愛之企業家，恒謹慎將事，鮮

有弊竇，即不幸而失敗，則債權者亦不至大受其累。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質則不然。股東除交納股銀外，無複責任；其各職員等亦不過為公司之機關，並非以其身代公司全負債務上之責任。質言之，其在尋常私人營業，則企業人與所企業之合為一體者也；其在股份有限公司，則公司自為一人格，自為一權利義務之主體，而立夫股東與各職員之外者也。惟以公司之財產，處理公司之債務，而外此一無所問。此其為道本甚險，故國家須有嚴重之法律以防閑之。今各國所以監督此種公司者，有法律以規定其內部各種機關，使之互相箝制；有法律以強逼之，使其業務之狀態，明白宣示於大眾，無得隱匿；有法律以防其資本之抽蝕暗銷，毋使得為債權者之累。其博深切明有如此也。中國近日亦有所謂公司律者矣，其律文鹵莽滅裂毫無價值且勿論，借曰律文盡善，而在今日政治現象之下，法果足以為民保障乎？中國法律，頒佈自頒佈，違反自違反，上下恬然，不以為怪。西哲有恒言：“國之治亂，亦于其國民安于法律狀態與否判之而已。”中國國民則無一日能安於法律狀態者也。夫有法而不行，則等於無法。今中國者，無法之國也。尋常私人營業，有數千年習慣以維持之，雖無法猶粗足自存。此種新式企業，專恃法律之監督、保障以為性命，紀綱頹紊如中國者，彼在勢固無道以發榮也。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必責任心強固之國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國人則不知有對於公眾之責任者也。

股份公司之辦理成效，所以視私人營業為較難者：私人營業，其贏也則自享其利，其衄也則自蒙其害，故營之者恒忠於厥職。股份公司不然，其職員不過佔有公司股份之一小部分耳，而營業贏虧，皆公司所受，其贏也利非我全享，其衄也害非我獨蒙，故為公司謀，恒不如其自為謀之忠，人之情矣。其尤不

肖者，則借公司之職務以自營其私。雖在歐美諸國，法律至嚴明，而狡者尚能有術以與法相遁，而況於絕無綱紀之中國乎？此公司職員克盡責任者，所以難其人也。抑糾問職員責任者，實惟股東。而公司之股份，其每股金額恒甚少。為股東者，恒非舉其財產之全部，投諸股份；即多投矣，而未必悉投諸一公司。且股份之為物，隨時可以轉賣。其在東西諸國，購買股份者，其本意大率非在將來收回股本，但冀股價幸漲，則售去以獲利耳。此公司股東之克盡責任者，所以尤不易也。然非有此種責任心，則股份公司之為物，決不能向榮而勿壞。彼英人所以以商戰雄於天下者，以其責任心最強也。而今世各國之教育，所以提倡商業道德者不遺餘力，亦以苟不務此，則一切實業將無與立也。中國人心風俗之敗壞，至今日而已極，人人皆先私而後公，其與此種新式企業之性質，實不能相容。故小辦則小敗，大辦則大敗，即至優之業，幸而不敗者，亦終不能以發達。近數十年來，以辦股份公司之故，而耗散國民資本者，其公司蓋不下數千百，其金錢蓋不下數萬萬，今固無從縷舉。其最顯著者，則有若招商局，有若粵漢、川漢各鐵路，有若大清、交通、公益、信義各銀行，皆其前車也。就股東一方面觀之，以法律狀態不定，不能行確實之監督權，固也；而股東之怠于責任亦太甚，乃至並其所得行之許可權而悉放棄之，以致職員作弊益肆無忌憚。阻公司之發達者，則職員與股東實分任其咎也。大抵股份公司之為物，與立憲政體之國家最相類：公司律剛譬猶憲法也，職員則譬猶政府官吏也，股東則譬猶全體國民也。政府官吏而不自省其身為受國民之委任，不以公衆責任置胸臆，而惟私是謀，國未有能立者；而國民怠于監督政府，則雖有憲法，亦成殭石。是故新式企業，非立憲國則不能滋長。蓋人民必生活于立憲政體之下，然後公共觀念與責任心乃日盛，而此

兩者即股份公司之營魂故也。

[附言]中國之股份公司，其股東所以不能舉監督之實而坐令職員專橫者，尚有特別之原因數端：其一，每股所收股銀太少。如近年所辦諸鐵路，以資本千萬元以上之公司，而每股率皆收五元。此雖有廣募普及之利，然使大多數之股東，既視股為不足輕重於己，複視己為不足輕重於公司，則易導其放棄權利之心。夫放棄權利，即放棄義務也。蓋冥冥之中，其損害實業界之風紀者莫甚焉。其二，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業觀念為其動機。如近年各鐵路公司、礦業公司等。大率以挽回國權之思想而發起之。其附股者以是為對於國家之義務，而將來能獲利與否，暫且勿問。此其純潔之理想，甯不可敬？雖然，生計行為不可不率循生計原則，其事固明明為一種企業，而等資本於租稅，義有所不可也。以故職員亦自托於為國家盡義務，股東且以見義勇為獎之，不忍苛加督責，及其營私敗露，然後從而掊擊之，則所損已不可複矣。此等公私雜糅、曖昧不明之理想，似愛國而實以病國也。其三，凡公司必有官利，此實我國公司特有之習慣，他國所未嘗聞也。夫營業盈虧，歲歲不同，勢難預定。若雖遇營業狀況不佳之時，亦必須照派定額之官利，則公司事業安能擴充，基礎安能穩固？故我國公司之股份，其性質與外國之所謂股份者異，而反與基所謂社債者同，夫持有社債券者，惟務本息有著，而於公司事非所問，此通例也。我國各公司之股東，乃大類是，但求官利之無缺而已。職員因利用此心理，或高其官利以誘人，其竟由資本內割出分派者，什而八九。（最著者如奧漢、川漢、江西等鐵路公司，集成股本數年，路未築成一裏，而年年將股本派息。

中外古今豈聞有此種企業法耶？）股東初以其官利有著也，則習而安之，不知不數年而資本盡矣。此數者，皆足以阻股公

司之發達。後之君子，宜以為戒也。

公共觀念與責任心之缺乏，其為股份公司之阻力者既若彼矣，而官辦之業則尤甚。今世各國，或以匡民力所不逮，或以防自由競爭之弊，往往將特種事業提歸官辦，而于全國國民生計所補滋多，而股份公司之缺點，時或緣官辦而多所矯正。何也？官吏責任分明，懲戒嚴重，其營私作弊，不如公司職員之易，而人民監督政治之機關至完密，益不容其得自恣也。我國則異是。官吏以舞文肥己為專業，而人民曾莫敢抗，雖抗亦無效，故官辦事業，其穢德更什佰於公司。近年來，全國資本蕩然無復存者，豈非官辦實業蝕其什八九耶？故我國民誠不願現政府之代我振興實業，更振興者，舉國為溝中瘠矣！

第三，股份有限公司必賴有種種機關與之相輔，中國則此種機關全缺也。

股份有限公司之利便於現今生計社會者不一端，然其最大特色，則在其股票成為一種之流通有價證券，迴圈轉運於市面，使金融活潑而無滯也。蓋尋常企業，必須俟其企業完了之後，始能將老本收回。（例如以千金開一鋪店，無論每年所得溢利幾何，要之皆此千金之子息。若欲將原來之千金收回，則必在店鋪收盤以後也。）股份公司之股票則不然。吾今日買得之，若明日需用現錢，或見為有利，可以立刻轉賣之；即不轉賣，而以抵押於銀行，亦可以得現錢。股票之轉賣抵押，雖一日千變，而公司營業之資本，絲毫不受其影響。其為物至靈活而富于伸縮力，既便於公司，複便於股東，而尤便於全社會之金融。故其直接間接以發達實業，效至博也。而所以能收此效者，則賴有二大機關焉以夾輔之：一曰股份懋遷公司，二曰銀行。股份懋遷公司為轉買轉賣之樞紐，銀行為抵押之尾閫。不寧惟是，即當招股伊始，其股票之所以得散佈於市面者，亦恒借股份懋

遷公司及銀行以爲之媒介。今中國既缺此兩種機關，於是凡欲創立公司者，其招股之法，則惟有托親友展轉運動而已。更進則在報上登一告白，令欲入股者來與公司直接交涉而已。以此而欲吸集多數之資本，其難可想也。而股東之持有股票者，則惟藏諸笥底，除每年領些少利息外，直至公司停辦時，始收回老本耳。若欲轉賣抵押，則又須展轉托親友以求人與我直接，非惟不便，且將因此受損失焉。夫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能爲現今生產界之一利器者，在於以股票作爲一種商品，使全社會之資本，流通如轉輪。（公司所產之物既爲商品矣，而公司之資本，復以證券之形式而變爲商品。是故公司之土地、房屋、機器等，本已將資本變爲固定性，宜若除公司外，同時更無人能利用之矣。然寄其價值於股票中，則忽能復變爲流動性，得以展轉買賣抵押，是同時有多數人得利用本公司固定資本之一部分以爲新資本也。故社會資本之效力可以陡增什百倍。凡有價證券，皆以增加資本效力爲作用者也。豈惟股票，彼國債、地方債、社債等，皆同此作用者也。又銀行之兌換券、期票、匯票、支票、撥數賬簿等，皆同此作用者也。歐美各國有此種種利器，常能以一資本而當什百資本之用，其所以致富皆在此。我國人最當知其故而師其意也。）我國股份公司，全不能有此作用，是股份公司之特色，失其強半矣。是故人之持有資本者，寧以之自營小企業，或貸之於人以取息，而不甚樂以之附公司之股，此亦股份公司不能發達之一大原因也。

[附言]股份懋遷公司及銀行，今世諸國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創立之者居多數。是故苟非股份有限之觀念稍爲普及，則此兩種機關殆難發生。且股份懋遷公司，本以有價證券之買賣媒介爲業，公司不發達，則股票之上於市場者少，安所得懋遷之目的物？即銀行業，苟非得各種有價證券以爲保管抵押之

用，則運用之妙，亦無所得施。而股份公司不發達，則商業無自繁榮，銀行業務亦坐是不能擴充。故股份有限公司與此兩種機關者，疊相爲因，疊相爲果。（實則此兩種機關，大率以股份有限之形式組織之，不過股份有限公司中之一種。此特就有特有之作用分別言之耳。）談實業者，宜同時思所以建設之也。

第四，股份有限公司必賴有健全之企業能力，乃能辦理有效，中國則太乏人也。

凡實業之須以股份有限公司之形式而舉辦之者，必其爲大規模之企業，而一二人之力不能舉者也。而既已爲大規模之企業，則非夫人而能任者也。蓋其公司之內部機關複雜，規模愈大，則事務之繁重愈甚。蓋爲一小國之宰相易，爲一大公司之總理難，非過言也。言夫對外，則以今世生計界之競爭，其劇烈殆甚於軍事，非具有生計學之常識，富於實際閱歷，而複佐之以明敏應變之天才，以之當經營之沖，鮮不敗矣。白圭有言：“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夫白圭之時代且有然，況今日生計界之現象，其繁蹟詭變，千百倍于古昔而未有已耶？故古代之英雄，多出於政治家與軍人；今日之英雄，強半在實業界。今各國之巍然爲工商界重鎮者，皆其國中第一流人物也。我國自昔賤商，商人除株守故業、計較錙銖外，無他思想。士大夫更鄙夷茲業不道。蓋舉國人士，能稍解生計學之概略，明近企業之性質者，已屈指可數；若夫學識與經驗兼備，能施諸實用者，殆無其人。每當設立一公司，則所恃以當經營之大任者，其人約有四種：最下者，則發起人本無企業之誠心，苟以欺人而自營私利，公司成則自當總理據以舞弊者也。稍進者，則任舉一大紳，不問其性行才具如何，惟借其名以資鎮壓者也。

(近年各省鐵路公司皆如此。)更進者，則舉一素在商界樸願有守之人充之，而其才識能任此事業與否，不及問也。最上者，則舉一人焉於此事業之技術上頗有學識經驗者充之，而其經營上之才器何如及平素性行何如，不及問也。(如辦鐵路則舉一鐵路工程師為總理，辦礦則舉一礦師為總理，辦工業公司則舉一工學博士為總理。此其人以當公司中技術一部分之業務，誠為得當，以當總理，安見其可？譬猶一國之宰相，不必其通兵刑錢谷，而通兵刑錢谷之人，雖可以任一官一職，未敢遂許為宰相才也。)彼非不欲求相當之人才，奈遍國中而不可得也。質而言之，則國民企業能力缺乏而已。夫以無企業能力之國民而侈談實業，是猶弊者言競走，聾者言審音也。以故近年以來所設立之公司，其資本微薄、範圍狹隘者容或有成，資本稍大、範圍稍廣者則罕不敗。營中國固有舊事業者容或有成，營世界新事業者則罕不敗。其事業為外人所不能競爭者容或有成，競爭稍劇烈者則罕不敗。苟國民企業能力而長此不進，吾敢斷言曰：愈提倡實業，則愈以耗一國之資本，而陷全國人於餓莩而已矣。

以上四端，為中國股份有限公司不能發達之直接原因。若其間接原因，則更仆難數。而尤有一原因焉，為股份有限公司與私人營業之總障者，則全國資本涸竭是已。凡人一歲之所入，必以之供一身之衣食住費及仰事俯畜所需而尚有贏餘，乃得儲之以為資本。而所儲之多寡，即一國貧富所攸分也。今日中國千人之中，其能有此項贏餘者，蓋不得一。即有之者，其數量亦至微薄。而有資本者，未必為欲企業之人。有資本而欲企業者，又未必為能企業之人。而複無一金融機關以為資本家與企業家之媒介，故並此至微薄之資本，亦不能以資生計社會之用。以故無論何種形式之企業，皆不能興舉。舉國之人，惟束手以

待槁餓之至而已。此則中國今日生計界之實狀也。

或曰：借外債則可以蘇資本涸竭之病。此實現今號稱識時務之俊傑所最樂道也。外債之影響於政治者，吾既別爲論痛陳之（參觀《外債平議》篇），若其影響于國民生計者，爲事尤極複雜，更非可以執一義而輕作武斷也。大抵在政治修明、教育發達之國，其于國民生計上一切直接間接之機關略已具備，國民企業能力略已充實，其所缺者僅在資本一端，於此而灌漑以外債，常能以收奇效（美國、日本是也）。而不然者，則外債惟益其害，不睹其利也。蓋金融機關不備，則雖廣輸入外資，而此資固無道以入企業家之手以資其利用，則徒以供少數人之消費，而直接間接以釀成一國奢侈之風，益陷國家於貧困已耳。苟人民無公共責任心，重以企業能力缺乏，則所營之業將無一而不失敗，擲資本於不可復之地，亦以陷國家於貧困已耳。故謂外債可以爲振興實業之導線者，猶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未可雲知言也。

然則中國欲振興實業，其道何由？曰：首須確定立憲政體，舉法治國之實，使國民咸安習於法律狀態；次則立教育方針，養成國民公德，使責任心日以發達；次則將企業必需之機關，——整備之無使缺；次則用種種方法，隨時掖進國民企業能力。四者有一不舉，而嘒嘒然言振興實業，皆夢囈之言也。然養公德、整機關、獎能力之三事，皆非借善良之政治不能爲功，故前一事又爲後三事之母也。昔有人問拿破侖以戰勝之術，拿破侖答之：一則曰金，再則曰金，三則亦曰金。試有人問我以中國振興實業之第一義從何下手？吾必答曰：改良政治組織。然則第二義從何下手？吾亦答曰：改良政治組織。然則第三義從何下手？吾亦惟答曰：改良政治組織。蓋政治組織誠能改良，則一切應舉者自相次畢舉；政治組織不能改良，則多舉一事即

多叢一弊，與其舉之也，不如其廢之也。然則所謂改良政治組織者奈何？曰：國會而已矣，責任內閣而已矣。

今之中國，苟實業更不振興，則不出三年，全國必破產，四萬萬人必餓死過半。吾既已屢言之，國中人亦多見及之。顧現在競談實業，而于阻礙實業之痼疾，不深探其源而思所以抉除之，則所謂振興實業者，適以為速國家破產之一手段。吾國民苟非於此中消息參之至透，辨之至晰，憂之至深，救之至勇，則吾見我父老兄弟甥舅，不及五稔，皆轉死於溝壑而已。嗚呼！吾口已瘖，吾淚已竭，我父老兄弟甥舅，其亦有聞而動振於厥心者否耶？

新中國建設問題（節錄）

（1911年10月—11月）

敘言

十年來之中國，若支破屋於淖澤之上，非大亂後不能大治，此五尺之童所能知也。武漢事起，舉國雲集回應，此實應于時勢之要求，冥契乎全國民心理之所同然。是故聲氣所感，不期而治乎中外也。今者破壞之功，已逾半矣。自今以往，時勢所要求者，乃在新中國建設之大業。而斯業之艱巨，乃什百於疇曩，此非一二人之智力所能取決，實全國人所當殫精竭慮以求止於至善者也。啓超學謝才綿，豈足以語于此，顧亦嘗積十年之研索，加以一月來苦思極慮，於多數人心目所懸之諸大問題，窮極其利害，有敢決言者，亦有未敢決言者。姑就所得條舉之，以質諸國民。他日更有見，當續布也。

辛亥九月 著者識

.....

下篇虛君共和政體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問題今後新中國之當採用共和政體，殆已成爲多數之輿論。顧等是共和政體也，其種類複千差萬別，我國將保所適從，是當臚察其利害，而慎所擇也。

第一種，人民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掌行政實權之共和政體。此共和政體之最顯著者，美國是也。中美、南美諸共和國皆屬

此種。

第二種，國會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無責任之共和政體。法國是也。法國大統領，由上下兩議院公舉，與美國之由人民選舉者殊。而其地位亦與美統領絕異，乃略同英之君主，不負政治上之責任，政權悉在內閣。故美國選舉大統領，競爭極劇；法國易一大統領，遠不如內閣更疊之聳人耳目也。

第三種，人民選舉終身大統領之共和政體。羅馬奧古斯丁時代、法國兩拿破侖時代曾行之。此皆僭帝之階梯，非共和之正軌，現世已無其例。然墨西哥當爹亞士時代，連任二十餘年，亦幾於終身矣。凡行此制者，名雖共和，實則最劇之專制也。

第四種，不置首長之共和政體。如瑞士聯邦是。瑞士之元首，乃合議機關，非獨裁機關也。瑞士之最高機關為參議院，議員七人，互選一人為議長，對外則以議長之名行之，然議長與其他六人職權實平等也。

第五種，虛戴君主之共和政體。英國是也。英人恒自稱為大不列顛合眾王國（Great British United Kingdom），或自稱為共和王國（Public kingdom）。其名稱與美無異，淺人驟聞之，或且訝為不詞。不知英之有王，不過以為裝飾品，無絲毫實權，號為神聖，等於偶像。故論政體者，恒以英編入共和之一種。其後比利時本此意編為成文憲法，歐洲各小邦多效之。故今日歐洲各國，什九皆屬虛戴君主之共和政體也，今省名曰虛君共和制。

第六種，虛戴名譽長官之共和政體。英屬之自治殖民地，如加拿大，如澳洲，如南非洲，皆是也。此等名雖藩屬，實自為一國，而英廷所置總督，地位正同英王。故國法學者統目為共和政體也。

右六種共和政體中，我國人所最熟知者，則美法兩國之式；

其尤想望者，則美國式也。實則六者各有所長，而後進國擇所仿效，要當以適於己國情形爲斷。就中第六種，不行于完全之獨立國，我國除非采聯邦制，以施諸各邦（即今之各省），容有商榷之餘地耳，今勿具論。請得取前五種比較其利病：

第一，人民選舉終身大統領之共和政體何如？

此共和政體之最可厭惡者也。何以故？以他種皆爲共和立憲政體，獨此種爲共和專制政體故。謂此種政體可采，度國民必唾吾面。雖然，西哲有恒言：“政治無絕對之美，不能謂立憲之必爲美，而專制之必爲惡也。”凡行此種政體之國，其被舉爲終身大統領者，必爲雄才大略之怪傑，內之則實行開明專制以整齊其民，外之則揚國威于四海。苟中國今日而有其人，則正最適應於時勢之要求者也。雖然，此其人固可遇而不可求。苟其有之，則彼自能取之，無勞我輩之商榷，故可置勿論也。又此種政體最後之結果，必變爲君主專制政體。

果複爲因，因複生果，必釀第二次革命。墨之爹亞士，其近證之最切著者也。故吾國若有此人，固足以救時；竟無此人，亦國家之福也。或曰：欲防選舉大統領紛爭之弊，任舉一中材爲終身大統領，使之如法國制不負責任，似亦一法。答之曰：此殆不可行。一國元首，恒情所同歆也。世襲君主，視爲固然，故雖童呆，或不爲怪；既屬公舉，而使庸才終身在人上，勢所不克致也。

第二，不置首長之共和政體何如？

此惟極小國若瑞士者，乃能行之而無弊。瑞士一切中央機關，權力皆甚微弱，稍重大之法案，國會輒不敢擅決，以付諸國民投票，不獨執行機關爲然也。彼爲永世中立國，絕無外患，內之則地狹民寡，而自治之習甚完，無取夫有強大之政府也。我國今日，非得一極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何以爲國？而以合議

機關充一國元首，則于強有力之道，最相反者也，其不足采，蓋無俟辯。

第三，人民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掌行政實權之共和政體何如？

此北美合衆國排英獨立後，根據孟德斯鳩三權鼎立說所創之新政體，我國民所最豔羨也。而常人所知之共和政體，大都亦僅在此一種。雖然，此可謂諸種共和政體中之最拙劣者，只可以行諸聯邦國，而萬不能行諸單一國；惟美國人能運用之，而他國人決不能運用。我國而貿然欲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至於釀亂。請言其理：

其一，凡立憲國，于元首之下，必別置行政府，對於立法院而負責任，兩府相節相濟，而治以康。獨美國不然。彼固有行政府之國務大臣也，然惟對於大統領負僚屬之責任，未嘗對於議會而負責任，蓋其系統各不相蒙也。然則爲行政首長之大統領，亦對於議會負責任乎？曰：否否。議會由人民選舉，大統領由人民選舉，所自受者同，不得而相凌也。故美國政府，實無責任之政府，而與歐洲立憲國所謂責任內閣之大義正相反對者也。然則彼曷爲而不流於專制耶？美國政府聯邦之國也，政權之大部分，爲各州政府所保留，其割愛以獻諸中央政府者，實至微末耳。而即此微末之政權，其立法權之全部在兩議院，行政府並提案權與不裁可權而兩皆無之也。所餘行政權之重要部分，上院猶得掣肘之。故美國行政府實許可權至狹、權力至脆之行政府也。我國而欲效彼耶？則亦必如彼之廣賦政權於聯邦，嚴畫界限於兩院，使政府無多地足供迴旋，庶幾可以寡弊。而試問此種政府，果適於今之中國否耶？今盧斯福輩日日號呼於衆者，即欲革此制度，而別建一強有力之政府，蓋深知非是無以競於外也。我熟睹其覆轍，甯容蹈之？

其二，然則即用此制，而賦予大統領以廣大之許可權何如？

曰：固可也，然勢則必返於專制，此征諸中美、南美諸國而最可見也。彼諸國皆襲取美國之成文憲法以建國者也，顧名則民主共和，而民之憔悴虐政，乃甚於君主專制。其最爲我國人所新能記憶者，宜莫如數月前墨西哥被革之統領爹亞士矣。彼專制墨國垂三十年，路易十四、拿破侖未能仿佛其什一也。其他中南美諸邦，皆類是耳。夫彼諸邦之憲法，與美同系，而所演之結果乃若是相反，何也？美國政治之大部分，出於聯邦各州；而彼諸國則全集于中央，大權所集，而他機關末由問其責任，欲其不專制焉，安可得也。今我新共和國之憲法，將純效北美合衆國耶？則政府許可權太狹，不適用於時勢；將效中美、南美耶？則政府權力太橫，必返於專制。故以美州之法系施諸我國，實無一而可也。

其三，吾既屢言冀得強有力之政府，然若採用美洲法系，則強有力之政府，適以爲繼續革命之媒介已矣。彼中美、南美諸國，革命慘劇，幾於無歲無之，此稍治國聞者所能知也。

即如墨西哥，彼馬德羅之革爹亞士而代爲大統領，距今三月前事耳；今巴拉拉又起而革馬德羅，掠地德半國，迫墨京而要求遜位矣。謂拉丁民族程度劣下，不能運用憲政，斯固然矣；然歐洲拉丁民族之憲政國固不少，何以劇急不如彼其甚？

此其源亦半由於立法不善，不可不察也。歐洲諸國，有元首超然於政府之上，政府則對國會負責任，人民不嫌於政府，則政府辭職已耳。政府更疊太頻繁，雖已非國家之福，然猶不至破壞秩序，危及國本也。美洲諸國，大統領即爲行政府之首長，而任期有定，不以議會之從違爲進退；人民不嫌於政府，舍革命何以哉？夫國家元首與行政部首長，以一人之身兼之，此實天下最險之事。專制君主國所以易釀革命者以此，美洲諸

共和民主國所以易釀革命者，亦以此也。是故歐系之憲法其體圓，美系之憲法其體方；歐系之憲法其用活，美系之憲法其用死。而其相異之機括，全在此著。吾願世之心醉美憲者，一味吾言；吾願將來有編纂憲法之責者，務慎所擇，毋貿貿然效顰，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也。

其四，法國之舉大統領，民夷然視之，其鄭重僅視舉議員稍加一等耳。美國舉大統領，則兩党肉薄，全國騷然，幾類戒嚴，賄賂苞苴，動逾億兆。若中美、南美，則每屆改選，未或不殺人盈野，非擁重兵，不能得之。等是民主共和也，而相去懸絕若彼，其故可思也。法之大統領，全摹仿歐洲各國君主，不躬親政治以負責任，美其名，則曰神聖不可侵犯也。

質言之，則無用之裝飾品也，不能直接用一人，不能直接行一政，政權所出，全在內閣總理，故野心家不樂爭此以為重。

美洲諸國不然。美國行政府之權，雖雲狹矣，然其許可權內所屬之官吏，悉由大統領進退，雖憲法上規定必須得元老院同意，然事實上皆大統領專行。故每一次改選大統領，苟繼任者非其同黨，則上自閣僚公使，下逮郵政腳夫、稅關驗丁，盡行易人，此曾遊美國者所能熟知也。彼候選大統領之人，雖或廓然大公，其奈攀鱗附翼之徒太多，挾之使出於激烈卑劣之一途。彼美國幸而為清教徒所建設，道德較優美，自治之習甚完，全國僅兩大黨，故雖劇爭而不至召亂耳。不然，其有以異於中南美者幾何也？若中南美，則大統領之權愈崇，人之欲得之也愈甚，而其人民又乏自治之素養，缺政黨之訓練，爭之不已，惟力是視，卒成為軍人政治，前後相屠，國家永沈九淵，累劫不能自拔。嗚呼！我國民而妄欲效顰美國也，吾懼此禍水行滔沒吾神州也。彼諸國大率僅比我一郡，其元首比我古代一小侯耳，而慘爭猶若彼。今若以四萬萬人之投票決此一席，再益以各省

聯邦首長，亦用此法決之，則其慘劇之比例，又當若何？言念及此，可爲寒心。

吾知聞吾言者，必按劍疾視曰：汝何人？乃敢侮國民。汝何由知吾民程度必不如北美，而猥以比諸中美、南美？夫吾固非敢侮國民也，然又安敢面諛國民。彼條頓民族所演之英美兩國，最富於自治力，最善訓練政黨，最能爲秩序之政爭，舉全球各國，莫或能及之者。此天下公言也。謂我民程度能與彼抗顏行，徒自欺耳。自欺將焉取之？側聞比者武漢首事諸君子，頗能相下，有趙卻廉藺之風，此誠極可喜之現象也。

然聞之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凡立法當爲百年之計，使常人皆可以率循。方今大敵在前，同袍敵愾，內訂固可冀不起，而後此變遷，亦安可以不預防？昔法國大革命伊始，狄郎的士黨實爲首義，未幾乃見屠于山嶽黨；山嶽黨中，羅拔士比爾、馬拉、丹頓輩，又展轉互屠。夫自始曷嘗非戮力共事之人哉？

而後乃若彼者，勢則然耳。吾固祝吾國永無此等不祥之事，然吾尤願締造之始，勿以立法之不臧，助長其勢也。

且尤有一義爲吾國民不可不深念者，吾屢言吾國今日所最渴望者，在得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蓋非是則不能整齊畫一其民以圖競勝於外。此義當爲全國稍有識者所同許也。然既已如此，則無異于共和政體之下而行開明專制，質言之，則爹亞士之莫安墨西哥，即操茲術也。然似此實最易釀成第二次革命，此我國民所最不可不留意也。（爹亞士前此所以能久於其位者，以其承百餘年大亂之後，人心思治已極，不惜犧牲一切以求得一專制之元首。

蓋與法國經大革命恐怖時代後，拿破侖應運而興者，無異矣。及今年馬德羅革爹亞士後不數月，而第二次革命起，則時勢不同也。）

是故北美合衆國所以能久安長治，而中美、南美則頻年戰亂者，北美人民程度優於中美、南美，固其一端也，然亦由國家組織法之根本差異有以致之。差異雲何？則聯邦分權與中央集權是也。使中美、南美各國中央許可權之狹之一如北美，或未始不可以小康；使北美合衆國中央許可權之廣一如中美、南美，亦安見其必無爭亂也。故專以人民程度問題爲北、中、南美政治現象差別之根原，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而中南美諸國所以不能行聯邦分權制者，實歷史上之根柢使然，雖強欲效顰北美而不可得也。吾願賢士夫之心儀美制者，且勿問吾民程度視美何如，尤當問吾國國勢視美何如耳。

綜而論之，吾煙若欲採用美制，則有種種先決問題必須研究者：（第一）美國之中央共和政府，實建設于聯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彼之聯邦，乃積數百年習慣而成。我國能以此至短之日月，產出彼鞏固之聯邦乎？（第二）美國政權之大部分，皆在聯邦各州，其所割出以賦與中央者，不過一小部分。我國效之，能適於今日之時勢乎？（第三）美國行絕對的三權分立主義，中央立法之權，行政部不能過問，此制果可稱爲善良之制乎？我國用之，能致國家于盛強乎？（第四）美國由英之清教徒移植，養成兩大政黨之風，故政爭之秩序井然。我國人能視彼無遜色乎？（第五）美國初建國時，地僅十三州，民僅三百萬，其選舉機關，夙已完備。我國今日情形，與彼同乎異乎？吾願心儀美制者，于此諸問題一加之意也。

第四，國會公舉大統領而大統領無責任之共和政體何如？

此法國之制也，其優於美制者四：一、選舉大統領，不用全國投票，紛爭之範圍較狹。二、其大統領與君主立憲國之君主等，緣無責任故無權力，人不樂爭之，故紛擾之程度減。三、大統領既超然政府之外，政治有不慊于民心者，其極至政府辭

職而止；非如美洲法系之將大統領與政府合爲一體，施政不平，動釀革命。四、政府由國會多數黨組織，立法部與行政部常保聯絡，非如美國極端三權分立之拙滯。此其所長也。蓋法人所以創爲此制者：（其一）法之共和政，成立在美後，鑒於中美、南美之流弊，且亦積八十年間屢次內亂之經驗，不得已而出於此也。（其二）地在歐洲，蒙諸君主立憲國之影響，故晦其名而用其實也。若我國而必採用民主共和制，則師法其優於師美矣。然法制之劣於美制者亦有一焉：美之政府，與大統領同體，而大統領任期一定，對於國會不負責任，故常能繼續實行其政見，不致屢屢搖動，以久任而見效。法則大統領雖端拱不遷，而政府更疊頻繁。法之不競，頗由於此。雖然，法制行之而不善，其極則足以致弱耳；美制行之而不善，則足以取亂亡。何也？凡用美國法系之國，苟政府不爲多數人民所信任，則非革命不能易之也。此無他故焉，歐洲法系，以國會監督政府，國會與政府之聯絡甚密；美洲法系，政府與國會同受權于選民，離立而不相攝也。

法制與美制比較，其優劣既如彼；若以與英制比較，其劣于英者複有二焉：一、英王與法大統領，其超然立于政府與國會之外也雖同，然英王不加入政黨，法大統領則借政黨之力以得選。使大統領與總理大臣常爲同黨，則固無甚窒礙，然此實絕無僅有之事耳。法內閣每數月必更疊一次，安所得常與大統領同黨者？苟非同黨，則大統領常能用其法定之權，或明或暗，以牽制總理大臣。彼麥馬韓（第三共和時代之第二大統領）之陰謀不軌，遵是道也，而後此且數見不鮮。法國政界，常有机陘之象，此亦其一原因也。二、英王名雖爲王，實則土偶。此種位置，惟以綽綽世胄處之最宜。法大統領既由選舉，其人非一國之才望，不能中選。既爲一國之才望，乃投間置散，使充

數年間之裝飾品，未免為國家惜。昔拿破侖一世初被選為執政官時，憤然語人曰：“吾不願為受豢之肥豚。”

即此意也。

准此以談，則法制之視美制，雖有一日之長，以雲盡善，則猶未也。最近葡萄牙之共和憲法，最稱後起，欲並取美法之長而去其短。然其大體實同於美，不過美大統領由人民選舉，葡則采法制，由兩議院選舉耳。美制固有之諸弊，葡終不能免也。

第五，虛戴君主之共和政體何如？

此雖未敢稱為最良之政體，而就現行諸種政體比較之，則圓妙無出其右者矣。此制濫觴英國，全由習慣積漸而成，其後比利時著之成文憲法，遂為全歐列邦之模範。其為制也，有一世襲君主稱尊號於兆民之上，與專制君主國無異也；而政無大小皆自內閣出，內閣則必得國會多數信任于始成立者也；

國會則由人民公舉，代表國民總意者也。基實際與美法等國之主權在民者，絲毫無異。故言國法學者，或以編入共和政體之列。獨其所以異者，則戴一世襲之大爵主為裝飾品，國民待以殊禮，且歲供皇室費若干以豢養之而已。夫歐人果何取乎此裝飾品，而全國人屈己以禮之，且出其血汗金錢以豢之也？以其可以杜內爭而定民志也。夫以法國大革命恐怖時代，全國民死亡將半，爭亂經八十餘年而始定；以中美、南美之每改選大統領一次輒起革命一次；試問國家所損失為數幾何？以區區之皇室費與照例尊崇之虛文易之，天下代價之廉，莫過是也。是故十九世紀歐洲諸國，無國不經革命；夫革命固未有不與君主為敵者矣，及其成功也，則仍莫不虛戴一君主；其尤取巧者，則不戴本國人為君主，迎一異國異種之人而立之，但使之宣誓入籍、宣誓守憲而已。若比利時，若布加利牙，若羅馬尼亞，

若希臘，若那威，皆其例也。夫豈其國中無一才智之人可任大統領，而顧出於此迂遠愚謬之舉？

此其故可思也。中南美諸國所以革命相尋無已時，而彼諸國所以一革之後邦基永定者，其操術之巧拙異也。

且在今日國競極劇之世，苟非得強有力之政府，則其國未有不式微者。而在美洲法系之國，大統領既與政府同體，且同受權于國民，國會不能問其責任，苟非以憲法極力裁減其權，勢必流於專制。故美國政府，不能列席於國會，不能提出法案於國會，不能解散國會，惟奉行國會所立之法而已。夫政治貴有計畫，而計畫之人即為執行之人，然後可以察責任而課功罪也。美制不能然，國會計畫之，而政府執行之，兩不相接，而各有所諉，非所以圖治也。在前此墨守門羅主義，與列強罕相角，固可以即安；在今日則大不適於時勢矣，此盧斯福之親國家主義所由倡也。然在美國法系之下，而欲此主義之現於實，吾信其難矣。歐洲之虛君共和制則異是。英人之諺曰：“國會之權力，除卻使男女易體外，無一事不能為。”

國會之權，如彼其重也；而內閣總理大臣，惟國會多數黨首領為能屍之。故國會常為政府之擁護者，國會之權，即政府之權也。然則政府之權力，亦除卻使男女易體外，無一事不能為也。所謂強有力之政府，莫過是矣。然則易為而不流於專制？則以非得多數於國會者不能執政，而國會實由人民選舉，其得多數者，必其順民心者也。此制也，在專制君主國固不能行之；即在德日等之大權立憲國仍未能行之；若在美洲之諸民主共和國，尤絕對的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惟虛君主共和國而已。此論政體者所以推此為極軌也。

然則中國亦可行此制乎？曰：嗚呼！吾中國大不幸，乃三百年間戴異族為君主，久施虐政，屢失信於民，逮於今日，而

今此事殆成絕望，貽我國民以極難解決之一問題也。吾十餘年來，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與惡政治奮鬥，而皇室實爲惡政治所從出。於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僂辱窘逐之者，無所不用其極。雖然，吾之奮鬥，猶專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爲射鵰，國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爲有所畏，有所媚，訕笑之，辱罵之，而吾不改吾度。蓋吾曠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十年來之所以慎於發言，意即在是。吾行吾所信，故知我罪我，俱非所計也。雖然，吾蓋誤矣。今之皇室，乃飲酖以祈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貽我中國以難題。使彼數年以來，稍有分毫交讓精神，稍能布誠以待吾民，使所謂（十九條信條）者，能於一年數月前發佈其一二，則吾民雖長戴此裝飾品，視之如希臘、那威等國之迎立異族耳，吾知吾民當不屑斷斷與較者。而無如始終不寤，直至人心盡去，舉國皆敵，然後迫於要盟，以冀偷活，而既晚矣。夫國家之建設組織，必以民衆意向爲歸。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嗚呼，以萬國經驗最良之虛君共和制，吾國民熟知之，而今日殆無道以適用之，誰之罪也？是真可爲長太息也！

無已，則依比利時、那威等國迎立異邦人爲君主使宣誓入籍然後即位之例，但使現皇室能改從漢姓，我國民或許其屍此虛位乎？夫昔代既有行之者矣，北魏考文帝之改拓拔爲元氏是也。更有進者，則憲法中規定冊立皇后，必選漢族名媛，則數傳之後，血統亦既不變矣。吾以爲苟用此法，則以視糜千萬人之血，以爭此土木偶之虛君較爲得計。然人心怨毒所中既若此其甚，其可行與否，吾不敢言也。

又所謂《憲法信條十九條》者，今已誓廟公佈，若能永見實行，則虛君共和基礎確立，吾民誠不必與爭此虛位。然事定

之後，舊朝其肯長此退讓，不謀所以恢復其權力乎？此盡人所不能無疑也。竊以爲若萬不得已而戴舊朝以行虛君共和制，則遷都實爲一最重要之條件。誠有南遷，則民權之確立，庶可期矣。且京師久爲首惡之區，非離卻之，則政治之改革，終末由奏效也。然此事果能辦到乎？即能辦到，而吾國民遂能躊躇滿志乎？吾蓋不敢言。

然則舍現在皇統外，仍有行虛君共和制之道乎？曰：或有一焉。吾民族中有孔子之裔衍聖公者，舉國世澤之延未有其比也，若不得已，而熏丹穴以求君，則將公爵加二級，即爲皇帝。此視希臘、那威等之迎立外國王子，其事爲尤順矣。

夫既以爲裝飾品，等於崇拜偶像，則亦何人不可以屍此位者？

此或亦無法中之一法耶！雖然，尚有三疑義焉：

其一，若非現皇室禪讓，則友邦不易承認，而禪讓之事，恐不易期。南北相持既久，是否能保國中秩序？秩序既破，干涉是否能免？

其二，孔子爲一教主，今擁戴其嗣爲一國元首，是否能免政教混合之嫌？是否能不啓他教教徒之疑忌？

其三，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馴於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

凡此三者，皆極難解決之問題。其第一、第三項，則無論欲改民主，欲戴衍聖，皆同此患；其第二項，則衍聖所獨也。同是戴虛君，而衍聖公不如現皇室者即在此。故曰：現皇室既不能戴，則我國行虛君共和制之望殆絕也。

夫民主共和制之種種不可行也既如彼，虛君共和制之種種不能行也又如此，於是乎吾新中國建設之良法殆窮。夫吾國民

終不能以其窮焉而棄不建設也，必當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斷也。吾只能盡舉其所見，臚陳利病於國民之前，求全國民之慎思審擇而已。夫決定一國建設之大問題，惟全國民能有此權，決非一私人所能為役也。若曰一私人應出其意見，以供全國民之參考乎，則吾待吾再若思有得，乃更以獻也。

中國立國大方針（節錄）

（1912年4月）

結論

以上所論，以使中國進成世界的國家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則期成世界的國家之一手段也；強有力之政府，則實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黨內閣，則求得強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種種手段，以貫徹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純系于國民。夫以茲事泛責諸全體國民，殆茫然無下手之方，俛俛乎若不得要領也。雖然，民之為性也，其多數平善者，恒受少數秀異者所指導而與為推移。故無論何時何國，其宰製一國之氣運而禍福之者，恒在極少數人士。此極少數人士，果能以國家為前提，具備政治家之資格，而常根據極強毅的政治責任心與極濃摯的政治興味，黽勉進行，而雖至危之局，未有不能維持；雖至遠之塗，未有不能至止者也。

我國自政體不變以來，國民心理，約可分二種：其樂觀者流，睹專制舊朝摧滅之易易也，自吒為冠古今、軼萬國之大成功，以謂自今以往，吾事已畢，晏坐以待黃金世界之湧現而已。其悲觀者流，則謂吾國數千年所以維繫國家之中心點，從茲斷絕，共和之禍，烈於洪水猛獸，自今以往，惟束手以待陸沈。吾以為兩說俱失之者也。民國現狀，蝸唐沸羹，事實章章，不可掩蔽。且今不過其見端耳，危機之伏而未發者，尚不知幾千

萬。以此自詡成功，非全無心肝者，安得有此言？平心以談，今茲民軍所以獲意外大捷，非盡我所能自爲也，而實緣敵之太不競。質言之，則非我能亡前清，而前清實自亡也。前清易爲自亡？彼其政治之狀態，實以不適而不能自存，天演淘汰之作用，固應如是也。今其既淘汰以去矣，與之代興者，或狀態一如其前，或雖易一新狀態，而不於適天演界如故，而非久而旋襲淘汰之轍，此事理之決無可避者也。

今茲革命，雖曰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然種族革命，其事爲具體的，訴諸感情足矣，故盡人能焉，合全國之力以赴之，遂以告圓滿之成功；政治革命，其事爲抽象的，必須根據於理解，非盡人所能喻也，故偃偃焉若無所著手，冥行擗墮，成功杳不知何日。夫種族革命，不過爲政治革命之一手段，若當此絕續之交，而政治革命終不得實現，則革命之初志不其荒耶？今彼之自詡成功而侈然謂天職爲已盡者，吾信其絕不知政治革命爲何物而已。若夫悲觀者流之說，睹此橫流，追原禍始，謂共和政體萬不能行於我國，至並以咎革命之非計，此其暗於事理，抑更甚焉。夫共和是否決不能行於我國，此非可以空言折人口也，必有待於他日之試驗，此勿深論。然問國家之敝，極於前清時代，不行政治革命，庸有幸乎？欲行政治革命，而不先之以種族革命，爲道果克致乎？今雖新政治之建設，茫乎未有端倪也，而數千年來惡政治之巢穴，爲國家進步之一大障物者既已拔去，此後改良政治之餘地，較前爲寬，其機會較前爲多，其用力較前爲易。夫豈無新魔障之足以爲梗者？然其根據絕非如舊魔障之深遠，未足引爲病也。

夫謂共和不能行於中國，則完全之君主立憲，其與共和相去一間耳。其基礎同托于國民，其運用同系乎政黨，若我國民而終不能行共和政治也，則亦終不能行君主立憲政治。若是，

則吾詢劣種，宜永爲人役者也。既認爲可以行君主立憲之國民，自應認爲可以行共和之國民。聞諸，眇不忘視，跋不忘履，雖審不能，猶當自勉，而況於我之挾持本非具者耶？

夫今日我國以時勢所播蕩，共和之局，則既定矣，雖有俊傑，又安能於共和制之外而別得活國之途？若徒痛恨於共和制之不適，袖手觀其陸沈，以幸吾言之中，非直放棄責任，抑其心蓋不可問焉矣。夫爲政在人，無論何種政體，皆以國民意力構造之而已。我國果適於共和與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惟在我之自求。以吾所逆計，則中國建設事業能成與否，惟系於政黨；政黨能健全發達與否，惟系於少數主持政黨之人。

此少數人者，若不負責任，興會嗒然，則國家雖永茲沈淪可也。而不然者，毋謂力單，滴溜可以穿石；毋謂途遠，微禽可以填海。是則吾黨所以自勉而欲與國人共勉之者也。

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

(1913年6月16日)

自民國建號以來，僅十餘月，而以二次革命聞者，幾於無省無之，其甚者則三四次（如湘、如蜀），乃至七八次（如鄂），最近則江西之叛，尤其章明較著者也。論者或以爲當局失政，宜有以召之；或謂彼好亂之輩，其狼子野心，實有以異於人。斯二說者固各明一義，雖然，非其至也。曆觀中外史乘，其國而自始未嘗革命，斯亦已耳，既經一度革命，則二度、三度之相尋相續，殆爲理勢之無可逃避。我國歷代鼎革之交，群雄擾攘，四海鼎沸，疊興疊仆，恒閱數十年而始定。然猶得曰專制私天下，宜獎攘奪，非所以論于共和之始也。夫言革命、言共和者，必以法蘭西爲祖之所自出，然法國自大革命以後，革命之波相隨屬者互八十年，政體凡三四易。其最初之十餘年間，則丹頓、馬拉、羅拔比爾、拿破侖疊擅神器，陷其國于恐怖時代者逾一紀。後此，中美、南美十餘國踵其轍，而各皆相斂相屠，以國家供群雄之孤注，至今猶不如所屆也。

最近，則墨西哥兩歲之間，三易其元首矣。其後此踵襲而興者，孰審所極！葡萄牙今猶未也，而派芬陰噎之象遍國中，稍有識者，知其儻然不可終日也。即以根器最厚之民如英國者，彼其十七世紀之革命，逮克林威爾沒世，而結一翻其局。由此言之，革命複產革命，殆成爲歷史上普遍之原則，凡以革命立國者，未或能避也。（就中惟美國似屬例外，然美國乃獨立而

非革命。

前此英國之統治權本不能完全行於美境，美之獨立，實取其固有之自治權擴充之，鞏固之耳。）夫天下事有果必有因，革命何以必復產革命？此其故可得而言也。

其一，當革命前，必前朝秕政如毛，舉國共所厭苦，有能起而與爲難者，民望之如望歲也。故革命成爲一種美德，名譽歸之。及既成功，而群衆心理所趨，益以謳歌革命爲第二之天性。躁進之徒以此自階，其天真未鑿者則幾認革命爲人生最高之天職，謂天生血性男子，只以供革命之用，無論何時，聞有革命事起，趨之若不及。苟有人焉以一語侵及“革命”二字之神聖者，即仇之若不共戴天。此種謬見深中于人心，則以機危險之革命，認爲日用飲食之事，亦固其所。

其二，經一度革命之後，社會地位爲之一變，閥閱之胄，夷爲隸賤，舊牖之夫，奮爲將相者，比比然也。夫人情孰不樂富貴而惡賤貧，睹夫冒一時之險而可以易無窮之樂也，則相率以豔而效之，所謂“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所謂“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此種心理最足以刺戟椎埋徇利之輩，而使之往而不反顧。其從事革命，猶商賈之逐利也。三年以前，上海有以投機於橡皮公司而博奇贏者，不數月間，全市人輟百業以趨之，蕩產殺身而不悔。革命之滋味，足以誘人，蓋此類也。

其三，經一度革命之後，國民生計，所損無算，農輟於野，工輟于肆，商輟於塵，十人之中，失業八九，迫於饑寒，則鋌而走險，民之恒情也。作亂固以九死博一生，不爾則惟有待死，故毋寧希冀於九一也。夫前此必以失業之民多，然後能嘯聚以革命，革命之後，失業者又必倍蓰於前，故嘯聚益易，而再革、三革以至無已也。

其四，僅聚鋤耨棘矜槁項黃馘之民，其集事也猶不易易，

顧革命之後，退伍兵必充牣于國中，此事勢所當然也。當前此革命進行中，嘯聚裏巷，惟恐不多，恨不得舉全國之民編入革命軍中；一旦事定，無以為養，勢必出於遣散。而此輩一度列軍籍，更無從復其故業，舍椎埋剽掠外更何所事？故適以為二次革命之資也。

其五，昔法人蒲羅兒謂，每當革命後民生極凋瘵之時，而其都會人士之奢淫必愈甚，法國當恐怖時代，而巴黎歌管遊樂之盛，遠過往時。吾昔頗疑其言不衷於理，今觀我國，乃始信之。蓋一度革命成功，前此囊人賤賸，一躍而居顯要者，無量無數，麇集都會，生平未嘗享一日之奉，暴爾發迹，事事模仿舊貴，變本加厲。“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則淫侈之驟增也固宜。民已窮矣，而復朘削之以奉新貴族，誅求到骨，何以堪命？受禍最烈者，尤在前此素封之家，架罪構陷，屠戮籍沒，視為固然。怨毒所積，反動斯起，革命之恒必相續，此又其一因也。

其六，人之欲望，無窮盡也，常以己現在所處之地位為未足，而欲羨乎其上，而有所恃、有所挾者則更甚。疇昔讀史，見歷代開創之主，夷戮功臣，未嘗不恨其涼薄。雖然，功臣之自取屠戮，又豈能為辯？夫挾功而驕之人，誠有何道可以滿其欲壑者？其意常曰：彼巍然臨吾上者，非借吾力，安有今日？居恒既快快不自適，稍加裁抑，缺望滋甚，缺望至不可複忍，其舊屬復有缺望者從而慫恿，則叱吒而起耳。故二次革命之主動者，恒必為初次革命有功之人，無中外，一也。昔法國當路易十一世時，培利公爵與孔特加洛侯爵同叛，傳檄國中曰：“吾為國家扶義而起也。”路易降詔曰：“二子之叛，誠朕不德有以致之，使朕而徇彼等大貴族增俸之請，彼甯復為國扶義耶？”嗚呼，國有巨子，而執國命者無路易之智，其欲免於革

命之相尋難矣。

其七，夫革命必有所藉口，使政府施政而能善美，無授人以可攻之隙，則煽動自較難爲力。然革命後驟難改良政治，殆亦成爲歷史上之一原則。蓋擾攘之後，百事不遑，威信未孚，施行多礙，故一代之興，其致太平也，動在易世之後。當其草創伊始，民志未定，政治之不滿人意，事有固善。故新革命後二三年間。雖以失政爲煽動再革之資料，固無往而不能得也。（附言：吾此文本泛論常理，從歷史上歸納而得其共通之原則耳。即如此段，絕非爲現政府辯護，現政府更不得借吾言以解嘲。蓋現政府之成立，本與交代君主力征經營而得之者有異，一年以來，實有改良政治之餘地，而政府曾不自勉，吾不能一毫爲彼寬責備也。）夫革命前後，正人民望治最殷、求治最亟之時也。當其鼓吹革命也，鮮不張皇其詞以聳民聽，謂舊朝一去，則黃金世界，立將湧現。民也何知，執券索償，夫安得不失望，失望則煽動者之資矣。

其八，革命後之驟難改良政治，在專制國之易姓，則斷然矣；而在易專制爲共和，則其難尤甚。蓋爲政有本，曰正紀綱。紀綱立，然後令出必行，而政策之得失乃有可言。君主國有其固有之紀綱，民主國又別有其固有之紀綱。以數千年立君之國，全恃君主人一之尊嚴，爲凡百紀綱所從出。搖身一變，便成共和，（襲小說《西遊記》語，形容最肖，讀者勿笑其俚。）疇昔所資爲上下相維之具者，舉深藏不敢複用，抑勢亦不可複用；而新紀綱無道以驟立，強立焉而不足以爲威重，夫此更何複一政之能施者！以漢高之英武，苟長此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如初即位定陶時，試問漢之爲漢複何如者？革命之後，人人皆手創共和，家家皆有功民國，設官萬億，不足供酬勳；白晝殺人，可以要肆赦；有賞無罰，有陟無黜，以此而求

善治，豈直蒸沙求飯之喻已哉！執國命者而有英邁負重之氣，猶可以漸樹威信，整齊嚴肅其一部分；而不然者，疲奔命於敷衍，既已日不暇給，紀綱永無能立之時，政且無有，遑論於良！夫承革命之後以從政，雄才猶以為難，庸才則更何論。雄才不世出，故醞釀再革命三革命者，什而八九也。

其九，共和國之尤易倡革命者，雖自私之鄙夫，常得託名國家以脅人；雖極野心者，常得宣言吾非欲居其位也。只須煽動回應，不必其果服屬於我，一革去其所欲革之目的物，則復得以統一共和等名義鉗他人之口而制其命，而不復勞征伐。此真革命家之資也。雖然，初次革命之資，抑亦再次、三次之資也。

其十，聞之，“有無妄之福者，必有無妄之禍。”成功太易，而獲實豐於其所期，淺人喜焉，而深識者方以為吊。個人有然，國家亦有然。不煩一矢，不血一刃，筆墨歌舞於報章，使謀兒戲於尊俎，遂乃夢中革命，搖身共和。過來者狃于蒲騷，未試者見獵心喜。初生一犢，奚猛虎之足懼；狎潮之兒，謂溟渤其可揭。夫艱險之革命，猶足以生二次革命，而況於簡易酣樂之革命也哉！夫既已簡易酣樂，則無惑乎革命成爲一種職業，除士、農、工、商之外，而別辟一新生涯。

（水滸傳）張橫道：“老爺一向在之潯陽江上，做這安分守己的生理。”強盜之成爲一職業久矣。）舉國靡然從之，固其所耳。

由此言之，革命之必產革命，實事所必至，理有固然。推究終始，既有因果之可尋；廣搜史乘，複見前車之相踵。今吾國人見二次革命之出現，而始相與驚詫，寧非可憫？然則此種現象果爲國之福耶，爲國之禍耶？此有稍有常識者，宜不必複作是問。顧吾見夫今日國中彷徨於此疑問中者猶多也，故吾不

得憚詞費也。吾以爲假使革命而可以止革命，則革命何必非國家之福；革命而適以產革命，則其禍福復何待審計者！今倡革命者，孰不曰吾今茲一革以後，必可以不復再革也。夫當初次革命時，亦孰不曰一革後可無復再革也，而今則何如者？今革而不成，斯勿論矣，假其能成，吾知非久必且有三次革命之機會發生，而彼時昌言革命者，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今日。其以爲一革後可無再革亦如今日，而其結果如何，則非至事後言之，則罕有能信者。今欲征因知果，則且勿問所革之客體作何狀，則先問能革之主體作何狀。試問前所列舉之十種事理，再度革命之後，其惡現象果緣此稍滅乎，抑緣此廣續增益乎，前列十種，有其三四，禍既未艾，而況於俱備者！循此遞演，必將三革、四革之期日，愈拍愈急；

大革、小革之範圍，愈推愈廣。地載中國之土，只以供革命之廣場；天生中國之人，只以作革命之器械。試思斯國果作何狀，而斯民又作何狀者？古詩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而欲諺彙括其旨曰：“不到黃河心不死。”斯言雖俚，蓋稱善譬。昔吾儕嘗有以語清之君臣矣，曰：

君其毋爾爾，君如長爾爾者，君且無幸。夫彼君臣非惟不余聽而且餘罪也。吾儕言之十數年，其褒C褒C如充耳也亦十數年，彼猶未到黃河也。吾儕明明見其疾趨赴河，愈趨愈迫，爲之惻隱焦急不可任，而彼之疾趨如故也。中興道消，窮于辛亥，及乎臨河足三分垂在外，或庶猛醒，然既已一落千丈強矣。今之未到黃河心未死者，吾所見蓋兩種人焉：其一則興高采烈，以革命爲職業者；其他則革命家所指目而思革之者。

茲兩種人者，或左或右，或推或挽，以挾我中國向前橫之大河而狂走焉，而跳擲焉，患其不即至也，而日日各思所以增其速力。嗚呼！今爲程亦不遠矣。多爾袞入關，斯周延儒、李

自成、吳三桂之大功成；伊藤開府，則金玉均、李完用、李容九之大事畢。滿洲人不斷送滿洲至盡，滿洲人之天職未盡也；中國人之不斷送中國至盡，中國人天職未盡也。欲滿洲人信吾非妄言，非至今日安能！欲中國人信吾非妄言，嗚呼，吾何望此，吾何望此！

今清以一言正告彼被革命者曰：“曠昔製造革命者，非革命黨也，滿洲政府也。滿洲政府自革不足惜，而中國受其毒至今未艾。公等雖欲自爲滿洲，奈中國何；公等如不欲自爲滿洲，則宜有所以處之。更請以一言告彼革命者曰：公等爲革命而革命耶，抑別有所爲而革命耶？吾知公等必復於我曰：

吾爲欲改良政治而革命也。則吾更引諺以相告語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塗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是消息其許可權，使自專者無所得逞。舍此以外，皆斷潢絕港，行之未有能至者也。國人猶不信吾言乎？則請遍翻古今中外歷史，曾有一國焉，緣革命而產出改良政治之結果者乎？試有以語我來。雖然，吾言之何益，誰具聽之者！莫或聽之而猶不忍不言，吾盡吾言責而已！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

(1915年1月20日)

吾二十年來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自距今一年前，雖未嘗一日立乎人之本朝，然與國中政治關係，殆未嘗一日斷。

吾喜搖筆弄舌，有所論議，國人不知其不肖，往往有樂傾聽之者。吾問學既譎薄，不能發為有統系的理想，為國民學術辟一蹊徑；吾更事又淺，且去國久，百與實際之社會閼隔，更不能參稽引申，以供凡百社會事業之資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譚政治，政治譚以外，雖非無言論，然匣劍帷燈。意固有所屬，凡歸於政治而已。吾亦嘗欲借言論以造成一種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則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之作政治課也，常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還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論亦屢變，而往往得相當之反響。疇昔所見淺，時或沾沾自喜，謂吾之多言，庶幾于國之政治小有所裨，至今國中人猶或以此許之。雖然，呈今體察既確，吾歷年之政治譚，皆敗績失據也。吾自問本心，未嘗不欲為國中政治播佳種，但不知吾所謂佳種者，誤於別擇耶？將播之不適其時耶，不適其地耶？抑將又播之不以其道耶？要之，所獲之果，殊反於吾始願所期。

吾嘗自訟，吾所效之勞，不足以償所造之孽也。吾躬自為政治活動者亦既有年，吾嘗與激烈派之秘密團體中人往還，然性行與彼輩不能相容，旋即棄去。吾嘗兩度加入公開之政治團體，遂不能自有所大造於其團體，更不能使其團體有所大造於

國家，吾之敗績失據又明甚也。吾曾無所于悔，顧吾至今乃確信，吾國現在之政治社會，決無容政治團體活動之餘地。以今日之中國人而組織政治團體，其于為團體分子之資格所缺實多。夫吾即不備此資格者之一人也，而吾所親愛之儔侶，其各皆有所不備，亦猶吾也。吾於是日憬然有所感，以謂吾國欲組織健全之政治團體，則於組織之前更當有事焉，曰：務養成較多數可以為團體中健全分子之人物。然茲事終已非旦夕所克立致。未能致而強欲致焉，一方面既使政治團體之信用失墜於當世，沮其前途發育之機，一方面尤使多數有為之青年浪耗其日力於無結果之事業，甚則品格器量，皆生意外之惡影響。吾為此懼，故吾於政治團體之活動，遂不得不中止。吾又嘗自立於政治之當局，迄今猶屍名於政務之一部分。雖然，吾自始固自疑其不勝任，徒以當時時局之急迫，政府久懸，其禍之中於國家者或不可測，重以友誼之敦勸，乃勉起以承其乏。其間不自揣，亦頗嘗有所規畫，思效鉛刀之一割，然大半與現在之情實相闕，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張，在今日萬難貫徹，而反乎此者，又恒覺於心有所未安。其權宜救時之政，雖亦明知其不得不爾，然大率為吾生平所未學，雖欲從事而無能為役。若此者，于全局之事有然，於一部分之事亦有然。是故援“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籲求引退，徒以元首禮意之殷渥，辭不獲命，暫然濫竽今職。亦惟思拾遺補闕，為無用之用，而事實上則與政治之關係日趨於疏遠，更得閑者，則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將中止矣。

夫以二十年習於此生涯之人，忽焉思改其度，非求息肩以自暇逸也，尤非有所憤惡而逃之也。吾自始本為理論的政譚家，其能勉為實行的政務家與否，原不敢自信，今以一年來所經歷，吾一面雖仍確信，理論的政治，吾中國將來終不可以蔑棄；吾

一面又確信，吾國今日之政治，萬不容拘律以理論。而現在佐元首以實行今日適宜之政治者，其能力實過吾倍蓰。以吾參加于諸公之列，不能多有所助於其實行，亦猶以諸公參加於吾之列，不能多有所助於吾理論也。夫社會以分勞相濟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長為貴。吾立於政治當局，吾自審雖蚤作夜思、鞠躬盡瘁，吾所能自效於國家者有幾？夫一年來之效既可睹矣。吾以此日力，以此心力，轉而用諸他方面，安見其所自效于國家者，不有以加於今日？然則還我初服，仍為理論的政譚家耶？以平昔好作政譚之人，而欲絕口不譚政治，在勢固必不能自克；且對於時政得失而有所獻替，亦言論家之通責，吾豈忍有所諱避？雖然，吾以二十年來幾度之閱歷，吾深覺政治之基礎恒在社會，欲應用健全之政論，則於論政以前更當有事焉。而不然者，則其政論徒供刺激感情之用，或為剽竊幹祿之資，無論在政治方面，在社會方面，皆可以生意外之惡影響，非直無益于國而或反害之。

故吾自今以往，不願更多為政譚，非厭倦也。難之故慎之也。

政譚且不願多作，則政團更何有？故吾自今以往，除學問上或與二三朋輩結合討論外，一切政治團體之關係，皆當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師長，最親習之友生，亦惟以道義相切劘，學藝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論、行動，吾決不願有所與聞，更不能負絲毫之連帶責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見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雖以骨肉之親，或不能苟同也。

夫身既漸遠於政局，而口復漸稀于政譚，則吾之政治生涯，真中止矣。吾自今以往，吾何以報國者？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猶有一莫大之天職焉。夫吾固人也，吾將講求人之所以為人者，而與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國國民也，吾將講求國民之所以

爲國民者，而與吾國民商榷之。人之所以爲人，國民之所以爲國民，雖若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乎，而吾國竟若有所未解，或且反其道恬不以爲怪。質言之，則中國社會之墮落窳敗，晦盲否塞，實使人不寒而慄。以智識才技之晦陋若彼，勢必劣敗於此物競至劇之世，舉全國而爲餓殍；以人心風俗之偷窳若彼，勢必盡喪吾祖若宗遺傳之善性，舉全國而爲禽獸。在此等社會上而謀政治之建設，則雖歲變更其國體，日廢置其機關，法令高與山齊，廟堂日昃不食，其亦易由致治，有蹙蹙以底於亡已耳！夫社會之敝，極於今日，而欲以手援天下，夫孰不知其難？雖然，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輳集於政界，而社會方面空無人焉，則江河日下，又何足怪？

吾雖不敏，竊有志於是，若以言論之力，能有所貢獻于萬一，則吾所以報國家之恩我者，或於是乎在矣！

痛定罪言

(1915年6月20日)

—

嗚呼，中日交涉，今以平和解決告矣，吾儕試平心靜氣，就事論事，則雅不欲空以無責任之言，漫集矢於政府。蓋當牖戶未完之時，遭風雨漂搖之厄，無論何人處此，斷未由當機以禦侮。尊俎折沖，其技量止於此數，專責政府外交無能，非篤論也。而或者曰：曷爲不賭一戰以相抗？似此漫作豪語，誰則不能。實則今之中國，何恃以爲戰具？侈言曰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夫碎則竟碎耳，寧更有嘗試僥倖於其間者？正恐操此論之人，返諸方寸之真，未必果有所引決，不過以己身非直當事沖，故不憚作大言以翹人以意氣。謂衷事理，事未敢承。乃若集怨毒于強鄰，恣嫚罵以泄憤，曾亦思強權之下，安有公理？使我與彼易地以處，亦安肯逸此千載一時之會，不爲兼弱攻昧之圖？吾儕人類，爲口腹之欲，烹羔魚豕，殺雞供鷺；羔豕雞鷺，寧復有權與吾較量恩怨？即其相校，吾又何恤？攘臂扼腕，只是噪噪閑言語耳。是故以前事論之，凡百無複可言，責備政府，無聊之責備也；怨憤強鄰，無聊之怨憤也。平和解決一語，自交涉伊始，彼我皆早已料其結果之必出於此一途，所爭者平和代價之輕重何如耳。今此次平和之代價爲輕耶？爲重耶？其代價爲吾所堪任受耶？否耶？此當俟我政府、我國民各自憑其

天良，各自出其常識以判斷之，吾固無庸以臆見漫騰口說。若必強吾一言，則吾謂四月來之交涉，我政府盡瘁事國之誠，良不可誣；其應付之方略，亦不得雲大誤；至其所得結果，譬之則百步與五十步，于國家存亡根本之補救，絲毫無與也。

甑已破矣，顧之何益，此一義也；亡羊補牢，猶未為遲，此又一義也。吾儕今所當有言者，非言過去，言將來耳。吾於政府過去之事，無所複責備。吾所大懼者，政府或且因獲平和解決，故而自以為功，以謂遭此偌大之驟雨橫風，而破舟碎帆，尚能無恙，忘其垢辱，反兆驕盈，則今後吾儕小民真乃不知死所！夫吾安敢漫然以不肖之心待人，吾政府苟非病狂喪心，諒斷不至安國家之危、利國家之災而以為己榮。雖然，吾以冷眼默燭機先，吾蓋見夫多數仰食於國庫之人，聞平和解決之聲，蓋各竊竊額手相慶，口頭雖尚作憤慨之言，而私心實已欣幸無極矣。其在人民方面亦有然。以中國今日人民之地位，本無力以左右國是，所謂多數輿論，所謂國民心理者，其本質夫既已不甚足為重輕矣。然所謂輿論，所謂心理，其根礎又極薄弱，而不能有確實繼續之表見。其少數血氣方剛之青年，為國恥觀念所刺激，易嘗不倂倂悲憤，躍然思有所以自效；然其所想象，所言議，終已為情勢所不許，恒歸於無結果而已。其氣無道以養之，則安能經時而不癘。自餘操觚之士，談說之儁，大半乃借義憤之容，以投合於社會，其所發激厲大眾之言，先自不誠無物，事過境遷，更複何痕爪之能留者！嗚呼，非吾好為嫉俗之言，吾竊計平和解決一語，舉國中以私人利害關係故，積誠心以歡迎之者十人而八九；而國家所出平和代價何若，則已不甚足芥蒂於胸中。果真能持續平和，則更閱三數月後，中日交涉事，非特不挂諸全國人之齒頰，且永不禁及全國人之魂夢矣。嗚呼！吾甚希幸吾言之不中，雖然，吾恐遂終無幸也。

嗚呼，平和之夢，如能久耶，吾儕固樂之；平和之代價，如僅止此耶，吾儕猶將忍之。雖然，事勢正恐未必爾爾。日本要求條件中最苛酷之諸條，今雖暫緩議，然並未嘗撤回，僅以另案辦理之名義，暫擺脫此次交涉範圍以外。日本據此名義，隨時廣續要求，已不能不謂為正當之權利。此姑不具論。

實則國際交涉，惟力是視，權利正當與否，豈複成問題。今茲要求，事前豈有正當權利之可依憑？而結果則既若是。人豈以一之謂甚而憚於再三瀆者！但使歐戰一日未終，則剎那剎那，皆日本大展驥足之機會。就令歐戰告終，然或緣此而一破均勢之局，則我之藩籬，更何怙恃！又就令均勢未破，而彫敝之余，亦誰複有力東顧以捍吾牧圉！故在人則日日有從容進取之餘裕，在我乃無尺寸可據以為退嬰之資，此猶對一國言也。假使其他諸國者，其餘威尚能為此一國所敬憚，則吾之隱憂或且更大。蓋吾所大資于此一國者，他國行且如其量以責償。割臂施鷹，捨身飼虎，鷹虎朋集，身肉幾何？循是以思，我國今日，正如泛孤舟以溯叢灘，灘灘相銜，愈溯愈險。今一灘甫過，既已帆裂楫折，幸而全舟未成齏粉，而舟中人遽竊竊相賀，謂自茲更生焉，所冀天幸。天易謀乎？嗚呼！彼以平和解決相慶慰者，願一慮其後也。

二

中國人究竟猶有愛國心否耶？中國人究竟猶有統治自國之能力否耶？吾悍然驟發此奇問，吾知國人必將群起而唾吾面。但據今日之現象，固未由禁我使勿懷疑。吾亦信此二事者，斷非我國人良知良能中之所本無，而在今日實已室塞摧殘，幾無複萌蘖可以為滋長之地。吾每念此，蓋不寒而慄也。

以雲乎愛國心耶，“愛國”二字，十年以來，朝野上下，並相習以爲口頭禪。事無公私，皆曰爲國家起見；人無賢不肖，皆曰以國家爲前提。實則當國家利害與私人利害稍不相容之時，則國更何有者！

夫敵國外患之乘，最足以促國家觀念之發達，此有生之恒情也。我國頻年以來，受創寧得複雲不巨，負痛寧得複雲不深，使愛國之本能猶未盡淪，則經此百罹，法當蓬勃踔厲而未由自制，然而其日斫喪、日萎縮乃反若是。稍見遠者，共知人民與國家休戚漠不相關，則國必終於無幸，日日謀所以振起而聯屬之。乃至政府之文告、號令，亦且襲報館之套調，學演說家之口吻，慷慨激昂，以愛之義責諸有衆。然而人民之聽受者則何如？其無血性、無意識者，馬耳東風，過而不留，聽猶勿聽也；其稍有血性、稍有意識者，一反唇以相詰，而持說者必將無以自完。吾以此見窘於人者屢矣。吾勸客以愛國，客曰：吾子之言愛國，豈不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宜勿使他國剪滅而統治之耶？餘曰：然。客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吾民不復有參政權，而一切政治，非複吾國民所能過問；匪直當前疾苦無可控訴，而吾儕之政治能力，且斫喪以終古耶？餘曰：然。客曰：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而吾民曾有參政權否？吾民曾有練習政治智識、發展政治能力之機會否？蓋亡國之民如印度人、如波蘭人者，猶有地方議會，人民於其切膚利害之事，猶得自評騭而處理之。吾民則並此而不能也，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余愀然無以應。客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吾民不能受平等法律之保障，而生命財產皆常苦儻然不可終日耶？餘曰：然。客曰：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然曾否有法律以爲吾生命財產之保障？所謂法律者是否能爲吾生命財產之保

障？蓋彼亡國之民，雖其所受治之法律不獲與上國齊，然，未始不有法律也；法雖或苟，然既布之後，猶與民共守之也。今乃並此而不能致也，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吾愀然無以應。客又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其於財政也，不復計吾民所堪負擔者何如，惟取盈而已；其於一切產業，且將在在予彼族以特權，而吾民衣食之途，乃為所朘削壓迫，不能自進取，循此稍久，則全國且憔悴以盡耶？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而吾民之受培克于官吏者果何若？國家正供之賦稅，誠甚微薄，然民之耕鑿於吾土者，反恒覺不如受租界重斂之為適也。私人生產之業，只有摧殘，更無保護，反不如僑寓於外者猶得安其居而樂其業也。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余又愀然無以應。客又曰：豈不以受統治於他國，則人將務所以愚吾民，不復使受高等教育，而吾儕子孫，將永劫蠢蠢如鹿豕，無道以自振拔耶？今中國猶是中國人之中國也，未嘗受統治於他國人也，試問所謂高等教育者安在？豈惟高等，蓋並普通教育而漸滅以盡也。

吾不知有國之優於無國者果何在也？余又愀然無以應。若此者，使客異其詞，則類此之發難累數十事，而吾將皆一一愀然無以應也。夫客之言雖曰偏宕不詭於正乎，然事實既已若茲，則多數之心理，自不期而與之相發。嗚呼！吾見夫舉國人瞞瞞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質言耳。

大抵愛國之義，本為人人所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國民而至於不愛其國，則必執國命者厝其國於不可愛之地而已。譬諸人孰不愛其身，而當顛連困橫疾痛慘怛之既極，則有祈速死者。彼寧不知死之為苦，然既已不覺有生之可樂，以為充死苦之量，亦不過等於有生，則生死奚擇也。人孰不愛其家，然庭闈閨房之間有隱痛者，往往遯舍一睽不反顧，豈徒曰無家與有家奚擇，

彼實以有家之苦，不如無家之反爲樂也。人之托身于此國也，千百年祖宗血氣之所以續，丘墓室廬之所棲宅，饘粥歌哭之所憑藉，妻孥雲來所怙恃，此而不愛，孰雲人情！況吾國人者，亢宗之念，懷土之情，以校他族，強有加焉，語于愛國，宜無待教誨激厲。然而吾民乃以不愛國聞於天下，豈果吾民之不肖至於此極哉？彼蓋求國之所以可愛者而不可得，故雖欲強用其愛焉而亦不可得也。孟子曰：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又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以天合，而天之有時不能強合者，猶且如是，況政府人民相與之際者耶？在昔專制之主，何嘗不自有其所謂愛國之義以責諸吾民，動則曰：“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謂是可以悚民聽也，庸知反以墮民信而賈民怨。今政府勸人民以愛國，其有以異於彼者能幾？民將曰：國如當愛也，則愛之者其請自當道有司始。今當道有司是否以國家之休戚爲休戚，而顧乃責難於吾民。澆假吾民真輸其愛國之誠，安知不反爲當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嗚呼，其非民之訛言也！

自甲午、庚子之難以迄今日，吾國民愛國心之發動而表現于事實者，蓋不計幾度。其究也，則爲桀黠之党人所利用者什而四三，爲鄙劣之官吏利用者什而六七。所謂愛國捐，所謂國民捐，所謂愛國公債及其他某種某種公債，所謂某礦廢約、某路贖股，試問其結果有一能使人躊躇滿志者否耶？人之真性情，能有幾許，夫安得不摧挫汨沒以盡。譬諸處女，本秉抱至純潔之情愛，若數度爲狂且所誤，其真性安復以不牯亡？我國人相習以愛國爲口頭禪，而恬然相視不爲怪者，其原因豈不由是耶？吾願我政府勿復以痛哭流涕之語貌責善於人民。痛哭流涕者，處士之業，新進之容耳。若乃手執國之大命，當機以

行，局中之艱難，固不必執途人以求其共諒，而苟積誠以相孚格，則下之所以應之者亦必適如其分。而不然者，雖陳義侃侃，信誓旦旦，民之聽者，目笑存之耳。不見夫前清耶，每當一次大難之後，曷嘗不有數篇怵惕維厲之文告，冀以塗飾天下耳目，（記前清上諭有雲：“當此創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時。”此類文告，蓋數見不鮮。）然而其效竟何若者？昔人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天且有然，而況於民視民聽之至切近者耶！政府而猶欲與全國人共此國也，政府而灼知非與全國人共此國而國將無與立也，毋亦洗心革面，改弦更張，開誠布公，信賞必罰，使人民稍蘇復其樂生之心，庶無復“時日曷喪，及汝偕亡”之戚；使人民不致以有國為病，庶無復簞食壺漿以避水火之思。逮乎國與民之休戚既相一致，則民之愛國，其天性也，抑何待勸？而不然者，勸焉奚濟？

嗚呼！政府其亦知國民之大多數，大都汲汲顧影，蹙然若不審命在何時。他省吾不敢知，吾新自故鄉廣東來，聞諸父老昆弟所言，殆不復知人間何世。官吏也，軍士也，盜賊也，荼毒之，煎迫之。民之黠者、悍者，則或鑽營以求為官吏、軍士，或相率投于盜賊，而還以荼毒煎迫他人；其馴善樸願者，無力遠舉斯已耳，稍能自拔，則鹹竊竊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香港、澳門、青島乃至各通商口岸，所以共趨之如水就壑者，夫豈真樂不思蜀，救死而已。夫人至救死猶恐不贍，而欲責以愛國，為道其安能致？然而我民之睠懷祖國，每遇國恥，義憤飆舉，猶且如是，乃至老婦、幼女、販夫、乞丐，一聞國難，義形於色，輸財效命，惟恐後時。以若彼之政象，猶能得若此之人心，蓋普世界之最愛國者，莫中國人若矣！嗚呼，此真國家之元氣，而一線之國命所藉以援系也。其繼長增高耶，在今日；其摧萌拉藥耶，在今日。二者孰擇，則惟視政府之所向。

夫謂政府而欲摧拉人民愛國心之萌蘖，天下斷無此人情。雖然，苟政象循此不變，則人民怙恃國家之心，安得不日就漸滅。若更等而甚之，政府或以人民之朴愚而易與也，利用其愛國心，而術取其財與力，以圖一時之小補而不復顧其後，則其所斫喪者，將永劫而不能復。嗚呼政府，其毋使吾不幸而言中也。

嗚呼！交涉之事，則既往矣，無論政府若何勞勩，而結果安得謂之不屈辱！曷爲得此屈辱？必矣，今舉國之兵且數百萬矣，國家歲出用於軍事費者什而七八矣，曷爲而等於無一兵？曷爲而實際無一械？且以中國土宇之廣、物力之厚，而財政曷爲日以窘聞？此極顯淺之事理，人民不問責於政府而誰問者？夫政府之所以逃責者則亦有詞矣，必曰大難初平，日不暇給，元氣未復，近效難期也。吾知人民稍平心論事事，未始不能以此爲政府諒。顧吾民所最耿耿者，最惴惴者，不在前此陳述迹之得失，而在後此希望之有無。今固不能戰也，而他日是否有能戰之時？械不足，是否有道能使之足？財不繼，是否有道能使之繼？兵也，械也，財也，是否能離他政而自立？他政不舉，此數者是否能有收效之期？而凡百要政，今日是否能謂之已舉，能謂之漸舉？凡所興革，是否能與國家之利益一致，能與人民之利益一致？循此以往，政象能否有以愈於疇昔？凡此百端，安得不一一問其責於政府？吾民既不幸而有今日，今日所刈之果，前此所種之因也，因之不善，吾民能爲今日之政府諒。吾民能否猶有將來？今日所種之因，將來終必有刈果之時，果如不善，吾民不能爲今日之政府諒也。嗚呼政府，其善思所以自處矣。

三

然則宜責備者惟在政府耶？曰：惡，是何言。無論以何人居政府，其人要之皆中國人民也。惡劣之政府，惟惡劣之人民乃能產之；善良之政府，亦惟善良之人民乃能產之。吾國人民究爲善良耶，爲非善良耶？吾敢徑答曰：大多數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也；少數地位優越之人民，什九皆其不善良者也。故中國將來一線之希望，孰維繫之？則至劬瘁、至質直之老百姓即其人也；而此一線之希望，孰斷送之？則如我輩之號稱士大夫者即其人也（指全國上、中等社會之人）。夫一國之命運，其樞紐全系于士大夫，征諸吾國歷史有然，征諸並世各國之現象亦莫不有然。蓋所謂士大夫者，國家一切機關奉公職之人，於此取材焉，乃到社會凡百要津，皆所分據焉，故不惟其舉措能直演波瀾，即其性習亦立成風氣。

豈必征諸遠，即如現今最刺激吾儕心目之日本，彼當數十年前，又豈嘗有善良之政府？而其少數之士大夫，能精白其心術，而煉磨其藝能，濫假而國家之公職，不得不出於此焉；濫假而社會之要津，莫或與競焉；濫假而全國全社會之空氣，皆爲所濫布，相引彌長，火傳不絕。迄於今日，乃能舉其區區三島，凌轡我而莫敢誰何！我則何如？前此之士大夫，既種甚惡之因以貽諸今日，今日之士大夫，又將種更惡之因以貽諸方來。官僚蠹國，衆所疾首也。誰爲官僚？士大夫也。黨人病國，衆所切齒也。誰爲黨人？士大夫也。國家曷爲設官？

位置士大夫而已；國家曷爲費財？豢養士大夫而已。士大夫學無專長，事無專業，無一知而無一不知，無一能而無一不能，謂此一群士大夫不可用，更易一群，其不可用如故也。勸老百姓以愛國者，士大夫也；而視國家之危難漠然無所動於中

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愛國以自爲進身之徑、謀食之資者，亦即此士大夫也。社會凡百事業，非士大夫則未由壟斷；社會凡百事業，經士大夫而無不摧殘。士大夫之勢力，能使人憚，故莫由糾其非以爲驅除；士大夫之地位，能使人羨，故相率習其術以圖援附。嗚呼！今日國事敗壞之大原，豈不由是耶？以如此之人爲社會之中堅，言整軍則誰與整，言理財則誰與理，言勸工則誰與勸，言興學則誰與興，言議會則誰爲政黨，言自治則誰爲搢紳？故凡東西各國一切良法美意，一入吾國而無不爲萬弊之叢。循此以往，豈特今日之恥永無雪期，恐踵而至者，而再而三以底於亡已耳。於是乎，中國人是否尚有統治自國之能力，果成一疑問矣。

嗚呼！我輩號稱士大夫者乎，勿諉過政府，政府不過我輩之產物而已；勿藉口于一般國民，一般國民皆最善良之國民，以校他邦，略無愧色，我輩陷之於苦、陷之於罪而已。今欲國恥之一灑，其在我輩之自新。我輩革面，然後國事始有所寄，然後可以語於事之得失與其緩急先後之序，然後可以甯於內而謀禦於外。而不然者，豈必外患，我終亦魚爛而亡已耳。夫我輩則多矣，欲盡人而自新，雲胡可致，我勿問他人，問我而已！斯乃真顧亭林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

復古思潮平議

(1915年7月20日)

吾友藍君，嘗著論辟復古之謬，登載（大中華）第一號。海內人士讀之，多駭汗譙河，即鄙人乍見，亦不免失色相詫，思宜有所以折衷之，乃為平議如次：

吾以為藍君所言，洵詭激而失諸正鵠，吾不能為之阿辯也。然此種詭激之言，曷為發生於今日，則固有使之者焉，亦不可不深省也。藍君之論最駭人聽聞者，彼對於忠孝節義，皆若有所懷疑，而對於崇拜孔子，亦若有所不慊。此其持論誠偏宕而不足為訓也。蓋忠孝節義諸德，其本質原無古今中外之可言。昔人不雲乎，天下之善一也。凡道德上之抽象名詞，若智仁勇、誠明、忠信、篤敬、廉讓乃至若某若某，雖其涵孕之範圍廣狹全偏或有不同，然其同于為美德，則無以易。蓋事理善惡之兩面，譬則猶光明之與暗黑，討論事理者，辯析若何而足為光明之標準焉可也，研究若何而能使光明之煥發廣續焉可也，若乃賤斥光明而尊尚暗黑，則豈惟整理，實乃拂情。即如忠孝節義四德者，原非我國所可獨專，又豈外國所能獨棄。古昔固尊為典彝，來茲亦焉能泯蔑？夫以忠孝節義與復古並為一譚，揆諸論理，既已不辭；以厭惡復古故而致疑于忠孝節義，其贅繆又豈僅因噎廢食之比雲爾！若夫孔子教義，其所以育成人格者，諸百周備，放諸四海而皆准，由之終身而不能盡，以校泰西古今群哲，得其一體而加粹精者，蓋有之矣。若孟子所謂集大成，

莊生所謂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備，則固未有加於孔子者。孔子而可毀，斯真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也！且試思我國歷史，若將孔子奪去，則暗然復何顏色？且使中國而無孔子，則能否搏挽此民族以爲一體，蓋未可知。果爾，則二千年來之中國知作何狀？又況孔子之教，本尊時中，非若他教宗之樹厓岸、排異己，有以錮人之靈明而封之以故見也。然則居今日而教人以誦法孔子，又豈有幾微足爲國民進取之障者？故藍君此論，實詭激而失正鵠，其說若昌，弊且不可紀極，吾斷不能爲之阿辯也。

顧以吾所知，藍君蓋粹美君子人也。其鑽仰孔子之論？且嘗傳誦於世（見《庸言報》）。今曷爲而忽有此詭激愆謬之論，且其論既出，而國中一部分人，猶或於駭責之中含怒諒之意。吾默察世變，覺其幾甚微，而逆想回環激蕩之所由，乃不禁栗然以懼，是故不得不折其衷而兩是正之。

夫提倡舊道德，（道德本無新舊之可言，“舊道德”三字，實不成名詞，但行文之便，姑就時流之名名之耳。）甯非謀國知本之務。然此論何以忽盛於今日，則其機有不可不察者。自前清之季，舉世競言新政、新學，竺舊之徒，本大有所不慊，而壁壘無以自堅，日即靡狀。雖欲靡伏，而謀所以堙遏之者，卒未嘗怠，以不可堙遏之勢而強事堙遏，故激而橫決，以有辛亥之革命。又正惟以堙遏之結果，其遷流之勢，不軌於正，故其所演生之現象，無一焉能贖人望。其間桀黠輕儇之輩，複乘此嬗蛻搶攘之隙，恣爲縱欲敗檢之行，乃益在在惹起社會之厭苦，而予人以集矢之的。一年以來，則其極端反動力之表現時代也。是故吾輩自昔固汲汲于提倡舊道德，然與一年來時流之提倡舊道德者，其根本論點，似有不同。吾儕以爲道德無時而可以蔑棄，且無中外新舊之可言。正惟傾心新學、新政，而愈

感舊道德之可貴；亦正惟實踐舊道德，而愈感新學、新政之不容已。今之言舊道德者不然。彼睹目前社會泯棼之象，曾不深求其所以然，不知其爲種種複雜原因之所和合蘊釀，而一切以府罪於其所不喜之新學、新政。其意若曰：天下擾擾，正坐此輩橫議處士，興風作浪，造言生事，苟不爾者，吾國今日固猶是唐虞三代也。又若曰：吾國自有所以善治之道，可以無所待於外，今特患不能復吾故步耳，苟其能焉，他復何求！此非吾故爲深刻之言，試質舊多數老輩之良心，是否有此兩種見地蟠據於其腦際而確乎不拔者？此種見地展轉謬演，於是常覺新學、新政之爲物，恒與不道德相緣；欲挫新學、新政之焰而難於質言，則往往假道德問題以相壓迫。坐是之故，引起新學家一部分人之疑惑，亦謂道德論與復古論相緣，凡倡道德，皆假之以爲復古地也，非起而與角，則退化之運將不知所屆。此所以互相搏激而異論日起也。

然則新思潮與舊道德果有不相容者存乎？道德論與復古論果有何種之緣系乎？請得而博論之。

今都會之地，士大夫群居相語，每一矢口，輒相與太息於人心風俗之敗壞。敗壞雲者，劣於昔之雲也。吾以爲全國多數小民之風俗，固不敢謂視前加良，亦未見其視前加壞，于營營蹙蹙之中，仍略帶渾渾噩噩之氣，與他國風欲相校，各有得失，不能盡誣也。然則今日，曷爲以風俗特壞聞？曰：特壞者，惟吾曹號稱士大夫者流耳。蓋日日太息于人心風俗敗壞之人，即敗壞人心風俗之主動者也。而如吾曹者，其亦孰不誦孔氏之書，服忠孝節義之訓，而其所造業，胡乃適得其反？譬言某藥可以辟疫，而常備此藥之家，乃即爲播疫之叢。

是必所備藥或非其真也，或備而未嘗服也，或服之不以其法也，或其他不良之起居食息與藥力相消也。不探其源以治之，

而但侈言置藥以禦疫，疫不得禦，徒反使人致疑於藥而已。夫孰不知提倡道德爲改良風俗之大原，然以今日社會周遭之空氣，政治手段之所影響，中外情勢之所誘脅，苟無道以解其症而廓其障，則雖日以道德論喃喃於大衆之前，曷由有效？徒損道德本身之價值耳！尤可異者，竺舊者流，侈然儼以道德爲其專賣品，於是老官僚、老名士之與道德家，遂儼成三位一體之關係。而欲治革命以還道德墮落之病者，乃徑以老官僚、老名士爲其聖藥，而此輩亦幾居之不疑。夫此輩中固多操行潔白之士，吾豈敢盡誣。要之，當有清末葉，此輩固多已在社會上占優越之地位，其言論行事，本有風行草偃之資，此輩詒謀苟臧，中國豈至有今日？

平心論之，中國近年風氣之壞，壞於佻淺不完之新學說者，不過什之二三；壞於積重難返之舊空氣者，實什而七八。

今之論者，動輒謂自由平等之邪說，深中人心，將率天下而入於禽獸。申令文告，反復誦言，坐論偶語，群焉集矢，一若但能廓清此毒，則治俗即可立致清明。夫當鼎革之交二三年間，此種狂焰，固嘗披靡一時，吾儕痛心疾首，視今之論者未多讓焉。今日則茲焰殆盡熄矣，而治俗又作何象者？蓋今日風氣之壞，其孽因實造自二十年以來，彼居津要之人，常利用人類之弱點，以勢利富貴奔走天下，務斫喪人之廉恥，使就我範圍。社會本已不尚氣節，遭此誘脅，益從風而靡；重以使貪使詐之論，治事者奉爲信條，儉壬乘之，紛紛以自躋于青雲；其驕盈佚樂之舉動，又大足以歆動流俗，新進之儔，豔羨仿效，薪火相續，日以蔓滋。俗之大壞，職此之由。故一般農工商社會，其良窳無以大異於前，而獨所謂士大夫者，日日夷於妾婦而淪於禽獸。此其病之中於國家者，其輕重深淺，以視衆所指目之自由平等諸邪說何如？夫假自由平等諸名以敗德者，不過

少數血氣未定之青年，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會，若乃所謂士大夫居高明之地者，開口孔子，閉口禮教，實則相率而為敗壞風俗之源泉。今謀國者方日日蹈二十年來之覆轍，汨流以揚波，而徒翹舉方嚴廣漠之門面語曰尊崇孔子、曰維持禮教者，以相扇獎，冀此可以收效。殊不知此等語者，今之所謂士大夫，人人優能言之，無所施其扇獎；其在一般社會，則本自率循，又無所深待於扇獎。而欲求治俗之正本清源，要視乎在上位者之真好惡以為祈向，義襲而取，恐未有能濟者也。

讀者勿疑吾謂此種扇獎之可以已也，吾固日日從事於扇獎之一人，此天下所共見也。顧吾謂扇獎之道，費用其中而蘄其平，一有所倚，則弊之所屆，恒出意外。譬諸樹表，表之敲以分寸，影之斜以尋丈，此最不可不慎也。今指當道為有意復古，必且斷斷自辯曰：吾曷嘗爾爾。然而事實所趨，遂章章不可掩也。此亦無待吾一一臚舉其迹，吾但請讀者閉目以思，最近一二年來，上自中央地方各級機關之組織，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嘗有一焉非盡反民國元二年之所為？

豈惟民國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規畫所建置，殆無不廢變停頓。夫光、宣之政，誠不足以饜人望也。民國初元之政，誠尤不足以饜人望也，然豈必其政之本體，絕對不適用於中國，毋亦行之非其道非其人耳？既察某制度為今後所萬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張補救之耳。若並制度其物而根本摧棄之，天下寧有此政猷？

例如民選議會制度，既為今世各國所共由，且為共和國體所尤不可缺，前此議會未善，改正其選舉法可也，直接、間接以求政黨之改良可也，厘定其許可權可也，若乃並議會其物而去之，安見其可？例如司法獨立，既天下之通義，前此法庭未善，改變其級制可也，改變其程式可也，改變其任用法可也，若乃

並法庭其物而去之，安見其可？推之百政，莫不皆然。

彼其制度，既為早晚必須採用之制度，今雖廢之，不旋踵為時勢所迫，必胥謀所以復興之。而一廢一興之際，第一，則使國運進步遲阻若干年；第二，則隳已肇之基礎，將來作始更難；第三，則使人民彷徨迷惑，減國家之威信耳。昔吳淞鐵路初建，政府以二十余萬金購而毀之，在彼時曷嘗不以為有所大不得已者存！既毀之際，曷嘗不多數人稱快！由今思之，所為何來？夫今日衆共集矢之制度，後之視今，必且與吳淞鐵路同感，可斷言也，而狐埋狐拍，天下其謂政府何？

又或有所瞻顧，不敢悍然徑廢其名，遂複換面改頭，指鹿為馬，此其為弊，殆更甚焉。夫作法於真，其敝猶僞；作法於僞，敝將若之何？今凡百設施，多屬創舉，即非夙習，運用倍難，苟誠心以赴，期於必成，使當事者懷靖共毋忝之心，使社會作拭目觀成之想，其庶黽勉，日起有功。今也不然。於其本所不欲之事，陰摧壞其實而陽塗飾其名，受其事者曰：此敷衍吾儕耳，吾毋寧以敷衍應之。而自愛之心與踐職義務之觀念，日趨薄弱。社會亦曰：某項事業，所以敷衍某類人耳，先懷一種輕蔑之心以對此事業；甚者從而掩之，而進行乃益以艱；及其挫折，則撫掌稱快，曰：吾固謂此種制度之不可采，今果如是也。嗚呼！凡今之所以應付各種新政者，何一非爾爾耶？則旁觀者囂然以復古為疑，亦何足怪！

以言夫用人耶，鼎革之交，萬流雜進，羊胃羊頭，見者哂逆，謀澄敘之，宜也。而一矯其弊，遂乃以前清官曆為衡才獨一之標準。問其故，則曰尊經驗也。夫前清官吏中，其潔白幹練通達治理者，原大有人在，吾誠不敢挾主奴之見，漫為抵排。雖然，其中大多數，錮蔽齷齪，儉黠偷靡，晚清之敗壞，豈不以此輩？革命之局，寧非此輩實助長之？其尤無恥者，則朝失

清室之官，暮入同盟之會，極口罵項，脅肩美新，及事勢一遷，又反顏下石，第其品質，宜在豺虎不食之班，即予優容，亦惟高閣束之已足。而今皆彈冠聯翩，專城相望，且儼然以挽回風習、主持大化自命，爲上游所器賞，爲社會所歡承，不旋踵而贓證狼籍，對簿蹉跎，而敗落相尋，繼踵猶昔。叩其所謂經驗，則期會簿書，鈎距培克，對面盜賊，暮夜苞苴，乃至以財政廳長而不解預算之字義，以兼理司法之知事而不知有新刑律其物。類此笑柄，更仆難罄，猶且能名鵲起，一歲屢遷，俯睨新進，視如無物。嗚呼！凡今日登庸人才之標準，豈不如是耶？則旁觀者囂然以復古爲疑，又何足怪！

甚矣國人之善忘也。《記》有之：不知來，視諸往。”彼晚清以來之陳迹，豈不猶歷歷在人耳目耶？使其所操術而可以措國家於治安，則清室其至今存矣。二十年前，而所謂舊法者，已失其維持國家之功用，國人不勝其敝，乃駭汗號籲以求更新；今又以不勝新之敝也，乃更思力挽之，以返於二十年前之舊。二十年前所共患苦者，若全然忘卻；豈惟忘卻，乃更顛倒歆慕，視爲盛世郅治而思追攀之。（此非吾過言，試以一年來所規畫之政策，與二十年前政象比較，其刻意追攀之點不知凡幾，吾他日更當爲文列舉評之。）夫目之於色，有同美焉。二十年前共指爲甚惡者，二十年後忽能變爲甚美，此寧非天下大可怪之事！而或者曰：

清之亡，非亡於其戀舊也，而實亡於其驚新。使清廷非惟新是驚，而堅持其舊者以相始終，夫安得有今日？若此論者，微論其言之終不能成理也，借曰事理或然，尤當知清廷之驚新，本非其所欲也。非所欲而曷爲驚之？則以舊制之作用已窮，事勢所驅，不得不出於此。譬諸行旅，所遵之路，荊棘已塞，乃始改從他塗。夫在今日，彼路之荊棘，是否能刈除？能否不爲

事勢所驅，更折而出於驚新之舉？終已不能，則將來幾經波折之後，卒亦取清廷所迴旋之覆轍而次第一一複蹈之，可斷言耳。夫清廷曷爲以驚新而得亡？正以其本不改新，非徒以大勢所迫勉趨於新。雖勉趨於新，而於新之性質、新之價值，實未有所瞭解，常以戀舊之精神牽制於其間，故新與舊之功用兩相消，進退失據，而一敗塗地也。今以戀舊責當局，而當局決不肯自仞。雖然，試靜氣一自勘其心理，其有以異於二十年前老輩之心理者幾何？凡所設施，又何一非新與舊功用相消者？此復古之疑，所以雖曉辯而終無以自解於天下也。

或曰：病斯有待於藥，藥求已病而已。復古論雖曰可議，然以藥數年來驚新太過之病，安見其不可？應之曰：斯固然也，然在一二年前病象頗劇之時，服之或不失爲良藥，今則病徵已變，猶服之不已，則藥反成病矣。大抵一時偶感之病，來勢雖勇，而祛除實易；積年蟠結之病，不甚惹警覺，而綿久遂不可複救。夫戀舊者人類之通性也，當其一時受刺激於外，驚新太過，就令任其自然，不加矯正。非久必爲情力性作用所支配，自能返其故態。然此情力性作用猖獗之後，欲更從而振之，恐非加以雷霆萬鈞，莫之能致。夫憚於趨新而狃于安舊，圓顛通性，固已有然。況我民族尤以竺舊爲特長，而以自大爲夙稟，而坐談禮教，吐棄學藝，又最足以便於空疏塗飾之輩，靡然從風，事有固然。若詳推其利害之所屆，則此種方嚴廣漠之門面語，其於矯正末俗，實際上收效能幾，殊未敢知；而情力性或且緣此大增，率國人共墮入於奄奄無生氣之境，此則吾所爲睜睜而憂者耳。

若夫藍君所論之詭激，吾既已不憚辭而辟之。要之此兩者，皆社會心理之病徵而已，而其病則不能相尅而常相生。蔑古論昌，則復古論必乘之；復古論昌，則蔑古論又必乘之。以極端

遇極端，累反動以反動，則其禍之中於國家社會者遂不可紀極。
孟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于其政，害於其事。
是以君子慎之也。”

辟復辟論

(1916年5月)

餘在軍中既月餘，外事稍梗絕，顧聞諸道路，謂海上一二耆舊，頗有持清帝復辟論者，以爲今日安得復有此不詳之言，輒付諸一笑。既而諛果有倡之而和之者，於是乎吾不能無言也。

就最淺近最直捷之事理言之：今茲國人所爲踴厲奮發，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相爭者，豈不曰反對帝制乎哉？反對帝制雲者，謂無人焉而可帝，非徒曰義不帝袁而已。若曰中國宜有帝，而所爭者乃在帝位之屬於誰何，則是承認籌安會發生以後，十二月十三日下令稱帝以前，凡袁世凱所作所爲，皆出於謀國之忠，其卓識偉畫，乃爲舉國所莫能及。而楊F之《君憲救國論》，實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然則耆舊諸公，何不以彼時挺身爲請願代表，與彼輩作桴鼓應？至討論帝位誰屬之時，乃異軍突起，爲故君請命，此豈不堂堂丈夫也哉。顧乃不然，當籌安會炙手可熱，全國人痛憤欲絕時，袖手以觀望成敗；今也數省軍民爲“帝制”二字斷吭絕脰者相續，大憝尚盤踞京師，陷賊之境宇未復其半，面道遙河上之耆舊，乃忽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與衆爲仇，助賊張目。吾既驚其顏之厚，而轉不測其居心之何等也。

夫謂立國之道，凡帝制必安，凡共和必危，無論其持之決不能有故，言之決不能成理也，就讓十步、百步，謂此說在學理上有圓滿之根據，尤當視民情之所向背如何。國體違反民情

而能安立，吾未之前聞。今試問：全國民情爲趨向共和乎，爲趨向帝制乎？此無待吾詞費，但觀數月來國人之一致反對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鐵證。今夢想復辟者，若謂國體無須以民情爲基礎耶，愚悍至於此極，吾實無理以喻之；若猶承認國體民情當相依爲命耶，則其立論之前提，必須先認定恢復帝制爲實出於全國之民意。果爾，則今日國人所指斥袁世凱僞造民意之種種罪狀，應爲架空誣謗，袁固無罪，而討袁者乃當從反坐。故復辟論非他，質言之，則党袁論而已，附逆論而已。

復辟論者惟一之論據曰：共和國必以武力爭總統也，曰：非君主國不能有責任內閣也。此種微言大義，則籌安六君子之領袖楊 F 者，實于半年前發明之。楊 F 之言曰：“非立憲不能救國，非君主不能立憲。”吾欲問國人，楊 F “非君主不能立憲”一語，是否猶有辨駁之價值？然則等而下之，彼拾楊 F 唾餘以立論者，是否猶有辨駁之價值？以此種駁論費吾筆墨，筆墨之冤酷，蓋莫甚矣。但既已不能自己於言，則請爲斬釘截鐵之數語，以普告新舊籌安兩派之諸君子。（復辟派所著論題曰《籌安定策》，故得名之曰“籌安新派”。）曰：國家能否立憲，惟當以兩條件爲前提：其一問軍人能否不干預政治，其二問善良之政黨能否成立。今新舊籌安派之說，皆謂中國若行共和，必致常以武力爭總統，而責任內閣必不能成立。其前提豈不以今後中國之政治，常爲武力所左右，而國會與政府皆不能循正軌以完其責也。如其然也，則易共和而爲君主，而國中豈其遂可不設一統兵之人？在共和國體之下，既敢於挾其力以爭總統；在君主國體之下，曷爲不可挾其力以臨內閣？彼固不必爭內閣之一席也，實將奴視內閣而頤使之。彼時當總理大臣之任者，其爲婦於十數惡姑之間，試問更有何憲法之可言？是故今後我國軍人之態度，若果如籌安兩派之所推定，則名雖共和，

不能立憲固也，易爲君主，又豈能立憲者？複次，責任內閣以國會爲性命，國會以政黨爲性命。政黨而腐敗耶，亂暴耶，在共和國體之下，其惡影響固直接及於國會，而間接及於內閣，易以君主，結果亦複同一。彼時當總理大臣之任者，等是窮於應付，而又何有憲法之可言？是故今後我國政客之程度，若果如籌安兩派之所推定，則名雖共和，不能立憲固也，易爲君主，又豈能立憲者？反是而軍人能戢其野心，政客能軌于正道，在君主國體之下，完全責任內閣固能成立；在共和國體之下，完全責任內閣又曷爲不能成立？君主國憲法可以爲元首無責任之規定，共和國憲法獨不可以爲同一之規定耶？若謂憲法之規定，不足爲保障，則共和憲法固隨時可成具文，即君主憲法又安往不爲廢紙？信如是也，則我國人惟當俯首貼耳，佇候外國之人而統治，此乃我國民能否建國之問題，而非複國體孰優孰劣之問題矣。

抑吾更有一言：今之倡復辟論者，豈不曰惓懷故主也？使誠有愛護故主之心，則宜厝之于安，而勿厝之于危。有史以來，帝天下者，凡幾姓矣，豈嘗見有不覆亡之皇統？辛亥之役，前清得此下場，亦可謂自古帝王家未有之奇福。今使復辟論若再猖獗，安保移國之大盜不翦除之，以絕人望。又不然者，復辟果見諸事實，吾敢懸眼國門，以睹相續不斷之革命。死灰復燃，人將溺之。諸公亦何仇於前清之胤，而必蹙之於無噍類而始爲快也。

《曾文正公嘉言鈔》序

(1916年)

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腕信否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不敢言；若曾文正之盡人皆可學焉而至，吾所敢言也。

何也？文正所受於天者，良無以異於人也。且人亦孰不欲向上？然生當學絕道喪、人欲橫流之會，窳敗之習俗，以雷霆萬鈞之力，相罩相壓，非甚強毅者，固不足以抗圍之。荀卿亦有言：“庸公驚散，則劫之以師友。”而嚴師畏友，又非可亟得之於末世，則夫滔滔者之日趨於下，更奚足怪！其一二有志之士，其亦惟乞靈典冊，得片言單義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夾輔，自營養，猶或可以杜防墮落而漸進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日三複，而終身誦焉也。抑先聖之所以扶世教、正人心者，四書六經亦蓋備矣。然義豐詞約，往往非末學所驟能領會，且亦童而習焉，或以為陳言而忽不加省也。近

古諸賢闡揚輔導之言，益汗牛充棟，然其義大率偏於收斂，而貧於發揚。夫人生數十寒暑，受其群之蔭以獲自存，則於其群豈能不思所報？報之則必有事焉，非曰逃虛守靜而即可以告無罪也明矣，於是乎不能不日與外境相接構。且既思以己之所信易天下，則行且終其身以轉戰於此濁世。若何而後能磨煉其身心，以自立於不敗？若何而後能遇事物泛應曲當，無所撓枉？天下最大之學問，殆無以過此！

非有所程式而養之於素，其孰能致者？

曾文正之歿，去今不過數十年，國中之習尚事勢，皆不甚相遠。而文正以撲拙之姿，起家寒素，飽經患難，丁人心陷溺之極運，終其生於挫折譏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變舉世之風氣，而挽一時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閱歷而切於實際，故其親切有味，資吾儕當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後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孟子曰：

“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又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況相去僅一世，遺澤未斬，模楷在望者耶？則茲編也，其真全國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須不可去身者也。

《改造》發刊詞

(1920年9月15日)

同人以其所研究、所想念，最而布之，月出兩冊，名曰《解放與改造》，期與人以學識相切磋，心力相摩蕩。既逾一年，今當廣續而擴充之，以名稱貴省便故，更故《改造》，其精神則猶前志也。

同人深自策厲，欲改良本刊，使常能與社會之進步相應，故體例組織，稍有以異乎前。每冊分三大部門：

(一) 論著 同人一得之見，於此發表焉。其性質複分爲二：

(甲) 主張 對於一問題有所確信，闡發而宣傳之。

(乙) 研究 一問題未敢自信，則提出疑問，與國人公開討論。

(二) 譯述 專務介紹世界思潮。其體例：或將各短篇逐譯原文，或將一名著摘撮梗概，或但譯錄，或加案語及解釋。

(三) 記載 國內外重要問題發生，則追求原委，務爲有系統的記述，以供留心時局者之參考。

此外尤有附錄兩門：

(一) 文藝 以譯述世界名文爲主，所譯務采各派各家代表傑作，且隨時將作者及其作品在文學界之位置簡明介紹，俾讀者得明其系統。其本國古今文學，亦間下批評。

(二) 余載 同人隨筆小品，及讀者投稿入焉。其投稿中

有以長篇商榷一問題者，同人認為有價值，則以入論著。

以上各門，不必每冊皆備，冊中亦不必一一區別標題，但其組織梗概，總不越此。

本刊根本精神，曾讀《解放與改造》者，當能知之。今當刷新改刊伊始，更為簡單之宣言：

一、本刊所鼓吹，在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相輔並行。

二、本刊持論，務向實際的條理的方面，力求進步。

本刊所主張，當以次續布，今且無事縷述。但其犖犖數要點，為同人所確信者，願先揭櫫以質諸國人：

（一）同人確信舊式的代議政治不宜於中國，故主張國民總須在法律上取得最後之自決權。

（二）同人確信國家之組織，全以地方為基礎，故主張中央許可權當減到以對外維持統一之必要點為止。

（三）同人確信地方自治當由自動，故主張各省乃至各縣、各市，皆宜自動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國家須加以承認。

（四）同人確信國民的結合，當由地方的與職業的雙方駢進，故主張各種職業團體之改良及創設，刻不容緩。

（五）同人確信社會生計上之不平等，實為爭亂衰弱之原，故主張對於土地及工商業機會，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六）同人確信生產事業不發達，國無以自存，故主張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縮生產力且加增之。

（七）同人確信軍事上消極自衛主義為我國民特性，且適應世界新潮，故主張無設立國軍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圖強立。

（八）同人確信中國財政稍加整理，優足自給，故主張對於續借外債，無論在何種條件之下皆絕對排斥。

（九）同人確信教育普及為一切民治之根本，而其實行則

賴自治機關，故主張以地方根本法規定強迫教育。

（十）同人確信勞作神聖為世界不可磨滅之公理，故主張以征工制度代徵兵制度。

（十一）同人確信思想統一為文明停頓之徵兆，故對於世界有力之學說，無論是否為同人所信服，皆采無限制輸入主義，待國人別擇。

（十二）同人確信淺薄籠統的文化輸入，實國民進步之障，故對於所注重之學說當為忠實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厲，並厲國人。

（十三）同人確信中國文明實全人類極可寶貴之一部分遺產，故我國人對於先民有整頓發揚之責任，對於世界有參加貢獻之責任。

（十四）同人確信國家非人類最高團體，故無論何國人，皆當自覺為全人類一分子而負責任；故褊狹偏頗的舊愛國主義，不敢苟同。

以上各節，為同人之公共信條，雖或未備，然大端固在是。同人將終身奉以周旋，本刊則出其所見以請益於國人也。

其他尚不乏懷而未決之問題，即此諸信條中，當由何塗而始能使理想現於實際，則亦多未敢自信，故欲借本刊為公開研究之一機關，冀國人之我誨焉。《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同人賦此，以俟君子矣。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1922年8月20日)一

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機會在一個關係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體——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象我這樣對於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我記得科學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門墨汁，預備倒吊著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考卷，只算倒吊著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於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羨、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厭科學的人，聽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那麼，便算我個人對於本社一點貢獻了。

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穫如此其豐富：我們不是鳥，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幾百千裏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麼頑固的人，諒來“科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諸口了。然而中國為什麼直到今日還得不著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爲“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幾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

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爲：科學無論如何如何高深，總不過屬於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爲：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麼超凡入聖的大本領，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於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夠了。因爲這種故見橫互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前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麼時髦了，但因爲話裏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爲變相的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幾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爲蓬蓬勃勃有生氣嗎？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於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次流行的莫過於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種精神那種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超凡入聖大本領。至於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幾個人肯去講求？學校中能夠有幾處像樣子的科學講座？有了，幾個人肯去聽？出版界能夠有幾部有價值的科學書，幾篇有價值的科學論文？有了，幾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須知，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於科學認爲“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的最受社會歡迎。做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種學問之可以速成，而又不爲社會所尊重，誰肯埋頭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還是十個有九個不瞭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價值，而不

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他們只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為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幾何便懂幾何；殊不知並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幾何能教人懂幾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幾何。他們以為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才算科學，以為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才用得著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會……等等，只要夠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門子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為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很有人獎勵學制船、學制炮，卻沒有人獎勵科學；近十幾年學校裏都教的數學、幾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才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膽說一句話：

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為現代被淘汰的國民。二

科學精神是什麼？我姑從最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真知識。知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真”字。一般人對於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為真；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便越覺求真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真，因為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真不真便待考了。

欲證明他是真，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種某種性質才算惡，

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爲什麼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算是惡，只聽見有人殺人，從沒聽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真不真，越發待考了。到底什麼叫做“性”？什麼叫做“善”？

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說的義理咧、氣質咧，鬧成一團糟，那便沒有標準可以求真了。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範圍如何，若安南也演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真了。看這幾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真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裏頭去研究，要繞著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種種分析研究結果，才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雜的個體中，發現每個個體的特徵。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種特徵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經過這種工夫，才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麼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真知識。知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係，否則零頭斷片的知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關係，而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統的知識。系統有二：一豎，二橫。橫的系統，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豎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

須有這件事情物，才能有那件事情物；倘若這件事情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情物便會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識的不二法門，因為我們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識進到行為的向導，因為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做去。雖然，因果是不輕容易譚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據；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蓋然性”，倘若僅屬於“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

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

“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汽。”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為我們積千千萬萬回的經驗，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為什麼如此，可以很明白說出理由來。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為再長出來的並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著別的變故再也長不出葉來。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為雨雖然可以為虹霓的原因，卻還須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虹霓才會出來。譬如說：“不孝的人要著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為雖然我們也曾聽見某個不孝人著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著雷，許多著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為從來得不著絕對的證據，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譬如說：“治極必亂，亂極必治。”這句話便很要待考。

因爲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極是亂的原因，亂極是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

譬如說：“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制後，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爲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知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爲的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真憑實據，才能確定此事物與被事物之關係。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斷不止一個原因，知識甲和乙的關係還不夠，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係。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關係，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係。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係，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據的事實爲基礎，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極強蓋然性的原則，好象拿許多結實麻繩組織成一張網，這網愈織愈大，漸漸的函蓋到這一組知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知識。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與其人”。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於一人的知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知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種新知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知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倘若知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知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於“人亡政息”，于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信傳”的神秘性，最足爲知識擴大之障礙。例如醫學，我不敢說中國幾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確有名醫。但

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圓滿莊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於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係。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部就班的循著一條路去得著，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知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據，自然要將證據之如何搜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夠還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義，不惟能夠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併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方法普及于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三

中國學術界，因為缺乏這三種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物件為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幾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著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麼，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裏，連自己也說不出。

二、武斷。立說的人，既不必負找尋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於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真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準，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三、虛偽。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既已容許武斷，便也容許虛偽。虛偽有二：一、語句上之虛偽。如隱匿真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二、思想內容之虛偽。本無心得，貌為深

秘，欺騙世人。

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餘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隨著時代所需求而開拓，倒反留著許多沈澱廢質，在裏頭為營養之障礙。

五、散失。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於某種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與人的方法，這種發明，便隨著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為社會上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更何話可說！若還捨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塗徑榛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後還要補幾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的不能承認。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於歐洲者也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佛學時代，還有點“准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我所舉五種病證，當他們教會壟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復轉來，所謂科學者，才種下根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後進，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

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升天成

佛，未知誰先誰後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異彩！

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

——對於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修補及修正（約 1922 年 12 月）

前回已經把文化的概念和內容說過。文化史是敘述文化的，懂得文化是什麼，自然也懂得文化史是什麼，似乎不用再詞費。但我覺得前人對於歷史的觀念有許多錯誤，對於文化史的範圍尤其不正確，所以還要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一番。

第一史學應用歸納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現代所謂科學，人人都知道是從歸納研究法產生出來。我們要建設新史學，自然也離不了走這條路，所以我舊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極力提倡這一點，最近所講演《歷史統計學》等篇，也是這一路精神。但我們須知道，這種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簡單說，整理史料要用歸納法，自然毫無疑義。若說用歸納法就能知道“曆史其物”，這卻太不成問題了。歸納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許多事物相異的屬性剔去，相同的屬性抽出，各歸各類，以規定該事物之內容及行曆何如。這種方法應用到史學，卻是絕對不可能。爲什麼呢？因爲歷史現象只是“一躺過”，自古及今，從沒有同鑄一型的史迹。這又爲什麼呢？因爲史迹是人類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內容，絕對不會從同。所以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學家正相反，專務求“不共相”。倘若把許多史迹相異的屬性剔去，專抽出那相同的屬性，結果便將史的精魂剝奪淨盡了。因此，我想歸納研究法之在史學界，

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進一步。然則把許多“不共相”堆疊起來，怎麼能成爲一種有組織的學問？我們常說歷史是整個的，又作何解呢？你根問到這一點嗎？依我看，什有九要從直覺得來，不是什麼歸納演繹的問題。這是歷史哲學裏頭的最大關鍵，我現在還沒有研究成熟，等將來再發表意見罷。

第二歷史裏頭是否有因果律這條和前條，只是一個問題，應該一貫的解決。原來因果律是自然科學的命脈，從前只有自然科學得稱爲科學，所以治科學離不開因果律，幾成爲天經地義。談學問者，往往以“能否從該門學問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爲“該門學問能否成爲科學”之標準。史學向來並沒有被認爲科學，於是治史學的人因爲想令自己所愛的學問取得科學資格，便努力要發明史中因果。我就是這裏頭的一個人。我去年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內中所下歷史定義，便有“求得其因果關係”一語。我近來細讀立卡兒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複研究，已經發覺這句話完全錯了。我前回說過：“宇宙事物，可中分爲自然、文化兩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領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領土。”（看《什麼是文化》）兩系現象，各有所依，正如鱗潛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羨。歷史爲文化現象複寫品，何必把自然科學所用的工具扯來裝自己門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爲如此便是自亂法相，必至進退失據。當我著《歷史研究法》時，爲這個問題，著實惱亂我的頭腦。我對於史的因果很懷疑，我又不肯撥棄他，所以那書裏頭有一段說道：

“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於歷史，或竟爲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歷史爲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今

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

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則吾儕竟不談因果可乎？曰，斷斷不可。……（原著一七六葉。）

我現在回看這篇舊著，覺得有點可笑。既說“以因果律馭歷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說“不談因果斷斷不可”？

我那時候的病根，因為認定因果律是科學萬不容缺的屬性，不敢碰他，所以有這種矛盾不徹底的見解。當時又因為調和這種見解，所以另外舉出歷史因果律與自然科學因果律不同的三點（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葉）。其實照那三點說來，是否還可以名之為因果律，已成疑問了。我現在要把前說修正，發表目前所見如下：

因果是什麼？“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於是命甲為乙之因，命乙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則”。（科學上還有所謂“蓋然的法則”，不過“必然性”稍弱耳，本質仍相同。）

“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沒有自由，既自由便沒有必然。我們既承認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其理甚明。

再檢查一檢查事實，更易證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們人類裏頭產出一位最偉大的人物，名曰佛陀。為什麼那個時候會產生佛陀？試拿這問題考試一切史家，限他說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無論什麼人都要交白卷！這還罷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質上快樂盡夠享用，原可以不出家，為什麼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後，本來可以立刻“般涅槃”，享他的精神快樂，為什麼他不肯如彼，偏要說四十九年的法？須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後不肯說法，那麼，世界上便沒有佛教，我們文化史上便缺短了這一件大遺產。試問：有什麼必然的因果法

則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說法？一點兒也沒有，只是赤裸裸的憑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創造！須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現象，沒有一件不是如此。欲應用自然科學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費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該撒之北征雅裏亞（今法蘭西一帶地），本來為對付內部繃標一派的陰謀，結果倒成了羅馬統一歐洲之大業的發軔。明成祖派鄭和入海。他正目的不過想訪拿建文，最多也不過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衝動，然而結果會生出閩粵人殖民南洋的事業。歷史上無論大大小小都是如此，從沒有一件可以預先算准那“必然之果”。為什麼呢？因為人類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從這方向創造，說不定一會又移到那方向創造去；而且一個創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

第二、第三……個創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減原素那種頑意來測量歷史上必然之果，豈不是癡人說夢嗎！

所以歷史現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

互緣怎麼解呢？謂互相為緣。佛典上常說的譬喻，“相待如交蘆”，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斷的聯帶關係，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這種關係狀態之下，前波後波，銜接動蕩，便成一個廣大淵深的文化史海。我們做史學的人，只要專從這方面看出歷史的“動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靜”的“共”的因果律來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則全部歷史裏頭，竟自連一點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嗎？是又不然。我前回說過，文化總量中，含有文化種、文化果兩大部門。文化種是創造活力，純屬自由意志的領域，當然一點也不受因果律束縛；文化果是創造力的結晶，換句話說，是過去的“心能”，現在變為“環境化”。成了環境化之後，便和自然系事物同類，入到因果律的領域了。這部分史料，我們盡可

以拿因果律駕馭他。

第三歷史現象是否為進化的我對於這個問題，本來毫無疑義，一直都認為是進化的。

現在也並不曾肯拋棄這種主張，但覺得要把內容重新規定一回。

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句話可以說是代表舊史家之共同的觀念。我向來最不喜歡聽這句話，（記得二十年前在《新民叢報》裏頭有幾篇文章很駁他。）因為和我所信的進化主義不相容。但近來我也不敢十分堅持了。我們平心一看，幾千年中國歷史，是不是一治一亂的在那裏迴圈？何止中國，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說現在比“三十王朝”的時候進化嗎？印度呢，能說現在比優波尼沙曇成書、釋迦牟尼出世的時候進化嗎？說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進化，董仲舒、鄭康成一定比孟、荀進化，朱熹、陸九淵一定比董、鄭進化，顧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陸進化，無論如何，恐說不去。說陶潛比屈原進化，杜甫比陶潛進化；但丁比荷馬進化，索士比亞比但丁進化，擺倫比索士比亞進化；說黑格兒比康得進化，倭鏗、柏格森、羅素比黑格兒進化；這些話都從那裏說起？又如漢、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較，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亞歷山大、該撒、拿破侖等輩人物比較，又是否有進化不進化之可言？所以從這方面找進化的論據，我敢說一定全然失敗完結。

從物質文明方面說嗎，從漁獵到遊牧，從遊牧到耕稼，從耕稼到工商，乃至如現代所有之幾十層高的洋樓，幾萬里長的鐵道，還有什麼無線電、飛行機、潛水艇……等等。都是前人所未曾夢見。許多人得意極了，說是我們人類大大進化。

雖然，細按下去，對嗎？第一，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於我

們有什麼好處？依我看，現在點電燈、坐火船的人類，所過的日子，比起從前點油燈、坐帆船的人類，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特別舒服處來。第二，要問這些物質文明，是否得著了過後再不會失掉？中國“千門萬戶”的未央宮，三個月燒不盡的咸陽城，推想起來，雖然不必象現代的紐約、巴黎，恐怕也有他的特別體面處，如今那裏去了呢？羅馬帝國的繁華，雖然我們不能看見，看發掘出來的建築遺址，只有令現代人嚇死羞死，如今又都往那裏去了呢？遠的且不必說，維也納、聖彼得堡戰前的勢派，不過隔五六年，如今又都往那裏去了呢？

可見物質文明這樣東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時間電光石火一般發達，在歷史上原值不了幾文錢。所以拿這些作進化的證據，我用佛典上一句話批評他：“說為可憐溘者。”

現在講學社請來的杜裏舒，前個月在杭州講演，也曾談到這個問題。他大概說：“凡物的文明，都是堆積的非進化的；

只有心的文明，是創造的進化的。”又說：“夠得上說進化的只有一條‘知識線’。”他的話把文化內容說得太狹了，我不能完全贊成。雖然，我很認他含有幾分真理。我現在並不肯撤消我多年來歷史的進化的主張，但我要參酌杜氏之說，重新修正進化的範圍。我以為歷史現象可以確認為進化者有二：

一、人類平等及人類一體的觀念，的確一天比一天認得真切，而且事實上確也著著向上進行。

二、世界各部分人類心能所開拓出來的“文化共業”，永遠不會失掉，所以我們積儲的遺產，的確一天比一天擴大。

只有從這兩點觀察，我們說歷史是進化，其餘只好編在“一治一亂”的迴圈圈內了。但只須這兩點站得住，那麼，歷史進化說也盡夠成立哩。

以上三件事，本來同條共貫，可以通用一把鑰匙來解決他。

總結一句，歷史為人類活動所造成，而人類活動有兩種：

一種是屬於自然系者，一種是屬於文化系者。分配到這三個問題，得表如下：

(自然系的活動)(文化系的活動)

- | | | |
|-----|---------|---------|
| 第一題 | 歸納法研究得出 | 歸納法研究不出 |
| 第二題 | 受因果律支配 | 不受因果律支配 |
| 第三題 | 非進化的性質 | 進化的性質 |

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

(1923年2月)

—

申報館裏的朋友，替他們“館翁申老先生”做五十整壽，出了許多題目找人做壽文，把這個題目派給我。呵呵，恰好我和這位“申老先生”是同庚，只怕我還是忝長幾天的老哥哥哩。所以對於這篇壽文，倒有點特別興味。

卻是一件，我們做文章的人，最怕人出題目叫我做。因為別人標的題，不見得和我所要說的話內容一致。我到底該做他的題呀，還是該說我的話呢？即如這個題目，頭一樁受窘的是範圍太廣闊，若要做一篇名副其實的文章，恐怕非幾十萬字不可；再不然，我可以說一句“請看本書第二、第三兩編裏頭那幾十篇大文”，我便交白卷完事。第二樁受窘的是目的太窄酷，題目是五十年的進化，許我說他的退化不呢？既是慶壽文章，逼著要帶幾分“善頌善禱”的應制體裁，那末，可是更難著筆了。既已硬派我在這個題目底下做文章，我卻有兩段話須得先聲明：

第一，我所說的不能涉及中國全部事項，因為對於逐件事項觀察批評，我沒有這種學力。我若是將某件某件如何進步說個大概，我這篇文章，一定變成膚廓濫套的墨卷。我勸諸君，不如看下邊那幾十篇大文好多著哩。諸君別要誤認我這篇是下

邊幾十篇的總括，我不過將我下筆時候所感觸的幾件事隨便寫下來，絕對組織，絕無體例。老實說，我這篇只算是“雜感”，不配說是“概論”。

第二，題目標的是“進化”，我自然不能不在進化範圍內說，但要我替中國瞎吹，我卻不能。我對於我們所親愛的國家，固然想“隱惡而揚善”，但是他老人家有什麼毛病，我們也不應該“諱疾忌醫”，還是直說出來大家想法子補教補救才好。所以我雖說他進化，那不進化的地力，也常常提及。

這樣說來，簡直是“文不對題”了。好嗎，就把不對題的文胡亂寫出來。

二

有一件大事，是我們五千年來祖宗的繼續努力，從沒有間斷過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進行，而且很有成績。是件什麼事呢？我起他一個名，叫做“中華民族之擴大”。原來我們中華民族，起初不過小小幾個部落，在山東、河南等處地方得些根據地，幾千年間，慢慢地長……長……，長成一個碩大無朋的巨族，建設這泱泱雄風的大國。他長的方法有兩途：第一是把境內境外無數異族叫他同化於我，第二是本族的人年年向邊境移殖，把領土擴大了。五千年來的歷史，都是同這條路線進行，我也不必搬多少故事來作證了。近五十年，對於這件事，有幾方面成功很大，待我說來：

一、洪楊亂後，跟著西南地方有苗亂，蔓延很廣，費了十幾年工夫才平定下來。這一次平定，卻帶幾分根本解決性質，從此以後，我敢保中國再不會有“苗匪”這句詞了。原來我族對苗族，乃是黃帝、堯、舜以來一樁大公案，鬧了幾千年，還

沒有完全解決；在這五十年內，才把黃帝伐蚩尤那篇文章做完最末的一段，確是歷史上值得特筆大書的一件事。

二、辛亥革命，滿清遜位，在政治上含有很大意義，下文再說，專就民族擴大一方面看來，那價值也真不小。原來東胡民族，和我們搗亂搗了一千七、八百年，五胡南北朝時代的鮮卑，甚麼慕容燕、拓拔魏、宇文周，唐宋以後，契丹跑進來叫做遼，女真跑進來叫做金，滿洲跑進來叫做清，這些都是東胡族。我們吃他們的虧真算吃夠了，卻是跑進來過後，一代一代的都被我們同化。最後來的這幫滿洲人，盤據是盤據得最久，同化也同化得最透。滿洲算是東胡民族的大總匯，也算是東胡民族的大結束。近五十年來，滿人的漢化，以全速率進行，到了革命後，個個滿人頭上都戴上一個漢姓，從此世界上可真不會有滿洲人了。這便是把二千年來的東胡民族，全數融納進來，變了中華民族的成分，這是中華民族擴大的一大段落。

三、內地人民向東北、西北兩方面發展，也是近五十年一大事業。東三省這塊地方，從前滿洲人預備拿來做退歸的老巢，很用些封鎖手段，阻止內地人移殖。自從經過中日、日俄幾場戰爭，這塊地方變成四戰之區，交通機關大開，經濟現狀激變。一方面雖然許多利權落在別人手上，一方面關內外人民關係之密度，確比從前增加好些，東三省人和山東、直隸人漸漸打成一片了。再看西北方面，自從左宗棠開府甘陝，內地的勢力日日往那邊膨脹，光緒間新疆改建行省，於是兩漢以來始終和我們若即若離的西域三十六國，算是完全編入中國版圖，和內地一樣了。這種民族擴大的勢力，現在還日日向各方面進行。外蒙古、阿爾泰、青海、川邊等處，都是在進步活動中。

四、海外殖民事業，也在五十年間很有發展。從前南洋一帶，自明代以來，閩粵人已經大行移殖，近來跟著歐人商權的

發達，我們僑民的經濟勢力，也確立得些基礎。還有美洲、澳洲等處，從前和我們不相聞問，如今華僑移住，卻成了世界問題了。這都是近五十年的事，都是我們民族擴大的一種表徵。

民族擴大，是最可慶倖的一件事。因此可以證明我們民族正在青春時代，還未成年，還天天在那裏長哩。這五十年裏頭，確能將幾千年未了的事業了他幾樁，不能不說是國民努力的好結果。最可惜的，有幾方面完全失敗了：第一是臺灣，第二是朝鮮，第三是安南。臺灣在這五十年內的前半期，很成了發展的目的地，和新疆一樣；到後半期被人搶去了。朝鮮和安南，都是祖宗屢得屢失的基業，到我們手上完全送掉。

海外殖民，也到處被人迎頭痛擊。須知我們民族會往前進，別的民族也會往前進，今後我們若是沒有新努力，恐怕只有兜截轉來，再沒有機會繼續擴大了。

三

學問和思想的方面，我們不能不認為已經有多少進步，而且確已替將來開出一條大進步的路徑。這裏頭最大關鍵，就是科舉制度之撲滅。科舉制度，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真算得深根固蒂。他那最大的毛病，在把全國讀書人的心理都變成虛偽的、因襲的、籠統的，把學問思想發展的源泉都堵住了。

廢科舉的運動，在這五十年內的初期，已經開始，郭嵩燾、馮桂芬等輩說是用全副精力對於科舉制度施行總攻擊。前後約十年間，經了好幾次波折，到底算把這件文化障礙物打破了。

如今過去的陳迹，很象平常，但是用歷史家眼光看來，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間一件大事。

這五十年間我們有什麼學問可以拿出來見人呢？說來慚愧，

簡直可算得沒有。但是這些讀書人的腦筋，卻變遷得真厲害。記得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嚶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曾幾何時，到如今“新文化運動”這句話，成了一般讀書社會的口頭禪。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爭席，易蔔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這種心理對不對，另一問題，總之這四十幾年間思想的劇變，確為從前四千餘年所未嘗夢見。比方從前思想界是一個死水的池塘，雖然許多浮萍荇藻掩映在面上，卻是整年價動也不動，如今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的氣象了。雖然他流動的方向和結果，現在還沒有十分看得出來，單論他由靜而動的那點機勢，誰也不能不說他是進化。

古語說得好：“學然後知不足。”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後漸漸發動，到同治年間借了外國兵來平內亂，於是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很覺得外國的船堅炮利，確是我們所不及，對於這方面的事項，覺得有舍己從人的必要，於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製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但這一期內，思想界受的影響很少，其中最可紀念的，是製造局裏頭譯出幾部科學書。這些書現在看起來雖然很陳舊、很膚淺，但那群翻譯的人，有幾位頗忠實於學問。

他們在那個時代，能夠有這樣的作品，其實是虧他。因為那時讀書人都不會說外國話，說外國話的都不讀書，所以這幾部譯本書，實在是替那第二期“不懂外國話的西學家”開出一條血路了。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

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象睡夢中著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爲什麼衰敗到這田地，都爲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爲、梁啓超一班人。這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麼，應該怎麼學法”，只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這些話雖然像是囫圇，在當時卻發生很大的效力。他們的政治運動，是完全失敗，只剩下前文說的廢科舉那件事，算是成功了。這件事的確能夠替後來打開一個新局面，國內許多學堂，外國許多留學生，在這期內蓬蓬勃勃發生。第三期新運動的種子，也可以說是從這一期播殖下來。這一期學問上最有價值的出品，要推嚴復翻譯的幾部書，算是把十九世紀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紹進來，可惜國裏的人能夠領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約二十年的中間，政治界雖變遷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個色彩。簡單說，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爲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恰值歐洲大戰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新近回國的留學生，又很出了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

這三期間思想的進步，試把前後期的人物做個尺度來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燾、張佩綸、張之洞等輩，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時，嵩燾、佩綸輩已死去，

之洞卻還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風氣的一個人，到了後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複等輩，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陣頭最前的一排。到第三期時，許多新青年跑上前線，這些人一躺一躺被擠落後，甚至已經全然退伍了。這種新陳代謝現象，可以證明這五十年間思想界的血液流轉得很快，可以證明思想界的體氣實已漸趨康強。

拿過去若干個五十年和這個五十年來比，這五十年誠然是進化了；拿我們這五十年和別人家的這五十年來比，我們可是慚愧無地。試看這五十年在美國何如，這五十年在日本何如，這五十年在德國何如，這五十年在俄國何如？他們政治上雖然成敗不同，苦樂不等，至於學問思想界，真都算得一日千里！就是英法等老國，又那一個不是往前飛跑？我們鬧新學鬧了幾十年，試問科學界可曾有一兩件算得世界的發明，藝術家可曾有一兩種供得世界的賞玩，出版界可曾有一兩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後看怎麼樣罷。

四

“五十年裏頭，別的事都還可以勉強說是進化，獨有政治，怕完全是退化吧。”這句話，幾幾乎萬口同聲都是這樣說，連我也很難得反對。雖然，從骨子裏看來，也可以說這五十年中國，最進化的便是政治。

原來政治是民意所造成，不獨“德謨克拉西”政治是建設在多數人意識之上，即獨裁政治、寡頭政治，也是建設在多數人意識之上。無論何種政治，總要有多數人積極的擁護——最少亦要有多數人消極的默認，才能存在。所以國民對於政治上

的自覺，實為政治進化的總根源。這五十年來中國具體的政治，誠然可以說只有退化並無進化，但從國民自覺的方面看來，那意識確是一日比一日鮮明，而且一日比一日擴大、自覺。覺些甚麼呢？

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一種是民族建國的精神，第二種是民主的精神。這兩種精神，從前並不是沒有，但那意識常在睡眠狀態之中，朦朦朧朧的，到近五十年——實則是近三十年——卻很鮮明的表現出來了。我敢說，自從滿洲退位以後，若再有別個民族想鈔襲五胡、元魏、遼、金、元、清那套舊文章再來“入主中國”。那可是海枯石爛不會出來的事。我敢說，已經挂上的民國招牌，從今以後千千萬萬年再不會卸下，任憑你象堯、舜那麼賢聖，象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象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有人答應。這種事實，你別要看輕他了，別要說他只有空名、並無實際。古語說得好：“名者實之寶。”凡事能夠在社會上占得個“正名定分”，那麼，第二步的“循名責實”自然會跟著來。總之，在最近三十年間我們國民所做的事業：第一件，是將五胡亂華以來一千多年外族統治的政治根本剷除；第二件，是將秦始皇以來二千多年君主專制的政治永遠消滅。而且這兩宗事業，並非無意識的偶然湊會，的確是由人民一種根本覺悟，經了很大的努力，方才做成。就這一點看來，真配是上“進化”這兩個字了。

民國成立這十年來，政治現象誠然令人嘔氣，但我以為不必失望。因為這是從兩個特別原因造成，然而這些原因都快要消滅了。第一件，革命時候，因為人民自身力量尚未充足，不能不借重固有勢力來做應援。這種勢力，本來是舊時代的遊魂。

舊時代是有二千多年歷史的，他那遊魂，也算得“取精用宏”，一二十年的猖獗，勢所難免。如今他的時運，也過去大半了，不久定要完全消滅，經過一番之後，政治上的新時代，自然會產生出來。（不是委心任命的話，其實事理應該如此。）第二件，社會上的事物，一張一弛，乃其常態。從甲午、戊戌到辛亥，多少仁人志士，實在是鬧得疲筋力倦，中間自然會發生一時的惰力。尤為可惜的，是許多為主義而奮鬥的人物，都做了時代的犧牲死去了。後起的人，一時接不上氣來，所以中間這一段，倒變成了黯然無色。但我想這時代也過去了，從前的指導人物，像是已經喘過一口氣，從新覺悟，從新奮鬥，後方的戰鬥力，更是一天比一天加厚。在這種形勢之下，當然有一番新氣象出來。

要而言之，我對於中國政治前途，完全是樂觀的。我的樂觀，卻是從一般人的悲觀上發生出來。我覺得這五十年來的中國，正象蠶變蛾、蛇蛻殼的時代。變蛾蛻殼，自然是一件極艱難、極苦痛的事，那裏能夠輕輕鬆鬆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變必蛻的機能，心理上還有必變必蛻的覺悟，那麼，把那不可逃避的艱難苦痛經過了，前途便別是一個世界。

所以我對於人人認為退化的政治，覺得他進化的可能性卻是最大哩。

五

此外，社會上各種進化狀況，實在不少，可惜我學力太薄，加以時日倉卒，不能多舉了。好在還有各位專門名家的論著，可以發揮光大。我姑且把我個人的“隨感”胡亂寫出來，並且表示我願意和我們老同年“申老先生”繼續努力。

人生觀與科學

——對於張、丁論戰的批評（1923年5月29日）（一）
張君勳在清華學校演說一篇《人生觀》，惹起丁在君做了一篇《玄學與科學》和他宣戰。我們最親愛的兩位老友，忽然在學界上變成對壘的兩造。我不免也見獵心喜，要把我自己的意見寫點出來助興了。

當未寫以前，要先聲敘幾句話：

第一，我不是加在那一造去“參戰”，也不是想斡旋兩造做“調人”，尤其不配充當“國際法庭的公斷人”。我不過是一個觀戰的新聞記者，把所視察得來的戰況隨手批評一下便了。讀者還須知道，我是對於科學、玄學都沒有深造研究的人。我所批評的一點不敢自以為是。我兩位老友以及其他參戰人、觀戰人，把我的批評給我一個心折的反駁，我是最歡迎的。

第二，這回戰爭範圍，已經蔓延得很大了，幾乎令觀戰人應接不暇。我為便利起見，打算分項批評。做完這篇之後，打算還跟著做幾篇：（一）科學的知識論與所謂“玄學鬼”。

（二）科學教育與超科學教育。（三）論戰者之態度……等等。

但到底作幾篇，要看我趣味何如，萬一興盡，也許不作了。

第三，聽說有幾位朋友都要參戰，本來想等讀完了各人大文之後再下總批評，但頭一件，因技癢起來等不得了；第二件，再多看幾篇，也許“崔顥題詩”叫我擱筆，不如隨意見到那裏說到那裏。所以這一篇純是對於張、丁兩君頭一次交綏的文章

下批評，他們二次彼此答辯的話，只好留待下次。

其餘陸續參戰的文章，我很盼早些出現，或者我也有繼續批評的光榮，或者我要說的話被人說去，或者我未寫出來的意見已經被人駁倒，那末，我只好不說了。（二）

凡辯論先要把辯論物件的內容確定：先公認甲是什麼乙是什麼，才能說到甲和乙的關係何如。否則一定鬧到“驢頭不對馬嘴”，當局的辯論沒有結果，旁觀的越發迷惑。我很可惜君勸這篇文章，不過在學校裏隨便講演，未曾把“人生觀”和“科學”給他一個定義。在君也不過拈起來就駁。究竟他們兩位所謂“人生觀”、所謂“科學”，是否同屬一件東西，不惟我們觀戰人摸不清楚，只怕兩邊主將也未必能心心相印哩。我為替讀者減除這種迷霧起見，擬先規定這兩個名詞的內容如下：

（一）人類從心界、物界兩方面調和結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們懸一種理想來完成這種生活，叫做“人生觀”。（物界包含自己的肉體及己身以外的人類，乃至己身所屬之社會等等。）

（二）根據經驗的事實，分析綜合，求出一個近真的公例，以推論同類事物，這種學問叫做“科學”。（應用科學改變出來的物質或建設出來的機關等等，只能謂之“科學的結果”，不能與“科學”本身並為一談。）

我解釋這兩個名詞的內容，不敢說一定對。假令拿以上所說做個標準，我的答案便如下：

“人生問題，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卻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

因此我對於君勸、在君的主張，覺得他們各有偏宕之處。今且先駁君勸。

君勵既未嘗高談“無生”，那麼，無論尊重心界生活到若何程度，終不能說生活之爲物，能夠脫離物界而單獨存在。既涉到物界，自然爲環境上——時間空間——種種法則所支配，斷不能如君勵說的那麼單純，專憑所謂“直覺的”“自由意志的”來片面決定。君勵列舉“我對非我”之九項，他以爲不能用科學方法解答者，依我看來什有八九倒是要用科學方法解答。他說：“忽君主忽民主，忽自由貿易忽保護貿易……等等，試問論理學公例何者能證其合不合乎？”其意以爲這類問題既不能驟然下一個籠統普遍的斷案，便算屏逐在科學範圍以外。殊不知科學所推尋之公例乃是：（一）在某種條件之下，會發生某種現象。（二）欲變更某種現象，當用某種條件。籠統普遍的斷案，無論其不能，即能，亦斷非科學之所許。若仿照君勵的論調，也可以說：“忽衣裘忽衣葛，忽附子玉桂忽大黃芒硝……，試問論理學公例何者能證其合不合乎？”然則連衣服、飲食都無一定公例可以支配了，天下有這種理嗎？殊不知科學之職務不在絕對的普遍的證明衣裘衣葛之孰爲合孰爲不合，他卻能證明某種體氣的人在某種溫度之下非衣裘或衣葛不可。君勵所列舉種種問題，正復如此。若離卻事實的基礎，劈地憑空說君主絕對好，民主絕對好，自由貿易絕對好，保護貿易絕對好……，當然是不可能。卻是在某種社會結合之下宜於君主，在某種社會結合之下宜於民主，在某種經濟狀態之下宜自由貿易，在某種經濟狀態之下宜保護貿易，……那麼，論理上的說明自然是可能，而且要絕對的尊重。君勵于意雲何？難道能並此而不承認嗎？總之，凡屬於物界生活之諸條件，都是有對待的，有對待的自然一部或全部應爲“物的法則”之所支配。我們對於這一類生活，總應該根據“當時此地”之事實，用極嚴密的科學方法，求出一種“比較合理”的生活。這是可能而且

必要的。就這點論，在君說“人生觀不能和科學分家”，我認爲含有一部分真理。

君勸尊直覺，尊自由意志，我原是贊成的，可惜他應用的範圍太廣泛而且有錯誤。他說：“……常有所觀察也、主張也、希望也、要求也，是之謂人生觀。甲時之所以爲善者，至乙時則又以爲不善而求所以革之；乙時之所以爲善者，至丙時又以爲不善而求所以革之。……”君勸所用“直覺”這個字，到底是怎樣的內容，我還沒有十分清楚。照字面看來，總應該是超器官的一種作用。若我猜得不錯，那麼，他說的“有所觀察而甲乙丙時或以爲善，或以爲不善”，便純然不是直覺的範圍。爲什麼“甲時以爲善，乙時以爲不善”？因爲“常有所觀察”；因觀察而以爲不善，跟著生出主張、希望、要求。不觀察便罷，觀察離得了科學程式嗎？“以爲善不善”，正是理智產生之結果。一涉理智，當然不能逃科學的支配。若說到自由意志嗎？他的適用，當然該有限制。我承認人類所以貴於萬物者在有自由意志；又承認人類社會所以日進，全靠他們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之所以可貴，全在其能選擇於善不善之間而自己作主以決從違。所以自由意志是要與理智相輔的。若象君勸全抹殺客觀以談自由意志，這種盲目的自由，恐怕沒有什麼價值了。（君勸清華講演所列舉人生觀五項特徵，第一項說人生觀爲主觀的，以與客觀的科學對立，這話毛病很大。我以爲人生觀最少也要主觀和客觀結合才能成立。）

然則我全部贊成在君的主張嗎？又不然。在君過信科學萬能，正和君勸之輕蔑科學同一錯誤。在君那篇文章，很象專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學者態度，這是最替在君可惜的地方，但亦無須一一指摘了。在君說：“我們有求人生觀統一的義務。”又說：“用科學方法求出是非真偽，將來也許可以把人

生觀統一。”（他把醫學的進步來做比喻。）我說，人生觀的統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觀統一，結果豈不是“別黑白而定一尊”，不許異己者跳梁反側？除非中世的基督教徒才有這種謬見，似乎不應該出于科學家之口。至於用科學來統一人生觀，我更不相信有這回事。別的且不說，在君說“世界上的玄學家一天沒有死完，自然一天人生觀不能統一”，我倒要問：萬能的科學，有沒有方法令世界上的玄學家死完？如其不能，即此已可見科學功能是該有限制了。閒話少敘，請歸正文。

人類生活，固然離不了理智；但不能說理智包括盡人類生活的全內容。此外還有極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說是生活的原動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來的方向很多，內中最少有兩件的確確帶有神秘性的，就是“愛”和“美”。“科學帝國”的版圖和威權無論擴大到什麼程度，這位“愛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遠保持他們那種“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的身分。請你科學家把“美”來分析研究罷，什麼線，什麼光，什麼韻，什麼調……任憑你說得如何文理密察，可有一點兒搔著癢處嗎？至於“愛”那更“玄之又玄”了。

假令有兩位青年男女相約為“科學的戀愛”，豈不令人噴飯？

又何止兩性之愛呢？父子、朋友……間至性，其中不可思議者何限？孝子割股療親，稍有常識的也該知道是無益。但他情急起來，完全計較不到這些。程嬰、杵臼，代人撫孤，撫成了還要死。田橫島上五百人，死得半個也不剩。這等舉動，若用理智解剖起來，都是很不合理的，卻不能不說是極優美的人生觀之一種。推而上之，孔席不煖，墨突不黔，釋迦割臂飼鷹，基督釘十字架替人贖罪，他們對於一切衆生之愛，正與戀人之

對於所歡同一性質。我們想用什麼經驗什麼軌範去測算他的所以然之故，真是癡人說夢。又如隨便一個人對於所信仰的宗教，對於所崇拜的人或主義，那種狂熱情緒，旁觀人看來，多半是不可解而且不可以理喻的。然而一部人類活歷史，卻什有九從這種神秘中創造出來。從這方面說，卻用得著君勳所謂主觀、所謂直覺、所謂綜合而不可分析……

等等話頭。想用科學方法去支配他，無論不可能，即能，也把人生弄成死的，沒有價值了。

我把我極粗淺極凡庸的意見總括起來，是：“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關涉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我以為君勳和在君所說，都能各明一義。可惜排斥別方面太過，都弄出語病來。我還信他們不過是“語病”，他們本來的見解，也許和我沒有什麼大分別哩。

以上批評“人生觀與科學”的話，暫此為止。改天還想討論別的問題。

十二年五月廿三日在翠微山秘魔岩作。

無產階級與無業階級

(1925年5月1日)

我近來極厭聞所謂什麼主義什麼主義，因為無論何種主義，一到中國人手裏，都變成挂羊頭賣狗肉的勾當。

今日是有名的勞動紀念節。這個紀念節，在歐美社會，誠然有莫大的意義。意義在那裏？在代表無產階級——即勞動階級的利益，來和那些剝奪他們利益的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否社會上吉祥善事，另屬一問題。且不討論。

但我們最要牢記者，歐美社會，確截然公為有產、無產兩階級，其無產階級，都是天天在工場、商場做工有正當職業的人，他們擁護職業上勤勞所得或救濟失業，起而鬥爭，所以鬥爭是正當的，有意義的。

中國社會到底有階級的分野沒有呢？我其實不敢說，若勉強說有，則我以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成對待名詞，只有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成對待名詞。什麼是有業階級？如農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內）、買賣人（商店東家和夥計都包在內）、學堂教習、小官吏與及靠現賣氣力吃飯的各種工人等，這些人或有產，或無產，很難就“產”上畫出個分野來。什麼是無業階級？如闊官、闊軍人、政黨領袖及黨員、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國宣傳部津貼的學生、強盜（穿軍營制服的包在內）、乞丐（穿長衫馬褂的包在內）與其他之貪吃懶做的各種人等，這些人也是或有產，或無產，很難就“產”上畫出個分野來。

中國如其有階級鬥爭嗎，我敢說：有業階級戰勝無業階級便天下太平，無業階級征服有業階級便亡國滅種。哎，很傷心，很不幸，現在的大勢，會傾向于無業勝利那條路了。

無業階級的人臉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們隨時可以自行充當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說“聯即國家”，他們說“我即國民”。

他們隨時可以把最時髦的主義頂在頭上，靠主義做飯碗。

記得前車上海報上載有一段新聞說，一位穿洋裝帶著金絲眼鏡的青年，坐洋車向龍華去，一路上拿手仗打洋車夫帶著腳踢，口中不絕亂罵道：“我要趕著赴勞工大會，你誤了我的鐘點，該死該死。”這段話也許是虛編出來挖酷人，其實像這類的怪相也真不少。

前幾年，我到某地方講學，有一天農會、商會、工會聯合歡迎到了幾十位代表，我看著都不像農人、商人、工人的樣子，大約總是四民之首的“士”了。我循例致謝之後，還加上幾句道：“希望過幾年再赴貴會，看見有披蓑衣、拿鋤頭的農人，有剛從工場出來滿面灰土的工人。”哎，這種理想，何年何月才能實現啊！

可憐啊可憐，國內不知幾多循規蹈矩的有業階級，都被他們代表了去，還睡在夢裏。

可憐啊可憐，世界上學者嘔盡心血發明的主義，結果做他們穿衣吃飯的工具。

勞動節嗎，紀念是應該紀念，但斷不容不勞動的人插嘴插手。如其勞動的人沒有懂得紀念的意義，沒有感覺紀念的必要，我以為倒不如不紀念，免得被別人頂包剪絡去了。

歐美人今天的運動，大抵都打著“無產階級打倒有產階級”的旗號，這個旗號我認為在中國不適用，應改寫道：

“有業階級打倒無業階級！”

傳記

戊戌六君子傳

(1899年1月)

康廣仁傳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廣，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白黑，勇于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遂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嚴於律己，勇於改過。自少即絕意不事舉業，以為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為小吏於浙。蓋君之少年血氣太剛，倜儻自喜，行事間或跡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遊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曆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闖冗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情偽，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其識量。君為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曆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

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之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

今年春，膠州、旅順既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鹹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閉目，恍然于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事，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於廢八股之一事，鏗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蓋當是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明，故於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既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於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太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禦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於是君請南海先生曰：

“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國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

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複語曰：“自古無

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亶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後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于井，猶思援之，況全國之命乎？況君父之難乎？西後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複曰：“阿兄雖捨身思救之，然於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欲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裏築屋之下，飛磚猝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華德裏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賜賚，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後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折謝恩，惟於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托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

與複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佈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達於生死，常語餘雲：“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即放膽做去，無所挂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谷、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後，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

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

“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八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許可權，能斷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於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視之。當十六歲時，因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即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遊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績栗，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少年曾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

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之，君則曰：“是區區者尚不割捨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時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氣矣。君事母最孝，非在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雲。最深於自知，勇於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

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于美人嘉約翰，三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沒。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

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子弟；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於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

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記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不敢言。蓋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哀而集之，以傳於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爲中

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論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語餘雲，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複生與幼博爲最。複生學問之深博，過於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於複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複得乎？可複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餘適自湘大病出滬，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于餘之病也，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餘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餘病耳。餘病不死，而幼博死于餘之病，餘疚何如哉？

楊深秀傳

楊君字漪邨，又號香齋子，山西聞喜縣人也。少穎敏，十二歲錄爲縣學附生。博學強記，自十三經、史、漢、通鑒、管、荀、莊、墨、老、列、韓、呂諸子，乃至《說文》、《玉篇》、《水經注》，旁及佛典，皆能舉其辭。又能鉤玄提要，獨有心得，考據宏博，而能講宋明義理之學，以氣節自厲，岿嶢獨出，爲山西儒宗。其爲舉人，負士林重望。光緒八年，張公之洞巡撫山西，創令德堂，教全省士以經史考據詞章義理之學，特聘君爲院長，以矜式多士。光緒十五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授出東道監察御史。二十四

年正月，俄人脅割旅順、大連灣、君始入台，第一疏即極言地球大勢，請聯英、日以拒俄，詞甚切直。時都中人士，皆知君深於舊學，而不知其達時務，至是，共驚服之。

君與康君廣仁交最厚。康君專持廢八股爲救中國第一事，日夜謀此舉。四月初間，君乃先抗疏請更文體，凡試事仍以四書、五經命題，而篇中當縱論時事，不得仍破承八股之式。

蓋八股之弊，積之千年，恐未能一旦遽掃，故以漸而進也。疏上，奉旨交部臣議行。時皇上銳意維新，而守舊大臣盈廷，競思阻撓，君謂國是不定，則人心不知所嚮，如泛舟中流，而不知所濟，乃與徐公致靖先後上疏，請定國是。至四月二十三日，國是之詔遂下，天下志士喝喝向風矣。

初請更文體之疏，既交部議，而禮部尚書許應騤，庸謬昏橫，輒欲駁斥，又於經濟科一事，多爲阻撓。時八股尚未廢，許自恃爲禮部長官，專務遏抑斯舉。君於是與禦史宋伯魯合疏劾之，有詔命許應騤自陳，於是舊黨始惡君，力與爲難矣。

禦史文悌者，滿洲人也。以滿人久居內城，知宮中事最悉，頗憤西後之專橫，經膠旅後，慮國危，文君門下有某人者，撫北方豪士千數百人，適同侍祠，竟夕語君宮中隱事，皆西後淫樂之事也。既而曰：君知長麟去官之故乎？長麟以上名雖親政，實則受制於後，請上獨攬大權，曰：西後於穆宗則爲生母，于皇上則爲先帝之遺妾耳，天子無以妾母爲母者。

其言可謂獨得大義矣。君然之。文又曰：“吾奉命查宗人府囚，見澍貝勒僅一袴蔽體，上身無衣，時方正月祈寒，擁爐戰慄，吾憐之，賞錢十千。西後之刻虐皇孫如此，蓋爲上示戒，故上見後輒顫。此與唐武氏何異？”因慷慨誦徐敬業《討武氏檄》“燕啄王孫”四語，目眦欲裂。君美其忠誠，乃告君曰：

“吾少嘗慕遊俠，能踰牆，撫有昆侖奴甚多，若有志士相

助，可一舉成大業。聞君門下多識豪傑，能覓其人以救國乎？“君壯其言而慮其難。時文數訪康先生，一切奏章，皆請先生代草之，甚密。君告先生以文有此意，恐事難成。先生見文則詰之，文色變，慮君之泄漏而敗事也，日騰謗於朝，以求自解。猶慮不免，乃露章劾君與彼有不可告人之言。以先生開保國會，為守舊大眾所惡，因附會劾之，以媚於眾。政變後之偽諭，謂康先生謀圍頤和園，實自文梯起也。

文梯疏既上，皇上非惟不罪宋、楊，且責文之誣罔，令還原衙門行走。於是君益感激天知，誓死以報，連上書請設譯書局譯日本書，請派親王貝勒宗室遊歷各國，遣學生留學日本，皆蒙採納施行。又請上面試京朝官，日輪二十人，擇通才召見試用，而罷其罷老庸愚不通時務者，於是朝士大怨。

然三月以來，台諫之中毗贊新政者，惟君之功為最多。

湖南巡撫陳寶箴力行新政，為疆臣之冠，而湖南守舊黨與之為難，交章彈劾之，其誣詞不可聽聞。君獨抗疏為剖辨，於是奉旨獎勵陳，而嚴責舊黨，湖南浮議稍息，陳乃得復行其志。至八月初六日，垂簾之偽命既下，黨案已發，京師人人驚悚，志士或捕或匿，奸焰昌披，莫敢撻其鋒，君獨抗疏詰問皇上被廢之故，援引古義，切陳國難，請西後撤簾歸政，遂就縛。獄中有詩十數章，愴懷聖君，睠念外患，忠誠之氣，溢於言表，論者以為雖前明方正學，楊椒山之烈，不是過也。

君持躬廉正，取與之間，雖一介不苟。官禦史時，家赤貧，衣食或不繼，時惟傭詩文以自給，不稍改其初。居京師二十年，惡衣菲食，敝車羸馬，堅苦刻厲，高節絕倫，蓋有古君子之風焉。子韋田，字米裳，舉人，能世其學，通天算格致，厲節篤行，有父風。

論曰：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彼逆後賊臣，包藏禍心，

蓄志既久，先生豈不知之？垂簾之詔既下，禍變已成，非空言所能補救，先生豈不知之？而乃入虎穴，蹈虎尾，抗疏諤諤，爲請撤簾之評論，斯豈非孔子所謂愚不可及者耶？八月初六之變，天地反常，日月異色，內外大小臣僚，以數萬計，下心低首，忍氣吞聲，無一敢怒之而敢言之者，而先生乃從容慷慨，以明大義于天下，寧不知其無益哉？以爲凡有血氣者，固不可不爾也。嗚呼！荊卿雖醢，暴嬴之魄已寒；敬業雖夷，牝朝之數隨盡。仁人君子之立言行事，豈計成敗乎？

漪村先生可謂義形於色矣。

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尚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張于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於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而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君鯁直，尚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設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禦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連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當首署，而會員中，F君FF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於本衙門爲前

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

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于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于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會員，又自開蜀學會於四川會館，集貲鉅萬，規模倉卒而成，以此益為守舊者所嫉忌。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妒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

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斲喪於西後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於詞色，故與禦史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曾疏劾西後嬖宦李聯英，因忤後落職者也；安者，曾疏請西後勿攬政權，因忤後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曾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後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閎博，于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尚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林旭傳

林君字暉谷，福建侯官縣人，南海先生之弟子也。自童齠穎絕秀出，負意氣，天才特達，如竹箭標舉，幹雲而上。冠歲，鄉試冠全省，讀其文奧雅奇偉，莫不驚之，長老名宿，皆與折節爲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時聞人。其於詩詞駢散文皆天授，文如漢、魏人，詩如宋人，波瀾老成，瓌奧深穠，流行京師，名動一時。乙未割遼、台，君方應試春官，乃發憤上書，請拒和議，蓋意志已倜儻矣。既而官內閣中書，蓋聞南海之學，慕之，謁南海，聞所論政治宗旨，大心折，遂受業焉。

先是膠警初報，事變綦急，南海先生以爲振厲士氣，乃保國之基礎，欲令各省志士各爲學會，以相講求，則聲氣易通，講求易熟，于京師先倡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浙學會、陝學會等，而楊君銳實爲蜀學會之領袖。君遍謁鄉先達鼓之，一日而成，以月初十日開大會于福建會館，閩中名士夫皆集，而君實爲閩學會之領袖焉。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

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於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怵以時變，從容開導其迷謬，暗中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會少詹王錫蕃薦君於朝，七月召見，上命將奏對之語，再謄出呈覽，蓋因君操閩語，上不盡解也。君退朝具折奏上，折中稱述師說甚詳。皇上既知爲康某之弟子，因信任之，遂與譚君等同授四

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所擬。

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蹠呼號。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神色不稍變雲。著有《晚翠軒詩集》若干卷，長短句及雜文若干卷。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為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論曰：噉谷少餘一歲，余以弟畜之。噉穀故長於詩詞，喜吟詠，餘規之曰：“詞章乃娛魂調性之具，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業，則玩物喪志，與聲色之累無異。方今世變日亟，以君之才，豈可溺於是。”君則幡然戒詩，盡割捨舊習，從南海治義理經世之學，豈所謂從善如不及邪？榮祿之愛噉谷，羅致噉穀，致敬盡禮，一旦則悍然不問其罪否，駢而戮之，彼豺狼者豈復有愛根邪？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朝杯酒，暮白刃，雖父母兄弟猶且不顧，他又何怪！

劉光第傳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為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

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

初，君與譚君尚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党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後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雲：“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

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仆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

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于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餘，介口口口先生。口口先生，有道之士也，餘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于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真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譚嗣同傳

譚君字複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

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

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

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

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于湖南，並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是聘餘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為學堂教習，召口口口口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于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于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征，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人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康、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後，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後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後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後雲。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

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鹹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後與帝之不相容矣。

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聯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複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

“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

“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願聞也。”君曰：

“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複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

“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今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寧夏知府，旋升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

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複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

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餘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

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複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系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倉。”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

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

必有增長。少年曾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子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彙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遊，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圖文》二卷，《莽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台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于餘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餘將與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主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棱棱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國，爲中國女學會創辦董事。

論曰：複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後，咕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清淨而

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捨身以救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隨感

西學書目表後序

(1896 年)

梁啟超曰：吾不忍言西學。梁作霖曰：子日與人言西學，曷爲不忍言西學？梁啟超曰：今日非西學不興之爲患，而中學將亡之爲患。風氣漸開，敵氛漸逼，我而知西學之爲急，我將興之；我而不知，人將興之；事機之動，在十年之間而已。

今夫守舊之不敵開新，天之理也。動植各物之遞嬗，非、墨兩州之遷移，有固然矣。中國俗儒，拘墟謬瞽之論，雖堅且悍，然自法越以後，蓋稍變矣；中日以後，蓋益變矣。援此推之，十年、二十年以後，其所存者希矣。雖然，舊學之蠹中國，猶附骨之疽，療疽甚易，而完骨爲難。吾嘗見乎今之所論西學者矣，彝其語，彝其服，彝其舉動，彝其議論，動曰：中國之弱，由於教之不善，經之無用也。推其意，直欲舉中國文字，悉付之一炬。而問其于西學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無有也。問其于西政富強之本末，有所得乎？無有也。

之人也，上之可以爲洋行買辦，下之可以爲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更有無賴學子，自顧中國實學，一無所識，乃借西學以自大，囂然曰：此無用之學，我不爲之，非不能也。然而希、拉（謂希臘、拉丁）英、法之文，亦未上口，聲、光、化、電之學，亦未寓目，而徒“三傳”束閣，《論語》當薪，而揣摩風氣，摭拾影響，盛氣壓人，苟求衣食。蓋言西學者，十人之中，此兩種人幾居其五。若不思補救，則學者日夥，而此類日繁，十年以後，將十之六七矣，二十年以後，將十八九矣。嗚呼，其不亡者幾何哉！

雖然，中學之不自立，抑有故焉。兩漢之間，儒者通經，皆以經世，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詩》三百五篇當諫書。蓋六經之文，無一字不可見於用，教之所以昌也。今之所謂儒者，八股而已，試帖而已，律賦而已，楷法而已，上非此勿取，下非此勿習。其得之者，雖八星之勿知，五洲之勿識，六經未卒業，諸史未知名，而靦然自命曰：儒也，儒也。上自天子，下逮市儈，亦哀然尊之曰：儒也，儒也。又其上者，箋注蟲魚，批抹風月，旋賈、馬、許、鄭之胯下，嚼韓、蘇、李、杜之唾餘，海內號爲達人，謬種傳爲巨子。更等而上之，則束身自好，禹行舜趨，衍誠意正心之虛論，剿攘彝尊王之迂說。綴學雖多，不出三者，曆千有餘年，每個愈況，習焉不察，以爲聖人之道，如此而已。是則中國之學，其淪陷漸滅一縷絕續者，不自今日；雖無西學以乘之，而名存實亡，蓋已久矣。況于相形之下，有用無用，應時立見；孰興孰廢，不待言決。然此輩既舍此無以爲學，此道即離此無以圖存。嗚呼！豈可言哉？豈可言哉？

今夫六經之微言大義，其遠過於彼中之宗風者，事理至賾，未能具言，請言其粗淺者。生衆食寡，爲疾用舒，理財之術盡

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富國之策備矣；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農務、漁務、林木之利辟矣；行旅皆欲出於其塗，道路通矣；通功易事，羨補不足，商務興矣；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謂之士，公法之學行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學之原立矣；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不可，議院之製成矣。（以上僅證之於四書，又每事僅舉其一條，其詳具於專書。）又如《春秋》之義，議世卿以伸民權，視西人之貴爵執政，分人爲數等者何如矣？（古之埃及、希臘，近今之日本，皆有分人數等之弊，凡國有上議院者，皆未免此弊。蓋上議院率世族盤踞也。英至今未革，俄尤甚。）疾滅國，疾火攻，而無義戰，視西人之治兵修械、爭城爭地者何如矣？自餘一切要政，更仆難盡。夫以士無世官之制，萬國太平之會，西人今日所講求之而未得者，而吾聖人于數千年前發之，其博深切明，爲何如矣？然則孔教之至善，六經之致用，固非吾自袒其教之言也。不此之務，乃棄其固有之實學，而抱帖括、考據、詞章之俗陋，謂吾中國之學已盡於是，以此與彼中新學相遇，安得而不爲人弱也。

然則奈何？曰：讀經、讀子、讀史三者，相須而成，缺一不可。

吾請語學者以經學。一當知孔子之爲教主；二當知六經皆孔子所作；三當知孔子以前有舊教（如佛以前之婆羅門）；四當知六經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書；五當知七十子後學，皆以傳教爲事；六當知秦漢以後，皆行荀卿之學，爲孔教之孽派；七當知孔子口說，皆在傳記，漢儒治經，皆以經世；八當知東漢古文經，劉歆所僞造；九當知僞經多摭拾舊教遺文；

十當知僞經既出，儒者始不以教主待孔子；十一當知訓詁名物，爲二千年經學之大蠹，其源皆出於劉歆；十二當知宋學

末流，束身自好，有乖孔子兼善天下之義。

請言讀子。一當知周秦諸子有二派，曰孔教，曰非孔教；二當知非孔教之諸子，皆欲改制創教；三當知非孔教之諸子，其學派實皆本於六經；四當知老子、墨子爲兩大宗；五當知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六當知諸子弟子，各傳其教，與孔教同；七當知孔教之獨行，由於漢武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八當知漢以後無子書；九當知漢後百家雖黜，而老、楊之學，深入人心，二千年實陰受其毒；十當知墨子之學當復興。

請言史學。一當知太史公爲孔教嫡派；二當知二千年政治沿革，何者爲行孔子之制，何者爲非孔子之制；三當知歷代制度，皆爲保王者一家而設，非爲保天下而設，與孔孟之義大悖；四當知三代以後，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爲中國致弱之根原，其罪最大者，曰秦始皇，曰元太祖，曰明太祖；五當知曆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審定，不過沿前代之教，前代又沿前代之敝，而變本加厲，後代必不如前代；六當知吾本朝制度有過於前代者數事；七當知讀史以政爲重，俗次之，事爲輕；八當知後世言史裁者，最爲無理。

以上諸義，略舉大概，若其條理，當俟專述。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爲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爲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雖癢序如林，逢掖如鯽，適以蠹國，無救危亡。方今四彝交侵，中國微矣，數萬萬之種族，有爲奴之痾；三千年之宗教，有墜地之懼。存亡絕續，在此數年，學者不以此自任，則顛覆慘毒，寧有幸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是在吾黨。

倡設女學堂啓

(1897年11月15日)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勤勤於母儀；七十後學之記，眷眷於胎教。宮中宗室，古經厘其規綱；德言容工，昏義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陽秋之賢伯姬；

言告師氏，周南之歌淑女。聖人之教，男女平等，施教勸學，匪有歧矣。去聖彌遠，古義浸墜，勿道學問，惟議酒食。等此同類之體，智男而愚婦；猶是天倫之愛，戚子而膜女。悠悠千年，藝藝億室，曾不一事生人之業，一被古聖之教。寧惟不業不教而已，且又戕其支體，蔽其耳目，黜其聰慧，絕其學業，閨闈禁錮，例俗束縛，惰爲遊民，頑若土番。烏乎！

聚二萬萬之遊民土番，國幾何而不弊也。泰西女學，駢闐都鄙，業醫課蒙，專于女師。雖在絕域之俗，邈若先王之遺，女學之功，盛于時矣。彼土來遊，憫吾窳溺，倡建義學，求我童蒙，教會所至，女塾接軌。夫他人方拯我之窳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桔壓。譬猶有子弗鞠，乃仰哺於鄰室，有田弗芸，乃假手於比耦，匪惟先民之恫，抑亦中國之羞也！甲午受創，漸知興學，學校之議，騰於朝度，學堂之址，踵於都會。然中朝大議，弗及庶媛；衿纓良規，靡逮巾幗。非曰力有不逮，未遑暇此瑣屑之事邪，無亦守扶陽抑陰之舊習，昧育才善種之遠圖耶？同志之士，悼心斯弊，糾衆程課，共襄美舉，建堂海上，爲

天下倡。區區一學，萬不裨一，獨掌堙河，吾亦知其難矣。然振二千年之頹風，拯二兆人之顛命，力雖孤微，烏可以已！夫男女平權，美國斯盛；女學布濩，日本以強。興國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學之盛，甯必遜於美日哉？遺制綿綿，流風未沫，複前代之遺規，采泰西之美制，儀先聖之明訓，急保種之遠謀。海內魁傑，豈無恫遊民土番之害者歟？

 傀傀窘溺，寧忍張目坐視而不一援手歟？仁而種族，私而孫子，其亦仁人之所樂爲有事者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昌而明之，推而廣之，烏乎，是在吾黨也矣！

湖南時務學堂劄記批（節錄）

（1897年冬）

李炳寰問：（略）

教習梁批：

知古知今，是謂通才。能如是隨處留心，斯與讀死書者有異矣。凡賦稅于民者，苟爲民作事，雖多不怨，今西國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極重，未有以爲怨者也。苟不爲民作事，雖輕亦怨矣。孟子謂：“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

何以謂之貉？謂其不足以供幣帛、饗飧、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國是矣。以賦輕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惡知官俸既薄，而彼官者乃仍取之於民之身，而其禍益烈耶！此固非深探其源不可也。

張伯良問：（略）

教習梁批：

凡權利之與智慧，相依者也。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權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權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國自立，必使一國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國之事，然後可。今日之中國，其大患總在民智不開。民智不開，人材不足，則人雖假我以權利，亦不能守也。士氣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學不明，則雖有千百忠義之人，亦不能免於爲奴也。諸君既共識此意，急求學成，轉教他人，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使人鹹知有公理公法之學，

則或可以不亡也。

周宏業問：(略)

教習梁批：

有君史，有國史，有民史。西人近專重民史。中國如九通之類，可以謂之國史矣，然體裁猶未盡善也。若二十四史，則只能謂之廿四家譜耳！無數已往人與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記其雞蟲得失，而自誇曰史學史學，豈不謬哉！汝見及此，汝可以為良史矣。

唐才質問：(略)

教習梁批：

必智慧平等，然後能力可以平等；故開女智為第一義。

李澤雲問：(略)

教習梁批：

國與國相通，則文教愈盛。必破國界，而後可言大同。此理更進一層，可再思之。

成敗

(1899年9月5日)

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不先破成敗之見。然欲破此見，大非易事。必知天下之事，無所謂成，無所謂敗，參透此理而篤信之，則庶幾矣。何言乎無所謂成？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進一級更有一級，透一層更有一層，今之所謂文明大業者，自他日觀之，或笑爲野蠻，不值一錢矣。然則所謂成者果何在乎？使吾之業能成于一國，而全世界應辦之事複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使吾之業能成于一時，而將來世界應辦之事複無限，其不成者正多矣。況即以一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而人生之年命境遇、聰明才力則有窮。以有窮者入於無窮者，而欲雲有成，萬無是處。何言乎無所謂敗？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則斷不能結果，既造因則無有不結果，而其結果之遲速遠近，則因其內力與外境而生種種差別。淺見之徒，偶然未見其結果，因謂之爲敗雲爾，不知敗於此者或成於彼，敗於今者或成於後，敗於我者或成於人。盡一分之心力，必有一分之補益，故惟日孜孜，但以造因爲事，則他日結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若怵於目前，以爲敗矣敗矣，而不復辦事，則遂無成之一日而已。故辦事者，立於不敗之地者也；不辦事者，立于全敗之地者也。苟通乎此二理，知無所謂成，則無希冀心；知無所謂敗，則無恐怖心。

無希冀心，無恐怖心，然後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行吾良知所不能自己，奮其身以入於世界中，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爲成者也。若以敗爲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爲功首也。考松陰生平欲辦之事，無一成者，初欲投西艦逃海外求學而不成，既欲糾志士入京都勤王而不成，既欲遣同志阻長藩東上而不成，事事爲當道所抑壓，卒坐吏議就戮，時年不過三十，其敗也可謂至矣。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吾所謂敗於今而成於後，敗于己而成於人，正謂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爲天下耳，非爲身也，但有益於天下，成之何必自我？必求自我成之，則是爲身也，非爲天下也。

吉田松陰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爲勝乎？”又曰：“士不志道則已，苟志道矣，而畏禍懼罪，有所不盡於言，取容當世，貽誤將來，豈君子學者之所爲哉？”又曰：“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隨變喜怒于其間，何能有爲？”又曰：“當今天下之事，有眼者皆見而知之，吾黨爲任甚重，立志宜大，不可區區而自足。”

又曰：“生死離合，人事倏忽，但不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間可恃者獨是而已。死生原是開闔眼，禍福正如反覆手。嗚呼！大丈夫之所重，在彼不在此也。”又曰：“今世俗有一說曰，時尚未至，輕動取敗，何如浮沈流俗，免人怪怒，乘時一起，攫取功名耶？當今所謂有志之士，皆抱持此說。抱持此

說者，豈未思今上皇帝之宸憂乎？宸憂如彼，猶抱持此說，非士之有志者也。”以上各條，吾願以書諸紳，亦願我同志以書諸紳。

讀松陰之集，然後知日本有今日之維新者，蓋非偶然矣。

老子曰：“不為天下先。”蓋為天下先者，未有不敗者也。然天下人人皆畏敗而憚先，天下遂以腐壞不可收拾。吉田松陰之流，先天下以自取敗者也。天下之事，往往有數百年夢想不及者，忽焉一人倡之，數人和之，不數年而遍於天下焉。苟無此倡之之一人，則或沈埋隱伏，更歷數十年、數百年而不出現，石沈大海，雲散太虛而已。然後歎老氏之學之毒天下，未有艾也。

英雄與時勢

(1899年9月15日)

或雲英雄造時勢，或雲時勢造英雄，此二語皆名言也。爲前之說者曰：“英雄者，人間世之造物主也。人間世之大事業，皆英雄心中所蘊蓄而發現者，雖謂世界之歷史，即英雄之傳記，殆無不可也。故有路得，然後有新教；有哥倫布，然後有新洲；有華盛頓，然後有美國獨立；有俾士麥，然後有德國聯邦。爲後之說者曰：英雄者，乘時者也，非能造時者也。

人群之所漸漬、積累、旁薄、蘊蓄，既已持滿而將發，於斯時也，自能孕育英雄，以承其乏。故英雄雖有利益及于人群，要不過以其所受于人群之利益而還付之耳。故使路得非生於十六世紀（西人以耶穌紀年一百年爲一世紀），而生於第十世紀，或不能成改革宗教之功；使十六世紀即無路得，亦必有他人起而改革之者。其他之實例亦然，雖無歌白尼，地動之說終必行於世；雖無哥倫布，美洲新世界終必出現。

餘謂兩說皆是也。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嗚呼，今日禹域之厄運，亦已極矣！地球之殺氣，亦已深矣！孟子不雲乎：“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斯乃舉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焉望英雄之時也。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我同志，我少年，其可自菲薄乎？

義大利當羅馬久亡，教皇猖披，奧國干涉，岌岌不可終日之時，而始有嘉富爾；普魯士當日爾曼列國散漫積弱，見制法人，國體全失之時，而始有俾士麥；美利堅當受英壓制，民不聊生之時，而始有華盛頓。然則，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為英雄，則時勢之艱難危險何有焉？暴雷烈風，群鳥戢翼恐懼，而蛟龍乘之飛行絕迹焉；驚濤駭浪，鯨魚失所錯愕，而鯨鯤禦之一徙千里焉。故英雄之能事，以用時勢為起點，以造時勢為究竟。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文野三界之別

(1899年9月15日)

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爲三級：一曰蠻野之人，二曰半開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義，則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其軌度與事實，有確然不可假借者，今略臚列之如下：

第一，居無常處，食無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盡則輒散去；雖能佃漁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雖有文字，而不知學問；常畏天災，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禍福；仰仗人爲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權於己身。如是者，謂之蠻野之人。

第二，農業大開，衣食頗具；建邦設都，自外形觀之，雖已成爲一國，然觀其內，實則不完備者甚多；文學雖盛，而務實學者少；其於交際也，猜疑之心雖甚深，及談事物之理，則不能發疑以求真是；摸擬之細工雖巧，而創造之能力甚乏，知修舊而不知改舊；交際雖有規則，而其所謂規則者，皆由習慣而成。如是者，謂之半開之人。

第三，範圍天地間種種事物於規則之內，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鑄之；其風氣隨時變易，而不惑溺於舊俗所習慣；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辟智慧，而不以古爲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而常謀未來之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學問之道，不尚虛談，而以創辟新法爲尚；

工商之業，日求之擴充，使一切人皆進幸福。如是者，謂之文明之人。

論世界文野階級之分，大略可以此為定點。我國民試一反觀，吾中國於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可以瞿然而興矣！

國之治亂，常與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國中全部之人為定斷，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強奪而假借也。故西儒雲：國家之政事，譬之則寒暑表也；民間之風氣，譬之則猶空氣也。空氣之燥濕冷熱，而表之升降隨之，絲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進者，雖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時之善政，移時而掃地以盡矣。如以沸水浸表，雖或驟升，及水冷而表內之度仍降至與空氣之度相等。此至淺之理，而一定之例也。故善治國者，必先進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鳩（法國人，著《萬法精理》一書，言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政體之得失）、盧梭（法國人，著《民約論》，言國家乃由民間契約而成者），則法國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亞丹·斯密之徒（英國人，為資生學之鼻祖），則英國不能行平稅之政，故曰：英雄之能事在造時勢而已。

養心語錄

(1899年9月15日)

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苟不爾，則從古聖哲，可以不出世矣。種種煩腦[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膽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正患無就學之地，而時時有此天造地設之學堂以餉之，不亦幸乎！我輩遇煩惱遇危險時，作如是觀，未有不灑然自得者。

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阻力者乃由天然，非由人事也。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爲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爲開，何阻力之有焉！苟畏而避這，則終無一事可辦而已。何也？天下固無無阻力之事也。

國權與民權

(1899年10月15日)

今天下第一等議論，豈不曰國民乎哉？言民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發曰：彼歷代之民賊，束縛馳驟，磨牙吮血，以侵我民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言國事者，莫不瞋目切齒怒發曰：彼歐美之虎狼國，眈眈逐逐，鯨吞蠶食，以侵我國自由之權，是可忍孰不可忍！飲冰子曰：其無爾，苟我民不放棄其自由權，民賊孰得而侵之？苟我國不放棄其自由權，則虎狼國孰得而侵之？以人之能侵我，而知我國民自放自棄之罪不可逭矣，曾不自罪而猶罪人耶？昔法蘭西之民，自放棄其自由，於是國王侵之，貴族侵之，教徒侵之，當十八世紀之末，黯慘不復睹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

昔日本之國，自放棄其自由權，於是白種人於交涉侵之，于利權侵之，於聲音笑貌一一侵之，當慶應、明治之間，局天踏地於世界中。日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維新革命起，而日本國之自由權完全無缺以至今日，誰復能侵之者？然則民之無權，國之無權，其罪皆在國民之放棄耳，于民賊乎何尤？于虎狼乎何尤？今之怨民賊而怒虎狼者，盍亦一旦自悟自悔而自擴張其固有之權，不授人以可侵之隙乎？不然，日日瞋目切齒怒發胡爲者？

破壞主義

(1899年10月15日)

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糅。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當時諸人皆居於東京之築地，一時目築地爲梁山泊雲。飲冰子曰：甚矣破壞主義之不可以已也！譬之築室於瓦礫之地，將欲命匠，必先荷鍤；譬之進藥於痞疔之夫，將欲施補，必先重瀉。非經大刀闊斧，則輪倕無所效其能；非經大黃芒硝，則參苓適足速其死。曆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

破壞主義何以可貴！曰：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闕進步之一大根原也。當進步之動力既發動之時，則此性質不能遏之，雖稍參用，足以調和而不致暴亂，蓋亦未嘗無小補焉。至其未發動之時，則此性質者，可以堵其原，闔其機，而使之經數十年、數百年不能進一步，蓋其可畏可恨至於如此也。快刀斷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喪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

歐洲近世醫國之國手，不下數十家。吾視其方最適於今日之中國者，其惟盧梭先生之《民約論》乎！是方也，當前世紀及今世紀之上半，施之于歐洲全洲而效；當明治六、七年至十

五、六年之間，施之於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歐洲與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靈未沫，吾道其東，大旗觶觶，大鼓冬冬，大潮洶洶，大風蓬蓬，卷土挾浪，飛沙走石，雜以閃電，趨以萬馬，尚其來東。嗚呼！《民約論》，尚其來東。東方大陸，文明之母，神靈之宮。惟今世紀，地球萬國，國國自主，人人獨立，尚餘此一土以殿諸邦。此土一通，時乃大同。嗚呼，《民約論》兮，尚其來東！大同大同兮，時汝之功！

善變之豪傑

(1899年10月15日)

吉田松蔭，初時主公武合體之論（公者王室也，武者武門也，即指大將軍也，當時日本通行語），其後乃專主尊王討幕（幕府者大將軍也），非首鼠兩端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苟無傷于平和，而可以保獨立，則無寧勿傷也。既而深察其腐敗之已極，雖欲已而無可已，乃決然衝破其羅網，摧壞其基礎，以更造之。

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加布兒（義大利之偉人，近人所譯《泰西新史攬要》稱爲嘉富洱者），初時入秘密黨，倡革命下獄，其後佐撒的尼亞王爲大宰相，卒成大功，統一意國，非反復變節也。其心爲一國之獨立起見，既主權者無可與語，不得不投身激湍以圖之；既而見撒王之可以爲善，而乘時借勢，可以行其所志，爲同胞造無量之福，故不惜改弦以應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語》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後已焉。若夫其方法，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百變不離其宗，但有所宗，斯變而非變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豪傑之公腦

(1899年12月13日)

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舍豪傑則無有世界。一國雖大，其同時並生之豪傑，不過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止矣，其餘四萬萬人，皆隨此數十人若數百人之風潮而轉移奔走趨附者也。此數十人若數百人，能合為一點，則其力非常之大，莫之與敵也；若分為數點，則因其各點所占數之多寡以為成敗比例差。

兩虎相鬥，必有一斃。夫一斃何足惜？而此並時而生者，只有此數十、數百人，而斃其半焉，或斃其三之一焉，則此世界之元氣既已斫喪不知幾許，而世界之幸福所滅既已多矣。然則求免其鬥可乎？曰：是必不能。蓋生存競爭，天下萬物之公理也；既競爭則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此又有生以來不可避之公例也。夫既曰豪傑矣，則必各有其特質，各有其專長，各有其獨立自由、不肯依傍門戶之氣概，夫孰肯舍己以從人者？若是夫此數十、數百之豪傑，其終無合一之時乎？其終始相鬥以共斃矣乎？信如是也，此世界之孽罪未盡劫，而黑暗之運未知所終極也。吾每一念及此，未嘗不嘔血拊心而長歎也。

合豪傑終有道乎？曰有。豪傑者，服公理者也，達時勢者也。苟不服公理，不達時勢，則必不能廁身於此數十人、數百人之列，有之不足多，無之不為少也。既服公理矣，達時勢矣，則公理與時勢即為聯合諸群之媒，雖有萬馬背馳之力，可以鐵

鎖鏈之，使結不解也。是故善謀國者，必求得一目的，適合於公理與其時勢，沁之于豪傑人人之腦膜中，而綿有養養然不能自己者存，夫然後全國之豪傑可以歸於一點，而事乃有成。法國人之言自由平等也，義大利人之言統一獨立也，日本人之言尊王攘夷也，一國之豪傑，其流品不一，其性情不一，其遭際不一，然皆風起水湧，雲合霧集，不謀而自同，不招而自來，以立于成此一目的之旗下，若是者，謂之豪傑之公腦。豪傑有公腦，則數十、數百人如一人。且豪傑之公腦，即國民之公腦也。國民有公腦，則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千百億萬人如一人，天下事未有不濟者也。

答客難

(1899年12月23日)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者乎？
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故坐吾前此以清談誤國之罪，所不敢辭也；謂吾今日思想退步，亦不敢辭也。謹謝客。

抑吾中國人之國家主義，則雖謂之世界主義可也。何也？

今日世界之事，無有大於中國之強弱興亡者，天下萬國大政治家所來往于胸中之第一大問題，即支那問題是也。故支那問題，即不啻世界問題；支那人言國家主義，即不啻言世界主義。然則吾今日之思想決非退步也。謹謝客。

不寧惟是，吾之所言兵，與榮祿、張之洞所言兵，有大異之點。彼所言者，民賊之兵法；吾所言者，國民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國民之兵足以興國。吾特謂興國之兵之不可以已雲爾，若夫亡國之兵，則吾之惡之如故也，與吾前數年所論實無矛盾。謹謝客。

憂國與愛國

(1899年12月23日)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歟踴者？吾歌矣，誰歟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任公者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蠍，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任公曰：視歐人如蛇蠍者，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

昔惟人人以爲蛇蠍，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蠍，亦神明、亦蛇蠍，即神明、即蛇蠍。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

何？蛇蠍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蠍又將奈何？

傀儡說

(1899年3月22日)

優孟之場，有所謂傀儡者焉。其奏伎也，設帷以蔽場，帷之上有似人形者，官體畢肖，衣服畢備。有人居帷下，傴僂焉持而舞之，啁哳焉爲之歌，此劇場中最劣下而最曖昧者也。

人而傀儡，時曰不人；國而傀儡，時曰不國。哀時客曰：嗚呼，夫何使我國至於此極也！八月六日以後，聖主幽廢，國既無君，然錄京鈔則仍曰恭奉上諭，上奏摺則仍曰皇上聖鑒。

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見召見，朝儀依然，如絲如綸，王言仍舊，是西後以皇上爲傀儡也。西後不過一婦人，所耽者娛樂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後快於心也。榮祿蓄異志，覬非常，憚於動天下之兵，乃借後勢以箝人口。其實所頒偽詔，未必皆西後之言，所行暴政，未必盡西後之意，榮祿自積操、莽之威，而西後代任牛馬之勞，是榮祿以西後爲傀儡也。俄人以甘言噢咻舊黨，嗾之使糜爛其民，助之使斫喪其國。彼等有恃無恐，頑固之氣益壯，革新之機益絕，迨於魚爛已極，而俄人坐收漁人之利。

自尋斧柯，爲人驅除，是俄人以中國政府爲傀儡也。

嗚呼，國之不振，誰不得而侮之！今之以我爲傀儡者，豈獨一國而已？全國關稅，握于人手，關道關督，一傀儡也；全國鐵路，握於人手，鐵路大臣、鐵路公司，一傀儡也；全國礦務，握於人手，礦務大臣，一傀儡也；沿江厘金，握於人手，

委員一傀儡也；洋操訓練，握於人手，將弁一傀儡也；無端而膠州割，無端而旅大割，無端而威海、廣灣割，無端而海門灣又將割，土地之權，一傀儡也；一言而劉秉璋免，一言而李秉衡黜，一言而董福祥退，用人之權，一傀儡也。嗟夫！今之滅國者與古異。古者滅人國，則瀦其宮，虜其君。今也不然，傀儡其君，傀儡其吏，傀儡其民，傀儡其國。英人之滅印度，土酋世其職者尚百數十年，傀儡其土酋也；六國之脅突厥，突厥之政府不廢，傀儡其政府也。埃及傀儡于英，越南傀儡於法，高麗傀儡於俄。中國者，傀儡之頑而碩者也，一人之力不足以舉之，則相率而共傀儡之。此蚩蚩者猶曰，我國尚存，我國尚存。而豈知彼眈眈者，已落其實而取其材，吸其精而闖其腦，官體雖具，衣冠雖備，豈得目之曰人也哉？

嗟呼！必自傀儡，然後人傀儡之。中國之傀儡固已久矣，及今不思自救，猶復傀儡其君，傀儡其民，竭忠盡謀，為他人效死力，於是我二萬方裏之地，竟將為一大傀儡場矣。夫目人以傀儡，未有不色然怒者；今坐視君父之傀儡于奸賊，國土之傀儡于強鄰，還顧我躬，亦已成一似人形而傴僂於帷間者。此之不羞，此之不憤，尚得為有人心哉？尚得為有人心哉？

惟心

(1900年3月1日)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為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繡簾半開，素手相攜，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餘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同一黃昏也，而一為歡愜，一為愁慘，其境絕異。“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為清淨，一為愛戀，其境絕異。“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與“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為雄壯，一為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連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即綠、即黃、即苦、即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

有二僧因風颺刹幡，相與對論。一僧曰：“風動”，一僧

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

天地間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爲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即吾所受之境之真實相也。故曰：惟心所造之境爲真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視之何有焉？乞兒獲百金于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百戰老將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窗而競鑽，如貓捕樹影而跳擲，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喜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

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

豪傑。

慧觀

(1900年3月1日)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即人群），商賈家人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謔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謂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昔有白晝攫金于齊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

“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蠢仆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仆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互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仆曰：

“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睹者，而蠢仆不知之，此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蠢仆，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而衣袂襖、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摩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騶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為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仆，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萍〔蘋〕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蹈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僵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煙土披裏純 (INSPIRATION)

(1901年12月1日)

人常欲語其胸中之秘密，或有欲語而語之者，或有欲勿語而語之者。雖有有心無心之差別，而要之，胸中之秘密，決不長隱伏於胸中，不顯於口，則顯於舉動；不顯於舉動，則顯於容貌。《記》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乎。”籲，可畏哉！蓋人有四肢五官，皆所以顯人心中之秘密，即肢官者，人心之間諜也，告白也，招牌也。其額蹙蹙，其容悴悴者，雖強為歡笑，吾知其有憂；其笑在渦，其軒在眉者，雖口說無聊，吾知其有樂。蓋其胸中之秘密，有欲自抑而不能抑，直透出此等之機關以表白於大庭廣眾者。述懷何必三寸之舌，寫情何必七寸之管，乃至眼之一閃，顏之一動，手之一觸，體之一運，無一而非導隱念、述幽懷之絕大文章也。

西儒哈彌兒頓曰：“世界莫大於人，人莫大於心。”諒哉言乎！而此心又有突如其來，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若是者，我自忘其為我，無以名之，名之曰“煙土披裏純”(INSPIRATION)。“煙土披裏純”者，發於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剎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為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於此一剎那頃，為此“煙土披裏純”之所鼓動。故此一剎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於數十年矜心作意以為之者。嘗讀《史記·李廣列傳》雲：“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

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複入石矣。”由此觀之，射石沒羽，非李將軍平生之慣技，不過此一剎那間，如電如火，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曰惟“煙土披裏純”之故。馬丁·路得雲：“我于怒時，最善祈禱，最善演說。”至如玄奘法師之一鉢一錫，越蔥嶺，犯毒瘴，以達印度；哥倫布之一帆一楫，凌洪濤，賭生命，以尋美洲；俄兒士蔑之唱俚謠，彈琵琶，以乞食於南歐；摩西之鬥蠻族，逐水草，以徘徊於沙漠；雖所求不同，所成不同，而要之皆一旦爲“煙土披裏純”所感動所驅使，而求達其目的而已。盧騷嘗自書其《懺悔記》後，曰：“余當孤筇單步旅行于世界之時，未嘗知我之爲我。凡旅行中所遇百事百物，皆一一鼓舞發揮我之思想。餘體動，餘心亦因之而動，餘惟饑而食，飽而行，當時所有于餘之心目中者，惟始終有一新天國，餘日日思之，日日求之而已。而余一生之得力，實在於此。”云云。

嗚呼，以盧騷心力之大，所謂放火于歐洲億萬人心之火種，而其所成就，乃自行腳中之“煙土披裏純”得來。“煙土披裏純”之動力，誠不可思議哉！

世之歷史家、議論家往往曰：英雄籠絡人。而其所謂籠絡者，用若何之手段，若何之言論，若何之顏色，一若有一定之格式，可以器械造而印板行者。果爾，則其術既有定，所以傳習其術者亦必有定，如就冶師而學鍛冶，就土工而學搏埴；果爾，則習其術以學爲英雄，固自易易；果爾，則英雄當車載鬥量，充塞天壤。而彼刻畫英雄之形狀，傳述英雄之伎倆者，何以自身不能爲英雄？噫嘻，英雄之果爲籠絡人與否，吾不能知之。借曰籠絡，而其所謂籠絡者，決非假權術，非如器械造而印板行，蓋必有所謂“煙土披裏純”者，其接於人也，如電氣之觸物，如磁石之引鐵，有欲離而不能離者焉。趙甌北《二十

二史劄記》論劉備曰：“觀其三顧諸葛，咨以大計，獨有傅岩愛立之風。關、張、趙雲，自少結契，終身奉以周旋，即羈旅奔逃，寄人籬下，無寸土可以立業，而數人者患難相隨，別夫貳志，此固數人者之忠義，而備亦必有深結其隱微而不可解者矣。”豈惟劉備，雖曹操，雖孫權，雖華盛頓，雖拿破侖，雖哥郎威兒，雖格蘭斯頓，莫不皆然。

彼尋常人刻畫英雄之行狀，下種種呆板之評論者，恰如冬烘學究之批評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準繩。一若韓、柳諸大家作文，皆有定規，若者為雙關法，若者為單提法，若者為抑揚頓挫法，若者為波瀾擒縱法，自識者視之，安有不噴飯者耶！彼古人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曰惟“煙土披裏純”之故。

然則養此“煙土披裏純”亦有道乎？曰：“煙土披裏純”之來也如風，人不能捕之；其生也如雲，人不能攬之。雖然，有可以得之之道一焉：曰至誠而已矣。更詳言之，則捐棄百事，而專注於一目的，忠純專一，終身以事之也。《記》曰：

“至誠所感，金石為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WOMAN IS WEAK, BUT MOTHER IS STRONG.）夫弱婦何以能為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于千山萬壑之中，虎狼吼咻，魑魍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蓋至誠者，人之真面目而通於神明者也。當生死呼吸之頃，弱者忽強，愚者忽智，無用者忽而有用；失火之家，其主婦運千鈞之筈，若拾芥然；法國奇女若安，以眇眇一田舍青春之弱質，而能退英國十萬之大軍；曰惟：“煙土披裏純”之故。

使人之處世也，常如在火宅，如在敵圍，則“煙士披裏純
“日與相隨，雖百千阻力，何所可畏？雖擎天事業，何所不成？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書此銘諸終身，以自警戒，自鞭策，且以告天下之同志者。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

(1902年2月8日)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

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

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

約翰·摩禮（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

格公者，非輿論之仆，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即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仆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愛存也。母之真愛其子也，恒願以身爲子之仆。惟其盡爲仆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利權。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

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為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為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迹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為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為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為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為輿論之仆。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

仆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為敵，非大智不能為母，非大仁不能為仆，具此三德，斯為完人。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1902年2月8日)

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曆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毋乃二十世紀之文明，將隨十世紀之英雄以墜于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乎？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秘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峨查伋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埃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睹，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結，財政愈充溢，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

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群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迹于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于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關羽、嶽飛之類皆是。）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即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熄。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爲世界珍。夫

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僥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于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沈埋於蚩蚩蠕蠕、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

二十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雲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曠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為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為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複見。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征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謂佛；一切常人皆為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迴圈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借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雖然，此在歐美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闊斧，以辟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干涉與放任

(1902年10月2日)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個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疊為勝負而已，于政治界有然，于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為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為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為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為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

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後霍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掊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近儒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為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疇昔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為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寧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為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

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仿效之，此為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取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為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併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為優，反是則為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中國之社會主義

(1904年2月14日)

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櫛括其最要之義，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原泉。麥喀士曰：“現今之經濟社會，實少數人掠奪多數人之土地而組成之者也。”拉士梭爾曰：“凡田主與資本家皆竊也盜也。”此等言論，頗聳聽聞。雖然，吾中國固夙有之。王莽始建國元年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所謂分田劫假者，注雲：“分田，謂貧者無田，取富人之田耕種，共分其所收；假者，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欺凌之也。”此即以田主、資本家為劫盜之義也。又宋蘇洵曰：“自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耨秋獲，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

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此等言論，與千百六十六年萬國勞力黨同盟之宣言書，何其口吻之逼肖耶？

中國古代井田制度，正與近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近

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縷縷。

三十自述

(1902年12月)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此餘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擘一既結集其文，複欲爲作小傳。余謝之曰：“若某之行誼經歷，曾何足有記載之一值。

若必不獲已者，則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譚瀏陽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寧效顰焉。”作《三十自述》。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群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于曆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崖山，留悲憤之記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餘之故鄉也。鄉名熊[熊]子，距崖山七裏強，當西江入南海交彙之冲，其江口列島七，而熊[熊]子宅其中央，余實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焉，數百年棲於山谷。

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顧聞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於陰德，力耕所獲，一粟一帛，輒以分惠諸族黨之無告者。王父諱維清，字鏡泉，爲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寶瑛，字蓮澗。夙教授于鄉裏。母氏趙。

餘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于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義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三歲仲弟啓勳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

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祐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母趙恭人見背，以四弟之產難也，余方遊學省會，而時無輪舶，奔喪歸鄉，已不獲親含殮，終天之恨，莫此爲甚。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人者也。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己醜年十七，舉于鄉，主考爲李尚書端棻，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稚也，擊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

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爲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師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辛卯餘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于廣東省城長興裏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餘之請也。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爲語佛學之精粵博大，餘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辨析入微，餘輒侍末席，有聽受，無問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僞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從事分纂。

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于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惋憤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餘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強學

會開，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贊之者爲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譚復生、楊叔嶠、吳季清鐵樵，子發父子。

京師之開強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複奏派爲參贊，力辭之。

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既而終辭，專任報事。丁酉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懷，連銜奏保，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劄來，粘奏摺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復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時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復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志稱極盛。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餘頗有所贊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裴邨、林暉谷、唐紱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餘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

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暎谷、叔嶠、裴邨，以京卿參預新政，余亦從諸君子之後，黽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爲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餘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之一變。

己亥七月，複與濱人共設高等大同學校于東京，以爲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即今之清華學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遊，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繫留，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效，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既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遊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曆一周而還。辛醜四月，複至日本。

爾來蟄居東國，忽又歲餘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爲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于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一年以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荏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爲《新民叢報》，冬間複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于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爲中國國民適鐸

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廣詩雲：“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

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雜答某報（節錄）

（1906年9月3日）

此問題含義甚複雜，非短篇單詞所能盡也，此略述其所懷，若其詳則異日商榷之。

中國今日若從事于立法事業，其應參用今世學者所倡社會主義之精神與否，別為一問題；中國今日之社會經濟的組織，應為根本的革命與否，又別為一問題，此不可混也。今先解決第一問題，次乃附論第一問題。

吾以為中國今日有不必要行社會革命之理由，有不可行社會革命之理由，有不能行社會革命之理由。

於本論之前，不可不先示革命之概念。凡事物之變遷有二種，一緩一急。其變化之程度緩慢，緣周遭之情狀，而生活方向，漸趨於一新生面，其變遷時代，無太甚之損害及苦痛，如植物然，觀乎其外，始終若一，而內部即時時變化，若此者謂之發達，亦謂之進化（Development of Evolution）。反之，其變化性極急劇，不與周遭之情狀相應，舊制度秩序，忽被破壞，社會之混亂苦痛緣之，若此者謂之革命（Revolution）。吾以為歐美今日之經濟社會，殆陷於不能不革命之窮境；而中國之經濟社會，則惟當稍加補苴之力，使循軌道以發達進化，而危險之革命手段，非所適用也。請言其理。

所謂中國不必行社會革命者何也？彼歐人之經濟社會，所以積成今日之狀態者，全由革命來也。而今之社會革命論，則

前度革命之反動也。中國可以避前度之革命，是故不必為再度之革命。夫謂歐人今日經濟社會之狀態全由革命來者何也？

歐洲當十七八世紀之交，其各國人之有土地所有權者，於法不過四萬人，于英萬九千人，于奧二萬六千人，合今日爾曼諸邦，不過二萬人，他國略稱是。而當時全歐總民數，既在一萬六千萬人以上，于一萬六千萬人中，而為地主者不及二十萬人。蓋歐洲前此之農民，大半在隸農之地位，是其貧富之階級，早隨貴賤之階級而同時懸絕矣。幸而彼之個人土地私有權，發達甚遲緩，未全脫前此部落土地所有權之時代，（英國自一七六一年至一八三三年凡七十餘年間，有所謂“共有地”者漸次改為私有地，其地凡七百萬英畝。一英畝約當我四畝六分餘也。）故貧民稍得以此為養。農業以外，則手工業亦頗發達。其習慣有所謂工業組合者，約如我國各工業之有聯行。政府之對於農業、工業，皆制為種種法律以保護干涉之，故雖不能有突飛之進步，然亦相安而致有秩序，此歐洲舊社會組織之大略也。及斯密亞丹興，大攻擊政府干涉主義，而以自由競爭為楛隳，謂社會如水然，任其自競，則供求相劑，而自底于平。此論既出，披靡一世。各國政府，亦漸為所動，前此為過度之干涉者，一反而為過度之放任。其驟變之影響，既已劇矣。同時而占士·瓦特發明蒸汽（一七六九年），未幾李察又緣之以發明紡績器，於是斯密與瓦特之二傑，相提攜以蹴踏舊社會，如雙龍攪海，而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之時代以屆。前此人類注其筋力之全部以從事製作，雖或間附以牛馬力等，然利用自然力之器械，殆可謂絕無。及汽機發明，其普通者視人力加十二倍，或乃加數百倍至千倍，則試諱其影響於社會之組織者何如，生產之方法，劃然為一新紀元。以一人而能產前此十二人乃至數百千人之所產，則其所產者之價值必驟

廉，前此業手工者，勢不能與之競，而必至於歇業。前此執一藝者，所得之利益，自全歸於其手，偶值其物價騰，則所得隨而益豐，但恃十指之勞，苟勤儉以將之，雖囊人可以致中產，故於工業界絕無所謂階級者存。及機器既興，無數技能之民，驟失其業，不得不自投於有機器之公司以求糊口。而機器所用之勞力，與舊社會所用之勞力又絕異。前此十年學一技者，至是而悉不爲用，而婦女及未成年者，其輕便適用，或反過於壯夫，而壯夫愈以失業。前此工人自製一物，售之而自得其值，今則分業之度益進。與其謂之分業，毋寧謂之合力。每一物之成，必經若干人之手，欲指某物爲某人所制，渺不可得。而工人之外，複有供給其資本與器具者，又須得若干之報酬。故欲求公平之分配，終不可期，不得已而采最簡單之方法，行賃銀制度。即出資本者，雇用若干之職工，每人每日，給以庸錢若干，而製成一器，所得之贏，悉歸雇主。

而雇者與被雇者之間，即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劃然成兩階級而不可逾越，此實舊社會之人所未夢見也。夫物質界之新現象既已若是矣，使思想界而非有新學說以爲之援，則其激變尚不至如是其甚。前此在工業組合制度之下，其物價或以習慣或以法律羈束之，若有一人忽貶價以圖壟斷，則立將見擯於同行而不能自存，於其物之品質亦然，大率一律，而競爭之餘地甚狹。及機器一興，生產額忽過前此數倍，非低廉其價值，改良其品質，則將無銷售之途。適有自由競爭之學說出而爲援，前此之習慣法律，一切摧棄，無所複用。製造家惟日孜孜，重機器以機器，加改良以改良，其勢滔滔，繼續無限，以迄今日；一般公衆，緣此而得價廉質良之物；而社會富量，亦日以增殖，其功德固不在禹下。然欲制價廉質良之物以投社會之好，彼無資本者與有資者競，則無資本者必敗；小資本者與大資本者競，

則小資本者必敗；次大資本者與更大資本者競，則次大資本者必敗。展轉相競，如鬥鶉然，群鶉皆斃，一鶉獨存。當其斃也，則感莫大之苦痛，犧牲無量數之資本，犧牲無量數人之勞力，然後乃造成今日所謂富者之一階級。（大資本與小資本競，而小資本全致虧耗，故曰犧牲無量數之資本。無資本者雖有技能不能自存，此犧牲勞力者一；當小資本與大資本競時，各雇用勞力者，及小資本失敗，而所雇用之勞力者，隨而失業，此犧牲勞力者二。故曰犧牲無量數人之勞力。）嗚呼！一將功成萬骨枯，今日歐洲之經濟社會當之矣。然軍事上一將功成以後，處乎其下者猶得有休養生息之時；經濟上一將功成以後，處乎其下者乃永沈九淵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專制之禍，所以烈於洪水猛獸，而社會革命論所以不能不昌也。而推其根原，則實由前此工業組織之變遷，不以進化的而以革命的，如暴風疾雨之驟至，應之者手忙腳亂，不知所措，任其自然，遂至偏毗於一方而不可收拾。而所謂應之失措者，其一在政府方面，其一在人民方面。其一在政府方面者，則放任太過，雖有應干涉之點而不干涉也；其在人民方面者，多數人民，不能察風潮之趨向而別循新方面以求生活也。美國經濟學大家伊裏（R. T. Eey）曰：“使當工業革命將至之前，工人有識見高邁者，能合多數工人為一團，置機器，應時勢而一新其製造法，是即地方之組合也，即一種之協立製造會社（Coperative Factory）也。果爾，則工業組織之過渡可以圓滑而推移，而後此之騷擾革命可以免。惜乎見不及此，墨守其故，終至此等利器，僅為少數野心家所利用，馴至今日積重難返之勢，可歎也。”

其意蓋謂使今日勞動者階級，當時能知此義，則可以自躋于資本家之列，而奇贏所獲，不至壟斷於少數也。此誠一種之探源論也。雖然，吾以為當時歐洲之多數人民，即見果及此，

而於貧富懸隔之潮流，所能挽救者終無幾也。何也？彼貧富懸隔之現象，自工業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業革命以後，則其基益鞏固，而其程度益顯著雲耳。蓋當瓦特與斯密之未出世，而全歐之土地，本已在少數人之手，全歐之資本，自然亦在少數人之手。其餘大多數人，業農者大率帶隸農之性質，所獲差足以自贍耳。其業工商者，賴其技能，以糊其口，雖能獨立，而富量終微。逮夫機器興，競爭盛，欲結合資本以從事，則其所結合資本中之多量，必為舊有資本者所占；其餘多數中產以下者，雖悉數結合，而猶不足以敵彼什之一。故彼工業革命之結果，非自革命後而富者始富貧者始貧，實則革命前之富者愈以富，革命前之貧者終以貧也。我國現時之經濟社會組織，與歐洲工業革命前之組織則既有異，中產之家多，而特別豪富之家少。其所以能致此良現象者，原因蓋有數端。一曰無貴族制度。歐洲各國，皆有貴族，其貴族大率有封地。少數之貴族，即地主也，而多數之齊民，率皆無立錐焉。生產之三要素，其一已歸少數人之獨佔矣。（經濟學者言生產三要素，一曰土地，二曰資本，三曰勞力。）故貴族即兼為富族，勢則然也。中國則自秦以來，貴族即已消滅，此後雖死灰偶燼，而終不能長存。及至本朝，根株愈益淨盡，雖以親王之貴，亦有歲俸而無食邑。白屋公卿，習以為常，蓬蓽寒酸，轉瞬可登八座，堂皇閣老，歸田即伍齊民。坐此之故，舉國無階級之可言。而富力之兼併亦因以不劇也。二曰行平均相續法。歐洲各國舊俗，大率行長子相續。自法蘭西大革命後，雖力矯此弊，而至今迄未盡除。夫長子相續，則其財產永聚而不分，母財厚而所孳生之贏愈巨，其于一國總殖之增加，固甚有效，然偏枯太甚，不免有兄為天子、弟為匹夫之患，一國富力永聚於少數人之手，此其敝也。我國自漢以來，已行平均相續法（此事餘別有考據），祖父所

有財產，子孫得而均沾之。其敝也，母財碎散，不以供生產，而徒以供消費，諺所謂“人無三代富”。職此之由，蓋擁萬金之資者，有子五人，人得二千，其子複有子五人，苟無所增殖而複均之其子，則人餘四百矣，非長袖則不足以善舞。我國富民之難世其家者，非徒膏粱袴袴之不善保泰，抑亦制度使然矣。雖然，緣此之故，生產方面，雖日蹙促，而分配方面，則甚均勻，而極貧極富之階級，無自而生，此又利害之相倚者也。三曰賦稅極輕。歐洲諸國，前此受貴族教會重重壓制，供億煩苛，朘削無藝，侯伯、僧侶不負納稅之義務，而一切負擔，全委諸齊氓。及屢經宗教革命、政治革命，積弊方除，而產業革命已同時並起，無複貧民蘇生之餘地矣。中國則既無貴族教會梗于其間，取於民者惟一國家。而古昔聖哲，夙以薄賦爲教；歷代帝王，稍自愛者，咸凜然于古訓而莫敢犯，蠲租減稅，代有所聞；逮本朝行一條鞭制，而所取益薄。當厘金未興以前，民之無田者，終身可不賦一銖於政府，勞力所入，自享有其全部。夫富量由貯蓄而生，此經濟學之通義也；而所貯蓄者又必爲所消費之餘額，又經濟家之通義也。然則必所入能有餘於所出，而後治產之事乃有可言。歐洲十八世紀以前之社會，齊氓一歲所入，而政府、貴族、教會，朘其泰半，所餘者僅贍事畜，蓋雲幸矣。中國則勤動所獲，能自有之，以儉輔勤，積數年便可致中產。故貯蓄之美風，在泰西則學者廣爲論著以發明，政府多設機關以勸厲，而其效卒不大；觀中國人人能之，若天性然，亦其制度有以致之也。勤儉貯蓄之人愈多，則中產之家亦愈多，此又因果所必至也。凡此皆所以說明我國現在經濟社會之組織，與歐洲工業革命前之經濟社會組織，有絕異之點。而我本來無極貧極富之兩階級存，其理由皆坐是也。雖然，我國今後不能不採用機器以從事生產，勢使然也。既採用機器以從事生

產，則必須結合大資本，而小資本必被侵蝕，而經濟社會組織不得不緣此而一變，又勢使然也。然則歐人工業革命所生之惡結果（即釀出今日社會革命之惡因），我其可以免乎？曰：雖不能盡免，而決不至如彼其甚也。蓋歐人今日之社會革命論，全由現今經濟社會組織不完善而來，而歐人現今經濟社會組織之不完善，又由工業革命前之經濟社會組織不完善而來。我國現今經濟社會之組織，雖未可雲完善，然以比諸工業革命前之歐洲，則固優於彼。故今後生產問題，雖有進化，而分配問題，乃可循此進化之軌以行，而兩度之革命，殆皆可以不起也。（歐人前此之工業革命，可謂之生產的革命；今後之社會革命，可謂之分配的革命。）請言其理：夫生產之方法變，非大資本則不能博贏，而大資本必非獨力所能任也，於是乎股份公司（株式會社）起。此歐人經過之陳迹，而我國將來亦不能不敦之者也。然歐人之招股而創此等公司也，其應募而為股東者，則舊日少數之豪族也；中國今日招股而創此等公司也，其應募而為股東者，則現在多數之中產家也。此其發腳點之差異，而將來分配之均不均，其幾即兆於是也。夫歐人豈必其樂以股東之權利盡讓諸豪族，使如伊裏所言，合工人以組織一協立製造會社者，豈其無一人能見及此，而無如其前此社會之組織，本已分貧富二途，貧者雖相結合，然猶以千百之僬僥國人與一二之龍伯國人抗，蔑有濟矣。故昔日之富者，因工業革命而愈富；昔日之貧者，因工業革命而愈貧。（雖間有工業革命後由貧而富、由富而貧者，然例外也。）何也？非大資本不能獲奇贏，而公司則大資本所在也。有股份於公司者則日以富。無股份於公司者則日以貧，公司股份為少數人所占，則多數人遂不得不食貧以終古也。而中國情形則有異於是。試以最近之事實證之。粵漢鐵路招股二千萬，今已滿額，而其最大股東不過占二十五

萬乃至三十萬耳，其數又不過一二人，其占十股以下者乃最大多數（每股五元）。蓋公司全股四百萬份，而其為股東者百余萬人。此我國前此經濟社會分配均善之表徵，亦即我國將來經濟社會分配均善之聯兆也。誠使得賢才以任之，複有完密之法律以維持之，杜絕當事之舞弊，防制野心家之投機，則公司愈發達，獲利愈豐，而股東所受者亦愈多。股東之人數既繁，大股少而小股多，則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將來風氣大開，人人知非資本結合不足以獲利，舉國中產以下之家，悉舉其所貯蓄以投於公司；生產方法，大變而進於前；

分配方法仍可以率循而無大軼於舊，則我國經濟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轡循軌，為發達的進化的，而非為革命的矣。夫今者歐美人見貧富階級懸絕之莫救也，以是有倡為以公司代工人貯蓄，將其庸錢之一部分代貯焉，積以為公司之股本，他日公司獲利，彼得分沾，則勞動者兼為資本家，而鴻溝或可以漸圖消滅。然在積重難返之歐美，此等補苴，不能為效也。而我國則此事出於天然，不勞人力。蓋工業革新以後，而受庸錢之人，半皆兼有資本家之資格，此殆可以今日之現象而測知之者也。（其不能舉一切勞動者而悉有某公司之股份，此無待言。然舉國無一貧人，則雖行極端社會主義之後，猶將難之。但使不貧者居大多數，即經濟社會絕好之現象矣。）此無他故焉，現今之經濟社會組織，其於分配一方面，已比較的完善，而遠非泰西舊社會所及。由現今社會以孕育將來社會，其危險之程度自不大故也。而無識者妄引歐人經過之惡現象以相怵，是乃謂杞人之憂也。然又非徒恃現在經濟社會組織之差完善而遂以自安也。彼歐人所以致今日之惡現象者，其一固由彼舊社會所孕育，其二亦由彼政府誤用學理放任而助長之。今我既具此天然之美質，複鑒彼百餘年來之流弊，熟察其受病之源，博征其

救治之法，采其可用者先事而施焉（其條理詳下方），則亦可以消患于未然，而複轍之軌，吾知免矣。所謂不必行社會革命者，此也。

所謂中國不可行社會革命者何也？社會革命論，以分配之趨均爲期，質言之，則抑資本家之專橫，謀勞動者之利益也。此在歐美，誠醫群之聖藥，而施諸今日之中國，恐利不足以償其病也。吾以爲策中國今日經濟界之前途，當以獎勵資本家爲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爲第二義。請言其理：夫今日東西列強，所以以支那問題爲全世界第一大問題者何也？

凡以國際的經濟競爭之所攸決雲爾。經濟學公例，租與庸厚則其贏薄，租與庸薄則其贏厚。（土地所得曰租，勞力所得曰庸，資本所得曰贏。此嚴譯《原富》所命名也。日人譯之曰地代，曰勞銀，曰利潤。）故擁資本者常以懋遷於租庸兩薄之地爲利，不得則亦求其一薄者。歐人自工業革命以來，日以過富爲患，母財歲進，而業場不增。其在歐土，土地之租與勞力之庸，皆日漲日甚，資本家不能用之求贏，乃一轉而趨於美洲、澳洲諸部新地。此新地者，其土地率未經利用，租可以薄，而人口甚希，庸不能輕，於是招募華工以充之，則租庸兩薄而贏倍徒矣。乃不數十年，而美澳諸地昔爲舊陸尾閭者，今其自身且以資本過剩爲患。一方面堵截舊陸之資本，使不得侵入新陸以求贏，而舊陸之資本家病；一方面其自身過剩之資本，不能求贏於本土，而新陸之資本家亦病。日本以後起銳進，十年之間，資本八九倍於其前，國中租庸，日漲月騰。而日本之資本家亦病，於是相與旁皇卻顧，臨睨全球。現今租庸兩薄之地，無如中國，故挾資本以求贏，其最良之市場亦莫如中國。世界各國，咸以支那問題爲唯一之大問題者，皆此之由。我國民于斯時也，苟能結合資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機器），利用我國

有之薄租薄庸以求贏，則國富可以驟進，十年以往，天下莫禦矣。而不然者，以現在資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團，不能從事於大事業，而東西各國，為經濟公例所驅迫，挾其過剩之資本以臨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獸之出柙，其將何以禦之？夫空言之不能敵實事也久矣，兩年以來，利權回收之論，洋溢于國中，爭路爭礦，言多於鯽，然曾未見一路之能自築，一礦之能自開。而日人南滿洲鐵道會社，已以百兆之雄資，伏東省而闖其腦，而各處枝路，尚往往假資于外人，而各國製造品之滔滔汨汨以輸入，盡奪吾民之舊業者，又庸耳俗目所未嘗察也。夫自生產方法革新以後，惟資本家為能食文明之利，而非資本家則反蒙文明之害，此當世侈談民生主義者所能知也。曾亦思自今以往，我中國若無大資本家出現，則將有他國之大資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資本家既占勢力以後，則凡無資本者或有資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轉瘐死於其腳下，而永無復蘇生之一日。彼歐美今日之勞動者，其欲見天日，猶如此其艱也，但使他國資本勢力充滿於我國中之時，即我四萬萬同胞為馬牛以終古之日。其時，舉國中誰復為貧，誰復為富，惟有於中國經濟界分兩大階級焉：一曰食文明之利者，其人為外國人；一曰蒙文明之害者，其人為中國人而已。于彼時也，則真不可不合全國以倡社會革命矣。雖然，晚矣，無及矣，此非吾故為危言以悚聽也！夫寧不見今日全國經濟界稍帶活氣者，惟有洋場，而洋場之中國人，則皆餒外商之余也。月暈知風，礎潤知雨，而況乎風雨之已來襲者耶！我中國今日欲解決此至危極險之問題，惟有獎勵資本家，使舉其所貯蓄者，結合焉，而采百餘年來西人所發明之新生產方法以從事於生產，國家則珍惜而保護之，使其事業可以發達以與外抗，使他之資本家聞其風，羨其利，而相率以圖結集，從各方面以抵當外競之潮流，庶或有濟。雖作

始數年間，稍犧牲他部分人之利益，然為國家計，所不辭也。今乃無故自驚，睡魘夢嚙，倡此與國家全體利害相反之社會革命論，以排斥資本家為務。寢假而國民信從其教，日煽惑勞動者以要求減少時間，要求增加庸率，不則同盟罷工以挾之；資本家蒙此損失，不復能與他國之同業競，而因以倒斃；他之資本家，益復懲羹吹壺，裹足不前，坐聽外國資本勢力，駸駸然淹沒我全國之市場，欲抵抗已失其時，而無複紮寨之餘地；全國人民，乃不得不帖服於異族鞭箠之下以糊其口。則今之持社會革命論者，其亡國之罪，真上通於天矣。此非吾故苛其詞，實則居今日而倡此不適用於國家生存之社會革命論，其結果必至如是也。要之，吾對於經濟問題之意見，可以簡單數語宣示之，曰：今日中國所急當研究者，乃生產問題，非分配問題也。何則？生產問題者，國際競爭問題也；分配問題者，國內競爭問題也。生產問題能解決與否，則國家之存亡系焉。生產問題不解決，則後此將無複分配問題容我解決也。由此言之，則雖目前以解決生產問題故，致使全國富量落於少數人之手，貽分配問題之隱禍於將來，而急則治標，猶將舍彼而趨此，而況乎其可毋慮是也。孔子及閩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夫歐美人之倡社會革命，乃應於時勢不得不然，是姊喪尚右之類也。今吾國情形與彼立於正反對之地位，聞其一二學說，乃吠影吠聲以隨逐之，雖崇拜歐風，亦何必至於此極耶！夫無喪而學人尚右，不過為笑，固非害於實事；若病異症而妄嘗人藥，則自厭其壽耳。今之倡社會革命論者，蓋此類也，所謂不可行社會革命者，此也。

所謂中國不能行社會革命者何也？欲為社會革命，非體段圓滿，則不能收其功；而圓滿之社會革命，雖以歐美現在之程

度，更曆百年後，猶未必能行之，而現在之中國更無論也。今排滿家之言社會革命者，以土地國有為唯一之楬橛。不知土地國有者，社會革命中之一條件，而非其全體也。各國社會主義者流，屢提出土地國有之議案，不過以此為進行之著手，而非謂舍此無餘事也。如今排滿家所倡社會革命者之言，謂歐美所以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者，因為未能解決土地問題，一若但解決土地問題，則社會問題即全部問題解決者然，是由未識社會主義之為何物也。（其詳別于下方駁之。）近世最圓滿之社會革命論，其最大宗旨不外舉生產機關而歸諸國有。土地之所以必須為國有者，以其為重要生產機關之一也。然土地之外，尚有其重要之生產機關焉，即資本是也。而推原歐美現社會分配不均之根由，兩者相衡，則資本又為其主動。蓋自生產方法一變以後，無資本者萬不能與有資本者競，小資本者萬不能與大資本者競，此資本直接之勢力，無待言矣。若語其間接之勢力，則地價、地租之所以騰漲者何自乎？亦都會發達之結果而已。都會之所以發達者何自乎？亦資本膨脹之結果而已。彼歐洲當工業革命以前，土地為少數人所佔有者已久，然社會問題不發生于彼時而發生於今日者，土地之利用不廣，雖擁之猶石田也。及資本之所殖益進，則土地之價值隨而益騰，地主所以能占勢力於生產界者，食資本之賜也。（如某氏演說稱：“英國大地主威斯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

須知倫敦城何以擴張，由資本膨脹故；倫敦地租何以騰漲，由資本膨脹故。若無工業革命後之資本膨脹，則今日之威斯敏士打，亦無從有敵國之富也。其他同類之現象，皆可以此說明之。）又況彼資本家常能以賤價買收未發達之土地，而自以資

本之力發達之以兩收其利，是又以資本之力支配土地也。（美國人占土比兒于二十年前，買收汶天拿省、華盛頓省諸土地，而自築大北鐵路以貫之。彼時此等土地，皆印度紅夷出沒之所，殆不值一錢；今則其最鬧之市，地價駸駸追紐約、芝加高矣。近太西資本家，率無不用此術。）要之欲解決社會問題者，當以解決資本問題為第一義，以解決土地問題為第二義。且土地問題，雖謂為資本問題之附屬焉可也。若工場，若道具（機器），其性質亦與土地近，皆資本之附屬也。質而言之，則必舉一切之生產機關而悉為國有，然後可稱為圓滿之社會革命；若其一部分為國有，而他之大部分仍為私有，則社會革命之目的終不能達也。然則圓滿之社會革命論，其新社會之經濟組織何如？以簡單之語說明之，亦曰：國家自為地主自為資本家，而國民皆為勞動者而已，即一切生產事業，皆由國家獨佔，而國民不得以此為競也。夫同為勞動者也，何以於現在則苦之，於革命後則甘之？誠以如現在經濟社會之組織，彼勞動所得之結果，地主攫其若干焉，資本家攫其若干焉，而勞動者所得，乃不及什之一。若革命以後，勞動之結果，雖割其一部分以與國家，而所自得之一部分，其分量必有以逾於今日。且國家所割取我之一部分，亦還為社會用，實則還為我用而已。如此則分配極均，而世界將底於大同。此社會革命論之真精神，而吾昔所謂認此主義為將來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義者（見本年本報第四號），良以此也。而試問今日之中國，能行此焉否也？此在歐美之難此主義者，有自由競爭絕而進化將滯之問題，有因技能而異報酬或平均報酬孰為適當之問題，有報酬平等遏絕勞動動機之問題，有分配職業應由強制抑由自擇之問題，其他此類之問題尚夥，不縷述。凡此諸問題，皆歐美學者所未盡解決，而即此主義難實行之一原因也。今中國且勿語此，惟有一最淺易最簡單

之問題，曰：既行社會革命建設社會的國家，則必以國家爲一公司，且爲獨一無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質，則取全國人之衣食住，乃至所執職業，一切干涉之而負其責任。

就令如彼報所言，我國人民程度已十分發達，而此等政府，果適於存在否乎？足以任此之人才有之乎？有之，能保其無濫用職權專制以爲民病乎？能之，而可以持久而無弊乎？此問題，絕無待高尚之學理以爲證，雖五尺之童能辨之。論者如必謂中國今日能建設此等政府也，則強詞奪理，吾安從複與之言。若知其不能，則社會革命論，直自今取消焉可也。夫論者固明知社會革命之不能實行也，於是鹵莽滅裂，盜取其主義之一節以爲旗幟，冀以欺天下之無識者。庸詎知凡一學說之立，必有其一貫之精神，盜取一節，未或能於其精神有當也。彼排滿家之社會革命論，自孫文倡也，某報第十號，載有孫文演說，殆可爲其論據之中心，今得痛駁之以爲中國不能行社會革命之左證。

附 駁孫文演說中關於社會革命論者

原文：“我們這回革命，不但要作國民的國家，而且要作社會的國家，這決是歐美所不及的。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中略）英國大地主威期敏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偏，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等地步”。

駁曰：歐美所以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者，因為沒有解決資本問題。資本問題不能解決，則雖解決土地問題，而其結果與現社會相校，不過五十步之與百步耳。文明進步，地價日漲，固也；然地價所以日漲，實資本膨脹使然。質言之，則文明進步者，資本進步之謂也。能以資本、土地一切歸諸國有，則可以圓滿解決此問題而無遺憾，近世歐美學者所持社會主義是也。若其未能，但使一國之資本，在多數人之手，而不為少數人所壟斷，則此問題亦可以解決幾分。吾所希之中國將來社會是也。若如孫文說，則並一分而不能解決。（詳下）

原文：“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一樣。比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著文明日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的證據了。

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

駁曰：此所述情形是也，而其下文所言救治之法則非也。

又彼舉地價之漲以爲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之表徵，乃舉其果而遺其因，知其偏而不知其全也。蓋地價之漲，乃資本膨脹之結果而非其原因，而資本家但使擁有若干之債券株式，就令無尺寸之地或所有之地永不漲價，而猶不害其日富也。孫文誤認土地漲價爲致富之惟一原因，故立論往往而謬也，此俟下段詳駁之。但如所述，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數百倍，孫文亦知其何爲而有此現象乎？痛哉！此外國資本之結果也。黃浦灘地，每放〔畝〕值百數十萬元，然除稅關及招商局兩片地外，更無尺寸爲我國人所有權矣（其或我國人所有而挂洋牌者則不可知），孫文其知之否耶？孫文亦知中國沒有資本家出現，故地價沒有加增，然則地價之加增，由資本家之出現，其理甚明。使資本家永不出現，則地價其永不加增矣。而曰革命之後卻不能照前同樣，吾不知彼革命之後所以致地價之漲者，其道何由？吾但知資本家之一名詞，孫文所最嫌惡也，惡其富之日以富，而使他部分之貧日以貧也。如是則必壓抑資本家使不起，然後民生主義之目的乃克達，如是則以彼前所論之，吾果不知革命後之地價何由而漲也。吾則謂今日乃經濟上國際競爭你死我活一大關頭，我若無大資本家起，則他國之資本家將相率蠶食我市場，而使我無以自存。夫所謂蠶食我市場者，非必其買收我土地，建工場於我國中而始能然也。昔日本越後，有煤油礦，所出頗豐，美國斯坦達會社者，世所稱煤油大王也，欲奪其業，乃拚著五百萬美元之虧蝕，貶價而與之競，越後礦卒不支，降于斯坦達而受其支配矣。使越後礦之力，能拚著虧蝕一千萬美金以與之競，又安見斯坦達之不反降於彼也。吾以

爲今後中國經濟上之國際競爭，其浴血淋漓之象，必當若是矣。現在各國製造品之輸入我國者，滔滔若注巨壑，徒以我地廣人衆，雖十倍其分量，猶能容受，而我國又未嘗自製造以相抵制，故各國各占一方面以爲尾閭，而未至短兵相搏之時。一旦我國睡獅忽起，改變生產方法以堵其進途，彼時各國資本家，必有瞠目相視，攘袂競起，挾其托辣斯巨靈之掌，以與我殊死戰者。我國如能闖過此難關，乃可以自立於世界。以我之租庸兩薄，求贏較易，複鼓吹人民愛國心以助之，則凱歌之奏，固亦非難。而其第一義所最急者，則有大資本以爲之盾也。不此之務，而惟資本家獨佔利益是懼，鯁鯁然思所以遏抑之，其結果也，能遏抑國內之資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國外之資本家使不來。無貧無富，同即憔悴；丈尋之潢，龍蝦爭沫；彼時噬臍，嗟何及矣。夫印度人民，至今豈嘗有社會問題勞其解決者，而其生計現象何如矣。孫文欲印度我乎？吾之經濟政策以獎勵保護資本家並力外競爲主，而其餘皆爲輔。苟持論反於吾之政策者，吾必認爲國賊，竭吾力所及以申討伐，雖殉之以身，亦所不辭。

原文：“解決的方法，社會學者（按此語誤，豈有倡民生主義之人，而不知 Socialism 與 Sociology 之分耶？抑筆記者之陋也。）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爲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才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

國易，就是爲此。行了這法之後，文明越進，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斷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爲文明各國將所取法的了。”

駁曰：嘻嘻！是即孫文新發明之社會革命的政策耶！吾反復十百遍而不解其所謂。請一一詰之。不知孫文所謂定地價的法，將於定地價後而猶准買賣乎，抑不准買賣也？彼既自言爲土地國有主義，則此問殆可無庸發，不過費索解已耳。

姑舍是，則不知政府于定地價時隨即買收之乎，抑定地價後遲之又久然後買收之乎？若于定地價時隨即買收之，既買收後即當不復許買賣。夫物之不可交換者，即無價格之可言，此經濟學之通義也。土地既非賣品，則初時以一千收入者，得強名爲值一千，以二千收入者，得強名爲值二千耳，而何從有將來價漲至一萬贏利八千以歸國家之說也？若遲之又久然後買收之，則何必預爲定價？其所以預爲定價者，恐此地於未買收以前，因買賣頻繁而價漲，而將來買收之費將多也。殊不知既定價之後，則買賣必立時止截，如甲有地定價二千，因交通發達，而乙以四千購諸甲，及政府從乙手買收時，則仍給原定價二千耳，如是則誰肯爲乙者。故定價後遲之又久然後買收者，謂以財政所暫不逮而姑爲先後，斯可耳。若既定價後，則土地立失其有價值之性質，而斷無複漲價至一萬贏利八千以歸國家之理，又可斷言也。如是則國家欲緣此而於財政上得一時之大宗收入，萬無是理。而惟有責效於將來。將來之效如何，則國家自以地主之資格，征地代（租）於其民，即彼所謂但收地租

一項已成地球最富之國是也。然收租之率，將依買收時之價值而勒定之乎，抑比例交通發達之程度隨時而消長之乎？如勒定之，則有昔沃土而後爲荒村，昔瘠壤而後爲鬧市者，亙古不變，安得謂平。此於國計民生，兩無利益，殆非必彼之所取也。如隨時而消長之，則將以何爲消長之標準耶？吾爲彼計，厥有二法：一曰國家自估價者。如此地當買收時，值價一千，其地主歲收租一百，今估量交通發達之後，此地應值價一萬，則國家歲收租一千，此一法也。然官吏能無舞弊以厲民否耶？民能服官吏所估之價與否耶？夫現在各國之收地租，大率以地價爲標準，如日本所謂土地台帳法是也。政府略勘定全國之地價，第其高下，而據置之以收租，經若干年，地價既漲，則改正而增收之，所謂地價修正案是也。然必有交換然後有價格，有價格然後可據之爲收租之標準，而民無異言。若土地國有後，無複價格之可言，則除估價之外，實無他術，而民之能服與否，則正乃一問題也。

二曰參用競賣法。國家懸一地以召租，欲租者各出價，價高得焉，此亦一法也。此法最公，民無異言。然豪強兼併，必緣茲而益甚，且其他諸弊，尚有不可勝窮者。要之，無論用何法，謂國緣此得莫大之歲入，可以爲財政開一新紀元，則誠有之，若繩以社會主義所謂均少數利益於多數之本旨，則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也？必有資本者乃能向國家租地，其無資本者無立錐如故也；又必有大資本者，乃能租得廣大之面積與良好之地段，而小資本者則惟踟躕於礪確之一隅也。誠如是也，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趨勢，何嘗因土地國有而能免也。抑孫文昔嘗與我言矣，曰：“今之耕者，率貢其所獲之半於租主而未有已，農之所以困也。土地國有後，必能耕者而後授以田，直納若干之租于國，而無複有一層地主從中朘削之，則農民可以大

蘇。”（此吾與足下在精養軒所辯論者，莫賴也。）此於前兩法之外別爲一法者也。此頗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於社會主義之本旨不謬，吾所深許。雖然，此以施諸農民則可矣。顧孫文能率一國之民而盡農乎？且一人所租地之面積，有限制乎，無限制乎？其所租地之位置，由政府指定乎，由租者請願乎？如所租之面積有限制也，則有欲開牧場者，有欲開工廠者，所需地必較農爲廣，限之，是無異奪其業耳。且豈必工與牧爲然，即同一農也，而躬耕者與用機器者，其一人所能耕之面積則迥絕，其限以躬耕所能耕者爲標準乎，將以機器所能耕者爲標準乎？如以躬耕爲標準，則無異國家禁用機器；如以用機爲標準，則國家安得此廣土。如躬耕者與用機者各異其標準，則國家何厚於有機器者，而苛於無機器者也，是限制之法終不可行也。如無限制也，則誰不欲多租者，國家又安從而給之，是無限制之法亦終不可行也。要之，若欲行井田之意，薄其租以聽民之自名田，則無論有限無限而皆不可行。何也？即使小其限至人租一畝，而將來人口加增之結果，終非此永古不增之地面所能給也。複次，如所租之位置由政府指定也，則業農、牧者欲租田野，業工、商者欲租都市，政府寧能反其所欲而授之？若位置由租者請願也，則人人欲得一廛于黃浦灘，政府將何以給其欲也，是又兩者皆不可行也。此段所論利病，乃以吾昔日所聞于孫文者而反詰之，若孫文不承認其曾有此言，或今日已變其政策，則吾言皆爲無效。要之，僅言土地國有而不言資本國有，則共所生出之政策，不出兩途：其一則吾前所舉示之二法也，其二則吾所述孫文疇昔語我之一法也。使孫文能于此二者之外，別有其途，則請有以語我來。而不然者，由後之說，則四冲八撞，無論何方面皆不可以實行；由前之說，則是國家營利之目的，而於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也。

單稅論（即孫文所謂一切苛捐盡數蠲除，但收地租一項也）之主唱者，為顯理·佐治，其所著《進步與貧困》一書之結論，曾極言之。後之論者，認為財政學上一種學說而已，若以解決社會問題，則未之許也。蓋社會革命家所以主張土地國有者，以凡一切生產機關皆當國有，而土地為生產機關之一雲爾，惟一切生產機關皆國有，國家為唯一之地主，唯一之資本家，而全國民供其勞力，然後分配之均，乃可得言。而不然者，生產三要素，其土地國家掌之，其資本少數富者持之，其勞力多數貧者供之，及夫合三成物，得價而售，其售所獲，當以幾分酬土地之一要素而歸諸國家，當以幾分酬資本之一要素而歸諸彼少數者，當以幾分酬勞力之一要素而歸諸此多數者，此其界限甚難分析。（實無從分析。）其究也，仍不能不采現社會所行之地代（即租）制度，與賃銀（即庸）制度。不過現行之地代，少數地主壟斷之，土地國有後之地代，唯一之國家壟斷之，其位置雖移，其性質無別也。而資本家實居間以握其大權，蓋納地代而得使用國家之土地者，資本家也；給賃銀而得左右貧民之運命者，亦資本家也。夫歐美現社會所以杌隉不可終日者，曰惟資本家專橫故。使徒解決土地問題而不解決資本問題，則其有以愈於今日之現象者幾何也。且社會主義之目的，在教自由競爭之敝而已，生產機關皆歸國家，然後私人劇烈之競爭可不行，若國家僅壟斷其一機關，而以他之重要機關仍委諸私人，國家乃享前此此機關主人所享之利，是不啻國家自以私人之資格，插足於競爭場裏，而與其民獵一圍也，是亦欲止沸而益以薪已耳。是故以土地國有為行單稅之手段，而謂為財政上一良法也，是則成問題。（能行與否，應行與否，又當別論。）若以簡單之土地國有論，而謂可以矯正現在之經濟社會組織，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之惡果也，是則不成問題也。夫有朝衣朝冠而

不韞不履者，則行路之人莫不笑之。

孫文之民生主義，正經類也。孫文乎，苟欲言民生主義者，再伏案數年，其可也！孫文又謂，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而引以證明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爲此。此真可謂奇謬之談。

謂歐美地價，漲至極點，孫文能爲保險公司保其不再漲乎？吾見倫敦、巴黎、柏林、紐約芝加高之地價，方月異而歲不同也。且謂價已漲者則無標準，價未漲者則有標準，是何道理。

吾國現在之地價，則漲于秦、漢、唐、宋時多多矣。吾粵新寧〔會〕香山之地價，則漲於二十年前多多矣。若因其漲而謂其無標準，則我國亦何從覓標準耶？若我國有標準，則歐美各國，果以何理由而無標準？吾以爲欲求正當之標準，亦曰時價而已。我國有我國之時價，歐美有歐美之時價，吾苦不解其難易之有何差別也。若曰我國以價賤故，故買收之所費少而易，歐美以價高故，故買收之所費巨而難，則何不思歐美國富之比例，與吾相去幾何也。要之，孫文所以言中國行社會革命易於歐美者，實不外前此與吾言“大亂之後人民離散，田荒不治，舉而奪之”之說，此足下已亥七月間與吾在住吉亭三更擁被時所言，青眼虎（此綽號足下當能記之）在旁知狀，足下寧能忘耶！今抵死圖賴，不肯承認，此乃足下羞惡之心，自知懺悔，吾方喜足下之進化，何忍責焉，而惜乎雖懺悔而仍不足以自完其說也。

孫文又謂德國在膠州，荷蘭在爪哇，行之已有實效，而欲我中國仿行起來。嘻，非喪心病狂，而安得有此言也。孫文亦思膠州之在德國，爪哇之在荷蘭，果居何等位置焉否也？

吾固嘗言以土地國有行單稅制，爲財政上一有研究價值之問題。政府壟斷生產之一要素，自茲可無患貧，爲政府計則良

得，但不知其影響于國民者何如耳。夫德、荷政府，則膠州爪哇之脂膏以自肥者也，孫文欲膠州爪哇我全國耶！吾真不料其喪心病狂一至此極也。夫中華民國共和政府而憂貧也，則所以救之者亦多術矣，而何必以僂亡之餘自擬者。

又孫文之言，尚有可發大噱者，彼雲“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余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已不夠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要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獵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云云。謂英國注重海軍，其目的乃專在防糧運不繼，真是聞所未聞。夫經濟無國界，利之所在，商民趨之，如水就壑。英國既乏糧，他國之餘於糧者，自能餉之，非有愛于英，利在則然耳，雖無海軍，豈憂不繼。若曰戰時不能以此論，則當日俄戰役中，我國人之以米餉日本者，又豈少耶。雖買十分有一之兵事保險，（恐為俄艦捕虜或擊沈，故買兵事保險。其價視尋常保險加數倍。）猶且為之矣。夫英所以注重海軍者，一則因沿海為國，非此不足以自存；一則因殖民地夥多，非此不足以為守。此則雖小學校生徒，類能解之者。而其不得不並力於殖民地，又資本膨脹之結果也。如孫文言，豈謂英國苟非改農地為獵牧地，國內農產，足以自贍，而即無待于海軍乎？此與本問題無關，本不必齒及，所以齒及者，以覘所謂大革命家之學識有如是耳。

又彼謂英國並非土地不足，只緣以耕地改獵牧地，致貧民無田可耕，以此為貧富懸絕之原因。此亦大不然。英國土地之大部分，向在少數貴族之手，即不改為獵牧地，而貧民之有田可耕者，本已甚希。夫隸農，雖耕焉，而不可謂有田也；即非隸農，而受人之庸錢以耕人田，仍不可謂有田也。彼美國之農

地，可謂極廣矣，而耕者率立於一農業公司支配之下，計日以給其勞力之直而已。蓋自生產法一變以後，前此之小農小工制度，忽易爲大農大工制度，兩者職業雖殊，而變化之性質無別也。夫受農業公司之支配以爲人耕田，與受工業公司之支配以爲人制器，兩者果何所擇？而孫文謂，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業卻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時饑餓。且使全國無一工廠，其大工悉舉其資本以爲大農，而激烈競爭之結果，終必有所廢乃能有所興，而農業公司有停歇者，貧民遂可以免於饑餓乎？要之，但使資本在少數人手裏，而絕對放任其競爭，則多數貧民，自必陷於困苦，初不問其以此資本經營何業也。至英國以農地變爲獵牧地，此自是彼資本家應于其國經濟之現狀，見夫業此焉而可以得較厚之贏也，則群焉趨之，此亦如荷蘭之資本家率業船，比利時之資本家率業鐵，凡以爲增殖資本之一手段而已，而未嘗因其趨重何業，而影響及于貧民生計也。（影響所以及于貧民生計者，以資本在少數人手之故，而非因其以此業之資本移於彼業，而遂生影響也。）如孫文言，豈謂今日英國，但將獵牧地反爲農地，而貧民遂可以家給人足乎？吾以爲今日各國所通患者，皆土地不足也，匪獨英國。而孫文謂英國並非土地不足，可謂異聞。夫土地之面積，自數十萬年前既已確定，造化主不能因吾人類之增加，而日造新壤，計口分以授之，此瑪爾梭士之人口論，所以不勝其杞人之憂也。即使無工業革命之結果，而人浮於地，固已爲病。歐人所以當四百年前，即汲汲以殖民爲務，其動機皆坐是也。即如孫文所述，英國今日人口三倍於百年前，則百年前本地之糧供給有餘者，而今日之需要三倍之，其將何以自存。即不改爲獵牧地，而英民遂得免於饑餓乎？夫英民今日得免於饑餓者，雖謂全食工業革命之賜焉可也。自機器出而英人首利用之，

英自此冠帶衣履天下，各國之需要，而英人供給之；供給必有報酬，而英人享受之；英自是廢農不務。英對於他國，以械器易粟；他國對於英，以粟易械器。交易之間，而英大獲其贏，所獲之贏，資本家壟其泰半，而貧民亦得餒其餘。然無論所壟者所餒者，則皆他國人所以餉英也。夫英之所以有今日，徒以廢農故也。如孫文言，以廢農為今日貧民饑餓之原因，寢假英人悉廢其諸業而複于農，英政府複采孫文之土地國有策，凡能耕者則授之以田，斯可謂不病貧民矣，然三倍於昔之人民，能有三倍於昔之土地以給之乎？百數十年後人民複三倍於今，更能三倍其三倍之土地以給之乎？毋亦日迫之於饑餓而已。孫文所謂並非土地不足，徒以貧民無田可耕者，吾不知其說之何以自完也。夫雖無工業革命，而土地已患不足，其理既若是矣。若夫工業革命以後，資本日以膨脹，然所操資本，無論用之以治何業，總不能離土地而獨立。以國中有定限之土地，而資本家鹹欲得之為業場，競爭之結果，而租必日增；租厚則病羸，而資本家將無所利，於是益不得不轉而求租薄之地，此殖民政策，所以為今日各國唯一之政策也。而土地不足，實為之原。吾又不知孫文所謂並非土地不足之說，果何以自完也。而謂解決土地問題即能解決社會問題，吾誠不知其何途之從而能爾爾也。且孫文所以徵引英國之現狀者，豈非以為中國將來之比例乎？以彼所言，則英地主改耕地為獵牧地，乃貧民無田可耕之原因。洵如是也，則中國之社會問題，其永可以不發生矣。孫文得毋憂我中國面積四百余萬方裏之廣土，至他日文明進步以後，將悉不為耕地乎？如是則何不憂天墜之猶為愈也。孫文何不曰，將來之土地，將悉為大農所壟斷，貧民雖有可耕者而非其田，則其說完矣。然洵如是也，則非解決資本問題，而一切問題，皆無從解決。孫文之土地國有論，則嫫母傅粉而自以為

西施也。

吾反復讀孫文之演說，惟見其一字不通耳，而不能指出其所以致誤謬之總根本何在。蓋必其人稍有科學的頭腦，每發一義，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其觀察點有一誤謬之處，故駁論者可以此爲攻，而持論者亦可以此爲守。若孫文則頭腦稀亂，自論自駁，無一路之可通，吾亦安從取其謬點之總根本而指之。無已，則有一焉，孫文其獨尊農業而排斥農業以外之他業耶？其土地國有後之社會，殆欲斟酌古代井田之遺法耶？洵如是也，則古昔聖賢之言，而宋儒所夢寐以之者也，第不知其通於今後之社會焉否耳。

又孫文謂：“行了這法之後，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此語吾又不解其所謂。夫物價之貴賤，果從何處覓其標準耶？如就物之本體以言，只能以甲乙兩物相校而觀其比價。如雲近二十年來銀價賤，近一二年來銀價貴，何以知其貴賤？以與金價比較故也。故就他方面言之，亦可雲近二十年金價貴，近一二年來金價賤。其他物品亦例是。如以米爲標準，十年前米百斤值銀五元，柴百斤值銀三角，某物某物百斤，值銀若干若干。今米之價如前也，而柴百斤值銀五角矣，某物某物百斤之價，皆比例三與五爲加增矣，則是百物之價增于米價也。（或米價增至每百斤六元，而其他百物皆以三與五之比例爲加增，則亦可謂百物之價增于米也。）從他方面觀之，則是米價賤於百物之價也。夫如是則有貴賤之可言。然物物而比較之，此以驗社會需要趨於何方則可，而於物價貴賤之共通原理無與也。若夫一切物品，舉十年之通以較之，而無一不漲於其前，是則金價或銀價之趨賤耳，而非其餘物價之趨貴也。（若就他方面言之，則即謂其餘物價趨貴亦未始不可，然其理一也。）何也？物價之貴賤何以名，以其與金銀之比價而名之耳。

此與貨幣政策有密切之關係，今勿具論。若求諸貨幣以外，則尚有一原則焉，曰物價必比例於需要額與生產費，需要者多，則物價必騰；生產費重，則物價必騰。然文明程度高，則人之欲望之種類愈增；又文明程度高，則庸錢必漲，庸錢漲亦為生產費增加之一。幫物價必隨文明程度而日騰，又經濟界之普通現象也。此其理由，諸經濟學書皆言之，無俟詳述。即觀諸吾國內地與通商口岸之比較，亦可以為佐證矣。今孫文謂行了彼土地國有政策後，物價必漸賤，吾真不解其所由。若其行圓滿的社會主義，將生產機關悉歸諸國家，則此派學者所考案，有謂宜依各人每日勞力之所直，給以憑票，其人即持憑票以向公立之種種商店換取物品者，如是則並貨幣亦廢置不用，只以種種勞力與種種物品比價而立一標準，則物價無複貴賤之可言。孫文若采此說也，則物價漸賤之言為不通也。而不然者，土地以外之一切生產機關，仍為私有，物價必隨文明程度之高下而為消長。物價而趨賤則必其需要之日減者也，需要日減，是貧困之一征也。否則庸錢趨微也，庸錢趨微，亦貧困之一征也，而又何人民富足之與有？吾觀於此，而益疑孫文之社會革命論，除複反于古昔井田時代之社會，無他途也。舉農業以外一切之諸業而悉禁之，以國有之土地授諸能耕之人而課其租，現有四萬萬人，苟國中有四十萬萬畝地，則人授十畝焉。數年以後，民增而地不增，則割所授於前人者，勻其分量以授後人，至一人授一畝或數人合授一畝而未有止。若是則於孔子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洵有合矣。但不知吾國民何以堪也。而不然，則必孫文封盡全世界之金銀礦使永不產出，否則以金剛鑽為貨幣也，舍此兩者外，更無可以使物價趨賤之途。

以上兩段，於本論論旨，無甚關係，不過以其語語外行，令人噴飯，故附駁之，亦使聽演說而大拍掌者，念及此掌之無

辜而受痛耳。

以上駁孫文說竟。彼報第五號別有“論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一篇，吾擬駁之久矣，蹉跎不果。今吾所主張者，大率已見前方，雖非直接駁彼文，而彼文已無複立足之餘地。

況彼文膚淺凌亂，實無可駁之價值耶。惟其中有一條不可不加以糾正者。彼論述泰西學者之說，謂“貧富懸隔之所由起，在放任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權”是也。而其所下絕對承認私有財產權之解釋，謂“無私有財產制，不能生貧富，固也；

有私有財產制，而不絕對容許之，加相當之限制，則資本亦無由跋扈。即于可獨佔之天然生產力，苟不許其私有，則資本所以支配一切之權失矣”云云。此所以證其言土地國有而不言資本國有之理由也。此說社會主義論者中，固有言之者，然其論之不完全，顯而易見，即吾前所謂，國家自以私人資格，插足於競爭場裏，而分其一鱗耳。夫資本家固非必其皆有土地者，往往納地代于他之地主，借其地以從事生產，而未嘗不可以為劇烈之競爭。土地國有後，則以前此納諸私人之地代，轉而納諸國家耳；或變所有權而為永代借地權或永小作權耳，於其跋扈何阻焉。以吾所聞，加私有財產權以相當之限制者，其條件則異是。凡不為生產機關者（如家屋、器具、古玩等），則承認其私有，其為生產機關者，則歸諸國有而已。

必如是而後可以稱社會革命；不如是者，皆朝衣朝冠而不韉不履者也。而此種之社會革命，我中國現時果能行否，此則吾欲求彼黨中人賜一言之確答者也。

大抵今日之歐美，其社會惡果，日積日著，各國政治家乃至學者，莫不認此為唯一之大問題，孳孳研究，而其論所以救治之方者，亦言人人殊。雖然，要其大別，可以二派該之。一曰社會改良主義派，即承認現在之社會組織而加以矯正者也，

華克拿、須摩、拉布梭達那等所倡者與俾士麥所贊成者屬焉。二曰社會革命主義派，即不承認現在之社會組織而欲破壞之以再謀建設者也，麥喀、比比兒輩所倡率者屬焉。

兩者易於混同，而性質實大相反。今孫文及其徒所倡果屬于何派乎？吾苦難明之。謂其屬甲派而不類，謂其屬乙派而又不類。殆欲合兩派而各有節取耶？而不知其不相容也。是又荷蓑笠以入宮門之類也。質而言之，彼輩始終未識社會主義為何物而已。

又彼號論文尚有雲：“明初屯衛之制，其田皆國有也。明初所以得行此者，亦正以政治革命後易為功也。觀於其後欲贖取已賣之田，猶患費無所出，乃其初設時若甚輕易舉者，斯亦可知其故矣。行土地國有於政治革命之際，果何事強奪耶？”

嘻嘻！此其故，雖微公言，吾固已熟知之。豈非吾前所聞于貴頭領所謂大革命後積屍滿地，榛莽成林，十餘年後大難削平，田土無主者十而七八，夫是以能一舉而收之者耶？明初屯衛制所以得行之而易為功者，非利故田主之因喪亂而散亡耶？後此欲贖而患無費者，非以承平之後不便掠奪耶？貴頭領于前言，抵死圖賴，而公等亦辨之惟恐不力，吾方謂豺性之已改矣，奈何不解藏蹤迹浮萍一道開，更為此自實前言之供狀耶！而猶曰無事強奪，吾不知殺人以挺以刃果何異也。且以明初為政治革命後，則公等所謂政治革命者，吾今乃知之矣。

彼報第五號所以醜詆我者，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其笑我謂前此昌言經濟革命斷不能免，又介紹社會主義之學說，而今乃反排斥之。夫吾經濟革命不能免者，就泰西論泰西也，今日我何嘗謂其能免耶？社會主義學說，其屬於改良主義者，吾固絕對表同情，其關於革命主義者，則吾亦未始不讚美之，而謂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數百年之後，此吾第四號報所已言者

（第四號出在彼報第五號之前）。彼謂今之社會主義學說，已漸趨實行，謂各國民法為趨重民生主義，謂日本鐵道國有案通過為國家民生主義之實現。此言誠是也，而不知此乃社會改良主義，非社會革命主義，而兩者之最大異點，則以承認現在之經濟社會組織與否為界也（即以承認一切生產機關之私有權與否為界）。公等絕不知此兩者之區別，混為一爐，忽而此焉，忽而彼焉，吾安從而詰之。彼報彼號有言曰：世每惟不知者乃易言之。又曰：梁某全不知社會革命之真。又曰：梁氏之攻民生主義，於民生主義毫無所知者也。夫淺學如余，則安敢自雲能知者。但吾初以為公等必知之甚深然後言，及證以貴號前後十號之偉著，則公等所知，視“目不識歐文，師友無長者”之梁某，且不逮焉。惟不知者乃易言之，乃夫子自道耶？

若夫公等之四不象的民生主義，其甚深微妙，則真非我之所得知矣。

吾初以為社會革命論，在今日之中國，不成問題，不足以惑人，故聽彼報之鴉蛙聒閣，不復與辯，謂無取浪費筆墨也。今彼報乃竇此燕石，沾沾自喜，且無識者亦彼襍附和之，故不得不為之疏通證明，非好辯也。雖然，本論之對於彼，亦可謂不留餘地矣。彼報見此，其將幡然悔悟，自知其擾擾之無謂耶？抑將老羞成怒，再為狼嗥牛吼之態，折理不勝，惟事嫚罵耶？此則非吾所敢言矣。

以上據鄙見以解決“中國今日社會應為根本的革命與否”之一問題已竟，今將附論“中國今日若從事于立法事業，其應參用今世學者所倡社會主義之精神與否”之一問題。此問題則吾所絕對贊成者也。此種社會主義，即所謂社會改良主義也，其條理多端，不能盡述，略舉其概，則如鐵道、市街、電車、電燈、煤燈、自來水等事業皆歸諸國有或市有也，如制定工場

條例也，如制定各種產業組合法也，如制定各種強制保險法也，如特置種種貯蓄機關也，如以累進率行所得稅及遺產稅也，諸如此類，條理甚繁，別有專書，茲不具引。

夫鐵道等歸諸公有，則事業之帶獨佔性質者，其利益不爲少數人所專矣；制定各種產業組合法，則小資本者及無資本者，皆得自從事於生產事業矣；制定工場條例，則資本家不能虐待勞動者，而婦女、兒童，尤得相當之保護矣；制定各種強制保險法，則民之失業或老病者，皆有以爲養矣；特置種種貯蓄機關，予人民以貯蓄之方便，則小資本家必日增矣；以累進率行所得稅及遺產稅，則泰富者常損其餘量以貢於公矣；

夫以我國現在之社會組織，既已小資本家多而大資本家少，將來生產方法一變以後，大資本家之資本，與小資本家之資本，其量同時並進，固已不至奔軼太遠，造成如歐美今日積重難返之勢。而右所舉社會改良主義諸條件，又彼中無量數之政豪、學哲，幾經研究而得之者也，彼行之於狂瀾既倒之後，故其效不甚章，我行之於曲突徙薪以前，故其敝未由至。夫歐洲所以演出工業革命之惡果而迫今後之社會革命使不能不發生者，固由瓦特機器之發明，驟變其生產之方，亦由斯密放任之學說，助長其競爭之焰，兩者缺一，其慘劇當不至若是之甚。今我於生產方法改良之始，能鑒彼放任過度之弊，而有所取裁，則可以食瓦特機器之利，而不致蒙斯密學說之害，其理甚明。《記》曰：“甘受和，白受采。”我以本質較良之社會，而采行先事預防之方針，則彼圓滿社會主義家所希望之黃金世界，雖未可期，而現在歐美社會陰風慘雨之氣象，其亦可以免矣。而何必無故自驚，必欲摧翻現社會之根柢而後爲快也。而況乎其所謂摧翻者，又實未嘗能動其毫末，而徒虎皮羊質以自擾擾也。嘻！其亦可以知返矣。

要之，今之言社會革命者，其未知社會革命論之由來及其性質而妄言之耶，則妄言惑人之罪可誅；其已知之而故支離閃爍、張皇其詞以聳人聽耶，則不過吾前者所謂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悉爲我用，懼赤眉、黃巾之不滋蔓，複從而煽之而已。其立心之險惡，其操術之卑劣，真不可思議也。而一般學子，既年少而富於好奇心，複刺激於感情，以騷動爲第二之天性，外之既未嘗研究他人學說之真相，內之複未能診察本國社會之實情。於是野心家乘之而中以詖詞，致此等四不象之民生主義，亦以吠影吠聲之結果，儼然若有勢力于一時。吾安得不爲此幼稚時代之國民一長慟也。結論

故吾以爲種族革命，不必要者也；社會革命，尤不必要者也；坦坦廣途，獨一無二，由之則至，歧之則亡，曰政治革命而已。更易其詞以定其宗曰：今日欲救中國，惟有昌國家主義，其他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皆當誑於國家主義之下。

聞吾此論而不寤者，吾必謂其非真愛國也已。

講演

湖南時務學堂答問（節錄）

（1897年冬）

蔡艮寅（鏜）問：

孔子大一統所以泯殺機也。今之賢士大夫欲督其督、郡其郡、邑其邑，無乃與夫子大相刺謬乎？

教習梁批：

古今萬國所以強盛之由，莫不由衆小國而合爲一大國，見之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奧斯馬加、日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爭是以弱，今合爲一是以強，孔子大一統之義正爲此也。見美、日諸國所辦各事，皆有數種大政提歸政府辦理，如海軍、陸軍、刑律、交涉之類；其餘地方各公事則歸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預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國則反是。

如海軍之類應歸於一者也，而南北洋各自爲政，不相顧焉；一盜案之微，州縣治之足矣，而上勞朝審，皆極可笑。然至今日，方且並此之法而不能整頓，於是中國不徒變爲十八國，並且變爲四萬萬國矣。國權之失，莫過於是。政府現無可望，則

不得不致望於督撫州縣，若能有一省、一府、一縣之整頓，則餘省、府、縣亦不無萬一之望。

左景伊問：

日艦東來，款賠地削，國益蹙矣；強鄰凱覩，莫知所禦，種益弱矣；耶穌天主，流傳極遠，教益微矣。中土士大夫咸知國蹙、種弱、教微之非計，而究之國之所以蹙、種之所以弱、教之所以微之故，及思所以補苴其國、繁殖其種、維持其教之道，茫乎未之知也。吾師所以保國、保種、保教之說勉受業等，幸垂示焉。

教習梁批：

必知所以保國，然後能保國也；保種、保教亦然。一人之力不能保也，則合多人之力以保之。多一知此理之人，即多一能保之人；若使天下人人能知之，則無不保之國，無不保之種，無不保之教矣。必如何而後能知之，非學問不為功也。王文成曰：“未能知，說甚行？”然亦未有能知而不能行者。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也。故學者亦但求知而已。勉強學問，天下可辦之事正多，我非大言以欺諸君也。

李洞時問：

昨聞梁先生言混沌初開、三世遞嬗之義，謂西人考草木世後，為禽獸畜類之世；禽獸畜類世後，然後人類始盛。信哉斯言也！然不必以西人考之也，即今相食之理推而知之。夫今之禽獸畜類何以食草，人何以食禽獸畜類也？意者盛極必衰，泰極必否，天之然也。天厭草木之教習梁批：

此言生人生物之理，指未有製作時而論。若既生之後已有製作，則以強吞弱，以大弱小，此又一世界，不得混看此理。西人有天演論，極發明之。

楊樹穀問：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讀書至此，不免有疑。夫委贄爲臣，當臨難無苟免，何得不諫君於過，而竟以去雲乎哉？雖曰當時人主不足以有爲，而臣道之不可不盡也明矣。孟子之意究竟何如？

教習梁批：

（記）曰：“非特君擇臣也，即臣亦擇君。”又曰：“君使臣以禮。”夫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六經之中，言此等道理者極多，絕不爲怪異也。自秦以後君權日尊，而臣之自視，以爲我實君之奴隸。凡國事之應興應革，民事之應損應益，君之所爲應直諫犯顏者，而皆緘默阿諛爲能，奴顏婢膝以容悅於其君，而“名節”二字掃地盡矣。至於今日，士氣所以委靡不振，國勢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實千古最大關鍵矣。其亦未聞孟子之大義焉耳！

周宏業問：

讀《滕文公篇》，似滕文公亦能用孟子之言矣。然其弱削如故也。豈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乃如此耶？想孟子行教之人，斷不言行不顧若此。請問其故安在？

教習梁批：

問得很好。然滕文當時實未盡行孟子之言。凡任一人，舉一事，必盡其所長，乃可責其成效。若僅行其一二端，則有時反以生弊而已。今日中國之行西法是也。行之無條理、無片段，而反咎西法之寡效，可乎？觀畢戰問井田，以後更無下文，則滕當時必未盡行孟子之言明矣。行孟子言者誰乎？今日歐美諸國是也。美國遠在西半球，而歐洲之民繼負歸之；瑞士彈丸黑子之國，而西國凡有大政事，皆會議於此焉。所謂爲政於天下者非耶？

陳其殷問：

張博望之通西域，人謂其首開邊釁，然今日之中國又苦塞而不通。功之則外禍之始基也，罪之則大同之起點也。豈遠大之略非一時克睹其效與？

教習梁批：

地球萬國之必不能不相通者，天道也。人力雖強，可逆天乎？故欲閉關自守以冀絕外患者，中國人至愚極陋之言也。

張博望之功大矣，西人爲哥倫布大會，我中國亦爲大會以記張博望之功。罪雲乎哉？

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

(1912年10月22日)

鄙人今日得列席於此報界歡迎會，而群賢濟濟，至百數十人之盛，其特別之感想，殆難罄言，去秋武漢起義，不數月而國休丕變，成功之速，殆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煩戰事，若北方則更不勞一兵、不折一矢矣。問其何以能如是？則報館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國之大，革數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價至薄，詫以為奇。豈知當軍興前軍興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於報紙中者，雲胡可量？然則謂我中華民國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紅血革命焉可也。鄙人越在海外，曾未能一分諸君子之勞，言之滋愧。

雖然鄙人二十年來固以報館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願終身不離報館之生涯者也。今幸得與同業諸英握手一堂，竊願舉鄙人過去對於報館事業之關係及今後所懷抱，為諸君一言之。

鄙人之投身報界，托始於上海《時務報》，同人多知之。

然前此尚有一段小歷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當甲午喪師以後，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營於世界大勢。乙未夏秋間，諸先輩乃發起一政社名強學會者，今大總統袁公，即當時發起之一人也。彼時同人固不知各國有所謂政黨，但知欲改良國政，不可無此種團體耳。而最初著手之事業，則欲辦圖書館與報館，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處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後孫公園設立會所，向上海購得譯書數十種，而以辦報事委諸鄙人。當時

固無自購機器之力，且都中亦從不聞有此物，乃向售《京報》處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張，名曰《中外公報》，只有論說一篇，別無記事。鄙人則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膚淺無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顏。當時安敢望有人購閱者，乃托售《京報》人隨宮門鈔分送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辦理月餘，居然每日發出三千張內外。然謠詠蜂起，送至各家門者，輒怒以目，馴至送報人懼禍，及懸重賞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強學會遂被封禁，鄙人服器書籍，皆沒收。流浪于蕭寺中者數月，益感慨時局。自審舍言論外，末由致力，辦報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數同志之助，乃設《時務報》于上海，其經費則張文襄與有力焉。而數月後，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雇傭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時務學堂之聘，脫離報館關係者數月。《時務報》雖存在，已非複前此之精神矣。當時亦不知學堂當作何辦法也。惟日令諸生作劄記，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萬數千言，亦與作報館論文無異。當時學生四十人，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特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餘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分報章，在學堂中固習焉不怪，未幾放年假，諸生攜歸鄉里，此報章遂流布人間，於是全湘譁然，鹹目鄙人為得外教眩人之術，以一丸藥翻人心而轉之，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見擯於社會。其後戊戌政變，其最有力之彈章，則摭當時所批劄記之言以為罪狀。蓋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非徒心醉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此種言論，在近數年來誠數見不鮮，然當時之人，聞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無足怪也。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復在橫濱開一《清議報》，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彼時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嚴禁入口，

馴至內地斷絕發行機關，不得已停辦。辛醜之冬，別辦《新民叢報》，稍從灌輸常識入手，而受社會之歡迎，乃出意外。

當時承團匪之後，政府創痍既複，故態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憤慨，故報中論調，日趨激烈。壬寅秋間，同時複辦一《新小說》報，專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時為最矣。

猶記曾作一小說，名曰《新中國未來記》，連登於該報者十餘回。其理想的國號，曰“大中華民國”；其理想的開國紀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總統，名曰羅在田，第二代大總統，名曰黃克強。當時固非別有所見，不過辦報在壬寅年，逆計十年後大業始就，故托言“大中華民國”祝開國五十年紀念，當西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開國紀元，乃恰在今年也。羅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遜位也；黃克強者，取黃帝子孫能自強立之意。此文在座諸君想尚多見之，今事實竟多相應，乃至與革命偉人姓字暗合，若符讖然，豈不異哉！其後見留學界及內地學校，因革命思想傳播之故，頻鬧風潮，竊計學生求學，將以為國家建設之用，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之腦中；又見乎無限制之自由平等說，流弊無窮，惴惴然懼；又默察人民程度，增進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後，青黃不接，暴民踵興，雖提倡革命諸賢，亦苦於收拾；加以比年國家財政、國民生計，艱窘皆達極點，恐事機一發，為人劫持，或至亡國；而現在西藏、蒙古離畔分攜之噩耗，又當時所日夜念及而引以為戚。自此種思想來往於胸中，於是極端之破壞，不敢主張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後之《新民叢報》，專言政治革命，不復言種族革命。質言之，則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也。及丁未夏秋間，與同人發起政聞社，其機關雜誌，名曰《政論》，鄙人實為主任。政聞社為清政府所封禁，《政論》亦廢。

最近乃複營《國風報》，專從各種政治問題，為具體之研究討論，思灌輸國民以政治常識。初志亦求溫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國之不亡而速之，劇心怵目，不復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後至去年一年之《國風報》，殆無日不與政府宣戰，視《清議報》時代，殆有過之矣。猶記當舉國請願國會運動最烈之時，而政府猶日思延宕，以宣統八年、宣統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憤既極，則在報中大聲疾呼，謂政治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複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此語在《國風報》中凡屢見，今亦成預言之讖矣。

計鄙人十八年來經辦之報凡七。自審學識譴陋，文辭樸儻，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職，惟常舉吾當時心中所信者，誠實懇摯以就正于國民已耳。今國中報館之發達，一日千里，即以京師論，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報》沿門丐閱時代，殆如隔世；崇論閎議，家喻戶曉，豈複鄙人所能望其肩背。雖然，鄙人此次歸來，仍思重理舊業。人情于其所習熟之職業，固有所不能舍耶！若夫立言之宗旨，則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發揚民力，務使養成共和法治國國民之資格，此則十八年來初志，且將終身以之者也。

而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政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欲有言，亦當先自引咎，以求恕於疇昔之革命黨；甚或捏造譏言，謂其不憚于共和希圖破壞者。即儕輩中，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舍己從人，近於貶節，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吾以為此皆誓詞也。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于共和主義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皎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識者頗能知之矣。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儼然為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

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爲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諺所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敗，不屑復爲救正，惟從事於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民之塗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套在滿政府頭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爲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

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果何負于國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爲國宣力？至於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爲不慊于共和，則更是無理取鬧。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屢言之，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

夫於前此障礙極多之君主國體，猶以其爲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屈己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豈有對於神聖高尚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破壞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爲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

若夫吾儕前此所憂革命後種種險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實章章，在人耳目，又寧能爲諱？論者得毋謂中國今日已治已安，而愛國志士之責任從是畢耶？平心論之，現在之國勢政局，爲十餘年來激烈、溫和兩派人士之心力所協同構成，以雲有功，則兩俱有功，以雲有罪，則兩俱有罪。要之，此諸人士者，欲將國家脫離厄區，躋諸樂土，而今方泛中流，未達彼岸。既能發之，當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責任之艱巨，視前十倍，又豈容一人狡卸者？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則謂

吾既已爲國家立大功、成大業矣，疇昔爲我盡義務之時期，今日爲我享權利之時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於清政府者，今則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榮於民國以爲償。此種人自待太薄，既不復有責備之價值。其束身自好者，則謂吾前此亦既已盡一部分之責任，進國家於今日之地位矣，自今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則翛然於事外而已。而所謂溫和派者，忘卻自己本來爭政體不爭國體，因國體變更，而自以爲主張失敗，甚乃生出節操問題；又忘卻現在政治，絕未改良，自己疇昔所抱志願，絕未貫徹，而自己覺得無話可說，則如鬥敗之雞，垂頭喪氣，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兩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則國家之事，更有誰管？在已治已安之時，人人不管國事，尚且不可，況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

若謂前此曾言立憲之人，當共和國體成立後，即不許其容喙於政治，吾恐古往今來普天率土之共和國，無此法律。吾儕惟知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盡人有分而絕非一部分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國家爲其私產，以政治爲其私權，其所以迫害吾儕不使容喙於政治者，無所不用其極，吾儕未嘗敢緣此自餒而放棄責任也，況在今日共和國體之下，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爲，謂欲廣續前業，常舉其所信以言論與天下相見也。忝列嘉會，深銘隆貺，聊述前此之經歷與今後之志事以塵清聽。情與詞蕪，伏希洞亮。

梁任公與英報記者之談話

(1915年9月4日)

英文《京報》記者因籌安會事及憲法起草事，特往天津訪問梁任公。任公方患赤痢頗劇，記者就病榻有所詢，先生強答之，今轉錄其談話如左。

記者問曰：近日來都中有人發起籌安會，討論國體問題，先生于意雲何？梁君答雲：鄙人一年以來，欲肆力於社會事業久矣，厭作政談，即鄙人疇昔好為政談之時，亦曾標舉二語，以告於衆曰：只論政體，不論國體。故國體問題，尤鄙人所不願談也。

記者問曰：既雲只論政體，不論國體，則國體無論為共和為君主，應無反對，且先生于數年前不嘗著論力主君主立憲乎？梁君答曰：吾所為只論政體，不論國體者，常欲在現行國體之下，求政體之改革，故當前清末葉共和革命論極盛之時，吾獨堅持君憲說，與革命黨筆戰，累十數萬言，直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事之後，吾猶著《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書，謂雖不得已而行共和，亦當虛存君位。近今某報所登古德諾博士論著商榷共和利病，且引中美、南美亂事為證，此種議論，此種證據，吾無一不於十年前痛切言之，其言視古氏所說詳盡透關更加十倍，《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等書流布人間者，不下數十萬本，可覆按也。即當辛亥九月著《新中國建設問題》時，欲遷就以存虛君，無聊之極思乃陳三義：一曰仍存清室，二曰虛

擁衍聖，三曰求立明後。此雖滑稽之談，然吾當時怵于變更國體之危險，情急之狀可以想見，今之談第二次變更國體者，猶以此三義為研究之資料也。吾當時豈有所愛于君主政體，而必犯衆怒以為之擁護者？吾以為國體與政體本絕不相蒙，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憲政，則無論為君主為共和，皆不可也。兩者既無所擇，則毋寧因仍現在之基礎，而徐圖建設理想的政體於其上，此吾數十年來持論之一貫精神也。夫天下重器也，置器而屢遷之，其傷實多，吾滋懼焉。故一面常欲促進理想的政體，一面常欲尊重現在的國體。此無他故焉，蓋以政體之變遷，其現象常為進化的，而國體之變更，其現象常為革命的。謂革命可以求國利民福，吾未之前聞。是故吾自始未嘗反對共和，吾自始未嘗反對君主，雖然吾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謂國家之大不幸莫過於革命也。

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之言論，謂共和必不能立憲，惟君主乃能立憲，此理何如？梁君答曰：鄙人愚昧，實不解此，吾求諸中外古今學者之理論而不得其解，吾求諸中外古今列國之故實而亦不得其解。今日中國欲變專制為立憲，其一當視主權者擁護憲政之誠意何如，其二當視國民運用憲政之能力何如。謂此二者緣國體之變更而遂生異動，吾百思不得其解也。

記者問曰：古德諾博士謂中國欲變更國體，須有三條件，其第一條件則須國中多數優秀之民不反對，此條件可望實現否？梁君答曰：國體而到必須變更之時，則豈更有反對之餘地？除乘機徼利藉口生事之亂黨外，決無人昌言反對者，吾敢斷言也。雖然，變更國體一次，則國家必喪失一部分熱心政治之正人，吾又敢斷言之。共和建設以還，蔚成之時彥雖多，然有用之才自甘遁棄者，以吾所知，蓋已不少。識者未嘗不為國家痛惜，然士各有志，無如何也。若更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前

次之遁棄者，固斷不復出，而繼此而遁棄者恐視前更多耳。果爾，則亦殊非國家之福也。

記者問曰：變更國體之事，將來能否成爲事實，且大總統之意向如何，先生亦有所聞否？梁君答曰：此事能否成爲事實，吾殊難言，就理論先例觀之，恐在所不免。力學之理，有動則必有反動，此原則之無可逃避者也。既有第一次之變更國體，自應有第二次之變更國體賡續而起，其動因非在今次而實在前次也。吾昔在《新民叢報》與革命黨論，謂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於帝政；以革命求立憲，其究也必反於專制。吾當時論此焦唇敝舌，而國人莫餘聽，乃流傳浸淫，以成今日之局。今以同一之論調，易時而出諸外國博士之口，而臭腐忽爲神奇，相率以研究之，既可怪詫，尤當知吾十年前所預言者，今外國博士所稱述只得其半耳，其餘一半，則吾惟冀吾言之不中也。若夫我大總統乎，則兩次就位宣誓，萬國共聞，申令煌煌，何啻三五，即偶與人泛論及此問題，其斷不肯帝制自爲之意，亦既屢次表示，有以此致疑吾大總統者，恐不敬莫大乎是也。

記者問曰：籌安會一派謂古德諾博士實倡此說，而本記者前訪博士，則謂並無此主張，先生與博士夙交好，嘗與論及否？梁君答曰：此次博士重來，曾一見訪，吾適在津，未獲相見。惟博士嘗有書致憲法起草會，所言皆就國民憲法立論，未嘗他及也。

記者問曰：聞先生在憲法起草會列席頗少，何故？梁君答曰：吾自南遊一次，感受暑熱，繼續患病，旋愈旋作，中間或不能列席，非有他故。且前數次所討論尚未及憲法內容，偶缺席當無傷，此後深願與同人作速進行，將此種國家根本大法早具草案，聊盡國民義務于萬一也。

在中國公學之演說

(1920年3月20日)

梁任公先生近自歐洲歸國，適上海中國公學恢復後第二次開學，遂開會以歡迎之。梁先生即席演說，主張發揮固有的民本精神，以矯歐洲代議制度及資本主義之流弊，頗足為國人當頭棒喝。茲錄其詞如次：

鄙人對於校中任事諸人皆為道義交，可謂精神上久已結合一致，惟自己未曾稍盡義務為可愧耳。此次遊歐，為時短而曆地多，故觀察亦不甚清切。所帶來之土產，因不甚多，惟有一件可使精神受大影響者，即將悲觀之觀念完全掃清是已。

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換言之，即將暮氣一掃而空。此次遊歐所得止此。何以能致此？則因觀察歐洲百年來所以進步之故，而中國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對於此點有所感想。

考歐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法。歐洲在此百年中，可謂在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中，亦可謂在病的狀態中。中國效法此種病態，故不能成功。

第一以政治論。例如代議制，乃一大潮流，亦十九世紀唯一之寶物，各國皆趨此途，稍有成功，而中國獨否。此何故？蓋代議制在歐洲確為一種階級，而在中國而無此可能性。

蓋必有貴族地主，方能立憲，以政權集中于少數賢人之手，

以爲交付於群眾之過渡。如英國確有此種少數優秀之人，先由貴族擴至中產階級，再擴至平民，以必有階級始能次第下移，此少數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階級之少數優秀代表全體人民。至於中國則不然。自秦以來，久無階級，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敗，蓋因社會根底完全不同故也。中國本有民意政治之雛形，全國人久已有輿論民岩之印象。但其表示之方法則甚爲渾漠爲可憾耳。如禦史制度，即其一例。其實自民本主義而言，中國人民向來有不願政府干涉之心，亦殊合民本主義之精神。對於此種特性不可漠視。往者吾人徒作中央集權之迷夢，而忘卻此種固有特性。須知集權與中國民性最不相容，強行之，其結果不生反動，必生變態，此所以吾人雖欲效法歐洲而不能成功者也。但此種不成功果爲中國之不幸乎，抑幸乎？先以他國爲喻。如日德，究竟其效法于英者，爲成功歟，抑失敗歟？日本則因結果未揭曉，懸而勿論。且言德國。其先本分兩派，一爲共和統一派，一爲君主統一派，迨俾士麥出，君主統一乃成。假定無俾氏，又假定出於共和統一之途，吾敢斷言亦必成功，特不過稍遲耳；又假定其早已採用民本主義，吾敢決其雖未能發展如現在之速，然必仍發達如故。則可見此五十年乃繞道而走，至今仍須歸原路，則並非幸也可知矣。總之德國雖學英而成，然其價值至今日則仍不免于重新估定。如中國雖爲學而失敗者，然其失敗未必爲不幸。譬如一人上山，一人走平地，山後無路，勢必重下，而不能上山者，則有平路可走。可知中國國民，此次失敗，不過小受波折，固無傷於大體，且將來大有希望也。

第二論社會亦然。中國社會制度頗有互助精神。競爭之說，素爲中國人所不解，而互助則西方人不甚瞭解。中國禮教及祖先崇拜，皆有一部分爲出於克己精神與犧牲精神者。中國人之

特性不能拋棄個人享樂，而歐人則反之。夫以道德上而言，決不能謂個人享樂主義為高，則中國人之所長，正在能維持社會的生存與增長。故中國數千年來經外族之蹂躪，而人數未嘗減少。職此之故，因此吾以為不必學他人之競爭主義，不如就固有之特性而修正擴充之也。

第三論經濟。西方經濟之發展，全由於資本主義，乃系一種不自然之狀態，並非合理之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然已將趨末路，且其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對於資本集中，最不適宜，數十年來欲為之效法，而始終失敗。

然此失敗，未必為不幸。蓋中國因無貴族地主，始終實行小農制度。此種小農制度，法國自革命後始得之，俄之多數派亦主張此制，而中國則固有之。現代經濟皆以農業為經濟基礎，則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豈非大幸？將來大可取新近研究所得之制度而採用之。鄙人覺中國之可愛，正在此。

總之，吾人當將固有國民性發揮光大之，即當以消極變為積極是已。如政治本為民本主義，惜其止在反對方面，不在組織方面；社會制度本為互助主義，亦惜止限於家庭方面，若變為積極，斯佳矣。鄙人自作此遊，對於中國，甚為樂觀，興會亦濃，且覺由消極變積極之動機，現已發端。諸君當知，中國前途絕對無悲觀，中國固有之基礎，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勵進前往，可也。以人格論，在現代，以李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義能見實行。惟俄國國民性為極端，與中國人之中庸性格不同。吾以為中國人亦非設法調和不可，即於思想當為澈底解放，而行為則當踏實，必自立在穩當之地位。學生諸君當人人有自任心，極力從培植能力方面著想，總須將自己發展到圓滿方可。對於中國不必悲觀，對於自己則

設法養成高尚人格，則前途誠未可量也。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

(1921年10月10日)

今日天津全學界公祝國慶，鄙人得參列盛會，榮幸之至。我對於今日的國慶，有兩種感想：第一，是辛亥革命之意義；

第二，是十年雙十節之樂觀。請分段說明，求諸君指教。

“革命”兩個字，真算得中國歷史上的家常茶飯，自唐虞三代以到今日，做過皇帝的大小不下三四十家，就算是經了三四十回的革命。好象戲臺上一個紅臉人鬼混一會，被一個黃臉人打下去了；黑臉人鬼混一會，又被一個花臉人打下去了。拿歷史的眼光看過去，真不知所爲何來。一千多年前的劉邦、曹操、劉淵、石勒是這副嘴臉，一千多年後的趙匡胤、朱元璋、忽必烈、福臨也是這副嘴臉。他所走的路線，完全是“兜圈子”，所以可以說是絕無意義。我想中國歷史上有意義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黃帝、堯、舜以來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漢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來貴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們今天所紀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甚麼意義呢？簡單說：

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

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憑藉。

自覺，覺些甚麼呢？

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

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這兩種精神，原是中國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間，受了國外環境和學說的影響，於是多年的“潛在本能”忽然爆發，便把這回絕大的自覺產生出來。

如今請先說頭一件的民族精神。原來一個國家被外來民族征服，也是從前歷史上常有之事，因為凡文化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遷，流於靡弱，碰著外來遊牧慍悍的民族，很容易被牠蹂躪。所以二三千年來世界各文明國，沒有那一國不經過這種苦頭。但結果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覺心的強弱何如。所謂自覺心，最要緊的是覺得自己是“整個的國民”，永遠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例如猶太人，是整個卻不是國民；羅馬人是國民卻不是整個；印度人既不是國民更不是整個了。所以這些國從前雖然文化燦爛，一被外族征服，便很難爬得轉來。講到我們中國，這種苦頭，真算吃得夠受了。自五胡亂華以後，跟著甚麼北魏咧，北齊咧，北周咧，遼咧，金咧，把我們文化發祥的中原鬧得稀爛。後來蒙古、滿洲，更了不得，整個的中國，完全被他活吞了。雖然如此，我們到底把他們攆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來這分家產，畢竟還在咱們手裏。諸君別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請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們平輩的國家，如今都往那裏去了？現在赫赫有名的國家，都是比我們晚了好幾輩。我們好象長生不老的壽星公，活了幾千年，經過千災百難，如今還是和小孩子一樣，萬事都帶幾分幼稚態度。這是什麼原故呢？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覺悟，覺得我們這一族人象同胞兄弟一般，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又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在人類全體中關係極大，把我們的文化維持擴大一分，就是人類幸福擴大一分。這種觀念，任憑別人說

我們是保守也罷，說我們是驕慢也罷，總之我們斷斷乎不肯自己看輕了自己，確信我們是世界人類的優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別的民族底下。這便是我們幾千年來能夠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國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滿洲人做了皇帝嗎？到了後來，面子上雖說是中國人被滿洲人征服，骨子裏已經是滿洲人被中國人征服，因為滿洲漸漸同化到中國，他們早已經失了一個民族的資格了。雖然如此，我們對於異族統治的名義，也斷斷不能忍受。這並不是爭甚麼面子問題，因為在這種名義底下，國民自立的精神總不免萎縮幾分。所以晚明遺老象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把一種極深刻的民族觀念傳給後輩，二百多年，未嘗斷絕。到甲午年和日本打一仗打敗了，我們覺得這並不是中國人打敗，是滿洲人拖累著中國人打敗。恰好碰著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昌的時代，他們的學說給我們極大的刺激，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積的民族精神，盡情髮露，排滿革命，成為全國人信仰之中堅。那性質不但是政治的，簡直成為宗教的了。

第二件再說那民主精神。咱們雖說是幾千年的專制古國，但咱們向來不承認君主是什麼神權，什麼天授。歐洲中世各國，都認君主是國家的主人，國家是君主的所有物。咱們腦筋裏頭，卻從來沒有這種謬想。咱們所篤信的主義，就是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拿一個鋪子打譬，人民是股東，皇帝是掌櫃；股東固然有時懶得管事，到他高興管起事來，把那不妥當的掌櫃攆開，卻是認為天經地義。還有一件，咱們向來最不喜歡政府擴張權力，干涉人民，咱們是要自己料理自己的事。咱們雖然是最能容忍的國民，倘若政府侵咱們自由超過了某種限度，咱們斷斷不能容忍。咱們又是二千年來沒有甚麼階級制度，全國四萬萬人都是一般的高，一樣的大。一個鄉下

窮民，只要他有本事，幾年間做了當朝宰相，並不為奇；宰相辭官回家去，還同小百姓一樣，受七品知縣的統治，法律上並不許有什麼特權。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算是我們中國人二千年來的公共信條。事實上能得到甚麼程度，雖然各時代各有不同，至於這種信條，在國民心目中卻是神聖不可侵犯。我近來常常碰著些外國人，很疑惑我們沒有民治主義的根柢，如何能夠實行共和政體。我對他說，恐怕中國人民治主義的根柢，只有比歐洲人發達的早，並沒比他們發達的遲；只有比他們打疊的深，並沒比他們打疊的淺。我們本來是最“德謨克拉西”的國民，到近來和外國交通，越發看真“德謨克拉西”的好處，自然是把他的本性，起一種極大的衝動作用了。回顧當時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們的信條相背，安得不一齊動手端茶碗送客呢？

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知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主義雖然全同，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兩派人各自進行，表面上雖像是分歧，目的總是歸著到一點。一面是同盟會的人，暗殺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許多壯烈行爲；一面是各省咨議局中立憲派的人，請願咧，彈劾咧，用公開手段做了許多群眾運動。這樣子鬧了好幾年，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財產，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機會湊巧，便不約而同的起一種大聯合運動。武昌一聲炮響，各省咨議局先後十日間，各自開一場會議，發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佔鋪產的掌櫃，便乖乖的把全盤交出，我們永遠托命的中華民國，便頭角崢嶸的誕生出來了。這是誰的功勞呢？

可以說誰也沒有功勞，可以說誰也有功勞。老實說一句，

這是全國人的自覺心，到時一齊迸現的結果。現在咱們中華民國，雖然不過一個十歲小孩，但咱們卻是千信萬信，信得過他一定與天同壽。從今以後，任憑他那一種異族，野蠻咧，文明咧，日本咧，歐美咧，獨佔咧，共管咧，若再要來打那統治中國的壞主意，可斷斷乎做不到了。任憑甚麼人，堯舜咧，桀紂咧，劉邦、李世民、朱元璋咧，王莽、朱溫、袁世凱咧，若再要想做中國皇帝，可是海枯石爛不會有這回事了。這回革命，就象經過商周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部落酋長的世界；就象經過秦漢之間的革命，不會退回到貴族階級的世界。

所以從歷史上看來，是有空前絕大的意義，和那紅臉打倒黑臉的把戲，性質完全不同。諸君啊，我們年年雙十節紀念，紀念個甚麼呢？就是紀念這個意義。爲甚麼要紀念這個意義？爲要我們把這兩種自覺精神越加發揚，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別要忘記。如其不然，把這雙十節當作前清陰曆十月初十的皇太后萬壽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懶，難道我們的光陰這樣不值錢，可以任意荒廢嗎？諸君想想啊！

我下半段要說的是十年雙十節之樂觀。想諸君驟然聽著這個標題，總不免有幾分詫異，說是現在人民痛苦到這步田地，你還在那裏樂觀，不是全無心肝嗎？但我從四方八面仔細研究，覺得這十年間的中華民國，除了政治一項外，沒有那一樣事情不是可以樂觀的。就算政治罷，不錯，現時是十分悲觀，但這種悲觀資料，也並非很難掃除，只要國民加一番努力，立刻可以轉悲爲樂。請諸君稍耐點煩，聽我說明。

樂觀的總根源，還是剛才所說那句老話：“國民自覺心之發現。”因爲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會自動，自然會自立。

一個人會自立，國民裏頭便多得一個優良分子；個人人會自立，國家當然自立起來了。十年來這種可樂觀的現象，在實

業、教育兩界，表現得最爲明顯。我如今請從實業方面舉幾件具體的事例；宣統三年，全國紡紗的錠數，不滿五十萬錠；

民國十年，已超過二百萬錠了。日本紗的輸入，一年一年的遞減，現在已到完全封絕的地步。宣統三年，全國產煤不過一千二三百萬噸；民國十年，增加到二千萬噸了。還有一件應該特別注意的，從前煤礦事業，完全中國人資本，中國人自當總經理，中國人自當工程師，這三個條件具備的礦，一個也沒有，所出的煤，一噸也沒有；到民國十年，在這條件之下所產的煤四百萬噸，幾乎占全產額四分之一了。此外象制絲咧，制麵粉咧，制煙咧，制糖咧，制鹽咧，農墾咧，漁牧咧，各種事業，我也不必列舉統計表上許多比較的數目字，免得諸君聽了麻煩，簡單說一句，都是和紗廠，煤礦等業一樣，有相當的比例進步。諸君試想，從前這種種物品，都是由外國輸入，或是由外國資本家經營，我們每年購買，出了千千萬萬金錢去脹外國人，如今挽回過來的多少呢？養活職工又多少呢？至如金融事業，宣統三年，中國人自辦的只有一個大清銀行，一個交通銀行，辦得實在幼稚可笑；說到私立銀行，全國不過兩三家，資本都不過十萬以內。全國金融命脈，都握在上海、香港幾家外國銀行手裏頭，捏扁搓圓，憑他尊便。到今民國十年，公私大小銀行有六七十家，資本五百萬以上的亦將近十家，金融中心漸漸回到中國人手裏。象那種有外國政府站在後頭的中法銀行，宣告破產，還是靠中國銀行家來救濟整理，中國銀行公會的意見，五國銀行團不能不表相當的尊重了。諸君啊，諸君別要誤會，以爲我要替資本家鼓吹。現在一部分的資本家，誠不免用不正當的手段，掠得不正當的利益，我原是深惡痛恨；而且他們的事業，也難保他都不失敗。但這些情節，暫且不必多管。我總覺得目前這點子好現象，確是從國民自覺心發育出

來：“中國人用的東西，爲什麼一定仰給外國人？”這是自覺的頭一步；“外國人經營的事業，難道中國人就不能經營嗎？”這是自覺的第二步；“外國人何以經營得好，我們從前趕不上人家的在什麼地方？”這是自覺的第三步。有了這三種自覺，自然會生出一種事實來，就是“用現代的方法，由中國人自動來興辦中國應有的生產事業。”我從前很耽心，疑惑中國人組織能力薄弱，不能舉辦大規模的事業。近來得了許多反證，把我的疑懼逐日減少。我覺得中國人性質，無論從那方面看去，總看不出比外國人弱的地方；所差者還是舊有的學問知識，對付不了現代複雜的社會。即如公司一項，前清所辦的什有八失敗，近十年內卻是成功的成數比失敗的多了。這也沒甚麼稀奇，從前辦公司的不是老官場便是老買辦，一厘新知識也沒有，如今年富力強的青年或是對於所辦事業有專門學識的，或是受過相當教育常識豐富的，漸漸插足到實業界，就算老公司裏頭的老輩，也不能不汲引幾位新人物來做臂膀。簡單說一句，實業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對於那舊的，已經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幾家辦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讓外國人，只有比他們還要嶄新進步。剛才所說的是組織方面，至於技術方面，也是同樣的進化。前幾天有位朋友和我說一段新聞，我聽了甚有感觸，諸君若不厭麻煩，請聽我重述一番。據說北京近來有個制酒公司，是幾位外國留學生創辦的，他們卑禮厚幣，從紹興請了一位制酒老師傅來。那位老師傅頭一天便設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帶領他們致敬盡禮的去禱拜。這班留學生，自然是幾十個不願意，無奈那老師傅說不拜酒仙，酒便制不成，他負不起這責任，那些留學生因爲熱心學他的技術，只好胡亂陪著拜了。後來這位老師傅很盡職的在那裏日日制酒，卻是每回所制總是失敗；一面這幾位學生在旁邊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爲南

北氣候和其他種種關係所致，又發明種種補救方法，和老師傅說，老師傅總是不信。後來這些學生用顯微鏡把發酵情狀打現出來，給老師傅瞧，還和他說明所以然之故，老師傅聞所未聞，才恍然大悟的說道：“我向來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誠心，或是你們有什麼衝撞，如今才明白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從此老師傅和這群學生教學相長，用他的經驗來適用學生們的學理，制出很好的酒來了。這段新聞，聽著像是瑣碎無關輕重，卻是“科學的戰勝非科學的”真憑實據。又可見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輩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幫助，也並非難。只要你有真實學問再把熱誠貫注過去，天下從沒有辦不通的事啊。我對民國十年來生產事業的現象，覺得有一種趨勢最為可喜，就是科學逐漸占勝。科學的組織，科學的經營，科學的技術，一步一步的在我們實業界中得了地盤。此後凡屬非科學的事業，都要跟著時勢，變計改良，倘其不然，就要劣敗淘汰去了。這種現象，完全是自覺心發動擴大的結果，完全是民國十年來的新氣象。諸君想想，這總算夠得上樂觀的好材料罷。

在教育方面，越發容易看得出來。前清末年辦學堂，學費、膳費、書籍費，學堂一攬千包，還倒貼學生膏火，在這種條件底下招考學生，卻是考兩三次還不足額。如今怎麼樣啦？送一位小學生到學校，每年百打百塊錢，大學生要二三百，然而稍為辦得好點的學校，那一處不是人滿。為什麼呢？

這是各家父兄有極深刻的自覺，覺得現代的子弟非求學問不能生存。在學生方面，從前小學生逼他上學，好象拉牛上樹，如今卻非到學堂不快活了；大學生十個裏頭，總有六七個曉得自己用功，不必靠父師督責。一上十五六歲，便覺得倚賴家庭，是不應該的，時時刻刻計算到自己將來怎樣的自立。從前的普通觀念，是想做官才去讀書，現在的學生，他畢業後怎麼的變

遷，雖然說不定，若當他在校期間，說是打算將來拿學問去官場裏混飯吃，我敢保一千人裏頭找不著一個。以上所說這幾種現象，在今日看來，覺得很平常，然而在十年前卻斷斷不會有的。爲甚麼呢？因爲多數人經過一番自覺之後才能得來，所以斷斷不容假借。講到學問本身方面，那忠實研究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增長。固然是受了許多先輩提倡的影響，至於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爲全國學問界的水平線提高了，想要學十年前多數學生的樣子，靠那種“三板斧”、“半瓶醋”的學問來自欺欺人，只怕不會站得住。學生有了這種自覺，自然會趨到忠實研究一路了。既有了研究精神，興味自然是愈引愈長，程度自然是愈進愈深。近兩年來“學問饑餓”的聲浪，彌漫于青年社會。須知凡有病的人，斷不會覺得饑餓，我們青年覺得學問饑餓，便可證明他那“學問的胃口”消化力甚強；消化力既強，營養力自然也大。咱們學問界的前途，誰能夠限量他呢？有人說：“近來新思潮輸入，引得許多青年道德墮落，是件極可悲觀的事。”這些話，老先生們提起來，什有九便皺眉頭。依我的愚見，勸他們很可以不必白操這心。人類本來是動物不是神聖，“不完全”就是他的本色。現在不長進的青年固然甚多，難道受舊教育的少爺小姐們，那下流種子又會少嗎？不過他們的醜惡摭掩起來，許多人看不見罷了。凡一個社會當過渡時代，魚龍混雜的狀態，在所不免，在這個當口，自然會有少數人走錯了路，成了時代的犧牲品。但算起總帳來，革新的文化，在社會總是有益無害。因爲這種走錯路的人，對於新文化本來沒有什麼領會，就是不提倡新文化，他也會墮落。那些對於新文化確能領會的人，自然有法子鞭策自己、規律自己，斷斷不至於墮落。不但如此，那些借新文化當假面具的人，終久是在社會上站不住，任憑他出風頭出三兩年，畢竟要屏出社會活動圈以

外。剩下這些在社會上站得住的人，總是立身行己，有些根柢，將來新社會的建設，靠的是這些人，不是那些人。所以我對於現在青年界的現象，覺得是純然可以樂觀的。別人認為悲觀的材料，在我的眼內，都不成問題。

以上不過從實業、教育兩方面立論，別的事在今天的短時間內恕我不能多舉。總起來說一句，咱們十個年頭的中華民國，的確是異常進步。前人常說：理想比事實跑得快。照這十年的經驗看來，倒是事實比理想跑得快了。因為有許多事項，我們當宣統三年的時候，絕不敢說十年之內會辦得到，哈哈！如今早已實現了。尤可喜的是，社會進步所走的路，一點兒沒有走錯。你看，近五十年來的日本，不是跑得飛快嗎？

可惜路走歪了，恐怕跑得越發遠，越發回不過頭來。我們現在所走的，卻是往後新世界平平坦坦的一條大路；因為我們民族，本來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很豐富的，所以一到共和的國旗底下，把多年的潛在本能發揮出來，不知不覺，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應。現在萬事在草創時代，自然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許多毛病，這也無庸為諱。但方向既已不錯，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進的志氣又不是沒有，象這樣的國民，你說會久居人下嗎？還有一件，請諸君別要忘記；

我們這十年內社會的進步，乃是從極黑暗、極混亂的政治狀態底下，勉強掙扎得來。人家的政治，是用來發育社會；我們的政治，是用來摧殘社會。老實說一句，十年來中華民國的人民，只算是國家的孤臣孽子。他們在這種境遇之下，還掙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為清明幾分，他的進步還可限量嗎？

講到這裏，諸君怕要說：“梁某人的樂觀主義支援不下去了。”我明白告訴諸君，我對於現在的政治，自然是十二分悲

觀；對於將來的政治，卻還有二十四分的樂觀哩！到底可悲還是可樂，那關鍵卻全在國民身上。國民個個都說“悲呀，悲呀”！那真成了舊文章套調說的“不亦悲乎！”只怕跟著還有句“嗚呼哀哉”呢！須知政治這樣東西，不是一件礦物，也不是一個鬼神，離卻人沒有政治，造政治的橫豎不過是人。所以人民對於政治，要他好他便好了，隨他壞他便壞了。須知十年來的壞政治，大半是由人民縱壞。今日若要好政治，第一，是要人民確然信得過自己有轉移政治的力量；第二，是人民肯把這分力量拿出來用。只要從這兩點上有徹底的自覺，政治由壞變好，有什麼難？拿一家打譬，主人懶得管事，當差的自然專橫，專橫久了，覺得他象不知有多大的神通，其實主人稍為發一發威，那一個不怕？現在南南北北甚麼總統咧，巡帥咧，聯帥咧，督軍咧，總司令咧，都算是素來把持家政的悍仆，試問他們能有多大的力量，能有多久的運命？眼看著從前在臺面上逞威風的，已經是一排一排的倒下去，你要知道現時站在臺上的人結果如何，從前站的人就是他的榜樣。我們國民多半拿軍閥當作一種悲觀資料，我說好象怕黑的小孩，拿自己的影子嚇自己。須知現在紙糊老虎的軍閥，國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就是不推他也自己要倒。不過推他便倒得快些，不推他便倒得慢些。

他們的末日，已經在閻羅王冊上注了定期，在今日算不了什麼大問題。只是一件，倘若那主人還是老拿著不管事的態度，那麼這一班壞當差的去了，別一班壞當差的還推升上來，政治卻永遠無清明之日了。講到這一點嗎，近來許多好人打著不談政治的招牌，卻是很不應該；社會上對於談政治的人，不問好歹，一概的厭惡冷談，也是很不應該。國家是誰的呀？政治是誰的呀？正人君子不許談，有學問的人不許談，難道該讓給亡

清的貪官污吏來談？難道該讓給強盜頭目來談？難道該讓給流氓痞棍來談？我奉勸全國中優秀分子，要從新有一種覺悟：“國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關係的。談，我是要談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多數好人都談政治，都管政治，那壞人自然沒有站腳的地方。

再申說一句，只要實業界、教育界有嚴重監督政治的決心，斷不愁政治沒有清明之日。好在據我近一兩年來冷眼的觀察，國民吃政治的苦頭已經吃夠了，這種覺悟，已經漸漸成熟了。我信得過我所私心祈禱的現象，不久便要實現。方才說的對於將來政治有二十四分樂觀，就是爲此。

諸君，我的話太長了，麻煩諸君好幾點鐘，很對不起。但盼望還容我總結幾句。諸君啊，要知道希望是人類第二個生命，悲觀是人類活受的死刑！一個人是如此，一個民族也是如此。古來許多有文化的民族，爲甚麼會滅亡得無影無蹤呀？

因爲國民志氣一旦頹喪了，那民族便永遠翻不轉身來。我在歐洲看見德奧兩國戰敗國人民，德國人還是個個站起了，奧國人已經個個躺下去，那兩國前途的結果，不問可知了。我們這十歲大的中華民國，雖然目前像是多災多難，但他的稟賦原來是很雄厚的，他的環境又不是和他不適，他這幾年來的發育，已經可觀，難道還怕他會養不活不成？養活成了，還怕沒有出息嗎？只求國民別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別要把志氣衰頹下去，將來在全人類文化上，大事業正多著哩。我們今天替國家做滿十歲的頭一回整壽，看著過去的成绩，想起將來的希望，把我歡喜得幾乎要發狂了。我願意跟著諸君齊聲三呼：“中華民國萬歲！”

人權與女權

(1922年11月6日)

諸君看見我這題目，一定說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說人權自然連女權包在裏頭，爲什麼把人權和女權對舉呢？哈哈！

不通誠然是不通，但這不通題目，並非我梁某人杜撰出來。社會現狀本來就是這樣的不通，我不過照實說，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罷了。

我要出一個問題考諸君一考：“什麼叫做人？”諸君聽見我這話，一定又要說：“梁某只怕瘋了！這問題有什麼難解？

凡天地間‘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都是人。”哈哈！

你這個答案錯了。這個答案只能解釋自然界“人”字的意義，並不能解釋歷史上“人”字的意義。歷史上的人，其初範圍是很窄的，一百個“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之中，頂多有三幾個夠得上做“人”，其餘都夠不上！換一句話說：從前能夠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歷史慢慢開展，“人格人”才漸漸多起來。

諸君聽這番話，只怕越聽越糊塗了。別要著急，等我逐層解剖出來。同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權，我也該享有。是不是呢？著啊，果然應該如此。但是從歷史上看來，卻大大不然。

無論何國歷史，最初總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隸”。奴隸豈

不也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嗎！然而那些非奴隸的人，只認他們是貨物，不認他們是人。諸君讀過西洋歷史，諒來都知道古代希臘的雅典，號稱“全民政治”，說是個個人都平等都自由。又應該知道有位大哲學家柏拉圖，是主張共和政體的老祖宗。不錯，柏拉圖說，凡人都應該參與政治，但奴隸卻不許。爲什麼呢？因爲奴隸並不是人！雅典城裏幾萬人，實際上不過幾千人參與政治。爲什麼說是全民政治呢？因爲他們公認是“人”的都已參與了，剩下那一大部分，便是奴隸，本來認做貨物不認做人。

不但奴隸如此，就是貴族和平民比較，只有貴族算是完完全全一個人，平民頂多不過夠得上做半個人。許多教育，只准貴族受，不准平民受；許多職業，只准貴族當，不准平民當；許多財產，只准貴族有，不准平民有。這種現象，我們中國自唐虞三代到孔子的時候便是如此；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一直到十八世紀都是如此。

在奴隸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隸的人把奴隸不當人看，連那些奴隸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人”。在貴族制度底下，不但貴族把平民當半個人看，連那些平民也自己覺得我這個人和他那個人不同。如是者渾渾沌沌過了幾千年。

人是有聰明的，有志氣的，他們慢慢的從夢中覺醒起來了！你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我也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爲什麼你便該如彼我便該如此？他們心問口、口問心，經過多少年煩悶悲哀，忽然石破天驚，發明一件怪事：“啊，啊！原來我是一個人！”這件怪事，中國人發明到什麼程度我且不說，歐洲人什麼時候發明呢？大約在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

他們一旦發明了自己是個人，不知不覺的便齊心合力下一個決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條件預備充實，一面要把做人的權利

擴張圓滿。第下，凡是人都要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不能讓貴族和教會把學問壟斷。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當的職業，不許說某項職業該被某種階級的人把持到底。

第三步，為保障前兩事起見，一國政治，凡屬人都要有權過問。總說一句：他們有了“人的自覺”，便發生出人權運動。

教育上平等權，職業上平等權，政治上平等權，便是人權運動的三大階段。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類心力發動起來，什麼東西也擋他不住。“一！二！三！開步走！”“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紀末年，在法國巴黎城轟的放出一聲大炮來：《人權宣言》！好呀好呀！我們一齊來！屬地麼，要自治；階級麼，要廢除；選舉麼，要普遍。黑奴農奴麼，要解放。十九世紀全個歐洲、全個美洲熱烘烘鬧了一百年，鬧的就是這一件事。

吹喇叭，放爆竹，吃乾杯，成功！凱旋！人權萬歲！從前只有皇帝是人，貴族是人，僧侶是人，如今我們也和他們一樣，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凡叫做人的，都恢復他們資格了。人權萬歲！萬萬歲！

萬歲聲中，還有一大部分“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在那邊悄悄地滴眼淚。這一部分動物，雖然在他們同類中占一半的數量，但向來沒有把他們編在人類裏頭。這一部分是誰，就是女子！人權運動，運動的是人權。他們是 Women 不是 Men，說得天花亂墜的人權，卻不關她們的事！

眼淚是最神聖不過的東西，眼淚是從自覺的心苗中才滴得出來。男子固然一樣的兩眼睛一個鼻子，沒有什麼貴族、平民、奴隸的分別，難道女子又只有一隻眼睛半個鼻子嗎？當人權運動高唱入雲的時候，又發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

原來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有了這種發明，於是女權運動

開始起來。女權運動，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詞，叫做廣義的人權運動。

廣義的人權運動——女權運動，和那狹義的人權運動——平民運動正是一樣，要有兩種主要條件：第一要自動，第二要有階段。

什麼叫自動呢？例如美國放奴運動，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愛心的白人要解放他們，這便是他動不是自動。不由自動得來的解放，雖解放了也沒有什麼價值。不惟如此，凡運動是多數人協作的事，不是少數人包辦的事，所以要多數共同的自動。例如中國建設共和政體，僅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動，其餘大多數不管事，這仍算是他動不是自動。象歐洲十九世紀的平民運動，的確是出於全部或大多數的平民自覺自動，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徹底的理由，全在乎此。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何如。

什麼是階段呢？前頭說過，人權運動含有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政治上平等權。這三件事雖然一貫，但裏頭自然分出個步驟來。在貴族壟斷權利的時代，他們辯護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說：我們貴族所有的學問知識，你們平民沒有；我們貴族辦得下來的事，你們平民辦不下來。這話對不對呢？對呀。歐洲中世的社會情狀，的確是如此。倘若十八、九世紀依然是這種情狀，我敢保《人權宣言》一定發不出來，即發出來也是空話。所以自文藝復興以來，他們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貴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這種機會陸續到手，他們便十二分努力去增進自己的知識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紀時，平民的知識能力，比貴族只有加高，絕無低下，於是乎一鼓作氣，把平民運動成功了。換一句話說：他們是先把做人條件預備充實，才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

他們的女權運動，現在也正往這條路上走。女權運動，也是好幾十年前已經開始了，但勢力很是微微不振。爲什麼不振呢？因爲女子知識能力的確趕不上男子。爲什麼趕不上呢？

因爲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他們用全力打破這一關，打破之後，再一步一步的肉博前去，以次到職業問題，以次到參政權問題。現在歐美這種運動，漸漸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們怎麼樣呢？哎，說起來，又慚愧，又可憐，連大部分男子也沒有發明自己是個人，何論女子！狹義的人權運動還沒有做過，說什麼廣義的人權運動！所以有些人主張“女權尚早論”，說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

這種話對嗎？不對。歐洲造鐵路，先有了狹軌，才漸漸改成廣軌；我們造鐵路，自然一動手就用廣軌，有什麼客氣！歐洲人把狹義廣義的人權運動分作兩回做，我們並作一回，並非不可能的事。但有一件萬不可以忘記：狹軌廣軌固然不成問題，然而沒有築路便想開車，卻是斷斷乎不行的。我說一句不怕諸君嘔氣的話：中國現在男子的知識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講女權嗎？頭一個條件，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換一句話說，是要有職業。譬如某學校出了一個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誰爭贏誰？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書，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再進一步，假使女子參政權實行規定在憲法，到選舉場中公開講演自由競爭，又誰爭贏誰？以現在情形論，我斗膽敢說：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敗。爲什麼呢？因爲現在女子的知識能力實實在在不如男子。

天生成不如嗎？不然不然，不過因爲學力不夠。爲什麼學力不夠？爲的是從前女子求學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機會。沒有均

等機會，固然不是現在女子之過；然而學力不夠，卻是不能諱言的事實。諸君在英語文讀本裏頭諒來都讀過一句格言：

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即權力。不從知識基礎上求權力，權力斷斷乎得不到；僥倖得到，也斷斷乎保持不住。一個人如此，階級相互間也是如此，兩性相互間也是如此。

講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得一個結論了。女權運動，無論爲求學運動，爲競業運動，爲參政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爲必要。若以程式論，我說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近來講女權的人，集中於參政問題，我說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老實說一句：現在男子算有參政權沒有？說沒有嗎？《約法》上明明規定；說有嗎？民國成立十一個年頭，看見那一位男子曾參過政來？還不是在選舉人名冊上湊些假名，供那班“政棍”買票賣票的工具！人民在這種政治意識之下，就讓你爭得女子參政權，也不過每縣添出千把幾百個“趙蘭、錢蕙、孫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幾票生意！我真不願志潔行芳的姊妹們，無端受這種污辱。平心而論，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廢食，這種憤激之談，我也不願多說了。歸根結底一句：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譚。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知識能力上力爭上游，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

諸君啊！現在全國中女子知識的製造場，就靠這十幾個女子師範學校，諸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基本軍隊。莊子說得好：

“水之積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諸君要知道自己責任重大，又要知道想盡此責任，除卻把學問做好，知識能力提高外，別無捷徑。我盼望諸君和全國姊妹們，都徹底覺悟自

己是一個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人權運動。這回運動成功的時候，真可以歡呼人權萬歲了！

情聖杜甫

(1922年)

—

今日承詩學研究會囑託講演，可惜我文學素養很淺薄，不能有甚麼新貢獻，只好把咱們家裏老古董搬出來和諸君摩拳一番，題目是“情聖杜甫”。在講演本題以前，有兩段話應該簡單說明：

第一，新事物固然可愛，老古董也不可輕輕抹煞。內中藝術的古董，尤為有特殊價值。因為藝術是情感的表現，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美，所以不能說現代人的藝術一定比古人進步。

第二，用文字表出來的藝術——如詩詞歌劇小說等類，多少總含有幾分國民的性質。因為現在人類語言未能統一，無論何國的作家，總須用本國語言文字做工具；這副工具操練得不純熟，縱然有很豐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為藝術的表現。

我根據這兩種理由，希望現代研究文學的青年，對於本國二千年來的名家作品，著實費一番工夫去賞會他，那麼，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二

杜工部被後人上他徽號叫做“詩聖”。詩怎麼樣才算“聖”，標準很難確定，我們也不必輕輕附和。我以為工部最少可以當得起情聖的徽號。因為他的情感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真實的，極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樣子，能象電氣一般，一振一蕩的打到別人的心弦上，中國文學界寫情聖手，沒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聖。

我們研究杜工部，先要把他所生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略敘梗概，看出他整個的人格：兩晉六朝幾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混成時代，中原被異族侵入，攙雜許多新民族的血；

江南則因中原舊家次第遷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當時文藝上南北派的痕迹顯然，北派真率悲壯，南派整齊柔婉，在古樂府裏頭，最可以看出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經過完成了，政治上統一，影響及于文藝，自然會把兩派特性合冶一爐，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時代，盛唐正是成熟時代。內中玄宗開元間四十年太平，正孕育出中國藝術史上黃金時代。到天寶之亂，黃金忽變為黑灰。時事變遷之劇，未有其比。當時蘊蓄深厚的文學界，受了這種激刺，益發波瀾壯闊。杜工部正是這個時代的驕兒。他是河南人，生當玄宗開元之初。早年漫遊四方，大河以北都有他足迹，同時大文學家李太白、高逵夫，都是他的摯友。中年值安祿山之亂，從賊中逃出，跑到甘肅的靈武謁見肅宗，補了個“拾遺”的官，不久告假回家。又碰著饑荒，在陝西的同穀縣，幾乎餓死。後來流落到四川，依一位故人嚴武。嚴武死後，四川又亂，他避難到湖南，在路

上死了。他有兩位兄弟，一位妹子，都因亂離難得見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離，他一個小兒子，因饑荒餓死，兩個大兒子，晚年跟著他在四川。他一生簡單的經歷，大略如此。

他是一位極熱腸的人，又是一位極有脾氣的人。從小便心高氣傲，不肯趨承人。他的詩道：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幹謁。

（《奉先詠懷》）

又說：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贈韋左丞》）

可以見他的氣概。嚴武做四川節度，他當無家可歸的時候去投奔他，然而一點不肯趨承將就，相傳有好幾回衝撞嚴武，幾乎嚴武容他不下哩。他集中有一首詩，可以當他人格的象徵：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穀。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茆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佳人》）

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貴的，境遇是非常可憐的，情緒是非常溫厚的，性格是非常高抗的，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寫照。

三

他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他有兩句詩：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

（《奉先詠懷》）

這不是瞎吹的話，在他的作品中，到處可以證明。這首詩底下便有兩段說：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
(同上)

又說：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同上)

這種詩幾乎純是現代社會黨的口吹。他做這詩的時候，正是唐朝黃金時代，全國人正在被鏡裏霧裏的太平景象醉倒了。

這種景象映到他的眼中，卻有無限悲哀。

他的眼光，常常注視到社會最下層，這一層的可憐人那些狀況，別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們的情緒，別人傳不出，他都傳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別”，便是那時代社會狀況最真實的影戲片，《垂老別》的：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熟知是死別，且複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新安吏》的：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石壕吏》的：

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這些詩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寫之人的精神併合爲一，才能做出。他所寫的是否他親聞親見的事實，抑或他腦中創造的影像，且不管他；總之他做這首《垂老別》時，他已經化身做那位六七十歲拖去當兵的老頭子，做這首《石壕吏》時，他已經化身做那位兒女死絕衣食不給的老太婆，所以他說的話，完

全和他們自己說一樣。

他還有《戲呈吳郎》一首七律，那上半首是：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家貧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這首詩，以詩論，並沒什麼好處，但敘當時一件瑣碎實事，——一位很可憐的鄰舍婦人偷他的棗子吃，因那人的惶恐，把作者的同情心引起了。這也是他注意下層社會的證據。

有一首《縛雞行》，表出他對於生物的泛愛，而且很含些哲理：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人厭雞食蟲蟻，未知雞賣還遭烹。蟲雞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時了，注目寒江倚山閣。

有一首《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結尾幾句說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被凍死亦足。

有人批評他是名士說大話，但據我看來，此老確有這種胸襟，因爲他對於下層社會的痛苦，看得真切，所以常把他們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

四

他對於一般人如此多情，對於自己有關係的人，更不待說了。我們試看他對朋友：那位因陷賊貶做台州司戶的鄭虔，他有詩送他道：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又有詩懷他道：

天臺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那位因附永王璘造反長流夜郎的李白，他有詩夢他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

(《夢李白》二首之一)

這些詩不是尋常應酬話，他實在拿鄭、李等人當一個朋友，對於他們的境遇，所感痛苦，和自己親受一樣，所以做出來的詩，句句都帶血帶淚。

他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詩，前後有二十來首，處處至性流露。最沈痛的如《同穀七歌》中：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鴛鴦後鷺鷥，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沒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他自己直系的小家庭，光景是很困苦的，愛情卻是很濃摯的。他早年有一首思家詩：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月夜》)

這種緣情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見。但這一首已可證明工部是一位溫柔細膩的人。他到中年以後，遭值多難，家屬離合，經過不少的酸苦。亂前他回家一次，小的兒子餓死了。他的詩道：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裏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奉先詠懷》）

亂後和家族隔絕，有一首詩：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述懷》）

其後從賊中逃歸，得和家族團聚，他有好幾首詩寫那時候的光景：《羌村》三首中的第一首：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北征》裏頭的一段：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複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須，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其後挈眷避亂，路上很苦。他有詩追敘那時情況道：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

(《彭衙行》)

他合家避亂到同穀縣山中，又遇著饑荒，靠草根木皮活命，在他困苦的全生涯中，當以這時候為最甚。他的詩說：

長鑿長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同穀七歌》之二)

以上所舉各詩寫他自己家庭狀況，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半寫實派”。他處處把自己主觀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寫實派的作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觀的資格，描寫所觀察得來的環境和別人情感，從極瑣碎的斷片詳密刻畫，確是近世寫實派用的方法，所以可叫做半寫實。這種作法，在中國文學界上，雖不敢說是杜工部首創，卻可以說是杜工部用得最多而最妙。從前古樂府裏頭，雖然有些，但不如工部之描寫入微。這類詩的好處在真，事愈寫得詳，真情愈發得透。我們熟讀他，可以理會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五

杜工部的“忠君愛國”，前人恭維他的很多，不用我再添話。他集中對於時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若把他分類研究起來，不惟在文學上有價值，而且在史料上有絕大價值。為時間所限，恕我不徵引了。內中價值最大者，在能確實描寫出社會狀況，及能確實謳吟出時代心理。剛才舉出半寫實派的幾首詩，是集中最通用的作法，此外還有許多是純寫實的。試舉他幾首：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台軀。主將位益

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

（《後出塞》五首之四）

讀這些詩，令人立刻聯想到現在軍閥的豪奢專橫。——尤其逼肖奉、直戰爭前張作霖的狀況。最妙處是不著一個字批評，但把客觀事實直寫，自然會令讀者歎氣或瞪眼。又如《麗人行》那首七古，全首將近二百字的長篇，完全立在第三者地位觀察事實。從“三月三日天氣新”，到“青鳥飛去銜紅巾”，占全首二十六句中之二十四句，只是極力鋪敘那種豪奢熱鬧情狀，不惟字面上沒有譏刺痕迹，連骨子裏頭也沒有。直至結尾兩句：

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算是把主意一逗。但依然不著議論，完全讓讀者自去批評。這種可以說諷刺文學中之最高技術。因為人類對於某種社會現象之批評，自有共同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現象寫得真切，自然會使讀者心理起反應，若把讀者心中要說的話，作者先替他傾吐無餘，那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這類詩，比白香山《新樂府》高一籌，所爭就在此。《石壕吏》、《垂老別》諸篇，所用技術，都是此類。

工部的寫實詩，什有九屬於諷刺類。不獨工部為然，近代歐洲寫實文學，那一家不是專寫社會黑暗方面呢？但杜集中用寫實法寫社會優美方面的亦不是沒有。如《遭田父泥飲》那篇：

步墟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鬥。

這首詩把鄉下老百姓極粹美的真性情，一齊活現。你看他

父子夫婦間何等親熱；對於國家的義務心何等鄭重；對於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懇切。我們若把這首詩當個畫題，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從面孔上傳出，便成了一幅絕好的風俗畫。

我們須知道：杜集中關於時事的詩，以這類為最上乘。

六

工部寫情，能將許多性質不同的情緒，歸攏在一篇中，而得調和之美。例如《北征》篇，大體算是憂時之作。然而“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以下一段，純是玩賞天然之美。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以下一段，憑吊往事。“況我墮胡塵”以下一大段，純寫家庭實況，忽然而悲，忽然而喜。

“至尊尚蒙塵”以下一段，正面感慨時事，一面盼望內亂速平，一面又憂慮到憑藉回鶻外力的危險。“憶昨狼狽初”以下到篇末，把過去的事實，一齊湧到心上。象這許多雜亂情緒迸在一篇，調和得恰可，非有絕大力量不能。

工部寫情，往往愈拶愈緊，愈轉愈深，象《哀王孫》那篇，幾乎一句一意，試將現行新符號去點讀他，差不多每句都須用“。”符或“；”符。他的情感，象一堆亂石，突兀在胸中，斷斷續續的吐出，從無條理中見條理，真極文章之能事。

工部寫情，有時又淋漓盡致一口氣說出，如八股家評語所謂“大開大合”。這種類不以曲折見長，然亦能極其美。集中模範的作品，如《憶昔行》第二首，從“憶昔開元全盛日”起到“叔孫禮樂蕭何律”止，極力追述從前太平景象，從社會道德上讚美，令意義格外深厚。自“豈聞一縑直萬錢”到“複恐初從亂離說”，翻過來說現在亂離景象，兩兩比對，令讀者膽戰肉躍。

工部還有一種特別技能，幾乎可以說別人學不到，他最能用極簡的語句，包括無限情緒，寫得極深刻。如《喜達行在所》三首中第三首的頭兩句。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僅僅十個字，把十個月內虎口餘生的甜酸苦辣都寫出來，這是何等魄力。又如前文所引《述懷》篇的反畏消息來。

五個字，寫亂離中擔心家中情狀，真是驚心動魄。又如《垂老別》裏頭：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好拿期限長些作安慰，（原文是寫老妻送行時語。）這是何等沈痛。又如前文所引的：

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明明知道他絕對不得歸了，讓一步雖得歸，已經萬事不堪回首。此外如：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

萬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

（《秦州雜詩》）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登岳陽樓》）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公安送韋二少府》）

之類，都是用極少的字表極複雜極深刻的情緒，他是用洗練工夫用得極到家，所以說：“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其所以爲文學家的文學。

悲哀愁悶的情感易寫，歡喜的情感難寫。古今作家中，能將喜情寫得逼真的，除卻杜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外，怕沒

有第二首。那詩道：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到洛陽。

那種手舞足蹈情形，從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說他和古樂府的《公無渡河》是同一樣筆法。彼は寫忽然劇變的悲情，此是寫忽然劇變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鏡照相照得的。

七

工部流連風景的詩比較少，但每有所作，一定於所詠的景物觀察入微。便把那景物做象徵，從裏頭印出情緒。如：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倦夜》）

題目是“倦夜”，景物從初夜寫到中夜後夜，是獨自一個人有心事，睡不著，疲倦無聊中所看出的光景，所寫環境，句句和心理反應。又如：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登高》）

雖然只是寫景，卻有一位老病獨客秋天登高的人在裏頭。便不讀下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兩句，已經如見其人了。又如：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旅夜書懷》）

從寂寞的環境上領略出很空闊很自由的趣味。末兩句說：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把情緒一點便醒。

所以工部的寫景詩，多半是把景做表情的工具。象王、孟、韋、柳的寫景，固然也離不了情，但不如杜之情的分量多。八詩是歌的笑的好呀？還是哭的叫的好？換一句話說：詩的任務在讚美自然之美呀？抑在呼訴人生之苦？再換一句話說：我們應該為做詩而做詩呀？抑或應該為人生問題中某專案的而做詩？這兩種主張，各有極強的理由；我們不能作極端的左右袒，也不願作極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見：人生目的不是單調的，美也不是單調的。為愛美而愛美，也可以說為的是人生目的；因為愛美本來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訴人生苦痛，寫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說是美。因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別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膚癢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暢快。象情感恁麼熱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極強，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張人生藝術觀的人，固然要讀他。但還要知道：他的哭聲，是三板一眼的哭出來，節節含著真美；主張唯美藝術觀的人，也非讀他不可。我很慚愧：我的藝術素養淺薄，這篇講演，不能充分發揮“情聖”作品的價值；但我希望這位情聖的精神，和我們的語言文字同其壽命；尤盼望這種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現代青年文學家的腦裏頭。

屈原研究

(1922年11月3日)

—

中國文學家的老祖宗，必推屈原。從前並不是沒有文學，但沒有文學的專家。如《三百篇》及其他古籍所傳詩歌之類，好的固不少；但大半不得作者主名，而且篇幅也很短。我們讀這類作品，頂多不過可以看出時代背景或時代思潮的一部分。欲求表現個性的作品，頭一位元就是研究屈原。

屈原的歷史，在《史記》裏頭有一篇很長的列傳，算是我們研究史料的人可欣慰的事。可惜議論太多，事實仍少。我們最抱歉的，是不能知道屈原生卒年歲和他所享年壽。據傳文大略推算，他該是西紀前三三八至二八八年間的人，年壽最短亦應在五十上下。和孟子、莊子、趙武靈王、張儀等人同時。他是楚國貴族；貴族中最盛者昭、屈、景三家，他便是三家中之。他曾做過“三閭大夫”。據王逸說：“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然則他是當時貴族總管了。他曾經得楚懷王的信用，官至“左徒”。據本傳說：“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可見他在政治上曾占很重要的位置。其後被上官大夫所讒，懷王疏了他。懷王在位三十年，西紀前三二八至二九七屈原做左徒，不知是那年的事，但最遲

亦在懷王十六年前三一二以前。因那年懷王受了秦相張儀所騙，已經是屈原見疏之後了。假定屈原做左徒在懷王十年前後，那時他的年紀最少亦應二十歲以上，所以他的生年，不能晚於西紀前三三八年。屈原在位的時候，楚國正極強盛，屈原的政策，大概是主張聯合六國，共擯強秦，保持均勢，所以雖見疏之後，還做過齊國公使。可惜懷王太沒有主意，時而擯秦，時而聯秦，任憑縱橫家擺弄。卒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為天下笑。”本傳文懷王死了不到六十年，楚國便亡了。屈原當懷王十六年以後，政治生涯象已經完全斷絕。其後十四年間，大概仍居住郢都武昌一帶。因為懷王三十年將入秦之時，屈原還力諫，可見他和懷王的關係，仍是藕斷絲連的。懷王死後，頃襄王立，前二九八屈原的反對黨，越發得志，便把他放逐到湖南地方去，後來竟鬧到投水自殺。

屈原什麼時候死呢？據《卜居》篇說：“屈原既放，三年不得複見。”《哀郢》篇說：“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假定認這兩篇為頃襄王時作品，則屈原最少當西紀前二八八年仍然生存。他脫離政治生活專做文學生活，大概有二十來年的日月。

屈原所走過的地方有多少呢？他著作中所見的地名如下：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遭吾道兮洞庭。

望涔陽兮極浦。

遺餘佩兮澧浦。

右

《湘君》

洞庭波兮木葉下。

沅有芷兮澧有蘭。

遺餘襟兮澧浦。

右

《湘夫人》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顧兮。
邸余車兮方林。
乘舲船餘上沅兮。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入溱浦餘儵徊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
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
無垠兮，雲霏霏而承雨。

右

《涉江》

發郢都而去閭兮。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背夏浦而西思兮。
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右《哀郢》

長瀨湍流，沂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低徊夷猶，宿北姑兮。

右

《抽思》

浩浩沅湘，紛流汨兮。

右

《懷沙》

遵江夏以娛憂。

右

《思美人》

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右《遠遊》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右
《招魂》

內中說郢都，說江夏，是他原住的地方，洞庭湘水，自然是放逐後常來往的，都不必多考據。最當注意者，《招魂》

說的“路貫廬江兮左長薄”，象江西廬山一帶，也曾到過。但《招魂》完全是浪漫的文學，不敢便認爲事實。《涉江》一篇，含有紀行的意味，內中說“乘舸船餘上沅”，“朝發枉渚，夕宿辰陽”，可見他曾一直溯著沅水上游，到過辰州等處。他說的“峻高蔽日，霰雪無垠”的山，大概是衡嶽最高處了。他的作品，象“幽獨處乎山中”，“山中人兮芳杜若”，這一類話很多。我想他獨自一人在衡山上過活了好些日子，他的文學，諒來就在這個時代大成的。

最奇怪的一件事，屈原家庭狀況如何，在本傳和他的作品中，連影子也看不出。《離騷》有“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餘”兩語。王逸注說：“女嬃，屈原姊也。”這話是否對，仍不敢說。就算是真，我們也僅能知道他有一位姐姐，其餘兄弟妻子之有無，一概不知。就作品上看來，最少他放逐到湖南以後過的都是獨身生活。

二

我們把屈原的身世大略明白了，第二步要研究那時候爲什麼會發生這種偉大的文學？爲什麼不發生於別國而獨發生于楚國？何以屈原能占這首創的地位？第一個問題，可以比較的簡單解答。因爲當時文化正漲到最高潮，哲學勃興，文學也該爲平行線的發展。內中如《莊子》、《孟子》及《戰國策》中所載各人言論，都很含著文學趣味。所以優美的文學出現，在時

勢爲可能的。第二第三兩個問題，關係較爲複雜。

依我的觀察，我們這華夏民族，每經一次同化作用之後，文學界必放異彩。楚國當春秋初年，純是一種蠻夷，春秋中葉以後，才漸漸的同化爲“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後約二百五十年。那時候的楚國人，可以說是中華民族裏頭剛剛長成的新分子，好象社會中才成年的新青年。從前楚國人，本來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識和虛無理想，象小孩子喜歡幻構的童話。到了與中原舊民族之現實的倫理的文化相接觸，自然會發生出新東西來。這種新東西之體現者，便是文學。楚國在當時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於屈原呢，他是一位貴族，對於當時新輸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領會。

他又曾經出使齊國，那時正當“稷下先生”數萬人日日高談宇宙原理的時候，他受的影響，當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氣的人，常常和社會反抗。後來放逐到南荒，在那種變化詭異的山水裏頭，過他的幽獨生活，特別的自然界和特別的精神作用相擊發，自然會產生特別的文學了。

屈原有多少作品呢？《漢書·藝文志·詩賦略》雲：“屈原賦二十五篇。”據王逸《楚辭章句》所列，則《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一篇，《卜居》一篇，《漁父》一篇。尚有《大招》一篇，注雲：“屈原，或言景差。”然細讀《大招》，明是摹仿《招魂》之作，其非出屈原手，象不必多辯。但別有一問題頗費研究者，《史記·屈原列傳》贊雲：“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是太史公明明認《招魂》爲屈原作。然而王逸說是宋玉作。逸，後漢人，有何憑據，竟敢改易前說？大概他以爲添上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與《藝文志》數目不符；他又想這一篇標題，像是屈原死後別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給宋

玉。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體，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處，應該從太史公之說，歸還屈原。然則《藝文志》數目不對嗎？又不然。《九歌》末一篇《禮魂》，只有五句，實不成篇。《九歌》本信神之曲，十篇各侑一神；《禮魂》五句，當是每篇末後所公用。後人傳鈔貪省，便不逐篇寫錄，總擺在後頭作結。王逸鬧不清楚，把他也算成一篇，便不得不把《招魂》擠出了。我所想象若不錯，則屈原賦之篇目應如下：

《離騷》一篇

《天問》一篇

《九歌》 十篇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九章》 九篇 《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懷沙》

《遠遊》 一篇

《招魂》 一篇

《卜居》 一篇

《漁父》 一篇

今將二十五篇的性質，大略說明：

(一)《離騷》 據本傳，這篇為屈原見疏以後使齊以前所作，當是他最初的作品。起首從家世敘起，好象一篇自傳。

篇中把他的思想和品格，大概都傳出，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縮影。

(二)《天問》 王逸說：“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僂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

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我想這篇或是未放逐以前所作，因為“先王廟”不應在偏遠之地。這篇體裁，純是對於相傳的

神話發種種疑問，前半篇關於宇宙開闢的神話所起疑問，後半篇關於歷史神話所起疑問。對於萬有的現象和理法懷疑煩悶，是屈原文學思想出發點。

(三)《九歌》 王逸說：“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見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己之冤。”這話大概不錯。“九歌”是樂章舊名，不是九篇歌，所以屈原所作有十篇，這十篇含有多方面的趣味，是集中最“浪漫式”的作品。

(四)《九章》 這九篇並非一時所作，大約《惜誦》、《思美人》兩篇，似是放逐以前作；《哀郢》是初放逐時作；《涉江》是南遷極遠時作；《懷沙》是臨終作。其餘各篇，不可深考。這九篇把作者思想的內容分別表現，是《離騷》的放大。

(五)《遠遊》 王逸說：“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髮，遂敘妙思；托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曆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我說：《遠遊》一篇，是屈原宇宙觀人生觀的全部表現。是當時南方哲學思想之現于文學者。

(六)《招魂》 這篇的考證，前文已經說過。這篇和《遠遊》的思想，表面上象恰恰相反，其實仍是一貫。這篇講上下四方，沒有一處是安樂土，那麼，回頭還求現世物質的快樂怎麼樣呢？好嗎？他的思想，正和葛得的《浮士特》(Goethe: Faust) 劇上本一樣，《遠遊》便是那劇的下本。總之這篇是寫懷疑的思想歷程最惱悶最苦痛處。

(七)《卜居》及《漁父》 《卜居》是說兩種矛盾的人

生觀，《漁父》是表自己意志的抉擇。意味甚為明顯。

三

研究屈原，應該拿他的自殺做出發點。屈原為什麼自殺呢？我說：他是一位有潔癖的人，為情而死。他是極誠專慮的愛戀一個人，定要和他結婚；但他卻懸著一種理想的條件，必要在這條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戀人老不理會他！不理會他，他便放手，不完結嗎？不不！他決然不肯！他對於他的戀人，又愛又憎，越憎越愛；兩種矛盾性日日交戰；

結果拿自己生命去殉那種“單相思”的愛情！他的戀人是誰？

是那時候的社會。

屈原腦中，含有兩種矛盾原素：一種是極高寒的理想，一種是極熱烈的感情。《九歌》中《山鬼》一篇，是他用象徵筆法描寫自己人格。其文如下：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予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從文，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

餘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艱兮獨後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間。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我常說：若有美術家要畫屈原，把這篇所寫那山鬼的精神抽顯出來，便成絕作。他獨立山上，雲霧在腳底下，用石蘭、杜若種種芳草莊嚴自己，真所謂“一生兒愛好是天然”，一點塵都染汗他不得。然而他的“心中風雨”，沒有一時停息，常常向下界“所思”的人寄他萬斛情愛。那人愛他與否，他都不管；他總說“君是思我”，不過“不得聞”罷了，不過“然疑作”罷了。所以他十二時中的意緒，完全在“雷填填、雨冥冥、風颯颯、木蕭蕭”裏頭過去。

他在哲學上有很高超的見解；但他決不肯耽樂幻想，把現實的人生丟棄。他說：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餘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遠

遊》）

他一面很達觀天地的無窮，一面很悲憫人生的長勤，這兩種念頭，常常在腦裏輪轉，他自己理想的境界，盡夠受用。他說：

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遠

遊》）

這種見解，是道家很精微的所在；他所領略的，不讓前輩的老聃和並時的莊周。他曾寫那境界道：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郵兮，降望大壑。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
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遠遊》）

然則他常住這境界悠然自得，豈不好嗎？然而不能。他說：
餘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離騷》）

他對於現實社會，不是看不開，但是捨不得。他的感情極銳敏，別人感不著的苦痛，到他的腦筋裏，便同電擊一般。他說：

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誰可與玩斯遺芳兮，
晨向風而舒情。……

（《遠遊》）

又說：
惜吾不及見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思美人》）

一朵好花落去，“幹卿甚事？”但在那多情多血的人，心裏便不知幾多難受。屈原看不過人類社會的痛苦，所以他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離騷》）

社會爲什麼如此痛苦呢？他以爲由於人類道德墮落。所以說：

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

化而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此兮，又況揭車與江蘺？

《離

騷》

所以他在青年時代便下決心和惡社會奮鬥。常怕悠悠忽忽把時光耽誤了。他說：

汨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毗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

《離

騷》

要和惡社會奮鬥，頭一件是要自拔於惡社會之外。屈原從小便矯然自異，就從他外面服飾上也可以見出。他說：

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餘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涉

江》

又說：

高餘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離

騷》

《莊子》說：“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當時思想家作些奇異的服飾以表異於流俗，想是常有的。屈原從小便是這種氣概。他既決心反抗社會，便拿性命和他相搏。他說：

民生各有所樂兮，餘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

《離

騷》

又說：

即替餘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離

騷》

又說：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吾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而終身。

《涉

江》

他從發心之日起，便有絕大覺悟，知道這件事不是容易。他賭啓和惡社會奮鬥到底，他果然能實踐其言，始終未嘗絲毫讓步。但惡社會勢力太大，他到了“最後一粒子彈”的時候，只好潔身自殺。我記得在羅馬美術館中曾看見一尊額爾達治武士石雕遺像，據說這人是額爾達治國幾百萬人中最後死的一個人，眼眶承淚，頰唇微笑，右手一劍自刺左脅。屈原沈汨羅，就是這種心事了。

四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落之百晦。畦留夷以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彼時乎吾將刈。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離

騷》

這是屈原追敘少年懷抱。他原定計劃，是要多培植些同志出來，協力改革社會。到後來失敗了。一個人失敗有什麼要緊，最可哀的是從前滿心希望的人，看著墮落下去。所謂“衆芳蕪穢”，就是“昔日芳草，今爲蕭艾”，這是屈原最痛心的事。

他想改革社會，最初從政治入手。因爲他本是貴族，與國家同休戚；又曾得懷王的信任，自然是可以有爲。他所以“奔走先後”與聞國事，無非欲他的君王能毅“及前王之踵武”。

《離騷》無奈懷王太不是材料：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餘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離

騷》

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抽

思》

他和懷王的關係，就像相愛的人已經定了婚約，忽然變卦。所以他說：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餘以不閑。

《湘

君》

他對於這一番經歷，很是痛心，作品中常常感慨。內中最纏綿沈痛的一段是：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

衆兆之所讎。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餘心之所志。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

……

《惜

誦》

他年少時志盛氣銳，以爲天下事可以憑我的心力立刻做成；不料才出頭便遭大打擊。他曾寫自己心理的經過，說道：

昔餘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惜

誦》

他受了這一回教訓，煩悶之極。但他的熱血，常常保持沸度，再不肯冷下去。於是他發出極沈摯的悲音。說道：

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餘焉能忍與此終古。

《離

騷》

以屈原的才氣，倘肯稍爲遷就社會一下，發展的餘地正多。他未嘗不盤算及此，他托爲他姐姐勸他的話，說道：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餘。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蕢蕢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雲察餘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瑩獨而不餘聽？……

《離

騷》

又托爲漁父勸他的話，說道：

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汨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獮其醜？”

《漁

父》

他自己亦曾屢屢反勸自己，說道：

懲於羹者而吹壺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惜

誦》

說是如此，他肯嗎？不不！他斷然排斥“遷就主義”。他說：

方以爲圓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玄文處幽兮，矇眵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常態也。

《懷

沙》

他認定真理正義，和流俗人不相容；受他們壓迫，乃是當然的。自己最要緊是立定腳跟，寸步不移。他說：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橘

頌》

他根據這“獨立不遷”主義，來定自己的立場，所以說：固時俗之工巧兮，倘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

容以爲度。饨郁邑餘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餘不忍爲此態也。鷲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離

騷》

易蔔生最喜歡講的一句話：All or nothing。要整個，不然寧可什麼也沒有。屈原正是這種見解。“異道相安”，他認爲和方圓相周一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中國人愛講調和，屈原不然，他只有極端：“我決定要打勝他們，打不勝我就死。”這是屈原人格的立腳點，他說也是如此說，做也是如此做。

五

不肯遷就，那麼，丟開罷。怎麼樣呢？這一點，正是屈原心中常常交戰的題目。丟開有兩種：一是丟開楚國，二是丟開現社會。丟開楚國的商榷，所謂：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離

騷》

這種話就是後來賈誼吊屈原說的“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屈原對這種商榷怎麼呢？他以爲舉世溷濁，到處都是一樣。他說：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

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絳其難遷。……

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餘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餘猶惡其佻巧。

……

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離

騷》

這些話怎樣解呢？對於這一位意中人，已經演了失戀的痛史了，再換別人，只怕也是一樣。宓妃呢？緯繡難遷；有娥嗎？

不好，佻巧。二姚嗎？導言不固。總結一句，就是舊戲本說的笑話：“我想平兒，平兒老不想我。”怎麼樣他才會想我呢？

除非我變個樣子；然而我到底不肯；所以任憑你走遍天涯地角，終久找不著一個可意的人來結婚。於是他發出絕望的悲調，說：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離

騷》

他理想的女人，簡直沒有。那麼，他非在獨身生活裏頭甘心終老不可了。

舉世溷濁的感想，《招魂》上半篇表示得最明白。所謂：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似此“上下四方多賊奸”，有那一處可以說是比“故宇”

強些呢？所以丟開楚國，全是不徹底的理論，不能成立。

丟開現社會，確是徹底的辦法。屈原同時的莊周，就是這樣。屈原也常常打這個主意。他說：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以遠遊。

《遠

遊》

他被現社會迫阨不過，常常要和他脫離關係，宣告獨立。而且實際上，他的神識，亦往往靠這一條路得些安慰。他作品中表現這種理想者最多。如：

駕青蛟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涉

江》

與女遊兮九河，沖風起兮水揚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昆侖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

《河

伯》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遊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一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遠

遊》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

……上高岩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捫天。

《悲回

風》

遭吾道夫昆侖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于天津兮，夕餘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餘。……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軛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志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離

騷》

諸如此類，所寫都是超現實的境界，都是從宗教的或哲學的想象力構造出來。倘使屈原肯往這方面專做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日子原可以過得很舒服，然而不能。他在《遠遊》篇，正在說“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底下忽然接著道：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滄兮，悼芳草之先零。

《離

騷》

他在《離騷》篇，正在說“假日媮樂”，底下忽然接著道：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乃至如《招魂》篇把物質上娛樂敷陳了一大堆，煞尾卻說道：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對於社會的同情心，常常到沸度。看見衆生苦痛，便和身受一般，這種感覺，任憑用多大力

量的麻藥也麻他不下。正所謂“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說丟開嗎？如何能毅呢？他自己說：

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

《思美

人》

這兩句真是把自己心的狀態，全盤揭出。超現實的生活不願做，一般人的凡下現實生活又做不來，他的路於是乎窮了。

六

對於社會的同情心既如此其富，同情心刺戟最烈者，當然是祖國，所以放逐不歸，是他最難過的一件事。他寫初去國時的情緒道：

發郢都而去閻兮，怵荒忽之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哀

郢》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抽

思》

內中最沈痛的是：

曼餘日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居兮，狐死必

首丘。信非餘罪而放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
郢》

這等作品，真所謂“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任憑是鐵石人，讀了怕都不能不感動哩！

他在湖南過的生活，《涉江》篇中描寫一部分如下：

乘舸船餘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餘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溱浦餘儵回兮，迷不知吾所知。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餘，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離
騷》

大概他在這種陰慘岑寂的自然界中過那非社會的生活，經了許多年。象他這富於社會性的人，如何能受？他在那裏退靜默而莫餘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

《惜
誦》

他和惡社會這場血戰，真已到矢盡援絕的地步。肯降服嗎？到底不肯。他把他的潔癖堅持到底。說道：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甯赴湘流，葬于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
父》

他是有精神生活的人，看著這臭皮囊，原不算什麼一回事。他最後覺悟到他可以死而且不能不死，他便從容死去。臨死時

的絕作說道：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懷

沙》

西方的道德論，說凡自殺皆怯懦。依我們看：犯罪的自殺是怯懦，義務的自殺是光榮。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的行為，我們誠然不必推獎他。至於“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這有什麼見不得人之處？屈原說的“定心廣志何畏懼”，“知死不可讓願勿愛”，這是怯懦的人所能做到嗎？

《九歌》中有讚美戰死的武士一篇，說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迢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

《離

騷》

這雖屬侑神之詞，實亦寫他自己的魄力和身分。我們這位文學老祖宗留下二十多篇名著，給我們民族偌大一份遺產，他的責任算完全盡了。末後加上這汨羅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幾倍權威，成就萬劫不磨的生命，永遠和我們相摩相蕩。呵呵！“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呵呵！屈原不死！

屈原惟自殺故，越發不死！七

以上所講，專從屈原作品裏頭體現出他的人格，我對於屈原的主要研究，算是結束了。最後對於他的文學技術，應該附論幾句。

屈原以前的文學，我們看得著的只有《詩經三百篇》。

《三百篇》好的作品，都是寫實感。實感自然是文學主要的生命；但文學還有第二個生命，曰想象力。從想象力中活跳出實感來，才算極文學之能事。就這一點論，屈原在文學史的地位，不特前無古人，截至今日止，仍是後無來者。因為屈原以後的作品，在散文或小說裏頭想象力比屈原優勝的或者還有；在韻文裏頭，我敢說還沒有人比得上他。

他作品中最表現想象力者，莫如《天問》《招魂》《遠遊》三篇。《遠遊》的文句，前頭多已徵引，今不再說。《天問》純是神話文學，把宇宙萬有，都賦予他一種神秘性，活象希臘人思想。《招魂》前半篇說了無數半神半人的奇情異俗，令人目搖魄蕩。後半篇說人世間的快樂，也是一件一件地從他腦子裏幻構出來。至如《離騷》：什麼靈氛，什麼巫咸，什麼豐隆，望舒，蹇脩，飛廉，雷師，這些鬼神，都拉來對面談話，或指派差事。什麼宓妃，什麼有娥佚女，什麼有虞二姚，都和他商量愛情。鳳皇，鳩，鳩，鷓鴣，都聽他使喚，或者和他答話。虯龍，虹霓，鸞，或是替他拉車，或是替他打傘，或是替他搭橋。蘭，茝，桂，椒，芰荷，芙蓉，……無數芳草，都做了他的服飾，昆侖，縣圃，咸池，扶桑，蒼梧，崦嵫，閭闔，閭風，窮石，洧盤，天津，赤水，不周，……

種種地名或建築物，都是他腦海裏頭的國土。又如《九歌》十篇，每篇寫一神，便把這神的身分和意識都寫出來。想象力豐富瑰偉到這樣，何止中國，在世界文學作品中，除了但丁《神曲》外，恐怕還沒有幾家彀得上比較哩！

班固說：“不歌而誦謂之賦，”從前的詩，諒來都是可以歌的，不歌的詩，自“屈原賦”始。幾千字一篇韻文，在體格上已經是空前創作，那波瀾壯闊，層疊排轟，完全表出他氣魄之偉大。有許多話講了又講，正見得纏綿悱惻，一往情深，有

這種技術，才配說“感情的權化”。

寫客觀的意境，便活給他一個生命，這是屈原絕大本領。

這類作品，《九歌》中最多。如：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湘

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湘夫

人》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少司

命》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河

伯》

這類作品，讀起來，能令自然之美，和我們心靈相觸逗，如此，才算是有生命的文學。太史公批評屈原道：

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

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史

記》本傳）

雖未能盡見屈原，也算略窺一斑了。我就把這段作為全篇的結束。

東南大學課畢告別辭

(1923年1月13日)

諸君，我在這邊講學半年，大家朝夕在一塊兒相處，我很覺得快樂。並且因為我任有一定的功課，也催逼著我把這部十萬餘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著成，不然，恐怕要等到十年或十餘年之後。中間不幸身體染有小病，即今還未十分復原，我常常恐怕不能完課，如今幸得講完了。這半年以來，聽講的諸君，無論是正式選課或是旁聽，都是始終不曾曠課，可以證明諸君對於我所講有十分興味。今當分別，彼此實在很覺得依戀難舍，因為我們這半年來，彼此人格上的交感不少。最可惜者，因為時間短促，以致僅有片面的講授，沒有相互的討論，所謂“教學相長”，未能如願做到。今天為這回最末的一次講演，當作與諸君告別之辭。

諸君千萬不要誤解，說梁某人是到這邊來販賣知識。我自計知識之能貢獻于諸君者實少。知識之為物，實在是無量的廣漠，誰也不能說他能給誰以絕對不易的知識，頂多，亦只承認他有相對的價值。即如講奈端罷，從前總算是衆口同詞的認為可靠，但是現在，安斯坦又幾乎完全將他推倒。專門的知識，尚且如此，何況象我這種泛濫雜博的人，並沒有一種專門名家的學問呢？所以切盼諸君，不要說我有一藝之長，講的話便句句可靠。最多，我想，亦只叫諸君知道我自己做學問的方法。譬如諸君看書，平素或多忽略不經意的地方，必要尋著這個做

學問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學問，乃是找著方法去自求，不是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因為人家研究所得的結果，終是人家的，況且所得的，也未必都對。講到此處，我有一個笑話告訴諸君。記得某一本小說裏說：“呂純陽下山覓人傳道，又不曉得誰是可傳，他就設法來試驗。有一次，在某地方，遇著一個人，呂純陽登時將手一指，點石成金。就問那個人要否？那人只搖著頭，說不要。

呂純陽再點一塊大的試他，那人仍是不為所動。呂純陽心裏便十分歡喜，以為道有可傳的人了，但是還恐怕靠不住，再以更大的金塊試他，那人果然仍是不要。呂純陽便問他不要的原因，滿心承望他答復一個熱心向道。那曉得那人不然，他說，我不要你點成了的金塊，我是要你那點金的指頭，因為有了這指頭，便可以自由點用。”這雖是個笑話，但卻很有意思。所以很盼諸君，要得著這個點石成金的指頭——做學的方法，那麼，以後才可以自由探討，並可以辯正師傅的是否。

教拳術的教師，最少要希望徒弟能與他對敵，學者亦當懸此為鵠，最好是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若僅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行探討，那麼，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僅在中，這樣，學術豈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嗎？人類知識進步，乃是要後人超過前人。後人應用前人的治學方法，而復從舊方法中，開發出新方法來，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著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學，自然會優於前代。我個人的治學方法，或可以說是不錯，我自己應用來也有些成效，可惜這次全部書中所說的，仍為知識的居多，還未談做學的方法。倘若諸君細心去看，也可以尋找得出來，既經找出，再循著這方法做去，或者更能發現我的錯誤，或是來批評我，那就是我最歡喜的。

我今天演講，不是關於知識方面的問題，誠然，知識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緊要，我從來並未將他看輕。不過，若是偏重知識，而輕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現在中國的學校，簡直可說是販賣知識的雜貨店，文、哲、工、商，各有經理，一般來求學的，也完全以顧客自命。固然歐美也同坐此病，不過病的深淺，略有不同。我以為長此以往，一定會發生不好的現象。中國現今政治上的窳敗，何嘗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結果。蓋二十年前的教育，全採用日德的軍隊式，並且僅能襲取皮毛，以至造成今日一般無自動能力的人。現在哩，教育是完全換了路了，美國式代日式、德式而興，不出數年，我敢說是全部要變成美國化，或許我們這裏——東南大學——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營。美國式的教育，誠然是比德國式、日本式的好，但是毛病還很多，不是我們理想之鵠。英人羅素回國後，頗豔稱中國的文化，發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們這占全人類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變成了美國的“醜化”。這一點可說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國人切實敏捷，誠然是他們的長處，但是中國人即使全部將他移植過來，使純粹變成了一個東方的美國，慢講沒有這種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諸君怎樣，我是不願的。因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羅素所說的，把這有特質的民族，變成了醜化了。我們看得很清楚，今後的世界，決非美國式的教育所能域領。現在多數美國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過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過。忙進學校，忙上課，忙考試，忙升學，忙畢業，忙得文憑，忙謀事，忙花錢，忙快樂，忙戀愛，忙結婚，忙養兒女，還有最後一忙——忙死。他們的少數學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總想為他們別開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經是積重難返。象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過活，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腳接後腳的

來這世界上走一趟，住幾十年，幹些什麼哩？唯一無二的目的，豈不是來做消耗麵包的機器嗎？或是怕那宇宙間的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嗎？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現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無限的悽惶失望。知識愈多，沈悶愈苦，中國的青年，尤為利害，因為政治社會不安寧，家國之累，較他人為甚，環顧宇內，精神無可寄託。從前西人唯一維繫內心之具，厥為基督教，但是科學昌明後，第一個致命傷，便是宗教。從前在苦無可訴的時候，還得遠遠望著冥冥的天堂；現在呢，知道了，人類不是什麼上帝創造，天堂更渺不可憑。這種宗教的麻醉劑，已是無法存在。講到哲學嗎，西方的哲人，素來只是高談玄妙，不得真際，所足恃為人類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沒有。再如講到文學嗎，似乎應該少可慰藉，但是歐美現代的文學，完全是刺戟品，不過叫人稍醒麻木，但一切耳目口鼻所接，都足陷入於疲敝，刺戟一次，疲麻的程度又增加一次。如吃辣椒然，寢假而使舌端麻木到極點，勢非取用極辣的胡椒來刺戟不可。這種刺戟的功用，簡直如有煙癮的人，把鴉片或嗎啡提精神一般。雖精神或可暫時振起，但是這種精神，不是鴉片和嗎啡帶得來的，是預支將來的精神。所以說，一次預支，一回減少；一番刺戟，一度疲麻。現在他們的文學，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詩兩句或三句，戲劇要獨幕的好。至於荷馬、但丁，屈原、宋玉，那種長篇的作品，可說是不曾理會。

因為他們碌碌於舟車中，時間來不及，目的只不過取那種片時的刺戟，大大小小，都陷於這種病的狀態中。所以他們一般有先見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療治之法。我們把這看了，那麼，雖說我們在學校應求西學，而取捨自當有擇，若是不問好歹，無條件的移植過來，豈非人家飲鴆，你也隨著服毒？可憐

可笑孰甚！

近來，國中青年界很習聞的一句話，就是“知識饑荒”，卻不曉得，還有一個頂要緊的“精神饑荒”在那邊。中國這種饑荒，都鬧到極點，但是只要我們知道饑荒所在，自可想方法來補救。現在精神饑荒，鬧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豈非危險？一般教導者，也不注意在這方面提倡，只天天設法怎樣將知識去裝青年的腦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後多的知識才是有用。苟無精神生活的人，為社會計，為個人計，都是知識少裝一點為好。因為無精神生活的人，知識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領也增多。例如黃包車夫，知識粗淺，他決沒有有知識的青年這樣的煩悶，並且作惡的機會也很少。大奸慝的賣國賊，都是智識階級的人做的。由此可見，沒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識實在危險。蓋人苟無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無所指歸，生理心理，並呈病態。試略分別言之；就生理言，陽剛者必至發狂自殺，陰柔者自必萎靡沈溺。再就心理言，陽剛者便悍然無顧，充分的恣求物質上的享樂，然而欲望與物質的增加率，相競騰升，故雖有妻妾官室之奉，仍不覺快樂；陰柔者便日趨消極，成了一個競爭場上落伍的人，悽惶失望，更為痛苦。故謂精神生活不全，為社會，為個人，都是知識少點的為好。因此我可以說為學的首要，是救精神饑荒。

救濟精神饑荒的方法，我認為東方的——中國與印度——比較最好。東方的學問，以精神為出發點；西方的學問，以物質為出發點。救知識饑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饑荒，在東方找材料。東方的人生觀，無論中國、印度，皆認物質生活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僅視為補助精神生活的一種工具，求能保持肉體生存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精神生活，貴能對物質界宣告獨立，至少，要

不受其牽掣。如吃珍味，全是獻媚於舌，並非精神上的需要，勞苦許久，僅為一寸軟肉的奴隸，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體全部論，吃麵包亦何嘗不可以飽？甘為肉體的奴隸，即精神為所束縛，必能不承認舌——一寸軟肉為我，方為精神獨立。東方的學問道德，幾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將精神生活，對客觀的物質或已身的肉體宣告獨立，佛家所謂解脫，近日所謂解放，亦即此意。客觀物質的解放尚易，最難的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東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說是淺薄的，不徹底的。東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絕對自由。

求精神生活絕對自由的方法，中國、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國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講儒家，又有孟、荀、朱、陸的不同，任各人性質機緣之異，而各擇一條路走去。所以具體的方法，很難講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見真是對的，更不能強諸君從同。但我自覺煩悶時少，自二十餘歲到現在，不敢說精神已解脫，然所以煩悶少，也是靠此一條路，以為精神上的安慰。至於先哲教人救濟精神饑荒的方法，約有兩條：

（一）裁抑物質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後保持精神生活的圓滿。如先平盜賊，然後組織強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國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

以程朱為例，他們說的持敬制欲，注重在應事接物上裁抑物質生活，以求達精神自由的的境域。

（二）先立高尚美滿的人生觀，自己認清楚將精神生活確定，靠其勢力以壓抑物質生活，如此，不必細心檢點，用拘謹功夫，自能達到精神生活絕對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謂積極的，即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不主張一件

一件去對付，且不必如此。先組織強固的政府，則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會消滅。如雪花飛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陸王皆用之，所謂“浩然之氣”，即是此意。

以上二法，我不過介紹與諸君，並非主張諸君一定要取某種方法。兩種方法雖異，而認清精神要解脫這一點卻同。不過說青年時代應用的，現代所適用的，我以為採積極的方法較好，就是先立定美滿的人生觀，然後應用之以處世。至於如何的人生觀方為美滿，我卻不敢說。因為我的人生觀，未見得真是對的，恐怕能認清最美滿的人生觀，只有孔子、釋迦牟尼有此功夫。我現在將我的人生觀講一講，對不對，好不好，另為一問題。

我自己的人生觀，可以說是從佛經及儒書中領略得來。我確信儒家、佛家有兩大相同點：

（一）宇宙是不圓滿的，正在創造之中，待人類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動不息，常為缺陷，常為未濟。若是先已造成——既濟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創造中，乃如兒童時代，生理上時時變化，這種變化，即人類之努力。除人類活動以外，無所謂宇宙。現在的宇宙，離光明處還遠，不過走一步比前好一步，想立刻圓滿，不會有的，最好的境域——天堂，大同，極樂世界——不知在幾千萬年之後，決非我們幾十年生命所能做到的。能瞭解此理，則作事自覺快慰，以前為個人、為社會做事，不成功或做壞了，常感煩悶；明乎此，知做事不成功，是不足憂的。世界離光明尚遠，在人類努力中，或偶有退步，不過是一現相。譬如登山，雖有時下，但以全部看，仍是向上走。青年人煩悶，多因希望太過，知政治之不良，以為經一次改革，即行完滿，及屢試而仍有缺陷，於是不免失望。不知宇

宙的缺陷正多，豈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據於奢望過甚。《易經》說：“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采。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動，而有活動，卻不必往結果處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觀，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他又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天天快活，無一點煩悶氣象，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二)人不能單獨存在，說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對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張“無我”。所謂無我，並不是將固有的我壓下或拋棄，乃根本就找不出我來。如說幾十斤的肉體是我，那麼，科學發明，證明我身體上的原質，也在諸君身上，也在樹身上；如說精神的某部分是我，我敢說今天我講演，我已跑入諸君精神裏去了，常住學校中許多精神，變為我的一部分。讀孔子的書及佛經，孔、佛的精神，又有許多變為我的一部分。再就社會方面說，我與我的父母妻子，究竟有若干區別，許從人——不必儘是純孝——看父母比自己還重要，此即我父母將我身之我壓小。又如夫婦之愛，有妻視其夫，或夫視其妻，比己身更重的。然而何為我呢？男子為我，抑女子為我，實不易分，故徹底認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

(此理佛家講得最精，惜不能多說。)世界上本無我之存在，能體會此意，則自己作事，成敗得失，根本沒有。佛說：

“有一衆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至理名言，洞若觀火。孔子也說：“誠者非但誠己而已也。

……”將為我的私心掃除，即將許多無謂的計較掃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憂”的境域；有憂時，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為人類——如父母、妻子、朋友、國家、世界——

而痛苦。免除私憂，即所以免煩惱。

我認東方宇宙未濟人類無我之說，並非倫理學的認識，實在如此。我用功雖少，但時時能看清此點，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覺快樂，悲愁不足擾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現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觀。至於我的人生觀，對不對，好不好，或與諸君的病合不合，都是另外一問題。我在此講學，並非對於諸君有知識上的貢獻，有呢，就在這一點。好不好，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諸君要知道自己的精神饑荒，要找方法醫治，我吃此藥，覺得有效，因此貢獻諸君採擇。世界的將來，要靠諸君努力。

梁任公對於時局之痛語

——法律破產代議政治破產（1923年1月）

梁任公新自南京講學歸來，養痾津門。有某君前往訪問，據言梁氏之病，乃由用腦過度、心房漲大，但屬初起，尚無妨礙云云。談次詢及梁氏對於時局何故不發言，梁氏謂：本有千言萬語要說，但醫生既禁止執筆，只得罷休。且現在魑魅罔兩白晝橫行之局面，亦斷非徒恃筆舌所能救濟也。梁氏談下去，狠發出沈痛的歎聲，說道：這回鼓動風潮的幾位宵小，原是國人共棄，我也不屑責備。最可痛者，司法官（檢察長）對於破壞司法的命令，爲什麼奉行唯謹？國會兩院中，我總以爲明白有血性的人也還不少，爲什麼會把千夫所指的閣員多數同意？中國人對於法律觀念本來很薄弱，現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機關合力蹂躪法律，豈不是明白告訴人說：“法律是裝飾品，可以不算一回事”嗎？豈不是明白告訴人說，“法律專用來摧殘弱者，凡屬有權力的人都絕對不受法律拘束”嗎？經這一回，真可以說是法律完全破產！

中國人對於代議制度本來是很冷淡，很懷疑，我們方希望這回國會恢復之後，議員們應該會稍爲激發天良，替代議政體爭一點氣。不料數月來醜態百出，除了膜拜軍閥、助紂爲虐之外，別無所事。這回兩院同意票，我敢說是議員過半數已經宣告自己人格破產。我在半月以前，因江蘇省議員削減教育經費，增加自己歲費一事，氣極了，曾作一篇文討伐他們。內中有幾

句說道：“若循此不變，則將來議會之地位，將成了‘君子惡居下流’；議員一名詞，將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當時有人問我，你為什麼專對於議員如此責備呢？我說，我們本來想靠議員來裁制軍閥官僚的罪惡，保護人民權利，如今議員卻火上加油，專門與人民為敵，連軍閥所不肯做的事都做了，他們的罪惡豈不是更加幾倍呢？他們不足責，最可痛者，是做出種種實證，告訴世界人以中國人不能行代議政治。從今日以後，真可以說議會制度完全破產了！梁氏說到這裏，氣很急促，象是憤慨到十二分的樣子。某君因彼方有病，不便久談，遂興辭而去。

北海談話記（節錄）

（1927年初夏）

反觀現在的學校，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上課下課，鬧得頭昏眼花。進學校的人大多數除了以得畢業文憑為目的以外，更沒有所謂意志，也沒有機會做旁的事。有志的青年們，雖然不流於這種現象，也無從跳出圈套外，於是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了。我這兩年來清華學校當教授，當然有我的相當抱負而來的，我頗想在這新的機關之中，參合著舊的精神。吾所理想的也許太難，不容易實現，我要想把中國儒家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上把他體現出來。在已往的儒家各個不同的派別中，任便做那一家都可以的，不過總要有這類的修養來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礎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沒有這類做人的基礎，那末做學問並非為自己做的。至於知識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而我希望的，是科學不但應用於求知識，還要用來做自己人格修養的工具。這句話怎麼講呢？例如當研究一個問題時，態度應如何忠實，工作應如何耐煩，見解要如何獨立，整理組織應如何洽理而且細密……凡此之類，都一面求知識的推求，一面求道術的修養，兩者打成一片。現世界的學校，完人偏在知識一方面，而老先生又統統偏在修養一邊，又不免失之太空了。所以要斟酌於兩者之間。我最希望的是在求知識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這種做學問的方法，可以為修養的工具；

而一面在修養的時候，也不是參禪打坐的空修養，要如王陽明所謂在事上磨煉。在事上磨煉，並不是等到出了學校入到社會才能實行，因為學校本來就是一個社會，除方才所說用科學方法作磨煉工具外，如朋友間相處的方法，乃至一切應事接物，何一不是我們用力的機會。我很癡心想把清華做這種理想的試驗場所，但照這兩年的經過看來，我的目的並未能達到多少。第一個原因，全國學風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斷的知識相誇耀，談到儒家道術的修養，都以爲迂闊不入耳。

在這種雰圍之下，想以一個學校極少數人打出一條血路，實在是不容易。第二件，清華學校自有他的歷史，自有他的風氣，我不過是幾十位教員中之一位，當未約到多數教員合作以前，一個人很難爲力的。第三件，我自己也因知識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講課與及在私室和諸君接談時，多半也馳驚於斷片的知識，不能把精神集中於一點。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兩年所成就，不能如當初的預期。

我對於同學諸君，尤其萬分抱歉，大學部選修我的功課的，除了堂上聽講外，絕少接談的機會，不用說了，就在研究院中，恐怕也不能不令諸君失望。研究院的形式，很有點道爾頓制的教育，各人自己研究各人的嗜好，而請教授指導指導。老實說我對於任何學問並沒有專門的特長，所以對於諸同學的工作中間也有我所知道的，我當然很高興地幫幫他們的忙，也許有我們同學的專門工作比我還做得好，這倒不是客氣話。外研究院中的教授，于很隘小範圍內的學問，他真個可以指導研究，而除此隘小範圍以外，他都不管。而我今日在研究院中的地位，卻是糟了。同學以爲我什麼都懂得，所以很親密的天天來請教我，而我自己覺得很慚愧，沒有充分幫助。不過雖然如此，而我的希望仍是很濃厚著，仍努力繼續下去。什麼希望呢？假定

要我指導某種學問的最高境界，我簡直是不能，可以說，我對於專門學問深刻的研究，在我們同事諸教授中，誰都比我強，我誰都趕不上他。但是我情願每天在講堂上講做學問的方法，或者同學從前所用的方法不十分對，我可以略略加以糾正，或者他本來已得到方法，可以為相當的補助。這一點我在知識上對於諸同學可以說是若干的暗示，也許同學得到我這種的暗示，可以得到做學問的路，或者可以加增一點勇氣。

還有一點，我自己做人不敢說有所成就，不過直到現在，我覺得還是天天想向上，在人格上的磨煉及擴充，吾自少到現在，一點不敢放鬆。對於諸同學我不敢說有多少人格上的感化，不過我總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惡影響到諸同學。諸同學天天看我的起居談笑，各種種瑣屑的生活，或者也可以供我同學們相當暗示或模範，大家至少可以感覺到這一點，我已有一日之長。五十餘歲的人，而自己訓練自己的工作，一點都不肯放過，不肯懈怠，天天看慣了這種樣子，也可以使我們同學得到許多勇氣。所以我多在校內一年，我們一部同學可以多得一年的薰染，則我的志願已算是不虛了。

現在中國的情形糟到什麼樣子，將來如何變化，誰也不敢推測。在現在的當局者，那一個是有希望的？那一個黨派是有希望的？那末中國就此沈淪下去了嗎？不，決不的。如果我們這樣想，那我們太沒志氣，太不長進了。現在一般人做的不好，固然要後人來改正，就是現在一般人做的很好，也要後人來繼續下去。現在學校的人，當然是將來中國的中堅，然而現在學校裏的人，準備了沒有？準備什麼樣來擔任這個重大的責任？知識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斷然不可少的。現在時事糟到這樣，難道是缺乏知識才能的緣故麼？老實說，什麼壞事情不是知識才能分子做出來的！現在一般

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殘餘根本去剷除。

我們一回頭看數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養，他們看見當時的社會也壞極了，他們一面自己嚴厲的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而同時就以這一點來朋友間互相勉勵，天天這樣琢磨著，可以從他們往來的書劄中考見，一見面一動筆，所用以切磋觀摩規勸者，老是這麼樣堅忍，這麼樣忠實，這麼樣吃苦有恒負責任。……這一些話，看起來是很普通的，而他們就只用這些普通話來訓練自己，不怕難，不偷巧，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擴充下去，漸次聲應氣求，擴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到時局不可收拾的時候，就只好讓他們這班人出來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羅一般書呆子，居然被他們做了這偉大的事業，而後來咸豐以後風氣居然被他們改變了，造成了他們做書呆子時候的理想道德社會了。可惜江公、羅公早死一點，不久胡公也卒，單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繼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羅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換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確比曾文正公強，他專獎勵一班只有才能不講道德的人物。繼他而起的是袁項城，那就變本加厲，明目張膽的專提拔一種無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顧亭林《日知錄》批評東漢的名節數百年養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壞之而有餘，正是同出一轍呀。

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為本位，比較以富貴為本位的人還算好些，再傳下去便不堪設想了。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項城就以富貴為本位了。當年曾、胡、江、羅以道德、氣節、廉恥為提倡的成績，遂消滅無遺。可憐他們用了大半世的功力，象有點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黨徒根本剷

除，一點也不留，無怪數十年來中國的內亂，便有增無遺了。一方面又從外國舶來了許多什麼黨，什麼派，什麼主義……。譬如孫中山先生他現在已死了，我對他不願有什麼苛論，且我對於他的個人也有相當的佩服——但是孫中山比袁項城總算好得多了，不過至少也是李鴻章所走的一條路。尤其是他的黨派見解，無論甚麼的好人，不入他的黨，多得挨臭罵；無論什麼壞東西，只要一入他的黨，立刻變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國民党的發達，就是靠這樣投機者之投機，而將來致命傷也都盡在這般人之中，這句話似乎可以斷定吧。

現在既然把甚麼道德的標準統統破壞無遺，同時我們解剖現代思想的潮流，就出這二股範圍之外：一是袁世凱派，二是孫中山派。而一方面老先生們又全不知挽救的方法，天天空講些禮教，剛剛被一般青年看做笑話的資料，而瞧不起他。我們試看曾文正公等當時是甚麼樣修養的，是這樣的麼？

他們所修養的條件，是什麼樣克己，什麼樣處事，什麼樣改變風氣……先從個人、朋友少數人做起，誠誠懇懇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許放鬆。我們讀曾氏的《原才》，便可見了。風氣雖壞，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個是一個，這樣繼續不斷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當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遲死數十年，也許他們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項城也走這一條路，也許直到現在還能見這種風氣呢。然而現在的社會是必須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沈淪下去，這是我們奇恥大辱。但是誰來改造他？一點不客氣，是我輩，我輩不改造誰來改造？

要改造社會，先從個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於旁人，一個、二個……以至千萬個，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斷，不會終沒有成績的。江、羅諸公，我們知道他是個鄉下先生，他為什麼

有這樣偉大的事業？在這一點上，我對於諸同學很抱希望，希望什麼？希望同學以改造社會風氣為各人自己的責任。

至於成功麼？是不可說的。天地一日沒有息，我相信我們沒有絕對成功的一日。我們能工作一部分，就有一部分的成績，最怕是不做。尤其我們斷不要忘了這句話，社會我們切不要隨其流而揚其波，哺其糟而啜其醴。不然，則社會愈弄愈壞，壞至於極，是不堪設想的。至少我有一分力量，要加以一分糾正，至於機會之來不來，是不可說的，但是無論有沒有機會，而我們改善社會的決心的責任，是絕對不能放鬆的。所以我希望我們同學不要說我的力量太小，或者說我們在學校裏是沒有功夫的。實際上只要你有多少力量，盡多少責任就得。至於你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社會的一分子，你也盡一分子的力，我也盡一分子的力，力就大了，將來無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或文化上，或社會事業上……乃至其他一切方面，你都可以建設你預期的新事業，造成你理想的新風氣，不見得我們的中國就此沈淪下去的。這是對於品格上修養的話。

至於知識上的修養——在學問著述方面改造自己，那麼因我個人對於史學有特別興趣，所以昔時曾經發過一個野心，要想發憤從新改造一部中國史，現在知道這是絕對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可辦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斷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華，也是這個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興味的幾位朋友，合起來工作，忠實的、切實的努力一下。我常常這樣的想，假定有同志約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終可以得到一部比較好的中國史。我在清華二年，也總可說已經得到幾個了，將來或聚在一塊，或散在各方，但是終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們得我多少暗示的幫助，將來他們的成績比我強幾倍歸納起來罷，以上所講的有二點：（一）是做人的方法

——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二)做學問的方法
——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

我在清華的目的爲此，雖不敢說我的目的已經滿足達到，而終得了幾個很好的朋友，這也是做我自己可以安慰自己的一點。

今天是一年快滿的日子了，趁天氣晴和時候，約諸同學在此相聚，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能完全明瞭瞭解這二點——做人做學問——而努力向前幹下去呀。

書信

致汪康年書

(1893年2月16日)

穰卿同年足下：

秋間獲接手書，所以勗厲而振救之者甚厚，並述時艱，愴乎其言，此誠仁人君子憂先天下之盛心也。

啓超半年以來讀書山中，每與諸同志縱論世變，遑勿慮而孰思之。竊以爲今日時事，非俟鐵路大興之後，則凡百無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國人士寡聞淺見，專己守殘，數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無知覺。創一新學，則阻撓不遺餘力；見一通人，則詆排有如仇讎。此其故，皆坐不興鐵路。鐵路既興之後，耳目一新，故見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經國之道之所在，則不待大聲疾呼，自能變易；則必無詆排，必無阻撓；然後余事可以徐舉，而大局可以有爲。（鐵路以開風氣，又以通利源；風氣開則可爲之勢，利源通則可爲之資也。）今諸公袞袞，因循觀望，而我輩坐論，莫展一籌，一手一足，豈得挽江河哉！張薌帥今世之大賢也，其於鐵路之利，久已洞燭，而

於興鐵路之事，久已蓄意，而其權力，又可以昌言於朝廷，力爭于當路，則非我輩紙上空譚之比例。宜於此事風行雷厲，務在必成，乃亦徘徊不發，若有所待，豈其中有所掛礙哉？抑左右侍從未有以大利大害之所在，日提其耳而動其心者，故忽焉置之哉？

足下既抱饑溺之仁，居密爾之地，以通達之學，兼博辨之才，今雖日俯仰時變，袖手太息，終無所救。豈若力贊薊帥，以此舉反復而浸潤之。彼若畏于強禦之牽制，則告之以陰用權術之謀；彼若苦於腐生之阻撓，則勉之以破除一切之事。昔王臨川之變宋，張江陵之造明，績用克成，道皆在是。

薊帥權位雖不逮二人，而才力實過之。若欲爲一事而不能就，則無稱夫世之豪傑矣。故啓超謂足下誠能日以爲言，今日不行則它日言之，今月不行則它月又言之，言之既久，吾知其未有不行者也。今山海關之路已開其端，然非振天下之樞，通南北之氣，則其收效也尚不大。且啓超猶有慮矣，山海關初議謂，試辦有效，然後接築後路。夫西人之興鐵路，專主通商；而中國之言鐵路，專主運兵。關外之地，商賈寂寥，養路之費，悉無取出。倘彼路成後，一旦以費巨利少之故，指爲無效，而此後諸路莫敢復議，則恐失此機會，將有遲遲數十年而不潰而成者，則國勢更不可聞矣。今誠能於南北沖途，成一大路，而今商民於各省接築，則十年之間，如身使臂，臂使指與！今日電線相應，轉弱爲強之機，可計日而待也。區區之愚，罔有知識，竊謂此事不行，則日譚經濟，盡無補救。

恃鮑子之知我，故敢傾吐肺腑，言之不慚，足下以爲何如，幸明詔之。

啓超來歲有黔中之行，冬臘間由黔入都，道經鄂省，擬申謁拜。但不識欲訪足下，當造何處，及彼時足下尚在鄂否耳？

望即有以告我。手此，只候起居。
壬辰除夕。啓超再拜。

與嚴幼陵先生書

(1897年春)

幼陵先生：二月間讀賜書二十一紙，循環往復誦十數過，不忍釋手，甚為感佩，乃至不可思議。今而知天下之愛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師之外，無如嚴先生。得書即思作報，而終日冗迫，欲陳萬端，必得半日之力始罄所懷，是以遲遲，非敢慢也。

承規各節，字字金玉。數月以來，耳目所接，無非諛詞，貢高之氣，日漸增長，非有先生之言，則啓超墮落之期益近矣。啓超於學，本未嘗有所顛心肆力，但憑耳食，稍有積累，性喜論議，信口輒談，每或操觚，已多窒閼。當《時務報》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猶矜持而筆不欲妄下。數月以後，譽者漸多，而漸忘其本來。又日困於賓客，每為一文，則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脫，已付鈔胥，非直無悉心審定之時，並且無再三經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責，亦幾不免。又常自恕，以為此不過報章信口之談，並非著述，雖複有失，靡關本原。雖然，就今日而自觀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蓋不啻數十百事矣。先生謂，苟所學自今以往繼續光明，則視今之言必多可悔。烏乎，何其與啓超今日之隱念相合也！然啓超常持一論，謂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為陳勝、吳廣，無自求為漢高，則百事可辦。故創此報之意，亦不過為椎輪，為土階，為天下驅除難，以俟繼起者之發揮光大之。故以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

多矣，吾言雖過當，亦不過居無量數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發而不自擇也。先生謂毫釐之差，流入衆生識田，將成千里之謬。得無視啓超過重，而視衆生太輕耶？以魂魄屬大小凶之論，聞諸穗卿；拉丁文一年有成之言，聞諸眉叔。至今自思魂魄之論，覺有不安，而歐、印性理之學，皆未厝治，未能豁然。拉丁文之說，再質之眉叔，固亦謂其不若是之易也。此亦先生所謂示人以可歎，而反爲人所藉口者矣。

變法之難，先生所謂一思變甲，即須變乙，至欲變乙，又須變丙，數語盡之。啓超於此義，亦頗深知，然筆舌之間無可如何，故諸論所言亦恒自解脫。當其論此事也，每雲必此事先辦，然後他事可辦；及其論彼事也，又雲必彼事先辦，然後餘事可辦。比而觀之，固已矛盾，而其實互爲先後，疊相迴圈，百舉畢興，而後一業可就。其指事責效之論，撫以自問，亦自笑其欺人矣。然總自持其前者椎輪、土階之言，因不復自束，徒縱其筆端之所至，以求振動已凍之腦官，故習焉於自欺而不覺也。先生以覺世之責相督，非所敢承。既承明教，此後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

《古議院考》乃數年前讀史時偶有劄記，遊戲之作，彼時歸粵，倚裝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責。實則啓超生平最惡人引中國古事以證西政，謂彼之所長，皆我所有。此實吾國虛驕之結習，初不欲蹈之，然在報中爲中等人說法，又往往自不免。得先生此論以權爲斷，因證中國曆古之無是物，益自知其說之訛謬矣。然又有疑者，先生謂黃種之所以衰，雖千因萬緣，皆可歸獄于君主，此誠懸之日月不刊之言矣。顧以爲中國曆古無民主，而西國有之，啓超頗不謂然。西史謂民主之局，起於希臘、羅馬，啓超以爲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彼爲民主也，則吾中國古時亦可謂有民主也。《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據

亂，曰升平，曰太平。啓超常謂，據亂之世則多君爲政，升平之世則一君爲政，太平之世則民爲政。凡世界，必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無君。多君複有二種：一曰封建，二曰世卿，故其政無論自天子出，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而皆可謂之多君之世（古人自士以上皆稱君）。封建之爲多君也，人多知之；

世卿之爲多君也，人恒昧之。其實其理至易明。世卿之俗，必分人爲數等，一切事權皆操之上等人，其下等人終身累世爲奴隸，上等之與下等，不通婚姻，不交語，不並坐，故其等永不相亂，而其事權永不相越。以啓超所聞，希臘、羅馬昔有之議政院，則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其爲法也，國中之人可以舉議員者，無幾輩焉；可以任議員者，益無幾輩焉。惟此數貴族展轉代興，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繼相及耳。至於蚩蚩之氓，豈直不能與聞國事，彼其待之且將不以人類。彼其政也，不過如魯之三桓，晉之六卿，鄭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權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後之世家不察，以爲是實民權，夫彼民則何權歟？周厲無道，流之于彘而共和執政。國朝入關以前，太宗與七貝勒朝會燕饗皆並坐，餉械虜掠皆並分，謂之八公。此等事謂之君權歟，則君之權誠不能專也；謂之民權歟，則民權究何在也？故啓超以爲此皆多君之世，去民主尚隔兩層，此似與先生議院在權之論複相應，先生以爲何如？地學家言土中層累，皆有一定，不聞花剛石之下有物迹層，不聞飛鼉大鳥世界以前複有人類。惟政亦爾，既有民權以後，不應改有君權。故民主之局，乃地球萬國古來所未有，不獨中國也。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爾淳興。中國苟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視之，則泰西與支那誠有天淵之異，其實只有先後，並無低昂，而此先

後之差，自地球視之，猶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運，則蒸蒸相逼，不得不變，不特中國民權之說即當大行，即各地土番野蠻亦當丕變，其不變者，即漸滅以至於盡，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嘗言，地球文明之運，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則中國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覺其相去甚遠，其實西人之治亦猶未也。然則先生進種之說至矣，匪直黃種當求進也，即白種亦當求進也。先生又謂何如？

來書又謂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進，則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讀至此，則據案狂叫語人曰：“不意數千年悶葫 C 葫 C 蘆，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國之一統未定，群疑並起，天下多才士；既已定鼎，則黔首戢戢受治，蕭然無人才矣。教之一尊未定，百家並作，天下多學術；既已立教，則士人之心思才力，皆為教旨所束縛，不敢作他想，窒閉無新學矣。故莊子束教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此義也，啓超習與同志數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若其著論之間，每為一尊之言者，則區區之意又有在焉。

國之強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為人治之極則，私亦為人類所由存。譬之禁攻、寢兵，公理也；而秦檜之議和，不得不謂之誤國。視人如己，公理也；而赫德之定稅則，不能不謂之欺君。《天演論》雲：“克己太深，而自營盡泯者，其群亦未嘗不敗。”然則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無如何者矣！

今之論且無遽及此，但中國今日民智極塞，民情極渙，將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術，必擇衆人目光心力所最趨注者，而舉之以為的，則可合；既合之矣，然後因而旁及於所舉之的之外，以漸而大，則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猶民主，固救時之善圖也，然今日民義未講，則無寧先借君權以轉移之，彼言教者，

其意亦若是而已。此意先生謂可行否？抑不如散其藩籬之所合爲尤廣也。此兩義互起滅於胸中者久矣，請先生爲我決之。南海先生讀大著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如穗卿，言傾佩至不可言喻。惟於擇種留良之論，不全以尊說爲然，其術亦微異也。書中之言，啓超等昔嘗有所聞於南海而未能盡。南海曰：“若等無詫爲新理，西人治此學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無量。啓超所聞於南海有出此書之外者，約有二事：一爲出世之事，一爲略依此書之義而演爲條理頗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

頃得穗卿書，言先生謂斯賓塞爾之學，視此書尤有進。聞之益垂涎不能自製，先生盍憐而餉之。

以上所複各節，詞氣之間有似飾非者，有似悞諫者，實則啓超于先生愛之敬之，故有所疑輒欲貢之以自決，不惟非自是之言，抑且非自辨之言也。對燈展紙，意之所及，即拉雜書之。未嘗屬稿，故不覺言之長，恐有措語不善，類於斷斷致辨也者，不復省察，以負先生厚意，知我愛我如先生，其亦必不以其見疑也。儕輩之中，見有瀏陽譚君複生者，其慧不讓穗卿，而力過之，真異才也！著《仁學》三卷，僅見其上卷，已爲中國舊學所無矣。此君前年在都與穗卿同識之，彼時覺無以異于常人，近則深有得於佛學，一日千里，不可量也。並以奉告。啓超近爲《說群》一篇，未成，將印之《知新報》中，實引申諸君子之言，俾涉招衆生有所入耳。本擬呈先生改定乃付印，頃彼中督索甚急，遂以寄之。其有謬誤，請先生他日具有以教之也。又來書謂時務諸論，有與尊意不相比附者尚多，伏乞仍有以詳教。

致康有為書

(1899年夏秋)

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啓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致孫中山函三件

(1899 夏秋)

(一)

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現寓狹隘，室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若枉駕，祈於下禮拜三日下午三點鐘到上野精養軒小酌敘談為盼。此請大安。弟名心叩。十八。

(二)

逸仙仁兄鑒：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晚八點鐘始複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為罪。又承今日賜饌，本當趨陪，惟今晚六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前已應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辭，望見諒為盼。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君衢雲同談尤妙。此請大安。弟卓頓首。

(三)

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間同志大約皆已會見，李昌兄誠深沈可以共大事者；黃亮、卓海、何寬、李祿、鄭金皆熱心人也。同人相見，皆問兄起居，備致殷勤。弟與李昌略述兄近日所佈置各事，甚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許通往來，故至今尚未得見，然已彼此通信問候矣。弟此來不無從權辦理之事，但兄須諒弟所處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輩既已訂交，他日共天下事，必無分歧之理，弟日夜無時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時日，弟必有調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數語，余容續布。此請大安。弟名心叩。一月十一日。

致康有為書（節錄）

（1900年4月29日）

一、來示于自由之義，深惡而痛絕之，而弟子始終不欲棄此義。竊以為於天地之公理與中國之時勢，皆非發明此義不為功也。

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對於壓力而言之，對於奴隸性而言之。壓力屬於施者（施者不足責，亦不屑教誨，惟責教受者耳），奴隸性屬於受者。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而先生屢引法國大革命為鑒。法國革命之慘，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惡之尤甚。（先生謂弟子染日本風氣而言自由，非也。日本書中無一不談法國革命而色變者，其政治書中無不痛詆路梭者。蓋日本近日盛行法國主義，弟子實深惡之厭之。而至今之獨尊法國主義者，實弟子排各論而倡之者也。）雖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國也。中國與法國民情最相反，法國之民最好動，無一時而能靜；中國之民最好靜，經千年而不動。故路梭諸賢之論，施之於法國，誠為取亂之具；而施之於中國，適為興治之機。如參桂之藥，投之病熱者，則增其劇；而投之體虛者，則正起其衰也。而先生日慮及此，弟子竊以為過矣。且法國之慘禍，由於革命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禍，而非自由之為禍。雖國學派不滿於路梭者，亦未

嘗以此禍蔽累于路梭也。執此之說，是以李斯而罪荀卿，以吳起而罪曾子也。且中國數千年來，無“自由”二字，而歷代鼎革之慘禍，亦豈下於法國哉！然則禍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歸罪於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慘禍者，經此慘禍之後，而尚可進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慘禍者，其慘禍日出而不知所窮，中國數千年是也。

苟有愛天下之心者，於此二者，宜何擇焉！

至歐人文明與法無關之說，弟子甚所不解，不必據他書，即《泰西新史攬要》，亦可見其概。英國為憲政發達最久最完之國，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者也。而其安危強弱之最大關鍵，實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議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響所及（英民間法人爭權之事而興起）；此案之得成，亦由執政者憚于法之慘禍，而降心遽許之。此《新史攬要》所明言也（他書言之尤詳）。歐洲中原日爾曼、奧斯馬加、義大利、瑞士諸國，皆因併吞於拿破侖。時拿氏大改其政治，而自予人民以自由，人民既得嘗自由之滋味，此後更不能受治於專制民賊之下，故曆千辛萬苦而爭得之，以至有今日。觀於拿破侖第一次被放，而維也納會議起；拿破侖第二次被放，而俄、普、奧三帝神聖同盟興。維也納會議，神聖同盟，皆為壓制民權而設也。但觀於此，而知法國革命影響于全歐者多矣。弟子謂法人自受苦難，以易全歐國民之安榮，法人誠可憐亦可敬也。泰西史學家無不以法國革命為新舊兩世界之關鍵，而純甫難是說，然則此十九世紀之母何在也？（弟子以為法國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若夫“自由”二字，夫子謂其翻譯不妥或尚可，至詆其意則萬萬不可也。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是矣。而省文言之，則“人人自由”

四字，意義亦已具足。蓋若有一人侵人之自由者，則必有一人之自由被侵者，是則不可謂之人人自由。以此言自由，乃真自由，毫無流弊。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爲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夫子謂今日“但當言開民智，不當言興民權”，弟子見此二語，不禁訝其與張之洞之言甚相類也。

夫不興民權，則民智烏可得開哉？其腦質之思想，受數千年古學所束縛，曾不敢有一線之走開，雖盡授以外國學問，一切普通學皆充入其記性之中，終不過如機器砌成之人形，毫無發生氣象。試觀現時世界之奉耶穌新教之國民，皆智而富；

奉天主舊教之國民，皆愚而弱。（法國如路梭之輩，皆不爲舊教所囿者。

法人喜動，其國人之性質使然也。）無他，亦自由與不自由之分而已。

（法國今雖民主，然絕不能自由。）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爲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中國於教學之界則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異想；

於政治之界則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異言。此實爲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藥無效，必以萬鈞之力，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熱其已涼之血管，而使增熱至沸度；攪其久伏之腦筋，而使大動至發狂。經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幾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然弟子敢斷中國之必不能佛，必不能狂也。雖使天下有如複生（複生《仁學》下篇……蕩決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數十百人，亦不必能使之沸、使之狂也。弟子即盡全力以鼓吹之，而何至有法國之事乎？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語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義，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

字，似頗善矣。自治含有二義：一者不受治於他人之義，二者真能治自己之義。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國託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頗善矣。而所謂不受治於他人者，非謂不受治於法律也。英人常自誇謂全國皆治人者，全國皆治於人者，蓋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實則仍受治於己而已。蓋法律者，所以保護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極則，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國革命而謗自由，尤有不可者。蓋“自由”二字，非法國之土產也。英之彌兒，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謂博深切明矣。而夫子引隋煬、武後以比之，似未免涉於嫚罵矣。弟子欲辯論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盡其詞；非有他心，實覺其為今日救時之良藥，不二之法門耳。現時所見如此，或他日有進，翻然棄之，亦未可定。但今日心中所蘊，不敢自欺，故不覺其言之長。其謂涉於不敬，非對長者之體者多多，惟因文曲折，隨筆應赴，不自檢點，深知其罪。

又自由與服從二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

英人所謂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是也。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而侵人自由者，自由界說中所大戒也。故真自由者，必服從。

據亂之制度與太平之制度，多有相類者，然其淵源來歷，全然不同，似不可以彼病此。（光緒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書》）

致康有為書（節錄）

（1903年11月18日）

辦事之難，萬方同概。先生前來書，以南洋人易搖動不可恃，謂弟子好運氣，處處得意。孰知其中之曲折，固一轍耶。以表面言，則先生之受歡迎，或尚過於弟子；至其內情甘苦，此間殆亦不讓南中也。即如款項一事，弟子等方指望尊處可大得手，而豈意尊處反日待此區區之款，為荊叟計耶。

弟子等在此間日下氣，柔色怡聲，以敷衍種種社會之人，真有如所謂公共之奴隸者。然問其有益於辦內地實事者幾何？又有益於該本埠之社會改良者幾何？清夜自思，真覺不值，厭倦久矣。徒以既來此地，豈能舍去，而既做焉，又不能不用獅子搏兔之全力，窮精敝神於此間，至可痛亦可憐也。不寧惟是，且擔受一虛名，如近日港滬各報紙，謂保記款若干十萬，盡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國民之血，吮國民之膏”相詬訾。雖自問不愧，無恤人言，而所謂各埠之同志者，亦日相與竊竊私議，議之久而心滋冷矣。而我輩亦實未能做成一二實事，足以問執其口者，則詬訾之來，亦安得不直受之。故弟子往往清夜自思，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轟轟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恥，但今未得其地耳。弟子革論所以時時出沒於胸中者，皆此之由。先生責其流質，斯固然也，又烏知乎外界之刺激，往往有迫之于鋌而走險之路者耶？昔唐紱丞之死，死於是，弟子自計將來其亦必死於是而已。閱世既多，厭世念自起。疇昔常以此責人，今亦不自知其何以與此途日相接近也。

革義難行，先生之言固也。然櫻田之事，弟子以為舍錢買俠士者，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張，非謂此事之不宜行也。如現在所謂林俠者，弟子未見之，不能斷其人，而何以數月不往，惟日日揮金如土，致使先生苦於供養。然則此等人供養之，果能為用乎，非弟子所敢言矣。數年來供養豪傑之苦況，豈猶未嘗透耶？日下氣柔聲，若孝子之事父母，稍拂其意，立刻

可以反面無情。故弟子常與勉、雲等言，今之供養豪傑，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數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頭金盡，又抱琵琶過別船矣。故用錢以購人之死力，此最險最拙之謀也。今先生所供養之人，或與前此不同，而弟子則入世愈深，機心愈甚，真有不期然而然者。故弟子之沮是議，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虛無黨之爲此也，皆黨魁自爲之。今黨魁既不能爲，欲仰仗於下等社會之人，以數萬金冀飽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

先生之非坐待復辟，弟子等甯不知之？特此亦不過偶爾有激而言耳。然嘗細思之，即那拉死矣，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志？面今日求得兵力又如此其難，外國侵壓之禍又如此其亟，國內種種社會又如此其腐敗，靜言思之，覺中國萬無不亡之理。每一讀新聞紙，則厭世之念，自不覺油然而生，真欲瞑目不復視之也。先生于意雲何？

今會款若先生移以辦秘密，弟子亦不能強爭，但弟子等真益無面目見人耳。先生責弟子及勉專擅行事，特又未知其間之苦況何如耳。日勸人入會，人問會款作何用，無以名之，秘密之事非可盡人而語也。而新開會之埠，新入會之人爲尤甚。革義既不復言，則不得不言和平；言和平又安得不言教育，故不得不提倡公學；且欲爲將來地步，亦非此不可也。先生以此相責，烏知乎非用此名，將此區區數千金之會款，恐亦難收集耶！先生觀各處匯款來之書，可以知其概矣。夫先生在南洋各處如此歡迎，其人又皆如此大力，而先生運動彼等亦只能以學校報館等事，而秘密費一無所得。人情不甚相遠，先生亦可以會此間甘苦矣。今公學事由公使領事及各會館提倡，或亦可得多少，若先生南洋興學之款，果有實際能移若干於廣東，同則會款移爲他用，似尚易爲，不然恐無以對人耳。但此區區之款，

無論作何用，亦不能成多大氣脈，又奈之何？念此真令人氣結。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與夫子大人書》）

致康有為書

（1906年12月）

一、此書專為一重大之事而發，今請先言此事，乃及其他事。我國之宜發生政黨久矣，前此未有其機，及預備立憲之詔下，其機乃大動。弟子即欲設法倡之於內，而秉三雲欲東來就商，是以姑待之。秉三等到三日，而先生擬改會名之信到，寄彼商榷，彼謂宜用帝國憲政會之名，前函電已陳及矣。近數日間，復會商條理，大略粗具，今陳請採擇。

一、東京學界人數日衆，近卒業歸國者，亦遍佈要津，故欲組織政黨，仍不得不從東京積勢。東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勢力者莫如楊哲子度（湘潭人，孝廉，頃新捐郎中），其人國學極深，研究佛理，而近世政法之學，亦能確有心得，前為留學生會館總幹事，留學生有學識者莫不歸之。數年來與弟子交極深，而前此以保皇會之名太狹而窘，且內之為政府所嫉，外之為革黨所指目，難以擴充，是故不肯共事。今聞我會已改名，距躍三百（東京一部分人皆然）故弟子邀秉三與彼同來神戶，熟商三日夜。以下所陳者，皆此三日夜所商者也。

一、海外存此舊會而海內別設新會，新舊兩會名分而實合，始分而終合。所以必須合之故，自無待言。所以必須分者，一則以我海外之事，萬不能令內地人知，萬不能令內地人與各埠直接通信。二則改名之事，必須宣佈（在《時報》及《叢報》宣佈），宣佈之後，人人知帝國立憲會即舊日之保皇會，推行

內地，究有不便，故不如改名而另立一會。其會擬名曰憲政會，而海外之會則爲帝國立憲會。

一、憲政會弟子出名爲發起人，先生則不出名，因內地人忌先生者多，忌弟子者寡也。但必須戴先生爲會長，然後能統一，故會章中言，“暫不設會長”，空其席以待先生，先生現時惟暗中主持而已。知此者現時惟弟子與秉三、哲子三人，其他會員（同門者不在此論）皆不之知。弟子雖出名爲發起人，然亦不任職員，但以尋常會員之名稟先生之命，就近代行會長事。秉三亦不出名，以便在內地運動。

一、先在東京行結黨禮後，即設本部於上海，以幹事長主之。幹事長必須極有才有學有望而極可信者，舍哲子殆無他人，擬以彼任之。彼自言若既任此，則必當忠於會，必當受會長指揮，今與會長尚未見面接談，一則不知會長許與否，二則不知己之意見究與會長同與否，將來能共事到底與否，不可不慎之於始。擬先上一書于先生，自陳政見及將來之辦法，得先生複書許可，且審實先生意見全與彼同，然後敢受事云云。其書大約二三日內必當寄呈，寄到時望先生立刻複之，且加獎勵，又須開誠心布公道以與之言，自處當在不卑不亢之間。彼與弟子爲親交，雖無會長之關係，其對於先生亦必修後進之禮，是不待言。但先生總宜以國士待之，乃不失其望。以弟子所見，此人譚複生之流也，秉三亦謂眼中少見此才。先生能得其心，必能始終效死力於黨矣。凡有才之人，最不易降服，降服後則一人可抵千百人，願先生回信極留意，勿草草也。彼前此亦迷信革命，幸與弟子交深，終能回頭。去年中山以全力運動之不能得，今革黨日日攻擊之，而其志乃益因以堅定。此人不適彼，而終從我，真一大關係也。

一、會章尚未擬定，大約其綱領如左：

- 一、尊崇皇室，擴張民權。
- 二、鞏固國防，獎勵民業（此條未定）。
- 三、要求善良之憲法，建設有責任之政府。

一、現在，發起人除弟子及哲子外，則蔣觀雲（此人數月前猶沈醉革命，近則回頭，日與革黨戰）吳仲遙（鐵樵之弟）徐佛蘇（常有文見《叢報》中）君勉、孺博、楚卿、孝高、覺頓，此外尚有學生十余人，不能盡舉其名，此為在東京最初發起者。

一、財權最緊要，非君勉不足以服衆。所舉君勉為會計長，駐上海，一切財權出入皆司之。君勉若不長於會計，則由彼自任一人以副之。

一、張季直、鄭蘇龠、湯蟄仙三人本為極緊要之人物，但既入黨，必須能與我同利害共進退乃可。我黨今者下之與革黨為敵，上之與現政府為敵，未知彼等果能大無畏以任此否。

彼現在誠有欲與我聯合之心，然始合之甚易，中途分攜則無味矣。故弟子擬到上海一次，與彼等會晤，透底說明。彼若來則大歡迎之，若不來亦無傷也。

一、袁、端、趙為暗中贊助人，此則秉三已與交涉，彼許諾者。

一、擬戴醇王為總裁，澤公為副總裁，俟得先生回信決開會後，秉三即入京運動之。（此事須極秘密，萬不可報告，不然事敗矣。）

袁、端、趙等之贊助亦然，徒布告以博海外會員一時之歡心，而於實事生無限阻力，甚無謂也。）

一、內地分會專以辦實事為主，不能藉以籌款。入會會費只能收一元，每月擬收二角，而以會報一冊酬之，則亦等於售報耳。故款萬不能靠會員湊出也。而今日局面，革命黨鳴張蔓

延，殆遍全國，我今日必須竭全力與之爭，大舉以謀進取，不然將無吾黨立足之地。故擬在上海開設本部後，即派員到各省、州、縣演說開會，占得一縣，即有一縣之勢力；

占得一府，即有一府之勢力。不然者，我先荊天棘地矣。

（現敵黨在南方一帶，已駸駸占勢力。我黨一面在南方與彼殊死戰，一面急其所不急者先下手，以取北方，此秉三之定計也。）但既若此，則所費甚巨，僅以會員入會費之所收不能給其萬一，明矣。故此款必須由發起人擔任之，秉三任集十五萬，以五萬辦《北京報》，以十萬為會中基本金，《北京報》之五萬早已定局，會費之十萬尚須運動，能得此與否未可知。弟子強秉三必任此數而已。）其款大抵袁、端、趙三人所出居半也。惟此數尚嫌其薄，故秉、哲責成弟子籌出五萬。弟子明知海外會之無力，然不能示人以樸，恐彼二人失望，（想會此意，雖以秉、哲之親，猶不能使彼盡知我底蘊也，先生謂何如？）

故亦已諾之矣。不知先生能設法籌此數否？弟子謂以在上海、北京建會所及入內地演說之兩題，在外勸捐，宜有所得，且此兩事亦實事也。（竊欲在上海以二萬金建一會所，此雖若虛文，卻甚要：一以聳內地人之觀聽，二以慰海外人之希望。）望先生極力謀之。若不能，則雖從商股中挪移，亦非得已。此事乃吾黨前途生死關頭，舉國存亡關頭，他事一切不辦猶當為之也。先生謂何如？

一、海外會員擬亦招之並入海內之會，其不入者聽，其入者則會費當如何收法，請酌之。

一、革党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余學生從之者過半。

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真腹心之大患，萬不能輕視者也。近頃江西、

湖南、山東、直隸到處亂機蜂起，皆彼黨所爲。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然我苟非與政府死戰，則亦不能收天下之望，而殺彼黨之勢，故戰政府亦今日萬不可緩之著也。今日有兩大敵夾于前後，成立固甚難，然拚全力以赴之，亦終必能得最後之勝利。以此之故，非多蓄戰將，廣收人才，不可以制勝。我舊會除會長二人外，無一人能披挂上馬者。僅限於草堂舊有之人才，則雖能保守，而萬不能擴張，必敗而已。

故今後必以廣收人才爲第一義，而人才若能〔何〕然後能廣收，則真不可不熟審也。凡愈有才者，則駕馭之愈難，然以難駕馭之故而棄之，則黨勢何自而張？不寧爲〔惟〕是，我棄之，人必收之，則將爲我敵矣。前此我黨之不振，職此之由也。然以不能駕馭之故，雖收列黨籍而不爲我用，則又何爲？此前此所以不敢濫收人也。但弟子以爲今日之情狀，稍與前異，內地所辦之事，一不涉軍事，二不涉商務，故不至緣財權而召爭競；不緣財權而召爭競，則惟有政見不同可以致分裂耳。然今者明標黨綱，同此主義者乃進焉，否則屏絕，則此亦不起爭端，故雖多收人才，當不至生葛藤也。

寫至此，忽接紐約《維新報》，知保皇會改名事既已宣佈。

何不用帝國之名，而用國民之名耶？豈趕不及耶？竊以爲及今改之，未爲晚也。又報告文及章程，屬登《新民報》中，竊以爲此文及章程萬不能用。其章程非章程之體制，不過會中之布告耳。（章程體制當如會中憲法，然所以定一會之組織法也。）此不必論。其報告文則弟子有大不謂然者：東西各國之言政黨者，有一要義，曰黨於其主義，而非黨於其人。此不刊之論。而我今日欲結黨，亦必當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次報告文全從先生本身立論，此必不足以號召海內之豪俊也。夫

結黨之宗旨，必欲收其人爲先生之黨，此何待言；然有其實，不必有其名，且惟不居其名，乃能獲其實。此用兵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先生既標此主義以號召天下，天下之人悅先生之主義而來歸焉，則黨於此主義者，即其黨于先生者也。然其人則自以爲先生之倡此主義而黨先生也，非以主義由先生所倡而後黨此主義也。因先生倡此主義而黨先生，則其言曰某人倡此主義，吾亦同此主義，而因相與爲黨耳。而在此主義之中，其可以領袖統率者，舍先生無他人，則雖欲不推戴先生，而安可得也。（秉三、哲子、觀雲輩所以不能不相謀擁戴先生者，正以此也。）

惟不矜莫與爭能，惟不伐莫與爭功，今此次報告文，若自矜其能而伐其功，此最足以先天下之望也。爲海外人言，不妨如此，若在內地，必不可行，此弟子所以欲別撰一文也。弟子別撰一文，其大意欲揭三大綱：一曰上崇皇室，二曰下擴民權，三曰中摧不負責任之政府。即就此三義而暢發之，不必述自己之歷史，而人亦孰不知之者。就此立論，先生謂何如？將來先生復哲子之信，則東京即[暨]上海之豪俊，能歸心與否，將自此系焉。鄙意以爲宜暢發“黨於主義不黨於人”之義，大約自陳政見如此。今諸君既與我同，而欲推我統率，我雖無似，又安敢辭？自今以往，惟盡瘁以忠於此主義，盡瘁以忠於本黨，冀無負諸君推舉之誠意云云。如此措詞，似爲最合。板垣、大隈等之對於會員，其就職演說，大率用此語，不可不仿之。（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與夫子大人書》）

致康有爲書

（1912年2月7日）

夫子大人函丈：方馳昨箋，旋損今翰。F 寫途旅，則鮑明遠之古樹寒蓬，商略身世，則邱希範之驚飛草長，行路聞之，猶將感歎，而況弟子弱歲奉手，半生同患，自非木石，能勿惻盡！

入冬以還，念我土宇，傷心如搗，雖復老萊午彩，強為歡笑，北海傾尊，閒雜戲謔，及至群動暫息，獨居深念，未嘗不怫鬱激發，日求自試，構象索塗，累宵不螟。蓋聞矇弗忘視，跛弗忘履，矧以盛年，久盜時譽，邁茲厄會，為世具瞻，豈其偷蕙而思自絕，委輿誦於草莽，憚拯溺於援手者！然而上察天時，下審人事，靜吉作凶，信而有征，安得不循素位居易之訓，守潛德無悶之戒。

夫任天下者，常犯險艱固也；然九敗而冀一成，艱可靡恤，摩頂而利天下，險可毋避。若乃湛淵自殊，而以示勇，抱薪救火，而雲效忠，智者不為，仁者亦不為。夫以本初健者，城府森峻，自謀最工，好臣所教，豈其護足，智不如葵。而乃欲與狐謀皮，遏揉緣木，安由心傾，但取齒冷，子胥近割，可為信讞，斯所未喻一也。又以河北諸將，保塞群酋，眷戀舊冠，不忍苴履，思運臂指，俾為捍城，然而一哄之怒，搏沙以散，附循非素，背水誰與，欲以見放湘累，坐譚西伯，擬尼父之應肸召，慕劉季之奪信軍，斯所未喻二也。舊朝典軍，一二狂童，羊狠狼貪，為國妖孽，三塚磔蚩，千刀F莽，匪惟眾怒，實亦私仇，今欲有事於北，勢且必與為緣。就令收跡弛之用，能範馳驅，何忍以傾城之姿，自蒙不潔？況乎趙幟一建，舉國皆敵，內則塚中枯骨，作魑魅之喜人，外則江東獅子，承群盲而吠影。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寡助之至，親戚畔之。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三也。龕暴略地，保境待時，關右竇融，錢唐武肅，本為上計，無俟煩言。然熏茲丹穴，既有待於臣佗，就彼黃金，

複難期於五利，雖公孝坐嘯，或不遠嫌，而付奕錢神，空勞箸論。說食雲何得飽，作繭只益自纏，斯所未喻四也。夫拯大難者不徇小節，懷遠猷者不辭近怨，苟保大定功，於物有濟，即粉軀隳譽，義猶當爲。然自孫權坐大江東，呂蒙非復吳下，器械之利，彼此共之，怠奮之形，相倍猶未。豈得以如陵之甲，狎彼制梃！正恐睹愈風之檄，從此倒戈。既勢絀於攻心，終技窮於畫足。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五也。且可靜而不可動者，民情也。可乘而不可抗者，時勢也。十年以來，人鹹思漢，百日之內，運轉亡胡。既非一朝一夕之故，又豈一手一足之烈？吾黨夙懷投鼠忌器之憂，因乏邁螫斷腕之勇，脫移突之見納，信補牢之可期。今事勢既移，前塵成幻，匪直留此虛器，不能已亂，正以懸茲射的，益用獎爭。就令北方之強，可賈餘勇，南風不競，所至喪師，然攘臂者遍閭左，輟耕者闡隴畔，乃至備炊爭歌小戎，國殤半爲汪錡，嗟此血肉之軀，孰非羲軒之胤。其愚固不可及，在義乃所當矜。豈以害馬之在群，而謂禽獮爲當理。夫吾徒所志，寧非靖亂，靖之以致，亂且益滋。更閱歲時，伊于胡底！兩虎同斃，漁入利焉，斯所未喻六也。

綜諸大理，還觀我生，既未容鋪糟啜醢，又安可揚湯止沸？故乃閒事文酒，毋以不樂損年。重理丹鉛，庶幾明夷待訪。豈雲巧避，蓋多苦心。茹荼療饑，匪求人喻。抱璞喪脛，終不自悔。今茲我國，譬彼中流。若豆剖終見，瓦全無冀，則吾儕雖欲焦頭爛額，爲事已遲。亡國之罪，當與舊朝君相新軍士夫共分之。若幸借F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塗。錯節方多，索綯宜亟。此弟子所兢兢自勉，而欲與函丈共之者耳。若承邁往之誠，怵後時之戒，斯固心義，豈敢竊誹。惟揣駑駘，不任驅策。趨舍異路，愴愴何言。窮歲逼迫，而端交集。荒園易主，繞樹無依。暫寄修椽，月日而已。吾師便賃

廡箱根絕頂，管領湖山，亦得少佳趣，但苦細弱重累，慮難移巢相就。睽孤多感，我勞如何。尊劄已命兒曹寫副，分際君勉、孺博，想同茲惻惻也。

臘不盡十日。弟子啓超皇恐上言。

致孫逸仙書

(1900年4月28日)

足下近日所佈置，弟得聞其六七，顧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歲杪，廢立事起，全國人心悚動奮發，熱力驟增數倍，望勤王之師，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機會，用此名號，真乃事半功倍。此實我二人相別以來，事勢一大變遷也。弟之意常覺得通國辦事之人，只有咄多，必當合而不當分；既欲合，則必多舍其私見，同折衷於公義，商度於時勢，然後可以望合。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古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弟以為宜稍變通矣。草創既定，舉皇上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劃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故不惜更進一言，幸垂采之。弟現時別有所圖，若能成（可得千萬左右），則可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今日謀事必當養吾力量，使立於可勝之地，然後發手，斯能有功。不然，屢次鹵莽，旋起旋蹶，徒罄財力，徒傷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採納鄙言，更遲半年之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為何如？（三月二十九日任公先生由檀島《致孫逸仙書》）

致羅惇齋書

(1911年11月26日)

昨上一書，計達。不審已謁項城否？今日由使館轉來初三日明諭，敦促就道，奉讀惻然！鄙人既確信共和政體為萬不可行於中國，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欲救此宗旨之實現，端賴項城。然則鄙人不助項城，更復助誰？至旁觀或疑為因大勢已去，引身退避，此則鄙人平生所決不屑為者。鄙人既抱一主義，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疆禦之可畏。昔者與不法之政府鬥，率此精神；今日與不正之輿論鬥，亦同此精神耳。

項城若真知我，當不至以此等卑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堅辭不就職者，凡辦事貴期於有成，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當用所長而不當用所短。吾自信項城若能與吾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雖然，今當舉國中風狂走之時，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驟然相合，則是並為一的，以待萬矢之集，是所謂以名妨實也。

吾自問對於圖治方針，可以獻替于項城者不少。然為今日計，則撥亂實第一義，而圖治不過第二義。以撥亂論，項城坐鎮于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則必與政府斷絕關係，庶可冀國民之漸見聽納。若就此虛位，所能補于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言之餘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熟思審

處，必當先開去此缺，乃有辦法。望公以此意代達項城！項城明眼人，必能相喻於無言也。

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若蛇蠍，竭思所以易之，其時則我輩主義獲伸之時也。而此三月中最要者，須保京師無恙，其下手在調和親貴，支援財政，項城當優爲之；次則因勢利導，轉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鄙人無他長，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言騷著癢處，使人移情於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今所爲文，已成者不少，惟當分先後，擇時然後布之。如用兵然，前鋒主力，相機而進，攻瑕不攻堅，避其朝往，擊其暮歸。今茲革軍之奏奇功，得諸兵力者僅十之三，得之言論鼓吹者乃十之七。今欲補救固不可，然非與項城分勞戮力，則亦無能爲役也。望公爲達此意。

名兩渾。十月六日。

致袁世凱書

(1912年2月23日)

先生閣下：歐陽公有言，不動聲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謂矣。三月以前，舉國含生，汲汲顧影，自公之出，指揮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豈俟鯁生揄揚盛美者哉！今者率土歸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於國家者，實僅發端，而國民所為責望於我公者，益將嚴重。

啓超以逋越餘生，感非常知遇，又安敢徒作諛頌之辭，而不竭其紛紛，以圖報稱者耶。竊以為我公今後能始終其功名與否，則亦視乎財政之設施與政黨之運畫何如耳。今大事既定，人心厭亂，雖有殷頑，未從竊發，即一二擁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軍事上險艱，殆無複可慮。雖然，二十年來，國中民窮財盡，國家破產之禍，識者憂之已久，加以今茲軍興，百業俱廢，東南膏腴之區，創痍遍野，當事之未定，人民怨憤有所寄，故生計之苦痛，亦強忍而暫忘之。過此以往，則沈瘵之病徵，日益暴露，非得國手神藥，有乾癟以斃亡已耳。國民生計之險象既如此，至於政府財政，比年以來歲入不足，已垂百兆，後此政費之增，有加無已，微論今茲南北兩方臨時軍需填補不易也，而新共和之建設，每歲經常費必且無藝，使歲入僅如其舊，固已有舉鼎絕臚之患，又況舊朝稅強半應歸裁汰，而新稅源複無成算，並欲求如前此之所入而不可得耶！

夫以今日而理中國之財，雖管仲、劉晏復生，亦不能不乞靈於外債，固也。雖然，外債能借得與否，即借得而遂能蘇財政之困與否，皆視財政當局者之學識智略以爲斷。今日中國非借十萬萬以上之外債，不足以資建設，此有識者所同認也。然比者欲借數千萬尚不知費幾許唇舌，乃能就緒，遑論更進於此。固緣上下竭蹶情形曝露既久，抑其主因實由當局絕無規畫，不足以取重於人也。昔俄之度相槐特氏舉久涉破產之俄政府，不數年而蘇甦之，嘗循覽其軌迹，未嘗不借外債，而所以能得巨債者，則由日舉其財政政策以炫耀於鄰邦，使素封家深信賴之。夫豈無爲其所賣者，然非槐特之思慮縝密，規模遠大，亦安能賣人？啓超于並世政治家中，最心儀其人，以爲我國非得如槐氏者一二輩，蓋不足以起衰而圖治也。且借債而能善用之，固救國之聖藥，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國之禍根。今之論者，皆曰借債以投諸生產事業，雖多而不爲害。斯固至言也。然有國者，安能舉一切生產事業而壟斷之於國家，且生產事業亦誰敢保其必無虧衄，況乎生產其名而浪費其實者，更數見不鮮也。是故借債而不得，固不免爲今之波斯；借債而即得，又安見不爲昔之埃及？今舊債償還，緣亂愆期，友邦既嘖有違言，倘新政府成立以後，不能立一有系統的財政計畫，以昭示於天下，而取重於內外，恐干涉財政之噩夢，非久將現於實。夫至於干涉財政，則國家固蒙不可恢復之損失，而新政府之威望，與我公之功名，亦自此掃地盡矣。竊以爲今世之理財與古代大異，若搜剔於錙銖，察察於簿書，雖極廉謹精核，無補於大計必也，合租稅政策、銀行政策、公債政策冶爲一爐，消息于國民生計之微，而善導之，利用之，庶幾有濟。此啓超十年來所竭慮研究，而亟思得其人而語之者。（兩年前曾草一《中國財政改革私案》，垂十萬言，托人呈澤公，其曾省視與否，尚不可知，采擇更無

論矣。)在舊朝積弊深痼，無論何人當軸，固難期見諸施行，今百度革新，大賢在上，若他日得為芹曝之獻，自效涓埃于萬一，何幸如之。所謂財政設施問題者，此也。

政黨之論，今騰喧于國中，以今日民智之稚，民德之漓，其果能產出健全之政黨與否，此當別論，要之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煩言而解也。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夫開明專制與服從輿論，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以公之明，於此中消息，當以參之極熟，無俟啟超詞費也。然則欲表面為仆而暗中為主，其道何由？亦曰訪集國中有政治常識之人，而好為政治上之活動者禮羅之，以為己黨而已。今國中出沒於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舊官僚派，二曰舊立憲派，三曰舊革命派。舊官僚派公之所素撫循也，除闖冗僉壬決當淘汰外，其餘佳士大率富於經驗，宜為行政部之中堅。以入立法部，使競勝於言論，殊非用其所長。

夫以我公之位置運用行政部，非所憂也，最當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諸舊官僚派以外。

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併，他日政府稍行整齊嚴肅之政，則詆議紛起。

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於破壞，不宜於建設，其在政治上之活動，必不能得勢力，其人數之多寡，消長無常，然雖極多，終不能結為有秩序之政黨。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又不可阿順之，阿順之則長驕，而其焰亦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於劣敗，不足為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舊立憲黨與舊

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雖然，即此兩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齊，有出於熱誠死生以之者，有善趨風氣隨聲附和者。善趨風氣之人，不能以其圓滑而謂爲無用也。政黨道貴廣大，豈能限以奇節，先後疏附，端賴此輩，多多益辦，何嫌何疑。然欲植固黨基，則必以熱誠之士爲中堅，若能使此輩心悅誠服，則盡瘁禦侮，其勢莫之與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於敵位，則不能以其無拳無勇也而易視之，雖匹夫可以使政府肝食矣。所謂政黨運畫問題者，此也。

啓超播越於外，十有餘年，與祖國隔絕既久，一切情形多所隔膜，且生平未嘗得任事，實際上之經驗，缺乏殊甚，安足以語天下大計，況於久膺艱巨，算無遺策如我公者，更安敢嘵嘵爲遼豕之獻耶！顧夙服膺亭林“匹夫有責”之言，明知驚下，不敢自棄。數月以來，承我公不以常人相待，國士之報未嘗或忘，既辱明問，用竭區區，交本非淺，自不覺言之深也。猶憾所懷萬千，非楮墨能罄其一二耳。客冬事變之方殷，無日不欲奮飛內渡，以宣力於左右，徒以方處嫌疑之地，爲衆矢之的，恐進不以時，爲知己累；又審我公大計既定，凡鄙見所懷欲陳者，早已次第實行，枵俎旁午之時，綿力亦未由自效，是以屢次方命，良用增慚。今感情之時代既去，建設之大業方始，謠詠之集，當不如前，驅策之勞，略堪自貢，亦擬俟冰泮前後，一整歸鞭，盡效綿薄，以贊高深，想亦爲大君子所不棄耶！臨楮依依，不盡欲陳，書達簽掌，希賜電教。肅此，敬承勳安。壬子二月二十三日。

上袁大總統書

(1915年12月中旬)

大總統鈞鑒：前奉溫諭，沖挹之懷，悱摯之愛，兩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誠，有所仰贊，既而複思簡言之耶，不足以盡所懷；詳言之耶，則萬幾之躬似不宜曉瀆，以勞清聽。且啓超所欲言者，事等於憂天，而義存于補闕，誠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筆再三，欲陳輒止。會以省親南下，遠睽國門，瞻對之期，不能預計，緬懷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來世變之憂，公義私情，兩難愬默，故敢卒貢其狂愚，惟大總統垂察焉。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啓超良不欲更爲諫沮，益蹈愆嫌。惟靜觀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雲糾葛，猶可維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爲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國本即自此動搖。傳不雲乎：“與國人交，止於信。”

信立於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於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今天下？民將曰，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率其趨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儕更何所托命者？夫我大總統本無利天下之心，啓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盡喻諸遜聽之小民？大總統高拱深宮，所接見者惟左右近習將順意旨之人，方且飾爲全國一致擁戴之言，相與徼功取寵。而豈知事實乃適相反。

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語，涉及茲事，類皆出以嘲諧輕噓，而北京以外之報紙，其出辭乃至不可聽聞。山陬海澨，閭閻市廛之氓，則皆日皇皇焉，若大亂之即發於旦夕。夫使僅恃威力而可以祚國也，則秦始、隋煬之胤，宜與天無極；若威力之外猶須恃人心以相維繫者，則我大總統今日豈可瞿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

或謂既張皇於事前，忽疑沮于中路，將資姍笑，徒損尊嚴。不知就近狀論之，則此數月間之營營擾擾，大總統原未與聞，況以實錄證之，則大總統敝屣萬乘之本懷，既噉然屢矢于天日，今踐高潔之成言，謝非義之勸進，蓋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謂茲議之發，本自軍人，強拂其情，懼將解體。

啓超竊以爲軍人服從元首之大義，久已共明，夫誰能以一己之虛榮，陷大總統于不義？但使我大總統開誠佈公，導之軌物，義正詞嚴，誰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國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輟陳橋之謀，則將來雖以帝國元首之威，又豈必能弭漁陽之變？倒阿授柄，爲患且滋，我大總統素所訓練蓄養之軍人，豈其有此。昔人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仇者所快。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澄，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斂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啓。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衆矢之鵠，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啓超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斬。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明知未必有當高深，然心所謂危而不以聞，則其負大總統也滋甚。見見知罪，惟所命之。

抑啓超猶有數言欲忠告于我大總統者：立國於今世，自有

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願大總統稍捐復古之念，力爲作新之謀。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後能相維於不敝者也，法令一失效力，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墮。願大總統常以法自繩，毋導吏民以舞文之路。參政權與愛國心關係至密切，國民不能容喙於政治，而欲其與國家同體休戚，其道無由！願大總統建設真實之民意機關，涵養自由發抒之輿論，毋或矯誣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猶枝與幹，枝條盡從彫悴，本幹豈能獨榮？

願大總統一面顧念中央威權，一面仍留地方發展之餘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舉國盡由妾婦之道，威逼利誘，靡然趨炎，則國家將何以與立？願大總統提倡名節，獎勵廉隅，抑貪競之鄙夫，容骨鯁之善類，則國家元氣不盡銷磨，而緩急之際猶或有恃矣。

以上諸節，本屬常談，以大總統之明，豈猶見不及此？願猶拳拳致詞者，在啓超芹曝之獻，未忍遏其微誠；在大總統藥石之投，應不厭于常禦。伏維採納，何幸如之。去闕日遠，趨覲無期，臨書憫愴，墨與淚俱。專請鈞安，尚祈慈鑒。

與蔡鍔第四書

(1916年1月21日)

松坡吾弟；前由法郵寄三書，托幼蘇轉，複將原書錄副托陳佶人帶上，想均達。即夕得六日賜書，欣慰無量。今將應複應陳諸事列次。

佶人行時，尚托帶《擴充富滇銀行說帖》一篇，諸公謂此辦法何如？若以為可行，即請複示，並請由滇印刷，交港行轉布，當設法在外招股，與募捐並行。

東南諸鎮真是朽骨，今惟觀望成敗而已。乃至挂帥亦同此態，良可浩歎。大樹已成曹爽，今無複可望。江浙間從下暴動尚非不可能，乃勝算初無一二，吾力持不可，蓋即此微微之勢力，得之亦不易，何可孤注一擲。夫戰，勇氣也。旋起立敗，其挫實多，影響將及他方，且使敵得以誇于外人，謂彼尚有平亂之力，此大不利也。今即此醞釀，亦不患時機之不至，所爭者時日耳。吾即亦無所失望，吾儕在津定計時何嘗希望他方之立應，此一月來眩于空華，徒自擾擾耳。須知今日之事不能與辛亥齊觀，辛亥專倚虛聲，今次唯鬥實力。倚虛聲故，故牆高基弱，不能自堅，致為元兇所盜奪。今茲但能力顧藩籬，得寸則寸，得尺則尺，相持數月，諸方之變必紛作，而吾主力軍既立於不可敗，夫然後天下事乃有所憑藉，以得所結束。更質言之，將來必須以力征經營，庶得有淨洗甲兵之一日。他鎮之不遽應，又庸知非福耶！諸公勿緣此而稍有懊喪，天下事惟求諸

在我而已。凡人若只能聽好消息，不能聽惡消息，便是志行薄弱，便不能任大事。須知我輩當此萬難之局而毅然以身許國，豈爲高興來耶？將來所遇困難失意之事應不知凡幾，若以小利小挫而生欣戚，則即此憧憬之心境已足以敗事矣。吾書中不好報告好消息，而惡消息則必報，亦爲此也。

有一事亟須奉聞者，則岑西林已於四日前抵滬也。此行誠未免失之太早，因黨人以爲兩粵指日可下，故往迎之。及到港而情形不妥，不能淹留，乃以原船來此，幸極秘，無一人覺。而在此無論何地皆難安居，乃迎來與吾同寓。惟其所向頗費研究，吾力主其入滇，蓋一則可以壯軍勢，二則彼在蜀民望尤隆，得彼遙爲坐鎮，將來蜀中內部之整治，裨助不少，且遊說兩廣亦較有力也。而西林先生頗自引嫌，有所徘徊，其後商略之結果，謂入滇後只能作寓公，以贊襄帷幄，無論何種名義皆不居，若滇中允此條件，則甚願行云云。審其意，殆恐到後有人議及位置，彼反無以自容，所慮亦至有理。

今已決意先行東渡，日內如兩粵能動，則彼自當留粵；若形勢依然，則以彼地望，無論何處皆難托足，舍滇奚適？請弟與莫公速作一書來歡迎之，聲明但請來指示機宜，無論何種位置決不奉強，則彼必欣然相就也。

滇中財政之窘，久在意中，來此荏苒匝月，一籌莫展，慚汗焦灼，不可言喻。頃已決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募捐，彼爲南洋產，多識其人。今得西林作書（吾亦作書）介紹，或可有得。

惟當由滇政府發一印文委任狀，想已有空白狀到港，彼得此即行。若富滇銀行擴充辦法可行，則並以招股事委之可耳。前兩書言提用鹽款，護送稽核分所洋員出境事，不知已辦否？此著屢經研究，確實可行，望勿遲疑。蒙自關稅亦宜與商提取，即不能提，亦當辦到存儲外國銀行，不解中央（上海銀行）。

“外交界消息極佳，日本公然拒絕賣國專使，聞三次警告不日將提出。且日本刻意聯絡吾黨，（青木少將特派駐滬，專與吾黨通氣，日內便到。）餉械皆有商榷餘地。張潤農頃來滬，明日可到，到後便知其詳。吾決以二十八日東渡，或能有大發展亦未可知。”（上四行原批刪去）

綏遠起義佔領包頭。潘矩楹免，以孔庚代。總統府發現炸彈，陰謀者爲袁乃寬之子。頃方大興黨獄，人心皇皇。覺頓、孟希、佛蘇三人中，日內必有多人偕往粵以說脅堅白，使迫龍、陸。聞桂之觀望，頗由堅作梗，此行當破釜沈舟，憑三寸不爛之舌，冀有所濟也。熔西頃隨西林東渡，擬留彼在滬襄外交事。吾東渡後小住旬日，便當來滇。孝懷、覺頓必偕行，孝懷性行才識，爲吾黨第一人，尤諳川事，彼來所助不少也。來書尚約遠庸，痛哉痛哉！今失此人，實社會不可恢復之損失也。書此泫然。

給孩子們書（節錄）

（1927年1月27日）

近來耳目所接，都是不忍聞不忍見的現象。河南、山東人民簡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簡直活不成，在兩種惡勢力夾攻之下。全國真成活地獄了。不惟唐生智頭痛，連蔣介石們也頭痛。總而言之，共產黨受第三國際訓練，組織力太強了，現在真是無敵於天下。我們常說：“他們有組織，我們沒有組織。”誰知陳銘樞給他的朋友的信（我親看見的），說的也正是這兩句話。現在倒蔣陳、倒唐之聲大盛於兩湖、江西，李濟琛在廣東想自己練些非共產的軍隊（四師），到底被他們破壞，練不成功。蔣、唐他們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軍隊不在他們手裏。”不錯，現在南方軍人確非共產派，但他們將來必倒在共產派手上無疑。現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識階級”四個字已成爲反革命的代名詞。（兩湖、江西大小公私學校完全封閉，以改組名義封閉，但開學總不會有期。）而所謂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著生產事業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將來我們受苦日子多著哩，現在算什麼？我們只有磨煉身心，預備抵抗，將來還可以替國家做點事業，教小孩子們也要向這條苦路進行。

忠忠的信很可愛，說的話很有見地。我在今日若還不理會政治，實在對不起國家，對不起自己的良心。不過出面打起旗幟，時機還早，只有密密預備，便是我現在擔任這些事業，也

靠著他可以多養活幾個人才。（內中固然有親戚故舊，勉強招呼不以人材為標準者。）近來多在學校演說，多接見學生，也是如此——雖然你娘娘為我的身子天天嘮叨我，我還是要這樣幹——中國病太深了，症候天天變，每變一症，病深一度，將來能否在我們手上救活轉來，真不敢說。但國家生命、民族生命總是永久的（比個人長的），我們總是做我們責任內的事，成效如何，自己能否看見，都不必管。

與令嫻女士等書（節錄）

（1927年5月5日）

近來連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趨到激烈，而且對於黨軍勝利似起了無限興奮，這也難怪。本來中國十幾年來，時局太沈悶了，軍閥們罪惡太貫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極，厭倦到極，想一個新局面發生，以為無論如何總比舊日好，雖以年輩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況青年們。所以你們這種變化，我絕不以爲怪，但是這種希望，只怕還是落空。

我說話很容易發生誤會，因爲我向來和國民黨有那些歷史在前頭。其實我是最沒有黨見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國弄好，我絕對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從不采那“非自己幹來的都不好”那種褊狹嫉妒的態度。平心而論，這回初出來的一部分黨軍，的確是好的——但也只是一部分，可惜在江西把好的軍隊損傷不少，現在好的計不過二三萬人——但行軍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被極壞的黨人把持，所以黨軍所至之地，弄得民不聊生。孟子有幾句話說：“……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這幾句話真可以寫盡現在兩湖、江浙人的心理了。受病的總根源，在把社會上最下層的人翻過來握最高的權。我所謂上層下層者，並於非富貴貧賤等階級而言，乃於人的品格而言。貧賤而好的人，當然我們該極端歡迎他。今也不然，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

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這種實例，舉不勝舉，我也沒有恁麼閒工夫來列舉他。“黨軍可愛，黨人可殺”這兩句，早已成爲南方極流行的格言，連最近吳稚暉彈劾共產黨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來黨人可殺的怨聲雖日日增加，而黨軍可愛的頌聲卻日日減少，因爲附和日多，軍隊素質遠不如前了。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完全拿來報私，然他們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紳”旗號，其實真的土豪劣紳，早已變做黨人了，所打者只是無告的良民。

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報上所說幾次婦女裸體遊行的確的確是真的，諸如此類之舉動，真舉不勝舉。）半年以來的兩湖，最近兩個月的江西，（今年年底兩湖人，非全數餓死不可。因爲田全都沒有人耕，工商業更連根拔盡。）凡是稍爲安分守己的人，簡直是不容有生存之餘地。（今日見著一位湖南人，說他們家鄉有兩句極通行話說道：“今年湖南人沒有飯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沒有人吃飯。這句真一點不錯。）其他各省受害程度，雖有淺深，然這種現象實日日有蔓延之勢。本來軍事時代，未遑建設，我們原可以予相當的原諒，但他們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簡直是認作惡爲天經地義，所以一切關於國計民生的建設，他們固然沒有懷抱，也並沒有往這條路上著想。

這種罪惡當然十有九是由共產黨主動，但共產黨早已成了國民黨附骨之疽——或者還可以說是國民黨的靈魂——所以國民黨也不能不跟著陷在罪惡之海了。原來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的共產黨，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犧牲了中國，來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餓國人當然以此爲得計，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卻是對於中國太棘手了。近來南北兩方同時破獲共產黨機關—

—即餓使館及領館發現出那些文件（現在發表的還不到十分之一、二），真正可怕，真正可恨。現在國內各種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國際的預定計畫，中國人簡直是他們的機械。即如這回南京事件，思永來信痛恨美國報紙造謠。不借，歐美人免不了有些誇大其詞（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搶領事館等等，類似義和團的舉動誰也不能否認。（據說被姦淫的外國婦女至少有兩起，還有些男人被雞奸，說起來真是中國人的恥辱。）這種事的確是預定計畫，由正式軍隊發命令幹的。爲什麼如此呢？就是因共產黨和蔣介石過不去，要開他頑笑，毀他信用。共產黨中央執行會的議決，要在反對派勢力範圍內起極端排外運動，殺人放火，姦淫搶掠手段，一切皆可應用。這個議案近來在餓使館發現，已經全文影印出來了。（俄人陰謀本來大家都猜著許多分，這回破獲的文件其狠毒卻意想不到，大家從前所猜還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們本來要在北方這樣鬧，但一時未能下手，蔣介石當然也是他們的“反對派”，所以在南京先試一下。他們最盼望帝國主義者高壓中國，愈高壓則他們的運動愈順利。自五卅慘案以來，英國完全上了他們的當，簡直是替他們做工作，他們的戰略真周密極了，巧妙極了，但到他們計畫全部實現時，中國全部土地變成沙漠，全部人民變成餓殍罷了。

共產黨如此，國民黨又怎麼樣呢？近年來的國民黨本是共產黨跑入去借屍還魂的。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

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孫文病倒在北京時，一切行動都在鮑羅庭和汪精衛監視之下，凡見一客，都先要得鮑羅庭的許可。每天早半天，鮑或鮑妻在病榻前總要兩三點鐘之久，鮑出後，孫便長太息一聲，天天如是。此是近來國民黨人才說出來的，千真萬真。）自黃埔軍官〔校〕成立以來，只有共產黨的活動，那裏有國民黨的活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佔領，那一役不是靠蘇俄人指揮而成功者！

（說來真可恥，簡直是俄人來替我們革命。）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之外，國民黨還有什麼目標來指導民衆？所以從國民黨中把共產黨剔去，（這幾天五一節、五四節等，不惟北京銷聲匿迹，即黨軍所在地，也奄奄無生氣，可以窺見此中消息。）國民黨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了。近來蔣介石們不堪共產黨的壓迫，已經翻過臉，宣言“討赤”，而且殘殺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時共產黨勢力範圍內也天天殘殺右派。

（前面那幾張紙都是十天以前陸續寫的，現在情形天天劇變，很有些成了廢話了。）

據各方面的報告，最近三個禮拜內雙方黨人殺黨人——明殺暗殺合計——差不多一萬人送掉了，中間多半是純潔的青年。

可憐這些人糊裡糊塗死了，連自己也報不出帳，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說了。尤可駭怪者，他們自左右派火拼以來，各各分頭去勾結北方軍閥，蔣介石勾孫傳芳，唐生智勾吳佩孚（都是千真萬真的事實），雙方又都勾張作霖。北軍閥固然不要腰〔臉〕，南黨閥還象個人嗎？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可見所謂什麼爲主義而戰，都是騙人，現在揭開假面孔，其形

畢露了。現在軍事上形勢蔣派似頗有利，其實他們黨的內部，早已是共產黨做了主人翁。共黨也斷不敢拋棄“國黨”這件外套，最後的勝利，只怕還是共黨。共黨也不能得真的勝利——不全象俄國那樣，但是這種毒菌深入社會，把全國攪到一塌糊塗，人民死一大半，土地變成沙漠，便算完事。現在南方大多數人都天天盼望外國人來收拾，這種卑劣心理之可恥可痛，自無待言。其實外國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擾亂的成分，把垂死的國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罷了。

在這種狀態之下，於是乎我個人的去處進退發生極大問題。近一個月以來，我天天被人包圍，弄得我十分為難。簡單說，許多部分人（卻沒有奉派軍閥在內）太息痛恨於共黨，而對於國黨又絕望，覺得非有別的團體出來收拾不可，而這種團體不能不求首領，於是乎都想到我身上。其中進行最猛烈者，當然是所謂“國家主義”者那許多團體，次則國黨右派的一部分人，次則所謂“實業界”的人。（次則無數騎牆或已經投降黨軍而實在是假的那些南方二、三等軍閥。）這些人想在我的統率之下，成一種大同盟。他們因為團結不起來，以為我肯挺身而出，便團結了，所以對於我用全力運動。除直接找我外，對於我的朋友門生都進行不遺餘力。（研究院學生也在他們運動之列，因為國家主義青年團多半是學生。）我的朋友門生對這問題也分兩派，張君勸、陳博生、胡石青等是極端贊成的，丁在君、林宰平是極端反對的，他們雙方的理由，我也不必詳細列舉。總之，贊成派認為這回事情比洪憲更重大萬倍，斷斷不能旁觀；反對派也承認這是一種理由，其所以反對，專就我本人身上說，第一是身體支援不了這種勞苦，第二是性格不宜於政黨活動。

我一個月以來，天天在內心交戰苦痛中，我實在討厭政黨

生活，一提起來便頭痛。因為既做政黨，便有許多不願見的人也要見，不願做的的事也要做，這種日子我實在過不了。

若完全旁觀，畏難躲懶，自己對於國家實在良心上過不去，所以一個月來我為這件事幾乎天天睡不著，（卻是白天的學校功課沒有一天曠廢，精神依然十分健旺。）但現在我已決定自己的立場了。我一個月來，天天把我關於經濟制度多年來的片斷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確信的主張。（我已經有兩三個禮拜在儲才館、清華兩處講演我的主張。）同時對於政治上的具體辦法，雖未能有很愜心貴當的，但確信代議制和政黨政治斷不適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最近期間內把我全部分的主張堂堂正正著出一兩部書來，卻是團體組織我絕對不加入，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種東西能救中國。最近幾天，季尚從南方回來，很贊成我這個態度，（丁在君們是主張我全不談政治，專做我幾年來所做的工作，這樣實在對不起我的良心。）我再過兩禮拜，本學年功課便已結束，我便離開清華，用兩個月做成我這項新的工作。（煜生聽見高興極了，今將他的信寄上，諒你們都同此感想吧。）

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於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並非是怕我們家裏有共產黨，實在看見象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擔驚受怕，因此越發感覺有做文章之必要。你們別要以為我反對共產，便是贊成資本主義。我反對資本主義比共產黨還利〔厲〕害。我所論斷現代的經濟病態和共產同一的“脈論”，但我確信這個病非“共產”那劑藥所能醫的。

我倒有個方子，這方子也許由中國先服了，把病醫好，將來全世界都要跟我們學，我這方子大概三個月後便可以到你們眼邊了。思永不是經濟學專門家，當然會誤認毒藥為良方，但

國內青年象思永這樣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來後，看可以挽回多少罷。

詩詞

去國行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于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東方古稱君子國，種族文教鹹我同。爾來封狼逐逐磨齒瞰西北，唇齒患難尤相通。大陸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難爲功。我來欲作秦廷七日哭，大邦猶幸非宋聾。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毋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癰。浮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志士死社稷，前仆後起形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凌美氣蔥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志士頭顱血淚回蒼穹。籲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爲僧月照，幸則爲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蔭之間占一席，守此松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籲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見，山高水深聞古蹤。瀟瀟風雨滿天地，飄然一身如轉蓬，披發長嘯覽太空。前路蓬山一萬重，掉頭不顧吾其東。

紀事二十四首

人天去住兩無期，啼歎年芳每自疑。
多少壯懷償未了，又添遺憾到蛾眉。
頗媿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
識荆說項尋常事，第一相知總讓卿。
目如流電口如河，睥睨時流振法螺。
不論才華論膽略，鬢眉隊裏已無多。
青衫紅粉講筵新，言語科中第一人。
座繞萬花聽說法，胡兒錯認是鄉親。
眼中直欲無男子，意氣居然我丈夫。
二萬萬人齊下拜，女權先到火奴奴。
眼中既已無男子，獨有青睞到小生。
如此深恩安可負，當筵我幾欲卿卿。
卿尚粗解中行頡，我慚不識左行怯。
奇情豔福天難妬，紅袖添香對譯書。
惺惺含意惜惺惺，豈必圓時始有情。
最是多歡複多惱，初相見即話來生。
甘隸西征領右軍，幾憑青鳥致殷勤。
舌人不惜爲毛遂，半爲宗都半爲君。
我非太上忘情者，天賜奇緣忍能謝。
思量無福消此緣，片言乞與卿憐借。
後顧茫茫虎穴身，忍將多難累紅裙。
君看十萬頭顱價，遍地鉏麈欲噬人。

匈奴未滅敢言家，百里行猶九十賒。
怕有旁人說長短，風雲氣盡愛春華。
一夫一妻世界會，我與瀏陽實創之。
尊重公權割私愛，須將身作後人師。
含情慷慨謝嬋娟，江上芙蓉各自憐。
別有法門彌闕陷，杜陵兄妹亦因緣。
憐余結習銷難盡，絮影禪心不自由。
昨夜夢中禮天女，散花來去著心頭。
卻服權奇女丈夫，道心潭粹與人殊。
波瀾起落無痕迹，似此奇情古所無。
華服盈盈拜阿兄，相從譚道複談兵。
尊前恐累風雲氣，更譜軍歌作尾聲。
萬一維新事可望，相將攜手還故鄉。
欲懸一席酬知己，領袖中原女學堂。
昨夜閨中遠寄詩，殷勤勸進問佳期。
綠章爲報通明使，那有閑情似舊時。
珍重千金不字身，完全自主到釵裙。
他年世界女權史，應識支那大有人。
匆匆羽檄引歸船，臨別更慳一握緣。
今生知否能重見，一撫遺塵一惘然。
曩譯佳人奇遇成，每生遊想涉空冥。
從今不羨柴東海，枉被多情惹薄情。
鸞飄鳳泊總無家，慚愧西風兩鬢華。
萬里海槎一知己，應無遺恨到天涯。
猛憶中原事可哀，蒼黃天地入蒿萊。
何心更作喁喁語，起趁雞聲舞一回。

讀陸放翁集四首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消盡國魂空。
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苦者，惟放翁則慕爲國殤，至老不衰。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
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
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數十見，蓋南渡之音也。

歎老嗟卑卻未曾，（用放翁原句。）
轉因貧病氣崢嶸。
英雄學道當如此，
笑爾儒冠怨杜陵。
放翁集中只有誇老頌卑，未嘗一歎嗟，誠不愧其言也。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遼海塵。
恨殺南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
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襲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壯別

選第一、十、十一、十五、十八、廿五六首

首途前五日，柏原東畝餞之於箱根之環翠樓。酒次，出縑紙索書。爲書“壯哉此別”四字，且系以小詩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無一事，忽發異興，累累成數十章。因最錄其同體者，題曰壯別，得若干首。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單。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

狂簡今猶昔，裁成意苦何？轍環人事瘁，棒喝佛恩多。翼翼酬衣帶，冥冥慎網羅。圖南近消息，爲我托微波。寄別南海先生一首。先生東還時，在橫濱爲半日談。今在香港，且將有南洋之行。

赫赫皇華記，淒淒去國吟。出匡恩未報，贈縞愛何深。重話艱難業，商量得失林。隻身浮海志，使我憶松陰。別伊藤候一首。

餘去年出險之役，及今次遠遊之費，皆感候之賜。候臨別殷勤有所語，且舉吉田松陰蹈海事及己前者遊學時艱辛之狀以相告。

第一快心事，東來識此雄。學空秦火後，伯有自述《昔日譚》一書，自言其所學淵源。功就楚歌中。伯一生立于逆境，作事時遇反對，每挫敗而氣轉壯，卒底于成。餘最服之。大陸

成爭鹿，滄瀛蟄老龍。牛刀勿小試，留我借東風。別大隈伯一首。

孕育今世紀，論功誰蕭何？華華盛頓拿拿破侖總餘子，盧盧梭孟孟的斯鳩實先河。赤手鑄新腦，雷音殄古魔。吾儕不努力，負此國民多。

極目鑒八荒，淋漓幾戰場。虎皮蒙鬼蜮，龍血混玄黃。世紀開新幕，此詩成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二十世紀僅三日矣。風潮集遠洋。泰西人呼太平洋為遠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來日所在之洋，即二十世紀第一大戰場也。欲閑閑未得，橫槊數興亡。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盡瘁國事不得志，斷發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少年懸弧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鄉，逝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乃於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橫渡太平洋。其時人靜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龍睡初起，欲嘯未嘯欲舞未舞深潛藏。其時彼士兀然坐，澄心攝慮遊杳茫，正住華嚴法界第三觀，帝網深處無數鏡影涵其旁。驀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鬥酒傾盡蕩氣回中腸，獨飲獨語苦無賴，曼聲浩歌歌我二十世紀太平洋。巨靈擘地鉗鴻荒，飛鼉碎影神螺僵，上有搏土頑蒼蒼，下有積水橫泱泱，搏土爲六積水五，位置錯落如參商。爾來千劫千紀又千歲，倮蟲緣虱爲其鄉。此蟲他蟲相闢天演界中複幾劫，優勝劣敗吾莫強。主宰造物役物物，莊嚴地土無盡藏。

初爲據亂次小康，四土先達爰濫觴：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嚴氏考定小亞細亞即漢之安息，今從之。鄰相望，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厥名河流時代第一紀，始脫行國成建邦。衣食衍衍鄭白沃，賢遷仆仆浮茶糧，恒河鬱壯旣迤長，揚子水碧黃河黃，尼羅埃及河名一歲一泛濫，姚台姚弗裏士河、台格裏士河皆安息大河名。蜿蜿雙龍翔。水哉水哉厥利乃爾溥，浸濯暗黑揚晶光。此後四

千數百載，群族內力逾擴張，乘風每駕一葦渡，搏浪乃持三歲糧。《漢書·西域傳》言渡西海不得風，或三歲乃達。西海即地中海也。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蔥蔥郁鬱騰光鏡，岸環大小都會數百計，積氣森森盤中央。自餘各土亦爾爾，海若凱奏河伯降。波羅的與阿剌伯，西域兩極遙相望；亞東黃渤謂黃海、渤海壯以闊，亞西尾閭身毒洋；謂印度洋斯名內海文明時代第二紀，五洲寥邈殊中央。蟄雷一聲百靈忙，翼輪降空神鳥翔，哥倫布初到美洲，土人以爲天神，見其船之帆謂爲翼也。咄哉世界之外復有新世界，造化乃爾神秘藏。閻龍日本譯哥倫布以此二字。歸去舉國狂，帝者挾幟民羸糧，談瀛海客多於鯽，莽土倏變華嚴場。揭來大洋文明時代始萌蘗，互五世紀堂哉皇。其時西洋謂大西洋權力漸奪西海謂地中海席，兩岸新市星羅碁布氣焰長虹長。世界風潮至此忽大變，天地異色神鬼眩；輪船鐵路電線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秘方；四大自由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行爲自由、出版自由。

塞宙合，奴性銷爲日月光；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競愈劇愈接愈厲，卒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伋頓曲，覓得檀香山、澳大利亞洲者，後爲檀島土民所殺。衝鋒我愛麥寨郎。以千五百十九年始繞地球一周者。鼎鼎數子只手挈大地，電光一掣劍氣磅礴太平洋。太平洋！太平洋！大風泱泱，大潮滂滂，張肺歛地地出沒，噴沫沖天天低昂，氣吞歐墨者八九，況乃區區列國誰界疆。異哉！似此大物隱匿萬千載，禹經亥步無能詳，毋乃吾曹軀殼太小君太大，棄我不屑齊較量。君兮今落我族手，遊刃當盡君所長。籲嗟乎！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東西帝，兩虎不鬥群獸殃；後起人種日耳曼，國有餘口無餘糧，欲求尾閭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門羅主義北美合衆國，潛龍起蟄神采揚，西縣古巴東菲島，

中有夏威八點煙微茫，太平洋變裏湖水，遂取武庫廉奚傷；蕞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容商量。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興則亡。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蟲焉藏。爾來環球九萬里，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鼾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噫噫籲！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錦繡壤，君之背兮修羅場，海電兮既設，艦隊兮愈張，西伯利亞兮鐵道卒業，巴拿馬峽兮運河通航，爾時太平洋中二十世紀之天地，悲劇喜劇壯劇慘劇齊鞞鞞。吾曹生此豈非福，飽看世界一度兩度爲滄桑。滄桑兮滄桑，轉綠兮回黃，我有同胞兮四萬五千萬，豈其束手兮待僵。招國魂兮何方，大風泱泱兮大潮滂滂。吾聞海國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潑，吾欲我同胞兮禦風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颺。海雲極目何茫茫，濤聲徹耳逾激昂，鼉腥龍血玄以黃，天黑水黑長夜長，滿船沈睡我徬徨，濁酒一鬥神飛揚，漁陽三疊魂慙傷，欲語不語懷故鄉。緯度東指天盡處，一線微紅出扶桑，酒罷詩罷，但見寥天一鳥鳴朝陽。

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 二首

冤霜六月零，憤泉萬壑哀，寥莪不可誦，遊子肝腸摧。魑魅白晝行，齧人如草萊。勞勞生我恩，慘慘入泉台。悠悠者蒼天，哀哀者誰子。人孰無天性，人孰無毛裏，孰無淚與血，孰無肺與腑，海枯山可移，此恨安可補？沈沈複沈沈，怨毒乃如此。

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即我母，君仇即吾仇。況我實君累，君更不我尤，我若不報君，狗彘之不猶。勸君且勿哭，今哭何所求？磨刀複磨刀，去去不暫留。上有天與日，鑒我即我謀。我行爲公義，亦複爲私仇，腳蹴舊山河，手提賊人頭，與君拜墓下，一慟爲君酬。萬一事不成，國殤亦足豪，雲霄六君子，來軫方且邁。誰能久鬱鬱？長爲儒冠羞。

東歸感懷

極目中原幕色深，蹉跎負盡百年心。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鶻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恩仇稠疊盈懷抱，撫髀空爲梁父吟。

劉荊州

二千年後劉荊州，雄鎮江黃最上游。筆下高文蠹魚矢，帳前飛將爛羊頭。湖北洋操統領夫已氏者，節度使所寵之俊仆也。忍將國難供談柄，敢與民權有夙仇。聞說魏公加九錫，似君詞賦更無儔。

志未酬

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儘量，酬亦無盡時。世界進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衆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登高山復有高山，出瀛海復有瀛海。任龍騰虎躍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幾許？雖成少許，不敢自輕，不有少許兮，多許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遠兮，其孰能無感于餘情。籲嗟乎，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

廣詩中八賢歌

詩界革命誰歟豪？因明鉅子天所驕，驅役教典庖丁刀，何況歐學皮與毛。諸暨蔣智由觀雲。君邃于佛學，尤好慈恩宗，因自號因明子。東甌布衣識絕倫，黎洲以後一天民，我非狂生生自雲，詩成獨泣問麒麟。平陽宋恕平子。枚叔理文涵九流，五言直逼漢魏遒，蹈海歸來天地秋，西狩吾道其悠悠。余杭章炳麟太炎。義甯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鬻墨咽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義甯陳三立伯嚴。君昔贈餘詩有“憑闌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攬亞槓，合與莎米謂莎士比亞及米兒頓，皆歐洲近世大詩人也。爲鰈鷁，奪我曹席太不廉。候官嚴復幾道。放言玩世曾觚庵，造物無計逃鑄鑿，曼歌花叢酒正醺，說經何時詩道南。湘鄉曾廣鈞重伯。君昔爲予畫扇，作齊詩圖，跋語雲：任公好予所治齊詩圖，予之詩道南矣。其狂率類此。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穠俊文深微，佯狂海上胡不歸，故山猿鶴故飛飛。豐順丁惠康叔雅。君遂之節如其才，呼天不應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籲嗟吾國其無雷。淮南吳保初彥復。君抗疏憂國事，不得達，棄官歸，且凍餓，厚祿故人書招之，不出山也。

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

辛醜三月澳洲作

魯辱漆室泣，周蠹嫠緯悲，謀國自有肉食輩，幹卿甚事，胡乃長歎而累欷？覆巢之下無完卵，智者怵惕愚者嬉，天下興亡各有責，今我不任誰貸之。吾友滎陽鄭秋子，志節卓犖神欽崎，熱心直欲爐天地，視溺己溺饑己饑。少年學書更學劍，顧盼中原生雄姿，此才不學萬人敵，大隱於市良自嗤。一槎渡海將廿載，縱橫商戰何淋漓，眼底駢羅世界政俗之同異，腦中孕含廿紀思想之瑰奇。青山一發望故國，每一念至魂弗怡，不信如此江山竟斷送，四百兆中無一是男兒。去年堯台頌衣帶，血淚下感人肝脾，義會不脛走天下，日所出入咸聞知。君時奮臂南天隅，毀家紓難今其時，悲歌不盡銅駝淚，魂夢從依敬業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願金高北斗壽東海，但願得見黃人捧日、崛起大地、而與彼族齊騁馳。我渡赤道南，識君在雪黎，貌交淡于水，魂交濃如飴。

風雲滿地我行矣，壯別寧作兒女悲。知君有絕技，餘事猶稱老畫師。君畫家法兼中外，蹊徑未許前賢窺；我昔倡議詩界當革命，狂論頗領作者頤。吾舌有神筆有鬼，道遠莫致徒自嗤；君今革命先畫界，術無與並功不訾。我聞西方學藝盛希臘，實以繪事爲本支，爾來蔚起成大國，方家如鯽來施施。君持何術得有此，方駕士蔑凌頗離，英人阿利華士蔑，近世最著名畫師也。希臘人頗離奴特，上古最著名畫師也。一縑脫稿列梳會，君嘗以所畫寄陳博覽會，評賞列第一雲。博覽會西名曰益士彼

純，又名曰梳。萬歐謂歐羅巴人也。嘖嘖驚且哈，乃信支那人智力不讓白哲種，一事如此他可知。我不識畫卻嗜畫，悉索無饜良貪癡，五日一水十日石，君之惠我無乃私。棱棱神鷹兮歷歷港嶼，君所贈餘畫，一為飛鷹搏鴉圖，一為雪港歸舟圖，皆君得意之作也。雪梨港口稱世界第一，畫家喜畫之，而佳本頗難。繚以科葛米訥兮藉以蘆絲，西人有一種花名曰科葛米納，意言勿忘我也，吾譯之為長毋相忘花。蘆絲即玫瑰花。君所贈畫，雜花烘繚，穠豔獨絕。畫中之理吾不解，畫外之意吾領之。君不見鷺鳥一擊大地肅，複見天日掃雲翳，山河錦繡永無極，爛花繁錦明如斯；又不見今日長風送我歸，欲別不別還依依，桃花潭水兮情深千尺，長毋相忘兮攀此繁枝。君遺我兮君畫，我報君兮我詩，畫體維新詩半舊，五省六燕慚轉滋。媵君一語君聽取，人生離別尋常耳，桑田滄海有時移，男兒肝膽長如此，國民責任在少年，君其勉旃吾行矣。

澳亞歸舟雜興

長途短髮兩蕭森，獨自憑欄獨自吟。日出見鷗知島近，宵分聞雨感秋深。歸時三四月之交，實南半球之秋末也。乘桴豈是先生志，銜石應憐後死心。姹女不知家國恨，更彈漢曲入胡琴。

拍拍群鷗相送迎，珊瑚灣港夕陽明。澳洲沿南太平洋岸，珊瑚島最多，亦名珊瑚海。遠波淡似裏湖水，列島繁于初夜星，盪胃海風和露吸，洗心天樂帶濤聽，此遊也算人間福，敢道潮

平意未平。

蠻歌曲終錦瑟長，兔魄欲墮潮頭黃，微雲遠連海明滅，稀星故逐船低昂，繩牀簸魂夢耶覺，冰酒沁骨清以涼，如此閑福不消受，一宵何苦爲詩忙。

苦吟兀兀成何事，永夜迢迢無限情，萬壑魚龍風在下，一天雲錦月初生，人歌人哭興亡感，潮長潮平日夜聲，大願未酬時易逝，撫膺危坐涕縱橫。

自厲二首

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萬事禍爲福所倚，百年力與命相持。立身豈患無餘地，報國惟憂或後時。未學英雄先學道，肯將榮瘁校群兒。

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

自題新中國未來記 一首

卻橫西海望中原，黃霧沈沈白日昏。萬壑豕蛇誰是主？千山魑魅闖無人。青年心死秋梧悴，老國魂歸蜀道難。道是天亡

天不管，謁來予亦欲無言。

愛國歌四章

泱泱哉！吾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爲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誇。君不見，英日區區三島尚崛起，況乃堂裔吾中華。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吾國民。可愛哉！吾國民。

藝藝哉！吾種族。黃帝之胄盡神明，濛昌濛熾遍大陸。縱橫萬里皆兄弟，一脈同胞古相屬。君不見，地球萬國戶口誰最多？四百兆衆吾種族。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彬彬哉！吾文明。五千余歲歷史古，光焰相續何繩繩。聖作賢述代繼起，浸濯沈黑揚光晶。君不見，謁來歐北天驕驟進化，甯容久尙吾文明。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轟轟哉！我英雄。漢唐鑿孔縣西域，歐亞搏陸地天通。每談黃禍聳且栗，百年噩夢駭西戎。君不見，博望定遠芳蹤已千古，時哉後起我英雄。結我團體，振我精神，二十世紀新世界，雄飛宇內疇與倫。可愛哉！我國民。可愛哉！我國民。

聞英寇雲南俄寇伊犁感憤成作涕淚已消殘臘盡，入春所得是驚心。天傾已壓將非夢，雅廢夷侵不自今。安息葡萄柯葉悴，夜郎蒟醬信音沈。好風不度關山路，奈此中原萬里陰。

甲寅冬，假館著書於西郊之清華學校，成歐洲戰役史論。

賦示校員及諸生

在昔吾居夷，希與塵客接，箱根山一月，歸裝稿盈篋。吾居東所著述多在箱根山中。雖匪周世用，乃實與心愜，如何歸乎來？兩載投牢筴。愧倭每類泚，畏譏每懾魄，冗材憚享犧，遐想醒夢蝶。推理悟今吾，乘願理夙業。郊園美風物，昔遊記攸理，願言賃一廡，庶以客孤筴。其時天降凶，大地血正喋，蘊怒夙爭鄭，導釁忽刺歛。賈勇羞目逃，鬥智屢踵躡，遂令六七雄，倭舞等中魘。瀾倒竟疇障？天墜真己壓。狂勢所簸薄，震我臥榻隸。未能一丸封，坐遭兩鯨挾。吾衰複何論？天僂困接摺。猛志落江湖，能事寄簡牘，試憑三寸管，貌彼五雲疊。

庀材初類匠，詞勢乃如謀，逝往既纒纒，衡今逾喋喋。有時下武斷，快若髭赴鑷，哀我久宋聾，持此餉葛饑。藏山望豈敢，學海願亦輒。月出天宇寒，攜影響廊屨，苦心碎池淩，老淚潤階葉。咄哉此局棋，坼角驚急劫，錯節方我畀，畏途與誰涉？莘莘年小子，濟川汝其楫，相期共艱危，活國盾妥帖。

當爲雕鳶墨，莫作好龍葉。夔空複憐蚘，目苦不見睫。來者儻暴棄，耗矣始愁喋。急景催跳丸，我來亦旬浹，行袖東海石，還指西門堞。慚非徙薪客，徒效恤緯妾，晏歲付勞歌，口喏不能嚼。

臺灣竹枝詞

選第二、三、四、五、六、八六首

晚涼步墟落，輒聞男女相從而歌，譯其辭意，惻惻然若不勝《穀風》、《小弁》之怨者。乃掇拾成什，為遺黎寫哀雲爾。

韭菜花開心一枝，花正黃時葉正肥。願郎摘花連葉摘，到死心頭不肯離。首句直用原文。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全島所至植相思子。

手握柴刀入柴山，柴心未斷做柴攀。郎自薄情出手易，柴枝離樹何時還。首二句直用原文。

郎搥大鼓妾打鑼，稽首天西媽祖婆。今生夠受相思苦，乞取他生無折磨。台人最迷信所謂天上聖母者，亦稱為媽祖婆，謂其神來自福建，每歲三月迎賽若狂。

綠陰陰處打檳榔，蘸得蒟醬待勸郎。願郎到口莫嫌澀，個中甘苦郎細嘗。

教郎早來郎恰晚，教郎大步郎寬寬。滿擬待郎十年好，五年未滿愁心肝。全首皆用原文，點竄數位。

拆屋行

麻衣病癯血濡足，負攜八難路旁哭。窮臘慘栗天雨霜，身無完裙居無屋。自言近市有數椽，太翁所構垂百年，中停雙木彗未滿七，府貼疾下如奔弦。節度愛民修市政，要使比戶成殷闐，袖出圖樣指且畫，剋期改作無遷延。懸絲十命但恃粥，力單弗任惟哀憐。吏言稱貸豈無路，敢以巧語幹大權，不然官家爲汝辦，率比旁舍還租錢。出門十步九回顧，月黑風淒何處路，只愁又作流民看，明朝捉收官裏去。彼中凡無業遊民皆拘作苦工。市中華屋連如雲，哀絲豪竹何紛紛，遊人爭說市政好，不見街頭屋主人。

寄趙堯生侍禦以詩代書

山中趙邠卿，起居複何似？去秋書千言，短李爲我致，坐客睹欲奪，我怒幾色市；比複憑羅隱，寄五十六字，把之不忍釋，浹旬同臥起。稽答信死罪，慚報亦有以：昔歲黃巾沸，偶式鄭公里；豈期姜桂性，遽撻魑魅忌；青天大白日，橫注射工矢。公憤塞京國，豈直我髮指。執義別有人，我僅押紙尾。

怪君聽之過，喋喋每挂齒，謬引汾陽郭，遠拯夜郎李。我不任受故，欲報斯輒止。複次我所曆，不足告君子。自我別君

歸，嚶嚶不自揆，思奮軀塵微，以救國卵累，無端立人朝，月躔迅逾紀。君思如我慧，豈堪習爲吏。自然納入鑿，窘若磨旋螳。默數一年來，至竟所得幾，口空瘡罪言，骨反銷積毀。

君昔東入海，勸我衽慎趾，戒我坐垂堂，歷歷語在身。由今以思之，智什我豈翅。坐是欲有陳，操筆則顛泚。今我竟自拔，遂我初服矣。所欲語君者，百請述一二：一自系匏解，故業日以理，避人恒兼旬，深蟄西山陟。冬秀餐雪檜，秋豔摘霜柿。曾踏居庸月，眼界空夙滓；曾飲玉泉水，冽芳沁痼脾。

自其放遊外，則溺于文事，乙乙蠶吐絲，汨汨蠟泣淚，日率數千言，今略就千紙。持之以入市，所易未甚菲。苟能長如茲，餒凍已可抵。君常憂我貧，聞此當一喜。去春花生日，吾女既燕爾，其媚夙嗜學，幸不橘化枳。兩小今隨我，述作亦斐亶。君詩遠垂問，紉愛豈獨彼。諸交舊蹤迹，君倘願聞只：

羅癭跌宕姿，視昔且倍蓰，山水詩酒花，名優與名士，作史更制禮，應接無停晷，百凡皆芳潔，一事略可鄙，索笑北枝梅，楚璧久如屨；曾蟄蟄更密，足已絕塵軌，田居詩十首，一首千金值，蟄庵躬耕而喪其貲豐歲猶調饑，騫舉義弗仕，眼中古之人，惟此君而已；彩筆江家郎，翊雲在官我肩比，金玉競自保，不與俗波靡，近更常爲詩，就我相礪砥，君久不見之，見應刮目視。三子君所篤，交我今最摯。陳徵宇林宰平黃孝覺黃哲維梁衆異，舊社君同氣，而亦皆好我，襟抱互弗闕；更二陳弢闡、石遺一林畏廬，老宿衆所企，吾間一詣之，則以一詩贄；其在海上者，安仁潘若海嘻顛賴，顧未累口腹，而或損猛志；孝侯周孝懷特可哀，悲風生陟屺，君曾否聞知，備禮致吊誄。此君孝而愚，長者宜督譬。凡茲所舉似，君或諗之備，欲慰君索居，詞費茲毋避。大地正喋血，毒螫且潛沸，一發之國命，懍懍馭朽轡。吾曹此餘生，孰審天所置，戀舊與傷離，適

見不達耳。以君所養醇，宜夙了此旨；故山兩年間，何藉以適己？篋中新詩稿，曾添幾尺咫？其他藏山業，幾種竟端委？酒量進抑退？抑遵昔不徒？或言比持戒，我意告者詭，豈其若是恣，辜此鄆筒美；所常與釣遊，得幾園與綺？門下之俊物，又見幾駟騶？健腳想如昨，較我步更駛，峨眉在戶牖，賈勇否再擬？瑣瑣此問訊，——待蜀使。今我寄此詩，媵以歐戰史，去臘青始殺，敝帚頗自熹，下酒代班籍，將弗笑遼豕；尤有亞匏集，我嗜若膾臠，謂有清一代，三百年無比，我見本井蛙，君視爲然否？我操茲豚蹄，責報乃無底：第一即責君，索我詩癩瘡，首尾塗乙之，益我學根柢；次則昔癸醜，襖集西郊汜，至者若而人，詩亦雜瑾玼，丐君補題圖，賢者宜樂是；複次責詩卷，手寫字櫛比，凡近所爲詩，不問近古體，多多斯益善，求添吾弗恥；最後有所請，申之以長跪，老父君夙敬，生日今在邇，行將歸稱觴，乞寵以巨制，烏私此區區，君義當不諉。浮雲西南行，望中蜀山紫，懸想詩到時，春已滿杖履，努力善眠食，開抱受蕃祉，桃漲趁江來，竚待剖雙鯉，歲乙卯人日，啓超拜手啓。

水調歌頭 甲午

拍碎雙玉鬥，慷慨一何多。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三百年來王氣，滿目山河依舊，人事竟如何？百戶尚牛酒，四塞已干戈。千金劍，萬言策，兩蹉跎。醉中呵壁自語，醒後一滂沱。不恨年華去也，只恐少年心事，強半爲銷磨。願替衆生

病，稽首禮維摩。

滿江紅 贈魏二 甲午

如此江山，送多少英雄去了。又爾我蹋塵獨漉，睨天長嘯。炯炯一空餘子目，便便不合時宜肚。向人間一笑醉相逢，兩年少。使不盡，灌夫酒。屠不了，要離狗。有酒邊狂哭，花前狂笑。劍外惟餘肝膽在，鏡中應詫頭顱好。問匏黃閣外一畦蔬，能同否。

浪淘沙 乙未

燕子舊人家，棖觸年華。錦城春盡又飛花。不是潯陽江上客，休聽琵琶。輕夢怕愁遮，雲影窗紗。一天濃絮太虧他。鎮日飄零何處也，依舊天涯。

賀新郎 壬寅

昨夜東風裏。忍回首、月明故國，淒涼到此。鶉首賜秦尋常夢，莫是鈞天沈醉。也不管、人間憔悴。落日長煙關塞黑，望陰山鐵騎縱橫地。漢幟拔，鼓聲死。物華依舊山河異。是誰家、莊嚴臥榻，盡伊鼾睡。不信千年神明胄，一個更無男子。

問春水、幹卿何事？我自傷心人不見，訪明夷別有英雄淚。雞聲亂，劍光起。

梁启超文集 [附錄] 梁启超年表

年代
時事
事迹及主要著作
其他

1873 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 上距太平天國起義軍失敗已九年，擻軍失敗亦達五年。
- 曾國藩于上年二月死于南京。
- 設鐵路局。
- 第二批赴美留學幼童出國。
- 中國人自辦之日報《昭文新報》創刊於漢口。

農曆正月十六日出生

1877 年（清光緒三年丁醜）

- 英人拜耳發明電話。
- 馬建忠留法歸國，上書李鴻章，謂歐洲各國之強，不僅是般堅炮利，亦與政治法律有關。

- 郭嵩燾致函李鴻章：請趕辦鐵路、電報。

- 五歲，開始讀書。

王國維十月廿九日出生。

1883 年（清光緒九年癸未）

- 法國強迫越南簽訂"順化條約"，法軍並向中國進攻。

- 醇親王奕譞與曾紀譯奏請興建津沽鐵路。

十一歲。

1884 年（清光緒十年甲申）

- 中國下詔與法國宣戰。

- 新疆設省。

- 美國願貸款五百萬鎊援華修鐵路，拒之。

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

1887 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

- 光緒帝親政。

- 川滇電線架成。

- 總理衙門陳准出洋考察辦法，又上奏出洋遊歷章程。

肄業於學海堂。

1889 年（清光緒十五年己醜）

- 禦史余聯奏陳修鐵路之害甚大。又禦史屠守仁、侍禦洪

浪品、學士許會澧等均請停建鐵路。

· 張之洞調湖廣總督。

十七歲，鄉試中式。

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 北洋艦隊至新加坡馬尼拉等地訪問。

· 《天方夜譚》漢澤本問世。

· 唐山鐵道工程學院成立。

入京師。旋下第歸，與陳千秋往謁康有爲。

康有爲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又著《大同書》，最爲梁啓超等人所崇拜。

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辛卯）

· 創設江南水師學堂。

· 頤和園修竣，工程費用動用海軍款仍不夠，再由出使經費墊支。

十九歲，就讀萬木草堂，並於是年結婚。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 慈禧太后六十壽典需款，李鴻章奉命暫停建山海關外鐵路，以路款作慶典用。

·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陳富國強兵之道。

· 八月一日中日宣戰。

至京師與譚嗣同、夏曾佑等人交。

1895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 中日之戰，中國戰敗，北洋海軍覆沒，簽訂《馬關條約》。
- 康有為聯合在京舉人上書請變法，即"公車上書"事件。
- 孫中山成立興中會。

二十三歲，在京從康有為奔走。強學會成立，被任為書記。

1896 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 京漢鐵路鋪軌。

至上海，與汪康年創辦《時務報》，在報上發表《變法通議》。

1897 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 開始辦郵政。
- 德國強佔膠州灣。

二十五歲，到長沙主持時務學堂講席。

1898 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 戊戌政變，譚嗣同、林旭、楊銳、康廣仁、劉光第、楊深秀六人被害，史稱"六君子"。

二十六歲，乘日本兵艦逃亡。十月，在日本創刊《清議報》。康有為在英國人保護下逃往香港，然後再至日本。

1899 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 俄國設立關東州。
 - 王懿榮發現安陽出土之甲骨文。
- 遊夏威夷島。

1900 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興起。
 - 八國聯軍侵入北京。
- 一度由日本回上海，旋赴南洋。

1901 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 清政府與侵略國簽訂《辛丑和約》。
 - 李鴻章死。
- 仍在日本。王國維赴日求學。

1902 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 清政府許可滿漢通婚。
 - 章炳麟在東京發起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
- 三十歲在日本創《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並倡言"破壞主義"。
- 是年出版《飲冰室文集》，其《三十自述》一文，備述前些之各種活動。

梁啟超在政治上學術上俱與康有為產生分歧，梁所寫《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文出，表示了與康不同的觀點。

年代

時事

事迹及主要著作

其他

1903 年（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 上海《蘇報》案發生，章炳麟、鄒容入獄。
- 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

三十一歲，遊美洲，著《新大陸遊記》。

1905 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 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孫中山為總理，黃興任庶務。
總理不在時，由庶務代行其職權。

- 清政府正式下令廢除科舉制度。
- 十一月，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在東京創刊。

三十三歲，著《開明專制論》，堅持君主立憲，與革命黨相對峙。

1906 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 《民報》舉行創刊周年紀念會，孫中山系統闡述三民主義思想。

- 萍醴起義失敗。

三十四歲，在日本。

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 日俄密約訂立，分割我東北為兩大勢力範圍。
- 秋瑾回應起義，殉難。
- 日本驅逐孫中山出境。
- 章炳麟、陶成章等攻擊孫中山。

三十五歲，在日本。因與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筆戰不利，謀妥協，黃興不許。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 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相繼死，醇親王攝政。
- 光復會安慶起義失敗。
- 黃興發動欽廉起義。

三十六歲，著《中國古代幣材考》。

1910年（清宣統二年庚戌）

- 汪精衛謀炸攝政王被捕。
- 京師大學堂開辦並成立資政院。

創辦《國風報》。

1911年（清宣統三年辛亥）

- 三月廿九日廣州起義，失敗。
- 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不久，各省回應。南北和議開始。
- 各省代表在南京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仍在日本。

1912年（民國元年壬子）

- 南京政府接受黃興建議：改用陽歷，以"中華民國"紀元。
 - 清帝宣佈退位。
 - 孫中山讓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拒絕南下，在北京就任。
 - 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 四十歲，從日本回國，結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活。
袁世凱以司法次長相召，未就。

1913年（民國二年癸醜）

- 袁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
 - 黃興、李烈鈞等組織討袁軍。
 - 袁世凱向五國銀行團進行"善後大借款"，並下令解散國民黨。
- 受任袁世凱統治下的北京政府司法總長，從此由政治家變而為實際政治家。

1914年（民國三年甲寅）

- 政府公佈新約法，並成立參政院。
- 歐洲大戰爆發。
- 章士釗創辦《甲寅》。

任幣制局總裁。

遭遇困難，始知袁世凱不可合作，發表《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一文，表示願從事學術，放棄政治。

1915年（民國四年乙卯）

- 袁世凱為實現帝制，接受日本無理要求“二十一條”。
- 楊度等成立“籌安會”。
- 十二月袁世凱稱帝，改明年為洪憲元年。
- 蔡鍔在雲南組護國軍，出兵討袁。

四十三歲，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與袁世凱決裂，並問道至雲南參加護國之役。

1916年（民國五年丙辰）

- 三月，袁世凱下令撤銷帝制，仍稱大總統。六月，袁世凱死。
- 陳其美在上海被刺。
- 黃興病死上海。
- 蔡鍔病死日本。

四十四歲，出版《盾鼻集》。

1917年（民國六年丁巳）

- 黎元洪繼袁世凱為總統，與總理段祺瑞不和。
- 張勳帶兵入京，名為調停黎、段之間的矛盾，實則擁宣統皇帝復辟。

- 八月，中國對德奧宣戰。
- 十月革命成功。

四十五歲，反對復辟，並參加段祺瑞的馬廠誓師討伐張勳之役，事後出任段內閣財政總長。

張勳復辟，以康有為出力最多。至此康、梁乃徹底分家。

1918年（民國七年戊午）

- 歐戰結束，巴黎和會開始。
- 羅振玉從日本回國。
- 徐世昌任總統。

四十六歲，於年底赴歐洲考察，著《歐遊心影錄》。

1919年（民國八年己未）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北京發生。
四十七歲，出版《飲冰室叢著》。

1920年（民國九年庚申）

- 直、皖軍閥之戰。
- 繆荃孫卒。

- 任公四十八歲著《翻譯文學與佛典》、《清代學術概論》等論著。

1921 年（民國十年辛酉）

- 中國共產黨成立。
- 廣東成立新政府。
- 北伐軍一度奪回武昌。

四十九歲，著《墨子學案》。

1922 年（民國十一年壬戌）

- 奉直軍閥之戰。
- 黎元洪復任大總統。
- 沈曾植死。

五十歲，著《陶淵明》、《大乘起信論考》。

1923 年（民國十二年癸亥）

- 孫中山于廣州設大元帥府，自任大元帥。
- 曹錕賄選為大總統。

著《戴東原先生傳》、《人生與哲學》、《國學入門書要目》。

王國維充溥儀南書房行走。

1924 年（民國十三年甲子）

- 江浙軍閥之戰。
- 奉直軍閥再戰。
- 段祺瑞為臨時執政。
- 馮玉祥率兵入京。

五十二歲，著《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

1925 年（民國十四年乙丑）

- 孫中山病卒於北京。
- 上海日本紗廠槍殺工人顧正紅，激起廣大人民憤怒，掀起了群眾反帝愛國運動。史家稱爲"五卅事件"。
- 溥儀避居天津。

第四次編訂《飲冰室文集》出版。

胡適薦王國維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6 年（民國十五年丙寅）

- 國民革命軍北伐。
- 五十四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導師。

1927 年（民國十六年丁卯）

- 國民政府成立於南京。
- 國共分裂。
- 八一南昌起義。
- 陰曆五月王國維自沈頤和園昆明湖，梁由天津趕至北京料理喪事。
- 康有爲死於青島。

1928 年（民國十七年戊辰）

著《辛稼軒年譜》，未竟。

1929年（民國十八年己巳）

· 一月十九日卒於北京，年五十七。